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二九・史部・傳記類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録一百二十卷（卷七十一至卷八十七）〔明〕焦　竑輯……

光祿寺
卿　張泌　郝郁
少卿　汪宗誨　陳煥
寺丞　張忠　盧宗哲
署丞　馮惟訥　李紳
丘秉文　馬從謙
南京光祿寺
卿　蔡理　揚峻
張賓　王紹
陸淞　項錫
馬理　張奕

敕鋟
四明胡昌期
吳興茅元儀
錢唐徐象橚
同校
刊行

欽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一
光祿寺
卿

光祿寺卿張泌傳　實錄

張泌鳳陽潁州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授兵科給事中和易謹厚勤於職事陞都給事中再陞光祿寺卿在光祿二十餘年于御膳必躬視精潔然後以進其祭享必潔清宴會必豐美馭下以寬處事以公衆皆服之嘗與井泉同發中官陰事　上嘉之特詔兩人有犯免死罪二次永樂十六年充讀卷官至七月卒

上悼惜之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喪具泌容貌豐偉識達大體後吏部每奏除光祿官　上必問其人得如張泌否同時有寺丞仲謙山東黃縣人才能不下于泌侍　皇太子監國甚見信重兩人相繼卒自是任光祿者鮮能及之

光祿寺卿郝公郁墓志　楊士奇

郝君諱郁字文盛世家永平之撫寧文盛自幼父知其必貴俏長俾學甫冠有司擇主案牘永樂元年內難肅清之後論守城功授陝西咸寧縣丞未行改光祿寺典簿授從仕郎持躬勤慎蒞務周悉秉謙用和厥譽以起陞本寺丞授承務郎益克祗勵時井泉爲光祿寺卿恣無忌畏罔上侮下至於儲君亦肆讒間文盛盡力彌縫靡有遺闕泉既以罪黜遂超陞光祿卿授亞中大夫賜誥嘉奬贈其大父父皆亞中大夫光祿寺卿大母母皆淑人封其妻聶氏淑人郝君感

恩愈篤弗懈凡祭祀供御宴會之事必親視閒有疾靡敢遑暇蓋恭事四朝始終一心待遇之厚有加無損正統二年二月以疾卒訃聞賜祭命有司營葬文盛爲人質直坦易無城府居家事親孝撫其從弟勝盛爲人質直坦易無城府居家事親孝撫其從弟勝貴壽盡友愛居官處僚屬和馭下寬平其卒也衆咸悼惜之向使文盛當井泉無狀時稍有分毫混跡或不周於謹豈復有後來此隆遇享年六十有二而官光祿者三十有四年可謂榮矣亦其發諸已者有以致之歟

大理寺少卿進光祿寺卿汪宗器傳　實錄

大理寺少卿進光祿寺卿汪宗器字鼎夫直隸黟昌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湖廣廣東薦賢黜貪得激揚體陞南京大理寺丞進少卿莅獄平恕時劉瑾撓法動多掣肘遂決計以母老乞終養疏凡五上允之特進光祿卿致仕正德四年三月卒宗器襟宇閎爽善談論裸以滑稽疏綏可聽與人交有情誼紹紳多愛敬之

上悼惜之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喪具泌容貌豐偉識達大體後吏部每奏除光祿官　上必問其人得如張泌否同時有寺丞仲謙山東黃縣人才能不下于泌侍　皇太子監國甚見信重兩人相繼卒自是任光祿者鮮能及之

光祿寺卿陳公煥神道碑　嚴嵩

陳氏世家餘姚以宦業稱公諱煥字子文自號西愚曾祖孟弟贈吏部文選司郎中祖雷封彰德府同知父廷敬蓟州判官公爲湖廣參政時以太廟恩得贈祖及父如其官祖母孫氏母毋于氏皆贈淑人公初以禮經魁浙士既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董漕艘于淮丁內艱服闋補營繕未幾疏改南京由南刑部主事員外郎歷禮部主客儀制郎中陞廣西右參議雲南提學副使湖廣右參政江西按察使布政使入爲光祿寺卿致仕公天性淳厚居官以仁恕爲心至義所不可不爲苟同當在淮時將從所過大索賂莫敢違者公曰禍福命也何以賂爲弗賂亦不及于禍在廣右分守柳州猺獞出沒爲患參將沈希儀領兵界上欲誅之公謂之曰猺不可盡雖兵之不能止其患不如諭之義以恩信撫之遂與希儀入其境召諸酋長更爲約不犯則賞之諸酋長大悅聽令擁輿送出境而不犯柳州滇南士習異中土公之教切切惟安貧執義以廉節爲先率之自躬士由是知方焉歲已亥今　上偪幸承天所過有司或坐供張不具得譴湖廣撫臣以奉迎事檄公公

條其鉅細罔不飭備復奉上旨督修　顯陵公殫力程工務極壯固稱　上意而諸監視及承事者因緣乾沒皆不得肆告成詔進一階有金幣之賜一日渡漢江大風雨舟幾覆衆櫂公泣公乃命舟人拯溺者活數十人竟以無虞任江西獨四年安和寬簡官民便之吉水豪某者依山阻水恃力與有司抗乃逮至庭下察之憒人也貸其死笞之卒改行爲良民所行每若是光祿典內府諸餼餽中貴率溢額以需公披籍應之中貴頗不便因搆語中傷之公於是浩然有歸志會歲考察諸大臣例得自陳公稱老乞歸甚恩

上乃可其奏公歸則開園于舊第之西南壘山鑿池蒔花木搆亭其中中有八景皆以愚名自爲文記之歲時約里中故舊賓客讌飲相娛樂飲輒至醉醉更稱曰愚醉也然則公誠自託于愚者耶其爲士者曰西愚公豈眞愚耶嘉靖庚戌十二月三日卒年七十有三公之所屢兩逢　大狩一治　顯陵他人或惴惴慮不免而公皆因之以有譽名柳夷之畫宣恩以樹威漢江之危急人而忘已吉豪之獄捐文以得情蓋仁厚成性而智足以行之罔材遠識固去倫類什伯矣

光祿寺卿張公忠墓志

余官南都時梅江張公知南陵縣余姻黨有爲丞者爲余言民俗健訟善訐吏御以機智益詭猾難治梅江率其質直不任鉤摘吏民同聲謂之不煩縣以無事部使者僉上南陵治行召補內民不能留相與尸祝之余以是知公而期其遠到比余壯召公以光祿卿致其仕而歸光祿職　上膳饈及宴享諸務與中貴相涉檢押少踈即耗蠹無紀不可勾稽正色其間輒叢怨納侮譖禍隨之公既去而僚屬咸思以謂裁節得宜乃中貴亦帖帖無所作

十有八余數從公弟翰檢君思訪公病狀謂且復召乃嘉靖癸丑翰檢君以苑馬卿入覲率公之嗣子昭袭絰謁余銘公墓葢壬子四月某日公卒矣公諱忠字顯父號梅江世居泂間任丘長豐里高祖諱丙領洪武丁卯鄉薦授都察院司務奏對數稱旨曾祖廣有隱德祖政父轍皆以公貴贈中順大夫光祿寺卿祖母劉母徐元配張贈封並淑人公自幼穎悟強記經史成誦即不忘九歲屬文有奇語補博士弟子督學御史課試數取冠儔輩及見公狀貌凝重進與論古今事理人物往往切當益異待之舉嘉靖己丑進

士爲主考大學士羅峰張公所器西樵方公稱其文積學有得者由南陵令擢吏部驗封司主事調文選司歷稽勳驗封員外郎遷考功司郎中時考察京朝官凡流言所毀及當路所不悅必嚴其實以贊冢宰去留擬改文選郎中固辭擢通政司右通政掌清理武臣貼黃正訛補漏不苟尸其官遷南北太僕寺卿馬政多所修舉尋轉光祿將晉陟九列而公謝病去矣　上厲精綜核惡羣臣推避前後引疾者數被譴斥及公得請人以爲忠實之感云公研精經學爲文不事雕琢所著有四書釋義詩辯疑及玉林集若干

光祿寺卿盧公宗哲墓志

葛守禮

盧氏其先范陽人也自漢唐以來代有名人世居涿水永樂中名子興者又徙爲德州左衛人子興生斌斌生得得生信信生經配崔氏公之考妣也以公貴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妣贈孺人封君三子長宗儒次宗賢爲汝王長史公其季也諱宗哲字濬卿以上世居涿自號涿西公生而負俊才有奇質方六七歲從羣兒戲一道士過之驚曰兒貴人也法至三品少長受里師業工爲文辭諸生莫不避席迺從河間試郡丞姚公文清大器之自謂不及也嘉靖戊子舉山東省試高等已而第乙未進士　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試諸進士每奏一卷輒親品第焉馬得公等三十人以爲庶吉士尚方給筆札讀書禁中公故善古文歌詩至是大肆其力日益有名當是時李文康公執政月試吉士每讀公文未嘗不咄嗟嘆賞也以故盧吉士之名大起丁酉授翰林檢討奉迎徵仕君入都下會大慶覃恩徵仕君受錫焉既病卒公當舉省試時而丁崔孺人艱至是兩遭重戚皆哀毀骨立人以爲難庚子服闋補故官辛丑同考會試所得皆海內知名士其後至卿貳者居十五甲辰同修大明會典

丁未擢南京國子監司業會大司成缺公守家甚久
念諸生善逸大立規束繩之期不犯然過之甚有恩
義顧貴遊子弟闌說求出者即不假貸南雍至今嚴
之辛亥滿考奏狀闕下時嚴公父子勢熾甚然念公
留滯南中亦欲稍超擢異之乃公實不持一金寸世
蕃也於是大忭曰先生第還南矣吾行念之公對曰
某來考績不來講遷官也嚴公慙則以為南京尚寶
司卿即徙通政參議居三年所乃召為太常寺少卿
督四夷館丙辰擢南京太僕寺卿寺故開府滁陽
滁陽有山水名勝之地也往士大夫居是則載酒吟

嘯以為常公至乃日夜下計郡邑問馬蕃息狀寺有
贖金二千或謂公內之例也公笑曰豈有懷金廬滁
卿哉竟不內也戊午召為光祿卿故事光祿上供品
物皆權長安中賈人物然不時寸其直積負以萬計
賈往往破產及公索之藏中乃故有羨金則謂其僚
曰夫儆人而不予直是縣官紿賈人食物也是士人
使僕張空券入市買也迺大發金悉償之當　世宗
時光祿費鉅公一切裁省諸中人不便謀所以中公
上使使往覈之乃知羣閣所為率如公規畫久之推
為戶部侍郎嚴公居中持之不報已未朝正旦出至

里第遂病痿痺不起則上書請告以歸公自登第至
是侯尋二十餘年官不出寺卿而故同時諸吉士致
位公輔者相望然公處之甚遠也及罷歸里中就舊
第築室陳几設閣日偃卧其中有賓客故人來則揮
棊對語倦則復卧終不請謁守吏即四方客過其門
未嘗不見其下楗也平生所著述甚富然遝不自名
一日取其文二十卷焚之子茂從外來望見叩頭流
涕公曰雕蟲小技古人以覆瓿訶何至悲也自是無
存者公生弘治乙丑二月卒萬曆二年四月年七十
歲為人嚴毅方正不可干以私然與人交出肺腑相

示天性孝友每遇先忌常於邑流涕竟日至白首不
渝先人遺產悉以予兩兄天津故有節帥公諸生時
嘗過之帥見公冠敝適有新冠請易公重違其意為
座上一着罷酒仍着故冠而去其介如此後罷光祿
還也發橐中裝餘四十金則召夫人及茂示之曰此
吾二十年宦裝可中分之矣茂績學有聲又善治家
後居積頗饒凡公病卧里中十五年不困乏者茂也
茂亦有操行伯父長史君病且革呼茂畀之千金茂
謝不受公喜曰眞盧濟卿兒也

光祿寺卿馮公惟訥墓志　　余繼登

莊皇帝之壬申三月二十又一日光祿寺卿少洲馮公卒子子臨輦以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葬公于克山之原戚十五年公仲孫琦官太史始以公仲兄海浮先生狀來請銘登弗敏而重違太史之命乃按狀志而銘之狀稱馮氏之先世爲青州臨朐人高祖思忠徙家遼左復歸於青則公父憲副公始也憲副公有文夫子五人四登科第並以文章政事擅名于時東海馮氏遂有聲於天下公諱惟訥字汝言別號少洲正德癸酉憲副公爲蕭令生公于蕭公生有奇質

手神秀徹既長開敏沈毅辨悟絕倫名起齊魯間一試輒受廩領嘉靖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庚子除宜興令宜興多大猾待吏短長善逋賦有逋至數十年者公至刺諸猾搏擊之按籍而攝逋者逋賦大集以數萬計輸之郡郡守大奇之謂令纔弱冠耳乃老吏不如邑中咸惴惴無敢以少年易公者矣公嘗督諸生就試江陰巡江使者某以其間行縣至邑陽怒不候已而陰有所覬公若爲弗聞也者弗應也使者愈怒摭他事中公調魏令會邊警沓至烽火徹郊關盡南震恐公計久遠調經費爲城雙井鎮以備之未幾遷蒲守魏人擁車下不得發乃爲更定牧馬法而去蒲劇州多宗室紛遝難治公治之甚容與暇嘗進博士弟子俾執經問難爲剖疑義士爭奮勵舉於鄉者視昔三倍之乙巳晉丞維揚而公柔以外艱歸服闋補秩江遷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壬子丁內艱復補北駕部出爲陝西僉事分巡隴右兼督學政在鎮五年武備文教種種悠飭邊圉無事陞河南右參議分守河北壬戌擢浙江提學副使公念兩浙士風爲海內嵩矣廣布條教以示左質右文之意士習翕然咸歸於正癸亥陞山西右參政即自其省爲按察使公

既衆志一以貫明裁之吏民見者語次輒釋皆得其陰伏廉然無所受私三晉號曰神君丙寅陞陝西右布政使泰中多豪強馳驚閭閻錮屯田之利令籍不得稽公乃以法按其豪大搜諸伏田得萬餘頃事聞受白金文綺之賜戊辰轉江西左布政使藩司總錢穀日入以巨萬計吏弊蠹集公爲立抽名驗收之法額外無毛髮餘羨宿弊頓祛江右歲輸諸瓷器及它經費甚夥皆當出于民又吏緣爲奸公私困耗公乃議令民畝出一錢以給諸務而諸絕簿書盜財物者率以輕重受刑遠近便稱焉辛未入覲　閣丁稿嚴

下吏能否無所依違天官郎亟稱之曰諸方伯考跋言事鑿鑿有執不存兩可者獨馮伯也是歲諸方伯去位者過半公名益起紹紳大夫咸以公輔期之而公請老之志堅不可挽矣疏上　天子惜之特進光祿寺卿予致仕云既歸始構室墾田習靜遂賢爲終老計而天不憖遺不踰年逝矣公天性孝友歷官所至皆奉太夫人以行即倥傯夜歸必徐候戶外問寢食然後退其奔喪也徒跣數千里外柴毀逾禮兄弟之間自相師友友愛備至敎育諸孤無異所生以至宗戚閭黨綏急皆以時周之咸得其歡心交游天下

悉當時聞人相與考德問業各取所長然性嚴重不可以私仕宦三十餘年圖書詩卷外無長物督漸學時大學士袁公遣官致書謝而不發其介如此幼服庭訓用廉平爲理所至吏民畏而愛之在魏有德政碑在蒲在隴右有去思碑在江右則士大夫嘆服謂二百年所未見若小民又人人肖像于室飲食必祝矣生平嗜書無所不讀每政暇即手一卷不置博涉而深思閎積而約取發爲文章溫淳爾雅古歌詩取則建安近體在天寶大曆之間所著有風雅廣逸楚辭旁註選詩約註漢魏六朝詩紀文獻通考纂要唐

光祿少卿秦公玘墓志　彭華

公諱玘伯玉其字薊州世家祖定鴻臚寺序班父諄
遂昌馬步閔巡檢贈戶部主事進光祿寺少卿母李
氏封安人贈宜人公正統丁卯領順天鄉薦景泰甲
戌登進士巡檢公以疾歸尋卒丁艱天順丁丑始授
戶部江西司主事辛巳丁李宜人憂甲申改光祿丞
成化壬辰九載績最進少卿辛丑又九載加正四品
祿仍舊職益未幾而不起矣公爲人勤慎處官雖不
赫赫沽名而始終如一事無廢弛在戶部典錢穀出
納惟公在光祿幾二十年歷卿五六人未嘗有失色

數數與中貴接能不激不隨以克有濟吏部嘗兩擬
爲南京光祿卿名皆上聞而竟不得於時同年在朝
者皆官三品而公獨遲遲如此豈非命邪公生宣德
丙午八月二十六日年五十有六

光祿寺少卿李君紳墓志　李東陽

李氏世居徐之沛縣後徙至京師隸錦衣衛籍君諱
紳字縉卿其自號曰抱擯山人生而朗潤數歲能屬
對人爭誦之嘗與予從御史岐山屈先生遊並被甄
賞君長予三歲舉成化乙酉鄉貢連捷丙戌進士授
行人司行人數奉使足跡徧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
取遷戶部員外郎郎中贈其父道明員外郎封母周
氏爲太宜人並受誥命其所領司最劇書簿立辦時
貴戚方盛有所干請力爲摧抑尚書李公敏薦爲光

祿寺少卿意氣勃發遂罹猜忌會考察京朝官以浮
例調知山西之忻州忻君所嘗奉使地方不欲往
上疏乞致仕再上未允復疏曰郡縣之職非循良憧
憧者弗稱茲以浮躁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憧憧之
政蓋亦難矣既得請榜于座曰五斗懶將雙膝屈三
章乞得一身閒論者嘗其志因惜其才之不盡見也
君舊居城南徙禁錮　西偏已乃復故業間歸沛置
屋數楹歲取儲直忽燬於火又無他貲易歲費且不
給持以勤儉未嘗見言面喜讀道書手自抄録至盈
箱篋或訝之笑而弗答與客觴咏枝壺戲象或雜以
詼謔文采逸發倜不及官府事予卯之琅琅可聽使

得再試未必不斬然特著也　今天子登極詔進階朝列大夫至是卒君素篤恩義凡玄爲道士晚得末疾迎於家躬視湯藥斂葬如禮丁氏妹寡而無子周卹備至嘗爲友索草書久弗致纔未脫三日以幅楮抵予必得乃已交接之際蓋至死不易云君生正統甲子五月卒正德巳巳十二月年六十六

光祿寺少卿史君後傳　張璧

知山光祿寺少卿史君也諱後字與仲其先出漢外戚平臺侯玄平臺凡四傳至諱崇者以東漢佐命功封溧陽侯因家溧陽之南埭元季有諱升祖者徙下莊遂成世業曾祖文祖鎬父詐號慎齋贈南京刑科給事中母郝氏贈孺人繼母王氏封太孺人知山少時已屹然負壯志嘗從里中兒嬉爲御史按部狀慎齋公見輒驚喜曰兒他日必亢吾宗乃命名御郝孺人喪知山方九歲哀號哭踊如成人見者爲之酸感稍長學文援筆立成同儕稱賀時戴恭簡公督學南

畿大奇之乃簡入學爲諸生以名聞置憲衙不可復改日後無何慎齋公即世知山哀毀若不能生凡喪祭綜綜合禮度既免喪益窮覽墳籍受學于姑蘇都御史礪菴毛公學日進遂以易領成化丙午應天鄉薦舉遊太學適丘文莊公爲祭酒大甦收望士重許可累試冣首選弘治丙辰登進士高第觀政戶部松露周公甚器重使江南稱旨丁巳褆南京刑科給事中南科官不備談體甚重知山至則以言責自任數彈刺有戚畹家以貴幸不奉法度上章數其罪又言中官宜罷與兵政語侵權璫京師地震率同官疏陳

災數事言言剴切嘗奉命給軍衣閱帑藏巡視禁門中官校卒皆惕慄相戒莫敢犯會　孝宗皇帝信任臺諫知山與大宗伯楊月湖少司空徐北屏同在諫垣相感激言事識者方望其有為而知山以滿考納祿歸矣既歸督耕課子闢園結亭蒔花聚石為樂隱具諸所題扁悉取陶靖節集中詩意以見志　今上改元名公鉅人有論薦必及知山知山嘆曰某今得適林壑足矣不願再仕也朝廷重違雅志擢知山今官致仕云知山愈亦俯仰自適有泉石終焉之趣家故豐饒然自奉甚簡歲荒民窘則亟賑賚恐後癸未

江南北大侵道殣相望知山惻然傷之急輦米千斛於南都為糜粥食餓者又出二千斛以給邑人貧窶當是時富家相爭匿財惟知山敦義首奮人以為難巡撫李梧山上其事詔再進朝列大夫益章厥義風百姓也知山事太孺人孝謹凡意所在將順無違與伯兄樂山君友愛樂山君亦卒知山哭慟撫其遺孤若已出睨年置義田義塾為宗鄉計性方梗不曲意下人然坦易直諒與人交詻如也家庭義方為教故其子浙成鉅器云生成化戊子正月卒嘉靖丙戌十月年五十有九家居南鄉時名碩如白巖柴墟白樓雙溪諸君子往還倡酬為詩社所著有知山稿墓銘歸得園集處困稿皆雅雅可傳

光祿寺少卿馬公從謙墓志　陳憧

公諱從謙字益之別號竹湖其先河南人晉時諱訓者為南海郡守隨元帝南渡始家溧陽是為馬之始祖隋唐五季代不乏人至宋廷鷟公拜相恥與史彌遠同列歸老於家廷鷟公曾孫子富生裕公曾祖也元亂弗仕祖賢以子清貴贈文林郎父忠年六十餘始生公公幼岐嶷簡默不同羣兒遊府君指謂太宜人趙曰是亢必亢吾宗恨吾弗及見也後果以公貴贈光祿寺少卿公弱冠為邑庠

弟子員遂馳儒譽中值家難公泰然居之曰此其藥石免我于疾疢者乎益與兄性魯姪一龍肆力問學入北雍文日益有名六館士莫敢先者嘉靖辛卯中順天鄉試第一乙未舉進士授都水主事分署彭城飭典修令以廉公自持始徐梁牽夫編各州縣不習水性每歲被溺者不計舊有公田歲入粟若干斛泣事者以為公費公會其贏縮徼州官司其出入以粟募民能水者充役無事則已有召則千夫即集有餘以賑州民之顛連無告者至今頌公德焉二洪之石突兀而出千態萬狀蹲踞水中舟觸立碎公捐俸募石工去其為害者遂成安流銓曹賢之移官主客主

容主四方賓貢先時夷人至必挾彼方物求市譯者爲之交易率自利其十五而復以賤物與之夷情不平公廉其弊絕之以法夷大悅服秩滿遷尚寶司丞有朝貴僞造牙牌而佩者公欲上其事同列難之公曰吾職符璽此尚可隱乎章上卒議如律　今上以制誥重典命輔臣選才學者一人專掌之會推公學行超卓簡入內閣司內外制　天子以冊儲臣工咸得膺封贈之榮公代言與重有體諸以潤筆遺者却之　嘗　駕大狩承天詔諭多出其手還奉命之衡府行冊封禮賜贈一無所受王甚敬之明年冬陛光

祿寺少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典制如故命甫下奔太宜人喪柩堙三年未嘗見齒釋服仍拜原官辭內閣職躬校簡書大自尚食糾至廩餼醪醴靡不綜理雖宿巧蠹者斂不敢肆有輔臣貪墨誤國疏論之留中不下人皆爲公慮公不少悸時　上好玄修盛興齋醮日費數千金其提督中官怙勢窟穴其中侵冒以巨萬計公疏暴其罪并諫止齋醮比入爲其黨所抑及向所論輔臣陰嗾之指爲誹謗遂廷杖斃之實壬子十二月十二日也未卒數日前獄中出書教諸子曰吾罪在不貸　聖明不以顯辟殺且不杇汝等必衣冠危坐平生不苟言笑暇則課子弟辨析經疑

丘秉文字鳴周御史山之曾孫父茂楩舉人秉文少
頴慧弱冠即喜古文辭登嘉靖甲辰進士初除浙之
永嘉令以憂歸補長興政尚簡易薄領稍暇輒以聲
律自娛察廉遷爲比部主事會車駕郎楊繼盛條劾
分宜相嚴嵩罪惡十餘事　天子以其事連　東宮
繫之西獄相嵩先後令人密諭西曹郎故折辱苦之
郎容相嵩門下者爭希指以求媚秉文獨時時具槃
館于楊遇楊病輒佯爲已病具藥餌潛與之事具載
楊自著年譜中既遷光祿丞給事中楊允繩劾奏寺

丞胡膏侵奪諸不法事胡遂謬拾楊不根事以中之
云尤繩私訕　主上褒感左道日費大官錢數十萬
胡出示其草秉文面折之曰君具疏第辨誣足矣何
至以謾詞上干　天子乎倘事出不測如國家無容
諫之度何胡銜之已而冢宰李默爲趙文華誹奏繫
獄分宜相子世蕃遂指秉文爲李黨因以災異策免
李善人倫又好獎引後進秉文以省郎丞光祿也實
李自以意用之世蕃久專中外事銜李擅用里子不
先啓事首相以故秉文坐黜時事出不意諸親知官
京師者爭往唁秉文曰吾受知李太宰今坐繫即

光祿寺大官署署丞贈徵仕郎愼齋李公昱墓
表
劉龍
陝西苑馬寺丞李君堂自平涼函表入賀既竣事過
予懇曰昔吾祖光祿署丞妣王事吾父以衣冠爲葬
痛之終身以及于堂餘六十年於茲矣歲時展謁墓
次輒悽愴不勝若吾祖有在顧未有以表之茲實先
人志而堂之責也敢以煩執事按公諱昱字文昭號
愼齋世爲潞州人天性剛毅篤於爲義慷慨自許動
以古人爲法治尚書領宣德乙卯鄉薦卒業太學屢
會試不偶已而授光祿寺署丞正統己巳扈從

英廟陷於虜庭虜人欲用之公曰主辱臣死死有重
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顧自處何如耳今日固吾死所
也不屈遂遇害尋被卹典進階徵仕郎贈父昂如其
官母及妻俱封孺人廕子淳入監讀書其制詞有曰
人孰不死惟死于國事乃爲榮也嗚呼君臣之義無
所逃于天地策名委質死生以之故殺身成仁舍生
取義見危授命臨難毋苟免聖賢垂訓不一而足以
此防民猶有肯漢臣虜忍恥偷生而甘心犬羊者甚
矣亂臣賊子不可勝誅也靖康之變李侍郎若水以
扈從死節卽爲虜人所重名耀史冊流芳百世公豈

光祿寺署丞華君珵小傳　文徵明

華尚古名珵字汝德嘗仕有官稱以其仕不久又性好古遺其官不稱稱尚古生尚古生常之無錫八出南齊孝子寶之後世累高貲不仕至濟時甫以貲爲郎後以二子升朝累贈光祿署丞戶部主事尚古其次子也少積學與弟珏俱隸學官爲弟子員刻厲自奮既而珏舉進士去爲吏部稽勳郎中而尚古七試輒斥循資貢禮部卒業太學選授光祿寺大官署丞大官掌内庭法膳供具浩穰而事關中禁倉卒皆從中涓取辦其徒率營詖騎揚往往憑恃勢利稍不

厭所欲輒能中人以法尚古周慎詳雅而潔廉自將又平實沈厚見者沮喪訖其去無有過舉一時卿僚方重得尚古而尚古歸矣其後有司復援恩例起之卒辭不就蓋尚古仕雖晚而輒知止足又樂閒曠既家居率以良時勝日領客燕遊南昉錢唐北盡京口數百里中名山勝境靡不踐歷遐矚高寄窅然興思有古逸人之風家有尚古樓凡冠履盤盂几榻悉擬制古人尤好古法書名畫鼎彝之屬每併金懸購不厭而益勤亦能推別眞贋美惡故所蓄皆不下一品時吳有沈周先生號能鑒古尚古時時載小舟從沈

先生游互出所藏相與評隲或累旬不返成化弘治間東南好古博雅稱沈先生而尚古其次焉尚古家居孝友而接物閒朗未嘗督過人古稱長者尚古有焉尚古今年七十有幾先未有子以稽勳之子鉦爲子晚得一子名鑄子家吳門與錫比寓頗聞諸華之盛其間筱德植義固多有之要不若尚古生之篤意古人也尚古所藏古名人文集若古人理言遺事古法帖總數十費皆數百千不惜又喜散財利物而不求知主名其事皆有足稱者然固富人有識者所能可以不背其大者以傳

南京光祿寺卿蔚能傳以下南京　實錄

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以忤旨調南京光祿寺卿成化二年八月卒賜葬祭如例能雖出自吏胥然有執持盡心職任每朝廷有宴嘗觴躬自檢視品嘗之必豐必潔否則責其職掌之人自能去任後所用多科貢士然皆以清流自居不屑細務每歲時宴饗廷賜飲食觴俎惡不中口爲外夷所嘲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臠還家其尤爲人所稱道者能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有

旨下禁獄問所由能私謂少卿輩曰　上怒不可測某老矣獨任之諸公方駸駸進用毋相累也既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以是多之

南京光祿寺卿楊峻傳

楊峻字惟高江西進賢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丹徒知縣陞監察御史歷廣東按察司副使按察使有闕改福建汀漳兵備陞浙江按察司僉事以父喪去服坐報父譬抵火者峻以篤於孝竟釋之尋陞浙江右布政使鎮守中官方橫取于民督及有司峻面數其罪取鐵索欲相與拘擊詣京勞乃稍戢陞南京光祿寺卿歲進酒以軍民轉運後期多敗者屬吏往往獲罪峻請命巡倉者監之始無宿累遂著爲令弘治末引年乞休正德八年六月卒賜葬祭如例峻爲人剛

毅政事精敏居官能守廉儉素之茹在家人有不堪者居與縣隣致仕十年足跡不一入縣門親終時廬墓至老生日不爲宴飲接後進必以正論誨迪鄉邦稱之

南京光祿寺卿致仕進階通議大夫楊公峻墓志銘　毛澄

弘治癸亥南京光祿寺卿進賢楊公以年至七十上疏乞致仕　上許之特詔給驛歸鄉里一時士大夫多惜公弗究其用以去既又從而高其志榮其歸相與咨嗟歎羨若不可及也公諱峻字惟高別號玉峰

楊之先自關西隋末散處江上公七世祖孟顒仕元令南豐因家進賢曾祖榮壽祖仲文父某以公貴封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母陳氏封孺人公于兄弟行三幼穎拔日誦書數百千言總角補邑庠生御史韓公雍按部小試甚奇之景泰癸酉以書領鄉薦卒業北雍執經門下者多出爲顯宦其未達者亦率以經學名成化丙戌舉進士授丹徒令寬嚴並用惟其所當侻踰年百廢具興如造江船發驛路水陸便之壬辰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奉勅清理湖湘軍政摘發姦隱鄒數十年莫能逃戊戌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甫

莅任猺賊爲梗巡撫特委軍前閲功裨贊居多有文綺寶鐘之賜巡嶺南有千戶濫殺冒功事露逃匿有司繫其僕于獄且二十餘年矣部臺文案委積皆言從公鞫其妻無戚容疑之密遣人踪跡所在得之廣城竟伏辜癸卯丁內艱服闋改福建按察司杭汀盜起鎮巡以公有風力薦爲兵備撫捕有方民恃無恐丁未擢浙江按察司副使辛亥進按察使修舉憲度先其大者不屑屑校細微癸丑入覲擢浙江左布政使浙爲大藩公夙夜盡心規畫剔蠹宣滯軍民利病以身任之丙辰丁外艱服闋仍補浙江浙之人士

聞公復來則大喜於是部使交剡旌舉而銓曹亦有公爲人方嚴有遠識而才優於大平居儼然終日與人情至不悦以辭色縉紳士以是重之然愠於中者多其不及柄用卒坐此性孝友親終廬墓至耄生日不爲飲宴處兄弟始終無間言篤於故舊盛衰如一樂成後學雖疏且微必有誨退休以來每感時事有不如意者輒噫吁不已若身在其位云

南京光祿寺卿張公賓墓志　崔銑

張公世爲山東單縣平壚里人後兵起獨仲祥者一他徙仲祥生宗道宗道生蕭生珙張公珙長子也諱賓字廷賓成化戊子年三十舉鄉試乙未舉進士丙申授睢寧知縣以憂去服除改金壇甲辰遷監察御史奉旨寧夏盤糧巡山海關及按眞定弘治庚戌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又以憂去服除改山西戊午遷浙江副使乙丑遷江西按察使正德丁卯遷南京光祿寺卿明年廷臣薦公爲大理寺卿劉瑾用事怒公無餽遺內批致仕公魁幹大度質直而謙無飾言僞

行凡與交者無不遠去疵吝頹然服焉知睢寧時歲大水發廩賑饑或勸其待報公曰穀爲民積今爲民發之罪令自當也金壇又大水以全災報都御史怒曰若爲民吾其殃民者哉卽如報賦安所出命他官驗實乃上九分災公抗言曰民重溺而匿之不仁也告之不以實不忠也民將孥矣尚安言賦猶坐誤報詔穀睢寧廟灣村民庶而多狡猾公禁之皆改行立集以日相遞食貨得流後多富者居常廉知貧富強弱之等役與賦自第之爲御史劾太監蔣琮伐山陵木爲室琮幸臣也疏入不報巡山海立社學使行伍皆知書守備劉某貪殘有內援案之實於法湖廣知縣某素佞得幸上官後訟都御史下公治且曰此官賢其罪當坐訟者公竟罷之都御史怒公坐是久不調御史寧陵喬恕按江西方嚴能斷省府畏之禮諂言甘公至將衣豸皃或勸其更他服公曰此吾命服也如面君又何如耶每與御史論事更端則起請已坐盡辭御史不說同官同公間道御史意公曰禮貴於盡吾亦嘗爲御史爲臬司更三省矣禮如是可也可足恭求說哉御史他日以事笞掠省吏或以咎公公曰吏自有罪且吾一人耳目有限難保其不敗法

耶布政林某謁御史趨公亟止之曰柰何以藩長而效驛官也久之御史薄林而賢公既薦於朝每言必稱之嘗同三司入賀晉府諸王及將軍皆走問曰孰爲張僉事吾聞其人忠也諒公司刑久明決而平恕句容有獄十五年矣每上耍因輒不服是後因請於御史願下金壇知縣治疚而無恨御史曰彼非我屬也因泣下曰他官喜賂故使某寃不白今江南清官獨金壇耳御史乃轉白他御史下金壇事果得理在山西斷文水二氏田治平陽藩府暴橫者民德之江西最健訟一訟必逮數百人幻詞織事誣善伸枉得

利則自承反坐公一切以平恕治察詞鑒色叅伍以驗其情別其輕重之等然後辟之是時寧庶人恃才挾詐御三司如輿隷其尉坐事求公末減恃術鉗公卒不撓寶雞張撫爲湖廣按察使撫字世安持行廉布衣貪蔬公廩壁足食即挈其餘内於帑或以貽賓戚天下稱曰青菜張然好詭行徼名君子高其節而枉其心副使俞振于暨僚皆疾毀之焦少師芳爲僉事獨右撫公無所附常兩釋之後世安大感悟執手流涕以謝江西副使蔡清林廷玉皆行義士一日相話欲相擊也詣公第求直既見悔愧不敢言而罷囊

城張淮爲御史按雖寧民狀公善政公褫狀遣民御史適見之意其爲告賊者召民訊實公孫曰此市民獻諜求後庇爾今患無政無患無聞御史嘆曰忠哉斯令彼刻石表稱者民其勞乎山西省城北十里廣袤百里無水公相地得井王公鴻儒欲紀之公不可在湖廣於劉家隔作橋又作度蟻橋民作張公德政坊公見而毀之在浙攝長入覲副使趙某謂曰公垂索如京何以見諸貴人乎公鄉人知府于鳳皆聞而有獻也不納公素貧能不妄取未冠時夜讀書鄰女就之叱令去既貴無妾媵自奉如寒士尤薄勢利曰官豈一家物哉盡吾忠斯可矣彼以官爲家者豈未之思耶秦襄毅公紘爲公姻兄尚倚用時弗通問司徒公少常從公游後司徒公貴司徒公長子策名進士出守吾郡公每以忠廉勗郡守廉直而才名位駸盛矣必曰此吾父贊吾張公之教也公距生正統

己未十一月卒正德丁丑十二月年七十有九

南京光祿寺卿王紹傳

王紹字繼宗永阜人舉弘治癸丑進士授南太常寺博士擢監察御史巡按貴州鎮夷劉五支黨復逆公兼軍督戰單騎諭賊大義衆皆維拜解散時閣瑾忌公出陝西按察司副使尋轉參政本省廉使由陝西右布政使轉浙江左陞南京光祿寺卿考績北上次徐州遇病懇允致仕值歲大疫公捐俸輸粟顧醫存活者十之七嘉靖己丑詔進大中大夫有司備儀問勞月廩歲力因題其堂曰清朝存問大司馬蘇公祐論略曰公宅鄉也有陽道州之化服官也同黃次公成憲貢衆條貫有本備者嘗以大宗伯命增修之時稱其能三載考最依丁父憂服除仍舊秩時逆瑾用事嘗欲有所私公執不可瑾怒遂中公以事下之獄

公怡然不以爲悔竟亦無他兩衣巖辦戊午陞祠祭員外郎諸貴近有所營建求得動額必祠曹出每逢事已致饋公輒辭陞主客郎中曹事倍繁處之若無事然者日本使者宋素卿本華人賄瑾求數入貢以便其私公力言遂夷來去無常非中國之利因請執素卿以正國法事遂寢瑾亦不悅陰令人伺公所爲卒無隙可抵已陞光祿寺少卿平物價時收納禁需索羣下無所售其奈祇帑舊取諸酒家公議易之以糟遂不煩督責而集遭內艱去官服除北上道陞南京鴻臚寺卿歲時朝陵有曠于

南京光祿寺卿陸公淞神道碑　羅欽順

公諱淞字文東號東濱姓陸氏生四年能誦詩屬對稍長從師受業潛心誦習絕不嗜遊嬉充邑庠弟子員文思溢發迴出儕輩弘治己酉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觀政吏部冢宰王端毅公嘗試以直已守道論奇之間延入齋閣與論經史以疾謁告歸益肆力問學甲寅還朝授禮部儀制主事遇事必葆守成憲貢舉條貫有未備者嘗以大宗伯命增修之時稱其能三載考最依丁父憂服除仍舊秩時逆瑾用事嘗欲有所私公執不可瑾怒遂中公以事下之獄

公怡然不以爲悔竟亦無他兩衣巖辦戊午陞祠祭員外郎諸貴近有所營建求得動額必祠曹出每逢事已致饋公輒辭陞主客郎中曹事倍繁處之若無事然者日本使者宋素卿本華人賄瑾求數入貢以便其私公力言遂夷來去無常非中國之利因請執素卿以正國法事遂寢瑾亦不悅陰令人伺公所爲卒無隙可抵已陞光祿寺少卿平物價時收納禁需索羣下無所售其奈祇帑舊取諸酒家公議易之以糟遂不煩督責而集遭內艱去官服除北上道陞南京鴻臚寺卿歲時朝陵有曠于

禮者輒糾之仍請著爲令　武宗親征逆藩駐蹕南都一切禮儀禮部皆與公參酌而行無弗允嘉靖改元公陳言十事曰篤孝敬親儒術隆日講廣言路振紀綱辨賢佞節財用清刑獄崇朴素擇守令　上嘉納之癸未春陞南京光祿寺卿諸務多涉中官羣小憑之奸竄百出公悉懲之以法而振理其朝綱奏停歲釀酒十萬瓶歸其材于北寺以免轉運公務勞費大省舊患滯下至是增劇乃再疏乞休温旨許還卿調理示將復用報垂至而公卒矣嘉靖甲申四月也年五十有九訃聞賜祭葬公體質凝重性沈靜寡

言笑事親能以志養居喪哀毀外舅無子養之終其身葬已復爲之立後而撫視無間遇人以誠未嘗逆詐交遊有過恒極口規正之爲詩之務中繩尺好古而不泥有集若干卷藏于家

南京光祿寺卿項公錫墓志　歐陽旦

公諱錫字秉仁項姓其先益汴人從宋南渡居嘉興者諱秀公十世祖也入國朝祖太保襄敬公忠以文武才累官大司馬功在史氏公高祖吳江永邦曾祖衡皆用司馬贈恤恩贈左都御史父經仕至江西右參政公幼敏讀書帙善記時學窓祝虛齋先生致仕居海上有幼女襄設公造其廬求聘焉且曰吾孫可教也遂學春秋于虛齋虛齋精研理與而公潛心師說時時靜坐深思發爲文辭俊雅親切虛齋每喜項甥善學同業者亦自謂不及項生也正德丙子以太學

生舉順天鄉試嘉靖癸未登進士授令建陽建陽閩劇邑稱難治公恭儉愛人敦崇風敎臺臣交薦賢能擢刑部陝西司主事究心法比傳以經義聲著西曹戊子請告歸侍參政公養尋丁艱服除補刑部福建司主事看詳諸司章奏吏曹有欲薦公自代者公遜謝之語浸聞於人人愈重公甲午改尚寶司丞久之晉少卿尋晉南京鴻臚寺卿居三載晉南京光祿寺卿光祿職內羞羣瑞穴奸蔽蠹莫可稽省公稍欲剪剔衆口輒相譏時宰遣不悅公坐免歸公初拜命即欲乞骸朋游交沮非其志也即得謝築室郊墟榜其

堂曰歸來傍水丘林經閒多植花樹時時肩輿小艇惟意往來風清氣和則數從賓朋歡飲歌嘯連日夜不厭人以爲得止足之樂焉嘉靖癸丑閏三月以痰疾卒距生弘治庚戌十月年六十有四

南京光祿寺卿谿田馬公理傳　薛應旂

公諱理字伯循陝西三原人怙于仕進唯欲明農學者稱爲谿田先生初以春秋中弘治戊午鄉試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呂涇野崔後渠諸公交相切劘而文章德義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乙丑喪生母庚午又喪父先後衰毀哭然祥禫甲會檢三禮編集成書唯是戊辰辛未皆不預會試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若是至甲戌科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之乃以詩中式

及殿試策問大學衍義公對略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眞氏所衍漢唐宋之事非大學本旨又曰眞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愼獨工夫德秀宋儒其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代問者之意置二甲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復任值　武廟將南巡公與黃鞏諸同志伏闕極諫雖受廷杖駕亦遂止未幾送母劉淑人還鄉乃設教于武安王祠藩泉諸君爲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劉卒後喪起轉考功郎中丙戌例

當考察外官時内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公乃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公之保全善類如此丁亥陞南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黄肇者問之乃其弟肇叔開也公即泫然淚下既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見先生而爲過河池見叔開之句蓋公堂禮閣宴罷所取生與同官既師事之又後猶依依若此戊子引疾告歸辛卯陞光禄卿即起公于家故事凡解事百需先關節中官否則留難人甚苦之公至蘆革宿弊德望所孚雖中官亦無敢梗

者癸巳疏病歸休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公南光禄寺卿左遷南京太常寺少卿辛酉陞光禄寺卿致仕嘉靖四十三年三月卒於家　上追念其經延史局効勞特

南京光禄寺卿張衮傳

南京光禄寺卿張衮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監察御史改翰林院編修與修會典壽充經筵講官兼日講大學行義九年秩滿陞侍讀校對累朝實録成陞左春坊左諭德晉侍讀學士加四品服色掌南京翰林院事遷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坐諸生頒曆延庠失儀左遷南京太常寺少卿辛酉陞光禄寺卿致仕嘉靖四十三年三月卒於家　上追念其經延史局効勞特

賜祭一壇給全葬

南京光祿寺卿南溟赦先生鯤墓志銘

葉向高

吾師赦南溟先生者嘗爲州初爲御史是時江陵柄國諸臺諫多濡足其後引繩批根罕有得免益十九以江陵敗矣其不以江陵敗者則必磽确傲睨以江陵名者也而吾師爲江陵門下士容與其間不亢不隨世莫能議涉孟門太行之途而無傾輈失楫之患爲品題榜中官詞林者今已四人而向高其一也順業試先生第一大嗟嘗之引爲知已比同朝自旅見天在旃檢下事多掣肘先生持大體無所撓屈貴戚外無私造謁按圖而聚其所嫌若習太史綦比部不憚之不敢以私干太宰某公以私人嗾列爲劇先生

不聽太宰敗先生亦不以語人也其介特有執又不近名大率類此生平坦易無城府與人油油然即與緣亦不輕詈見之者皆以爲可親三按劇郡士民望見輜車輒歡然喜其來乃先生固未嘗有更張創建求赫赫功其下吏奉約束甚謹無敢欺負而先生亦未嘗峻其威稜以撙擊爲能不肅而成不嚴而治不言而成蹊其先生謂哉沒而學使者采公論祀之學宮生嘉靖庚寅九月卒萬曆丙戌八月得年五十有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一終

太僕寺

卿

朱守仁　楊砥
趙昱　張誠
韓定　吳裕
宋琮　孫緒
李贄　邵銳
曾直　盛儀
毛渠　李舜臣

少卿

王鏊　陳墉
金鵬　紀溫
張九功　史際
都穆　馮應鳳
劉不息
于鯨

寺丞

張遜業

南京太僕寺

卿

仲昌　張謙
胡鐸　田濡
周復俊　黃正色

少卿

李應禎　白思明
王韋　劉穉

山陰張汝懋　校刊

吳興茅元儀

錢唐徐象橒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二

太僕寺

卿

太僕寺卿朱守仁傳　實錄

朱守仁字元夫直隸徐州人幼有大志好讀書落落自豪視輩行峥然罕所推接元末兵起江淮鼎沸應州辟累獻奇謀破羣盜歷官至樞密同知守舒城甲辰王師攻廬州守仁知天命有在堅城附大將徐達陛見　太祖嘉其朴茂無華授中書斷事乙巳以衰州初附命知郡事值郡治新設瘡痍未起守仁視身

廉潔撫字有方始終恢廓無畦畛民多德之洪武二年徵拜工部侍郎越二年代安然爲本部尚書尋改北平行省參政又以饋餉不繼謫蒼梧知縣九年進知容州尋改知高唐州俱有善政十年以幹治聞起四川布政使時全蜀甫定奸伏徼宄易煽守仁威令簡嚴錮酷吏懲無良郡邑化之爭以惠利顯未及一考以疾致仕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宜撫司爲楚雄府　上念漢焚雄處非得老成持重者不足以鎮之特起知府事至則招集流移授以田土量民貧富均賦徭役無偏累又肇建學校隨才曲成有

強梗不馴者懲以漢法歷九載境內大治及計績來朝闔郡保留不獲垂涕而送之二十三年廷見會監牧日蕃　太祖留心馬政以守仁舊臣練達特拜太僕寺卿首奏准都督府等衙門各立草場俱於江北易泉滁州等處牧放馬匹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克舉職華息日啓屢荷賞賚有所獻納無不俞受　上

詔省天下寺觀惜龍泉寺以守仁奏准留二僧看守馬神廟遵守至今二十七年聽致仕永樂二年因朝于京遇疾卒

太僕寺卿楊砥傳　實錄

楊砥字大用山西澤州人洪武甲戌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上疏言漢楊雄仕莽為大夫劇秦美新之論取譏萬世董仲舒三策及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子廟從祀有雄而無仲舒臣恐以為退雄進仲舒庶合萬世公論　太祖皇帝從之陞湖廣左參議建文時遷李景隆等政刑北平城砥上言帝堯之德始於親九族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剪其附枝附枝盡而根本廢矣為齊黃輩所忌斥罷之　上即位起為鴻臚寺卿丁父憂廬墓側者三年服闋陞為

禮部左侍郎坐巡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永樂十年命簡閱北京郡縣馬匹陞太僕寺卿明年兼苑馬寺卿砥率屬僚屬凡孳牧之法與民之利病悉條奏行之馬大蕃息母喪賜鈔千錠命護喪歸葬哀毀致疾未至家而卒時十六年三月　上悼惜之遣官賜祭砥剛介勤敏居官有操守其孝行尤為人所

太僕寺卿趙昱傳　實錄

趙昱交趾人以歸順為太學生授光祿寺署正歷陞兵部員外郎太僕寺少卿昱奉五年陞卿成化三年七月以年老乞致仕許之昱自陳遠人無所于歸乞賜常祿得給卿祿之半昱歷官四十餘年勤慎寡過頗好清致居京師至十三年卒賜祭葬如例

太僕寺卿張諫傳

張諫字孟弼應天府句容縣人先世蒲戍貴州之赤水諫由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景泰中提督北畿學校天順丁丑調官南京牧雲南道明年申召爲順天府尹禦上疏請減征料以蘇民困成化丙戌與巡按御史黃璟互相奏訐遂俱降職諫山東萊州府知府璟浙江常山縣永諫居萊二年有治績後召爲太僕寺卿成化七年五月卒于官賜葬如例諫爲人矜持詳雅而篤於孝道歷官中外勤於政務克衆厥職時論多之

太僕寺卿張公諫傳　陳鎬

張諫字孟弼句容人洪武初開庫嘉瓜祖穀寶獻之尚廟親爲之贊史臣宋濂爲頌無何以弟毅恭得罪家崇山再徙赤水諫自幼慷慨有大志詣闕從長史劉仲珩學劉忠愍公來使至蜀一見知爲偉器日與講論大有進益宣德乙卯以禮經魁雲南鄉試正統己未登進士授行人丁內艱歸廬於墓所三年服闋巡四年冬掌禁行陝西饑禮遣朝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戊辰督理福建銀課時寇攘初平民物凋弊條當間發設策撫補一方以寧景泰辛未監禮闈壬申考

清推恩乞省父巳山先生于家明年巳山卒葬廬于墓所三年朝夕悲號芝產墓傍人以爲孝感所致丙子服闋奉勅提督北直隸學校訓迪有方士風丕變天順丁丑例罷提學官乞調南京牧雲南道明年陞河南副使巡歷南陽諸郡督屯田修河岸所至有聲辛巳秋河溢汴城壞盜賊乘時侵掠親率民兵捕悉寘于法成化改元召爲順天府尹風力峻整詰訟不行屢疏減免買辦差科小民賴之自以多忤于時上疏自劾乞歸不許丙戌與巡按御史黃璟訐奏出守萊州時久旱祈雨輒應新郡學及東萊祠政聲稱甚戊子召爲太僕寺卿盡心職務權近售馬求善價者一無所許辛卯春以疾卒青給倪公爲之立傳必遂忠義許國之誠至老而弗渝至于今子孫克成其家學云

太僕寺卿韓公宏墓志　周洪謨

公諱定字世安號靜菴廣平威縣人曾祖某洪武初從征有功陞錦衣衛千戶因家京師公生質確好學不倦正統元年以儒生選入翰林院習學庶字八年精于業授鴻臚寺序班十四年隨駕親征景泰元年選入內閣辦事三年以兼備檢書陞中書舍人授徵仕郎贈考妣如制天順改元差賫南賜計還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成化初入史館修　英廟實錄及大明一統志成以預有勞陞食正三品俸二十一年館纘資治通鑑成以預有勞陞太僕寺少卿授中憲大夫誥命十三年史

年春陞本寺卿公自幼事親孝處兄弟友愛親有疾躬視湯藥衣不解帶既卒哀毀有立依禮殯葬天性儉約雖祿漸豐平居飲食衣服宅第器用未嘗奢靡至於姻族鄉里有貧不能嫁喪不能葬凡窮獨無告者則極力周恤無所吝居官四十餘年在內閣書制誥朝入暮出無或少怠處條案以義待生徒以禮一時入館習庶字者無不啻朘天順間　英宗皇帝詔求通庶字者大學士李賢以公應詔入奏庶音譯字之說　上悅賜寶鈔錦綺一日造朝適曹卿反被朝

太僕寺卿吳公裕神道碑　吳寬

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以疾卒于官　上聞訃遣官諭祭命有司造葬如制公諱裕字敬昆潮之揭陽人曾祖大訓祖琇皆不仕考胄以鄉貢士授廣西武緣縣學訓導後以公恩累贈至通政司石通政妣袁氏封太恭人公幼穎悟甫學普記十歲能屬文稍長入縣學有名諸生中成化戊子舉廣東鄉貢明年試禮部不偶入太學時吏部尚書耿公爲司業每試輒見稱許名益起四方士多錄其文以藏壬辰登進士第甲午授南京戶部貴州司主事旬餘丁武緣君

憂服闋改戶部廣西司監督京倉通州倉糧踰年再差徐州皆敏而勤愼出納無滯丙午陞本部山東司員外郎於是耿公在吏部素知公會文選司缺員外郎即以公調補明年陞稽勳司署郎中未幾過例實授耿公既去任當弘治戊申　今上御極召三原王公代之益加器重復調公文選司時王公負天下重望力欲清選法異時僥倖以進取者一切罷去公夙夜盡職能承其意凡擢用人才務合公議而小人多不悅者公亦思避怨詬求去庚戌擢右通政專管武官詰命事既清簡不勞而治因念母太恭人老于家

太僕寺卿宋琮傳　實錄

太僕寺卿宋琮字廷用陝之隴西縣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歷陞吏科都給事中至太僕寺卿琮爲人篤實在言路時嘗有建白及官太僕尤究心馬政有可稱者弘治十二年七月辛亥官賜祭葬如例

太僕寺卿沙溪孫公緒神道碑　王崇慶

公諱緒字誠甫沙溪其別號也世爲東海人曾大父元季避地來故城季子諱五者因占籍焉遂爲故城人五生振富而尚義鄉鄰賴之舉火嘗以歲荒焚券里中父老爲相率立祠焉後以公貴封吏部主事贈文選員外郎母蘇氏累封太宜人成化甲午八月二日生公于前一日寢後忽產異花奇香襲人凡七日乃已公生而警敏異常五歲未能言嘗手書一貴字文選公見之喜屢試弗爽八歲出就外傅能賦詩十七入邑庠聲稍卓然弘治戊午試中鄉試第二明年

登已未進士廷試二甲第一授戶曹主事辛酉火簡入寇遣朝臣往犒公被簡改本兵爲參謀以行畫策售奇酌以權變總戎以下咸改容禮之是時許褒殺公爲戶侍每見公輒咨詢嘆賞事竣調稽勳主事鈞陽馬太宰深器重之癸亥丁外艱先是文選公病亟公欲終養再具疏弗獲請乃徹行歸省於私第數日還京將乞休而計音至矣既免喪復除原官未幾轉員外郎考功文選郎中時逆瑾當柄繫某御史於市士夫莫敢申理者公過而惻然因詣瑾曲救得破械出浙江有褚知府者自知當免以在勢者爲之地而

悵金蜀公公峻却之卒不以其事白諸人及轉太僕
少卿迎蘇太宜人宦邸成雜大雪日晏而養具未備
因婉辭以悅母心太宜人喜曰惟願終始不渝耳乙
亥晉正卿時大司馬王德華交結錢寧勢頗張移文
太僕語涉不遜公作書數之王引咎浙人胡涇者隸
知印公見其少年雅秀教之誦書後舉乙酉鄉薦胡
感知遇至以父事之竹倒太僕供遞騶以千計歲久
無用公上疏罷其役先是淮安凫陽諸郡饑饉馬俱
小弱公察其故咸與交兌省費至於萬緡民賴之不
破產者千餘家至過公之里有釀金設醮爲祈禱者

南陵丞韓思義貧殘日甚公延杖之而救以法思義
席擢宦張雄凡與思義素者皆爲之言雄亦托親信
卷蒙求旌諸大學中庸放言易經齊語陂來新論四
寇錦衣來致意皆不之答會思義以病死雄欲以故
勘誣公而丁鳳劉愷於外助之乃繫御史臺閱月幸

菴彭公力主邀逝律還職卿乃矯報祓爲民　今上
龍飛詔復太僕卿致仕家居足不及官府朝夕侍母
愉愉如也性嚴急或怒公長跪暑月揮汗如雨遇
初度愀然塊坐終日蔬食曰吾念母氏劬勞也母沒
後築漢陰亭前韭軒於陂東居士跡
入城市者凡二三間招朋舊看壽度設賞花賦詩

太僕寺卿李贄傳　郡志

李贄字惟誠撫湖人別號平軒少頴脫儕輩與弟貢並有聲舉成化庚子鄉試甲辰進士兄弟齊名人以爲美談授吏部文選主事轉考功員外郎精敏端愼爲冢宰王端毅公所知丁內艱改兵部武選員外郎進車駕郎中順天民地多併入勢家而牧馬獨計丁口民坐是困司馬馬端肅公鷟甲之勾稽有法譖復民業中間補戴調停曲中機宜民至今賴之尋改武選擢陝西布政司左參政遷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左時迎瑾專憤簡故鉞都御史家憐其非辜語輒泣下

所以調護之者無遺力瑾聞而銜之會吏部擬遷太僕卿瑾勒令致仕杭之老稚遮道泣留不得至留其後以致思贄性寬簡與人處洞見肺肝爲政平易未嘗有赫赫之名去則有遺愛焉詩文清逸疎曠類其爲人草書遒勁人愛重之年六十卒于家

太僕寺卿邵銳傳

太僕寺卿邵銳嘉靖十六年六月本詔賜葬祭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康簡銳浙江仁和人由正德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調南京吏部主事禮部員外郎江西提學僉事屢建提學副使湖廣右參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使至今官引疾歸銳質任自然不爲矯飭而言動必依于禮一時稱爲端士故官不過三品而卿典特厚云

太僕寺卿曾公直基志　羅洪先

今上皇帝之初習於政事百司庶獄覽決必親武臣有恃寵撓法者嘗受賕違詔改配軍人縛邊將爲御史趙鏜所劾復強辯逆旨下朝議衆以其嘗與六議又與戚里有連咸願望三符曾公爲大理左少卿獨言罪當劾得減爲幸何得復計其他數以語侵法司凡再下議公色益厲至拂袖起不署奏慶陽伯有甥張柱驕橫殿人母劾爲東厰錦衣衛所覺既伏辜法司以婦移獄坐其子朝議謂厰衛乃　天子私人不可偏聽致輕法司公言當計是非不當有所向背

上先後遣人偵知之大怒爲罷尚書都御史大理卿各一人用公議奪武臣兵柄削保傅銜及其祿三之一而竟誅柱且曰滿朝之人惟曾某孤立無黨將以爲刑部侍郎用事者不能平嗾言官交章論劾公上章請去疏至八九累旨慰留猶忿忿不自已公之名自是滿朝廷而忌公者益因以衆已而摧太僕卿實以抑之居歲餘以守藏吏爲奸自劾致仕去自公去朝廷不問以少卿廷爭忤衆者矣公起家弘治壬戌進士知鄧縣三年鄧人愛之如父母久而不衰有西漢良吏風丁卯以母憂去已已起復補保定之新城城獨得不擾計其貲纔十金分司通州與諸閣同事

使昂講說疑義假獄辭斷議如爲諸生除縣未上鄧諸掾留京者百七十人率卑禮問所宜行諸掾感其義人投所知滿數篋公擇可信者出入袖中至鄧有所行罷動中幽隱豪猾驚曰公神明耶何自聞之搖手戒不可坦犯閣瑾煽虐民多爲盜瑾舉連坐無辜者踵繫於道新城去京師甚遠公上盜狀多以野處爲戒瑾遣二校實之公曰上廣人稀始便爲盜何更實爲二校不能迫麾坊使假瑾威往來畿內郡邑吏數遭捷辱而括財至數百金不止公用市猾詭計新城獨得不擾計其貲纔十金分司通州與諸閣同事

禁索錢舟人籍諸軍陶甓月課閘人畏之張銳者主東廠大閹也其私人馬宗以指揮違法當罷銳百計求免不聽且數詈銳銳怒甚代奏誣公入罪不審下法司久乃得釋都御史彭澤將復哈密中人素以子弟不與從征銜怨會土魯番用奸細寫亦虎仙計誣澤激禍遂與縉紳忌功者搆獄陷澤公判虎仙反覆變亂誣忠勤大臣法在必誅虎仙懼賄內外以計逐公公不得已再引疾去公爲大理庭爭爲難矣是時以郎署再抗衆怒病歸啜菽忍飢寒不知關說機利妻孥相向日嗟默若不聞也在肇慶六年政尚威廉

總督大臣數以撫猺之策問公公言非用圍戍法自守互市法相詰猺不可撫言數十萬多見采用實憤兵衛縱賊自利至忤上下幾不自免蓋公之不屈得之天性之素如此致仕歸十有七年杜門絕交同里罕得識面非其人即親屬不樂與接偶過之終日相對嗛不能曲出一語閒居聞脂韋姅婀者當食必置七唾罵事關國家終日邑邑不解性喜讀書填刻不能釋手自經史至星曆地理諸牒稽咸罕研咸有著論堅持一說不可破文多頃刻立具不求緻煉窳削爲工所著年集家譜凡十餘種藏于家獨地理諸書

行世公名直字叔温號三符一號惺叟世居吉水之竹山湖祖椿父煜以公貴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母周氏贈淑人公生成化丁亥八月卒嘉靖丁未十二月年八十有一

太僕寺卿蜀岡盛先生儀傳　崔桐

蜀岡先生者揚之江都人也盛姓名儀字德章江都有蜀山故號蜀岡云先生強禄中即能記誦少長苦志績學不憚寒暑領弘治戊午鄉薦第六人乙丑登進士第先生於古今書無所不讀故于天下難易事亦無所不能爲觀政吏曹時能抗逆瑾不爲致書家宰剛介之聲藉藉在人及主事禮曹數以外夷進貢事抑權倖王永又執奏不當加賞誘降夷人怒逆瑾銓曹以爲賢改監察御史幼天下不職吏若干人具奏民間利病若干條風棱棘棘無所忌避外補山東

僉事遷副使歷職幾十年有巨寇劉寀攻城邑殺長吏勢甚劇先生募智將驍卒躬親矢石間多爲方略斬首千餘級境内以寧後二年商河盜起復建議官軍入城支糧緩不及事請遣官齎銀隨所至買糧以給賊遂撲滅廼若問賊吏誅僧猶寬疑獄埋侯漁邨夫役凡可以興革者不難以身任之東藩之政一時爲新服闕改雲南兵備一人駐長沙諸郡嗣是水陸無虞民歸德焉遷

本省左布政使會朝廷遣大臣取大木索價徵夫一省撓動先生請以買木羨餘次第僦役民困稍蘇又顯陵之役計費不貲廼貸粟内供使費文移在節省又歲凶民飢人情洶洶廼鬻負已責散儲捄濟所全活者甚衆先是先生以入覲可否爲吏怦當衡久之始遷太僕卿時甘肅用兵詔解馬二千匹給軍先生諫每郡四更解天事狡不極又議置别庫以儲露貯無何以不偶於俗彼論得間住既以顯陵功詔致仕先生性至孝友學術醇正嘗議定曾于廟制應詔陳言

請崇尚周朱釐正文體爲士論所韙居官勵志清白林居惟舊廬數椽足以容膝海田數畝足以充虚愉愉焉著書授徒訓子力農不以貧富語及求田問舍事笑而不答每出城市雖閭閻鄙夫亦曰盛公來矣是吾鄉鴻儒學士稱志行端潔者必曰蜀岡先生後生小子稱經藝精到者必曰蜀岡先生陸夫先生之學行才望有此所得亦多矣程之謹祿嵗爵于世道無所輕重者賢不肖何如哉

太僕寺卿毛公墓志銘　徐階

公諱渠字公澤別號石溪東萊掖人也父紀以成化丙午山東鄉試第一人舉丁未進士累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簡母官氏封一品夫人文簡生丈夫子六而公行第四其始就傅文簡則既顯矣然其往來師友之間徒步布衣不異寒素識者奇之嘉靖乙酉與仲兄戶部員外郎暨同舉於鄉公名復第一明年舉進士改庶吉士而文簡在內閣七大夫家言文獻之盛必以毛爲稱會時宰有不樂諸吉士者例補外公於是得工部

營繕主事戊子丁官夫人憂辛卯復除虞衡主事未幾改禮部儀制主事　天子加恩興禮之臣賜大學衍義欽天記頌祖德詩各一帙癸巳遷精膳員外郎以詔恩進階奉直大夫封其配劉氏爲宜人甲午遷祠祭郎中當是時　天子方建　九廟及大內諸宮其儀文規度多出公蓋已又奉　皇太后祇謁陵園有司以無故事相視駭愕公徐取古今諸禮參酌損益草其儀以上詔盡從之　莊肅皇后崩或謂宜移其禮公獨請如制賴　天子明聖議以不奪皇史宬乞工詔加俸一等　九廟成遷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寺以上　兩宮尊號賜彩幣巳亥改通政提督膳黃辛丑遷太僕寺卿公生而習爲文章其所歷官又皆不以錢穀刑名爲職業及在太僕諸

所蘆葦乃有老吏不能逮者故人謂公通才甲辰滿三載廕子延清爲國子生其秋省文簡於家踰年遂遭文簡喪初官夫人卒公實以歸省得盡其誠信于送死之事及是復然人咸嘆息以爲孝感而公則以哀毀致疾終喪甫閱月遂不起丁未十月朔也年五十一耳公爲人坦易弘博與人處委曲有情味至待昆弟宗族恩禮尤厚往于入翰林幸及事文簡其後爲祭酒而公于鄉進士延魁復來卒業因獲與公游長驅方面望之偉然竊以爲如公者其文章器量姑不論卽其狀貌固世所謂福人也乃其位與壽僅止此悲夫

太僕寺卿李公暨配臣墓志　李開先

李氏出自嬴姓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爲堯大理以官命族爲理喬孫徵以直道不容於舜迷難伊侯之墟食李得全遂改理爲李氏家於苦縣十一代李耳字伯陽者著道德經子孫蕃衍有居隴西者有居趙郡者余祖自隴徙長城嶺再徙於章丘綠原村愚谷祖自趙徙臨淄再徙於樂安臨村余爲文藁願效唐荆川明暢熊南沙該博王遵屬委曲而簡古則愚谷但有作必走使相示甚至半篇亦來急不待脫稿生前既以文交君殁猶步

其體以慰君地下力不逮況可兼唐未能也愚谷屢仕途先余兩科然情符契合在同鄉及其同年無如余兩人者會則每夜數易燭離則每月不乏書余先致仕家居愚谷夜過焉時值六月天將曙始散去以母病不能爲數日之留約在長山張姓家各以近文及新得相與講訂別愚谷曾不踰月即聞致仕即報出於權貴所排擠與罷余者同一人也余疏曉然肆辯猶幸得與愚谷同致仕鄉東郭辯不數語乃冠帶閑住矣家事絆不果會而愚谷於嘉靖己未正月八日長逝矣生弘治己未九月甲子纔一周耳文士未

大試壽算不爲高此余所痛惜而致疑於天人之際者也高祖諱仁美曾祖諱瑾祖超父鉞字大器脫籍刀筆仕爲饒州府司獄有德惠大寒暑囚無庾疚者事具馬谿田崔後渠志表中司獄配曹蔡孟三氏生愚谷者蔡氏也愚谷名舜臣字懋欽一字夢虞號愚谷生而清穎警悟日記千百言不忘正德己巳從學於青州李輔讀大學論語庚午選邑從蔣忠讀中庸孟子辛未避寇復之青改從石天奎讀詩國風小雅壬申復還邑邑西存有倪寬墓寬故邑人從歐陽生授尚書復以授子孫世所謂歐陽氏學故邑生治書

人十有七八也初司獄君議所讀經爲三帖入覆皿中焚香默禱於庭易詩書三惟手所值則從採之得書帖遂仍其故習更師陳嘉甫讀書云是年補邑庠附學生督學大興許公首稱之癸酉娀蔡卒甲戌隨父居通州再師濟南蕭太守蕭三河人持喪居彼其母太夫人則樂安人也因得識而師之明年己卯舉鄉試庚辰會試不第辛巳父赴饒州丁內艱乃往迎父於饒壬午入太學一日衆友會文見所作雄奇無比友咸以大魁元期之癸未會試蔣敬所石熊峰爲主考分考則永嘉葉成規得愚谷卷驚嘆以爲詞雄

氣厚學博才高不露鋒鍔超出筆墨畦徑之外若不拘北卷作會元自當服天下人矣遂上之二公二公持示呂涇野王改齋王倏稱賞呂以王言爲是令中書聲音洪亮者誦二卷其一乃姚明山衆遂定愚谷第一試録刻其策於魁元尤多名士未會試前一年邑南大路中忽湧一泉未拂曉前一日汴梁蘇太華見愚谷貌變奇之大功名將臨豈無先兆哉廷試二甲第一原擬上甲以策冐訛字移下是秋除授戶部湖廣司主事部倉銀庫舊爲一役事最繁劇必擇老成練達者典閱章疏

謂之本科九峰孫公時爲大司徒令莆田林汝桌出此役一屬愚谷曰是未可令遠去也每會必問讀何書交何人詩文有未妥字意必面更之冬調吏部稽勳司主事大冢宰則白嚴喬公也嚴重有威獨奬進人士如不及其調吏部雖喬公知之實孫公薦之也二公俱先任吏部郎清修簡出暇日惟書史是務所以後咨爲名臣云甲申夏大禮成推恩父封吏部稽勳司主事母贈安人未久調文選丙戌正月父客死愚谷扶輿歸葬未杜文名方殷以大魁元而當要路者時且送者人亦極盛見者不欲其盛惟以其中

留精審條教詳明士風丕變往惟留心好題無忌諱者詩廢風雅之變易廢凶咎之文書廢金縢鎮命之策禮廢雜記喪服喪大記三年問等篇春秋廢雨雹日食地震山陰之災弒殺崩薨卒葬之書愚谷一切命題諸生始覩全經矣遠年如邵文莊蔡虛齋李崆峒近如汪青湖蘇舜澤蔡可泉與愚谷是皆提學江西之出色者也尋轉南京國子監司業與倫白山鄉東郭二祭酒同心一德迪教育才監丞有繩愆册博士有登善簿助教學正録授書有時典簿掌饌錢穀有考堂友長必推擇有行檢例以公舉事以實監規

嚴而可稱賢士之關矣無何乃轉尚寶司卿尚寶在南京爲散秩禁城四門留守指揮以銅符領把總已下若干人人一木符都督府持令牌入五城兵馬亦各持令牌入每三日一易卿但視其交承符牌無缺而已辰巳二刻卽可完事餘日得閉門讀書愚谷未及不惑之年棄世所尚詩文而讀漢人經注初則苦其積牘雜入已而知其指歸在爾雅爾雅本六書六書如五味使相爲用邊列一也篆當然者隸楷亦當然可使經文亂俗筆哉易詩書儀禮載記左氏春秋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卿但視其交承符牌無缺

及唐陸德明音義工未半而陞應天府丞戴龍山爲條長以留都乃根本重地士夫淵藪財賦所出政治所難凡不急事務無名徵費一切停罷又均賦愛民爭物砥價彼都人士無弗稱善者自甲午爲提學至此在外在南凡八年始召還爲北太僕卿識與不識咸稱慶以爲由此可大行其志矣因廟災自陳未履任而解職閑居幾二十年撫按累薦未起尚有待也

竟意其一疾竟不起哉鄉居則在未村居則在息菴及息廬所著有戶部集符臺集夢虞詩集而五經字義則成於閉居日詩似拈削而有古意文極精細而

太僕寺卿繼山王公鑑神道碑　王弘誨

公諱鑑字汝明別號繼山其先出宋文正公入國朝六世祖宏以人才爲浙江行省鹽運司判官始遷錫之三登里家焉至樂華先生澤始以子貴封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樂華二子長戶部員外郎召次廣東按察司僉事問問號仲山公父也配李宜人實生公早卒繼娶袁宜人公生而純粹有至性喜讀書不務他好仲山先生甚器之年二十補博士弟子三試領已酉鄉薦與計偕再以病沮下第益奮攻書至丙夜不休已未中禮部試會丁外艱馳歸仲山中弟子多

從之者又六年爲嘉靖乙丑始就延對賜二甲進士出身公于次當得部署而是時柄銓者方徵州刺史多墨敗欲重其選於是武定州缺遂以公往始至下教勑曹掾曰若所不飾以寅緣爲姦利者有法在刺史所不自飾借脂膏自潤者神鑒如之諸曹掾唯唯莫敢犯法亡何郡伍伯以他事揭府帖恫喝諸椽吏氣張甚公廷詰之伍伯偃蹇出不遜語公怒叱曰若豈以守故嚇我邪吾視素州篆如敝屣耳遂收之以狀白守守心不能平然卒無以中公公亦竟持不爲屈益自厲節廉諸凡供帳鋪設贄會金錢之屬一切

罷去至於徵輸之羨肺石之緩盡以需官庾不入私囊州故當南北孔道商車之筭歲可數千緡所報入不過十三四而州額取其餘自封公乃悉出羨金予貧民無業者令具牛種墾田自食嘗欲製一縞衣取市人來帛與之直浮錢千貫弗敢受公笑曰損上益下是吾心也麾之去其自持類如此先是州賦不時入上官動加呵責每勾較催科恐則跳他郡自匿公爲定著程期科品賦稍稍減隱公先盡已廉得其牒主名以次甲乙之毋敢欺隱公先盡已廉得其牒主名以次甲乙之毋敢下上者州大姓某嘗故饒族人子貲前後監州者以其恃勢橫嘗下則受徭與閭左之最瘠者伍公曰柰何以貴人故骫法援筆署最上則其人伏謝而去已又以諸賦多名色頭緒綜雜苦于徵解乃設爲條編法每歲計受徵者幾何緩若急者各幾何類爲籍上之按籍以徵咸有次第民間舊當種馬歲芻牧無寧日過當解多不中格則反于郡厚直買馬以應衆甚苦之公議停解馬第裒直以往故事解馬入京州長吏走箱篋通長安貴人訊訊必有朱提以先尺一所須悉箕斂於長賦者公慨然曰刺史即不治事安所事長安貴人屏不復用民甚便焉公于治不

取一切苛辦而當官行法無所依違一意與民除害至於豪大家獨無所縱舍時有高三畏胡雲鵬等相與爲大奸狀甚著衆咸指目莫敢觸公以計捕得械治之有李讓者用詿誤故陷重辟累年不能決公一訊立出焉視事三年境内大治積先後得旌薦且十數遂以廉能異等擢爲戶部員外郎而是時虞坡楊公爲太宰素聞公名欲引以爲重遂改吏部驗封歷考功尋復改文選公於事務以精覈行之亡下欺亡旁撓會驗封稽勳郎中缺首次當及公公讓乃補稽勳司郎中尚公之轉吏部也時以部委便道省覲報

適至而仲山公亦七十餘老矣意頗不決仲山公趣之曰吾世受國恩未能報報且在子若不以時思所自暨乃作兒女子態耶公不得已遂行至是益念仲山公不置每自嘆曰爲人子終不以官易親謝病歸公既退而名益重再召再不赴及仲山公歿服除江陵相秉政人或謂公且起公笑不應數年而江陵相敗中外益推轂公會　上命部臣請以原官召之公乃出於是公去吏部十年餘矣主爵者以公資深不宜服下僚遂推尚寶司卿尚寶于秩號清貴然事簡無甚規畫公乃上疏言大小臣僚所懇牙牌多遺失請出入給緻悉籍記之又封誥所用璽不宜非時輒請以歲三九月一施用奏可著爲令尋詔公持節充正使冊封益藩王所餽遺金帛甚厚公悉謝不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公自釋褐爲州守郎吏及卿尚寶凡二十餘年官不過五品無慍色及使還以病不任職上疏請免不許乞南職乃轉南京鴻臚寺卿鴻臚故冷局南中尤甚所居辟宇隤落人多薄之公怡然曰是吏而隱者也久之復以年七十上疏乞骸骨言甚切至於是　上從吏部議特進公官一級以太僕寺卿予致仕命不束裝就道時論榮

之公既賦歸處一室焚香端坐閒與一二騷人墨客賡吟嘯咏有蕭然物外之意居歲餘而病作亡何遂劇所親往視之舉手相勞言笑如平日初李宜人妊公難產仲山公甚憂之倦而假寐忽夢郤文莊公載一僧俱入舍既寤遂生公至是疾篤且瞑忽張目曰郤公召我遂卒人以爲夢生之驗云公爲人古貌坦中不設城府與人交恂恂如也其内行尤淳固少喪母躃踊哭泣如成人侍仲山公居子舍躬省視席蓐燥濕所嗜好即艱得必多方致之爲築來鳳堂葺綠蘿巷奉居其間以順適其意居平念李宜人雖久未

嘗不泫然泣下也事表宜人其篤至雖老未嘗不和顏色以進也所配宜人早喪遂終身不娶屏居外寢者餘四十年故爲廉吏又不喜談外事乃其急人也甚于已諸内外戚及故人子爭詣公公穀其窶者而直其枉柳無控者咸得意去益其友愛豈弟出于天性如此春秋七十有一所著有五經摘要楚蘂記實界集藏於家

太僕寺少卿金公弼墓表　李賢

公諱弼字輔伯姓金氏世爲江西新淦鉅族曾祖仲卿祖守正臨江儒學訓導學者稱雪崖先生俱贈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伯父幼孜永樂中文淵閣大學士歷洪熙宣德又以已所歷官推恩三世亦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父幼孝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母劉氏贈恭人公自幼警敏不凡先生長者咸異之年十六喪父知自力學與兄故兵科給事中貽伯並擅時名以禮經魁鄉薦登宣德癸丑進士第正統改元擢中書舍人秩滿以績

最陞太僕寺丞天順改元進少卿累階中憲大夫初公爲中書舍人尚寶司少卿袁忠徹獨倣公公具言其過遂置于理竟坐罷夫兵部建議擇太学生善書者書武臣誥已得請矣復有以歲月久近論之者公上疏以爲若是則不善書者亦得濫預　詔是其言爲太僕丞時北虜爲患公建言選將練兵數事多采行之爲少卿慨然以馬政修舉爲已任屢奉命督理虧耗者自衛使郡守而下悉聽決無不畏法感德有順聖川者水草甘肥永樂中嘗牧馬蕃息天順初屬公往視定築二城用養天閑之馬增二驛於中道以

便往來凡百利害悉條陳以聞　詔嘉納之公每歲往理馬政不憚勞勤壬午冬忽得寒疾猶強視事癸未春疾甚還京遂不起實三月十五日也距生永樂癸未閏十一月享年六十有一公孝友之行出於天性痛父早世每遇時祭哀戚不已嘗迎母於京邸就養務得懽心拓地築室以居宗族弟姪作詩規戒子孫無不備至京師時買棺助人不能葬者凡十數柩竟終難恒恐不及可謂君子人矣

太僕寺少卿陳端傳

陳端交阯人父文俊永樂初率衆來歸英國公張輔承制授廣東韶州判官後入朝留居京改太僕寺主簿卒端以父功乞恩襲其官累陞至少卿加正三品服成化三年四月卒端爲人氣貌雖出自遐外然居官無顯過亦可稱云

實錄

太僕寺少卿張九功傳　實録

太僕寺少卿張九功字敘之河南陝州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陞禮科右給事中戶科都給事中轉吏科弘治五年陞太僕寺少卿丁父憂服闋復除太僕寺至十年六月辛賜祭大功性簡直寡合居言職能先其所重弘治初上疏請正祀典下禮官詳考其他建自多見采納未竟其施而卒人多惜之

太僕寺少卿紀君温墓志銘　李東陽

紀氏本鳳陽蒙城人國初以從戍籍綏德衛君諱温宗直其字生而魁岸有風骨老長奇之曰當以文顯比成童補弟子員成化乙酉舉陝西鄉貢卒國子業揄林衛在綏德西地逼邊境人鮮知學問余肅敏公爲巡撫都御史奏設衛學官不時置禮聘爲師君規格嚴整經指授者多底成立而君屢詘禮部親淩老乃以壬寅就銓試授吏部司務尹恭簡公爲尚書特見器許弘治戊申以外艱去辛亥改都察院紹紳士無問識不識皆知有紀司務名癸丑拔戶部雲南司

員外郎甲寅以内艱去丁巳改兵部武庫司還車駕司郎中馬恭肅公爲尚書考上上始被詰命贈厥考如其官母張氏爲宜人壬戌上疏請老特陞太僕寺少卿致仕至是蓋有意居京師未即行數月而卒君敦重寡言笑而綜理周密事無巨細咸中條節族黨貧乏嫁娶喪葬有所需者應之恐後嘗謂榆林風土差厚徙居之見其西郭平衍可種藝而去水遠相地形勢傭工力雖丁夫鑿山通道引紅石峽水而歲溉田若干頃人至今德之居官謹畏不避勞勤車駕行邊馬告急尤竭心力其憂悴成疾亦以此云

太僕寺少卿都公穆墓志銘　胡纘宗

吳有大雅君子博物洽聞砥節礪行淵徽玉潔蔚爲醇儒蓋都公其人也公諱穆字玄敬仕爲禮部主客司郎中年五十有四即上書乞骸骨歸許之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維時京師大夫士見公之歸無留客於橐無田庵園墅二十畝蕭然戒行視棄官如唾無毫髮顧藉心爭挽之不得莫不交嘆以爲公眞賢遠於人歸而攻苦食淡寢卧圖籍相與婆娑嬉遊屏車斥騶掃迹公府以著書爲業或放迹山水冥搜遐寄若是者十餘年嘉靖壬午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又三

年年六十有七卒實嘉靖乙酉九月二十二日其子元翁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六日葬公花園山纘宗屬中吳得與其凡役事而又屬之以銘重以工部主事伍君疇中之狀廼不獲辭而爲之志曰都氏之先爲丹陽人有遠祖稱丹陽先生者仕宋爲尚書吏部郎中由丹陽徙蘇居縣南濠里曾大父文信大父彥和父卯封工部都水司主事母朱氏贈安人公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泛濫羣籍杜門篤學者幾二十年屢空晏如絕意進取名聲大噪吳下巡撫都御史何公某提學御史林公某忻其名強之應舉公廼出以是秋乙卯領應天鄉薦已未第進士甲子拜工部都水司主事階承德郎未幾丁父憂服除復官工部分理器皿厥厥事故旁午多靡費公則鳩匠會計小大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匹馬入廨自裔米蔬厥人徧地得金貯之庫吏有私請者公斥之曰若曹何敢汚我已而巡視京城浚渠繕堅事咸集丙寅改南京兵部武庫司廉幹如工部日辛未復官工部陞虞衡司署員外郎壬申乃進禮部職主客諸夷入貢使者充館公柔遠有道國體以尊凌場王妃應冊封公副崇信伯贊公某往使之賻以腆幣拒弗受便道

蹔終南顧摹過首陽登華嵩兩山抵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以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闕囊括其勝洩之歌詩倘徉而返公性友愛養孀妹撫孤甥恤幼弟皇皇如不及文祖韓歐詩宗陶孟尤長於纂述故郡人稱爲南濠先生其行於世者曰南濠文抜南濠詩話玉壺氷聽雨紀談藏於家者曰南濠詩略文略賓話史外類鈔周易考異金薤琳琅云維公束髮好修奮思古人完德遂學星列海內受知兩朝贈貤有赫風流儀矩典懷後賢雖老于食貧不可謂不遇也

太僕寺少卿史公際墓志銘　李春芳

溧陽之有史氏其來遠矣葢自漢溧陽侯崇以溧陽爲食邑始大江以南稱舊族者莫先焉玉陽公爲侯四十六世孫名際字恭甫初號撫峰晚更號玉陽人遂稱玉陽公云父知山公舉弘治丙辰進士任南京刑科給事中初配宜興李氏張氏俱蚤卒繼金壇王孺人生公甫四齡又卒繼魏國莊靖徐公女撫育公如已出公生而頴敏過人沈潛嗜學博綜藉籍根究理要爲文典雅平實不事詞華嘗從陽明先生游尤多心得卒業南雍大司成魯公鐸雅重之每試必首六館士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壬辰登進士授騰部主事改吏部選司又以才望改春坊清紀郎兼翰林院侍書嘗是時　肅皇帝春秋鼎盛勵精圖治雅尚文學之士青宮貴近得改用者稽紳莫不歆豔而公乃以母思歸疏乞隨侍或曰宦途身去則謗興奈何行乎公曰吾知親意嘗順耳烏知其他公行而忌者果嗾言官詆訐落職人咸爲公不平而公則曰士君子所貴無疚於心耳簪紱何爲乃日事大母王母徐備極孝養然感激主恩不以身退易念乃遵勝建宇恭祝萬壽　肅皇帝聞而嘉之賜額玉渾仙

寵寧發貺却膺烈官兵莫能樂公募敢死士數千人却之且出粟助餉撫按交上其事　肅皇帝命嘉其忠義進尚寶司少卿加四品服丙辰官兵集平湖勦賊勿克公率家衆犒其壘以功陞太僕寺少卿致仕歷子繼書錦衣衛指揮僉事大抵公天性忠義雅負匡濟之志而未展布于朝乃稍稍施之鄉國自族黨閭里靡不沾惠海內寒士即未嘗一面識者造而請求亦無不滿望去公之譽閭巷籍籍朝野矣晚年閉閤習靜頗究心摛生之學以隆慶辛未三月四日卒距生弘治乙卯八月二日得年七十有七

太僕寺少卿劉公不息墓碑　于慎行

吾郡以隆慶戊辰舉進士者六人而滋陽劉公嶧陽賈公與予仕長安最久尤相善也後十餘年予請告里居劉公從長安謝歸過敝城山間予追之道左揖與語別去又後三年予校士南都返過郡城哭公宴之南宮時曠典初舉郡國上計吏雲集闕下相與指顧羨之今僅二年餘即召拜戶科給事中後以卓異褒者皆不及也明年壬申奉聖綏封周藩報命稍遷禮科左右參　今上即位蒲坂楊公復掌天官以公爲吏科都給事中屬連歲大計內外吏公皆以職事居間所條上便宜及糾舉官邪皆關大體鉤校名實不避與貴甲戌入閣分校與太倉王公同經號多得士始嘉靖中有詔官宮子裔孫質粹爲博士傳子

至孫承業貧且盲宗人有豪黠者上書爭襲已嗣官矣承業父子號而行乞力不能自白公爲奏狀奪而還諸承業人心快之方公爲都諫賈公亦都戶科公摧太僕少卿賈公爲太常少卿兩公姻婭也而戊辰石耳蓋賈公與予數詰南宮而公一試輒第故云已予與賈公皆選爲吉士而公令寶坻寶坻者京兆劇邑民力疲極而稅多逋太宰蒲坂楊公以爲公才可任也至則相賦役緩急爲催科法民無負責有豪扞官令紫近列始于兩公吾郡因稱盛矣後二年丁丑公以內艱歸服除詣闕有人附離政府能爲仕媒使客風公公曰仕止有命即勉事之不過得吾故物而罄折以承時貴乃失故吾因上書稱目病不能待次請賜告歸遂不復出江陵即世其人伏法臺諫上疏言公受抑狀下主爵議旦夕且有詔召而公以不起

聞矣夫疢生乃不可必何論仕止公之言有命信也
公爲人端凝沉毅儀觀甚修事無難易猶核持重不
宵輕發接人藹然和粹一見如故而中有畛域未嘗
妄交其在諫垣所指陳嘗否咸中肯綮而不欲顯有
所出蓋老成有度之士也生嘉靖丙戌十月十八日
卒萬曆乙酉三月四日年六十歲子生曰瑕丘蓋泉
故封云自漢儒江公以春秋顓子孫皆有儒術近代
寖無著者劉公才猷器識雖未盡其用然所論議錯
施暴於天下稱其經學矣豈公之後將復如江公邪
方權貴隆盛士惟不得其門而龍蛻鴻舉以翔寥廓

哉故余讀史至鄧伯道祭弟孫事而深有感于馮公也以
伯道行誼卒無嗣而子止弟子爲世所哀馮公潔廉
忠慎自縣令爲御史一按滇南再按江右俱單車往
急奉公而後身圄亦竟無子而子止弟子天之報施
善人何如也然觀伯道歌思於吳人弟孫揚芬於范
蜀至今炳炳史策豈以子哉于馮公亦云故爲之志
志曰公姓馮氏諱應鳳別號鳴陽其先世居江夏建
炎中刑部尚書世忠仕駕南遷嗜楚山水佳居城隅
長子吏部公徙蜡陽花徑代有聞人脉國時商孫二

瑛復遷鑑湖東墅凡數傳及濬齋處士增增三子長
曰樟生五子封公左亭居其次封公二子長卽公封
公故豪舉養鷙敏習世故愛公異甚曰此兒類我遂
破產教之弱齡出試有司輒冠其偶像于庠文日益
有名而家日以窘於是外資脤餉以佐養而內愈拮
奮于學癸酉舉于浙爲第八人庚辰成進士令永豐
永豐襟江繞湖田時出水下其民險而健吏多舞文
爲奸公至與諸掾約若罪有弗急自悛者吾法在吏
屑惴惴莫敢詭骫因進父老于庭問水所患苦狀爲
躬督版重築長堤以捍其流皆成沃壤至今稱馮公

堤簿書稍暇即請業宮課士子業示之正鵠於是登
賢書者踵躅盛矣先是夢神語云馬生二角制科如
錯今乃悟爲公姓也益公開一邑文運云爲今凡五
載酌平不苛造福社稄若嗜慾民安利之尸而祝焉
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尋丁左亭公憂服闋補陝西
道御史時總鎮沐國仰視藩臬其僕奸民田民洶洶
且蔑不逞以爲演受迺以公行部公素有威望攬轡
業已氣奪至即諭循舊制徐徽治其奴責之歸田而薄
令贖罪巨鎮帖服輿情懽之兵備副使李公材以胥
功蒙罪　上命逮治之擬重辟繫獄者六年忠賢竊

章救解未得會公按雲南廉得其狀抗疏言李某智
士當緬賊內訌蓄莫迺西又叛而翼其勁李某謂此
可計間難用直搗乃宜布威德密令把總寇崇德等
索金携其交叛酋果悔禍而反攻緬諜至今把總杜
梡等間道會擊於是有遮浪之捷師還論賞諸將武
人多飾語遂爲勘功者劾奏寔不當坐以罪於是竟
釋人謂馮公一言回天然公不以微德干李李亦出
而不謁以祁奚重公矣洎按江右遮無蔵公力爲百
姓請命兩兄得改折價不騰湧而民賴全活其讞諸
郡獄詞必務平反一字不妄下宿吏皆咋舌謝不及

弟未亡人相依矢節于之田以供祭養學官壞有司苦費不足公曰此吾所自顯者捐貲葺之加麗焉其喜施尚義又如此凡四奉簡命其所推奬皆名吏謝者以竿牘至曰此國是也吾不任受德悉屏絕之過親戚歡然道舊亦時時緩急人然終不肯紐理法以曲徇也公歿于萬曆甲辰詎其生歿卯爲春秋者六十有二歿之日爲十月十一與生朝同殆數也

太僕寺少卿于公墓志 那侗

公諱鯨字子長姓于氏系本故東海于公後自六公始徙歷城是爲占籍第一祖又六世而爲封太僕公芳實生公母爲贈太恭人顧公其仲也公生而龐厚奇俄亭泓廓落越在兒襁時已有成人風四歲授章句朗辯如響九歲能文即精意左氏相研以下青雘不洽貫甫當舞勺冠諸童子督學河中裴氏大奇之曰此生風韻秀邁古蒲衣項橐何人哉手携入壺中呼沐與沐已飯之乃去而是時開府太倉王公在郡聞而召邸間試而三覆之曰阿懋尚不及伊謂大君

敬美云遂緣是得偕興聲而于鱗先生會于告則本寮公不凡狀命駒千里爲文章交邑左史殿卿者簡貴甚自負其家靖劭人倫鑒數覓快壻難焉一日乃從衢路望見公戟手而驚曰此誰氏子眞吾倩矣封太僕公猶謝不敢懼均茵馮而公挺身曰公昉今處濟南壻鄉安在殿卿咤謂人間許長史何自比于成固升天爭雖然磊砢有之此子眞吾倩矣里中交賀兩家羊酒遂成婚姻殿卿乃之正甫先生言速浣我酒我以名士餉公正甫曰是出何等殿卿曰吾倩也

大義久次稱上足而殿卿時過問焉曰吾倩云何正甫正容對其在吾徒則盧子幹之流兩人命酒交相勞也甲子公列鄉試前名戊辰成進士其成進士則正甫先生適以詹長典文衡公實出門下亦奇遘云試政刑部未幾奉內諱歸茹蔬隱割不關塵囂及去幬幌除爲刑部湖廣司主事主事於職遍閱諸郡國獄俟其長尚書主裁而公有所可否尚書不能易一字尚書問有所難公條牒上竟不能一字易也以故名籍籍輦轂下而值有詔用曹郎備臺臣之公首以

監察御史拜河南道焉頃之出按眞定眞定于三輔比石扶風地頗稱饒樂公從濟上駕焉指天而誓之曰勞苦將軍將軍且休矣郡下一時傳語謂濟上公能用大將軍遺還朝川以資久掌河南道庶辰用望監試會試未幾推掌京畿道京畿于制岳岳風

格上而八座曹牘悉由契勘而公獨行一意略不通假益丰采凜如也尋用臺例遷太僕寺少卿逾歲奉旨護大相喪還荊州舟過小孤陽侯震怒舳艫千尾相銜俱及于敗大相行李亦半沒魚腹中而公所御元車輜所向罣夫他羽公子之屬無不竄出境外農人相與歌于野曰安所得冬之日及吾僚執謂御史餘皇破浪而出卒以無恙人謂有天公素負倜儻懷徙霜屬乎其所平反多引經以斷邢州富人置同姓是行攬挈山川孤情映發已決策爲挂冠計而偶以姬前使深文論適矣公一覽而笑曰於禮有之買妾甚口見星遂趣棹歸歸以九列朝夕朝封太僕公衍不知其姓則卜之此尚不足司空城旦春而當適爲衍樂也已乃撫襁中兒曰于氏宗祊在是矣稍長則立破械而釋之自爲冤成刑往往原情求活以及歲課之讀曰于氏其獨無家政乎濟上故七十二泉所公擅其一清池朱華文魚言鳥恣其泳飛鵜庚隰在

所自隨累百舡船絕乎譁叫歌獨賞盧胡仰空眞覺伯倫非遠文舉之座賓客滿前勝流工執方內方外壹是平等遇之彈絃跕躅戲馬踢高之伎雜進無問眞有芥視六合之度悠悠者不足與道也其最善爲宗長叅政子冲子冲居里時公與爲要率以月朔墅羊封豕合族上先人隴子冲比客次則爲大慟欲絕行喪立後如將不及其事發嫂一無所恡過季鮫友愛備至推與美田宅商氏姑二女菟然孤矣則爲寘館而居之長乃擇對嫁焉封太僕公每向人我仲當我心不弟以封爵貴嗟嗟屬念深矣公不欲以詞

賦名乃若所構模無不出子鱗法着于文自左氏外尤喜龍門太史命字子長維以表諱則亦惟慕說故其故羙書在刑部三輔者競持爲法比謝事且十年晚得末疾食飲恒須人然而神明未彫一罹封太僕公變日以羙頓不逾期卒可謂从孝矣先是　今上元年受勅父母妻如章閤門榮之公生於嘉靖庚子十月十六日歿于萬曆戊戌九月廿六日得壽五十有九

太僕寺丞張君遜業墓志銘　王世貞

益予十七而以諸生識有功濟上南加予一歲也而丞尚寶矣則又以比部郎從有功飲燕中甚懽而公何有功謫去又十年而予罷青州節有功時稍丞太僕僕僂行訪余城西邸相咨嗟鳴詫久之而報有功逝矣悲夫有功姓張氏名遜業別號瓯江其先自閩赤岸徙居永嘉五傳而至文忠公孚敬累官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言禮當　肅皇帝意驟顯所建白施設至于今傳誦之　天子爲更賜名若字公嬰蔡夫人繼娶潘夫人有子遜志官中書舍人而天置貳陳生君是時文忠公甫爲學士也而上聞之喜爲齋羊酒賀君生四歲蔡夫人歿即知啼哭八歲以思入太學上舍日誦書數百言亾何文忠公滿二考改太學生爲中書舍人尋侍公疾歸永嘉文忠公卒而公甫十五有奉當路指齮齕君家門者君弗爲顧日治喪禮　天子方幸承天聞文忠公計而悼之賜太師予謚所以優卹祭葬加備君奉文忠公命入朝謝因上所賜文忠　公墾書數百通白金印記若而枚　天子歸自楚亓進中書舍人尚寶丞俾歸候除服娶于吳乃屢任滿三載封生母陳爲太安

人持節冊封荆王王始少而後賢之享餽加禮公悉
謝弗受君固餽才其於詩歌擅宏麗又能縱筆爲行
草一時聲稱籍甚而雅好客客稍以詩酒問即致之
爲長夜飲相嚴子世蕃亦好飲內莊忌君而外浮慕
之君亦陽交驩而酒酣不能無語失又君所善錦衣
衛經歷沈錬者上書攻相嚴得罪下獄君竟寘不廢
百方爲其帥居問而事稍解當流竄上谷君窩丙舍
爲脫裝世蕃益恚恨曰日飲我也而衣食無已而前是
房人薄城下君慷慨談兵事給事中有爲君者以是
得執梃忌而爭搆君會考滿當遷爲卿乃用大察鐫

秋兩淮都轉運判官將發　上忽下制相嚴曰故職
少師子今何官其人安在相嚴不敢對而內愧君因
謂其客爲我少留張君吾力能復之頃間君笑不顧
曰彼豈以我難還客哉遂緊轉運榷鹽利至夥先任
者不能無乾沒而君自矢爲操益堅鹺卒坐法不能
償且坎君至倩橐而代之償所全活以十數嘗部輸
而道遇劫問知爲君送巡引去曰是廉吏安得蘊貲
也御史上其事當還報聞久之始入爲南京光祿寺
署正再上書乞休不許遷判順天府未幾進今官君
自去尚寶凡三爲吏職所至砥礪有聲人指相詫曰
是貴公子何所從習之老吏豈非天性哉而君嘗以
課馬之大梁屬久旱爲禱于神立澍又嘗宿凶傳傳
不能凶有息巫文於足人則謂君且遠大矣而是時
相嚴勢愈盛吳給事時來坐論其罪下獄戍君所以
慰存有加世蕃愈益恚恨曰是尚衣食我讐也方謀
逐君而君以暴疾卒矣君之卒緒紳先生走哭相唁
而太保陸公炳爲具棺少保楊公博爲郵致喪歸其
誄贈歌頌凡數十百章至相謂曰嗚呼無天哉而使
張君天而使張文忠之子天也益年三十六云君見

御家人斬馬就規矩性好蓄書書顏其弟中書舍人
稍長能別書畫即盡推與之曰吾今而後蓄有歸也
當分著君故謬爲不解而取瘠者又先其宗族戚友
之急甚于已以故橐鮮羨訾至殁而不能庀窀窆嗚
呼以此而見先文忠之操亦可矣君所爲詩有鳴玉
集使郢集既江集奪於酒不甚究然識者以爲有梁
陳開元風

南京太僕寺卿仲昌傳以下南京　實錄

南京太僕寺卿仲昌字顯夫應天府溧陽縣人永樂二年進士出知安平泗水二縣事以治行著聞薦陞刑部主事尋陞郎中後以推擢陞南京太僕寺卿年七十三致仕天順三年十月以疾卒

南京太僕寺卿張公謙神道碑　程敏政

南京太僕寺卿張公以弘治六年八月十四日卒于官其子瓊以訃聞事下禮部得旨遣官祭其家命有司營葬悉如令公諱謙字益之世居定州爲大族至姓其地曰東張村五世思故祖始遷保定清苑遂爲其邑人高祖福榮曾祖材興祖旺三世皆不仕以積善聞里中考綱始仕上林苑監典簿以公貴贈祖考皆亞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祖妣王氏贈淑人妣王氏贈太淑人公生魁梧不類凡子典簿公愛之俾從塾師聰悟日甚遂爲儒學生能力學弗懈志必亢其

宗舉成化丙戌進士時年廿五戊子授禮科給事中即倫倫自將封駁之際不以人言爲前却辛卯歲侵民流亡相屬詔糴京儲米數十萬賑之公在中所全活者甚衆三載受勅階徵仕郎會都御史轄雍總兩廣軍務與中貴人受惡命公往勘之公咨詢鉤考持以至公盡得其狀還奏稱旨甲午陞左給事中乙未陞都給事中值今　上在東宮加冠有白金文幣之勑公長諫垣遇災及時政闕失每每進說多有裨於治體其止度僧道幾萬言尤切直六科奏對音吐鴻

尚寶司卿凡詰勑符璽牌號及諸禁衛番直莅事之際敬慎弼至甲辰郊享有金織彩幣之賜三載受誥進奉政大夫乙巳用吏部薦陞南京太僕寺卿一以正率下刻除積弊禁革貪污歲省費甚鉅尋奏馬政便民四事多見施行丁未上　太皇徽號儿親在者得賜誥而公母夫人在堂命下乃以壽終又獲祭葬之典人以爲榮庚戌服闋復任以三載上京遇　皇太子誕生有金織彩幣之賜進階大中大夫資治少尹許一子入國學還任值加恩南京諸司復被文綺與虜遇於山崩城者三月卒解虜圍在諫垣獻納千反爲實不欺逆瑾僞例以餘姚人不得爲京官出爲

官務求盡職論事可否不苟同雖以此取憎忘不恤事母夫人極意奉養得其懽心與三弟相友睦弟先逝公哭之慟遂以捐館平生樂善好施鄉里有婚喪不能舉者多助之奩賻嘗退朝見寡人甚惻然召至家易其衣屨遣去不問姓氏所存如此

南京太僕寺卿胡公鐸神道碑　龔用卿

支湖胡公諱鐸字時振餘姚人家支湖之東門學者遂以支湖先生稱之公五歲即能口誦父訓自成童至弱冠進學不懈長而博及羣書弘治戊午以易發解乙丑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日與汝南甘泉小野三公相切磋讀中祕書日益宏肆大學士西涯李公木齋謝公深器重之正德戊辰授刑科給事中隨使陝石奉勑紀驗軍功覈實兵事邊境以肅旋京師與虜遇於山崩城者三月卒解虜圍在諫垣獻納千

河東運副時鹽利不興至者多以罪罷去公厲清操激頹風宿弊頓除鹽利之入視舊加倍巡鹽御史課其績以最聞瑾敗復給事中去任之日河東商民咸焚香注水以頌德繪生像祀之及過韓莊陡與旅賊遇人人自危以必死公獨晏然不懼俄而大風拔木揚沙秖天咫尺不辨遂與賊相左竟得免于難未至京道擢福建參政分巡建寧獎儒雅雪冤獄取韋齋環溪精舍故址而新之巡按御史疏其卓異之政廿條以聞三載考績擢本省提學副使定科條正風俗不輕于校士亦不濫于選士於諸士子均有恩義或

有蒙無妄之難者必爲直其冤亦不顯言之士心翕然不變人皆稱之爲胡道學云嘉靖壬午陞湖廣左參政湖藩數多溢公計檢渠魁而地方獲寧二年聞毋貴淑人殁公徒跣奔喪哀毁逾制坐卧小樓三年足跡不入城市官府服除補任河南尋轉湖廣右布政使十年轉雲南左布政使所至皆有聲開十二年陞順天府尹以　皇太子推恩得封贈三代及其祖父子卄矜國子生十三年甲午鄉試爲提調官以進御試題違誤改南京太僕寺卿督理馬政公署在滁陽地僻事簡公優游職業閉門著述有支湖集二十

卷及典學說約異學辨天文地理律呂醫卜諸書各有辯正十五年七月十日以寢疾卒訃聞　天子哀之遣官諭祭賜葬於本都南山之麓

南京太僕寺卿田公濡墓志銘　于慎行

南畧田公者諱濡字少生東郡聊城人也其先蓋齊之諸田高祖子貴當洪武初籍郡之東北傳三世得司訓公奇累贈太僕寺卿更曰贈公贈公先娶於呂生四子再娶於朱生二子其大卽公贈公以經學傳世于澤爲永平博士遷爲河東轉運判官而公最少有過人才贈公奇之撝而泣曰必貴吾不見也贈公既沒而公博極羣書文辭日著嘉靖戊子舉山東省試已丑第進士授行人　皇帝分祀四郊遣告東藩諸王又葬徽王於鈞諸藩以故事贈遺皆謝不受王

辰報命擢工科給事中於是公稱曰今世惟臺諫可以行志幸得列在赤墀與論議敢容容無以報國故其居諫垣最號敢言無顧避受命監修都城有中官督工虐索軍士至斃公劾其罪坎中官反中公下吏已而　上悟乃釋之甲午遷禮科右給事中監視九廟工程時武定侯助吏部尚書銑督工數以事相左此兩人並　上所寵貴而助勢尤盛公疏其罪以聞言助敗罔作威福而銑忿爭傷國體請並罷之上下詔譴諫二臣令協和康工毋得有負委任而飭巡視科道用心紏察以稱任使一時權貴凜凜工成

進監視者秩公上疏力辭賚金幣勞焉進刑科都給
事中會昌國公鶴齡兄弟有罪　上欲中以大法而
念　昭聖在上難于自內出欲得臺諫一疏乃決省
臣知　上意者趣公具劾公於衆中大言曰張氏之
罪天下以爲可殺　太后在上天下以爲未可殺吾
懼不能回　上意以安　太后而欲以殺遺我耶趣
者乃不敢言公在省六年言得失書數十上皆切中
事理不爲依阿都官審決公主讞平反可六十人丁
西權南京太僕寺少卿明年明堂禮成加贈考妣如
秩癸卯冏本寺卿馬政之敝也南畿苦賦北畿苦養

釋卷於兵農兩十百家之言無不荷瞻論理贍給口
如懸河而中有指趣無汗漫詘常誨人曰世之君子
聰明才辯者不少所貴閒道耳其梗槩如此垂老自
行養拙種桓起祠望之而歌其於死生之際猶夜旦
通于生曰往讀劉劭人物志品十有二流清節家第
一常庶幾見其人今觀南畹先生不求仕進不希名
聲修身砥行況世而不改其節此何人哉至乃誦習
百家核議世故文而不縟觚而不堅又所謂經世理
物之才而不究其用世多惜之然其所樹立亦足暴
於天下而永有聞矣

南京太僕寺卿周公復俊墓志　于慎行

于子曰今世論士人操行率取崎嶇爲名高舉羣趣之至優方尚實之士詘而不稱其談秩文以激戚幼眇盛相夸翊而沈深容裔本原六籍者亦弗貴也舍軌迹而馮虛倡規矩而錯巧謂世道何顧安得先民之典刑而風之頃誦張文學所狀周太僕公則倪仰而嘆曰嗟夫士之操行與秩文架襲不在是耶世胡莫之述也益公沒而家中落至孫女睦院實乃克營其墓石故予得悉公之文行而爲之志曰公諱俊俊字子顯僑於木人涇之秀情自號木涇子自宋南渡

以來世居皃山之塗墅里里有鼎姓三亦謂之三家市周其一也國初有諱勝十者于公爲六代祖傳高祖道祥曾祖毅並隱不仕祖元學以德誼稱考諱在舉鄉進士授養利州知州辭疾不就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妣皆夫人初養利公兄弟六人而已最少出而室於吳諸兄析產斥不與分曰當受諸周養利公皆讓不言而食貪治經奮曰丈夫墮地顧自樹何如耳安問周與吳爲已而名果成偕計長安從日者卜卜曰君法故不當貴有子乃貴耳而吳太夫人夢龍翔于庭是夕公生相與異之公生而器度純雅風儀韶令弱冠從諸生遊試輒爲首與方伯顧公夢圭太史王公同祖齊名號爲崑山三儁嘉靖乙酉南直省試中式舉壬辰會試第七明年授工部主事奉命采青滇南尋進員外郎庀材澤潞閱四門于花買人輸木各從其方魚貫而入無所留難歡聲大譟再進郎中綜事鳩工具有規程司空倚重焉東宮出閣詔選郎官侍從公名在牘或賂而更公不慍也以望擢四川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中布功令獨持風紀貴要私請亦皆不行以刻核見中太夫人春秋高矣謝病歸侍五

年不出內艱服除以故官改補雲南備兵鹿滄獠夷叛西洱海中遮略三郡吏不能制公與隣道謀盡誘致別種取獠自効西洱遂平撫臺上公功最相臣子用事衡其無賄也賞格不行稍遷本省左參政孳孳陞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仍轉爲雲南左布政使考核吏治無所阿邑有岳牧體故事方伯久次不滿而遷遷即開府公三年奏績受策書矣而以入覲聞命遷南京太僕寺卿例改別使入覲兩臺弗許公不得已北上一日道中雨雪先止候館有御史某繼至別宿民舍心固不快故以好謁公語次爲言孤遠之臣中

朝無援浮沈滇罰數年僅從量擢又困是役御史宵人也幸其無當遂劾公入覲非法公默不置誅亟上疏乞休詔與致仕　移廟登極乃進今階士論惜焉

狀稱公爲人儀悅簡重言笑有常在官三十年貞介嚴明終始一節監司所積贖鍰舉付諸守藏未嘗私取滇南實貨出納一無所染有士酋嗣官者奢支殷富以賄奪適公獨以法正之適咸公恩因里人博士某以金瓶異寶爲壽直可萬緡公正色卻之亦不語人博士歸里爲人誦說乃知其事今舉世浮囂清修至譚揚太尉卻金皆謂固然無足異者絲其實不爾如公趣操亦大難矣天性孝友內行純備太夫人性殿時有不悅即長跪請謝色解乃起迎養入蜀每至險道輒步行夾轂扶掖而進即得平地乃敢登車少時嗜酒嘗有酒過太夫人力誡之自比終身止飲曰吾法陶士行兄伯佐直使酒公能曲順之及與分產以腴田讓兄自取其瘠瘠田大蕘復介其入至其敦睦羣從奉事寡姊恩禮篤至爲人所稱尤不可勝紀云里居杜門掃軌不修請謁凝塵晏然一如寒素故蜀中諸生有宦于吳者覆舟及門方出一見亦不使里人知也其學淵源經藝而稱說程朱之言于子史

遠而不及聞耶抑風會之流各有所趣入而不返故亟表而傳之以爲世模楷淳風幾可復焉

南京太僕寺卿黃公正色墓志　萬士和

公諱正色字士尚號斗南其先世爲江右人本姓廖元季有廣寧者仕爲江陰學諭因亂遂家江陰時訛廖爲黃故姓黃廣寧三傳而至公之祖曰萱始徙斗山萱生坤號東樓配周氏是爲公考妣公幼喪母穎異不羣厥祖奇之隊占其必以讀書起家既而習博士業能作驚人語爲邑庠生嘉靖戊子督學者取冠多士中鄉試明年上春官第尹仁和未滿歲丁繼母薛氏憂拮丁東樓公憂起服除補香山復改南海公三爲令尹而其政若一大槩以誠信不欺爲大本以

廉靖便民爲急務仁和者會省劇邑也訟者盈庭公立判數語決之遣去其遇盤錯則停筆沈思悉中肯綮百姓以爲神明香山南海人稱之亦復如是其去香山而即南海也香山人曰吾父母也何以奪之南海人曰此香山神明令也何幸得之葢公之所存信及豚魚上下皆孚而公之所至若陽春著物無不照拂其能感動人心無怪也初公之選香山也實座主霍文敏公薦之至令南海霍公家在焉諸霍氏喜以爲公必庇已及公爲政正直無私霍氏有違禁者一繩之以法無少縱會諸霍氏怒以爲文敏屬已共貽

書文敏冀激其怒文敏顧以公爲賢亟致書曰今宜如是於是公得以督察霍氏諸霍氏知自戢卒底於善公喜曰吾可以報公矣邑有權貴人過家者勢張甚人爭下之公獨捕其奴寘于理南海之民相戒曰舉主如霍家貴人如某氏黃侯皆不貸吾其敢犯於有司乎在南海二年教化大行咸歌誦之巡按戴公素不善公及復命乃首薦焉銓部論選風宪檄公爲南臺御史首論兵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二人者方有盛寵時所避忌而公言人之難言士論翕然稱服公巡上江値　皇聖皇太后特官祔水天職當陛

送而候崔元巨璠鮑忠禮書湛仁和泰朝命輔行公廉諸貴在道怙寵黷貨不勝憤激抗疏劾之且曰臣耳目所睹記者若干其所不知可知也其平時恢求又可知也疏入　世宗皇帝震怒將窮治其事諸貴人窘向　上祈哀反誣公于梓宮所乘馬撣扇遂遠詔獄將擠之死霍文敏公力救竟得廷杖謫戍遼東潘陽衛公欣然就道無戀旅窮愁之態其安命自得忠義所發往往見于歌詩既至遼惟以讀易爲事遼東士子樂從之游成就甚衆或勸公在遼歲久可暫乞差歸省公曰君命無可逃也居遼幾有三十年

穆宗皇帝登極召用建言諸臣公從戎伍以原官擢大理丞進少卿楊家宰公同年也素知公將補以要職公固乞開散遂陞南太僕卿甫十月引年乞致仕情辭懇切　上允其請歸家遂僑寓城南深堵蕭然觴咏自適過往士夫求見者一切謝遣時公叔子學海已舉進士官郎署而其家淡泊自如余弱冠從唐荊川先生遊先生數舉公高風相砥礪故久慕其爲人及公還朝而余官禮部始得識面觀其容儀懇懇其議論非今人也大意何僧所願惜乎不久卽別而今則欲見公無由矣故志其大節如此公生弘治辛酉

卒萬曆丙子年七十有六卒之日鄉人識與不識皆悲哀及入鄉賢鄉人皆曰宜其文疏詩賦有稿藏于家學禮等以其訃告於朝賜祭葬如例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應楨傳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應楨字貞伯直隸長洲縣人舉鄉試成化元年授官中書舍人十四年陞南京兵部員外郎二十二年晉郎中弘治元年轉南京尚寶司卿四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致仕六年七月卒年六十三賜祭如例應楨性峭介與衆寡合好面折人過善指書爲中書舍人時直文華殿有旨命寫佛經辭不應且上疏曰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佛經也於是忤旨廷棰之因泥殿直人以是稱之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應楨墓碑　吳寬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致仕之二年爲弘治癸丑七月九日以疾卒于吳城通關坊第素與公厚者若陳大理鏞文太僕林軫爭走弔慟泣又有至自百里之外如吳倉惠淑者以其子幼相與圖其後事而葬中史公特斥俸金助之且謂公官四品例移禮部以聞於是　天子命之論祭其文有學優才贍慎直行方之語所以褒奬乎公者甚至少傅徐公與公最故既厚賻其家沈啓南史明古諸君爲議喪禮且求葬地得於吳縣九龍塢乃葬以甲寅十月六日而文君已爲之銘矣其弟應科謂寬宜銘其墓上之碑以書及

備考功轉狀至初公病甚亟欲與寃一見訣別及是悲恨執筆嘔止益久而不能成文嗚呼吾忍終不慕
吾友之爲人耶公李氏諱牲一諱維熊字應禎以字
行晚更字貞伯其先從宋南遷至吳中遂占籍長洲
世醫家曾祖仲純不仕祖士文有文行以醫士始居
南京考諱敞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賀氏繼
母陳氏俱贈宜人宜德辛亥八月某日公與弟應祥
同生少警朗力學好古博雅尤尚氣節景泰癸酉登
鄉舉舉進士不偶遂入太學中貢人方用事言于祭
酒欲紋爲塾師公避匿不赴成化乙酉選授中書舍

人見同官或由他途以進恥與爲伍乞改教官補外
以非例不許他日又有謀直文華鬱者故拔公同事
以掩清議公益不樂適有旨寫佛經上疏言閒爲天
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所謂佛經也言甚剴切人皆危
之賴　上仁明特答而不問已而乞省繼母還竟罷
殿直秩滿擢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未赴丁繼母
憂服除改車駕司進職方司郎中尋擢南京尚寶司
卿又三年始有太僕之命甫兩月以公事詣閣下遂
請休致即日疏上不許已再具疏竟歸素少容至是
性益卞急醫以爲病徵果不起年六十三子紹纕五
歲女二人嫁貢士祝允明張廷璐白爲中書時當郊祀畢有宴公奏近時中書舍人坐
給事中御史後非制誥官重復舊不從知典故者則
是之荆襄流民相聚朝議恐爲亂欲逐散之公言民
既墾田築室爲定居計逐之秖益亂耳不若因而撫
之便後卒增置郡縣加公言平時企仰先哲見遺像
并石刻必臨摹以藏尤慕范文正公題其居室曰范
齋因以爲號嘗使湖湘念吳尚書雲攻節國初葬于
江夏特訪求其子孫及其事跡以傳其貌嚴峻若
不可親然喜交游及汲引後進朋友死往往經紀其

喪恤其妻子于故舊之情最重也季弟早世歲分祿
養其孤好客不倦家坐以空乏故卒之日橐無餘貲
惟遺書千卷而已平生書蹟清古文詞簡雅有法爲
世所重公生長南京多游寓宜興中歲則以吳中故
鄉始購屋以居後宜興故人吳大本治田廬招之公
時一往然曰吾固吳人也不可他徙故終于吳而卒
葬於是以從公之志云

南京太僕寺少卿白公思明墓表　王瓊

太僕少卿白公諱思明字啓之年二十一即以明尚書古天順壬午鄉魁成化丙戌登進士第食俸工部奉檄爲秦王妃帶葬事王因餽以衣服及飲食物輒辭不受王愛其賢命工繪長安十景圖親爲詩文以稱異之戊子除荔定知縣嘉定編戶七百餘里素號難治賦稅歲供京師數萬石滑舟以問右輪送里書黃緣作奸致富者幸免貧者應役輸納弗及稱貸於人歸則倍息以償民患滋甚公定納戶必考驗丁業以盈縮多寡爲準稱貸倍息之患遂止旱潦率條屬

禱祈雨晴輒應邑地卑濕公于儒學建尊經閣五楹貯書籍濱海地多產鰕蜞狀如小蟹橫行咂膠間動億萬計爲苗害不減蝗災公爲文躬祭海神害隨息海岸歲久傾壞颶風大作水涌出浸漂人畜禾稼蕩無子遺公築堤接上海崑山二縣之界南北萬二千人能抑奔競及稱公在吏部不附阿攏勢市恩賣法以自樹立於是見之既至兗州革更弊恤民隱一郡大治丁外艱服闋改知廣平府甲寅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時姦黨悉去公道復明朝議薦公爲太常寺卿又薦爲應天府尹又薦爲太僕寺卿雖未即用而與論翕然皆歸于公大用有日矣丁巳丁內艱買田園爲休老之計既免喪不起相厚者強公行至京忽感

恨而莫敢如何有發其事於公者公嘆曰巨壑來除嘉禾必傷遂擒獲款服斃于獄甲午陞吏部文選司主事壬寅陞本司員外郎乙巳陞考功司郎中丁未調文選司郎中公自念居銓衡要地凡十四年思欲退避會太僕少卿缺公應薦出明年戊申改元弘治吏部尚書王公恕薦王公撫延綏　上命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璽書往先是大理寺丞缺執政欲私所厚王公薦戶科都給事中陳壽執政嗾言者論壽不諳刑名且戶科陞大理寺非故事王公因上章辯論不聽竟改壽官至是延綏巡撫缺執政復欲私某官王公執益堅公在吏部時執政有所託皆弗從見公應延綏之薦兩憾之遂嗾言者論公不協人望出知兗州府王公三上章辯論欲復公官且自乞退休公亦辭職雖竟不從而朝野傳播皆稱王公果爲正人能抑奔競及稱公在吏部不附阿攏勢市恩賣法以自樹立於是見之既至兗州革更弊恤民隱一郡大治丁外艱服闋改知廣平府甲寅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時姦黨悉去公道復明朝議薦公爲太常寺卿又薦爲應天府尹又薦爲太僕寺卿雖未即用而與論翕然皆歸于公大用有日矣丁巳丁內艱買田園爲休老之計既免喪不起相厚者強公行至京忽感

疾大作遂卒時弘治甲申正月十日也距其生正統
壬戌九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九　上聞訃遣官諭祭
于其家嗟乎公雖未獲大用而循義守正挺然爲君
子人不愧於鄉里不愧于子孫不愧于後世所得爲
孰多哉是公見賤于一二人而稱譽于千百人紐於
一時而伸于天下後世固世道之幸士風之幸而公
之身亦未爲不幸也夫

南京太僕寺少卿王先生韋傳　顧璘

先生姓王氏名韋字欽佩上世自睢徙江浦再徙金
陵遂爲南京人父徽強直有大節成化間爲給事中
劾大權貴忤旨謫普安州判弘治初三原王公爲吏
部起爲陝西參議不能媚事巡按御史遂乞致仕先
生負異稟登閑家訓德器風成不爲不義不交非人
自諸生時屹然有公輔望甫田林公俊海陵儲公巏
並引爲忘年友又與陳沂顧璘友善切磨爲古文辭
獨愛唐風意興蕭遠士林往往傳其警語舉進士選
充庶吉士以才第當授翰苑餉忝識公年高請南便

養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南曹雜務簡考課百司
功行及五年考察之典力持公論不少假借並見嚴
憚從弟由國學生試政欲言文選求開曹乃正色曰
安有身在銓司爲兄弟擇便利乎南曹且然使居北
當何如矣竟不言後居憂服滿改除南京兵部車駕
司主事所攝有快船主薦方物領以中貴故擢卒之
長率被誅索破蕩無所排抹先生厚其資給損其班
列嚴其節制害遂減半陞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政
與國學根緊舊格以諸生士流一切姑息其一二事
目尤傷禮敎先生曰政尚法不尚情苟以情遷何所

不至叙民以刑馭士以禮禮有不協於士何觀于是
釐正條布雖羣議喧閙終不少動擢河南按察副使
督學政繩以禮法殺以恩義士咸歸心以吳太夫人
老不克就養遂乞致仕徑隨擢南京太僕寺少卿卒
於家先生洗馬有略論天下事首尾緩急如指掌上
稽古量今不失尺寸嘗言治亂有本今不異於古得
失有命人不能要諸天凡百舉措必準理法不以禍
福爲忻戚不以毀譽爲張弛故賢者愛而不肖者惡
性純孝其奉參議公體恭氣和養志慮備故參議公
清不知乏老不知衰吳太夫人性多恐左右就養未

慮徒歸　非大
嘗有大聲劇動其喪之也適病在林哭必慟絕水漿
不御者數日遂毀損至稿以沒四方聞而哀之子逢
元亦有時名先生嘗曰生兒貴佳不必仕宦故逢元
精究文秩不能應科目
顧璘氏曰吾登都城望鍾印諸山鬱鬱葱葱與雲霧
以流澤采何其雄哉是宜生人之多賢也若王氏父
子文行卓卓燦然麟鳳遊諸郊藪豈徒然乎乃卒不
獲大施海内殊可怪咤及觀大江洶湧日夜浅尾閭
不息又慄然憾矣如近時李按察熙景中允暘皆器
中珊璉而卒喪文學金子琮謝子承舉又皆有文

南京太僕寺少卿劉公穆基表　胡直

公上世出永新劉楚公沆五世徙茶陵石陂又幾世徙中谿後割祔鄒縣遂稱爲鄒縣人傳至諱崇者以禮經領貢授縣令不赴則公曾祖也崇生瀕瀕生一峯翁泰一峯翁以貢丞嘉善服除補合浦取孟氏毋有淑行先是一峯翁夢鹿鳴于堂已而公生警敏殊羣兒稍長習春秋壽改讀易邑令試之屬對含譏嫚公對亦諷令令大驚改容器之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者至試輒高等癸卯舉鄉書時衡守德清蔡公有文名獨俾公而公名益著丙辰第進士當此

時四方赴公車者類多名士公既喜交遊而四方士亦多傾服公于是始折節叩聖賢之學從太僕何公游退而究異同于友人羅惟德鄒敬甫耿在倫僖子三四子而識者已覘公幹濟才乃除公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車駕中時大司馬始未相知已而熟公行事乃獨才公公嘗忿徼羣檄行江西湖廣間抵吉州謁羅文恭公北面而稟學焉曰志也又之安成謁鄒文莊公參訂舉旨奘後漸發　公曰道在是矣往復書問具見文恭集中公官留都幾四禩最莫逆連江吳公假則偕之燕機牛首間吟嘯若遺世然秩滿蒙恩贈封父毋如其官尋擢廣東僉事備兵南韶時南韶獞賊負固恣睢民貿不兵許自新各獞竝始愕貽胎徽相感泣羅拜聽公約束不復亂山寇馬五陳倫盧本清等剽掠爲患衆頗戮之公悉以計擒不戰而服迄無蹀血兩廣總督南贛軍門兩吳公偕繡衣使者咸偉公代疏諸朝就陟南韶兵備副使仍理道格公感奮曰諸寇幸夷獨黠賊官祖政者智勇雙絕爲狡寇雄長不殄戰之是

翊於諸寇爲暴者也乃陽爲不問狀以懈其防密令祖政妻舅何某者圖之故泄其事於祖政馬夫卩於是二賊生猜互相格殺部落攻者幾六百人公曰事可舉矣乃上書督府題請大征分兵六哨夾進督翁源哨追殺祖政于黃峒俘獲被虜男婦幾千數餘黨撫化不爲窮治墾黎讙呼震地至今翁源與黃峒各肖公像樹祠祀焉又以英德逼各賊巢相地增築外城薾爲巨障韶郡故有明經書院公爲葺修羣諸生督之課延宿學者一二導以正學朘夕樂育雖兵旅劻勷中意藹如也公體如癯以是積勞感疾遂怒然

有歸志聞之兩臺兩臺與士民固留不可得乃爲代
請得旨暫還調理疾痊舉用尋以前功蒙欽賚者凡
二公既歸勅家事勿關白棲跡祝融天臺間復搆精
舍于鴈峰之麓鑿石爲洞嘗嘿坐其中中丞汝泉趙
公問俗湖南造訪題曰龍鴈書屋公因稱龍鴈山樵
嘗偕友人遊太和山從止一僧過意含庵輒徘徊咏
歌以寄獨往之意相繼撫楚者疏薦靡不首公隆慶
辛未省臺大臣以下應詔咸交口推公於是起補廣
西副使分巡桂林道公聞報愀然曰吾病骨豈堪驅
策擬乞罷而當事者力止之公不得已戒行會予亦

起獻畝從楚皇擢廣西藩參益與公同年同門又同
治一道喜不自勝時古田甫平尤艱善後撫臺殷公
獨信伏公凡一經公畫者輒抵掌稱善亟行恐後予
亦感公相得咸不忍喪其民也相與撰粵憫俗諭以
開其迷謬正其瀆亂獞民至今謳焉西粵靖江王府
故貪殘自矢勢不能制諸宗室諸宗室中多驁悍好
圖奪齊民挾持有司甚則趨入縣廨鎖吏莫敢訶又
嘗手劍逐方面官走署邸以是益得氣不可熬何予
至會一宗室殯二屍當分司孔道予入司念紆徑非
體而以謀諸公公乃創殯室郭外遣兵卒移其殯殯

馬已而公與予出則宗室子婦咸舉號且譁且詈時
予已追擒其姻戚撥置者施之桁楊而舉號者靦之
始戢退不敢復譁自是凡宗室暴民者各司輒罪因
戚而西粤強宗埽迹矣兩臺聞之喜曰三君治強宗
勝治獞矣時府江分憲員缺公兼署其事公以府江
爲兩廣襟喉而各獞憑險出沒戕殺官吏刼掠民商
有年矣若不請兵大加剿戮則兩廣校塞禍亂無已
寧徇古田哉議上三院是之合疏題請大征會東廣
缺海道副使吏部雜其代遂就近以公調補職與友
市凡南夷賈舶極天下之珍奇萃焉前者雖名人猶

有點公立法既簡又請同藩司官共閱而夷人莫不
忻其便服其公焉　天子篤念粵邊臣加恩賜一峯倉
如其官每爲太恭人尋陞公參政仍兼憲秩理海務
公益殫心刻期清海氛巨寇林道乾朱良寶依據島
嶼跳梁勢益熾而殷公時爲督府公則時爲殷公
畫策以是朱良寶就擒而林道乾遯海外餘黨解散
他如增戰艦勿縣治設參將諸所條畫殷公悉采納
題請施行且寓書政府屬公爲已代又以廣西府江
征剿捷聞而撫臣郭公疏曰原任分巡桂林副使劉

國子監
祭酒
宋訥 胡儼
李時勉 王恂
陳詢 劉益
陳鎰 謝鐸
魯鐸 王激
林文俊
司業
孫作 王嘉會
劉嶽 吳源
張智 吳溥
晁瑮 沈淵
監丞
張顯 梁里許
林大猷 趙傚
博士
錢宰 石光霽
王紳 羅師程

孫貞
徐昌國
助教
貝瓊
金鑑
司馬珍
薛俊
學正
蘇伯衡
學錄
蕭執
典簿
蕭邦現
趙魯
王復原
聶鉉
器之中
羅用俊
目錄終

金陵黃應登　仝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刻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三

國子監祭酒宋公訥傳　　黃　佐

公訥字仲敏大名滑縣人父崇孫元陝西行臺侍御史贈參知政事追封魏郡公謚忠肅訥為名家子雅性持重不妄言笑讀書記問該博登元至正癸卯進士第筮仕鹽山縣尹遭世亂隱居求志入國朝文名益昌于時洪武二年春正月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纂修禮樂訥與焉事竣不仕而歸五年秋過元故宮感黍離之悲賦詩以寓黍離之感誦詩者知其明於春秋褒予克之辨也十三年四輔官杜敬薦訥才堪任

用勅符召至京師　上與訥語大說之授國子助教頒經叙難擊節廊塞學者如客得歸十五年五月同脩律令訥備應制撰諸勅文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超拜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尋　命撰國子監碑文又復稱旨賞賚衣帽文綺及鈔已而召其子安賜鈔十錠七月　上視尚書至敬授人時謂訥曰敬天之事後世中王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從自謂崇高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寖薄由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

喪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後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尋有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乃欲朕一人理之乎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誠如　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人主豈能周知必賴群臣薦舉得賢與否繫夫舉之者何如爾　上曰然小人所舉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十一月改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　上親製詰詞曰朕觀古今賢能者過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蓋時運不齊而道同也爾其寒附火火燎脇下衣至膚不介而壯衰相臨故也然昔望於磻溪猶有非熊之兆而興尚八百爾訥年雖高邁宜往欽哉訥感知遇每有所補拾日見規信嘗寒附火火燎脇下衣至膚始覺　上聞之製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豈爾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為政致神怒若此邪訥頓首慙謝時太學初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適選愞者掌之師生相訐教尼不行十六年訥轉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請干　上嚴立學規諸生皆知敬畏　上由是特厚眷之慮功臣子弟有不服朴罰者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監事由是貴胄肅然受教一日訥有疾　上遣中使致諭有曰卿秉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泰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恒謂訥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　上命繪其像肖焉喜溢　天表然終老之以其子麟主望江簿特　勑召之還俾便侍養其彼愚傻渥類此十八年二月父甫求直言訥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為患還圍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傾運艱難士馬疲勞　陛下欲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終匈奴歸十餘萬騎而南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都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　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其智謀勇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遂令邊軍皆屯田且耕且

守著爲令乙丑戊辰兩科　上策進士魁選恒在太
學得士大率三天下之二大破窾竹學錄金文徵畏
其教範嚴厲猋吏部尚書余煬移文以年老致仕比
詔陛辭　上訊知其故以燉敝贈權倂文徵等皆
詠之賜諭慰詔居位如故二十二年五月建歷代帝
王廟及廣惠諸祠落成例使翰林詣歷記其事　上
以詔文體莊重乃特命詔撰之詔屢常寢食恒在箱
房未始一日宿于家二十三年春正月詔有疾　上
遣尚醫來治二月乙未卿疾革子麟等托諸監官懇
請歸家詔屬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

北後此　卷之七十三
在兩祭奢戒中丁酉祭畢乃就昇歸一不口及家事
薄暮甫抵家卒年八十　上自製文遣官致祭給臨
葬祝時　上再遣祭舟車之費　出于官故事文臣
四品卿和貴者蓋異數也長子麟擢進士第拜監察
御史出王望江簿次復祖鄉邑訓導其後歲辛未太
學生有連舉太甿者　上思訓曰此宋祭酒訓迪之
功也凡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訓門　上每舉訓爲
教國子者楷法復祖服闋　上召爲國子司業進而
諭之曰若尚思繼武若翁也其始終眷注自開　國
以來文臣罕有其比人以訓素履純恪所致云訓家

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傳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縣人大資類悟自幼好學博覽群籍於凡天文地理律歷醫卜之術靡不通究由舉人歷蓁亭長垣教諭上疏乞就近卷靚改教饒之餘于洪武己卯以薦授桐城縣知縣永樂初用翰林學士解縉薦召試之　太宗悅其文遷翰林檢討尋陞侍讀直內閣甲申陞左諭德仍兼侍讀未幾陞國子祭酒庚寅　車駕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洪熙改元春以疾辭加授太子宮客致仕宣德初召至京欲留用之儼

復以疾辭歸居家以師道自重方岳重臣率多出其門見者必執子弟禮正統八年八月卒臥聞遣官諭祭安葬儼持身以正教人有法為師有恩義立朝有稱益初為湖廣考官得楊溥卷大異之曰此經濟之文也特錄三場於眾作之前批云若得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之阿曲後溥果大用人以為知人有文集傳于世

祭酒李忠文時勉公傳

李忠文公時勉名懋以字行其先金陵人徙吉安為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三甲賜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十五事有旨允十四事施行之是冬復疏忤　旨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洪熙改元復上二疏言人所不敢言其一乞留中疏入召問公對不屈命金瓜士撲之凡十七瓜而肋斷者三時恍惚中見有朱衣神人庇之曳出下獄神色自如先是折脇內向不相著及用挺紐斷忤忽自接宣德初復其官尋陞侍讀學士一日召同諸大臣游內苑　上撒金錢衆爭

取公獨正色立正統六年公為國子祭酒初公異陳敬宗在翰林袁忠徹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公貌稍寢闖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應聖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殯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為贍給督諸生讀書興寢有常終夜二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以察動情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執儒禮不附己傾構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

致仕去諸生涕泣走送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既歸貧不能給又明年開北狩北面頓首究物上疏言選將練兵奬忠飾正名分三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忠文邵榮滔守益祠記謂長爲責難於漢庭廣平正色於思協元宗遺愛於大學疏氏辭榮於少傅萃公一身云

李時勉爲祭酒趙琬爲司業李先生發政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至今坐堂一月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號入號堂讀書俱朔望升堂其於四號號房內喚起讀書或自潛行

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號房內暗記明示責罰自是燈光達以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明示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競相勸勉先生多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召予同鄉二三人侍坐談講先生端坐儼然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簡而確婉而有味聽者忘倦至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曰三更是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不可過此時過此則次早無精神其愛人多類此勑教李洪嘗謂予言前歲學內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徑至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紲台臨師生來觀者皆驚愕失色獨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添畀乃行已而命柳寔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柳事乃釋因相與嘆息其事謂先生平昔涉歷艱險操存有素故禍亂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僻陋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德學感人之深何以致此是年夏先生引年致仕及秋而行諸生用旗帳鼓樂群送出崇文門至

城東南乃別有百餘人同予送至通州候先生舟發然後歸無不泣下者是舉前此所未有是足以驗先生得人之深也

學正魏齡湖州人初至嘗侍古應先生言曰昨聽選部中見群衆相語但問其處地方好其處有出產不聞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爲言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甚喜間謂予曰新學正有識能言諸人所不能言也因誦其語曰魏後復姓李守官清白獨不受諸生贄禮果不負先生知待之意

王恂字用誠公安人初名振字伯宣以與中官同改名恂宣德癸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正統四年授檢討預修宣廟實錄轉修撰正統己巳遷大理寺丞巡撫貴州克舉遵務厭窮掩骼民夷懷畏景泰二年召改爲右春坊右庶子管司業事誘迪諸生循循勿倦四年陞祭酒初楊文定公柄國恂從之游謹厚不譁溥稱之曰吾鄉後進若恂者其文行忠信士乎卒年五十九遣官致祭給舟歸其喪所著有滅齋集

陳詢字汝同早失怙事母以孝聞登永樂戊戌進士累官翰林侍讀學士出知安陸州景泰初　召復故官陞大理少卿巡撫北直隸改太常少卿兼學士終國子祭酒致仕卒年六十六詢性啣直寡言笑平居儼然飲酒能多而不亂在官處僚友和而不同人不敢干以私秉道嫉邪嘗出天授正統中中官王振怙寵公卿皆下之劉忠愍李文毅忤之皆得奇禍詢絕不與通振銜之故有安陸之謫方是時詢直聲動天下人皆爲危之而詢怡然不以爲意也編修梁諤病

語家人曰朋游中惟陳同年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子女可託也詢聞而諾焉及諤卒爲經紀其家事無不曲盡至冒謗毀而爲之不卹嫁其女得松人黃瑜後參福建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其篤于友誼如此爲文章清勁有氣骨類其爲人主考兩畿判國子奬拔士類甚衆君嚴銓丘濬楊繼宗彭韶施槃輩後皆爲名臣

國子監祭酒劉益傳

國子監祭酒劉益字崇益江西吉水縣人宣德癸丑進士歷兵刑二科給事中正統己巳陞湖廣左參議天順己卯入爲國子祭酒舊制國監錢穀不鉤考爲養賢也其後廢會饌而胥吏等物俱折以錢鈔然不時給諸生多爲他用至益爲監必問禹錫所計戶部尚書年富以聞命官覈實途下典簿徐敬選禹錫獄詞連益併鞫之敬誦成益以事由家僮得末減復職然國學錢穀鉤考自茲始夫益寬厚坦衷不爲城府所至政無顯迹及主教國學惟按資序授歷無所建

明故事祭酒有缺多用翰林宿望益與大學士李賢同年進士徒以其外貌用之文學弗克其位士論不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鑑墓誌銘　吳寬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那公爲禮部侍郎而以翰林侍講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僚屬生徒皆自以爲得人公爲人師莊重簡默於教條重改更特持成規御人嚴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瑣問出入曰吾職不在是也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爲飲食費然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爲公錢用之蓋吏教祭酒皆然至那公繼之願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去或欲誣其以公錢入己者且及公罣之殊不以爲

意事遂　上聞詔大臣雜治那公對簿力辨公歎曰吾官至國子監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掉口舌乎不吐一詞竟服時適有從中醞釀之者獄詞上備肯生除名於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爲公訴誣枉不報士論冤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大臣去之如反覆手又爲國體惜之也公既免官家居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幸而疾作矣遂以七年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公諱鑑字之周莊冒氏陳大父諱某父諱潤瞻翰林編修公生

方幼稚編修君謫戍蓋州道京師遘公故人范叔穟家稍長去從王太卿一居爲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有高資竊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爲文章輒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夜誦習卒棄其學而歸於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中順天府鄉試第二人明年禮部中乙榜不就入國子爲李忠文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尚之十三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擢第一甲第二人校翰林編修景泰元年代祀北鎮醫巫閭山還克經筵講官七年遷修撰　英宗復位奉使朝鮮天順四年同考試禮部明

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尋選克　東宮講官六年主順天府鄉試丁母太孺人沈氏憂服除還侍讀修　英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府鄉試明年教庶吉士翰林未幾國子之命下矣公爲人容貌岸然望之若不可親及就而聆其言論藹如也人有善喜爲之稱道其不善者亦疾之如仇故卒以此得禍少罹患難家室蕩然能以孱弱自樹立及登第得官而編修君沒戍所久矣間因東使代祀便道面其父骨歸而逆母太孺人養之於官既而得旨賜歸葬其父于鄉母子同入里門卒完其家室而加光大之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事贈禮
部尚書謚文肅謝公鐸神道碑　李東陽
公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台之太平人少爲縣學生
天順己卯舉鄉薦第二甲申登進士第入翰林爲庶
吉士乙酉授編修成化丁亥預修　英廟實錄成陞
從六品俸乙未秩滿遷侍講仍加從五品俸戊戌以
家艱去既免喪謝病居數年弘治初臺諫部屬言事
者交薦之會以修憲廟實錄徵乃起供職庚戌擢南
京國子監祭酒辛亥致仕歸薦者以十數特擢禮部
右侍郎管國子祭酒事命吏部遣使即其家起之公

再辭不得道得疾徑歸復請而敦迫日益急乃行至
京辭所加職以本官治事亦不許居二年辭至再癸
亥修歷代通鑑纂要　命爲潤色官踰又五六上後
乞歸養疾乃許命給驛以行令有司候病愈聞奏正
德戊辰吏部例上其名會權奄用事恐其復起途仍
致仕庚午正月二十四日終於正寢蓋公出處履歷
之槩如此可謂得其正矣公爲編修時嘗奉
勑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
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講學以史冊質經傳窮理義
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爲侍講撰經筵講章必盡

所欲言者在南監動以身教每嚴約束於諸生班見
禮捐皂役錢籍贖夫錢于官購東西二書樓以庋鏤
板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若擇師
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論列尤多在北監
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南門衝而多狹斜以爲姦慢
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
直皆出夫皂顧役餘悉籍爲公用諸生貧困者亦有
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又別祀叔梁紇曾
哲顏路孔鯉配之以全倫義而議黜吳氏者尤切皆
不果行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

人之意雖尊官要地忌者不能無而輿論所歸若出
一口其辭則相率請留其去則爭爲論薦如輸粟納
馬諸途素爲所抑者亦連名薦之前後所上辭疏朝
廷每優詔慰答至停祿以俟命僅予告歸既其沒也
特贈爲禮部尚書謚文肅遣官諭祭令有司治葬事
終始極備皆平生意望所不及公道之在天下固不
可泯哉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
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遠養後輩無意仕進少從從父
寶慶知府世修學師事終身及玉城山人世懋早卒
並集其詩刻之其父贈禮部侍郎世衍嘗出祭田三

十祕公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諸弟及供家塾閭以葬族之貧者又買田以益祭田姪教亦如之又修宗譜構墓廬爲合族計其高祖考子温良遵行久弗白至公始表著之祖母趙氏以節死後公以侍郎考績請賜所得封誥移爲旌典詔特表爲貞節之門仍予誥命以至鄉郡諸先正遺文善行皆輯錄以傳與南京工部侍郎黃公世顯爲知己始終不負婦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常第蔬食隨飲而已爲詩精錬不苟力追古作當所得意宛忘寢食文尚理致謹體裁考訂詳贍多前人所

未及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錄錄伊洛遺音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及詩集論諫錄暨忱稿及緗餘誠歸夷雜詠總山集祭禮儀注若干卷當直經筵撰講章必盡所欲言者嘗發明誠之者人之道謂務虛名而不求實用如漢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内多慚德便是不誠又如梁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盧杞不能明於治道之邪正人才之賢否是不能擇善也唐玄宗初年勵精

憤志平僭亂後乃好神僊迎佛骨有始無終是不能固執也時　純皇帝頗有偏好鐸以此諷然　上不以爲忤也公見北虜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其畧曰河曲近失聲援虜人潛伏遂爲窟穴夫大河爲關陝之限關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黃甫川西至榆林抵寧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萬三千有奇卒分力弱勢難捍禦是以往歲寇掠如入無人之境　朝廷久爲樓桑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　國初東勝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謚文恪魯公鐸傳

黃　佐

魯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弱冠遊邑庠提學副使薛
綱愛其文由是知名全楚成化丙午領鄉薦高等家
在東岡嘗賦詩以見志古樹岡頭屋數椽主人家世
只廢編往臨江漢東南會望到雲龍五百年七澤鳶
魚皆理道九州兄弟或頗連西周老鳳將雛起幾見
梧桐日影圓弘治壬戌舉禮部第一擢進士高第改
翰林庶吉士少師李文正公東陽雅重之授編修預
修　孝宗實錄　武宗即
位錄

一品服以行比至宣布威德正其儀禮諸所儀遺悉
郤之交人稱歎還國子司業進南京祭酒尋改北京
鐸屢歷成均其教主于理道不事章句南北士多所
造就尤持清操瀹宿弊縉紳欽仰之屢謝病歸至是
復得告還闔園亭蒔花木屏跡深居爲投老計嘉靖
初刑部尚書林俊上書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鐸性
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
懦方今鑾華庶弊正有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魯
鐸與謝鐸人品爲類謝鐸以祭酒養痾　孝宗用吏
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

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　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
則今日之頌美　陛下將亦同　孝宗矣一時撫按
之臣暨兩都臺諫交疏論薦先後以十數皆謂德器
溫粹問學淵源植德易簡宅心庶直莊重渾厚之文
可以華王言淳懿端恪之行可以式鄉俗於是推卿
在者五皆莫之應年六十有七卒撫按諸臣以卿典
請詔諭祭一壇賜謚文恪仍令有司營葬鐸性恬退
器量深閎文章節槩見推天下家居以身率物嘗作
俗言以勸鄉人有巨盜起掠民牛馬或紿爲鐸物必
釋之其感化如此著有蓮北使交東西廂已有圖譜
原復集　卷之七十三　二二
深若干卷藏于家

中憲大夫國子監祭酒鶴山王公激墓誌銘

羅洪光

鶴山王先生舉嘉靖癸未進士之明年出知吉水吉水劇邑也精于吏者咸病其冗乃先生臨之殊不經意日出公庭數刻發遣公移了爭訟幾事已復操筆爲文辭亦數刻立就忘其身之在公庭也暇日與諸生雠校經義或對客談古今詩律得失何在雜以謔笑聽者忘疲其說經義不甚規規求合時調即在公庭亦不喜爲時調東縛而其謔笑嘗以取客上官與諸敗官行事爲譬若將諭已意者訟至多引古人爲

讓事俾自悔改更不禁繫以賦役留者言語歐歐如其家人父子飾縮簡濶惟所欲便不令迫苦人亦踴躍趨事實恐後期邑中人人稱其易與久之跡境內人人稱莫逆間因徐曰仁朱守中問學於陽明王公徐金五君皆浙之諸君子也先生平生磊磊若此然僅自勿于下邑方躋顯位未獲盡其所長溘然遽至淪沒豈不惜哉議者以先生之才即無親援固當得顯位即有親援得顯位忌者必不敢相讒即相讒未有能

謄黃未幾改國子祭酒兼經筵講官爲吏部進退黜陟人才務當情實尤能采按幽滯直已無所他徇在國子歲餘振勵有方然其私心既不欲以身爲人口實而被退抑與忘其進者寫揣知之往往構讒相軋遂決意棄去蓋屢疏始得歸既歸連遭內外艱心不勝痛遂以疾終其歸之年僅六十也先生長身玉立風致魁岸負氣不肯下人不獨自視甚高望之者如塵外孤鶴不易篤繹久而窺其胸次率目眥讓其少時抱異質書過目輒成誦旁通諸經弱冠以春秋魁兩浙而舉進士則以毛詩居常有意辭藻酬唱

釋氏語稍長才名遂出傾塵行輩大宰喬白巖山人孫太初引爲文字交而於許台仲金汝白應邦升咸稱莫逆間因徐曰仁朱守中問學於陽明王公徐金五君皆浙之諸君子也先生平生磊磊若此然僅自勿于下邑方躋顯位未獲盡其所長溘然遽至淪沒豈不惜哉議者以先生之才即無親援固當得顯位即有親援得顯位忌者必不敢相讒即相讒未有能

自惜其身以屢踬乞退是可多見耶先生名激字子揚世居永嘉之華蓋鄉至先生始徙郡中康樂坊曾祖珙祖封父鉦以先生貴封通政司右通政祭已召主

文忠公之姊與其配邵皆封恭人某爲諸生時先生試經義賞識之又知其所志不苟故每與語心事比登第纔一再見而先生別矣先生既葬未有銘叔懋以書來曰子固知先子者不可辭銘又六年始納銘于墓

侍郎掌國子監事林公文俊傳　柯維騏

林文俊字汝英號方齋世居定庄文俊生而頴異書過目輒成誦弱冠舉正德丁卯鄉試第一辛未登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擢右春坊右贊善歷二京國子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轉南京吏部右侍郎中間預修　武宗實錄兩同考禮闈一主考武舉再充經筵講官　世宗見其玉質矩容音吐中金石貢大用權貴撓翰林異已者補外文俊賴　聖眷以免吏部會推南祭酒凡四上竟及文俊始允先是

敎本監校刊二十一代史未就文俊不數月校定二十史鋟梓以獻其宋史書繁訛多且　朝議謂宜改修故缺云改北祭酒值　乘輿臨幸文俊以尚書議說　世宗甚悅賜衣二襲凡南北六館生罔不肅遵規條雖貴游子不得踰序南一生過盜稽程法當贖金文俊聞其將鬻子惻然爲捐俸吏議卒免贖時有恤教之頒爲吏部方逾歲左脇病疽卒得年僅五十訃聞　世宗軫悼麼一子加贈南京禮部尚書賜葬祭太常初議謚曰良曰恪　御筆特改曰文修異數也文俊涵養完粹誠實不欺待人有恩每爲諫過或非意相干亦無愠色性至孝舜卿即迎養二親二親

先後致于京邸扶櫬歸哀毀踰節念父當日躬耕自給因名所居堂曰力本示子孫勿忘歷官二紀清約如寒士不置腴妾不蓄玩好物所得俸金買田克祀與同祖從子均業其遺與諸子者僅給衣食而已平生慎取予不干人以私有藉人請求書札者徧文俊無有士論翕然故沒無遺貲文章醇雅簡永有方齋存稿若干卷

國子監司業孫作傳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知江陰人自曾祖滄川先生傳至作而學益大門人弟子以清尚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閎博雜之子書中蓋不能辨也至正兵起挈家二吳盡棄他物惟載先世藏書兩舫麓太尉張士誠聞而原致之卒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屈怕自若略不爲動久之衆爲買田築室家於松焉洪武癸丑起纂修日曆授翰林編修官乞外授太平府教授三年遷學官任除國子功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遷成均又明年陞國子司業後終於漢成里所著惟滄螺集版行于時餘見宋太史東家子傳

國子監司業王公嘉會傳　黃佐

王嘉會字原禮浙江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末嶺海擾攘不與人温淳和緩後進樂就講論敬禮之引爲上賓使以文章飾已吏事會詔舉明經嘉會應聘至京　高皇帝命賦詩應制稱旨復試其文賞異之除授翰林院檢討洪武十五年九月陞國子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敦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髮斑白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敬依像

畏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上知其勞眷待殊厚十六年冬以老疾乞歸優詔詢沿十七年七月特賜致仕未啟行嘉會卒于官舍年八十餘　上深嗟悼命禮部移文應天府給舟車遣其喪及發引之日詔命所在官司備禮祭之

國子監司業前禮部侍郎劉崧傳

劉崧字子高吉安泰和人元季嘗領鄉薦遇亂不及會試教授鄉里國朝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至京授兵部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司副使居官以清苦自持坐事輸作京師尋放歸鄉十三年春丞相胡惟庸等誅　上特賜手敕起爲禮部侍郎未幾命署吏部尚書事以疾乞致仕許之已而　上思其老成宿學遣使以國子司業起之一見歡甚涉以鞍馬居位未十日遽得疾猶强坐訓諸生疾革祭酒李敬問所欲言崧曰　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

一語及家事享年六十一　上重惜之親爲文以祭之曰惟爾有學有行發譽儲林朕嘉爾能履當擢用適者遣使在朕心期于成效夫何不數日間三然而逝朕甚性焉已令有司備禮殯殮車歸葬特以牲醴致祭嵩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置產業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時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至五鼓則衣冠起坐待旦值北平兵革之後招徠逋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以存大體左慎威刑之用遇小人

檢狡輒先事防制溫顏異詞而見者凜然及致仕而歸益自謙下問學之功老而瀾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歲歉其姻族之人不能自恭者輒周給之崧敭歷中外未以文學受知於　上其爲文雅粹詩有唐人風韻所著有北平八府志東遊錄嶺南錄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又有歲方集行于世

吳源字性傳莆田縣人曾祖鳳舉慱學多才第宋咸淳元年進士歷官宗學慱士入元故官例逼授府縣之職鳳舉强起知興化縣數月辭歸扁其堂曰修初以見志源早孤自知力學慱禮好義學士大夫皆推重之至正末舉泉州路訓導洪武三年復以明經授興化府教授十三年中書舍人林廷綱薦源德行特詔徵之於是與杜敬龔敬趙民望李佑俱應召至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屢降制諭欲其均調四時繼今各司春夏季上中下旬而源

則司夏季中旬每講明治政必以得賢才敦教化養黎元爲圖治之本甚見嘉納　上間之東苑命五人侍應制聯句七言近體一章　上先倡首句曰龍盤龍虎筆豪英五人者遂繼之曰五色卿雲炫日明臣王氣瑩然垂景象臣源民風樂爾見昇平臣龔敬山河百二金陵最臣民瑩宇宙千秋帝業成臣佑　上復繼之曰暗憶六朝興替事臣杜敬遂足之曰禎祥未盡又加禎詩成上呈　上念其賢復　詔徵赴京授國子監司業未幾卒于官出於吳源家傳參以閩書閩志姪陽侯鄉薦國子博士陽保孫昭成化戊戌進士官終廣西按察副使

論曰高皇投戈講藝徵辟名儒吳公起海徼逢掖爲
四輔官斯亦曩時版築挽輅之遇已余觀東苑賦詩
風溳乎巷阿梧鳳遨風迹其與諸儒登對曰不敢上
負　聖主自棄明時其志尚固有以結　主知矣雖
不登于大用然以鴻漸之翼振羽上林道承際會與
日月並垂不朽豈非千載之一時乎

國子監司業張公智傳　黃佐

張智字玄畧延平順昌人元末父昇元以神童薦補
太學校秘書郎五遷至江西儒學提舉智生而聰敏
讀書過目成誦群兒爲嬉戲之事必正色端謹如老
成人侍父學於南昌長益勵志問學嘗慨然歎曰采
玉必於崑山探珠必於滄海爲學豈可不出戶庭哉
即日挾策入元都交當世名士用薦入國學四方兵
興以才出參閫省機務省臣承制授智同知新喻州
事已而知事勢不可爲浩然退居建陽崇化里
洒掃一室置古今書籍其中窮搜博覽沛然有得未

任而卒少見其效何也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古先聖賢之道以修已教人毋徒尚文藝云智請首行于太學從之智尋奏言歲貢生員舊制中式者送國子監不中者罪有司俾學官僉生員罰爲吏今不中者遣還讀書有司教官罰如故是生員不率教者無所懲也　上題命更定其制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年論如例二年一年者俾休半年一年者俾休三月學官無分文近罰如例生員廩食五年者爲吏不及者遣歸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王申

三月丙子　鑾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智上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今斟酌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在內文武百官即日於公署齊宿素服入臨文華殿給衰麻越三日成服詣奉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奉慰禮其當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絰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樂至服闋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舉哀次日成服行禮停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其內外文武百官行祭禮者自備儀物　上曰朝廷府庫百官俸

吳溥字德潤撫州崇仁人少從渭南令鄧伯黍游伯黍奇之謂其父思清曰此子器宇不凡異日必能大公之門夫弱冠舉孝廉不就洪武丙寅兒縣學生受春秋於前進士李源成文深大兒稱賞家雖貧窘而祁寒盛暑不少廢學同輩侮之恒不與校領庚午鄉薦以疾弗果上春官諸羅思清憂哀毀幷立幾至不起服闋教書以自給永豐羅師程時分教縣學折節與交每稱溥曰篤學古君子也乙亥入爲太學生嘗奉詔宣諭武臣使雲南總兵官賜以文綺不受晏閒獻納錄　卷之七十三　三十六

士伍使福建一無所私人稱其廉介比還太學時太常丞張顯宗攝祭酒事嚴教方正於諸生中獨器重溥爲延譽薦紳間建文庚辰試禮部第一廷對賜進士出身以溥爲冠擢翰林編修永樂初與修　高皇帝實錄書成陞修撰尋纂修永樂大典克副總裁戊子用祭酒胡儼薦陞南京司業爲人清慎嚴重造次必以禮其教學者必使致力本原曰事口耳之學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華其涉猟蹈襲之弊授受終日危坐無怠容學者皆心服之前後監學之師以實心古

道爲教如溥者少矣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監國南京眷遇殊厚欲擢用之竟不果宣德改元廵政使陳璉奉命掌國子監事九月甲午設宴公堂溥從容笑語如平時酒闌忽得風疾舁歸私第以是夕卒享年六十有四臨終無一語及身後事但爲治喪不用浮屠所著述有古崖集溥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若莫之知或念溥久待次不遷勸其少貶以徇俗者答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己哉天下之爲士者皆高之家素貧然篤於義故人有遺孤貧無依

者輒賑給不吝及卒無以爲斂云子與弼以道學聞于時亦古朴有父風天順中以隱士徵授左春坊論德不拜學者稱爲康齋先生

司經局洗馬掌司業事晁公㬎傳

晁璟字君石別號恭峻開州人性至孝少失恃奉繼母以孝聞及長博極載籍工於詞賦高古冲雅出漢唐諸名家右嘉靖辛丑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一時海内俊髦悉推誠焉尋任檢討專　制誥修　會典纂修命定分主會試既選左春坊繼以丈夫疾懇　疏求養得告家居於城隅之西築精舍奉養其間親卒哀毀盡禮服闋陞洗馬兼授國子司業以疾卒於官陞二年郡守鄭旻舉入鄉賢祠

國子監司業澄川沈先生淵墓表　王慎行

先生諱淵字子靜別號澄川濟南新城人也世有隱德爲邑茂族考諱雲鴈不及見先生第後贈翰林檢討適妣周封太孺人生毋黃太孺人皆及先生貴也贈公四子伯源仲潭次乃先生又次季瀾而贈公獨奇先生葬父得高敞地曰必淵也食其報者贈公晚而痺寢家且益落昆弟皆出分先生攻苦績學讀書城南寺舍暮則自携脩火僕被往宿日以爲常既舉進士選爲庶吉士數居高等丁卯授翰林檢討其年入館修國史及掌制誥執事經筵凡此非詞林深資不與以　穆廟登極亟舉大典故亟得焉明年戊辰分校禮闈辛未冊諸侯王報命闕下會　上在東宮出閣以本官兼校書郎入侍萬曆改元用從龍恩進編修其年周太孺人沒乙亥起復故職分校起居進爲經筵講官端慎有儀開陳剴切諸公數目儒之明年擢國子司業　上幸太學先生進講尚書賜白金文綺宴於闕門時都試届期諸生雲集先生攝大司成矩度甚嚴少所假貸貴遊高第凜凜步趨莫敢閧請國學爲之改觀明年春病病三月餘卒貧無以斂予與司徒同邑王公醵諸里大夫宮保張公醵諸同

門友共歸先生之喪而荆孺人上書請卹　上念舊
勞詔守臣臨祭如法先生爲人壯梧豪邁儀觀儼然
平生伉直不阿毋論權人必以正對意所不可狀貌
見辭色而誠直無他腸不善記人過一語合意輒出
肺肝即或謗之亦洩然不爲意也博極群書文辭高
古尤好爲歌詩體骨遒勁與李臨淮康裕卿結社倡
酬浮白大噱嘗竟日夜爲歌諸長安遊客爭誦流太
史倜儻家也吾觀先生學術操行實有其文在漢宋
諸儒中樸直似夏侯太傅勝篤學似石有道介於齊
魯家法稱傳聞篤行不虛矣假令遭會風雲致身密

而成法益修時尤監初建惟司業貝泰署印教尼不
行戊戌朝議以勳素諳典章乃奏改北詔報可遂蕘
程以往倦倦經理學舍勸懲淑慝百廢畢興稗輔泰
所不逮泰舊嘗爲南監助教勳隆意下之且與六堂
師儒協恭和衷嚴申學規激勵後進於是諸生數千
人肅然敬服莫不以顯爲能盡職癸卯五月卒于官
年六十兩京人士多追思其公正無不盡傷大學士
楊士奇輩相與作詩哭之顯嘗自以行已直別號憲

國子監丞張顯傳
張顯字緝熙江西奉新人自幼岐疑不群性識頴敏
從教諭張克靜受尚書得其指歸才畧日振洪武中
被薦除縣學訓導詔選于京師適有詔選儒卷教武
臣子弟吏部乃舉顯等十人應命未幾權靖江王府
教授尋以外艱去職成壬午內難平復起入中秋與
修　高皇帝實錄永樂初書成有白金文綺之賜授
國子學正丙戌三月朔　上幸太學舍菜禮成御經
筵命講宴資師儒顯亦獲與焉辛卯秋滿陞國子監
丞涖事公勤六館肅然敬重之乃條陳百務凡盡物情

梁監丞里許墓志銘　楊士奇

永樂十一年六月一日國子丞梁里許以仁卒仲子澤將奉其柩歸葬欽州以國子博士鄒幼亨所狀來乞銘以仁常典教吾郡又聞澤致孝於親憔悴也不忍辭按梁欽著姓以仁自幼脆頴好學稍長選爲州學生洪武庚午舉鄉貢明年會試下第充太學生有聲部選太學生教郡縣學以仁在選中授吉安府教授後丁外艱起服改國子學正秩陞監丞仍祭酒被召在翰林司業闕以仁授命署監事永樂十年也以仁自爲校官日篤出所蘊爲諸生講說殷即自學不懈

在吉安訓導諸子方先生以仁鄉試時座主也雖同官然執弟子禮甚恭私會必侍坐請益必避席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後世學者不在於爲已沽一命志滿氣盈豈復有意自進而求能致禮於所當下者加諸也於是以仁有不同於流俗者焉性質直喜臧與物無競不察察爲明然嗜酒坐是致疾卒時年四十有五

翰林院檢討掌監丞事林公大猷傳

林大猷字子道仕畝曾孫舉鄉薦授新建教諭勤於啟迪遷國子學錄嗣洛晉魯之士執經從游無慮數百人齋舍至不能容輪番聽講又約日通集太學諸生聽講謂之普講祭酒耿公裕待以賓禮進監丞晝則宿弊講學益勤弗替諸生貧者授衣病者給藥死則躬詣哭殮之或屬其鄉人扶喪歸或捐俸爲買地京師以葬久而力弗能給又以疏告于好義君子俾出貲助焉滿九載陞翰林檢討仍掌監丞事以疾卒于官

大猷志行端謹學問該博談論懇惻樂與後進卒之日六館諸生咸哀悼之子斐有雋才第弘治庚戌進士終户部員外郎

國子監博士趙俶傳　黃佐

趙俶字本初紹興山陰人博通經史爲文道健名重當時尤明於毛詩洪武六年春被薦至京　高皇帝召與講論經史俶援據傳說貫穿古今每奏對　上輒稱善除國子博士既教胄子隨加郤應莫不樂得經師　上一日御奉天殿俶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論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次以儀秦縱橫語示諸生也俶頓首謝蹟而告誡士子屏去戰國策諸書勿讀自是博經者文日益醇明年　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三十五人命俶領而顧教之且令修詞以潤司馬遷

班固唐韓愈宋歐陽修蘇軾爲法尋於諸生中擢李揚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多至大用俶自專師席旦夕誨廸不倦士多成業丙辰十一月乙未陳情乞骸骨丙申　上御奉天門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奏曰博士趙俶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爲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寖衰精神不完願陛下放歸山中以盡其餘齡　上可其奏加俶官爲翰林院待制勅吏部給以誥命致仕戊戌俶詣闕謝上召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　上曰向爲

國子監博士錢宰傳　黄佐

錢宰字子予紹興會稽人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博學能文洪武二年以儒士舉爲國子助教時郡邑弟子員貢入太學者設爲教餘限以歲月責其功教助教與博士程其課業而升黜之既升舍乃得選叅仕籍然士方畏懼爲法所縛備備莫有樂學者宰爲人莊重和易諸生每一就之輒戀戀不能舍以是爲時明師十年三月巳卯以年老陳情乞休　上許之勑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　勑曰朕昔戡定四方即開學校延師儒俾助賢之子弟凡民之俊秀莫不從

學教之以經史六藝明體適用布列中外以共保太平於無窮國子學助教錢宰學問老成訓導有方在學數年綽有成效朕方嘉諸生有所矜式而年尚七十恩許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爵尚師表一鄉訓誘後進以裨治政庶幾不愧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宰既歸精力猶壯宣　上德意有從之游者輒開迪不倦遠近宗之二十七年四月　上觀十九首且令補其未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國子監博士石光霽傳　黃佐

石光霽字仲濂揚之泰州人少穎異讀書五行俱下元末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留滯江淮光霽從之游以寧博學善屬詞志長於春秋嘗與大梁張氏訂定春秋經說而序之其畧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嘗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嘗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說經顧任傳以疑經噫其亦惑矣故以寧誠經通融三

傳無用啖趙光霽諦聽講解至忘寢食嘗書其後以寧見而大嗟賞之洪武十三年光霽以明經舉爲國子學正自常教外四方畢士多從之游戶外屨恒滿十七年陞受春秋博士作春秋鈎玄二十卷以闡明聖經之旨學者競傳習之光霽感以寧授受恩義旦夕不忘時以寧沒已久遺藁散落光霽遍其子往維揚購得其詩百餘篇捐俸梓行之後以寧子炬貢入國學以其文藁示光霽光霽一見悲喜交集復捐俸梓行焉論者謂弟子篤誼如光霽者世所罕見也光霽亦工爲詩每一篇出學者輒詠記若膾炙不厭云

國子監博士義烏王公紳墓表　王汝玉

仲縉諱紳姓王氏其先太原人初遷祖彥超爲周鳳翔節度使始由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人十三世祖固從安定胡先生遊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得官思陽令其後子孫皆業儒躋膴仕詳著王氏家乘考禴字子充以文行重海內與潛溪宋

先生齊名大明初擢儒臺校理歷官起居注出佐南康臨漳二郡後朝廷開館修元史召爲總裁官尋擢翰林待制使雲南伏節死時仲縉甫十三歲聰明過人落筆爲文沛然不可禦稍十伯氏殺事母夫人何

氏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沒仲縉獨綜理生產作業勞憂悴中而傑然負奇志視世務瑣瑣無足動其中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旨博會其言歸曲而暢之觚而引之縱橫磅礴出入上下務探擬其精英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即器之曰吾友王待制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服不逮蜀王尊賢下士聞之馳書幣聘致待以賓禮仲縉痛先待制死節蠻徼遺骸未返丘隴白其情事王悼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奠祭仰天號慟幾絕過者爲之泣下霑襟遠滇陽慟哭記以旨志既還王慰

勞備至二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君無何有以仲縝名
行薦者徵詣天官授國子博士將生方翕然嚮慕而
仲縝不幸卒焉寔洪武庚辰十二月丙午也享年四
十有一仲縝平生無他嗜好惟喜爲文章有繼志齋
集三十卷藏于家昔勝國之季海寓割裂光嶽氣分
不完學者所習疑悉靡極矣待制公以豪傑挺邁之
資力矯時弊追古道而及之但爲雄傑閎大之辭際
皇朝龍興之運仰天下後生脫進有志斯文者顧之
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不知心目開朗也及持節使絕
域慷慨倡義視死如歸途使偏强蠻酋瀕死知中國

威風氣懾之可畏迨王師南征勢若破竹而六詔數
千里咸入版圖公實有功焉會詔天之佑相盛德不
在其身必在其後人仲縝年富力强學篤而行修其
來者殆未艾異日必能繼厥先緒成一家言以翊藻
皇猷鳴國家太平之盛夫何未及中壽而遽奪其生
焉葬之五年王汝玉氏悲待制公不昌其胤仲縝之
不遂其志而表墓曰天之於人賦以才者或不賦之
以壽豈二者不得而兼有耶抑亦抱壯梧之才者能
遍造化之機先事物之兆非特爲人所忌嫉鬼神亦
將忌嫉之耶夫亦天下之事有不期而相值耶若仲
縝之才之壽其必居一於此矣余不得而知也待制
公棄靈在天地間與日月爭光而乃勒斋其報竟何
爲哉竟何爲哉

國子監博士羅師程傳　黃佐

羅師程名恢以字行吉安永豐人六世祖武岡教授開禮宋季勤王死節世以儒業承家師程幼頴敏五歲失恃既中力學居父喪哀毀骨立襄事惟謹事兄如父敬愛篤至鄉里化之洪武癸酉薦授撫州崇仁縣學訓導嚴師弟子禮勤於誘迪凡經造就者悉得爲聞人嘗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子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子者亦四皆見貴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子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遂

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於義未當宜陞配聖王廟疏奏不報其持論正大多類此秩滿膺薦入史館兼校國學經籍兩與纂修　高皇帝實錄永樂初竣事賜白金文綺陞國子學錄師範端嚴前後受業者千餘人二成祖祀太學賜襲衣預筵宴浦考遷博士又六載以年七十陳乞致仕時　車駕巡幸北京　仁廟在東宮監國朝臣封事率未敢請特爲遣使上　聞得旨俞允時論高之司業吳溥嘗遊其門率六館師生數千人祖送之觀者填道時人莫不美其榮師程德性忠厚儀矩

孫貞字宗正南昌豐城人先世有朝于母姚夫李氏者途冒李姓至貞始復焉貞頴異力學爲縣庠生時教諭劉子彥深器重之授以毛詩又從鄉先輩學士朱善進士黃德潤游益有造詣洪武辛未貢充國子中癸酉鄉試甲戌登副榜者百六十餘人部三等銓之貞得教授紹興　高皇帝進諸上等者近陛前諭以教郡之道五命而吏部錄其名以俟擢用貞銳然思副　上旨至官即振教規務行公正有施御史者按郡甚嚴私於給事徐氏子既令兄增廣生又升而廩

膳之貞諍不可御史氣爲沮郡官皆從旁私語使姑許之退可改行勿與面質貞曰君子與人以信焉有今日許之而明日改御史知不可奪遂止其作育諸生旦夕講解不倦一日週捐者言貞將有憂至貞即心動求歸省親行次南昌而父已計聞矣居喪哀毀踰禮服闋調漢陽時科目久乏貞教之尤力後當賓興赴試者十二人惟一人下第及奏教績爲諸郡最府有張通判以庸介衙坐事繫獄都臺獄吏索賄不得多所挫抑事白復官人疑其必易所守而張廉介自若會詔下教授得應賢貞即舉張逾擢按察僉

事張貧甚無所於裝貞即資之行永樂紀元貞秩滿陛國子助教嘗謂學須以靜爲本因立家教以示法於是閩其燕居之所閉諸子其上親授以經諸生效之多成材者時博士黃彥清與貞連居因熟其從子金蘭後彥清以忤黨沒家金蘭爲貢池典史坐累至京失所歸貞館之三年有不足輒周之或傳言將罪彥清鄰佑又謂將罪金蘭宿主貞皆恬不爲動同鄉楊伯震爲長蘆運副得罪自獄中出病疫無復人色舁至貞門欲托寓焉貞拒之曰相染也咬家人固卻之伯震遂露臥祠下貞歸聞之嘆曰人各有命病豈能染耶亟命移入病卒以斂其好義多此類也助教考最轉博士陛從七品祿時太學官屬傑然著賢稱者不過四五人與論推貞爲之冠祭酒胡儼司業吳溥重其文行並遣子受業貞嘗署監事監生在歷有事故不在官者所司移文問狀六館紛然莫知至經旬不得報貞乃作類姓簿各錄姓名籍貫班次欲求其人索姓下即得之監中稱便遂爲定法署事一年最府有張通判以庸介衙坐事繫獄都臺獄吏索賄不得多所挫抑事白復官人疑其必易所守而張廉介自若會詔下教授得應賢貞即舉張逾擢按察僉

入升斗爲已費壽以欽賜銀幣不發封輒還之而報以書曰我俸恒足爾宜自養爾廉勿復致也曰儉曰讓亦爲教厥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曰温有梁梓之托取舟甥邨在恭以足之其後四子皆有成在恭亦第進士爲御史當時稱善教者必曰孫博士孫博士云宣德初奏乞歸省其母時母年八十貞亦近着矣始有退休之志明年還任又明年秩滿詣行在請老不允尋以曰恭官封致仕歸養朝夕娛侍親側不舍非國慶及鄉飲酒足不至縣門諸省聘典鄉試文衡皆辭不赴及丁母憂築館敷山之下鄰子弟

多從之遊後三年曰讓在祁門迎養又二年曰良出守重慶復迎養貞皆樂赴之及歸自重慶嘗謂人曰人生貴考終命耳壽雖期頤而苦疾篤非福也願近時恬如曉夢於我良快正統五年五月果無疾而卒年七十有五貞存心端謹自奉儉約揆事必慮始終故歷官四十餘年夷坦如一初爲國子生時與郡人盧淵同舍及寫武臣誥與主事夏原吉同事教紹興時與郡守李慶相善後淵至侍郎原吉慶至尚書貞未嘗一至其門其自守如此先是卒前數月寄書曰恭言其得病近稍差而四體未寧日恭亦心動懇乞

歸省乃命乞奉　命行至南昌哭貞訃如貞昔哭其親焉人皆異之貞所著有竹齋文集

國子博士王君復原嘗墓表

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字子復洪熙元年九月某日卒於官王氏家泰和之西鄙世業書詩爲儒師自其祖父以上皆不仕父志德積善發悫子復雖少不以孤窘而怠於學晨夕寒暑自策勵稍長聞同郡謝子方先生深於易裹糧從之謝講下生率常百數人輩而馳騖文詞進取之習得其支葉者爲多君用志沈潛必探求本根者僅十數子教輩子復其一也子復是時已日有負笈出圭角謝先生亦奇視之洪武丙子選江西鄉試第七後四年會試禮部選教官第一授

廣東化州學正時嶺以南郡縣學比比之師子復盡心其職化州之學者始有所興起而浸漬及其旁近縣學亦多九載最陞七品俸仍博士職預修五經性理大全諸書書成受賞陽及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詔簡有才識通史學者館閣擬子復未奏而子復得風疾遽不起子復爲人儉約質率無崖岸嗜爲文章在監學十餘年來文者日接踵戶外未嘗有厭倦意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嗚呼王氏於余還往之厚者子復及其弟敬先敬先爲人率直閎爽惇義薄利前三年敬先沒于嶺余與子復追憶之而悲豈謂於今又悲子復也則余之爲此文也友道之感何獨子復哉何獨子復哉

大學士徐昌國墓志銘　王守仁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冥冥百倍而皆老死黃蔵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窶而壞之特速也夫鵬鯤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稿芝榮不踰旬莫草

雖而益繁鴞梟鵬嘆遍天下而鸑鷟鳳之出間世一睹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洗而濁穢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弊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主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留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起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廼曰吾累黙吾昔而游心於玄寒兌欲塞而鑿株是固斯亦去人之蔽蔽於世違矣而子猶余拒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黙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邪抑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若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塵之表乎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乎非乎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奚超無無將奚超奚外

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繼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超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若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前甲吾且爲流逝子其照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冤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佛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揣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

國子監助教貝瓊傳

貝瓊字廷臣嘉興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爲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既成編受賞而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廼作大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　高皇帝不用其說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臨濂者瓊乃作釋奠解解曰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爲聖人也奈何曰庖羲氏闡

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爲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何如曰孔子不得如三皇修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爲先聖以孔子爲先師奚爲不可也曰又各有所當也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釋奠於先聖先師

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變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同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座宋況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

及於三王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裘暑無葛饑無木食渴無谷飲無五教以爲養也疾病相仍無醫藥以濟其夭死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爲道始備此衆人疑其不祀三皇者爲缺典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失與諸子講於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予視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冉有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所謂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爲百王之宗王萬世之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廣世南韓柳諸記可考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尊之爵以文宣王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巍然南面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成舞八佾天子臨幸必先釋奠於孔子者又豈以是爲加歟不如是不能稱其德周太祖屈萬乘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祀漢之高帝明帝

益於人與國且崇廣殿陛於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賢特王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為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於　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矣余懼其惑人也故特之其持正論類此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勗臣子弟項為人文行超越素有名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於家有滹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聶鉉字器之清江人登辛亥進士第授廣宗縣丞到官問父老曰民之疾苦何者為劇父老對曰適歲旱蝗食乏役繁此為劇鉉嘆曰民病而不上聞非所以事君也即奏之朝

上遣使視災傷悉蠲其稅民大悅秋滿入覲上洪武正德詩南京賦授翰林待制以老疾辭不許改國子助教遷翰林典籍尋復為助教洪武十三年以老疾賜歸十八年召考會試將復用之以年齡益高擇便地授廬陵教論終其身

國子監助教金礪傳　吳師道撰

金礪字汝用杭州仁和人洪武末以鄉薦高等登乙榜授教職九年秩滿當陛需者久之永樂庚辰始擢國子典籍時四方書版多送京師詔寘諸太學無所庋儲礪慮其敝乃聚米算為連屋中置架以庋焉且夕護視隨闕輒補有刷印者使人去其凝積毋致漬敗故梓刻得傳至于今者礪之功也大學士楊士奇雅重之礪為典籍九年秩又滿乃書最以去士奇為文以贈焉既歸省先墓及復任又久之乃得陞助教

恬靜安職絕無外慕人以為賢云同時吳錫字用嘏撫州金溪人烈婦周守節不二時以孝節稱學士劉三吾為之立傳錫九歲不能行而警敏嗜學以薦授國子學錄時醴泉出神樂觀上孝感詩　賜乘傳還職所著有時雨集曹監長編礪為錫序而行

翰林檢討兼國子助教羅君允中墓志銘　黃佐

君諱允中字伯初姓羅氏吉之吉水人也為國子助教以績最擢翰林檢討仍教國子在職二十年一駕臨太學者凡再皆賜襲衣重以冠帶至是君方慶幸以謂遭逢之盛而暴得疾越三日竟以不起景泰二年二月乙亥也壽六十有九君自幼力於學經傳子史百家之言靡不淹貫入廬陵邑庠為諸生永樂辛卯中江西鄉選小錄刻其所作見者咸嘖嘖稱嘆以謂不可及遂以知名于時會試中乙榜授陽江訓導

陽江士習素下君至進生徒於學時省而月試之未幾其化翁然取科貢者接迹連丁外內艱服除陞諸暨教諭其教一如陽江由其門而出者益衆蓋又九載而有國子之命國子諸生聞君至執經就問者相屬然君不獨勤于教尤以古人詩辭自喜求者之屢日滿外戶而君所以應之者不厭雖不持禮幣來者率與之未嘗介意也以故名公顯人往往愛重君為之鼓舞其没也相與痛惜之羅氏由長沙凡三徙而至廬陵之梅林有日重道號養晦先生者當信國公勤王時實率族衆從之文公被執乃辟地吉水之同

水鄉曾祖某祖教然父文道俱贈德弗仕母彭氏兄弟三人君其長也二弟曰肇初曰思初君履徙其居所至必置買田宅始由同水谷坪僑居里之富盛既而仕諸暨又家諸暨既又葬其父長沙之寧鄉亦植業焉於是命其弟肇初居富盛思初居寧鄉其子珪環則居諸暨君爲人洒落不羈於事若不經意至論古今文章高下時人之得失事理之當否歷歷如指諸掌然頗惑方士之說謂丹砂可製爲白金鉛汞服之不死余嘗力辨之雖面從余言然終不悟也有餘貲輒爲術者取去卒之日家無十金之儲

國子監助教司馬君軫墓志銘

宋司馬温國文正公本家陝州夏縣之涑水鄉故世稱涑水先生至其六世族孫開國伯仗隨高宗而南築紹興之山陰族遂茂　國朝有諱簡者仕知平陰縣勲政豈弟民懷之君諱軫字式古平陰之子也方孩時狀貌已偉然言動不類嬰孺平陰大器之長入郡學嚴重簡默僚董敬憚之既累困名場文益摯暢聲稱蓬然以鄉選登乙科授前州府學訓導賴士义弗克解君誠誨而嚴課之俾成良爲講辭點窾加勤而其尤若重趄至與其子聖同蘇修均服食故士皆

感奮遂破天荒而越登進士一甲第三名擢翰林編修時學且傾圮君欲與之白于巡撫都御史輔公雍公委之經營僅半載而廟廡堂齋皆煥然新公亟稱其才不置陝鳳陽縣學教諭海士興學一若在顙時其士與學遂爲一郡諸邑冠再陟國子功教授階修職佐郎卒於成化己亥五月二十又九日壽六十又五子聖以進士歷遷監御史著聲績將馳封進階而君不待矣君別號端齋所著號端齋杜樗堂編爲十有二卷藏于家君有大志恒以古豪傑自期許欲策奇勲茂烈以膏當時照後世而竟老於田文弗獲布一

籌以終方官顧時寧都縣豪有昆弟相仇者各聚衆至數百人欲交攻相殺官莫敢孰何廷撫者懼其蔓也預圖之謂非君莫可任者君毅曰某固朝廷臣子常恨無地自效今承命敢後即日携一童躍馬走寧都萬山中入豪第僞明天倫示因法啟其自新之路其言詳悉洞達而懇誠諄至豪乃悔悛泣拜自囚以見廷撫君力勸狱豪罪而貰其餘卒自新於是衆稱君建令未脫牙頰間而孰知其素渥之淵宏此何足乔蒂者哉嗚呼希夫

國子監耶教羅用俊傳　太學志

羅用俊字舜臣吉安泰和人自少遜志力學領鄉薦會試中副榜當就教官時年二十三於例得辭用俊輒援職除浙江青田縣學論陞安慶教授秩滿陞本監助教為人孝友嚴正重義輕利所至以身為教士敬信之去則立主祀于名宦祠在南監日久模範增重公卿大夫咸加尊禮不獨諸生而已年六十致仕杜門却掃好學不倦其庭訓以啟齊慈三子皆登進士顯名天下人比之河東三鳳以子貴累封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卒年八十七計聞賜祭葬

薛助教俊墓志銘　　黄　綰

國子助教薛君志將以求道行將以遂志毅皇平聖贊之域年五十一而卒其弟尚謙以狀來請銘狀君諱俊字尚德號蜻軒世爲楊陽龍溪之薛望人高祖良曾祖田父驥俱有隱德妣曾氏弟五人曰傑曰俔曰備曰僑曰佩即尚謙行人司行人僑進士子三人曰宗鎧曰宗鉞曰宗鋐與僑同科進士貴溪知縣君自少穎異端成不事嬉游五歲從師授書入耳即成誦又能盡誦諸童所授書放塾歸有代樹横道者衆穿樹隙而去君獨立竢道通而行衆奇之君

善問難師或不能對更數師師皆無以教聞鄉人陳現有理學往從之遊鄉達常公某于途拱而竢常造館賀其師曰此子他日必大成年十九補郡庠于兄家貧授徒爲生東修所入悉歸父母凡游其門皆循循雅飭一日其父謂曰吾老且病諸弟稚弱萬一不諱將柰何公對曰俊在大人弗憂弘治甲子領鄉薦報至父卒君居喪哀毁盡禮既釋服雖遇吉慶不用聲樂事母益謹教撫諸弟愛而有法終身不析居一錢寸帛無所私正德戊辰領乙榜授遵江訓導奉母以養攜二弟一姪延師教之祿薄不給不以爲歉諸

生有餽辭受惟義又察其貧者而周之日久親爲講解居七載士習民風皆變睢陽龍溪之薛望人高祖楊公子器知之以閫清古田二邑俾隨鮮才委君選其秀克學員皆得人又爲之備其祭器助其冠婚及還兩邑生監之弗受邑宰持金贈之亦弗受楊公益重之待以賓禮乙亥陞玉山教諭去之日農賈肅然玉山士習尤弊君至人猶弗信久而漸變諸生中有甚豆相然者恐君知而改之卒爲友弟學宇災廢君白當道修治之凡工役皆嚴君自處於是祀宮經閣葉舍門廡煥然一新而無甚費者丙子陽明先生過

玉山君途執弟子禮問行已之要先生曰自尚謙與子游知子篤行久矣試自言之君曰俊未知學但凡事依理而行不敢出範圍耳先生曰依理而行是至與心循二也當求無私行之則一矣君乃有省自是所學遂進是歲聘興湖南文衡未幾陞國子助教時已病聞母喪董槀不入口奔至貴溪子宗鎧官邸卒病且革猶與宗鎧講學不倦泊然而逝實嘉靖甲申七月二十二日也昔孔門論弟子之入道者而曰樂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仲也又曰不得中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聖人之學以無私爲本至誠爲極

恩曾辟嗇與夫狂狷雖或氣質之偏然皆非私心所
爲研磨而至之故皆可以入道又曰巧言令色鮮矣
仁又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康濟如鄉原者德之賊
也惡可以言道哉若君氣質樸茂孝友仁恕久而愈
篤接物何煦愛人猶已人或有求傾囊無吝皆出性
情之真而非色莊取仁者別篤志勵行孳孳于道非
聖門之所取者耶奈何天奪之壽而未底大成於乎
死矣悲夫侃僑宗鎧皆陽明先生門人世家其學云

國子監學正蘇伯衡傳

蘇伯衡字平仲浙江金華人其先本眉州九世祖宋
尚書僕射文定公軾軾長子徵猷閣待制工部侍郎
遷守金華因家焉伯衡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
中歲大肆力於文詞精博數腴人謂有祖風致元末
舉鄉貢進士入國朝歲丙午選爲國子學錄尋陞學
正屹然以師道自任凡公候卿大夫之子弟無不恭
肅奉教莫之敢後嘗因公試發策試士皆天下國家
大務品第精覈多士翕服由是駸駸向學成均多博

古通今之士矣嘗著脊說四十章學者皆傳誦之其
論教學尤有卓見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
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翰林國史院編修伯衡詣丞
相府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
至尊要也伯衡不幸幼有瞶疾雖麤通文史然大懼
奏對失措將速刑僇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
上亦弗之强已而吏部將剏奏官之伯衡念去親日
久願歸省覲復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六
館之士祖餞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
之資治通鑑尚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
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伯衡謝曰

方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常靜坐其中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遊者皆四方名士非其人雖未嘗拒絶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十年宋濂以學士承旨請老歸既入謝　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也博學飾行爲文辭蔚贍有法要不可以徵疾廢　上許而亟徵之於是承

執以下咸躬禮往候詢及輒以疾對其語如辭編修時明日入見奉天門　上屬曰久之既退問群臣皆述其所對以聞　上然之賜表裏各一寶鈔十錠乃還歸二十一年會試復徵聘伯衡爲考試官事竣復辭歸竟以壽終伯衡爲人恬靜寡欲年四十始娶客貌不逾中人而學問可以兼天下平居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利欲紛華皆不之知故能覃精於義理名物典故事爲之要發爲文詞俄頃數千言有集六卷宋濂劉基序之以傳於世

國子監學錄蕭執傳　黃佐

蕭執字子所一名雅言吉安泰和人世爲儒家祖夢得有文行嘗廬墓三年以毛詩訓其鄉人執博學強識結廬讀書於武山以家學領洪武辛亥鄉薦上第選爲國子學錄令分教公侯卿大夫子弟每因其材質與之講解多所造就執蓄學日富尤長於詩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　上將有事於北郊前期丁巳大雨初止　駕詣齋宮中官奉

琳禮部主事宋濂率文學能賦之士從焉於是執偕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爵翰林應奉袁等等十二人超出所居齋廬遵輦道傍逕趨入齋殿以見時上新服絺常紗巾神虔閒適顧問曰今兹祀事是將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所有賦詠以來因命賦嚴下柳楢併荷露退而詩成以次呈獻　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焉既而復命中官傳旨令賦詩者往殿後觀扼子花人給紙一俾各賦詩詩既成序進如初執最在後　上閱其詩喜動於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諸詩令在侍者徧觀之執班列最遠則又召使前焉其爲　上所寵眷如此贊教既三年念其親且老慨然力丐歸侍凡三四上乃

得請既歸鄉之子弟以其教太學有成也乃相率聞
門修贄從之遊來者日衆於是里士蕭溯舉與蕭學
文輩倡義爲建義塾且買汝溪之田以資館穀廬陵
王伯衡聞而韙之說以山木穀粟助相與落成之其
道義孚於人者如此執天性至孝旦夕不離親側親
沒廬墓三年免喪乃領邑教誘進後學孜孜不倦申
國公鄧愈統兵勦龍泉草寇將夔連泰和執詣軍門
陳禍亂之由於是愈下令禁止玉石之焚有別邑人
德之禮部侍郎劉崧序其詩集行于世

國子監典簿蕭邦現傳

蕭邦現者吉安廬陵人少讀書不盡通父母責之曰
汝不勤苦書何由通顯親揚名無日矣邦現泣拜受
教於是夜則誦書日則聽講間曾子養志之說益思
求養父母之志者惟在成儒名盡子職而已凡先達
有學行者必摳趨求教焉久之學成得舉明經爲邑
學訓導每得俸給必製衣服備旨甘以奉父母扁其
堂曰養志昭事親也革除年間晉國子監典簿時博
士王紳以純孝聞邦現但往聽其言論焉每得紳一
言輒識之不忘見諸生有三年省祭及爲養親而行

者必委曲成就之有不顧父母之養者邦現每呵責
之其趨向須此祭酒張顯宗司業張智禮重之亟稱
其孝云名公鉅卿詞翰爲養志而作者類爲卷冊梓
行以勗其家族學者稱爲養志先生

國子監典簿趙魯傳　黃佐

趙魯字尚確紹興山陰人明尚書宜德初膺鄉薦名在高等歷任教諭秩滿不調恬靜自如人服其不阿正統十二年乃陞國子典籍日端坐觀書詠詩校對梓刻訛缺或忘寢食倦則鳴琴自娛祭酒陳敬宗謂人曰趙尚確仕不近利學不近名對之坐談閒淡有味令人興起今之黃叔度也敬宗寄魯詩兒棟群書萬玉林縱觀窺見聖賢心每隨松影移瑤席時對梅花奏綠琴但學古人敦素履不同時俗論浮沉公餘最是怡情處寄鳥時時送好音久之遷典簿益勤敘

盡職不以爲卑及秩又滿引年致仕行李無一長物惟裝書數百卷而去

南京國子監
祭酒
陳敬宗　羅璟
劉震　蔡清
鄒守益　簒用卿
王維禎　殷邁
司業
景暘　馬一龍
朱大韶　季道統

助教
歐陽賢
典籍
李崇光　山陰張汝懋
吳與茅元儀　全校
錢塘徐象梅　刻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四

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兼禮部右侍郎誥

文定陳公敬宗傳　黃佐

陳敬宗字光世寧波慈谿人少勵志問學取永樂甲申進士館閣鉅公知其俊才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時與選者七十餘人并加精選得狀元曾棨等二十八人以應列宿之數試中秘書文淵閣中敬宗與焉文皇帝自敎之令內府給以詩箋礼工部布儿廩餼著果食罷許出遊息仍免朝詣禮部給夜諭齊賫光祿供饌

廩餼錄

敬宗卒業其爲士大夫所重如此敬宗每對客善飲襄城伯李隆雅重斯文或延賓罷必留敬宗再飲賓主至酣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頹中人或伺之見其拳握惟謹其矜嚴好禮此類也平生剛平介潔勢利紛如一無所累評者謂其撓之不亂澄之愈清官太學二十餘年請進呈遂改翰林侍講嘗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善陰騭頌已亥正月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其年十一月甘露再降於孝陵松栢復爲頌以獻他如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諸福之祥畢集亦皆獻賦以揄揚之每元夕觀燈賜讌偕侍臣應制賦詩　上嘗稱善

號滄然居士至是又號休叟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滄然居士集天順三年辛卯年八十三

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羅公璟墓志銘

天順甲申廷試進士　憲宗皇帝在諒闇制辭從簡槩治國平天下之道爲問奏和羅公璟對以爲孝乃萬化之原願舉此推之以成聖治　上深納之賜及第第三人與吉水彭公教太僕陸公鈇皆天下選也彭陸皆不壽以沒公獨考終於家而今亦不可作矣惜哉公字明仲其先有伯壽者爲元盧溝簿破旌爲孝子曾祖子理國初爲德安同知繼娶陳夫人卽少師楊文貞公姊也聚家戍西安文貞言於　上爲

編其籍得公祖賓廉以歸公父進善從文貞夢鶴面生公額有赤誌可寸許文貞曰此鶴相也當貴且多壽公未弱冠文貞已卒讀其家所藏書文思溢發遂撫作郎楊公寧奇之遣入縣學初仕爲翰林編修修英宗實錄成化丁亥書成遷修撰嘗上疏言六事上優詔答之　慈懿皇太后之喪屬有異議公上言宜合葬　裕陵又與諸學士合章以請乃得俞命壬辰同考禮部奉命校通鑑綱目癸巳修續綱目甲午充經筵官丁酉書成擢司經洗馬戊戌　孝宗進學東宮簡侍講讀庚子主考南京凡所校閱皆精當

而是科得人尤多癸卯以母喪去丙午閔服上京師
忽調南京禮部員外郎中外駭愕莫知其故後李政
省獄詞上乃知爲所中或云鄉人有弗合者撓成其
事而公不自辯也弘治初三原王公爲吏部尚爲福
建按察副使專督學政政尚寬簡程試外恒以義理
爲教士類悅服癸丑召爲南京國子祭酒方將大有
施設時已沾疾猶力起治事丙辰考績京師至河西
務疾作乃具疏乞致仕遂得請癸亥七月二十六日
卒距其生宣德壬子壽七十二禮部爲請于朝　上

眷公舊學特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云公端雅諒直
志識不羣博學高論動以古人爲準平居不事詭激
而崇奬節義汲汲若不服視天下事皆所欲爲中值
困阨累歲再陟稍克振拔而公亦病矣爲文務簡勁
詩亦脫綺靡有氷玉稿若干卷益其所自號因取以
名其所編錄若五經旁註周易程朱異同刻于福州

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劉公震墓碑

吳寬

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卒其子翹告哀于朝公官四
品於法當得諭祭而已　天子知公居官得師道特
命工部令有司造墳安葬蓋異數也公諱震字道亨
自號厲齋世爲吉之安福人曾祖廸忠以季子安止
貴贈翰林院檢討祖舜鼎隱居不仕博學工詩考德
望以公貴累贈右春坊右諭德妣曠氏贈宜人公幼
即知好學生六歲其父遣從叔父德育受業出就數
里外蹂躪然挾書以往不以遠辭凡其父遺書訓敎

藏罰惟謹長入縣學爲弟子天順壬午登鄉舉及會
試屢不偶人爲公淹滯惜則倍自奮發志不少衰竟
擢甲科高等初授翰林編脩秩滿進侍講弘治戊申
爲　今上之初會國子缺司業吏部求其人不得擢
公右諭德管司業事秩將滿始再擢南京祭酒蓋又
五年以病卒公爲人氣剛而色毅言直而情眞與人
處不詭隨遇事不合於理咈然不從人有善亟稱之
不善必斥之不容見朝士好進取者尤薄其爲人故
公居官始終自守竟老于監官而無援之者其爲教
以身率先諸生不少縱逸日課季試必嚴而公至於

歲遣歷事諸司人無敢索其序者其居師席望其容貌若不可親然篤於恩義見寒窶者多周濟之南監廬舍歲久甚敝節縮公用修治殆偏諸生條其學政相與作詩紀之其放恣不率教者則造爲謗言以騰於外及公卒猶有作詩以辨誣者則公是有在而君子始益信其爲人之賢矣公在翰林當會試兩爲同考官廷試掌卷經筵展書皆爲盛事及初擢監官遷今上視學蒙與祭酒賜坐堂上公次當講易詞義明暢 上爲聳聽翌日被賜襲衣仍 敕宴於禮部人以爲榮遐平生文思敏贍下筆數百字不蹈襲陳言所著有稿藏於家

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祭酒晉江虛齋蔡先生清

墓碑

林 俊

虛齋蔡提學按察副使歸晉江也 上起以爲國子祭酒居之南京命未至辛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噫今亡矣先生諱清字介夫蔡出惠安東林舊望逮處士惠遷晉江傳貢士祥傳潤傳封稽勳主事翁允元傳先生特脆骨立而警悟絕人髮就總盡屈其師裹糧數百里從三山林宬副班學易得其肯綮成化丁酉發解首又三年取進士以疾在告起爲祠祭主事改稽勳主事轉考功員外郎王安人喪既除復主客署員外郎轉君京文選郎中既乞終養久之即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未幾乞致其仕凝重端永操養力專而進取之念故畧初友寧永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爲弟子既又友儲菴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洞軌使人躁息妄消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舊去新來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溢躍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矣必搜奇索隱取奪字爲工官閒無見措施而易有精詣學子請益

所至屢恒滿官所恒數百人泉之易實出指授一方文物之盛實始焉先生不謂無其時無其命雖未盡儒者之用有教人數世之澤祠先生泉人之意也先生天性孝友心盡而力逾勤四世之葬未慊改遷以爲覬之慰先晉安驛丞鄭者子先生舅之子翰以去舅竟神主無依先生徧求得之前山則鄭已有子業歸翰翰卒收其骨挈其妻子以還其他緦功強近葬無歸時其衣食家室凡救人詩文自立氣格而論以理勝所著易蒙引三十八卷四書蒙引四十卷河洛

私見一卷通鑑隨筆一卷虛齋稿若干卷生員秦癸

酉六月十有八日壽五十六

南京國子祭酒蔡公傳畧

祭清飭躬砥行不愧影衾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末四儒爲眞派生平精力盡在於此摩擬闡解學者宗之稱曰虛齋先生成化丁酉登鄉薦首榜辛丑進士授禮部主事冢宰王公恕重其學行恭改吏部主事時庶吉士鄒智謫嶺南先生以詩送之爲時所重丁母憂服闋補禮部員外陞南京吏部郎中尋乞終養正德改元　朝廷即其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既至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勵之後因執

禮忤寧藩人遂引疾致仕歸數月復以南京國子監祭酒起之甫命下而病終于家著有易經四書蒙引太極圖容箴文集　世廟嗣寶閱其易說亟加奬借特命頒行纂列姓名于理學名臣錄中先經舉入鄉賢繼奉賜特祀謚文莊

東廓鄒先生守益傳　王時槐

東廓鄒先生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六年會試中式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告歸一日與士人談中庸嘆曰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積疑莫釋十四年謁陽明王公於虔臺論辨反覆憮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宸濠反從義起兵嘉靖改元錄舊臣先生始出復謁王公于越諸益月餘既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何念謙之之深也公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良近之矣大禮議起上疏

忤旨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復入越久之乃薄任作論俗文以訓民撤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四方來學者講授其中而決事發奸摘伏剖析如見猶曰如保赤子吾愧未之能也擢南京禮部主客郎中任滿告歸程太史文德量移安福令相與舉行鄉約建復古書院後學多所興起用薦起爲南吏部考功郎中以司經洗馬召上聖功圖幾得罪衆排得免尋上薛文清從祀議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國子祭酒以嚴立教士習爲之一變九廟災有旨諸大臣自陳諸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獨上疏惓惓於上下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高宗反妖爲祥語甚懇切遂落職閒住先生自以身退草野學不大行於世惟有講明道術覺人垂後爲吾儒分內事於是一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四方學者雲集輻輳先生温粹寬博士無賢不肖悉容納撫受隨材而牖迪之學者望其容冰玉皎潔如神明之恍臨而鄙心自消聽其言平易融徹如天籟之清寧而宿蔽自釋觀其泛應曲酬慈煦惻怛出於至誠惟恐一物不得其所如春風披拂萬然天地生生之德莫不心醉而神怡也凡得見先生即孤介者自愧其隘執見者自覺其偏博綜者自

悔其支而負材抱奇擅長一得之士咸爽然自失如涉滄溟而自知川滄之小也先生之學以萬物一體爲大以子臣弟友惓惓相顧爲實地以戒慎恐懼健行不息爲眞功以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爲正學以胞胞瞞瞞合德天地爲極致語具在遺集中先生不立異同不設險奥百家羣議卒不能出其範圍之內而精明純一能使海宇之士聞風而嚮服蓋陽明王公之學盛於東南實賴先生力也居鄉深念細民利病如痌瘝厥躬屢祉平賦省役賑儉恤患之類其事不可縷數皆達於部使郡邑罷行之皇皇如弗及已人

沾蒙恩利愛戴不啻所生疾亟召諸子孫以篤倫戒下愛人爲訓正衣冠端坐默而逝年七十有二隆慶元年　詔賜禮部右侍郎兼謚文莊蓋異數云諸子及孫登進士鄉薦者繼踵皆能世其家學云

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贈公用卿墓志銘

林庭機

公諱用卿字鳴治別號雲岡其先由光州固始入閩遂占籍焉始祖惟諫宋金紫光祿大夫高祖某贈翰林院檢討曾祖衍祖瑮隱德弗仕父源號菊坡以公貴封儒林郎修撰母林氏封安人公幼慧長善屬文誦習經史過目不遺補邑庠弟子員嘉靖壬午以禮經魁薦丙戌上春官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士辰翁坡翁卒哀毀踰禮戊戌擢左春坊左諭德明年

上冊東宮兼官翰林院侍讀直經筵每進講志存規諷詔修明倫大典大明會典公預焉書成兩荷金幣之賜已丑壬辰戊戌充會試同考官庚子主試南畿竝稱得士丙申奉詔使朝鮮賜一品服至則宣揚國恩力卻贐贈遠人欽服復命疏陳三事　上嘉納辛丑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增修學舍申飭監規一時士習爲變尋以病乞歸既抵家卜地獨山之原搆爲別墅疏池藝蘭雜蒔花木日與知友觴詠其中杜史曾君佩趙君孔昭後先疏薦時有忌公者陰沮其進已未倭夷寇吾福避居建安者久之未幾以微疾終年六十四公生平孝友性喜謔與

客談終日不倦歷官侍從蔚有文名其在告也時方競進公獨不通權貴書家食廿年竟置閑散士論惜之所著有使朝鮮錄雲岡選稿詩餘若干卷

公姓王氏諱維楨字允寧別號槐野陝西華州人也其先昌平州人始祖諱某者由進士任河南窓副左遷華州稅課局大使因家焉某生處士某某生處士某某生眞定縣令某處士某某生子六人處士某行五也某生子二人長曰某號文菴次曰某號質菴文菴公配某氏以正德某年月日生公王氏之家華州者至公凡六世矣世以文行相後先故遂為關中望族云公生而風骨岐峻文安公督令就學甫十歲即善舉子業

亥公留內子某孺人侍太孺人家居亟再復命再閱
時會某孺人卒公感且泣念母獨居無侍故肺疾寖
劇具疏以請得賜歸侍養越辛丑復奉太孺人歸以
丁未春還史館繹舊業逮巳酉以九載考績乃晉秩
爲修撰方公以盛年登朝積勞取貴可歲月計然公
欲娛太孺人每馳回家居公試賢者知所重固不以
彼易此也庚戌會試復爲同考官公發策詢士畧曰
今大同邊垣既以底績而薊州一路頗有遺謀自今
作之西接宣府東抵山海爲邊千二百里使幹濟之
臣戮力經營患可少止是年秋虜果自薊州入天

子採羣臣議特設總督大臣一人使專備薊遼其議
蓋自公發之冬十月會試武舉公爲主考官仰天祝
曰是安得狗國之人而收之以裨國用攄忠品士必
先謀議所進武弁亦多得人公燕居如觀古今名臣
經略凡關隘阨塞備禦疎密之詳皆能歷歷指陳不
俟按圖其用世意氣立談可知也辛亥冬詔晉秩爲
右春坊右諭德署南京翰林院事公念南京王業根
本控江海上游宜早戒不虞每縉紳過從輒訊兵馬
錢穀之事人或以爲迂無何會倭奴寇下江諸郡始
服公先識時洛陽孫公以工部尚書攝兵部事公馳

就議事即日協同內外守備振揚兵威閫中要害寇
知有備遂遁去公謀居多甲寅夏有詔召還宮坊時
太孺人留關中便道歸省且疏請終養　天子不可
吏部移文促公還任惶懼就道既入見復申前疏留
中不報乙卯秋仲主順天府鄉試士類忻忻多自幸
入公穀中公凡四入試場每錄出士爭傳誦謂真班
馬之匹云時公方鄉用會太孺人遘末疾公聞報驚
仆失聲寢食俱廢復披瀝請終養久之乃晉秩爲南
京國子監祭酒公謝恩畢即日陛辭倍道西馳不敢
日過西岳爲文虔禱請以身代母太孺人聞公至病

亦少愈是年冬關中地大震山摧川溢城郭廬舍多
傾毀民人壓死者過半而公亦不免實嘉靖乙卯冬
十二月十三日悲夫悲夫傳稱天道無親惟與善人
若公之念母人爵不縻非所謂善人耶而卒罹此最
所稱天道信耶否耶豈天道閉塞賢哲蔣隱公故不
能獨違也公性孝友始爲諸生時喪文菴公哀毀骨
立比既貴每在告事仲父質菴恭順唯諾如事文菴
公與從兄弟羣居怡怡友恭藹然人不知爲從兄弟
也從姪某少孤貧公與其質資給就學撫而教之甚
備今爲郡學生念族蕃有貧不能葬者割地立塋俾

以昭穆次第葬其中歲饑則出粟贍族有婚喪亦如之故族人多德公云公素剛直少不當意即時貴必面折其過人或不堪然與人交不渝終始誠意懇至迥出俗輩里中其通判氏居官清苦夫婦没垂三十年子不能葬公爲買地葬之其與人之周多類此故雖素不悦公者亦服公高義公雅意經世然優游館閣積二十餘年訖不當任故不及以功業自見時托之著述今有稿三十餘卷達人君子取而玩焉亦可識其微意之存也嗚呼公爲關中偉人人咸期以公輔然歷官僅四轉享年僅四十有九何去之忽也然

公文章節槩雖薄千百年猶當赫赫在人則公雖死猶生矣

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事

白野殷公邁墓志銘

陸樹聲

萬曆辛巳五月南少宗伯白野殷公卒於家鄉之父老文學子弟走弔公曰是者德也以應卹典爲請之部使者疏于朝所司覆如議公諱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曾祖福祖晃並不仕父倧以公貴封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母錢贈安人公生而頴異氣貌淳靖甫七歲喪母哀痛毁邁疾瘠若不勝衣弱冠籍諸生學日起試輒冠其曹居恒刻自奮勵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其志已卓然矣辛卯舉于鄉及游

太學與何善山游已從南野歐陽公講聞良知之學以學先主靜退而屏居默識收斂視聽玩心神明於世味一不屑也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參議乞休不允已擢貴州督學副使未上疏請致仕丁卯　穆皇帝改元用薦者言以原官召公視學兩浙甫至輒引疾疏格於監司不果上屢陞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遞進遞上辭久之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　今上在御復就家起公南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會議非公不可强起公視職居數月復

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築仕歷郎署滯泉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之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爲重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屬公擬留公北銓余以語公公謝不欲余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公正色曰如君者直以不在吏部知我乎公蓋自負若此平生嗜退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視學於浙拾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婦從死誠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

死不貳爲貞從死非中制也議者遑公在太僕館同政寬弛吏因緣爲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士廩廩嚮風其踰事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居嘗掃一室默坐澄心一日窺見本體知向來情識皆緣影六塵益事窮搜以資體驗至晚錄之學底通其致每綱褐過從徵詰疑義引悟徹至閒出之論撰皆極則之談復自謂著述非所長余嘗就閱一二冥會其指要皆主於悟明眞體而融會歸

景伯時暘行略　顧璘

景公諱暘字伯時別號前溪其先揚之儀眞人父宣爲廣東市舶提舉吏目遷布政司照磨徙家金陵清溪之上遂爲上元人公生而聰警岑發五歲即能屬對十歲業應舉文有聲布政使劉公大夏一見甚器重之曰子必爲端人不但登上第而已公至南都以易學鳴同舍之士何宗伊宇宗顯相與績學見公染疾竟卒春秋四十有九公生平仁孝篤至太孺人中年喪明以公能得其歡心年經八十雙目復明及承恩封里中相傳以爲異有姊番寡奉與母俱其伯時自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交爲中允時數向余稱其爲人余以伯時方貴盛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伯時卒遺孤子子門戶衰落曩時親暱人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勤時時遺人過江問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華遂殞於地火君可謂貴賤死生無替交態而伯時之知人未易及也

訢慕編

公字伯時雅度弘量凝然具瞻舉進士第二人入翰林爲編修文譽騰起工行書尤善小篆爲文專以意勝不尚鉤棘詩瀟散有韻直寫性情無論唐宋嘗見余少作語余曰文取達意若惟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大蘇所謂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當止者似不如此衆體其言事毋至孝毋目盲有復明之異請養而南進中允嘗南司業事毋卒服闋北上終於儀眞公本是縣人咸異之

南京國子監司業孟河馬公一龍墓志

李春芳

隆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少司成孟河馬公卒於家公名一龍字負圖號孟河別號玉華子溧陽人也其先爲馬服君裔南海郡公訓從晉南渡遂家溧陽五世祖秀夫自丁磬山徙居篁橋人稱篁橋馬氏大父清由國子生任衛經歷碧溪公性魯正德辛未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陞尋甸軍民府知府配許孺人生公于河東之里以有龍祥因名龍性貧頴異垂髫能詩誦尚書輒解聲牙語長而博綜羣籍涉獵諸子百家詩類太白文類莊孟耽模擬前人糟粕故所作直寫胷中所自得意趣天然尤精書法作字懸腕運肘落管如飛頃刻滿幅縱橫闔闢惟意所向初覽若不可辨細玩則條理脉絡具可尋譏非苟然者謂懷素以後一人碧溪公以言謫官遷壽甸有夷儸變致罹誣獄公時爲諸生即力疾伏闕上書情詞哀切

世廟矜而釋之尋援例入胄監嘉靖戊子中順天鄉試第一五策詳贍海内士子爭誦之碧溪公喪公痛父冤憤而終也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幾不能生母氏多方慰解始強食居廬三年釋服屢上南宮不第

時予亦落落難合相顧笑曰我輩豈終蓬蒿人耶丁未澶淵宮洗晁公琛奇其文錄之閣臣雅重公才特破限年例改翰林院庶吉士時許太孺人春秋高乃疏乞終養歸承權昕夕嬉嬉然若孺子母終哀毀如喪父時服闋出補國史檢討奉　綸命冊封衡德二府饋遺悉却不納已未分校禮闈崇雅黜浮所拔皆知名士擢南少司成攝大司成事繩約諸生悉遵矩矱諸生不樂檢束有造飛語中公者公不為動曰吾知盡吾職耳庸恤其他條上成均八事語多詼切時政像友止之不果今其草具在遂疏乞休浩然長往

搆務本書院方山之陽日與鄉里後生講習其中窮究心性之學經年不入城市有司罕覩其面捐粟數千斛新尊經閣手書六經勒之石俞謂有功學校云建合宗祠置祭田百餘畝以供歲時享祀有餘則貯之以贍族之貧乏者嗟乎世之才高者多闊略於賤履氣豪者恒倜儻乎等夷公有卓越之才負豪邁之氣少雖任放中就檢約動必遵義晚涉仕途未嘗折節權貴熏心利欲而孝親睦族又其務本之大者至於虛已受善人有一才一藝必稱服以為不及尤人所難若公者其所謂見大立大者哉所著有王華子

南司業朱文石公大韶行狀　王弘誨

公諱大韶字象玄別號文石其先自吳興徙華亭七世祖尚德公贅烏溪里家焉因爲烏溪里人尚德傳道華道華傳純庵歷山西按察副使有官績生子六長旅溪公諱恩南京禮部尚書次橫溪公諱憲爲公父經歷南天策衛生封檢討餘山公諱良諷奬張孺人孺人孕公時經歷君夢一羽士擁從卒扶書印目君於塗曰將及而孫受之夕而公果生公生而神氣警爽目光炯炯旁射六歲從塾師誦即習于誦一日數行下塾師驚爲之避席久之封君卒業南成均擯

公以從時張文定公爲祭酒召置門下授之儀禮數篇過目成誦文家大驚異何物幼小乃爾因徧見公于貴文端諸老先生即有聲於諸老先生封君試累不利公重傷父志弗成思所以大父門者愈刻苦自奮癸卯以詩經魁南畿明年對公車報罷歸自砥節爲古文詞博聞強識學無所不窺丙午游南雍松溪程公以祭酒試而奇之合六館士爲文會令公司其雌黃悉精驗丁未登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故事庶吉士選者閣臣爲遴次先後以名聞幸　上俞允而又得以文自見其思雲湧川決頃刻數千言立就故才張文毅公及少師存齋徐公交口稱賞爲國器用是感激所爲文踔絕行輩公雖操翰觚爲文人業乎尤留心經濟凡禮樂刑政錢穀兵戎之數俱縷縷口畫心計每國家有重事諸公相與議必問朱先生云何已酉授翰林檢討辛亥奉使冊封湘藩道雒陽入隆中探南陽鹿門之勝事竣即登太和浮洞庭望匡廬從大江過金陵三山諸名勝所紀咏著作爲多已歸覲二尊人稱觴爲壽里閈榮之壬子冬復命還癸丑分校禮闈所推轂俱名士公既用三載考績得

封父如檢討秩母爲孺人時倭寇起東南海上苦兵親舍越在千里外公燕居深念計不令二尊人南而已獨北欲以情請孫文簡公及徐公留甚力公曰官重親耶盜賊日蕃蠭里閭雖欲長侍二親詎可得耶遂得南司業去先是分宜相未柄國時以交驩封君故與公爲通家分宜子用事諸離附之者不可勝數公以濡足權門爲戒分宜子銜之而公又與倖臣陸太保有連陸貴橫甚公雖數往還非其好也陸意不能無小望公雅欲避之籍此自解脫世莫知云公既南卽迎二親官邸供養召六館士來取約束時南都

士習侈公謂漸不可長嘗慨然曰太學故養士地今諸生皆誦法孔子而鮮衣怒馬六博蹋鞠爲戲無有明於尚齒貴爵之訓者敎化之謂何宜如宋祭酒訥故事著功令示之不宜數考問以盡其材已也議沮不行士論至今惜之居無何二惙果修前卻捽公旁有從史之者遂中公浮言解官縉紳靑襟譁爲公不平公夷然不屑曰吾向已知之葦上君子肯爲余再伸志耶歸構樓於城東北隅置圖史朝夕觀覽左右遠眺自適取名快閣歲時行圍召听厚故人從命觴奕談說鄉里事爲樂絕不問門外事四方造請碑志

序記履滿戶外公投劾以應之有餘力雖居里巷中而名稱藉藉實無異朝省時公才倜儻意不可一世而勇於任事誠以待人有古君子風其事二尊人尤極孝養甘旨非先嘗不敢進誕辰必盛供具會親朋樂飲娛二親意封君捐館舍日夕哭泣哀毀耳幾瞶又病目靑終之委頓以卒公起家翰林及家居三十年祿不加盈而施日以廣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毋及妻族無不沾公澤者其孝友篤至內行淳備益天性云公生正德丁丑十月卒萬曆丁丑五月年六十有

昔在癸未讀中秘書者二十有八人陳州季亦卿爲第一十餘年間浮沉生死大異昔時乃近者復失亦卿情其如何因爲之傳亦卿名道統字亦卿先世昭信公自宣州徙陳昭信公四傳至贈檢討公是生亦卿亦卿少而類七歲之暮家里師問孤子知書否因探古文辭令讀讀已輒成誦覆以難里師里師遜謝奉氏兒未易輕也舅年纔弱冠思大肆力于文章吉士投轄林檢討長春棣沉精覃思久之乃第以庶乃聲詩尤工四方騷詞有疑問其門亦卿皆引與切

劘持論輒吉凶而大指在綱川襄陽二家致亦似之以使事過里屬賜公沒亦卿縞及視疾至卒喪皆如禮再入翰林分校禮闈稱得士已晉司業蒞留雍南中士汰易爲邪亦卿約束甚嚴納之繩檢諸生廩廩坐舍中講誦不絕聲跫無敢戶窺其才者喜得師更來

票業文日彬彬矣先是雍士登薦書殺故額五之一亦卿疏復之比歲自成均舉者皆高足弟子時聞亦卿操士最亦重其倫鑒無何以疾乞歸疏三上不得請遂自免行至荊山卒會有詔徙北雍以左中允視事而亦卿不及聞矣方亦卿去時心念太夫人甚晨

夜疾馳冀得一見然卒弗見也悲夫訃自白下來家
相與訝季君貌重而行淳庸詎止此已復相與太息
安得風流文雅如季亦卿者亦卿善飲雅以飲自負
登筵逡遒若不勝爵比四坐稍酣亦卿乃引滿無算
強咯與俱客多避伏引去亦卿故自如益復浮之旁
睨坐者君胡不自力令高陽生笑人於是亦卿酒聲
與其詩俱噪其在吾黨惟四明王季孺蒲東楊曰泰
稍相酬酢業皆先亦卿往亦卿默不自得去之留雍
喜官舍稍勝有亭水竹間課士之暇輒坐飲其中且
飲且吟後半歲以病謝客而近酒治聲律如故或謂

亦卿之詩得酒爲助其病亦十一由之廣柳歸里人
皆哭往里中有某姓者修卻于鄴誣以拾遺金抵法
衆共冤之亦卿白之官乃解阮孫二姓約爲婚宴不
能就亦卿出資佐之凡亦卿之樹德于鄉多此類卒
以見思亦卿既沒遺稿多剏僅存若干卷有子鏡能
世其業云論曰楊子雲有云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
然而禮言嚴書言寬何相左也槩其指歸嚴則尊而
寬則行孰能廢諸季先生與余並時而教兩雍科條
不同要于尊道立敎是在吾友余不及也夫江左六
朝之遺也流風靡靡非吾友厚爲之坊習愈替矣昔
司空在坐桓譚變色嚴正之移人如此故余因論季
先生得敎指焉

國子監監丞陳旅傳　太學志

陳旅字正初台州臨海人父瑮以詩發解冠南省歷官翰林檢討按察僉事提督江西廣西學政清節粹學師表一方旅承家學以明經舉爲江西新淦縣學訓導廉以律已公以率人鄉賢有死節爲人所諱者首題其名于碑以示勸貊瑞之子欲進學則力遏之大父以定父靚淵允賢洪武庚午以尚書中江西鄉試明年會試中教官選授嚴州府學教授居無幾丁內艱服闋改興化府學教授永樂元年陞國子助教

其爲教授嚴條約以勵諸生一時學校爲師弟子者率棄本無實而記錄舊文以資進取徵幸得之而阨情於學術往往不見重於世允賢恒旦暮衣冠坐講堂中取四書經傳爲諸生解析反覆使達於本原然後以其所得發爲文辭而爲定其可否在太學亦然允賢兼通詩春秋論說之際諸生質問允賢亦樂爲之傾就而聽焉有疑未通者皆俟質問之而祭酒司業以下咸禮重之而祭酒胡公遣子入學太學生之始至者素已聞歐陽先生亦多願爲益自祭酒司業以下咸禮重之而祭酒胡公遣子從之學太學生之始至者素已聞歐陽先生亦多願從之助教九年考最復職者皆授例自陳得陞秩滿即乞休致諸生請于朝願再借留旅不待報已翩然東歸歸十載乃卒年八十有一

允賢諱賢歐陽氏也仕至南京國子助教永樂壬寅十一月初三日卒於官其世家吉安泰和邑西蜀江里其先與文忠公同出吉州刺史琮其曾大父孚先大父以定父靚淵允賢洪武庚午以尚書中江西鄉試明年會試中教官選授嚴州府學教授居無幾丁內艱服闋改興化府學教授永樂元年陞國子助教其爲教授嚴條約以勵諸生一時學校爲師弟子者率棄本無實而記錄舊文以資進取徵幸得之而阨情於學術往往不見重於世允賢恒旦暮衣冠坐講堂中取四書經傳爲諸生解析反覆使達於本原然後以其所得發爲文辭而爲定其可否在太學亦然允賢兼通詩春秋論說之際諸生質問允賢亦樂爲之傾就而聽焉有疑未通者皆俟質問之而祭酒司業以下咸禮重之而祭酒胡公遣子入學太學生之始至者素已聞歐陽先生亦多願從之助教九年考最復職者皆授例自陳得陞秩滿即乞休致諸生請于朝願再借留旅不待報已翩然東歸歸十載乃卒年八十有一

曰刻深藻繪非吾所長亦非吾所願也避近朋儕知已相適竟日忘返而譚論道德之餘其志未嘗不在生民憂深思遠之意每溢出言表荃罔者鮮不迂闊視之嗚呼豈其然哉允賢德足以惠民量足以容物明足以燭幾公足以爲政蓋無施而不可惜乎其止於此也雖承允賢之教者於爲邑爲郡爲藩不少矣考夫足以發其道而慰其志者固少也嗚呼允賢可以易得哉允賢卒時其父春秋九十有二康健無恙也而允賢僅五十有五其命也夫

南京國子監典籍李崇光傳　黃佐

李崇光字宗顯陝西高陵人少爲邑學生貢入太學正德庚午授南京國子監典籍事父母能色養得其歡心父疾靦睨湯藥侍卧其側晝夜不解帶既殯猶寢苫顏色枯槁其事母疾倘事父也嘗作塋域築堵環之種樹百章羅列成行又造代諸兄構屋及爲典籍又以其俸貲作服其界諸兄圀朝典籍書板多在南監緡紳置緡者印千紙例輸白金五分於典籍以爲常崇光辦弗受祭酒司業成森之以疾卒於官

順天府
府尹　王賢　陳詡
府丞　閻崎　劉淑相
查秉彝
府丞　周璽　岳岱
應天府　尹直
府尹　鄭沂　薛均
張璹　彭信
魯崇志　秦紘
高歔　王宠
吳雄　龔錞
孫春　王宬
陳錫　孫慥
柴奇
唐寬
府丞　楊濠
治中　龐嵩
通判　林春
祝允明
呂言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順天府

府尹

順天府尹王公賢墓志銘　姚夔

公諱賢字惟善其先遼州人曾大父聰仕元僉樞密院事大父成任虞城尹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尹父友直贈戶科給事中加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尹當元季擾攘避兵山東及我　大明宅天下遂占籍卓陽公生而岐嶷體態與恒兒異少長讀書潛心問學送以詩經領永樂辛卯鄉薦乙榜授鄖陵教諭學久廢

弛公振勵而作興之然必以身爲教嚴條約程課業不易寒暑又言於有司新學官餙廟祀煥然一新士成知向學多所造就焉今戶部尚書張睿前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皆其高第弟子也秩滿擢戶科給事中進光祿少卿奉　勅淮揚巡視民瘼著廉幹聲用是　上知其才遂有府尹之命輦轂之下兵民雜處權勢縱橫公不剛不柔爬奸剔蠹一處以公道人見公言動尊嚴亦不敢以非禮干吏民大化之嘗以柴炭爲民病語工部石尚書曰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眞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石默然爲遞減之又惜薪中貴繼其下非法凌虐府屬叱施於庭燒火園之公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溫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惟勢官索扳靡若干公曰明日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寘於法其處事多類此九載滿表乞致仕　上不許陞正二品俸復任又三載再疏乞骸骨　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冗繁非爾不治所請不允　英宗皇帝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可得哉至是公年七十有三上章引疾力辭得請即日上道士民攀援塞途戀戀不忍舍去公在任嘗修府治學校及宋

文丞相祠事集而民不擾苟有可省即省之惟恐累於民故民德之深如此成化改元用恩例進階一級授從二品階中奉大夫生洪武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卒成化三年五月三日年八十有三卒之日鄉人無老少皆奔走哭焉公仕內外四十年所至以勤慎稱非義一毫無所取且宅心忠恕待人不設勾紱故人佩其德而欽服焉自休官歸田里十年絕不以勢利關心恒與致仕翰林學士許道中俛游徘徊於山岨水曲之間吟風弄月澹如也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公蓋得之矣

陳諤字克初字一諤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永樂六年舉鄉試入大學八年擢刑科給事中舉劾權貴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　上令鐵之數日奏對如故　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論事觸　上怒落職罰修象房同事者先治完降官去諤貧不能傭役躬治甚力值　駕至觀象　上問治屋者爲誰諤前俯伏具道所以　上憐之命復其官博覽古今多所匡益　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宣德

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復署刑部十四年署鴻臚明年改署工部所至能其官十六年六月擢順天府尹政尚嚴察頗有張趙風嘗出行誤衝　皇太子駕　太子訴於　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毋官竟不問其優假如此既而執政者忌之出爲湖廣按察副使三載刑政肅清一道無冤獄亦無冤民秦最改山西坐事落職洪熙改元遇赦應復　上曰諤小人也不宜以玷方面貶海鹽知縣　上一日問左右六聲官人何在宜置轉導使人得聞過乃授荆府長史

順天府尹蘭君琦墓志銘　李東陽

正德六年辛未六月二十日順天府尹蘭君卒於家蘭出晉韓厥支孫以邑爲氏今世頃希見居濟南德平者爲鉅族累世弗顯君生而穎出志操非凡兒比補縣學弟子員成化十年甲午舉山東鄉薦十七年辛丑登進士第十九年癸卯被選爲兵科給事中累遷左右都給事中其所論列咸獨上梁至數十多切時務嘗勾稽邊儲會閱京營兵馬巡視諸馬房芻牧充楚府冊封副使皆出特遣承幼孱冊以行隨事舉職無弗稱者弘治六年癸丑擢順天府丞十四年辛

亥乃進府尹君志本愛民佐事既久熟政體知民瘼壹意撫字徭賦叢奢極力應辦惟財力弗給是懼民亦安之無異辭嘗條上十二事多行之者三載考績賜誥命進階通議大夫累贈厥考拳及祖守成如其官妣皆淑人十八年乙丑

訓子孫化鄉黨率用禮讓於凡世務悉置弗問蓋年七十有一而卒計聞　詔賜祭葬如例君質直無崖谷敦尚儉素遇事動愼不爲表暴而身致通顯以壽考終亦可以無憾已

順天府尹劉公淑相墓志銘　霍韜

君諱淑初字恭忠劉氏湖廣黃州府麻城縣人正德九年甲戌舉進士十二年丁丑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十五年庚辰　武皇南狩拳陟江彬宦者張銳憑寵爲虐人懼迎覲養忠詣僕眞覩奏對不懾　武皇顧嘉曰小主事爽辦乃爾遂知名是年陞署員外郎十六年辛巳陞南京刑部廣西司署郎中嘉靖二年九月調兵部車駕司署郎中三月調職方司署郎中四月實授是月陞山東左政司左參議六年十一月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八年十二月改密雲兵備九年

十月陞四川按察使十一年五月陞四川右布政使十二年七月陞廣西左布政使十三年八月陞順天府尹先是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塡北京供坊廂富戶役遂籍北京爲北京民年需原籍幣銀有司年徵銀解戶部發府給富民曰供坊廂役云十五年福建解銀六千有奇到部部發府曰給富戶府之僚及胥亦曰合給富戶養忠曰富戶何名給若是銀也胥曰例富戶亦告曰例養忠曰何爲例養忠曰國初土著民寡富戶供坊廂役費需寔繁原籍幣供寔宜今土著日增富戶隸籍順天與土著

民同間役供費與土著民又同凡有役費府下兩縣縣下廂坊詰丁探畝均出供費何富戶獨得若是討銀也胥詰塞僚曰銀給富戶乃無役度養忠曰何虞僚不答蓋僚媚大臣通富戶賂大臣求必給銀大臣市權以迫養忠養忠不懾下兩縣歲年供需費銀著籍厥實費不什一善倒曰季厥費季給銀富民無從得給銀矣時有輸粟生周敏實養忠親隸子也富戶夏昇兄夏泉隸東厥主書鯆陽口出投二百金餌周禎假曰爲囑尹周禎故不誠事謂尹可囑入言養忠叱出夏昇告東厥遠屍備每刑訊曰必吉尹與知

謀乃免必禎曰尹實不知願自必大臣噪東厥逼攀尹家童與知謀遠玷養忠養忠憤曰權奸敢爾遂訴大臣囑託納賊數十事　上知養忠言實欲兩全乃詔不問養忠童玷大臣賊跡亦寢獨誚養忠訐大臣罷養忠出詔獄到家踰年卒君子曰養忠奇男子也侃侃剛直子身攖虎豹之吻了無懾色不過　明主身禍未知所底雖未沾思大昭衷素不可謂不幸也已洧生報於養忠同年養忠訐大臣賊跡大臣抗疏獄由波及報故志義養忠墓著養忠獄由徵顯闡幽之肯也

順天府尹查公秉彝墓志銘　徐階

嘉靖辛酉閏五月十有六日亞中大夫順天府府尹近川查公卒於官其子太學生志文以訃聞賜祭一壇命有司治葬事　上方渙重郎典即於例合猶必問其人何如而公位三品未滿一考獨獲被　恩數於是士大夫仰見　上之知公又惜公幸既受知而不及竟其用也公爲人凝重簡遠有黃子之度居常獨見謂長者耳及臨事確有定守不可以叟縻利害撓之使亂迫之使急至於進取之際淡如也當始舉進士時將疏請展葬或謂公宜少延以需堂諫之選

笑不應及予告還例授黃州推官九公者薙至終笑不應其在黃州諸所讞鞫不視上官意爲重輕亦不以請託有所縱捨召拜禮科給事中上議聚莊敬冠讀禮當事者惑傍言不敢任而以禮繁難行爲解公抗疏請簡其儀節後踰年卒如公議行之楚世子弒其父有司未能正法公發其報訃日月之訛而律以春秋不嘗藥之義獄遂定轉戶科右給事中尋轉左會朝覲考察疏陳黜陟酷吏禁罰贖緩征科等若干條語多犯時忌竟以左謫雲南定遠典史復爲建寧推官遷刑部主事改吏部累遷至文選郎中盡取諸條

例去其舛夜裁爲一定吏不得爲奸有干請者温詞遣之卒無所撓屈間見詰責若之如常或致以迎合謝不能而起遷太常少卿改大理少卿遷太僕卿所至舉其職遂尹順天治事五日觸暑得疾以辛酉距生弘治甲子四月十三日年五十八耳公之先出於周以所食邑爲姓唐時胥臣爲司空師詣爲杜國南唐時某爲尚書宋時某爲龍圖待制其後有號仁齋者自休寧徙居海寧之花園七傳至御史中丞約於公爲叔父故公祖益封南京刑部主事又封奉政大夫而公父給號雪岐生四子公與仲兄南京刑部郎中

兼直相繼以科第起查氏遂益有聞公於爲子爲弟以孝敬稱撫其伯兄之孤志學志譽以慈稱自爲諸生以文稱歷官以廉稱然未嘗自表暴與人處退然若無能者益其性然也子男三長即志文次志宏領戊午順天鄉薦次即志立舉丙辰進士今爲禮部郎

順天府丞周璽傳

周璽字天章弘治丙辰舉進士除吏科給事中時孝皇優容直言璽抗疏有闕　武宗初服逆瑾擅采納轉工科寺擢禮科都諫迨權惡璽直乃陰順天府丞實則抑之也未幾同錦衣指揮楊玉勘事赤縣楊玉者瑾之黨也衆見玉皆低首璽獨與抗辭色不少假借事竣瑾嗾玉誣璽庵視近臣遂矯　制付詔獄極其拷掠身無完膚弗少屈曰吾死不足惜使忠義畏懦爲可惜耳瑾聞益憾之使削籍奪其勅命尊卒於京邸越三年瑾伏誅國是

既明用言官議還其官遣守臣諭祭併復其家　世宗繼統詔錄先朝守正被害之臣當道首以璽言遣官加恤與有抑鬱未伸遽焉淪没之何於叙其嗣

順天府府丞景公溱墓志銘　王崇古

公諱溱字濟之別號蒲津公生於弘治壬子二月卒於嘉靖癸丑五月壽六十有二公生有異兆性淳氣清祖翁鍾愛之八歲侍祖寢食孝敬如成人即學日記千言祖翁臨終特貽以書舍地泊祖母遺物執其手曰兒將大我門惜予不及見耳公涕泗奉教隨父廬祖墓側父遘疾泣請以歸父双公哀毀幾絕病母寡多疾即祖遺舍力學定省湯藥必號泣跪進每祈天請身代母賴以康癸酉以於鄉叔大參公致政歸乏嫡嗣懇王孺人求公爲繼公痛違所生泣

請不忍後叔翁許後以榮兄嫂公勉從母兄命權奉叔養庚辰登會試辛巳賜二甲進士第考出繼無嗣封父母例作書告叔翁請如約書父母籍誓毋忘叔父母養祀以全家庭孝友詞意誠恒聞者感焉尋授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便省母叔曲全恩禮日念遠違母叔常欝欝未期忽膺疾告還二年疾愈遇詔促諸在告者期甚迫人勸公行公曰吾母叔老而依我甚慮違孝致忠非時也竟不赴叔父母先後卒公侍疾執喪一如子職督嗣人治塋葬率子孫歲時祭享期百世無替叔遺甥產尺寸無取尋居母喪慟毀甚立儉粥期年面深墨遠覩南杉兖壙奉父母合窆既終制猶縞素逾三歲遇歲時生忌羞祀必躬每至慈道攀栢悲號終身永慕不衰敬伯兄如父平生無違言失色終身不異析愛姊篤生養死葬仍撫庶孤存其祀育諸姪暨諸從姪如子教養婚嫁慈惠周至對夫婦如賓盛暑燕居未嘗有佚容劉孺人無出嘗爲取兄女育逾已出長擇名門厚裝歸焉睦宗族靚黨有禮周給恤患内外賴以立者甚衆始公赴南臺任甫數月即糾論武臣干進詞連中貴及郊迎立閣戚貪功冒封語侵宰執士論稱直需都俞場中宦久依

爲市公嘗巡視搜詭冒慎出納革樣米禁公私科擾儲政一清云家食既久充養日遠趦趄余公光薦公才賢奉命復起公北臺公丰采嫻凝論思忠懇每監禮隨駕敷奏趨蹌肅有常度　上時注目焉尋按畿内首罷貴臣赴　陵供需繼疏止衛山開礦餘免刑興利辦寃救荒疏凡百上咸稱旨官民甚賴之將代詔築沙河宫城司空奏檄近郊民供役時北虜數入寇關隘久壞又吏治多汚徵敏日煩公條上四事曰慎選任以清政本曰溥實惠以厚邦本曰增邊防以固邦圉曰停修築以寬民力　上皆嘉納城工得

暫停後二十年虜犯近郊卒如公言繼監丁酉鄉試防範有方尋按江右江右俗健訟多貴臣號稱難理公既渡江嚴科條數十款洞悉民隱禁敎誘抑豪右吏民懷畏誦之不衰會　皇后梓宮下九江公迎護月餘寢食俱廢激所司蒲祀儲備無敢不虔而諸護使餽遺咸謝罷使者不悅冀有以中之會風便龍舟一夕渡湖　上聞賜文綺君子謂公忠誠所格云公兩按南北黜貪墨抑僥倖獎廉拔滯糾名器實凡所舉刺賢否心服律已清正御下溫嚴日賓不百餘每行郡必令有司檢封衣笥江右北還衣多敝不充

原笥雖圖書亦不少攜諸司以趙清獻目之所至興學課士斥浮崇正昌黎表韓公祠豫章建文謝祠修白鹿書院申明敎規英儁多出其門登顯仕者繼與俪京畿卷主閩中臺章奏咸務尚體要中丞獻替多公草定以年勞擢順天府丞約已除蠹官府肅清會司徒議徵叢民牛車空運京粟出關公即疏陳不便民狀仍上便宜數事竟從公議無何公疾作累疏請告清議重惜之公先後家居三十年杜門謝客讀書賦詩敎子耕讀坐臥一小屋閣壞不治蓽蓽無餘資澹然如寒士足跡不入公府人不敢干以私奬勵後進

順天府府尹鄭沂傳　雷禮

始定府尹體　始設推官

鄭沂不知何許人國初入仕歷監察御史洪武三年沂言京師爲天下根本四方之所瞻仰將位之設當使內尊而外卑內重而外輕所以隆國勢而安天下也今南京北京知府與在外散知府同甚失內外之統宜改應天府知府爲南京尹則國體尊而爵位當矣人命至重古人所矜各府宜設推官一員專掌刑名不預他政庶責有所歸而人無冤抑矣又殿中侍御史之設所以備顧問司諫諍其員不可一日缺也今又虛其職豈以天下之大人材之衆而無能勝其

任者哉宜從銓註以肅朝儀又各處雖立遞運而凡轉送官物多僦民船每致擾民今當廣增遞運船數與稅糧內定民貲力之厚者以充之國家征伐必資馬匹宜於兩浙空閑之地設牧馬之官選牝馬養於其中數年之後孳息蕃衍足以備武事　上皆從之

四年任六年致仕

薛均　雷禮

薛均湖廣黃州府蘄水縣人曾祖天定仕元爲兩淮都招討上護軍祖楚卿襲總管父敬元兩淮水陸都統制從　高皇帝渡江參知蘇府督金華軍事均生時徵夢人投萬鈞懷中遂名萬鈞以　高皇帝命更名均少有奇節好讀書見草兒逐戲輒唾去不顧里中人奇之已而補博士弟子治五經名籍甚性又峻潔清苦而敦孝誼會郡守李公以忤才衆召赴南畿上十策　高皇帝見而驚咤久之將大用而均陳臣母疾危放歸其明年　上降天下文武廣能之士郡

合州　文皇帝詔入爲陝西行太僕寺卿以內艱歸哀慘三年如一日詔取均不出再詔再不出凡三詔而均出授均應天府尹蓋尚廉明獨買頓舍餘一片地種蔬甚具旦莫荷鋤往芸之神王也日飽飯粥菜茹　文皇帝密使人廉之偵其飯館粥也笑曰人皆樂惟孤與均苦耳然庭無廢事應天先是以租不時收當事者皆以罪去均到官莞事屢川衛完報頃之

即乞歸其奏曰均昧尤上言臣以一介之夫榮資到今曾亡衆猶益圖事而敗論　聖心震越洊泥此臣罪令擢援經數顧臣今年七十老矣亡能竟事惟陛下財察時　上特進均禮部侍郎固西均均拂衣去不顧性不善交多阻語貴人歸容人謂均宦深多金也需其出私發均篋惟寒資一具餘人莫解也語之故均曰遺兒孫無它長物令世業此當有以活矣貴人悵然噤口者久之其清苦如此歸前宇構蕭然蓬茨足蔽風日諸當事貴人造均均悉不一見也晚號隱林野老吟咏自喜居恒念母恩構望雲留爲

詩若干讀之輒泣數行下云

應天府尹張璿傳

應天府尹張璿字文王湖廣黃岡人永樂中由進士擢山東布政司右參政改山西宣德二年調福建考最陞應天府尹璿聰敏廉潔幹濟所至恤民爲京尹不語事中官雖屢譖璿於　上不惑宣德七年九月以病久

應天府尹彭君信墓碑　王　鏊

君彭氏諱信字中孚浙江仁和人少以才俊補郡校生力學工文詞在諸生中已嶷然有幹景泰庚午中鄉試辛未中進士甲科會憲臣有言宜選進士才茂者積學中秘如永樂初故事君與選入翰林爲庶吉士癸未擢山東道御史巡歷紫荆諸關塞修城堡建斥堠防慮周悉邊庭爲之無警乙亥巡按廣東時嶺南未靖武將專征頗易君儒生君初不爲較一日將出師誓衆君伺帥語問爲陳說方略申嚴號令於度事機切中要害卒之珍滅丸徭吾兵無挫剿君指縱之功居多俘奏帥以彼所得賞格讓君君曰吾文士也吾自有階奚以武爲識者偉其功而多其不伐丁丑奔父喪歸杭服除改貴州道監察御史毋姚氏爲太孺人巳卯冬巡按陝西歲滿且代藩憲交章願留謂關右民勁悍其弱懦者至不能自立君治之彊者鋤弱者植威惠並行得憲臣體　上從之爲留君再期壬午巡按河南蓋君自陝西還未浹月而關以東與河南北境風聲所至奸宄屏跡吏無受賕而流移占復當是時君爲御史秩且滿巡歷諸藩無寧歲其勞績茂著　上在東朝雅知之及即位遂陞君順天府丞順天畿甸在輦轂下征徭常倍蓰他郡加之達官貴人園田錯午侵牟武斷民用困瘁君贊治之下惠卹周行列邑楊摧折之威施拊循之政方嚴之下惠卹繼之三年奏課賜誥命階中憲大夫加贈父宗善如其官母封太恭人俾應天缺尹陛君任焉壬辰四月甫涖任秋八月巳酉颶風疾卒一月其兄恭自杭奉太恭人來就養時年七十有九君退自公甔捄其子明娛婼母前明縗十二君撫之告母曰兒幸荷國恩得至此圖所以報不徒欲送吾一家之歡盆將推以及民老老幼幼俾無一家之不遂其歡嗚呼君之志何如也而今已矣此閭巷之民所以痛走弔哭慕之切而哀之深也君爲人性度坦夷人謂其有納污藏疾之量至於遇事敢爲果斷立發則又謂其不茹柔吐剛君生永樂辛丑享年五十有二昔同年讀書秘閣者二十八人而出杭郡者四人相得一時歡甚厥後二十八人者榮辱升沉之外又重有存歿之感獨幸君與王學士獻童庶子緣張刑曹瑄四人者皆無遂而予與太常又獲陪君同仕于南都方竊自幸而君又去予以疚此予所以慕而哀之抑又有甚焉者也

應天府尹魯公崇志傳　京學志

公諱崇志字懋功浙江天台人父穆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風望重一時公爲兒時聞家學已屹然有自立之志景泰庚午領鄉薦已令臨以白金力辭弗受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彈擊不避權要　上嘉奬之賜五倫書一帙天順初奉勅齎銀數萬兩給賞邊戍防範嚴密下無敢欺戍者皆榮實惠尋命賞京士衣絮其立法之嚴施惠之均與前賞同時武臣咨欽跋扈舉兵犯闕公適待漏闕下駭其事即馳馬與曹一偏裨格鬬大軍尋亦合而曹就誅矣癸未陞

南京太僕寺少卿公徧歷州郡釐其宿弊傳以新法不數年馬遂蕃息而民咸稱便成化癸巳陞應天府尹先是七邑民阻饑逋賦數萬石公爲勸貸以代之輸而賑其貧者溧水民孔姓者武斷於鄉人患苦之有司莫敢撄公拘置之法中人王敬怙勢以鹽二萬引懇蠲規重利公厲色拒之益公急於爲民雖舉世所忽不難出身以當其衝慨然有烈丈夫之風焉壬寅九載秩滿加正二品祿仍掌府事明年癸卯八月二日終於位壽六十有六訃聞遣官營葬仍命藩司論祭公爲人愷悌詳雅以公廉自持恕有不譬而德無不報一介不苟取于尤加意青衿今學橋星三門猶公所創建云

應天府尹秦崇傳　實錄

應天府尹秦崇字智崇山東單縣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憲宗即位初與諸科劾權倖舞法者成化元年貴州蠻酋起爲邊患朝廷命將征之崇往監其軍奏勦還加俸二級累遷都給事中七年陞太僕寺少卿十七年陞南京先孫寺卿轉南京太僕寺卿弘治三年遷應天府尹明年八月卒官邸蕭然府丞龔綺合賻贈爲治後事訃聞賜祭葬如例崇性剛勁不屈居官三十餘年皆貨財出納之地而不爲所汙可謂難矣

應天府尹高君敞墓碑　吳寬

弘治戊午十一月八日應天府尹高君以暴疾卒年五十七　上聞訃命官諭祭營葬悉如例君諱敞字德廣姓高氏蘇之崑山人累世賜蹟無顯者惟積德久始發于君初其父祖見君谷美謂必振其家肄經師遣從之游弱冠學且成充縣學生成化辛卯鄉試中式明年會試復中　廷試蒙賜進士出身乙未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戊戌陞精膳司署員外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數月實授丙午權順天府丞弘治辛亥丁外艱服闋改應天府丞丙辰再權府尹君在禮部

時數奉使於外當　今上初立爲儲副命頒賞賚南京承接上下儀度雅餙文武大臣咸器重之再遣遼府行冊封禮還復齋銀幣賞大同將士之有軍功者南北政履未嘗寧居會有府丞之缺吏部以君有年勞推擢陞任時府事方殷佐治不倦及　今上即位耕籍田君執事恭謹禮成賜宴人以爲榮畿內饑具疏言民流亾狀乞發內帑白金五萬兩賑濟詔如其請民賴以甦者甚衆鄉試爲提調官已而行考察法黜陟屬吏惟公及爲府尹政務壅委以次裁決畢即欲以簡靜治之或勸以都下非外郡比自古尹京者

必嚴厲明察始稱其官君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讌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府中殆無事君美儀觀襟度疎潤不立崖岸與人處盃酒談笑歡如也篤於孝友毋弟爲人贊壻而卒養其孤寡於家至宗鄰貧乏輒有所濟嘗以強恕自號足以見所志矣

應天府府尹于冕傳

于冕字景瞻浙江錢唐縣人少侍父戶謙成冕亦從生景泰元年以謙功廕授世襲副千戶謙能門屬上疏白其父冤　憲宗登極謙冤昭雪并復冤官冤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累陞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寺少卿應天府府尹弘治十三年十二月卒於家賜祭葬如例冤雖不由科目然頗涉書史有幹局歷官能舉其職卒無于謙後遂絕先嘗請以其遠族人之子允忠爲後今襲爲杭州衛副千戶

應天府尹吳公雄墓志

公諱雄字文英姓吳氏其先杭州仁和人自其大父始居京師公少能自力於學成化丁酉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刑部主事丁父憂服除仍舊官乞已遷員外郎河南湯陰淇二縣與大名之濬縣比壤民俗雜擾議者欲割濬地隸河南濬人証營不服至相殺傷朝命公往視之爲正其分界仍罪其健黠者數人事遂定尋晉郎中長淮衛指揮彭瓏貪縱豪奪其下訟之且誣其家塚域盜穴穿皇陵山脈以驚動聽者公按之止得其貪暴諸不法事父子皆決配數千里外

以爲平弘治辛亥陞河南副使會使久缺多留獄公至撫司事盡取而決之獄爲之空丙辰轉湖廣按察使時歲旱城中有火災公禱而雨火滅既而連三歲旱禱輒雨楚人歌之郴州蠻侵掠居人有司蒐捕之窮詰其黨欲盡致之坐公言於巡撫者以爲此羸弱小醜無能爲必喜事者爲是張皇耳第取其首惡誅之餘無所問有衛卒以私憾殺其宗人而棄其尸僧寺之井中其妻子踪跡得之訴于官卒夜令人啟寺中棺出其尸易置之明日視之則非其所殺者衆莫能辨公他日避雨寺中見一棺血痕淋漓疑之乃召

集僚佐堂上令吏人執簿出公帑所積貯一一點視之曰政貴謹始也果亡去銀若干錠公密察之即得盜者一府以爲神先是給路引於府者倒入錢以供學餐尹多自取之公獨籍之官或以爲矯明年兵部下令收諸路引錢歸之京師以備邊用衆益服公之廉明南京有長橋橫江口歲久圮壞有司重於改作公召諸富人語之曰爾曹皆大家也與其施財供佛爲無益之費豈若移之治橋之爲大利益邪衆皆忻然應令壬戌南畿旱應天爲甚總漕者亟征兌運米

公曰民病已甚不可重擾輒奏止之又請兩淮所貯綱米三十餘萬石以賑饑者全活甚衆甲子秋監鄉試以積勞成疾會當入覲兼程行比至洛河疾增劇召其子大經等謂曰吾官至此分願已足顧有老母在不能終養以爲憾耳汝曹可馳往應天迎歸謹事之遂卒蓋其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五十有六訃聞命禮部諭祭于其家工部營葬域公爲人簡直居官廉謹奉法棘棘不阿瘉事能斷擢奸擊惡推見至隱而心一主於惠愛嘗讀趙廣漢傳嘆曰搆會吏民以賊無辜是豈爲民父母之道宜其見刑也至龔黃

傳則曰爲吏者當如是矣公志嚮遠大常以功名自
許所至皆有聲及尹京府才望益著乃不究其用而
止君子惜之大父諱淸父諱春皆以公貴贈通議大
夫應天府尹

應天府府尹龔綺傳

應天府府尹龔綺字汝華揚州寶應縣人成化己丑
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歲饑賑濟河間
諸府稱旨往偏頭關督餉有功加俸一級累遷應天
府府丞南京太僕寺卿應天府尹嘗陳邊務及捕
盜輯民二十餘事頗見採納已而坐言官論劾自陳
致仕正德五年八月卒

應天府尹孫公春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春字一元爲開封氏人遷汴大父貞兩淮運判父瑛以公貴封戶部主事贈署郎中事員外郎公生有異質爲諸生開封郡牟性剛直寡合獨嗜學不倦成化乙酉領鄉薦戊戌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歷署郎中事員外郎丁外艱服闋實授郎中尋陞知鞏昌府鞏昌地鄰番族獘難治公職無不舉副使王雲鳳御史王凱奏公仁愛如慶范勸課如龔遂撫字如陽城清直如包拯巡撫都御史周公季麟督餉都御史李公鐩奏公政績偉異給白金綵幣以旌之任將滿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二　滿陞貴州左參政奉勅提督糧儲三載陞廣西右布政使尋轉左御史陶恕言公事體練達才識老成將三載陞應天府尹歲餘言官誤劾公嘗市柟木媚大臣焦公芳公具疏白事始末遂懇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九矣公請老還汴治城南草堂集鄉里諸耆艾爲會日巾車往來觴詠談笑其精明剛大之氣老而不減云平生不蓄姬妾任宜人卒繇居十餘年以終壽七十有四

應天府府尹王宸傳

應天府府尹王宸字具瞻其先河南郟縣人因從戍籍于眞定弘治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贈署郎中事員外郎妄殺夷人冒功次命宸往案之尋遷刑科左給事中禮科都給事中　上新立蚤僭那十堅參道士陳應循以左道出入禁掖宸請明正其罪戊辰遷吏科都給事中已巳遷光祿寺少卿庚午遷南京太常寺少卿壬申遷南京光祿寺卿乙亥擢應天府府尹明年乞歸又四年辛時正德十五年十月賜祭葬宸始終清慎爲士論所與

應天府府尹陳公錫傳　黃佐

陳錫字祐卿南海人宋朝散大夫康延之後祖覲字思賢布衣博學敦行從孔伯平遊不求聞達工於詩學士黃諫擬諸姚鵠岑參有滄江集行於世父珙字伯玉以戴記授徒貢爲上猶訓導以身率諸生時張弼知南安府甚加敬禮嘗崔清獻教之曰子知學乎毋不敬內敬慥存思無邪外邪難入寤而索諸言行錄果協於是終身詞之世傳緗素至錫尤力學弘治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嘗司廩逆瑾方用事羣瑞守禦虜以解去正德初瑾九江伏誅量愛卓蓉頭奴列中外雖東翁出納亦混主計錫以法繩之衆不敢

肆司漕通州革弊政六條人以爲便轉員外郎調吏部稽勳自尋陞郎中一時名流咸所咨決屬舍人朱麒求襲封保國公錫駁之曰洪武之約非有重大軍功不得封爵襲蔭今朱麒襲公非約也宜從始封伯爵尚書楊一清從其議因著爲令正德丁丑遷福建參政歷左布政綏定叛軍鈎稽乾沒樹立風紀綽有令聞擢應天府府尹去之日閭人爲立遺愛亭居應天未及三載廷議欲晉孤卿錫竟請致仕凡三疏得允優游田園以翰墨自娛凡十餘年始卒年八十有一賜祭葬鄉人祀之鄉賢祠

京兆尹王公震傳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甘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遂占籍于邢今爲邢臺人祖勝官德開以鄉進士爲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謫戍滹川教戍插思歸子整上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死於戍後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觀政大理授戶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于西夏至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犒爲成國公督宰衆守禦虜以解去正德初擢九江僉判量愛卓蓉頭奴唐英王俊至多所誅求公絕不爲禮時操怙權流毒

天下士大夫二人還欲訴于瑾皆病死於道人以爲公幸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爲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烈起猖獗甚　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公知兵請以爲郎陽守迄平寇甚得郎陽之力歷陞河南右參政巡川盜小張虎嘯聚公往捕之不四月小張虎就擒戮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川人感其德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冬陞應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具銀千餘兩贖江灘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賞等上

書乞骸骨歸初公與進士二規皆在堂未幾相繼卒所至扁其居爲永慕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爲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爲之序自是每一官必悲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恩及爲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蓄在京師鄰人張得才爲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其喪還後其子寅中鄉舉來謝者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遭小孤山淖人之舟覆過吉水欲寫山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符也公既歸所蓄書數千卷

悉輦送部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至公府今郡州士大夫雖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造官府爲恥子弟斂戢市無綺紈之遊縣公之化也嘉靖辛丑年八十二卒計聞　賜賻葬祭

贊曰予至郡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兆所居官其條敘方略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歲八月吏部考選科道以薦履歷然今郡中風俗之厚本于京兆予數過學宮取其遺書讀之爲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次之

應天府府尹柴公奇行狀　陸深

公諱奇字德美流寓蒲葢姓柴氏崑山人也其先出葢公諱奇字德美流寓蒲葢姓柴氏崑山人也其先出葢定有諱廷富者元萬戶公之始祖也公生而穎敏初同故禮部主事盛公鍾濟陽令杭公東往謁太常卿夏公仲昭公未出私約分識其望間文字凡若干篇及歸書之不遺一字與故太保商文康公同爲邑庠生時令崑山者慈谿楊公子器有鑒賢才尤慎許可一見公所業文即曰此奇士也因楊以遊浙中用博聞見弘治壬子遭通訊府君之喪家適中落公單力營喪葬如禮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名在第六主司刻

其文以程多士正德辛未與弟太同登楊慎楊進士觀政吏部時少師楊公遂菴爲家宰上書言東南水利事深爲楊公所器復極陳白茅塘鴉浦之利害請以逆瑾沒入貲給濟工費楊公上其議於朝特命工部尚書李公充嗣往司其事績用告成實公策也是歲八月吏部考選科道以薦公居第一銓授吏科給事中時劉賊劉六等弄兵山東朝廷討之命將出師以公與御史吳堂爲監軍既班師有白金文綺之賜權貴鳴託一切絕不行所核功罪皆當壬申二月賊陷曲阜城褻及闕里禮籍樂器皆焚

蕩公奏移曲阜城以就孔廟永為保障九月飢旋浮賜金繒鶯袍與宴兵部加俸二級公酉六月丁訃淑人憂弟太任刑部主事適辛乃扶柩二柩歸葬加禮乙亥九月服闋丙子四月還朝復除吏科給事中丁丑六月滿一考授勑階改仕郎八月遷戶科右給事中戊寅夏再遷左於吏科當事多所建白疏上即焚草問有傳誦者若　武宗南巡之疏錢寧持寵之劾與邊儲屯政事闕大體皆人所不能言者已卯八月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時　武宗駐蹕南京凡諸供應皆先事而備若寺之地廢次第興復查革更正

多所修舉辛巳夏今　上登極詔考察京官適寺長闕公奉行惟謹黜屬吏不職者五人查復厨役占於他所者凡百有二十餘人謗言叢集一莫之顧然竟無他壬午改元公力辭加俸　上以公山東河南剿賊之功不允八月進階奉政大夫癸未三月滿一考丙戌十月六載考績加授修正庶尹已丑三月進賀冊立中宮爰至京陞應天府府丞值尹闕攝篆者五月巡撫都御史陳公祥特疏之辛卯三月以　郊祀恩進階中憲大夫八月鄉試充提調官庚事惟謹壬辰九月陞應天府府尹秋八月須詔例授誥命封贈

及二代仍廢一子入監甲午春清查官占埋沒地還之民間以絕權勢起佃之謀復稅科試差餘開拓貢院矩範儀觀為之一新是秋鄉試再為提調官會南京太廟災引咎自陳致仕得請即日東歸家居幾十年足跡不入公府口不談計頗特事惟以詩文自娛樂而已周貧賑族則奮袂為之不啻也公性孝友歲時祀先必流涕每謂其子曰祖宗功德不可忘吾平生無夢夢必有兆皆祖宗之報常憶山東時夜過呂孟祉身在賊中暫止郵舍就草捐俸血遂夢而祖呼我曰速起遂起疾雷震舍而廬次第興復查革更正之人謗言叢集一莫之顧然竟無他所者凡百有二十餘人

有逸馬觸垣悉壓覆搘上菊近無完物矣此祖宗之佑也爾子孫謹識之公以成化庚寅十月十有九日生以嘉靖壬寅六月七日考終于正寢年七十有三所著有石池稿嘉樹軒紀聞行誦巷集藏於家

應天府尹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公忠墓志銘

袁　煒

公諱懋字德夫少頴異沉潛篤學弘治壬子中鄉試辛未第進士知蒲城縣繕有忠政考績等三年召爲南京吏科給事中陞廣東布政司右參議按察司副使兵備清遠以詰中官忤忿横被矯誣械至詔獄既勝縣典史改貴溪復以安福令陞光州守山東按察副使廣西江西參政廣西按察使右布政使至今職升三十年時論歸重咸欲致公嘗沉跡歷苦節自勉者數四不果用而公年已七十道以挽世俗然推公者數四不果用而公年已七十

倒當自陳或勸公少待弗可頎上奉旨致仕去之日行李蕭然南都父老與一時卿大夫咸惜公且服其去之決也公爲給事中嘗幸中外洶洶言者輒杖死公曰吾言官也可畏死乎言之至數十上都督朱彬尤佞幸導上縱所之遠去公劾之其略曰歷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爲所禍蓋其始也媚君以邀寵其終遂挾君以自恣必至於危宗社乃已臣按朱彬以梟雄之資憸險邪之志自緣進用專事從諛游行馳騁凡可盤　聖心無所不至乃於去年導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地漸遠

重親理萬幾宗社天下幸甚及宸濠倡亂　駕幸南京公與參贊喬公僇力同心隨機防護濠檻泊龍江逆當錯繫諸司而彬等益導　上夜遊伺俱竊發公憂之乃伏閤屢請迴鑾辭甚激切其一曰人君所敬惟天南郊大祀之典何可以不早行所養惟親　皇太后千秋之節何可以不及時稱慶所任者庶官也考察之政雖委吏部而黜陟關明尚頻宸斷所重者賢才也會試雖屬春官而大廷臨對必俟臨軒凡此五者皆國家　典禮大政事舉廢速速之間實安危治忽攸繫我　皇上丁承有大業爲心罔弗所宜

攸攸者也臣近又聞之途左諸鎮防秋連營霸州等處強賊猶聚急不以駕方遠出京城空虛將以捲吾不備南自淮陽北抵順天隨路夫役民日久饑餓無聊或至相食況又農務之方殷邪詩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又曰徐方不回王自將未嘗不以農事爲重班師爲憲也而月以來暴雷震驚風雹大作災變之至哉亦有洲允不可以不畏也其二曰宸濠大逆不道罪在亟誅今戡食自如覬生變釁非所以預亂防也忠臣義士戮力成功大賞之典久格未行非所以勵人心也天地者人君

之父母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地南郊大祀可復遲乎賢才國家器用痒民不能一日不資陪用國家不能一時不須賢才臨軒策士可復緩乎然則今日變興旋軫郊祀宗廟太皇太后祔主此固事之至重至大者也若軍馬數萬住劄日久應給芻豆在在告乏旦夕將有不繼之憂秋高馬肥虜易爲逞天威既遠戎心益生西北雖負陵之擾北來章疏奏進雖降有明旨前後之間壅滯尚多百司何所奉行南都重臣多官軍住坡工商廢業生理蕭條小民何以堪命況夫元兇尚沮于江淮

逆黨雖繫於獄奸防尚弛既久人情以禦之臣聞應天府獄南門街往往夜驚人心不安憂疑之所致實乃天心仁愛譴告之有在也仰惟　皇上席炳幾先明見萬里意外之患所宜預防臣待罪言官不知隱蔽伏惟採納以承天意以安人心實宗廟社稷莫大之幸時值生日衆期往賀公日懋抗疏欲罷之以全復賀其生非悖也彤雖深感之然實因公不敢輕動始聖德聖學聖政三事首陳開言擊本天門啟吻及日精門災又陳修八事以答天休七事至進用老

成篤揚忠義殊詠好徵　聖上中興之治可謂不負所學矣公在廣東時龍職洞作亂當事者僉議勦之公以該道兵備乃命衆先營堡日海村良村蘇渡口井溪坪分兵屯守然後進征功成當事欲爲奏報公曰妄殺徼功非吾素志賊厥來剋散其醜類足矣功不滿百何以報爲乃寢其後龍職洞復叛攻掠州縣惟舊有營堡者不敢犯公衆動不徼小利不急近功槩如此其他隨在布惠無不遵思公每自引咎故多弗傳若河南均田應天損補戶供應浩大民頗其便至其立身廉介處事周詳存心平易不爲協新不

以物遷善不求知於人吉不求文其行則公之天性然也歸之日出俸餘治祠宇塑先墓周胝親友囊無長物蕭然塗堵詩書其中融然不知老之將至時與比隣諸老散步往來笑談終日人望之為神僊而公自不知其異於人也以嘉靖辛亥六月九日卒於正寢明年仲子黃州推官炤來京師以例乞恩於朝　上若曰嗟夫斯古之遺直也勑禮工諭祭營葬加贈顯秩仝　上祇愼名器卿寺以下非功勛異等不獲贈公遺與數一時公卿相與恠籍不已以為公未究之報云

應天府府尹唐公暨墓志銘　寇　陽

公諱寬字栗夫姓唐氏別號棠山世為平定州人公生而穎異自童時即有大人矩度治尚書不屑屑於記誦惟以解悟為文奇氣逸人意表伯祖盛能鑒人目之曰此子必高吾門年十五補郡庠生嘉靖乙酉領鄉薦明年春下第篤志問學不休壬辰登進士第仕永平府節推即慎用刑凡所推鞫無不得情者太守王公褒獎有聞任不修乎遊幅清操無愧於神明之語治三載考滿陞刑部福建司主事戊戌陞員外郎未幾轉郎中奉勑恤刑陝西平反甚衆壬寅陞

懷慶府知府會民被其公薄稅省刑鋤強扶弱時鄰府官校倚勢凌害平民公每執而杖之又有鄉官掘城土造屋罪其家人毀其車牛百姓稱快因被毀於憲司稔知公之廉節竟莫之信也且以毀公之人語公後公與毀之者遇諸席公絕口不言禮貌如初毀公之人深自慚愧為政三年百姓富庶敎化大行士民欲立生祠公聞之力止乃寢其事丁未陞肅州兵備副使肅近玉關番漢相雜素稱難治公為政不剛不柔撫綏有方夷人畏服不敢為暴有獻珍物者公

有無碍紙價千金常例官取入橐公毫髮不取有勸之者公艴然曰若敢我爲不義耶遂作支用戊申陞陝西行太僕寺卿副衆咸公德政臨行遮道垂泣留靴爲別云己酉丁繼母艱服闋補甘肅行太僕寺卿癸丑入賀　聖節歸未抵任丁父憂服闋補陝西苑馬寺卿戊午陞四川右參政尊陞四川按察使公發奸摘伏剖決如流吏畏民懷咸稱神明庚申陞山東右布政明年轉左先任者率任庫吏刁索納戶公知其弊親爲閱視納戶大省浪費時撫院嚴治窩盜者逮及士夫一方騷動公每爲勸解中外多之壬戌

入覲陛太僕寺卿未幾忽起尊鑑之與語人曰吾精力漸衰虛糜廩祿恐負　朝廷盍退處山林以終餘年乎遂上疏乞歸　上不允辭陛應天府府尹公不欲往因憶幼年曾夢至南京乃强爲一行至見南京景物宛如夢中嘆曰吾夢既應終於此矣遂於是年歸越二年卒

應天府丞楊公墓志銘　呂柟

公諱璨字仲玉姓楊氏松江華亭人仕爲應天府丞以災異懇乞休致歸歸未幾卒於家宏治癸亥八年八月十七日也其子吏科都給事中秉義以狀問銘初公嘗兩爲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遷尚寶少卿去朝命以枘補公缺方是時予未習考功也至則凡課官察吏一遵公舊或有疑事難政必稽質公所定篇行二年得少免於愆若公之當考察也悉心延訪務得其情雖冢宰中丞成駭稱神有二三彼黜者倘言面誣公指實以答問不慚服予若值茲境步三舍矣當是

時已自考功改武選廖冢宰紀遷北以公剛正篤實徇公任怨也乃又自武選改考功云於是李司寇承勛張中丞珠及朱冢宰希周曰楊考功正直不負厥舉胡少宰世寧有位愧楊而之嘆皆予耳所聞也公陛尚寶以不便水土辭爾未赴乃戊子陛應天府府丞時陳京兆錫屢疾在告公數署篆節財均賦平物価都人士稱便焉故事雖冢多假手獄卒甘心繫囚公時巡獄中飭囚病非累藥不效勿狀全活甚衆江寧丞王震貪酷事覺震已陛他縣嗚者殆午公曰彼色之民奚罪焉竟坐於法彭鶴齡者深陽民也嘗忤

母舅舅誣爲盜詞服喊少公曰鴻陰冤非甚貧何利於此卒得其誣其慈好釋寃類如此則子曰所見也公舉辛未進士筮仕桐鄉桐鄉當八省之衝民罷於逆送乃與杳驗節制者爲定籍按符折夫之法盡繩以法然不能常巡於意也乃以暇能爲調開化實剪之也去桐之日民輸耕罷市樂較戍路以送開化人好訟閉重利輒生甚至欣樂開腸取快小忿生女不舉以商嫁貲公痛與懲創之豪沮饒信姚源之盜寬殘破之賦尤爲人所懷服爭立生祠額曰徽敏錄 ▇▇▇▇卷之十五

誠心愛民語益公自是進陞刑部主事矣在正德乙亥年也明年乞便養母改南京驗封主事厥後考功京兆之政皆自桐鄉開化也初公幼有異質端凝簡重父母鍾愛之及就外傅頴慧絕人年十二脩溪胡寧素爲女相攸見公喜歸索飲至醉弱冠有先正曹憲副時中者許其英敏可希古聖賢公時讀書龍門僧舍外家每饋時羞則曰燦獨不能斷鏊畫粥耶棄之以餵鼠又嘗讀書城南鄰女欲假汲以挑公曰吾可讓魯國一男子乎斥之每試怪學背列高等與兄憲副公瑋齊名時稱松江兩楊王督學鏜之至分

廉以瞻嘗師莆田方先生岳於泰州所交皆知名士既中弘治乙卯鄉舉遭父贈君公喪時兄憲副方第進士觀政也公哭踊委頓與叔弟琇十踵殞殮如禮飽曰太安人檢葬得封君爲諸子佾生狀示焉公哭不忍視曰吾父爲此將慮吾兄弟故耳端耶吾兄弟不體是心而或後吾者非子也焉之友愛二弟益篤於是公之文行大著而佾上子從遊者門無停屨多科第云嗟呼公孝友形於家庭端諒著於鄉閭如此宜乎仕官行政超邁卓卓也公先世上海人遠祖爲府別駕其後有博學者稱南腳君爲尉白

是皆以儒鳴沙岡間高祖壽梅公諱德時曾祖樂耕公諱景皐贅於翁氏始家華亭祖月溪公諱文信授散官考南隱公諱雲字民望以長子憲副公貴贈工部營繕司主事妣宋氏封太安人自南隱公以上皆蓄而未發乃至公始大顯又以及其子給事中則公之懿行善政豈偶然哉公生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八日得壽六十有六

應天府治中龐公崇陽傳　京學志

公名嵩字振卿居南海唐鄉學者稱為弼唐先生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管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擢府事初至旱悉為灾公督賑安恙無不虛往實歸者旱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為諸生規建會於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與起者為多性嚴明崭崭不可犯而又與有聞於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為確信一力雖貴有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楷不以煩民人目為屬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公謂非理上

疏請止之至今著為挈令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在所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為僊鄉有特祠至今俎豆不絕云

夫公幷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公儌吏幹在事指據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服則進諸生課之自損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為諸生發疑扶異

應天府通判林公春墓志銘　倪謙

公諱春字孟陽姓林氏其先台之寧海人曾祖某洪武初以戎事遷居金陵祖某又遷山西太原府右護衛父本榮又遷代州至公又遷萬全都司龍門守禦千戶所至宣府乃定居焉公生於太原性資穎異有志於學比來宣府時紹紳儒碩講居於是者衆公往從之資其講益人萬全都司爲弟子員習尚書陳覽羣籍學日宏肆爲程試之文深有理致尤工古文辭鄉人多持卷軸求之家有其作稿於書輒景慕庚午應順天府鄉試中式會試中副榜當得校官不就入

太學放依親歸養政葉公盛舉同纂修都司地誌搜考訂定善於序述持身端慎遊公卿聞惟以禮接一言不及外事有事遠繫者多齎重賄要其解釋力辭絕之雖以禮遺以金帛者亦却不受人皆曰士居貧而能有守若此真難得矣復入太學從翰林學士呂文懿公卒業志期必舉進士文懿嘗嘉予道公之學之才之美予已知其人而未識也天順中予爲權臣所陷謫宣府嘗至學宮見少師楊文貞公扈從北征詩刻石堂上碑陰刻吏部尚書王文安公記公所書也予初以爲養正書問之乃云公書又於他處見其所書已作甚多欵曰名下無虛士信哉未幾公乞假歸始獲面晤言温氣和藹然君子也鄉人素愛之延請者無虛日多遺予以陪公能飲至數斗不亂酒半必拇拳商射呼笑爲懽意度灑如也後別去意其必舉進士竟不成待次吏部僅授應天府通判專理馬政人咸爲之惜公曰始仕得六品京官於吾足矣所患職弗能稱耳及至官以清節自勵攻駒考牧恪盡乃心公平不苛民受其惠無敢干以私者每行縣較閱止食公廩一毫不取於民時蔬公解隙地至則摘以自給其廉如此或訐笑其迂者公曰我儒者誠

迂若楊伯起則古之迂者也我願學焉初考獻嶺於朝吏部以最聞詔嘉之錫以勑命進階承德郎贈其父如公官贈封母妻皆安人再考復以最書政聲日起性酷好書每暇輒磨墨伸紙揮汗呵凍寒暑不廢字體清勁遒麗得之者皆珍襲之于幸被宥還復得與公胥賠南京相處者六載每造公必留飲至醉呼笑之樂不減疇昔今年暑氣最熾公中暑毒適當開科屬理場屋事勞遂成痢疾不能食子往視之言論尚如平時不數日竟卒嗚呼孰意其遽止於斯哉公爲人外雖和易而内實剛毅處兄弟友愛交朋友誠

信接寮寀敦睦居官孳孳愛民廉介之操乃其素志不以始終有變故其卒也貧無以為殮哀積眾賻僅能舉其喪歸其制行可見矣公生於永樂辛卯七月九日卒於成化辛卯九月五日享年六十有一

京兆呂君言傳

屠滽撰

英皇帝以後嘉興有大臣者三人矣大學士文懿公原大司馬襄毅公忠迨吾先公崇爵顯誥錫之天府以施于後世其子孫亦多修其先人之業故鄉稱世家者必曰三呂云京兆君姓呂氏名言字伯時文懿公孫也文懿公當　英皇帝時簡入內閣佐　上理庶政無弗當　上意眷而殊又敬導　太子文懿公卒太子泣謂　上曰呂先生死矣呂先生兒在于是　上亟問所謂呂先生兒者而公長子宗入奏計乃詔以宗為國子生寄校中書舍

人仕至太常卿太常卿娶沈氏人生京兆君性簡朴異肇兒而又故呂氏也肇兒皆畏事焉七八歲時同學盜吾不願兒盜吾終身不願食焉於是肇兒匿弗敢兒也當是時君業時文矣比又從太常公業詩十五六時諸老生以為弗若也志氣銳甚謂可立致上第顧數試數不第乃以陰補太學生又數試太學數不第其以為弗若者皆數第也若乃自護曰吾先人之裔也吾祖遵德紹其后太常公宦直亮不撓無替顯休夫人所自致者奚一命足以

見志矣遂棄不就試歸十餘年而當止德甲戌始入選試吏部授太平府通判太平近江商賈往來郡故咸有稅通判至則令曰夫商賈國有恒稅郡今又稅是重以困也其弗稅商賈益纔纔來集矣初　高帝起兵鳳陽與太平諸郡接壤詔戒諸郡田租然令戶飼馬官就閱其駒歲上之民無所苦其后政敝諸郡民日貧飼馬多死率賠他郡駒閱之官官索賂弗得則曰非良駒也斥弗遣必賂乃可而京師遣數千里復以其駒駘數千里比至則困敗不任用題計其費大率三致一耳以故太平民竄匿不願飼馬

通判職專馬乃官且經畫行邑勸勞如故事每一令出民必曰新判令也便于是竄匿者稍稍歸君又嘗有馬政疏矣其略曰制不可更法不可泥今江南駒少北地多且良請令民成輸銀上之太僕太僕就京師購良馬不困敗而費省十九官民兩利會君以繼母喪歸不果上居繼母三年而改應天府通判以故人稱京兆君至則江南大饑人相食流民就食應天者數十百萬而又疫甚死者遍野君受節賑濟親給食飲不少遑流民存活十二然自是君病矣遂懇乞致仕經歷致仕者又一年而

卒春秋蓋五十八云夫京兆君歷二仕幾八年夷子弗以隨惟一童子年十餘耳平居治政常日昃不知食即食無重味數日才一舉肉弗絕也中丞異公時巡撫江南阿叱羣吏無敢近每見君入必肅然起曰廉判來廉判來以故僚佐多忌之而又好嵗天下事若洞遠無近功然卒有大效乃人曰京兆君迂君亦曰吾迂弗較也性篤孝少喪母晨夜泣不絕時太母徐孺人在也比太常公髮陸淑人善嚴于是托公于母家朝夕惟徐孺人之慈時時謔曰豈有人子而弗善事母者哉夫子故有罪也于是遁

匿徐孺人始大喜太常公喪公大慟幾絕凡三年而後復故太常公卒時君　無所取惟陸淑人所欲與弗私也是其人豈內外異致者哉予觀世之人有一能者率繳繳務眩外惟恐人弗知密措顯頌馳逐公卿間以故並蹉跎榮京兆君慤異才善自守論議勿下人遂負氣阨塞抑鬱抱病死嗚呼傷乎往予遊南都時與君同舟也前有歙橋君遽起曰夫丹行佃橋墮柰之何泝橋危途行安乃遂途行此其心豈行險

弗知命者其顧肯繳繳營利若今之人哉其明視其冥冥是非其冥冥者即京兆君娶項氏表投女孫與子婦兄弟也生子丹恂恂而文爲子文鳴呼源流遂矣

祝京兆允明字希哲先生諱允明字希哲徐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吉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於蘇遂爲蘇人祖顯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父獻母徐氏大學士武功公女先生少顯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日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日濡月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羣籍押官制宋淵源與項之言若入記覽發爲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間闔新涵古今無所不有

或當廣坐詼笑雜遝投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啓大噪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口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與寧令地介崗海民尚獰悍感於穢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興授以經學親爲講解遂一變其俗羣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敓方畧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官何若干卷蘧衣一卷浮物一卷成化間蘇材小築若干卷野記若干卷語怪若干卷語怪四編若干卷江海

西按察副使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若甘解衣槃礴游心玄澹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晉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輒洩去爲榮喜恩被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爲家長幣問有無得俸隨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嘯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逆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飲斂先生少有意用世既濩落不試一發於文雖感實則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粲門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紛言之士係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　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出諸生起單揭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混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没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所著有祝子通若干卷祝子罪知若干卷祝子雜若干卷蘧衣一卷浮物一卷成化間蘇材小築若干卷野記若干卷語怪若干卷語怪四編若干卷江海

鴻臚寺
卿
施純　楊宣
羅義　齊政
周文興　魏浣
少卿
王希孟　胡侍
寺丞
錢貴　史朝賓
南京鴻臚寺
卿
胡森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陳汝秩　刊行

鴻臚寺

卿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鴻臚寺事施純傳　實錄

施純字彥厚順天府東安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初授戶科給事中陞鴻臚寺少卿再陞本寺卿純習禮度每旦侍朝爲荅所奏事　上是之語頗溢純請以照例易之用是賞能春遂擢禮部右侍郎未幾陞尚書一日與殿謙等八人同加太子少保成化二十一年閏四月辛年五十無子以例贈荅葬純長身偉然出羣類表不十數年得驟登峻秩前此所未有也

公諱宣字振方世爲保定新城人曾祖汲祖斌父
仕能俱弗仕母蘇氏公生而穎拔不羣人縣岸爲生
累舉不中遊嘆曰是我造詣未至也乃抵京從山翰
淳安商公游學業大進遂領景泰癸酉鄉薦甲戌登
進士第未幾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公剛毅有氣畧每
慨然以激揚清濁爲已任　英廟復辟簡黜臧否以
更新治化公果劾效靡無所避忌風裁凜然　上默
重之會鴻臚寺少卿缺吏部以名印擢公爲之凡朝

廷宴享朝賀大禮皆出職掌公修幹美儀奏對明暢
日見寵遇自餘皆不敢望也　憲宗立以公舊臣恭
注尤篤尋陞鴻臚卿滿三載進階中憲大夫賜誥褒
封父如其官母恭人辛卯冬朝廷因災變下詔修省
時荆襄叛寇剿千斤者既伏誅戎帥械繫餘黨獄孚
於京屬官引奏公詢知徒衆有誤陷於辜者承上意
論救大要欲重人命謹天戒辭甚婉切有　詔法曹
詳鞫以聞竟得矜省論者服公之見云滿九載陞禮
部左侍郎仍掌寺事越二載即上疏乞休既歸日與
鄉舊酌酒賦詩爲樂優游林下垂二十年而卒寔弘

羅義山西清遠衛戍卒也華朝加兵潛邸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潛邸書略曰昔日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权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以間王室周公誅之殷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之周公也宜以周公之心爲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以爲周公之聖復生於今日矣又謂古之夷狄以國相讓夫隱於首陽而連遣父母喪服闋復任已已擢右少卿天順丁丑　英宗睿皇帝光復寶位知公練達特擢本寺卿居四年以衰老乞致仕　上殷詔

留之又四年再以爲請詔特令歸展墓　今上嗣位之初公年已七十有七請休致不已始賜俞允既踰二年爲成化丁亥十二月十二日以疾終於正寢計聞　上遣官諭祭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大同縣長安村之先塋公爲人體質魁梧音吐洪亮日侍珥陛而禮制習熟動無所失及年既邁朱論愈甚故累劾特寵眷之遂以諸生至九卿可謂嘉遇也已

鴻臚寺卿江郎周先生文與傳　趙鐘

江郎先生者江山鳳林里人也生而穎慧丰姿瀟洒自幼時即慕李泌之為人有異俗見而奇之曰此子風骨不凡當是神仙中人但恐世情牽染為顯官貴無望矣其家聞其言強為博士弟子員從遊章楓山先生門先生一見其文許以決科曰是無煙火氣者迨聚正德丁卯鄉試第四人次年登進士高等即乞致仕不允乃以疾告過遊海內名山凡太華終南廬嶽匡廬遊覽殆遍歸丁內艱服闋起授北部主事尋復以憂歸築室於江郎之鐘鼓洞終日端坐觀心定

性若將終身焉嘉靖改元奉部檄補禮部祠祭仍乞休不允告改南尋轉稽勳郎中屢轉至鴻臚正卿即乞致仕歸寓居府城晚年移居武林徜徉湖山日與高僧異人為方外交潘泉諸公慕其風者咸願出門下侍御邢臺趙公玉泉屢其所居曰嵩寓總制胡公梅林巡撫阮公山峰為造高士堂以居焉先生周姓諱文興字用賓幣居江郎山故因以為號云八十二無子終於武林云論曰先生平生不喜著述亦不作應酬文字而於道經釋典則深識其味中年頂上結一疣令人大棒捶之不知痛人以為丹成之驗故自

鴻臚寺卿魏澄傳

魏澄直隸合肥人羽林衛籍正德戊辰進士六年任淇東貌肥黑而健力性敏而耿自屈推事陳義已雖鴻臚寺左少卿十五年九年考滿陞木寺卿初遍事缺人見在遍事假訪保名揚行求索視利輕重爲出未悉得他人稍啟其端即媒蛇淩多奇悟弘治戊午入嘉靖元年澄疏其弊凡遷補各國通事除丁憂緣同寺舉河南鄉試乙丑回第進士已值　武皇即位事俱不作缺其見缺十人以上及一國全缺者在外出令唐山更野改邢臺遞場方鞫弄閃政閣使謀校行各邊鎮巡每缺精選一人送部在京不必通行遍旁午下郡縣大宋斯少不厭欲中以法大者械首迓事訪保禮部剳鴻臚寺召選眞正籍貫子弟取具印筥次削秩遞寘吏日惟謝敖亦棄際目洞上官察其信保結粘送部覆審相同再試每缺精選一人奏送跟不深咎宗哲廉白自將盡力民事又昔斷決無滯該寺分派各國年深老成通事啟習如木岡無人許務守郭維潔修有稱宗哲勞而揣守要自來覲求能

其自從師受業或隣邦遍曉者教之一年之後同邊官詣診治三載晉刑部主事正德庚午秋八月閹張永害瑾權奏瑾大惡詔多官廷鞫皆錯錯索索莫敢先發言衆促司寇乃問瑾胡爲引用鄉人瑾笑乃罵曰汝文武大臣皆由我進何得言鄉人衆皆憎息駙馬蔡震詰瑾考掠成獄震武人擬擬無所長一旦名聲遍朝廷法官推宗哲謹獄詞慷慨亢朗聽者竦然由是銓司器之太宰楊遂庵選授鴻臚少卿前未有超級如此者遂庵方以折節越用招士出其門士亦樂比附宗哲僅隨衆投名狀迄宰遂去位未嘗登其私堂交一言乙亥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生成化乙未

八月十一日享年纔四十有一宗哲負氣忤物而數人過失指其隱弗恤人不能堪能因而改者極與厚善好強飲醉更浮白坐是得鼓病子與仲默日候之疾革自恨業不遂擊膺公屬既卒子與仲默仍請費於鄉士夫及他原宗哲者乃得指敎馬柳泉敬臣守大名助之葬云

鴻臚寺右少卿胡公侍墓志銘　許宗魯

公姓胡氏諱侍字承之別號蒙谿應天府溧陽縣人也　國初諱士真者明醫術坐累謫戍陝寧夏衛歷四世皆爲寧夏人司馬公卒　賜葬陝西咸寧縣韋曲得守冢墓遂爲韋曲里人公少治詩爲縣學生正德癸酉舉鄉試丁丑舉進士戊寅授刑部雲南司主事辛巳晉廣東司員外郎嘉靖壬午晉鴻臚寺右少卿甲申謫補山西潞州同知乙酉下　詔獄事白奪秩編民戊戌　詔復其官癸丑十二月四日考終於家距生弘治壬子十一月六日得年六十有二明年甲寅十一月四日祔葬司馬公墓次所著有蒙谿集三卷續集一卷墅談二卷眞珠船二卷清涼經一卷傳之於世右狀所載如此云維公靈炳肇生粹敏風賦垂髫穎慧族稱豹變之資弱冠敷揚鄉舉鳳翔之覽逮過庭之服習遂遊洋以翱翔胞羅星斗之文落筆而煙雲滿紙腹蘊經史之奧縱談而古今懸河首鶚鄉書省推顧雋繼登廷對朝慶得賢仕始白雲著火雷之剛決明垂黑索並日月之靈融式慰勤而折獄以情體欽恤而求生於殺淮南密網解三面而仁活千人定國高門狀五刑而廣延百世陟卿視寺佐

肅朝章實恭贊填孚一日訓執度儀刑乎四裔瞻天咫尺身依爻扆之弟捧日周旋晉接　冤旋之貴叔孫制設體統正而朝廷尊公西立朝應對諧而賓客悅無何崇祀議興嘵言訟聚公乃揣性不化恭苦遂罹貫誼少年自速長沙之責子牟忠悃常勤魏闕之懷方內咎以圖新忽外尤而作戾紛紜貝錦無端載錮圜陛捨白何所公惟究心義論言臣罪當誅紹念鄒書仰恃　皇明有赫既而大地生春恩深玉律覆盆回照德沛金雞沐雨露之潤私於山林而獸逸於是痒躬歌哭志典墳三樊院除頌至仁於擊

壤之歌四部窮探揖往聖於羹墻之接謝靈運放情自適賦登山臨水以倘徉邵堯夫知命樂天咏月窮風光而爾雅貧無儋石之蓄樂且有餘富有貫斗之才學如不及雖古人三冬之苦八斗之雄方之恐不能前也故其著述精研搜羅極至泰封孔壁了無遺文汲冢湯盤條與雅道謂為詞林之宗匠學海之鉅儒蓋無忝焉而又天畀純孝性篤友恭敦彼棄倫慎鼓濤行執喪則毀瘠越制侍養則色志無違昆季念孔懷之休妻子愛好合之美生年華胄不染統紵之風流投老窮居克厲貞松之志操古云居卷易習穹

鴻臚寺寺丞錢君貴基志銘　文徵明

嘉靖甲申錢君元卿以鴻臚丞致仕還長洲閱六年庚寅三月四日卒年五十有九君諱貴字元抑妹錢氏吳趨武肅王之後宋有寶文閣學士諱端問者卒官平江遂家長洲濱湖之上君曾祖珑祖迪父脾世有隱德而脾尤業儒有聞以君貴累贈文林郎太常寺典薄母陸氏贈安人君生頴異敏歲問父讀史從傍諦聽若領解者問之即能以意對父大奇之授以家學年十六選縣學官始從師習舉子業不數月悉通其義御史按試輒占高等弘治戊午中應天府鄉

試益淬勵精進期取甲科既而試禮部數不中而其名日益起從遊者日衆君質義演推必盡底裏又爲游揚引重使皆有聞一時學者咸親附之正德辛巳以太學生試吏部入格授太常寺典薄時方用羽流爲太常卿少君上言秩宗之用典司禮樂統和神人職重位尊不宜以異端參列其中又言太監蕭敬鑒陵懷讓屢遭論劾不宜在

曹吉祥劉瑾事著三忠傳上之時　上新即位中官有用事之漸君言隱然有所指陳人咸避之會有事興獻帝園陵君奉詔副大臣往治禮儀禮成復命賜

白金五十兩及追崇議起君因論邊卒之數乘間有所論列或謂非所宜言君曰吾職司事既有知不敢不以聞禍福非所計也在太常執事節適多所建正而操廉履慎莫或過舉既舉最當遷而君雅有歸志遂上疏乞骸骨　朝廷以年未及不許疏再上乃進今官以榮其歸

公胡姓諱森字秀夫別號未齋自幼英特迥邁不凡大父期公碩器幼拾送入黌宮博究羣書爲文雋拔領正德丙子鄉薦丁丑赴大學試庚辰中式會閣越辛巳　上首策多士賜公進士出身初授南京刑部河南司主事繼陞本部陝西司員外郎更廣西司明察廉平寬惠信決平富民沈氏之訟父子兄弟成輸其情聽訟之中敎化行焉寮寀錢之私所得皎官之狀請託之杜摘伏神焉告訐月餘則部案積稽事二日則囹圄幾空遷繫之釋數百皆呼青天而去繁

劇之理有仁恕焉不激不隨有學有守心存愷悌而讞獄本於平恕志向高遠而自處拔乎流俗則見於部堂季襄惠公之薦遂有吏部稽勳司署郎中之擢歲在戊子率士來賓大明黜陟公考功郎中公廣詢博訪普心乘公於時大禮著爲成典矣議諸臣皆就外補執政欲追前尤公爲從容回斡士類藉以保全太僕卿楊公最時爲寧波守側陋惟其賢不惟其類薛引善類士途爲之一清斥罷貪靡首相爲之莫挽冢宰渭涯霍公疏可證也會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時有祀典明禋之疏以求無愧於天理民彝之極其署光祿之印革厨役之溢給皆麵蓽之冗費却署官之餘金不以非專職而不事事癸巳之秋北補太常少卿提督幹休院四夷館官階清要士民傾心無何公就王恭人辛以內艱去任扶柩歸葬結廬墓側哀毀備至服闋兵氣在疾四期始起赴京又以新於請謁忤首相補南京鴻臚寺卿公以局閑事省減去直役時與渭涯霍公泉黃公東

郭郤公泉亭吳公談說理學講明圖是以需大用　皇上克謹天威因遇災異許令自陳三疏乞休遂得請家食宰相尋亦被論去無幾召復相舟停澱溪請見公輒稱病不往嗣後內外交薦皆不報繼其相者公南官邸舊比鄰也厥子縞柄遂不與通尺楮大中丞歐陽公必進雖有特疏之薦而公高尚之志於此決矣厥後二相果不令終人由是服公之先見躬飭調藥餌養封君中憲公又十餘年薛大宗伯而卒以剛方忤部使被論公獨詣其哀慟居廬動必如禮營墓建祠皆親踈公竟黜之不少貸考績事竣廵按傅文選司郎中明揆公年亦邁其哀慟居廬動必如禮營墓建祠皆親踈弗懈又聿追前季家廟之在青陽者皆修葺而拓其

基焉餘惟杜門九峰韜養自晦優游林下者凡二十餘年而卒

余讀揚忠愍傳咨嗟憤懣泫然涕泣不得俾刃姦兇腹中以爲恨　世廟雖御臣嚴未如不諒於輔臣如徐文貞調護海君瑞上怒甚卒得解忠愍之見殺嚴氏力爲之也佐賊者仇賊所撼曲法庇理孰知有忠臣孰知有國家良心亡無所不至亦鄙夫恒情於時以下僚抗上官執辭曰不可雖弗獲竟其志豈不亦難哉觀吾史君所以無愧於人其行可述其墓可銘也已按狀嚴氏當之欲殺忠愍也授指刑部侍郎王

學益文致其罪史君適以山東司員外郎署司事論辨終日曰繼盛何罪也王知不可奪自爲律案以詐傳親王令旨律棄成授司令署銜君痛心疾首無如之何乃自署疏尾有楊繼盛語雖註誤心實無他惟復　陛下憫其狂愚謫發遠戍以全好生之德等語疏入嵩怒楊坐死而君則降職調外矣君雖左遷聲譽自此勃勃起由泰州判官陞楊州府通判陞南京戶部員外尋陞郎中丁母憂服闋補工部郎中晉張秋陞河南僉事陞尚寶少卿陞南大理寺丞應天府丞尚鴻臚寺卿時文貞爲元輔方欲大用君未幾而

君逝矣君以正德庚午四月二十九日生以隆慶辛
未十月初三日辛卒十有六年爲　今上萬曆
歲余始誌其墓中之石君姓史氏諱朝寀字應之別
號觀吾其先浙之四明人元至正中有爲者避地入
晉江遂爲晉江人爲生元吉元吉生恩有孝行　詔
旌其門以長子盛貴封戶部郎中恩生陽陽生時泰
時泰生商嵫公宏璉任金壇訓導贈鴻臚卿君之父
也母包氏封太宜人贈太恭人君以嘉靖辛卯爲於
鄉爲第二人丁未試春官爲南宇高公所錄第一人
試於　廷爲二甲第四人

俗麗態自宦所歸僦居僧寺舍車而徒宛然寒素士
也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居官奉法循理飾冗費恤
民隱御鯁遣雪寃抑所至著績薦於端簡鄭公晚曰
表裏無間夷險一節稱於蔡巡撫次楠林宗伯濂曰
不飲大梁一滴水曰聽其言若吶吶不出口而胸中
脽略有萬夫莫當之勇余嘗與君共事留都益親親
記其議論獻爲眞有道氣象前輩風流不可及也
詔勑諭祭鄉推賢嗣君沒有餘榮焉而諸子皆彬彬
守其窶貧而厲志進修福澤綿綿蓋未有涯也君嘗
集自古父子兄弟言行可法者爲史氏內範行於家

又行畧

嘗　肅皇帝癸丑之春楊椒山公繫盛以兵部郎上
疏極言嚴氏納賂寧國十事疏中有引二王語　上
大怒命杖之百下司寇獄聚刼朝皇皇時余伯兄觀吾
以員外郎署司事部堂則　何公也問嘗擬何律
觀吾答以奏事不以實當用此律堂翁曰更有一律
可用汝試尋之次日復翁曰以員外見只有此律它
無可傳者翁乃指許傳王肯一條謂用此何如觀吾
爭不可時急矣延數日獄未上堂翁乃曰汝決誠是
然　聖怒不測與其俱斃無益不若姑徇　上意以

待後解左堂王者嚴氏姻人也則曰司官欲徇名姑
銕我老命於是改擬許傳王肯絞蔡成授司令署衙
兄痛憤既不可柰何乃自署本末云楊某言雖註誤
心實無他惟復　陛下憫其狂愚誅發遠戍以全好
生之德數語及疏入相嵩怒楊坐玖司官降三級調
外任堂上官罰俸三月方嚴氏勢焰士大夫相見以
目不敢言及椒山事同年提寧者至一黑羊不許入
諸相問者椒山俱閉目不言惟親吾至則張目視曰
史年兄耶多費心矣兄湖行與楊書曰過翁之事當
以死諍宜不死者尤賢翁之不死也帶罪出門罪翁

自愛明明者天庶幾一悟楊復書曰兆奸人勝誓不俱生自分必死矜何苦也矜行矣天下事尚可爲珍重珍重手書至今存調任之後達官貴人見皆嗤嘖慰勞至見次相李南渠公未及屬遍指曰此真男兒也遂降階延入慰借尤至今縉紳大夫不惟不知觀吾事并楊椒山亦或惘然王鳳洲爲楊立傳傳及郎史君不詳其實而且沒其名可惜也余觀今之巧於取名者稍建一言若一節以名歸之雖一時遺却旋即徵之因而負重望辱應仕若觀吾者一遵論論蕭然一州孫赴任上官無物

色之者三年盡瘁供職竟不得一引薦宵時觀吏部政楊武東公掌選以風裁自持欲收拾天下人才道及嚴氏意未解量移楊州通判及將處之一京職以嚴氏故終不果李素知觀吾者乃稍遷南戶部郎本古冲公位冢宰李春湖公詳朝端守入覲太宰陸莊簡公嚴氏敗諸爲所排斥者俱蒙賜還觀吾復以河南僉憲轉尚寶卿尋丞大理駿駿向用矣竟以無書抵政府閣滯南都終於鴻臚散卿以沒嗚呼此誠拙之效其視今之巧於取名者何如也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張公朝瑞墓表

焦竑

萬曆辛卯鳳梧張公以金華守入覲太宰陸莊簡公負人倫鑒擢計吏卓異者六人請旌之公與焉當是時公廉直之聲天下莫不聞余意公必矯然有以自異者久之與公遊益聞慫慂行君子也嗟乎吏不受賕常耳而世輒以自矜詡詘見於須面宜其一節之鮮終而人何以論於其大全以是歎莊簡之知人而公之賢爲不可及已公年六十有八以癸卯二月十一日卒明年冬十月二十六日諸子將葬公州孔

望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惡能辭公諱朝瑞字子禎生敏而恪五歲知字義十三入州校嘉靖辛酉舉應天鄉試隆慶戊辰舉進士屬州有倭警議築城公即捐坊金爲倡釋褐令安仁臺使者以治績交上未幾丁外內艱歸服闋補鹿邑令公至益自發舒賦溢額豁之土蕪蔓不理闢之集流移舉鄉約嚴什伍大要以惠元元過姦究爲急邑疆半係於是公聲稱奕然著公殿畝以數復侵地七千餘頃於三輔間矣以令高第徵次當補給事中御史而時相銜公著書有所刺譏壅遏南行人司副已轉計部員

外郎晉郎中凡鈔關板閘之役以膏腴名者力辭不
行時時典衣稱貸爲朝夕費至事關大體則不憚悉
心以籌大司農倚重焉出守金華爲儲胥其民而祉
庶之甚具會歲饑穀涌公出帑金貸糴而平糶活饑
民以百萬計郡故有先賢祠日圮公葺之更拓爲書
院置田二千餘畝延師儒貯載籍以教語具崇正書
院志中遷濟南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罷性義嶺者
公相度川原謂罷塞而勞數十萬人之力損大司農
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八可已二可患之說
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衢而總河糜度

支永衡錢無算功卒不成朝論翕然多公居無何湖
中民變起上下蹙然復假公參知以填之公居湖踰
年民變定上下賢然復假公參知以填之公居湖踰
貪殘吏壹以清靜爲治若義倉義冢善政具舉而止
禳一疏先諸司爲民請命貧瘠卒訾于輿論者本公
首倡力也召爲南京兆丞再遷鴻臚寺卿會黃河西
徙漕網爲梗公以分雅事黜爲非策抗疏極論之大
旨在塞黃堌口復徐邳故河謂黃堌口不塞則徐呂
水不流江南四百萬漕般無入京之路疏入主計者
譬克英決公引疾乞骸而奉

南京兆公再蒞事風清弊絕民以牧寧念士貧無資
前爲置田者數矣至是爲鉤陳續捘伏匿得五百金
益買良田以贍之如在郡邑時責院之前築避雨舍
徙覘治衢不欲以露體塗足爲多士患也京兆有表
忠祠祀遜國諸臣公以爲未備檢括史志增至六十
餘人主成躬奉以入且輯忠節錄一編以垂久遠其
加意風教類如此累推光祿大常卿　命未下疾作
一日端坐而瞑惜哉公仕既通顯敝衣糲食終身不
厭故廬湫隘不蔽風雨卒之日筒無遺金頼南中好
義者奔時始克成殮夫世號潔廉者如建鼓而求亾
子悵捉人之不知也自非然者或硜硜堅劒無當縣

官用公廉而不伐業與沾沾自喜者異矣其臨民涖
政疾竭心力至日不暇給或遇國家大計意氣激發
侃侃亾所避雖貴有莫能奪也公氣色恬穆鮮所見
喜怒乃至違上守已奇禍不折危議不搖殆庶幾社
稷臣之風而廉吏不足以槩公矣平生面目嚴冷交
游間正色直言不作寒暄語歷三十年不以窘牘
一通於津要以此自立亦以此不合於時然公亾悔
也吉伊湖公色養備至又廣其意作族譜九卷附名
賢家訓于末創祠堂義田義學收族之貧者而養以
正復推其贏於周親問黨咸被焉昔范文正身無以

爲斂子無以爲斂而盡其力於施貧活族閒如公之所爲何必古人嗚呼難已公淮安海州人考諱景即伊湖公累贈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嫡母孟氏繼王氏生母鍾氏俱累贈恭人配葛氏累封恭人子三人應瀼應泰應溶皆諸生孫一人所著三集外有孔門傳道錄禹貢本末皇明貢舉考南國賢書宋登科錄鹿邑縣括地志兩邑節愛錄金華荒政郟睿水利常平倉紀奏疏文集總若干卷公既殁郡人士思之不置謂公清畏人知如胡威愛而能誨如子奎爭傳誦之猶若未悉其美也中丞耿公定力奉常丁公賓

給諫祝公世祿擬具公事行請贈說于胡未果余故泰史職有善而不彰罪也爰裒其大都表於墓俟諸君子以次而舉焉

尚寶司
卿　劉葆　孫伯堅　汪文輝
少卿　袁忠徹　李源
司丞　徐自得　潘士藻
徐宗魯　吳性
南京尚寶司
卿　夏寅　白玠
臼悅　孟秋
朱睦㮮　陸師道
李先芳　張信
徐文榮　楊兆業
許教

尚寶司

卿

太常寺卿掌尚寶司事劉公幕墓志銘

孫 陞

余聞之詞林舊稱故相劉文穆公輔 憲皇歷孝皇累著勛勞當讀月卑星津之疏有毅然不可撓者益仰想其風采及接公之季子太常卿乃又感嘆知有所啟之也乃太常公謝政家居於嘉靖戊申十二月十有七日逝矣公諱瑗幕字用楨世爲畿內博野

人初補校官弟子力學斬取科名弘治中詔錄文臣進勲徼子爲中書舍人公出就職然以詩書自淬礪脫紈綺習人咸稱之九載考績遷大理寺寺副仍掌中書舍人事典誥勅惟謹又六載遷尚寶司司丞武皇南狩扈蹕多稱旨賜金雕服三銀牌一令上腸繡服一九載考績遷尚寶司卿掌司事又九載遷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又九載遷太常寺卿仍掌司事典符璽綜諸務其間久監練達上下宜之以年老休致令終 上遣禮部尚書治葬恩至渥云公性簡重不苟言笑不輕識人知大不與世浮沉

尚寶司卿張公信墓表　　抄上冊

正統七年二月三日尚寶司卿張信彦實卒於官張氏世居山東按縣其祖若父皆以行稱於鄉彦實孝友出於天性自幼雖饑渴飲食不先父母父喪哀毀母病數更醫不效益用憂人問可療疾即自割股肉進之遂愈永樂初鄉里上其行自司以達于朝下

（以下行疑衍）

部史驗之信詔雖其門命爲尚寶司丞洊承直郎進

正德郎居家事二兄如父壯老殁哭一致居官治職務勤慎處同寀有善能讓有過規舉自引咎其度有容同寀或造誣毀之或挾勢陵之一不校如門問然

遇行不當理必據義執辯不以出位爲嫌前尚寶卿朱琇罷行尊且有寵于上亦嚴憚彦實心恒德其忠于已九載歷尚寶少卿階奉訓大夫進奉直大夫侍二廟監國凡上表奏則翰林書辭用寶函封畢授尚寶以緑版夾護然後行一日所上緑版内夾敝故紙既達行在内侍以聞命泉司詰所自仁廟召翰林尚寶前之故彦實對云在函封内臣不敢預知函封外則臣之罪遂遣彦實自陳其同官在扈從者教之援翰林以覘倖免彦實曰不敢自欺況敢欺君父乎泉司論彦實不敬有旨薄罰復職以是迁論重

之仁廟嗣位首進尚寶司卿授奉議大夫賜誥命以所按散官贈其父封其母太宜人又九載加四品祿彦實樂聞善言初官近侍日接内閣諸公自念我爲庶民望斯人如在雲漢何由得聆一辭今幸旦暮相親其可自棄袖書論一編遇問處輒揖請教二三公皆樂爲之盡既終篇常涵泳不厭而日臨寫智永千文一遍不廢其爲人聞敏易直謙和無競交處有誠年六十有六而卒葬應天府城南鳳棲鄉

尚寶司卿孫公伯堅墓志銘　孫　陸

嘉靖丁未五月二十有五日朝列大夫尚寶司卿致仕孫公卒公諱伯堅字道夫其先山西潞安州人永樂間始遷興濟曾祖諱讓皆不仕父諱友以公貴贈尚寶司少卿母李氏贈太宜人公幼勤學弱冠補校官弟子屢舉不第學益弗倦靳以文藝自致會弘治癸亥　孝廟覃恩咸里拔爲中書舍人公以君命不可違也乃出就職然猶耽嗜經史誦習不休正德丁丑考績遷大理寺寺副尋掌中書舍人事嘉靖乙酉遷尚寶司少卿壬辰晉卿加四品服色俸級

掌事如舊凡　先朝沿革能悉記人有叩之無弗應者不爲崖岸幅巾之行亦不燕惰阿媟待僚友和敬並至出入禁闥三十載謹厚無過聲譽流縉紳間當是時公弟伯强爲鴻臚寺少卿京師人士以興濟三孫衣冠之盛爲侈談云年未甚衰即疏乞休致或勸止之公曰　明主御極典百司庶政滕育人也吾以書生叨顯秩幸免過舉不於此時見幾引退更復何待疏再上得允輿論高之興濟小邑孫氏寔巨室公歸不以勢加鄉里又時時捐餘貲稍賑貧乏邑人多頌其德宅第在縣治東築一小軒焚香閱書以怡朝夕軒側有園蒔花木嘗傲其間時二弟亦既家居恒置酒與故舊高會有廣受之風余嘗南歸過興濟艤舟河滸公出延款敘平生幸公無恙越數載乃竟不起距生成化壬辰享年七十有六

公諱文燦字德章居洑溪之濵伏矣在邑東故號曰東洑大學士贈太師文靖公之孫封尚寶卿雲谷翁之子也始文靖公相　孝宗皇帝總百揆識大體天下稱太平宰相雲谷翁遭逸江湖具山澤間儀公少逮事大父長侍雲谷翁脫去世味至於德器寬厚渾然天成則其所自得居多在邑中不問親疎賢愚待之如一邑人評論鄉大夫或可或不可至指公不問親疎賢愚必皆曰長者長者平生心言人過自少至老未嘗忤物亦未嘗有盛怒時親友交際饋送之儀

公一不失乃若人之答不答則公不知也年十六游衍命必便道歸省雲谷翁及母將宜人世溪其榮雲邑庠應鄉試不偶發憤讀書有遠大之志值文靖公卒公乃尊父命陰爲中書舍人正德初逆瑾用事以翁亦皓然矣與其諸弟孰役左右甚恭賓客踰跡不安白雲谷翁夫婦及公兄弟一門榮疎壽考人以爲相國食報之遠然公之原德要自有以致之也貌意華職瑾誅始復原任公外貌樸實多然諾其於大節侃侃不阿如是蓋公於人之賢不肖事之是非曲直胸中了然若別黑白而口不言人但見公對衆談論不甚剖析一笑置之不知公文明內止確乎不可拔也時以詩鳴世者若棠陵方公輩三四君子皆樂交公且結社長安里公每有佳句爲諸公鑒賞嘉靖

無間言公每爲人所負不責也卒完之日家無餘財嗚呼公其先民之遺也與古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慮其以侈奪志也哲公者設一旦授以萬理其志氣必不盈溢惜拘於時引不得乘政事不然即休休有容無他技之大臣何以加焉

尚寶司卿汪公文輝行狀　　潞士藻

尚寶汪公諱文輝字德充別號都山系出唐越國華當　高皇帝庚戌開科有諱翔者登第官應天府尹四傳至於福遷古豐古豐之有汪至尚寶四世矣父初號碧菴以尚寶貴封如其官母江氏贈宜人碧菴公嘗道出得遺金數十斤謹護以待失者至而還之時家故窶甚明年尚寶生祖東軒公方館海陽夜夢異人自空降鼓吹隨之入户熟視之一嬰也覺而喜亟謝主人歸則公舉適二日與夢符固已卜其必貴長授易爲諸生發憤精研始若憒憒他日閱至哀公

問政章忽覺了然若神來意得者自是業念入解而性故廓落魁壘有大志嘗經五城值水漲爲筏者所厄奮袖謂曹偶曰異時所不成此津梁有如河道路咸目笑之公意氣自如家壁立不具晨炊得一錢輒周人緩急忘已之舉火待也當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馬旅壑水先同列以試遍倉皇解散公獨留窳之乃去比至試事罷歲甲子督學天臺耿先生優拔之試卷爲鄢陵劉公養旦鑒賞寘本房第一明年登第觀政工部念碧菴公素善病上疏歸養未及下不能旦夕濡忍遂先發途聞訃號泣欲絕亟馳歸哀毀如禮

已而江宜人亦病繼卒管葬鳳山之隅廬其側服闋北上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會見連歲水旱國課日損武備廢弛紛紛興作不已欲以職守爲　上問陳節省之要以任事淺未輕發而日賢部尚書鎮山朱公裁縮諸浮費凡大內管繕苦爲中貴人漁蠹惡依城社莫可爬搔諸解户上諸物料期解股削有爲所中繫經年不釋者而所侵奪官產無算尚書以付公悉覈寔之解户脯墊之費得大省繫小釋入督煖閣工裁減幾三之一大取嘗於貂璫以免言相獻公貽書

陶眞人第公獨計第壯麗留此以待勲戚奈何徇中力爭且將執奏司禮爲之氣奪有爲閹者請故所没貴人執議不可至今　上以賜戚畹李所省大司農錢數萬部尚書賢之獨誠毋過剛生事端公受誠益務容重而名籍籍起時受尚方賜者再高新鄭以內閣總鈐衡改公雲南道御史公既居言路益思所以自效而會新鄭修故相徐華亭之郤諸門下客懷觀望日媒蜎之爲釁端公心處新鄭內傷于所恃而外中于浮薄之口乃上疏專責言官曰臣覩今日臣工競務標榜險陂交傾大非濟師師之誼且墮國體夫言官司封駁職糾劾固將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者焉有已不正而可正人者哉臣每追思先帝末年委任大臣風德重朝端衆賢和庶位始以一二言官見廟堂意見稍殊猜疑一生嫌隙遂起覩望之徒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盛情亦隨之或向或背態變于終朝乍賢乍佞評更于月旦倒置是非熒惑聖聽以致二三耆俊進退不一其中又有鄉里故舊意氣激成者臣愚以爲此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事理辨人才止欲息幣時有指摘聞者愧屈非中無所爲而大義之足服其心乎夫前事不忘後事之鑒使今不知謹而復蹈其弊臣

恐傾陷成風消息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辨于宗社至計不深有可慮哉昔宋元祐之事始也以君子攻君子辛使小人投間排衆正而階禍亂于古覆轍杰何不鑒故正心術戒觀望爲言官第一義次曰謹條陳戒紛更曰慎糾劾戒苛刻曰平意氣戒護短而要歸欲大臣戒夫履之厲勿用希旨之人毋令中傷善類以自累疏入新鄭啣其異已而得　命憲寧夏公雖去而諸翕翕訛訛之議竟沮事在穆皇帝辛未春公抵寧夏覩邊民苦狀下令省刑輕徭寬逋負招流移給牛租除陳屯政利病而酌其

機宜時鹽課果虧運司所發多浙引價廉而無所牟利商不樂趨滯特甚軍餉告乏乃建議以淮浙各半均疏之又請以花馬二池鹽課爲夏鎮挑渠助藉民勞而南壩水閘議驅石易之或疑其費巨會變藩以歲祿時給德公致贍金不煩謝則輸以建閘宣言慶府之樂義也王悅更大出金助諸閘帥及撫溯方者咸願助竝完閘十二所稱永賴利矣公日夜爲寧寧夏利害實關全陝過者士馬疫于援衛之煩民力蚵于賦役之重上之人猶一切按陳譚謂其地饒魚鹽粟米爲塞上江南莫之軫恤居民大困多徙歷時時

爲幕府言強邊之策莫急恤民遂得准豁無影田糧萬二千石有奇諸亡者稍復業而課更以最先是東路套虜黃台吉乞互市督撫檄駐清水營將明言監之明年壬申西路虜寘兎復以互市請公奉檄監焉乃托獵出單騎立沙上以示虜諸酋悉下馬羅拜迎入帳房賓兎親撫胡琴進卮酒公爲引滿而徐令軍中具酒食賚之虜輸誠受賚至畢市叩天誓不復反且稱東虜數奪西酋賞賜願得一報之公諭爾事我猶西酋之事爾也汝以西酋故搆東虜耶令不勝我能坐視弗汝援耶吾視汝兵力弱姑務自靖毋躁舉

傷天朝浩蕩恩賚兎稽顙謝低回不忍去蓋自是而互市之議定時有議減軍餉者公力言邊軍勞苦厚恤之宜得其死力李何以旦夕寧故罷其供巡邊蕭兌閣公以間議遂寢公銳意肯事持訟悉軌于正雖嚴貴愈益誇誇伸其說不能一語狗要以脫人于厄前御史孫丕揚得過高新鄭某子甲希旨間之行該省勘問直指會藩臬諸大寮計所宜覆相顧錯愕不敢發公獨抗言今無他端而蹤綺一按臣以快用事者之意此必不可因緩之無何朝事更某于甲坐阿附免孫公前構得雪起中丞折簡謝曰微公言某不

知處所矣斂事職刑名盡論釋諸於疑者所平反若干人而艷妻殺夫無左驗一鞫立得其情遂伏辜公故不以家累隨行厨所需米鹽必揩即邊帥餽遺世所視爲外府者一切閉不内踰年以邊功受賞四薦刻亦變騰今　上初政新鄭廢朝廷追詒前御史文輝所論當國是遂召入爲尚寶卿公既還朝猶日以軍民瘼痛達司計與樞之臣益屢致意焉天臺先生起尚寶丞過從相得雖甚因數爲提挈問學之要徵言時有所入而察東泉石公阜南陸公意氣懸合詒如也旋將卅命東使齊竣事過家遂引疾請告公雖

林臥而心懸魏闕至懇聞一賢人進輒喜不勝聞一匪人進輒如負痛悒悒竟日書勸江陵張奨救豪雋無以常格拘預朝廷數世之用若以振刷之名行苛刻之實督責日深徵科日急雖有近功實基後禍中韓流弊尤宜切戒當是時公已先見江陵之徵久之以奪情干正議忠誼見知言之不入遂決志不出而會鄉人有緑絹之競按祖制後湖洲籍緑絹實欽征一旦稱獨累檄派五邑民相恐大駭至壓撫素牘公鎮譁以靜而調停于上竟得旨如舊制公登仕版二十年履任纔四禩天

臺先生嘗勸以蚤出曰吾人語默出處原非二道昔富鄭公當使金卻獻納時其英烈亦適之賢也後來相業則得之守口防意多矣賢近得此力否公得書深自愴悔覺曩所爲英氣大露與友人書謂昔日惟知成其是今日始自覺其非因繹舊聞潛心語孟義易大義有所得疾書之爲草窻見意稿屬江陵物故言官發馮閩之奸　主上赫然創藉諸黨與即故所嘗推轂者悉墨齒平而遍廷乙亥以來建言得過諸臣已又詔廷臣議召跲伏滄廢廟堂輿論翕然首公下議銓衡銓衡盛擬還之侍從而公竟以甲申三月

得肺疾四月二十三日遽終距生嘉靖甲午十一月十八日年僅五十耳憶昔辛未春闈初試之日則公上封事日也翼旦得疏草方負棄七筋起立急讀之監儒勃勃生氣公聞而心相善也甲戌與公更相切劘于天臺先生公素不爲攻良知之說天臺先生語予德充肝膽胸次乃無一念不朝廷非實致良知者不能山居于民間名所建白御邑大夫無不折節者居常稱貞者事之幹吾以一言蔽終身之符于日大直若絀大道委蛇古善藏其用以幹天下皆類若此公曰人臣之義以王陵從程子救使

益鄉往于學幾乎遠伯玉之知非說者謂公再起下之荅生朝之善類將實賴之而公不遽矣卒日不能爲歛具蓋公起孤寒仕益不屑生產而諸父昆弟姻黨兎喪時有分予身所嘗食同僕御之賤者容時下車存之乏坐具僅以竹牀治一肉脫粟之飯爲歡退而服其脫畧然卒嘗五城津梁之志卿人語曰嶽嶽大夫洪流作砥塗語至今傳之

尚寶司少卿袁公忠徹墓表　李賢

士生天地間有遭遇明時而不得見於世者有見用於世而不得見知於君而無才術以顯其名者有名雖顯而不能保全始終而壽考俱隆者今之君子兼而有之者吾於尚寶袁公見之嗚呼休哉公諱忠徹別號竫思前人世居南昌至七世祖子誠仕宋累官刑部尚書南渡時扈蹕家於鄂六世祖芳爲吉州泰和令高祖滿政淳進士爲宋兵部侍郎澤民兼道不仕祖士元爲元翰林國史院檢閱父共陳懋柳升薛祥文臣姚廣孝夏原吉寔義金忠異中

國朝太常寺承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母倪氏封恭人公自幼穎敏神氣異常讀書過記童非時已能詩文凡名士鉅儒一見知爲大器太常君稍干風鑑公得其傳　文廟在潛邸時聞太常君名以書幣召之公隨侍　文廟見公論相大喜賚賚甚厚尋詔家未幾　高廟崩　建文嗣位信任非人猜忌宗室　文廟不安因有靖難忠召公問之對曰天命有在誰能禦之奉命簒人象大成書以獻賚予有加壬午夏　文廟入正大統遣使召公父子至官其父太常寺丞且曰忠徹臨事有斷制所言多驗特授鴻臚序班賞賚殊厚公入謝曰　陛下當畏天修德經武崇文學由舊章振肅綱紀樽節財用明恤實罰禮祀大臣黜陟臧否用臻太平之治竫昞嘉納尋知公在戎籍即令兵部繕之又嘗勉公進學公以務冗對遂陞尚寶司丞且曰此職有啟可親詩書公退而感激不忘庚申改中書舍人已丑春嘗北京公扈從既至日與大議復遣中使召太常君至父子相隨出入禁庭尊寵遣公乘傳看定王子重暐公還奏無他異庚寅春以公父高年俊齎遣還公扈從北征既還　上屏左右從容密問大臣優劣之狀武臣丘福朱能張輔李遠

呂震李廣方賓公一一論斷以對　上曰卿所談鑒正合朕意是歲冬太常君卒聞喪加厚公奔喪畢部起復之癸巳春扈從至北京甲午春復扈征瓦剌乙未夏　上謂公曰東宮不問教子對曰臣聞古者不親教子宜選文學老成之人以輔導之責其成遂選儒臣儀智陳山等日侍講讀內申春秋滿復尚寶司丞特加賞賚戊戌春召公至便殿示以進陞之意公固辭以父未有贈官即日召吏部贈其父官賜誥命公益感勵進相書機要丙子陞尚寶司少卿恩典稠疊莫與爲比壬寅春扈從北征公言利出東路　上

不從消還軍在東者果大獲復覩將兵者得利已而捷至每從征所言無不驗者　仁廟登極待之尤厚賜誥命尋賜還家燦黃省視　宣廟嗣位召至京宣德改元丁內艱不獲奔喪詔以從子代還襲事一日覩　上容色曰宗室人有謀上之意七日內果有報漢王反狀者公扈從往征之既還受賚彌厚甲寅春得展祭還乙卯春今　上嗣位公入朝已未夏懇乞致仕既得請南歸傾朝縉紳祖餞都門外公之術奇驗於　文廟者不能盡述若公效忠讜論則人不及知者甚多如終大孝之情而甚密機事論養賢之實

而贍其取給乞賜孔氏玉軸之語歷言遺使取實之非議武職宜准終喪諫服藥勿信方士如此之類皆有人所難者休官居閒二十餘年忽謹疾顧其子曰死生常理吾何憾惟誠信忠厚可以立身汝宜勉之屏藥端坐而終公生於洪武丙辰十一月七日卒於天順戊寅三月三日壽八十有三公爲人慷慨有大志不隨流俗正論毅然不以利害少沮與人交洞見肺腑不立町畦見人患難惻然力援頃囊不惜理有不直者面折不少借其致政也聞朝廷出令之善用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者當治之妾賣家產及假貸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裹著破衲中挈之過廟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彷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住廟中不去已而聞哭聲人之當則躍然而喜有不便於民者必憂形於色此

其爲人豈特風鑒一事可稱道哉所著鳳池吟藁符臺外集若干卷

袁忠徹得其父太常珙之傳以相術妙天下嘗道吾蘇過閶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求觀尚寶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爲戲弄耳其子長名洪凶狼不肖竟坐重辟是歲錄囚止此一人吳諺至今有沈洪出閶門獨殺之語又嘗入南濠徐生藥家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啼尚寶及堂聞其聲曰是一強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捶之子後亦以探丸論死古有視熊狀而知滅族聞豺聲而識喪宗者殆不多讓

少憩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兒童歷問其
錠數多少皆合即舉以還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
遂攜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偏以語人某指揮者聞
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肖于家年老無子悦其美慧遂
子之又數年致仕此于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嘆
曰袁君之術乃疎如此乎留之遲袁至使仍故服捧
茶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
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
矣三品之武官也形神頓異疇昔豈嘗有善事以致
茲乎此子爲備述前故友乃嘆袁術之神焉

盛琦寧波衛人少服役于劉指揮家袁尚寶忠徹過
劉見其執扇在旁謂劉白善視此兒乃進士知縣也
後果業舉于登商輅楊進士授無錫知縣

東溪先生楊洁然諱集髫齔時父穀堂徵士諱宗字
叔振命早過鄰家黄氏其家門尚未啟從門外呼之
有一人聞叩門聲闇中呼先生將與語先生心懼不
應急扣而入論事畢天已明黄氏子式送出門其人
猶在注目良久問曰汝爲誰氏子窮人謂曰楊姓其
人曰惜哉吾初聞其聲法當位極人臣名滿天下故
竚立伺之今覩其貌與聲不稱後日官亦至五品然

入水久爲波浪洗濯光潤瑩白傳玩可愛適與巡司
贈禮輕重相符人共駭異醵酒臨江歡燕而別後先
生以景泰五年會魁及第觀政兵部以章綸鍾同事
上書言之進一級除安州知州後亦下制獄去位我
朝進士五品出守自此始壽七十八終黄氏以歲貢
官至知縣忠徹神鑒並驗云

尚寶司少卿朱祚傳　實錄

朱祚字永年浙江寧海縣人性聰敏九歲能詩承業
八年以秀才徵試事詹事府尋爲鎮遠侯家塾教官
十三年進元宵觀燈賦　上喜而賚之由是知名洪
熙初用尚寶司少卿兼忠徹簡擢行在中書舍人
宣宗見其詞賦處之近密特陞翰林院修撰秩滿陞
尚寶司少卿命啟中貴人書祚能詩文援筆立就負
氣好直言不恤毀譽晚稍自慫因沈默寡且善談命
言人禍福多中云正統十年正月卒

尚寶司少卿李公源行狀　王恒中

公諱源字士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
人登乙丑進士初仕禮户部主事轉員外郎終尚寶
司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悠祖父明封户部主
事妣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實徙自唐郡
諸著姓而清溝之李爲獨舊封主事朴茂公始徙居
郡城公以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
初六日辛亨年七十有二生而頤重凝峙頭直手恭
不習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無儔之明世俗嫉嫚
之語不敢至其耳爲學官弟子已以文高伏人而行

潔禮莊同進尤嚴之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
足跡所履直于繩引絕不側視次頃自後躡之不得
一見其顏頰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爲肉舐之戲于
前者友人皆舍書就觀公獨取所購書著袖中徑歸
友人詰其矯公曰吾乃不問鼓聲好義遠利篤于天
禀而修之以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屢試其文異
之獎待溢甚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郡庭一有所詢
卒業成均文試第一京師人口相傳其篇以熟布于
四方家而有之故相楊公廷和時任翰林其子令殿
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于都

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爲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于榮利已如此爲進士奉使廣東督發稍留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級贈遺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逺巡不敢卻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幅爲贐公拜而受之使還除户部差監臨清倉倉故置中貴一人董視之中貴人嗜貨與諸吏徒甲保乾沒爲姦利事憚公嚴恪數治酒餼爲好會冀娛公意公堅孤孟漏唇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一歲中斂手不大爲姦慝不得恣所欲則搆兵備廵

副使使侵撓倉事捜吏徒公廵其事以聞并劾中貴人罪狀事下户部尚書孫公九峯歎爲御職每舉公官氏辭于曽中以勵屬員救爲家宰馬端毅公言公值逆瑾用事以在臨清劾中貴人事記其名遊轉饒途左故縮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晝夜行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時翰林楊公已爲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遼左楊公問之楊公何在公若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與馬家宰孫司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妹用之不爲逆瑾憾沮然公念父母不置勉强在職三年得如

逮代公曰非爲乏使欲以用勞爲小孝耳吾自勝之不爲苦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爲逸樂會多徵時所交公親爲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視看酒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滌實俎徧奠在席畢則屏息立檐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爲挈衣帶扶持登車未反盛衣冠以俟或大醉手貪汚名迸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杖叱咤不至大譴獲迫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杖叱咤不至大馬服御器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怒又愚癡不得有所爲益怒公閒怛覓曉

曲爲掩護父母之間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謫其用意獨至家人有不及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則鉢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墝埆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又十年而朴茂公歿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怜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坐者溼丹立者垂白七箸盤飧之奉溫以愉色泉中傳誦嗟嘆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爲不及朴茂公歿千古禮惟衰麻在身時矣猶哀怖感疾嗚呼可謂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諏以貧公慰曰吾養二親身不及祿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反老而爲子徐謀

祿耶言者屢薦于朝故相桂公萼爲吏部尚書奏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久之少傳方公獻夫代桂公爲吏部遷拜公尚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致仕方公于公同年進士也歎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幽居以文史自娛所居近市庭户蕭然門無雜賓病足不喜出遊兀然一室焚香展卷正襟而坐俯仰千古之上清爽恬曠脫出塵埃其趣絶去階連杯酌以山水爲妖艷者遠甚無他玩好尤屏謠琴平生不御絲竹與人談有及物價市利蕪縮低昂之說即口塞似不能言至于陳說理道揚榷風雅聲聲有韻如巨木撞鍾鳴聲應叩聽者忘倦咸灑然有得自謂發矇工古文詞以左氏爲宗雄偉奥健其語所獨到斲破規矩亦自爲方圓一時贈別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公手皆以爲不得所託行尊輩舊學爲時師尤不自標特謙冲下接好獎誘人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生一行之善一句之工寵借嘉樂患人人不聞清約自將甘脫粟之食衣裘不能具襲楊纔取蔽體蒼頭五人應門給薪水而已始公爲布衣朴茂公饒于財衣食不至菩惡人見爲豐既入仕處顯矣清約如此又見爲儉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日人自以晦顯

異見耳郡邑大夫欽慕德履承風致敬旬月必一造其廬不效踰垣閉門之隘往來交際有儀然不以他事相涸久之其敬彌篤遂論爲先進之交及去爲他官廢居異地猶好問不絶若何吳顧公可久四明屠公偉是也二公並時名流惓惓若此必有得于公者深矣監司部使者行入郡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以下公與公所以答之者亦若是家居前後薦者凡七章雖知公有詳畧大指以公爲廉孝人也公自起進士凡三十六年有田百畝宅一區皆先人所遺歿無以爲斂諸子貸于人先大夫歸賻財而僅成禮今

其葬蘭田而後辦諸子常不免於饑何其貧也始公宅燬於火久不能興寓伏草莽尾磔而寓其孥於他郡侯王公士俊蹙然歎曰及吾爲守而使賢者無以庇其身吾之愧也議捐貲助之公皇恐不敢聞命一日以可否問某應曰此古道也古者邦君諸侯尊事國中之賢友弊爲之改造當食爲之授飧又爲築夏屋以居之渠渠然大也及其稍衰猶有國中授室築宫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于古誼公其勿辭于是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僅成而房寢庖廐不能完嗚呼可謂貧矣公用不究于時而行施于一鄉所謂殁而

可祭於社非先生其誰

尚寶司少卿陸先生師道行狀

先生姓陸氏諱師道字子傳始號元洲歸田後別號五湖道人學者尊而不以官名因稱之曰五湖先生先生世籍長洲高祖繼宗曾大父鏞大父瑋父平以公貴贈都水司主事再贈尚寶司少卿母陳氏累封太宜人贈公嘗服賈吳越間後稍及交廣歸道病竟卒眞州先生年甫十六即已嶄然能自勸學立節槩弟安道纔足勝衣而女弟一二笑在室里中豪睨先生文弱輒難以重役先生摧亢忍詬以扞内外齮齕者甚備每旦出調委輸事暮歸則課安道讀手一

編恒至丙夜而是時王先生穀祥稱善治易先生束贄往受易説多剖析文日益起服闗就吳縣試補博士諸生無何太守聶公豹藉諸生誦敏者更業春秋及曲臺禮先生則更受春秋一歲中盡究其義明年庚寅餼學官廩又明年辛卯鴈應天高第又七年舉嘉靖戊戌進士當射策時貴溪相第諸所奏記千先生卷輒擬首曰是文宗賈董字法鍾王者比進御抑置二甲第五人分視兵曹政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其亥復檄徵上共銀幣既竣事還理實源局鎔鑄監陵

冬尚書檄下留臺尚衣先生往督進奉歸拜母壽已

工治方中約法勾稽姦吏洗手奉職不敢私一錢庚子改禮部儀制司主事入管制勅房明年太宜人病請急歸侍不許再疏乞休四上書宰相始聽予告既歸則日侍太宜人太宜人數病氣宛篤每發先生親侍湯藥臥起未嘗少間夜輒焚香禱天祈以已算益母更割股臠以進霍然盡解衾復病失明先生三爲餂目復明後數年太宜人卒先生孺慕哀踊朝夕溢米毀幾不勝既禫遂病風蹶時嘔沫居恒憒憒然獨謹喪禮不遺毛細先生歸侍十四年而母卒卒二年而病病可五六年而愈然竟先生之歸足不及郡縣

一干請未嘗抵政府一書海內益高先生賢而重共孝部使者累疏薦先生可大用乙丑以南京祠祭主事召數月遷膳部郎復改尚寶司少卿丙寅入都旋諭祭秦府過陝濯驪山溫泉登太華辨仙掌入終南南麓徘徊杜曲樊川者久之秦王雅熟先生名至則貽書及他珍寶可數百金先生一切謝弗納還會穆廟登極恩階率直大夫協正庶尹戊辰署司篆以勞懲故疾益發復疏乞骸骨　上特憫賜歸勅吏部須先生病已更徵入歸又六年而卒先生少有異稟六歲日誦千言七歲能爲詩自始學入官至疾未免無一日去書不觀博極羣籍鉤微抉精下及星經地記稗官雜家之言悉入記覽平居坐立不傾欹步履率有常度性持寬大喜施尤厚於倫誼撫弟安道最有恩中年安道請廢著先生爲泣諭不解乃悉畀以父蓬先生故不家于官至是益赤貧無餘安道卒撫其孤士寬士寬卒又復撫其孀婦財帛關出者一恣無所問嫁庶妹務出厚貲收沈氏甥爲畢其婚娶先生所絕不交者權貴而亦不狎近羣小絕不口人過失然至後生有一善則津津道之弗置所居一廬僅足庸咏歲所獲穫田亦不過百斛寵突常不溫意豁

如也四方造請碑誌者遺餉稍豐輒斥而召客歌呼窮日夜費盡無所顧或親黨貧不能具斂葬者特以分去亦不爲惜好事家日載酒邀先生天池上方虎丘間流連觴詠而先生故所善二三耆舊王參議庭彭秀才年王太學寵文博士彭日相與楊榷今古品藻泉石每游賞輒酒以爲圖和歌相倚徙然遺世兒者幾以爲仙而先生亦雅自忘其不足矣先生爲文法昌黎詩取大曆中語五七言律得孟襄陽岑嘉州勞憊故疾益發復疏乞骸骨　上特憫賜歸勅吏部須先生病已更徵入歸又六年而卒先生少有異稟六歲日誦千言七歲能爲詩自始學入官至疾未免

逆不臧廼與吳中故重文先生改仲謂得四絕先生自棄官後則往執弟子禮甚恭故他文秖多頌歎仲而名德亦相亞云年六十四

尚寶司少卿南州徐公自得傳

公先世系閩四明　國初詔徙吳越大姓實中原乃錄籍雍丘蘇伯貴至前封兵科給事中江三世矣公晉秉淵懿之資長負穎拔之概嘗質被文藻學厲行爲諸生冠甲午舉河南鄉薦人爭張匈之邑之面蓋籍甚一時已戊戌偕計南宮聞母楊孺人之訃蹦匍慟哭瀕絕而甦嘗着伏夜入襄憶昔吟數千言以自悼詞窮悲慴彷彿夢我之仕辛丑成進士時同里浚儀王公廷相鄢陵劉公訒雖負人倫勝業士林以其品隲方月旦之評豫士獨公暨少師新鄭

高公大爲所器焉簽仕行人司行人奉使潘藩明典禮卻餽遺得使事之體竣事迎養封公于京邸晨夕定省奉顏色恂恂如也丙午召入掖垣改兵科給事中時大虜擁衆戕殺朶顏福餘三衛諸夷內避乞給衣食耕具或謂夷虜相戕乘是可收蓄鞬之利者公上言朶顏三衛夙稱崛疆一旦遭破殘之慘既不敢于彼將必窺利于我鳥窮則啄獸窮則搏勢固然爾迤北諸虜性猶豺狼既飽而驕餮逾亡厭且朶顏既破撤我藩籬何所顧忌趁趄而不內犯哉宜稍給所乞收諸夷無賴之心陰諭以雪讎復讐之義仍申飭

邊備稍弛一旦偵以觀未形之釁已而虜酋單辭求貢
命以觀候我邊防以圖大逞　廟謨將許之廷臣明知
其詐而陰開　上指所綢謬望其敢發公抗疏言夷
狄貪大端有三有敢逆制劒戮我彊而
來者有畏威懷式徵犬羊悔咎既悛敝而來者有謂入
貢不亡一鏃而得戰勝之利邀利而來者今有一于
是乎異時倘首背盟石天辭求貢矣亡何責我備頭
戚我全晉檄徵毒螫慝近事之鋭已點傷敢以故智
紿我而我詎容再售其術法曰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臣以爲勿許便疏入五日不報同列咸爲危之會下

則大見采納它日有以吏垣協理請者疏不及公也
特批曰徐某乃知　上默識公名固將大用之矣是
歲九廟成還恩父母皆得受今封卹陳情終養既得
請南歸賦閒居于板輿詠循陔于蘭膝朝夕承歡爲
百年壽又四載庚戌封公卒公容瘠骨立人稱孝
主居喪悼禮備極情文又爲四方取則焉已奉繼母
田孺人一如奉封公居則游情圖史以開卷自娛視
世情棼華脂韋不翅將冤加是者數年然公既簡在
聖衷即家食濩久人咸以大用翹公乙丑詔起諫垣
再乞終養不許入朝備工科給事中先是河決睢縣

防河使疏請開趙皮寨孫家渡以殺水勢特遣侍郎
吳公鵬都御史舉公鈞董其役公上書極陳開決祖
陵周潴至急乃不果開至是當事者仍議徐沛運道
於平宜亟開汴河以疏黃水漫流公援証往事反覆
辨其不可大畧謂汴河肇開自隋下逼宿泗而達廣
陵數百年來湮淤殆盡即欲開鑿糜費不貲使開之
水即行勢必南趍泗州寢園可虞使開之水不至匪
徒亡益誤奪時日運道之治反後已時趨其言開汴
之議竟寢晉尚寶司少卿履任之夕即聞田孺人訃
匍匐歸里襄事而公且堅臥不起矣益公趣家三紀

立朝莅官甫四年餘皆優游泉石之日也既歸搆市
隱堂數楹歌詠其中且亦物蒙莊養恢仲統孳衛生
之經廣臥遊之適樂志接神耆年孺色亦恬澹足以
養生之驗已公先後雖執三喪哀毀惻怛如一平居
杜門卻掃跡絕履綦然引拔善類如恐不及臨財非
義麾斥千金不顧也至悖睦宗戚壓鄙孤孱則倒孟
生之篋折馮煖之券亡所恡人以它事干請者正色
謝絕至里閈有大利害則不惜投冠裔伏爲之上鳴
公丑師詔之亂賊勢狷獗營言弭把公亟請于當事
者提兵入援躬自巡守爲士卒先賊偵之竄去異時

尚寶司少卿北山李公先芳墓志銘

于慎行

北山先生姓李氏諱先芳字伯承其先湖廣監利人國初以士伍北徙因籍濮州高祖以下五世同居考贈尚寶司丞雙泉公詳鑑配劉太安人舉二子長爲先生先生生而岐嶷風姿北都從伯父蒙泉公受經十六能賦詩伯父器之會選良家子尚主使者入先生名例補博士諸生先生謝不受也踰期試而爲諸生年二十當嘉靖辛卯舉省闈高第六上南宮不中中丁未進士時先生詩名已著而不與館選識者惜之乃與歷下殷文莊公李憲使于鱗任城靳少宰臨清謝山人結社賦詠相推第也明年選爲新喻令新喻者江右陋邑民吏頑梗慴不畏法虎夜入城蛇閒于寢先生弗恤也而潔令陳紀拘循元元久之三尺布矣城北蒙山大盜謝甲聚數百人城西分官界上礮盜亦數百人久不伏法先生次第平之封以安邑豪猾氏睚眦殺人無敢忤視先生發其宛罪設法捕繫論誅二人適戍一人士民快之其人雖生淫于劉氏已而攜資謁選舟行數日不知所終七年無能蹤迹者先生一日論盜忽得役罪者刖氏手本也

自實偵羅北上夜尾其舟胠棄而沉諸江語伏遂正爰書上官詫以爲神宿人張後有免遷公而自以一視爲麻受而付之記史異日發之銀也笑曰陶淵清士辱以朱提召後叱還之三年改戍摧爲户部主事旋丁外艱復補刑部先生既負特名不得一當藝苑又出試吏僕僕對牒非其好也及入爲曹即居多暇日而海内名能詩者史部宗子相張助南兵部張肖甫同部王元美徐子與以及其集山下先生盡與之交朝夕倡詠期爲復古而諸子之名大噪長安稱一代盛際矣頃之改尚寶司丞一奉使冊封總藩再供殷

試兩考陞少卿浮湛避世不干進取有以自適也而晉以賦詩調謔得過兩吏部又嘗以受印詣兩御史御史内慙癸未大察其人皆在事共欲傷之少宰淮南李公江右朱公交爲力解弗得左遷亳州同知亳士故習悃慢先生繩之以禮師生滋不自安又嘗至廣陵坐淮陽別駕上別駕恨之適以公事至亳師生爲飛語入之别駕會先生報寧國府同知入賀過家而江北使者猶用亳師生語傳成白簡先生因队不出矣先生兩佐府州不鄙其官奉職甚修擊斷無諱二千石以下嚴之而賦性妄適不能少有順抑以諧

四老日具饗飧養業師黃先生月給廩粟環濮野之間所舉高年勝會施衣履而壽者幾四百人歲疫所施藥而療者四百五十人貧不能收所施轉而而掩者幾六十人他所助喪贖罪優恤孤嫠調護故人子弟尤不可勝紀郡人至今稱焉方先生在官所交皆天下名流及罷吏家居不通造請惟從蘇大司馬遊及與諸郎君酬唱久之又皆先逝而東省才士那子愿傳伯俊輩稍得肭行前矣晚以日肯屏去聲樂遊心玄晏著達生道人傳以自喻大指歸于知命適情不近名利迹其隱見方圓之間殆仲長公理白樂天

氏之流與先生正德六年六月辛酉曆二十二年六月得年八十有四所著東岱山房稿三十卷清平閣集若干卷明儒若干卷已行于世外爲大學古本四書各解毛詩考正春秋辨疑漢注疏臆老子本義陰符經解五嶽志畧拾翠軒雜纂本朝安攘新編古文編閒欲錄留家須知壺天玉鏡達玄雜錄泰然亭樂府諸書藏于家論曰國朝之稱詩賦盛于嘉隆之際若里有兩李先生者同時同官名相比也其致有不同者屬下以氣骨合神湛涵萬有而發以雄迅意常超于象之表濮陽以才情赴調融洽衆

采而出以和平力常節于法之中此其趣操也比以五音歷下則軒輊之鼓素女之絃高張急節鏗鉤駘盪洞心駭耳而世不能究其變濮陽則昭華之琯蕤臺之簫簡雖和鳴龍吟凡下而世不能寫其真蓋所謂異曲同工者與夫風會之流日趨綺靡而以遺世獨立之標振薄激頹虎視千古斯爲至矣要以溫柔敦厚不疵不撥闢三百之譽以考天地之中而學其和必有諏焉悲夫作者之難也品其流別亦何容易哉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北山先生濮陽李公先芳行狀

那侗

嘗世作者宰推歷下李先生是謂于鱗不知更一李先生出濮上其齒同其居朝之日同其談藝同其所不同歷下簡貴不瞻近人而濮上伉爽敢決任俠自豪兩人者論難過從瑕瑜不相貸也迨後歷下名愈高濮上若爲所掩乃先生修戈倚槊未一日忘于鱗云濮上名先芳字伯承初號東岱後更北山先生生而蚤慧又膚色玉潔也比當掖髮與在駢馬籍中父母強行使者林君謂之謂李郎濮上良佳帝以壻鄉遺汝矣先生正色曰芳聞龍門不聞鳳簫林君內恧

而奇之舉罷歸例于青衿先生獨不受也再年試而爲青衿二十舉于鄉爲第五人進上不第去而遊太學凡三下第而遊道日廣輦負日以奇丁未舉南宮高等授江西新喻縣新喻僻悍民俗刺視事大小賊吏不知官城壞虎夜闌入市蛇關鍵門先生夷然謂邑故沐猴令令其無三尺乎乃陰司大盜謝某等悉禽論法又得豢牧長盜夫而笞之其所當他獄裴何三劉本等靡不驚佹若神邑人章浚家粟巨萬誤爲大盜連染先生出之浚以一硯爲壽先生謂此他山也者置之守藏不問也一日藏史白前硯實銀先

生笑曰陶泓清士屢以朱提立召次而遷之踈是新
晬之政冤江國卒以不善憊散三歲得民曹亡何
蔽役置都抵舍及先尚寶大故拮据終喪北上改授
刑曹郎干時諸郎高伯宗究心經世秉稗本朝故實
爲鴻猷錄先生手所著書而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余其改慮從事乎乃輯近代一切名家詩而藉之
逾年亦成書八謂西曹艘望名籍籍動歲廊矣居頃
之改尚寶司丞尚寶清嚴地居者往往唾手上卿先
生侮寮任子加嬰兒寮寖不懌乃徙甘心矣已未充
殿試受卷官已奉節開臨德潘德潘鄉郡地州邑令

長爲負輔矢御五封軹如臨邛先生略不爲意撫中
丞萬安朱公直指襄陽劉公俱以氣調修平生雠先
生平揖而睨之餘客莫得前使事告竣陛本司少卿
王戌再充殿試受卷官是年屬弟茂才同芳迎母劉
安人就養京邸傾橐爲弟費獲需次趙府審理副母
氏悅之故事緇衣握方寸印出行部使率赴尚寶
投受以爲常從者劉宋入先生趣受印劉宋目從行
黑衣先生曰印不足受尚寶不足交訓耶而目黑衣
爲二使者大衙之會歲大計囚中諸蟹者左其籍得
亳州同知先生自負遷人一意　擊無少避回又州

孫守即墨產用井里故莊先生以亳士屬之先生爲
立程課督其援上居閒輩滋不自安遂風校官劉某
羅他事撻先生復私淮安劉通判與謀通判即恚先
生以州同據其上座者也先生未幾擢丞寧國見謝
眺青山而樂之聞鵲鎖鐘聲而泠然善也至持斧
令不詭隨人視亳無異寧二千石以下憚之用前校
官通判中傷坐臺抨竟回籍先生適在壯年毛氂無
戚容曰天其以山林奉我而以渦水之徼坐進我我
奚爲不豫哉且夫藏山之業什吾得其二三而嚥六
七豈吾稅駕日乎吾其泚盟于鄉悉索郵師以與中

原合吾而兒自老矣歸之又二年劉安人謝棄不
以既艾減哀及禪撫中丞姜公薦于　朝寢不報先
生邑而構清平閣蓬玄洞畔而營會丘臺拾翠軒草
屬籌鬼吟嘯其間未一日而廢酒未一日酒而廢詩
書未一日詩書而廢管弦綠竹也先生生產故饒復
善計然白圭之策室計錢帛伇畫牛馬雇不中訾乃
者困與親交累笥與親交衣裳與親交財緩急與親
交令讖爲德于生者倪文學朱節卿廷梁人施貢士
爲二使者大衙之會歲大計囚中諸蟹者左其籍得
亳州同知先生自負遷人一意　擊無少避回又州

如村輩從孫炳輩若而人爲德于儆者余秀仁周正
熙楊仁輩若而人帥附而友朱學博周太守蘇鴻臚
蘇孝廉蘇右史藝文而友李于鱗王元美殷正甫宗
子相徐子與謝茂秦黎惟敬歐楨伯張助甫王師古
魏懋忠傅伯俊董元仲宋登春吾師東阿不佞侗相
吏而友兩御史大夫南充王公黃安耿公南大司馬
銅梁張公登州陳公一督府重慶寇公于喝鼓吹視
柳宗元所稱先友不逮焉先生家蓄聲伎倍蠡素
園勝履道文楹副名山諸曉琵琶理類琵琶行其對
蘇八右史諦此四鵑雞大抉雅音矣沉沉而牛鳴窖

中者宮也野雉登木者角也餘可推言江東查八十
聞而伏之晚以日青盡遺侍妾曰吾駱無可賣伎有
可鬻耳先生者抑白公樂天之儔與其自署達生不
虛矣所著東岱山房稿三十卷已行世外爲大學古
本四書解毛詩考正春秋辨疑漢注疏臆老子本義
解陰符經心經解五嶽志畧拾翠軒纂十三省歌
謠本朝安攘新編古文編閘徵錄明詩纂醫家須知
壺天王鏡蓬玄雜錄凡五十萬言藏于家

太宜人君舉萬曆癸未進士少以孝友顯鄉里已以
直諫顯朝廷乃什而屢屈而屢伸爲符卿官禁近稱顯融
矣而卒遭廻不調以死以彼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
太宜人年餘八十子職未終宜君之不膴以死也嗚
呼痛哉君爲人磊砢有大節與人言必盡倒望而知
其君子也而尤自負人倫之鑒所至必交其長者每
得一人推輓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或顛躓瀕於
危人皆引避或陰擠之君必反覆疏雪以身保其無
他以故君坐廢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華者僞
君始舉進士一日過余曰余于同稍得二人問之則

遂左蕭君汝芳聚沮將君默也後二人爲邵縣錚錚有聲皆以彊項受奇禍君又力爲雪復今二人皆知名于朝爲賢士大夫君乃默默也其同理沮衆也其同理沮衆也公承芳爲守與他丞倅忻賢士君與之鳴于唱和若塤篪然而郡事大治別駕工貧且疚君賤其抵又移書學使使祀之邵民利其興人文有終始皆此類君以戊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自二閘閘出官門戚良家女婦于椒者執之撫臺聞而命之去君謂若好出財簿脫汝矣不聽君移文司禮以聞　上惠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延發邪命救二閘繫其一自是諸

中貴洶洶思必報而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璫徵摘君疏中不可使聞於左右近習語以激怒　上謂君歸過貴直　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調邊地于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初君之被徵也晤余南都余謂君必爲諫官要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無事勉勉一鳴以塞責也君首官余吾既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事莫以次第上時鄉君潤臨里居獨心異其不言既而聞君蒙譴乃嘆曰真吾友也憶余方以輕擲戒君而閣聆以速去服君何邪雖然當是時中貴之悖未甚熾也使君說得行內廷累息安得驕揚搆掩以豪奪吾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第收其名明乎非君意矣辛卯始改清刑部照磨爾瞻亦自銓部調至旦夕相與講學問政意甚驩也壬辰晉南吏部主事七月改尚寶丞君既以論斥恕爲中翰所屬目又性倔直覩時事輒扼腕不平懽有力者始思中君故君言尚實久不從獨關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詳于冢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決第舉南中名流目代若前考功郎蔣君時馨今尚寶卿到君日升尚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其它多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

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以不欲吏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晉司少卿爲孫李踵去知君者益少丁酉秋德孺卒京邸君與余治其喪而頃之余亦以謗罷時權有力者以余故齕君益急君益爲余不平亡何其人卒敗去而君意且倦游矣庚子夏以冊封奉太宜人僑居留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宇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疏慵見棄于時獨意君沈厚可屬大事乃哭德孺曾幾何

而無功與余又復撫君尸治君喪如德孺其可惜也已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人世浮雲須臾滅唯知命者不愛與立德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憾初兩先生之學人或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剖而用之以自名一家昇歎間多盛傳之者雅嗜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之大者動有紀述嘗見其數鉅冊于几間君輒自掩避不欲遽傳也今行世者有問然堂雜集詩文集周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

二十五日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四師曾爲鯤泰衡兆鰲爲鯤泰衡諸生女三壻爲胡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師曾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丐余爲銘銘曰聖言浸遠罕究陳世儒乘之雜僞眞硜硜者流局前聞宏有互鬨紛以綸疇勇如君廓其源并苞絶異胎羣昏驅除異論如蚤蚤日月昕昕開浮雲有書載之垂無垠世如不信眡茲文

尚寶司司丞靜菴徐公宗實墓表　黃淮

先生諱垕字宗實以字行姓徐氏其先東海郯人宋南渡後有諱千一者爲黃巖令其子榮祖遂占籍爲黃巖人先生之曾祖也祖諱已元以子貴贈承事郎行福密院斷事官經歷父諱存翁仕元爲浙江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母車氏贈宜人先生兄弟三人而先生居長天資穎悟勤敏好學仲弟宗茂學問才識足弟自相師友人知爲二難幾冠閩永嘉彭公庭堅承徽國文公正傳講學鄉校先生負笈從之游深有所領悟遂賢居永嘉以便力學年漸富而學益充負才

尚氣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公之爲人恒誦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語拊几昌言曰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士矣居無何知元運告終韜光養晦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淮會北時受業先生之門先生剛毅嚴正約敕條爲學規若官府號令賞罰勤怠悉當其情諸生咸知振勵洪武壬戌有司以禮敦遣先生赴闕數被顧問敷奏剴切均中時宜　高皇帝深喜得人敕銓曹任司風紀先生以草茅愚賤辭除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重忤　上旨謫輸役淮陰驛郡邑校官聞先生至爭出迎除館延致爲賓

師多所造就會朝廷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選中慮其失敎爲擇師而推其人爰命迎公比授館敎法嚴明如在鄉塾時觀受敎惟謹既冠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于堂中北嚮下南面而置師席于西階上東面先生儼然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輒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既而明日復然先生乃爲書貽之責以在三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拜謝執弟子禮愈恭器錡紈之間尚儒雅之風　高

皇帝深喜之召見奬諭再三由是德祖日蒼洪武末任蘇州府通判用薦陞兵部右侍郎兩持使節罷而復起轉尚寶司丞其判蘇州也泰發粟二十萬以活饑民當春暴水嚙隄爲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治水之役採訪使以爲妨農且勞民沮之先生上言他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莫甚焉況今規令有田之家量多寡貧富人出力而饑者得所資正所謂以佚道使民曷爲勞民哉屬邑有節婦王氏郡乘載其事元末旌表未及行先生請旌之禮部以前朝事不允先生上言封比干墓非前朝事乎朝議謂其知大體皆從之其入爲侍郎也首陳十事

指切時要凡會廷臣決疑議先生是是非非歷言之不徇私不黨同一採于義以故多有矛盾者其出而奉使也在兩淮多所建明政舉而民安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先生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徇宜厥婦既能守夫於篤姑之初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蛾眉已截耳亦無以加自宜與卓異同科豈與尋常比例廷論韙其言下部邑旌之比使兩浙以疾惡太過被劾怡然去職其爲尚寶也

文皇帝入繼大統優待老臣遂上疏乞骸骨詣之歸家杜門謝客課子孫閉耕稼逍遥林泉之下與盡餘齡以遂考終而已越二載也年漸老而力衰伏遇　文皇帝入繼大統優待老臣遂上疏乞骸骨詣之歸家杜門謝客課子孫閉耕稼逍遥林泉之下與盡餘齡以遂考終而已越二載臬司拘囚獄詞牽連遠至京得疾卒於旅邸垂絕侃然之氣不少衰是爲正月二十二日也距生之年元至正甲申壽八十有二先生平昔交游皆四方知名士慷慨豁達肝膽相照酬歌激烈分韻賦詩竟日忘倦計音遠聞傷之者至號慟頓足歎息士林之寥落也淮於先生師生之分沒而不忘愛表諸墓道以示後人俾有所觀感云

尚寶司司丞洛原白公悅墓碑銘　王維禎

洛原白公者常州武進人也名悅字負夫其先洛陽人後徙武進居振菱港白公不忘始故號洛原白公大父昂刑部尚書父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治官民皆大功德于世白公都御史之長子生而負俊才好文詞十二三時都御史與客問報扎成出其手客得扎稱善以為都御史能而不知子洛原所為也都御史卒白公以其蔭補太學生倘二年而為嘉靖壬午白公舉順天鄉試推榜與弟又十年庚壬辰進士除户部主事當是時白公故父行大官皆器白公重

之而白公又好士如饑渴故所與游非其先世交則海内知名士也白公故嘗閲關中鄭社有王太史武功康太史兩公者皆家居慕之乃求使入關謁兩公而公見白公與語大驚善皆画其家數十日乃發別而之平凉使所道望北地北地故空同李氏家而李氏客于梁苑之白公念當世之文所能復古昔者由李康諸人倡始稍獨不得見空同乃停軺褰帷徘徊嘘顧有愴然之思焉其好士如此既歸憑主客司員外已又遷郎中復使江西乃遂登龍虎山奇之聞其東即武夷不遠乃即又放舟武夷諸峯白公詞調既逸而又善晉人書兩使還出紀游詩數十篇一時見者未嘗不種種稱絶也白公為人派廓而好義與人游其人當于已心即解劍捐珮以贈不為惜即心内所弗合亦陽浮慕之不終拒也白公以此聲名益顯然亦以此招忌賈禍居頃之改儀制司郎中會天子冊立東宫為置官屬詔有司選補白公補左春坊左司直其年大駕幸承天歸而接劾從官未至者言官中白公于是白公謫秉平府通判久之轉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已轉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無何復謫河間府通判復轉户部主事又一歲改尚寶司司

丞白公自登第至為尚寶侵尊二十年官不過六品而尚寶又閑曹不得有所建立恒鬱鬱不樂明年庚戌遂病其秋北虜犯京師百司震駭白公臥閤内日引賓客入與計擊胡事白公狀貌甚雄至談天下事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自十年來棄去文詞不理時時習騎射訪燕趙少年俠客與之游人多惟之及至庚戌乃始知其非讀也白公甫弱冠也謀危白氏者蓋縱横至白公挺身抗之卒無害則況教有謀自少已然非獨今也又明年辛亥病篤有詔還司丞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未拜俄又遭論乃遂以司丞

致仕云白公有五男子長子欵常禮部主事既且卒
矩而振襟端坐謂禮部君曰吾白秦大夫乙丙之裔
也歷千百世而顯者不絕自吾上二世並著勳名于
竹帛之間而吾卒湮沒至此度乎生齊聲無聞于前
人豈固命哉小子念之其慎所爲補吾闕也語曰書
掣射驥絆足則我乃似之矣言已悽然遂卒是時公
配楊宜人在前諸子咸跪伏床下問家事竟不一語
及初白公游關中時與往來甚數則白公者固偶然有古豪士之
遺風焉不直工文詞也乃次壙終其身吾不知造化
何以生又何以抑耶

常之宜興其俗於吳下爲最淳其士大夫率好古而
茂朴然其所推服必曰寓巷吳公公諱性字定甫其
始爲郡庠生授徒里中修行業文動以身訓書程著
式按而行之始終相較不爽毫髮年三十七舉嘉靖
乙未進士于時仕者方喜躁競公獨恥之上疏乞爲
校官得河南南陽教授南陽人鄙野而尚奇衒即諸
生亦然公歎曰茲教之廢爲之也雖然教人者徒務
責諸人已乎悔于門盡謝問遺壺漿東脯葉不得入
已乃察其有志行者禮之資可進省課督之婚姻喪

葬戒毋計資賄用浮屠以次教之冠射諸禮士習變
焉故事進士就教再期轉胄監三年遷部屬公既無
貴援又不以資俸自言於人積五年始遷户部主事
且南京也公意頗恒自得尚書任使其屬以摧稅爲
便利筦庫爲叢剝公於次當摧揚州關稅乃得筦庫
不以非序少有怨尤于心久之監浦口倉迎父及伯
兄養諸官舍父子兄弟飲醴茹蔬竟日相怡悅歷員
外郎中滿三載封父如其官贈母錢安人公固以母
不逮養爲憾至是焚黃蘇前曰吾願足矣即引疾未
幾遭父憂丁未服闋補户部乞改南太宰四明聞公

日是素恬於進宜有以勵士改南京禮部主客主事
踰年復請告作天眞園與朋舊詠遊其中將遂終身
焉既而曰吾本以疾告于出處未明也壬子强起補
南京車駕主事未上乞致仕吏部寢所奏且促之行
不得已至南都又疏以請吏部謂公賢不宜聽其去
然又重違公仍予告丙辰以期滿至京師改尚寶司
丞公不樂再上疏乞休語人曰吾不得去不已吏部
知其意覆請從之公舉進士二十一年在官不滿二
考其慕退處甚于人之嗜進而其[illegible]去視求進者加
急雖古達人隱君無以過也爲人不尚迂誕不採虛

譽常曰學無憂勤惕勵之心則恣而不敬無誠實淵
深之心則弛而不豫未有能成者也故其事親持身
治家必以禮事伯兄如父對妻子未嘗有隋容要束
僕從盡斥去蕩佚華矜之習子壻有欲藉公補博士
弟子者峻拒之曰自古至公惟取才一路吾豈敢以
干有司居家不務生殖然恒有以及人銖積寸累皆
得之儉約是以能薄利祿退無所求於世而進不辱
其身也生弘治己未十二月辛嘉靖癸亥九月年六
十五所著有詩文若干卷讀禮備忘二卷宗約族譜
家訓年譜各一卷

尚寶司司丞孟公秋墓碑　姚思仁

今學士大夫言學者皆曰斉曾復有孟子荅謂我疆世爲山東東平人
先生云先生諱秋字子成號我疆世而有大志慧識過人讀書通大義里師授毛詩至
上世有諱通者徙居安平鎮通生鳳鳳生先生先生
生而桑間濮上棄去不竟學問其邑宂山張公爲陽明家
言執弟子禮問業學尚書得明日達聰語灑然有悟
發憤下帷謝絕一切即家徒壁立寘如也會安成鄒
公善督學山東太平周公怡會臬事講學貢院得先
生大奇之曰孟生固自超也弁諸生首自以爲得先

生晚庚午舉順天辛未成進士先生雖早貴絕不以
氣色臨人居京師不與流輩伍獨交驩孟公化鯉既
得昌黎令下車問疾苦誓以不父母吾民者有如日
會昌黎邊邑驛傳徭役糧馬鞭甲繁興一切爲民更
始爲之器械以備之爲之警邏以候之爲之城池以
禦之徭役則省猾吏則詰異才則救幽隱則察公署
賞宮則修舉二百年風弊一旦苗秀而髮禪之父老
晉相慶曰吾邑庶其斯謂古之循良也與哉其得民
之深有如此暇則進諸生三十餘人講良知學自以
俸餘館穀不費縣錢謂昌黎鄉先正刻韓文以昨

諸生先生心如太虛視世界浮雲毫無芥蒂雖居邊
圉鮮邑未嘗一日撤講與諸生盟必先行而後文制
外以兼內講肆以端其習考覈以程其規標的以大
其業宏博以遠其思抑揚以厲其志金玉以宣其情
夏楚以鼓其氣久之士慕然若失也勃而變已翕而
從翻然而革先生慨慨曰吾教行矣又惕惕與民休
息即不爲巧宦猶不失令名諸臺薦以十數上陳得
大理評去之日父老泣留過道時有麾衍先生裾亦
若有戀戀者父老爲樹碑以識不忘爭從祀名宦先
生小試于邑邑皆弦歌也署廷尉兩載以廷尉天下

平讞獄惟允贈父如其官母孺人已卯轉職方領山
海關是時關政久弛妙簡才望首以往奏給特勅益
異數也先生至嚴譏察裁供應竟爲其司官忌遂萋
莽而巧訴之辛巳以考功令調外衆論譁然先生無
慍色乃乞休歸時復過昌黎昌黎士人且喜且悲渡
灤江作歌欵欵與士人別泣數行下抵家十築家南
二十里許尚羊其間有終焉之志日課子若徒博刺
羣籍剖難析疑側弁而吟曰長林豐草吾以適吾適
也自是先生道益尊賢士大夫道安平式廬詣謁干
旄相望或依依數日不能去甲申以直指黃公薦起
刑部皋陸員外郎丙戌遷尚寶丞公餘即聚陽和諸
公究竟理道殆無虛日猶神先生以一領整咳爲快
已丑陞本司少卿洊而卒嗚呼傷哉先生篤學力
行苦節清修以名儒特開以兼史令終治縣縣治治
獄獄理司馬條司刑刑清司墅墅愼投之所向恢
恢乎游刃而解然本之所由來矣夫先王之學其本
以治心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先生事業炳當時蓋
其學之緒餘也先是先生奉命衡府便道還里撫臺
李公過先生于家凡三宿先手訂明儒經翼是時年
已六十矣而神益王時時誦孔孟書不少衰間得聖

賢片言隻字有契于心隨筆之以示後人當是黎人
覲時耿楚侗先生與之論心先生曰心體本自涼徹
有意克已便生翳障蓋眞如的的一齊現前如如而
妙自在必克復而後言仁則宣尼何不以克伐仁原
愆恥謂顏子合下便是復禮其不以血肉視心以靈
源視心先生之學粹矣孟公化鯉稱其河流爲澹衡
度爲平庶幾知先生者哉所著有二明一脈明儒經
翼戰國策略昌黎文選行于世先生以五日生後贈
評事以是日卒故終身于是日不爲讌集事其凡友
旌相望或依依數日不能去甲申以直指黃公薦起
愛篤至雖老且背若不放鴈行進者享年六十五卒

之日不及殮傷哉貧也友人為治棺具其斯為清白吏與不依親風亦幾得先生遺行又諸麗牲之石表之日有明篇宗我疆孟先生之墓

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夏公
　　瑄行狀
　　李東陽

公姓夏氏諱瑄字韞輝其先自衛徙饒代有顯者曾祖諱希政元季為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事祖諱時敏洪武初為湘陰教諭遂家湘陰考太師忠靖公諱原吉歷事四朝贊功啓烈著在國史公忠靖公次子少穎敏喜讀書嘗窮觀忠靖奏草及忠靖朝退必詣問所議事忠靖笑曰是非爾所知也然心默喜之胡公深器

公深器　上以櫻桃一盤賜忠靖二千長子琥遜不敢受而公侍受賜後琥幸胡公以告忠靖曰幾負夏氏者必此子也　仁廟嘗顧問忠靖曰卿子年幾何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食祿時侯成立事　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　宣廟震悼不已即日遣中官致命于家拜公尚寶司丞明日公與叔父原禮入謝時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帶衣服公扶柩跡鄉里　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養母于官而別遣官護喪歸且厚恤其家公弗記過人太師張公輔呼為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父執禮重之　正統初　英廟追念忠靖勤勞特賜公田十八頃而蠲其稅楊文敏公榮將歸謂公曰尚寶

非處君地吾還當薦君未幾楊公卒不果雲南夷逆命公上疏乞立功自效尚書王公襲奇之欲以公往有沮者乃已八年命嘗尚寶司事公以母疾乞侍養還鄉母愈乃就職時四方多事公上疏陳七事一謂湖廣苗本異種必有首惡糾合爲寇宜密令諸酋從諭以利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擊之必破一謂苗出遠却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道擣其巢穴則賊分而勢孤一謂北虜雖每歲朝貢狙詐難測宜令知兵者行邊旌勇智退老弱繕兵械修

城隍謹烽堠以備不虞一謂福建盜作師久無功使

賊勢日張民困轉輸不得耕食是益盜也宜督將臣乘時殄滅多見采納十四年虜犯京師公憂憤陳四事一謂虜乘勝遠鬬鋒不可當宜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兜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無死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消外變事下兵部尚書十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偉公知已也時爲監察御史亦請勅公募兵淮揚會事定不果久之公以母老乞就養金陵　命掌

與吾譯者偕來必佯爲遜辭以緩我應援揣我進退覘我虛實或爲誑事虛情以亂我謀或賂我譯者令爲反間宜慎防之以觀其變又謂虜若引退宜分兵五路間道襲之以正兵二路當其前以奇兵二路攻其傍以伏兵一路絕其後又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歸蓋彼方恃强不虞吾至且待使回犯我而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況今太陰犯鼎主胡不利太白出高用兵敢戰吉臣以爲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盡用其言公又言虜既得利今冬來春必圖再寇今汝寧鳳陽諸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

因隙而動爲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爲國用仍條陳事宜以爲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所知凡舉主及所舉勞以酒幣揭名于旗以倡忠義然後協諭凡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語地利能爲間諜者許以官賞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爲兵者釋之敎閱之法以百人爲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敎其九十人兵集既衆又習戰法可以捍京邑可以消外變事下兵部尚書十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偉公知已也時爲監察御史亦請勅公募兵淮揚會事定不果久之公以母老乞就養金陵　命掌

南京尚寶司事三月丁鄭夫人憂上京師復陳三事曰賞罰以馭御將不可不嚴任吏不可不寬宜罪敗師棄守之將以戒不忠增廉官能吏之祿以勵不任曰去刊以爲善治國者不損民以益已因舉近事以刊致害者貪虜入亡我生邊患窮兵黷川以疲中國其弊在上汚吏責民以妨文治貪將虐兵以耗軍伍其弊在下宜減浮費以輕徭賦省游食以足軍儲惜民力以培邦本又謂貴州宜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麗藩臬郡縣命一良將輔以文臣僉事等決於外以寧邊患曰審機以爲制敵之機係爭塊守之得失因舉

近事之失機者虜初寇大同氣銳鋒利不當戰而與戰以致敗績一也宣府慫彼失利畏慎太過虜經其城當戰而不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虜越重關犯畿甸自納其死而我過爲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變三也宜鑒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雪國耻大學士高公穀見公疏薦于朝亦不果用奉使泰府充冊封副使凡所賜遺悉不受天順二年公以疾請命掌南京尚寶司事踰月遷少卿八年賜誥命特贈所生母王氏爲夫人成化二年進爲卿時五府多闕惟都督一人公奏守衛事重非一人可任乃命四都督往更宿衛十四年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方圖請老歸守先墓無何疾卒未卒五日猶力疾草疏大略言臣伏見　太宗文皇帝賜　皇太孫勅諭皆農桑軍國爲政治民之要誠　祖宗詒謀之至意願　陛下置諸左右覽而行之仍命　皇太子讀誦使預知民事艱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古而天下可治臣懷此言未敢輒上今臣病旦夕死此而不言永無日矣命其子崇文上之訃聞　上遣官諭祭于南京

南京太常寺少卿掌尚寶事楊槩傳　實錄

楊槩字叔簡江西泰和縣人贈大師諡文貞士奇之子正統初奉命讀書內閣十年以陰補尚寶司丞至成化間歷陞卿久之上疏言尚寶司官才可用者宜以例推舉既得旨允之而竟不見舉槩不能平乞改任南京以秩滿陞太常少卿仍掌尚寶司事成化十九年五月辛賜祭如例洪少豪放後折節向學博涉經史能詩賦談論豐亹不能下物在一時大臣子能文者稱槩云

南京尚寶司卿白君玠墓志銘　倪岳

君諱玠字宗璋姓白氏其先本洛陽人當宋南渡時有諱縉昇者始遷于常占籍武進因家焉曰明遠均寶守中君高曾祖也考希原以君貴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加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妣錢氏初贈安人加贈宜人君生而聰敏少喪父母落落無所依遂挾書往金陵之句曲山寄跡朱陽館從黃冠游忽感悟自奮乃之京師學於翰林編修徐先生文式及今閣老徐先生之門久之大有所得祝府庠博士弟子員益刻厲問學竟領成化戊子鄉試明年試禮部賜進

出身授戶部浙江司主事主納通州軍儲以勞疾告歸抵家踰年復起轉貴州司主事主納內庫銀紬王辰給賞遼東邊軍往時銀積羨餘所司多侵匿君悉歸之官癸巳南京公幹遂勘理浙江諸路鹽鈔時權貴私販累數十萬商人大沮君極力裁革人稱便焉比選陞本司員外郎甲午夏持節充副使往湖襄封王及妃有所賜予悉辭不受陞陝西司郎中癸卯朝廷以運舟稽緩命君催督首責香蒲番薯綱運之爲奸弊者其徒斂避事賴以濟山陝歉荒人相食議舉納粟之令他如僧道度牒生員入監各以差入銀實官俗

其所出幼皆君主之人稱廉公未幾有南京尚寶之命君體素瘠而才識豐贍遇事立辦談謔風生故爲時所推許性孝友自傷蚤失怙恃因名其讀書之軒曰思親示終慕之意事諸兄敬愛處友和易持身謹愨人未嘗見其過初在鄉里或嫉其新進君謙以遠之既仕貴顯益置不校人多其有容嘗買婢見其有戚容問之知其官人女也既養以爲女釋良士配之兄姊老分休以腴壻鑑爲郡庠生即招倅金入官俾得援例補國子生其行義多類此君起孤寒砥礪嗜學無所慕乎外既仕久始買宅于興仁坊之西凡諸

遺業悉與兄姊居之既進列卿復得南畿密邇鄉邑乃於興仁之第築圃鑿池種竹構小軒三楹栽梅曰隔塵且曰吾得釋去紱冕將營菟裘老焉豈意遽止是耶惜哉君生於宣德庚戌四月卒成化丙午四月得年五十有七而已子一郎金郡廩生積學有文能世其業輯君平生之作有遠行稿思親軒稿若干卷藏於家

南京尚寶司卿許公穀傳　京學志

公名穀字仲貽父僅瀟洒有遠韻隱居嗜山水圖籍所至歷覽名勝必爲詩紀之公少承家學博證精詣已非僚偶所及嘉靖乙未舉會試第一授戶部主事留心國計梁端肅公甚重之調吏部清理吏胥條格不爲權貴所奪轉文選前是行取者候日久往日後任者率反前所舉低昂之以市私公曰此不肖之心也白冢宰許公讚亟行之許曰須覘後未晚公曰覘者叢至萬一有蜚語則行取者難爲去留矣冢宰嘆公言竟以二日畢選無一外補者僉謂其公而厚云

任滿當遷請南行便將母晉貳南太常會大計調浙江監運司副使尋晉江西提學僉事至則首以孝弟禮義廣厲諸學官弟子校文察行一以公殷行之人不敢干以私然名臣後裔亦未嘗不廣詢而優錄之也晉南尚寶卿以李給事萬寶論致仕蓋公雅負高名時貴之官南都也其子慕而厚結之公不應及柄國時時干預銓政格不許又以乞南還爲遠已益大嗤之其調醴司嗾李論劾皆坐此然公以盛年巖居閱三十載迄無一書過政府有從列之薦者輒固辭縉紳先生至南中無不過存公間投轄款留而未

嘗一謁謝有疑其簡者公曰此鄉前輩里居之法某不敢變也徽文者履滿户外受其贄金投一竹筒中容至命探取之沾湎酣飲至達旦不寐日以賦詠自娛年八十有三自爲行述甫三日無疾而逝所著有省中外臺歸田等集行於世

太醫院
尚書掌院事
許紳
院使
戴思恭　徐樞
蔣用文　仲蘭
吳傑　陳寵
韓茂
院判
張仮敘
韓凝　韓達
袁寶　徐彪
李可大
御醫
趙友同　沈玄
盛寅
吏目
劉庚
王科
盛佃

附
王履
呂復
張顺
葛應雷
祝仲寧
韓襄
周銓
滑壽
項昕
倪維德
嚴昇
王敏
汪機
曹德
山陰張汝霖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梧
全校
梓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太醫院

尚書掌院事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太醫院事許

恭僖許公紳墓志銘 張文憲

公姓許氏諱紳字大章別號警庵其先浙江嘉興縣

人曾祖宗昇洪武中以富戶實應天府江寧縣未幾

由名醫入爲太醫院醫士永樂十四年駕之京因家

焉祖忠亦以醫名未仕父親初爲通州儒學生後繼

祖業補醫士官至太醫院院判自曾祖以下三世俱

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曾祖妣陶氏祖

妣黃氏妣凌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公性資敏慧少習

儒既成棄去乃究心醫術本之以家學濟之以頓悟

遂深契軒岐奥旨其漢唐以下諸名家論說亦罔弗

參互考訂以求至當之歸由是業底大成而藥无所

投悉皆立應時人莫與京者弘治壬子以世醫子弟

充冠帶醫士正德丙子選供事御藥房嘉靖壬午奉

命診視 聖躬立方進劑供克當上意 上察知公

之異於人也隨陞御醫自是歷後屢承詔對詢便殿

又時奉 聖諭講求疾源及治療之法公據理立論

敷奏詳明方藥精當每用輒有奇效　上皆嘉悅用是遷轉不次丙戌陞院判庚寅陞院使壬辰陞通政使司右通政掌本院事甲午轉左通政丁酉診療　皇太子有功陞通政使己亥　皇太子冊立禮成陞禮部左侍郎庚子陞工部尚書其賜賚襲衣御用膳羞金帶銀印銀磚銀甎及諸彩幣貂裘禪衣白金鹿馬之類未能枚舉壬寅冬十月　上偶有宿疾公診視用藥即獲萬安尋敘錄公功晉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實渥恩也公嘗患膊疾既愈是歲三月再作臥病家居聞召力疾趨赴到數日　上遣中官至公第

召且諭云若許尚書好來公曰事君當致身乃亟往至西安門肩輿入至迎和門中官夾扶而行至　上前診視進藥候旨始退蓋公雖構疾其忠愛有如此者又旬日　上賜白金一錠令置一器以備飲食湯藥之用復以御製靈符并秉一真人所書法符遣中官頒給者凡三皆以期公之疾之愈也後公自度不能起乃輯錄經驗方一部并疏本院官醫數員以進　上降手勑云昨卿具錄藥方保薦各官情詞忠懇甚戚朕懷卿雖年老疾人之常有何便至於所謂宜加意安心調養用生胃扶眞之劑兼以米汁強進月今火旺生土之令必旬日漸復勿生他疑方已物各忠愛方云又賜白金百兩彩段六表裏并酒米珍饌瓜茄之類公聞命伏枕感泣比病益篤再上疏預乞恩典竟得請詰詔贈三代並封本身及妻仍廕子長齡爲官生自是再浹旬公遂卒於正寢寔嘉靖癸卯五月十有六日也公器宇端重言簡而行確諸縉紳咸稱重之宵有中貴以他人所製方質於公者公曰人意見各殊不必拘泥其忠厚類此掌院數年處事公正衆咸推服服日衆集頒降御札錢侍以傳名曰聖

諭對稿間又捐俸刻鐵炙書并銅人圖像於公所俾習人有所考証昆季凡四人公能克篤友愛過有凶變亟亟出俸資以襄大事諸姪與長立多爲引拔俾各有進身之階處鄉隣親友禮義周洽方彌留時其子問所欲言公曰吾以布衣叨受　聖恩隆重官至一品逾涯過分愧莫能仰答萬一夫復何言第願汝輩端趨向敦行檢以建事功以圖報稱以振起家聲吾死即瞑目矣言已而逝訃聞

諭祭者九謚曰恭僖仍命所司爲營兆域嗚呼公保和　聖躬功在王室用是簡自帝心寵頒異渥生榮死哀而遭際之盛群與爲伍真一時之英傑也哉距

其生在戊化戊戌正月三日得壽六十有六配陳氏
太醫院吏目瑛之女累封一品夫人
許紳南京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大抵有恒人也以
醫術仕至工部尚書掌太醫院事嘉靖西苑宮人之
變　聖躬甚危得紳藥始蘇余嘗造問　聖躬安否
紳曰此變禍不測論宮守非余輩事切念受　聖主
深恩當以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藥
與余自分不効必自盡賴天之靈辰時進藥未時
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
氣活血　聖躬遂安天地廟社之靈也以故加紳宮

保後數月紳病余視之曰余必不復起曩西苑用藥
驚憂所致至今神魂不寧百藥不效余即死　主上
萬壽死無憾矣竟以此病卒　上憐之卿典甚厚今
太醫院院使浦江戴公思恭墓志銘　王汝玉
永樂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政大夫太醫院使
戴公卒於浦江故第公諱思恭出唐平南節度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書令諱昭後至公歷廿有
一世曾祖諱濤祖諱暄父諱壺皆隱居不仕素以詩
禮相承稱浦江望族公資篤敏讀書必求聖賢微言
奥義爲文若詩不尚浮藻務底有用於時暇日於星
象堪輿風鑑之術靡不傍推曲究尤精心軒岐書烏
傷之丹溪朱彦修氏得許文懿公正傳學醫于武林

羅太無盡得其秘公先府君從之游縱遣公往執
弟子禮受業其門丹溪一見輒奇之悉語公濂洛授
受之蘊及醫學諸家要旨故以醫道鳴浙東西洪武
丙寅三月　皇上龍潛北京嘗患瘕聚遣使召公治
療刻日奏功晉府親王遣來疾亦迎致公隨藥異驗
厥後晉府訃聞　高皇帝馮怒王國臣僚悉逮赴京
時公侍左右從容進曰昔者臣嘗受知於王飲臣之
藥數矣然竊慮其膏粱之毒復作也今乃果然　上
於是釋然改容諸臣咸得不坐壬申七月　太祖高
皇帝徵公入朝將屬領太醫院事公以老病辭授階

迪功郎職御醫值風雨免朝戊寅夏五月　高皇帝大漸公同列進藥不稱者皆罷于辟獨指公謂侍臣曰戴元禮仁義人也愼毋恐近臣聞于遼府親王爲書二大字賜公肅慶二府咸爲贊詠朝野名卿鉅儒播之篇翰　皇上正天位超陞今官旣就職後以老不任事爲請弗從至數四乃許之仍賜誥命金帛致仕歸田里甲申冬十月復命使者乘輿召公伏枕不起乙酉夏四月以安車入因公衰病免行拜禮日臥官舍惟特召乃進見是冬十月復請乞骸骨勅十五日吉治行俾禮部選官護送瀕行論公曰朕復召汝

汝其來也公旣抵家出賜金修祀事遍召親故宴飲爲樂置酒造邑中從所知叙平生歡用昭恩貺之隆甫旬餘疾作公自知不治將易簀召諸子姓訓之積善守法且告以不能補報爲身後悞言已而逝享年八十有二卒之明年春二月勑命行人翁綬論祭于家御製祭文褒奬備至且載國史公歷事兩朝藥餌所施奇効不可殫述金綵楮幣上尊珍饌騶番之賜殆無虛月公平生亦誠愼寅畏未嘗少有過差是以遭逢眷知終始一致自古迨今士之榮幸蔑以加焉蓋公之學出於丹溪丹溪之學源深而本固非近世醫家者流所可比者余最得其書請之爰自易水張氏河間劉氏東垣李氏暨百載沂而上焉極素問靈樞宗旨推天人交合之理辨陰陽偏勝之氣其識卓以明其說詳以密以故見之於用能起死回生動若神助一洗拘方泥法之陋誠儒者格物致知之急務也公以所得于丹溪者觸而伸之類而比之研精覃思明體適用宜其遇病施治若矢發機必中正鵠彼不善爲射徒袖手操弓莫知攸措焉公今已矣後之人能知見丹溪之學者皆公有以啓起之也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彦修初仕御醫事　太祖藥餌輒效風雨卽免元禮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上病少間召諸醫官入侍禁中出御右順門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太孫卽位詔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聞　太孫道　太祖語哭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爲贊詠賜元禮或曰　文皇以舊恩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丙寅　文皇患瘧韓公懋治之藥曰是也又問　文皇嗜

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
細蝗也晉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　太
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王飲
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卽復作不可治今果
然　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尚書嚴震直病　上令元
禮好治之否且償命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
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
王宮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扃拜師事
我我與方書扃不肯一日詣元禮佐他出有書八冊
案上扃袖去元禮歸驚嘆自失扃不娶臨終以其書

授盛啓東韓叔陽今吉

戴思恭傳

戴思恭字原禮以字行婺州浦江人也家世儒業究
心醫術而志在澤物少隨父寀徙步至烏傷從朱丹
溪先生游先生見其頴悟絕倫乃盡授其術原禮以
之治療諸病遂遂奇驗其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
赤口譫語膚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
原禮診之曰左右手脉皆浮虛而無力非眞熱也張
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
子乾薑人參白朮爲劑烹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方氏
子婦瘧後多汗呼勝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

若殘狀灌以蘇合香圓而活自是聞人足音及聲大
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出
亡陽乃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浹旬兩手
垂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
雞者三病念極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眞云
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祛盡
其病爾乃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頓減
續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
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

惡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疾閉于上火鬱于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湯之吐痰如膠者數升乃復初業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鬱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鬱皆不驗原禮曰左脉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鬱致心包絡積污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婦病熱時見神鬼手足胴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用東垣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也

康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衆當時游丹溪之門者弟子頗多惟原禮父子最得其傳父早卒原禮盛行于浙之東西晚年遭際　聖明以名醫被徵爲御醫贈官至太醫院使宋學士景濂有文贈之亟稱其醫術之妙非一時諸人可及平生著述不多見僅有訂正丹溪先生金匱鈎玄三卷間以已意附著其後又有證治要訣證治類證用藥總若干卷皆羼括丹溪之書而爲之君子以爲無愧師門云

嵩渚子曰學貴淵源道須傳授是故師心自是者術必疎宗非其人者業斯謬矧醫之爲道也以人命死

太醫院使徐樞傳

徐樞字叔拱華亭南橋人其先宋濮陽太守愿遁其人授以扁鵲神鏡經頗有所悟遂以醫名世父號神翁元海鹽州醫學教授樞少傳其術兼學詩於會稽楊廉夫會天下亂晦迹田里洪武乙亥年四十餘始以薦爲秦府良醫正出丞粟強召爲太醫院御醫累奏奇績陞院使告歸展墓　宣宗親賦詩送之年八十致仕又七年卒有足庵集行世子彪字文蔚亦以醫名治代王及昌平侯楊洪病皆起於危殆遂擢御醫陞院判每入侍疾必進敬身之諫　景皇嘗問藥

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也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問攝生對以固元氣其隨事納忠類此

太醫院使施恭靖蔣公用文墓表　楊士奇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卒於北京初疾且革手自爲啓附進　上時在文華殿得啓駭愕親御寶翰遣中官問復有欲言用文強起拜命言臣所慺恨者不能報盛德耳又爲書與其素所厚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詭明日卒命兵部給驛舟還其喪遣中官督治祠墳後六日　太宗皇帝賓天踰月　上嗣大位明年改元洪熙詔贈用文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謚恭靖遣官賜祭而官其長子主善爲太醫院判主善以治命求墓文士奇與用文同事

上於春官相知實深用文官太醫其所以受知於　上者能隨事獻規益有問必正對以是甚見親厚焉而非專以醫也用文明當世之務其哀矜惻怛之意存於中間與之言未嘗不忠愛憯憯也　上嘗論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自入矣又問卿於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言關於理道槩類此用文初入太醫院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自是專侍文華殿其於醫主李明之朱彥修不執古方而究病所本自爲方故所治恒十全王公貴人下逮賤隸

細民有疾衆所難愈者謁用文多愈如用文謂不可愈即無能愈者凡所愈報不報不計爲人徇恂醇厚恭謹有行義其自幼以孝聞鄉里十餘歲能自樹立襲祖父業而用儒醫起家在京所居近市閙一齋涤遂明奭題曰靜學又治一齋公署左偏題曰緝熙圖籍充牣稍暇即齋中研玩讐校未嘗釋卷喜爲詩文遇名賢所製率自抄錄蓋雖老學問不倦文人韻士過從者無虛日賓至必置酒或五行或七行吟詠爲樂與人交表裏始終一致汲之日無貧賤戚疏嗟咨悼惜曰善人已矣年七十有四蔣氏之先家魏州

金國子助教曰安中以直諫顯泰和間其孫應茂徙揚州之儀眞生夢雷元揚州路醫學教授生伯雛舉進士崇明州判洪武初用薦召爲史官以疾辭遂出爲蘭陽縣丞居官有惠政其配魏氏文考妣也用文諱武生以字行娶王氏

蔣泰靖別傳

陳鎬

蔣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其先魏人世有宦業洪武初伯雛者由元進士用薦爲史官以疾辭出爲蘭陽縣丞徙居句容之龍潭人都城用文早承家學尤邃于醫初入太醫院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日侍文

小稿詩法鈎玄童子啓蒙脉訣本義等集藏于家

蔣用文傳　陳繼

蔣用文名武生以字行其先居魏州五世祖安中金國子助教以直諫不納棄官攻醫曾祖應茂徙楊之儀眞祖夢雷元楊州路醫學教授父伯雛舉進士崇明州判洪武初召爲史官以疾辭出爲蘭陽丞用文少頴悟讀書過目成誦六歲事學從里中師有贈師萬年松者命賦詩即就曰使者來西嶽採松云萬年佳名雖自好何不長參天師驚喜曰是兒已見才器既而隨父官寓日公暇持所業質之聞說無疑問文

大奇之曰吾有嗣矣父殁歸儀眞舊業廢于兵舉江古貊句容採山搆室居之大肆力于經籍久之得聖人深意乃習醫家言會同勘異約其要而綜之取正于術之特善者而受其秘于是決死生定緩速治効無一不中者由是用文之名驅四方矣孝事母魏夫人情依依不去左右食飲非躬治弗進夫人病被衣而不交睫者數月夫人老鄰縣交辟不就曰吾不能舍一日養以翹祿利也夫人殁當洪武中始受薦入太醫院時朱彥脩弟子戴原禮爲院判擅其術人無有當其意者見用文喜曰君儒而爲醫昌吾道必矣遂言于　上授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典幹成醫

療類所歸　仁宗皇帝在青宮用文日侍左右承顧問隨事獻規益甚見親禮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效幸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及課績特命光祿置宴于院宰之旌其忠勤又嘗命工部爲營第用文入扣頴謝曰臣荷恩德萬不一報又敢靡公費以企愧悚也再讓乃止其就故人居之一室蕭然晏如也用文病且革手自爲啓附進有曰臣老病死不足言惟恨不能有

報大恩伏願清心寡慾慎加保養以輔　聖治以安萬姓　仁宗得啓驚嘆親御寶翰遣使慰問及卒命兵部給驛舟還其喪督治祠墳于中官　仁宗即位詔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諡恭靖遣官論祭官其長子主善爲院判用文醇厚恭謹知當世之要務其忠誼愛君之心惓惓于語言故能受知于　上所以慰問諄祭之辭皆懷念忠誠揄揚學術以明　上之不忘也居兩京三十年王公貴人下逮賤隸細氓念其疾而著神效者歲不少貧者報之曰吾非爲報爲爾醫也卒皆不受善交友始終不渝宗戚尤洽恩義

奨勸後進非義之言恥出其口志嗜學雖老不厭治一室于公署之傍者顏曰緝熙于家居幽屏之所者顏曰靜學皆盛貯羣籍暇輒翫閱其中時忘食寢或問曰子老矣何勤益至是耶用文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儆于國俾臣下朝夕交相告戒乃作抑詩以自儆卒誼庸聖武公吾雖老幸未就木而敢以怠荒棄厥躬哉或又曰緝熙靜學意有說乎用文曰緝熙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言也非靜無以成學諸葛武侯之言也吾志在是其爲詩文有靜學齋集若干卷卒之日無貴賤疏戚咸咨嗟悼傷曰善人亡矣孚

四人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皆立行有父風

太醫院院使仲君蘭墓志銘　李東陽

襄仲君維馨自言吾非老壽者自是不過可度十歲時方彊壯無疾疢予頗訝之今年計至其時僅十歲耳君以醫名每聞其切脉決生死壽夭多奇中此尤奇者固以醫故邪抑其識見有絕人者而非獨醫也卒之日其子禮部主事棄在京師奉禮部右侍郎傅公狀泣告予曰吾父恒言必死得先生銘今敢以請然則君固已計及此矣其亦可念也哉君諱蘭字維馨先世本揚州人　國初居寶慶亦揚地也高祖明齋元醫學教授曾祖彥霖祖恭世不易業考諱旺贈

尚寶司卿君喪父甫七歲母鄭宜人矢不貳志鞠成化間伯父昶被徵官太醫院判及闋服再上君皆從行名漸彰求之者戶屨常滿尤攻楷法嘗以所書上進　憲廟以爲能命試字中書三年授中書舍人又數年仍以醫入直御藥進藥輒効陞尚寶司丞後

皇太后違和獨被秘旨膺專任累四十餘日功既奏特陞卿寺命掌太醫院事　上嘗令診脉奏曰

聖躬萬福患徵在脅耳時中官皆不預知因稱旨賞賚殊厚君世戍廣西間以請特改醫籍蓋曠典也又

數年陞右通政蒞事如故屬在告累用　憲廟既彌留趣召君時已不及　今上即位左遷太醫院使尋念春宮舊勞特賜幣馬未幾以疾告歸其鄉四年辛亥春　君長身偉貌論議嘗慨其爲人敦雅和厚以文義緣賢術不屑方案其理院事力去宿弊擇羣賢少俊者汲引之皆有名尊賢樂善能赴人之急以伯父教育恩歸其父子二喪禮葬之周其後甚厚重時祀雖旅寓必割牲餐客以爲常尤敦母事滫瀡備至雖在遠外必時致殊物既貴累贈封命力揚母節有司閭之爲請于朝旌爲貞節之門其歸也母就孫養居京師

因留其妻俾備甘旨獨處鄉邑窀無饗侍忽思母甚累請還比至閱月而君疾作君知不可爲重傷母匱不以告蓋至死無遺屬也是亦可悲矣子秉舉丁未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今官本舉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君聞之愀然弗樂曰吾世以活人爲業刑官寧能保不誤殺乎及聞本坐累補汝寧府通判喜曰釋重負矣

太醫院院使暘谷吳公傑傳　唐順之

公名傑字士奇武進人也其爲醫始公之高祖肇父寧贈太醫院判公之學自青烏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訣無所不通醫特其一技耳然竟以醫至大官其於醫精究古方書而善脈其治病不純主古方書而一切以脈消息之有初若與証相反而卒無不効者其於奇疾尤効也弘治間以明醫徵至京師遂以醫游諸公卿間公醫既精而儀觀磊落闊達善談說頴然見鋒鍔於是諸公卿爭迎致爲上客京師諸老醫與公同時所徵諸郡國

醫莫不望風下之是時都御史王鉞鎮大同奏乞吳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顏頤壽給事中李良庾皆奏言吳某宜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禮部尚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無踰公者故事高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而當遣者若干人公爲之請曰國家三四十年繞一徵醫耳若等幸被徵又待次都下十餘年而又遣還誠流落可憫願不入御藥房而與若等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幾年堂院畢李宗周竟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說之上曰宗周所薦多

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　上曰吾當自試之時　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　上喜甚嘆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譏者而謂宗周為忠公自是得幸於　上　上每病未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一日　上獵射還憊甚感血疾公進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彪虎衣一嘗幸虎圈虎騰而驚公療之愈命進一官賜　十兩表裏一項之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公進理中湯立愈賜綵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　上所游幸公必從嘗侍　上臥至以肩倚　上或摩撫玉體有不以屬左右近幸而以

屬公其分御膳啖公有左右近幸所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醫自御醫三月而遷院判凡一愈病則一遷為院判當遷者數矣公固讓三年而遷院使　上親寵益篤嘗欲以禁衛衛公賜蟒衣公謝曰臣以藁鞂侍　陛下此非臣職也　上乃止某年　上南巡公以醫諫且泣曰　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　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拔出公留京師駕行至淮漁於清江浦遂病還臨清夢見公急遣校尉召公公馳至臨清見　上　上泣曰而不憶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左右見　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窟穴為亂力請復幸宜府公脉已驚甚密言諸大奄曰病巫矣幸可及還內耳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即死寧有葬地乎奄以為然乘閒百方說　上　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覘問　上病何如即詭言曰且愈矣勿憂也已而　駕還京師崩彬坐誅　教皇崩之幾月而公亦致仕去矣既致仕留居京師遣其二子徧從翰林諸名公游壬辰子希孟舉進士以才廉擢給事中於是以恩進公階朝列大夫甲午子希曾舉于鄉自某年公還武進偕葺室廬治田園為終焉之計公既老居鄉不復為

人治病而親戚故人有奇証或病危甚衆醫所不能治者乃以請公公亦問往往則應手愈居閒諭老莊氏書益究金丹內外秘訣以冀所謂長生也其自號暘谷谷者谷神也或曰暘谷海東仙人所廬歲時與里中故人雅歌彈碁飲酒為樂酒酣數語及　教皇時事出所賜衣物未嘗不泫然流涕也久之希孟為廣信知府懇乞致仕歸養歸數月而公卒始公每自詫得丹訣指其小腹謂人曰此中有物矣先卒之一日余往候公公紫色瑩然如平生希孟曰唐翰林在公黙頭卒時神氣不亂整衣端坐口云好好遂卒年

七十有八嗟乎公信多奇矣哉希孟居鄉有志嚮師事徐養齋先生而友余余是以得備聞公之行事爲傳而叙公在　毅皇時事獨詳焉以見公之遭遇以俟國史傳方技者有考云

太醫院院使進通政使司右通政陳公寵墓志銘

徐　縉

嘉靖己丑太醫院院使陳公上疏乞致仕詔可之進通政使司右通政以寵其歸歸十有四年壬寅七月二十一日卒陳之先自臨淮扈宋南渡占籍於吳元有翰林院學士同知太醫院曰良炳者以醫鳴實七世祖曰本道者贊孟景暘氏又傳其小兒醫遂名家實五世祖本道而下四世皇太醫院院判腊院使曰公賢實父贈宜人史氏實母公諱寵字希承一字希正別號春齋少宦學京師從事佑俾院使府君方以

其術顯諸公貴人造請治疾者無虛日每命公代治公曰是亦足以行吾志矣因博覽古今名醫家書參伍推廣治疾無弗効名聲日起弘治初選入院爲醫士入視　東宮疾奏功遂入御藥房供事時　孝廟留心藝文閱永樂大典擇秘方親澤　宸翰賜尚藥諸臣公以下僚獲預一時以爲榮久次當陞御醫請讓吏目錢益論者多之正德初有言醫垣多冒濫詔考覈公仍居第一始授御醫供事如故更數載擢南京太醫院院判掌院事九載考績會　今上踐阼大臣知公者薦公藝精術良不可使去左右乃留爲院

使俄視　上疾奏奇効特賜金帶視四品兩宮違和數命公進藥及奉命視大臣疾眷賚有加好進者稍緩之公晒曰吾以布衣大都幸際　聖明榮遇至此過矣止足之戒吾其敢忘亟引疾乞罷疏再上乃得請他日　上顧左右曰陳寵年未老步趨尚健柰何去耶其被眷知如此公姿宇秀發望之偉如忠信孝友出自天性事親色養備至與兄弟分烟念兄勤苦終世悉以祖產讓其孤周卹烟族緩急畢志其察脉處方意見明思慮審得家學之傳抑往往有得於不傳之妙故所治無不刻期愈者然未嘗責報雖華門

圭竇之家不忍拒也少爲屠裏惠公所甄許且與有運逮裹惠任家宰當路公未嘗有所干謁在南院尤見禮於大司馬白巖喬公燕語朝夕終不及私既歸老吳中日與諸公結社以觴詠自娛談及國朝典故亹亹不倦間徜徉山水間竟日忘歸余竊意其多壽乃一病遽弗起春秋七十有四遺命勿請卹典曰誤恩不可重卹也君子謂公醫而知權仕而忠疾而不亂

太醫院使韓公茂傳

公茂蘇州吳縣人遂于醫洪武中金華戴原禮事上藩邸薦公茂自代初爲良醫正永樂元年陞太醫院判歲餘陞院使小心恭勤　上甚重之至是卒遣官賜祭命以三品禮葬之

太醫院判韓公達傳

韓凝字復陽系出魏國忠獻王琦猶干醫張氏入吳牧引士類凝隱居不仕子二奕奕在隱逸傳夷字伯翼少失母凝命奕育之爲後因名詒孫洪武中爲郡醫學正科永樂二年從兄太醫院使竦言於　上召授御醫改名夷字公達賜第致和街繼陞院判奕卒陳情得賜假歸葬俯給葬費永樂十一年扈駕北巡歸病不能朝　上命中貴視疾遣人龜卜既及啟悼賜葬祭視二品奕字公茂凝弟泮之子洪武末爲燕府良醫正從　文廟靖難陞太醫院判進院使扈

駕北巡永樂九年歸京卒亦用三品禮葬奕兄弟同時被遇仕皆通顯而奕子傳亦官御醫與奕子有有子充奕從子襄皆守世業

太醫院判韓公達傳

公達故院使公茂之弟爲人方廉自持醫術與公茂齊名初舉郡醫學正科永樂二年擢太醫院御醫十年陞院判凡御用藥餌皆躬自精製非躬製不以進既卒賜祭命工部給棺葬之禮如公茂

太醫院院判贈太醫院院使謚襄敏袁公實墓表　楊士奇

余仕於朝三十年同朝自六卿及近侍諸司凡其操行賢否才藝高下槩知之至同僚同志相資相悅於一家兄弟若太醫院判袁士珍蔣用文者寡矣士珍家蘄春用文家儀眞中歲相值爲同官輒相親愛士珍明爽果毅用文温恭詳雅兩人於職事能各遵所長而虛心相從始終未嘗一毫異意而距數月兩人皆卒初　仁宗皇帝在春宮余爲諭德與士珍用文同侍監國者最久有往還之好用文既沒表其墓士

珍慕嘗許爲表隱久未暇忽忽今八年然心未嘗忘也士珍袁氏諱寶士珍字也其父仲和母戴氏士珍事父母孝洪武中父名傳兵籍當行士珍泣激厲爲精悍作氣揚行所司以其孱弱不聽士珍彊激厲爲精悍作氣揚揚乃聽之既至京師選充樂舞生從　太宗文皇帝之國于燕時金華戴原禮以名醫召至士珍奉旨從授醫業後從入金華山中往來十餘年遂得丹溪朱彦修之傳　文皇帝靖內難躬親兵革者數年士珍皆侍行有保和功內難平授承直郎太醫院判進承德郎士珍事上小心敬慎一時勳臣貴戚之家有疾

率走迎之無不效者或貧與賤者以急告亦趨赴未嘗責報而雅厚文學士多德之士珍處人以誠人有過不爲苟容能改輒歡然相親無宿怨蓋淹事人服其公於利取予必度義永樂廿二年十月十二日卒春秋六十有二訃聞　仁宗皇帝悼惜不已賜賻及棺命有司給舟車遣中官護喪菲南京安德門外明年五月賜太醫院使遣官賜祭備茹始終之恩云先是四方士以醫召至隸太醫者累千人皆能道袁蔣氏之德賢卒皆追慕之至于今未已或有窘恙飄嗟咨相謂袁蔣在吾屬不及此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蓋士珍之所可重非獨其醫之良也

太醫院判徐公彪墓志銘　　姚　夔

公姓徐諱彪字文蔚世業醫自晉濮陽太守熙受扁鵲神鏡于異人後秋夫文伯得此聲于齊梁間迫宋南渡有以侍醫扈從居嘉禾元大德間號月翁者爲鎮江路醫學提領遷華亭月翁子號雲隱者爲松江醫學提領遂家南梁雲隱子子暘不應召暘號清隱處士以娣伸子可像繼後官海鹽醫學教授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以子叔拱貴也叔拱號足菴嘗遊揚鐵先生門醫學益明自秦府良醫正入爲太醫院使受知　宣廟眷顧俊異賜御製詩畫請告焚黃遣中

貶餼餘官二官人一護送之還尋賜金帶致仕初足菴爲良醫時公侍盡子職寓舍留菴許文正公遺址王扁以舊菴人遂稱以舊菴先生及歸以詩畫適情自號希古人以希古先生稱之正統乙丑徵入太醫院時代王久病腫公受詔視之不旬日而起及昌平侯楊洪疾篤于邊復以公治之而愈緜是能績升聞乃留御藥房戊辰擢御醫景泰辛未陞院判尋階承德郎寵賚屢至嘗侍疾懇進敬身之諫問藥性遲速則曰藥性猶人也爲善千日不足爲惡一日有餘不可不慎又問攝生則對以內經固元氣爲本其乘機而諫類此

又嘗預修中秘書著本草證治辯明十卷論咳嗽傷寒纂例各二卷公質直洞達善譚議不阿不驕人有急者往治之弗圖其貧者反周以薪米怨者反報之德其所存忠厚亦類此

太醫院判李公可大傳

李可大字汝化河南杞縣人與昂同時爲諸生因母病遂徧覽醫書久之忽大悟曰虛扁在是矣出而貿人無不隨手奏効者公用藥奇以奇勝不拘舊方一群人母年四十餘手大指忽腫因徊仆不知人事公診之曰此必月信至而適爲冷水所觸也問之信然用當歸甘遂湯而愈一婦人産後大喘醫戒用參公診之曰此孤陽絶陰也正宜用參遂加蘇木爲湯飲之喘立止時新鄭相公家居聘公視疾公至診其脉曰公心脉如蝶鼓翼越五月當大拜抵期果應于是

公名振兩河矣因勸公入太醫院授修職郎時朱鈐末子甫一歲晝夜啼不止請公醫之戒勿見恐驚客忤公曰但隔壁聞聲足矣朱許之公曰啼而不哭爲痛用桔梗湯調乳香灌之即愈有族母年七十餘中酒昏迷無氣諸兒以爲已死將入殮公至見目未閉心尚温曰此母不死吾能起之諸兒涕泣求救公取井底泥塗母心上用黄連葛根湯灌之已而果甦子是邑中相傳公能起死人公曰彼自不死耳特熱極氣滯其狀若死故能起之非眞能起死人也李進士病虛損痢疾腹痛異常公用人參五靈脂治之衆醫皆訝曰二物相畏柰何同用公曰不聞相畏而後能相使乎藥下果愈鄢陵陳令病傷寒昏沉將屬纊公診脉曰此可救也用竹茹犀角灌之而愈甯縣尉亦病傷寒身皆冷口出清水公診之曰陰毒已極用附子一味醫之亦愈邑諸生董養性發熱口乾久而咳嗽吐血醫皆以爲虛症公診之曰汝脉結結爲鬱症非虛也用蘇子香附益智等藥數服而愈董大奇之因乞爲弟子以學醫焉後陳公遷按中州令公思不置手書寄予曰李御醫曾有活命之恩可給扁獎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墓志銘　楊士奇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宇彥如大臣嘗言其文學於上時方修永樂大典即用爲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又用爲纂修書成皆被寵賜於是知彥如者皆爲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之遷也而彥如亦冀得一職於此爲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未幾以病不起嗚呼惜哉彥如沉實溫雅有行義自其少

篤志學問手一卷祁寒盛暑不釋嘗受經翰林承旨金華宋先生爲文章胷穿經史俊柔縝栗或豐或約必歸宿於理今祭酒胡公教諭華亭時首舉爲訓導既而淛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官考最當陞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遂於醫詔陞太醫院御醫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詔從今戶部尚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挾無所遇而不見試也若彥如所長數數見用於世彰明如此其可無憾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鏞生士翮爲武節大夫處州兵馬幹轄因家處州士翮生武義郎不玷官浦江子孫又徙家焉曾祖崇係祖必俊父良人又徙蘇之長洲故彥如今爲長洲人母鄭氏

太醫院御醫沈玄墓志銘　楊士奇

仁宗皇帝在東宮二十年太醫惟院判蔣用文最見親藥非用文製不進一日用文病且殆　上親御寶翰遣中使即其家問之且問脫不起醫士誰可任者用文書沈以潛氏名附中使以進用文卒踰月　上即位擢以潛太醫院御醫後數月士奇親聞　聖語用文眞知人以潛眞不負用文舉士奇自是始議以潛而與之往還沈之先世皆以醫仕宋南渡由汴徙蘇之長洲思陵嘗書良惠二字賜其家謂其醫之良有以惠民也至今鄉稱良惠沈氏元爲醫學提領諱

瑛者以潛高祖也曾祖諱彥才平江路醫學錄祖諱德輝江浙行省醫學提舉考諱綱妣李氏以潛諱玄璧喪父能自刻勵於學幾冠盡究其先世之傳進而審求病源隨證用藥用之必効有爲庸醫所誤而殆者往往求以潛而安而能報與否一不計也一時鄉之老於醫者多服之而求者日接踵戶外矣郡守舉醫學正科以母老辭禮部以名醫敦至隸太醫院即見重於上官有所疑恒就講論暨擢御醫爲　上所信用屢奉命往視總兵官疾而京師士大夫尤多德

之宣德壬子秋以潛得疾久未瘥自嘆曰命其止此也夫又問其長子死疾益加是年十一月三日辛亥北京春秋六十有四工詩好琴間暇焚香一再鼓自適未嘗求知於人故知者亦寡

太醫院御醫盛寅墓表

盛故蘇之世儒宋參政文肅公度之後南渡徙蘇之吳江至啓東先生兼攻醫故蘇之稱儒醫曰盛氏者蓋先生始也先生仕于朝爲御醫以正統辛酉九月二日卒于家年六十有八子聞蘇有王仲光先生洪武間以古學醫道自重人不得見其面惟太史陳嗣初先生御醫盛啓東先生得其傳故二先生各以其學顯于時而重于天下及正統丙辰來京嗣初先生不及見矣得見先生體貌修整美鬚髯言動介然不諸于俗子喜得侍同朝幸也詎虞是歲一疾以沒悲

夫先生諱寅啓東其字別號退菴曾大父宗仁大父宥翁父居密母朱氏父初成寧夏先生獨與母居入處力學有能詩聲十四喪其母墓祭無遺禮宥翁異之曰他日大吾門者是兒也益加誨勵問遺學醫得其妙父既代歸而家尚窘先生傚居閭門售藥以養親永樂乙酉郡大夫薦授醫學正科名日振庚子至京求療者戶不能容　太宗聞知召對稱旨曰此醫流中狀元也即日授御醫寅禁密侍食殊厚甲辰扈從北征先生念父年邁言及輒流涕以公務特令乘傳歸省還　仁宗嗣位命掌南京太

一百 T J 七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反 史

醫院事宣德丙午勑進修職郎戊申　宣宗賜錦衣官召仍件以中使入見寵遇有加宵夜直齋宮應制賦藥局圍棋瑞雪等詩御製醉太平詞一闋以賜往衛輝視親王疾有奇效賜白金鞍馬綵綺庚戌扶滿陞正七品俸父踰八十累乞歸養不允請移俸許之月給于家以慰其志又數年卒先生性至孝厚倫理言論切直務導人以善博及經史長于詩醫本難素而加以敏識故遇疾醫無不效且達于治理其爲正

科也嘗署郡縣事剖訟督賦不假鞭箠而事集部使者至訪以政體輒陳讜議咸嘆服去其爲御醫也誄之累年不効或以實薦召至待命闕下一內侍徵疾請切脉辭曰未見　至尊安得先及公乎內侍服其盛御醫寅字啓東吳江人少從隱士王賓學醫永樂中以解戶赴京時　上患二肢痺弱侍醫以瘵症治之累年不効或以實薦召至待命闕下一內侍徵疾請切脉辭曰未見　至尊安得先及公乎內侍服其故爲之表

代輸得釋其輕利類此故其沒也遠近無貴賤老幼資香帛來哭甲者屬路不絕及其葬也啓其配顧孺人合窆而一時會葬者幾千人子男十有八人孰不謂先生之德之學不大顯于時而食報於其子孫也邪

盛御醫寅字啓東吳江人少從隱士王賓學醫永樂中以解戶赴京時　上患二肢痺弱侍醫以瘵症治之累年不効或以實薦召至待命闕下一內侍徵疾請切脉辭曰未見　至尊安得先及公乎內侍服其胡出塞動至經年爲陰寒所侵致此吾謂是濕耳請言入奏云此醫人大有分曉因道寅語卽傳宣入便殿指　上脉卽頭曰此風濕也　上大然之曰吾疑醫皆誤汝言是也藥進立効遂授官後事　仁宣兩朝皆被眷遇　宣宗尤愛之嘗對御令與同官奕持賜詩以示寵異他日寅晨入御藥房忽頭痛昏眩欲絕羣醫束手莫知何疾勑募人療治有草澤醫人請見投藥一服逡巡而愈　上奇之召問所用何方對曰寅空心入藥室卒中諸藥之毒能和諸藥者甘草也　上用是爲湯以進耳非有他術也　上詰寅果未

晨餐而入乃庶勞其人云

院吏目劉溥傳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祖彥敬事太宗於潛邸爲良醫父士寘太醫院判溥夙敏悟侍親遊學兩京研覃載籍尤精於天文律曆之學有志用世宣德初以文學徵有言其善鑒者遂以爲惠民局副使已已之變知者交薦不報滿秋調太醫院吏目非其志也其醫通內外科然恥以自名雖官爲醫而日惟以詠詩爲事風致甚高善接納無所擇文武雅俗各得其驩廣坐中談辯風生聽者傾耳其詩初喜西崑所擬輒似晚益奇縱自經時變悲歡歎憤一寓於詩當時有晏

鍾王淮湯胤績蘇平諸人以詩自豪號十才子每推溥爲盟主云溥所著有草窻集若干卷

公諱佩字汝弼智識超特幹力雄敏成化中丘公來守郡郡缺醫正科有薦公於丘公丘公固倍重公又公兄汝愚丘公同年進士也即奏以授公公既仕所以攄達猷爲鋒鋩而鑑瑩窾窒而輾轉時則以幹用鳴故論者聞公稱其世然至施其術以起聲立其節以正物者猶有述焉西江醍賈舟丘公鄉士中郡中駔以法駔衆效百金壽公乞解公曰吾利也而盜丘公法私負丘公知吾不爲駔夫更屬一時官時官視丘公更峻其語丘公益怒將重其手會丘家人疾召

公丘公道其事公曰馭固當辟自有常刑如以迕重之法不平抑將非公鄉井利丘公意解就末減馭知還餽公金竟却之徐氏二子父死訟論財其少內五十金請公助公言若理曲能倍金吾爲若處之少倍以進公召其長數曰而父骨未寒而若是不戚啼父衷冒鄉邦覩耶然而窘而弟少裕吾諭而少少裨周若得否長感泣即以金畀之二子遂寢訟睦如初大商與郡訐烟匿稅公帥部人發之論如法周氏子負博進懷寶玩質錢約厚息公以交其父謝去語父亟夜治行破君家矣父咸從而免袁養正先富後落妻病心殆哀持金求治公曰君婦用貧病復減金以加劑予辭而予之藥良愈汝愚登第而辛養嫂撫孤爲慟業二十年無怠王氏姊病衆爲陰虛治轉甚公視之曰腹勞耳令其夫按患處痛殆絕灌以潰癰藥數日乳王喘殺公撫江南得疾臥南京衆治以瘵舶卿守鎮江進公往公視謂疳也從而療暢侍御當暑病吐物數日衰羸氣奄室中不勝冷或治爲傷寒後纔入公望而切之所謂熱極似陰是爲中暑啓室檻水被塗以搗葱進香需湯一啜而蘇再索食三病已

尚書似公忠風歟公飲之藥酒盡三石起似與家室馬公吳文定王文恪二公羣薦入太醫辭以止公顧競疏辯談議辨亮一時名卿結納徧四方略如鄭富時位官守行其志者四十年得子亦晚既踰六十舉其循子早以自代遂致仕別號春甫以見志生正統辛酉四月卒嘉靖癸未九月年八十三

王安道履傳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修遂盡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爲諸家祖後人雖多立論率不出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爲病熱言常而不言變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篇無日疼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乃以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并中風中暑辯議名曰溯洄集共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鈎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篤志於學博極羣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評者謂作家士氣咸備元季嘗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于其上今江南好事家藏之

崑山人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修盡得其傳嘗謂張仲景傷寒爲諸家祖後人雖多立論率不出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爲病熱言常而不言變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篇無日疼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乃以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并中風中暑辯議名曰溯洄集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鈎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篤志博極羣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評者詩作家士氣咸備元季嘗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于其上今江南好事家藏之嘗渚子曰余讀王安道溯洄集二十一篇未嘗不深歎其察理之精云首篇謂神農嘗百草爲淮南子之妄詞論四氣所傷五藏二陽病中暑中熱之辨咸有至理非苟作者近時王文恪公鏊有曰始余讀溯洄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修蘇州志知其能詩又工於文與畫龜鳴呼畫末技耳詩文姑舍是余於安道之醫深有取焉

攸寧生滑壽傳　　朱　右

攸寧生出滑伯後名壽字伯仁世爲許襄城大家元初祖父官江南自許徙儀眞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千餘言操筆爲文辭有思致尤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客醫儀眞治方脉術有時名壽攸往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傳者惟素問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受之既終卷乃進請其師曰素問爲說備矣篇次無緒錯簡不無愚將分藏象經度脉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脉鍼刺陰陽標本運氣彙萃凡十二類鈔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

靈樞之旨設難釋義其間榮衛部位臟腑脉法與夫經絡輸穴辨之博矣而闕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註而之何如居中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得其也予守師說者子識卓理融契悟前訓子過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邪自是壽學日進益殫考張仲景劉守眞李明之三家而大同之據其所得投之所向莫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滑利藥而悶益甚名壽候其脉三部皆弦而滑壽曰經云胸脫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出高源者也膻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倍以枳桔煎用長流水一飲而瀉再飲氣平數服病已端居寶毋六十餘亦病小瀉悶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

逸壽診其脉沉且澁曰此病在下焦血予陰火盛而

水不足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有形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卽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而瘧三寶廳使仲子之妻泰不花尚書妹也病滯下晝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追且脹九月衆醫率爲清暑散滯痛苦尤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衆以脹不肯壽曰素問有云有故無損亦無損也動卽正產乃以消導氣劑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溲二十劑而瘉揚子縣吏陳某當臘月鼻衄至正月凡十三日始定其脉實而數治法與前證同蓋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煎炙飲醇酒皆積熱所致也卽千戶二婢子七八月間忽

兩尺脉沉涩欲絕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爲血海任主胞胎爲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作疠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温理血藥爲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病傷食煎煿內悶悶口乾脣古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剛燥先藥利之而痛悶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黄清快藥爲先以伏其燥利而瘉天寧寺僧病發狂譫妄視人皆爲鬼壽診其脉緊緊如蕙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安罵壽以三化湯三四下復泄以火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煖子官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爲衄衄必敷升餘而赤脉躁疾神悅悅如癲醫者猶以治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邪卽與桃仁承氣湯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三四下復瘀既去維服餘湯二十劑而瘉揚子縣

一婢脉洪大而虛軟微熱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卽下之已而調以苦温苦堅之劑果一死一瘉張佛兒暑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羸瘠衆醫以虛勞將峻補之邀壽至診視六脉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興時所治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壽且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口瘡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傷不

足擬進茸附趙彦博爭之未決固招伯仁至視其脉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爲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爲百病況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汪君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内傷也然抱新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補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丸月餘彦博抵書云汪之疾瘳矣尹安卿妻妊五月病咳痰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浹旬招伯仁診視其脉浮弦形體清羸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

寒飲冷則傷肺投以辛温劑與之致津液閉塞理散風寒而嗽自安矣既之錢唐館那守第時出治病即瘉屬縣有不能治之證皆來就伯仁臨安沈君彰者病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與來杭城合客樓感暑中帷幔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术附藥已數劑伯仁診其脉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黄曰前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术附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邪又云脉虛身熱得之傷暑著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脉洪數則汗益甚恐今撤幔開窓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爲製黄連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稍解既而兼以飢渴湯渴則用氷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去後遍身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同縣陳元善病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涌痛漲手足青喉中淫淫而痒眉本痛痠目不欲視頭不欲舉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羣先控引小便數而欠年未三十厄瘠若衰老人劣劣不自持伯仁視其脉沉弦而澁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爲肝痾也屬在厥陰故當脉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從正云諸痾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

病嘔血或滿桮或盈盆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利不憚作勞中氣因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散一二日服黄芩芍藥湯少有動作急即進犀角地黄湯加挫仁大黄稍間服抑氣寧神散有痰用礞石丸其始脉乱大後脉漸平三月而瘉彦良遂以此法治它人皆驗宋可與妾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燥欲臥泥水中伯仁診其脉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曰素問云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爲陰盛隔陽

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煎真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煩燥去三進平復如初杭妓有患心疾狂歌痛哭裸裎妄罵問之則瞪視默默其父母固邀伯仁診視脉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與痰交積胃中涌之皆積痰裹血復與火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既而左丞楊完者統苗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性中王叔雨招乃挈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餘姚間最久人皆稱之曰櫻寧生初叔雨寓錢唐病傷寒他醫至皆以爲痓證當進附子持論未決其弟熙賜櫻寧生生曰其脉兩手俱沉實而滑四末覺微青以燈燭之偏體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櫻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三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比來上虞熙賜館于魏氏一日乘盛暑肩輿入邑塗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胃拒痛憎熱頭眩病且殆或以爲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生至診其脉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過爲暑迫上行先與犀角地黃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卽安

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疼苦嘔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櫻寧生診視脉弦而進曰是在陰當温之爲製眞武湯其親爭之强與人參竹葉湯進卽泄甚脉且陷弱始亟以前劑服之連進四五劑乃效人始服櫻寧生之賢於人遠矣余子元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雖厚衣熾火不能解招櫻寧生卽與眞武湯凡用附六枚一日病者忽出人恠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卽無事矣或以問櫻寧生生曰其脉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證此蓋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仞皮表氣隧爲寒邪壅

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黃氣隧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圭妻徐病寒爲痞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痛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櫻寧生視之脉兩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爲炙韋門氣海中脘服玄胡桂椒佐以蘘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温利去藥聚而散之也士圭年老病臍腹疠痛其法治之果效王宗祥之父年老病臍腹疠痛其里醫爲温中散寒卒無驗宗祥固邀櫻寧生往視脉兩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喜中下因爲

痂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尋瘉陳伯英病肺氣焦滿攖寧生視之曰病得之多欲善飲且屢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即喘渴痰咳不能自安爲製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苦辛等劑服之既安衆詰之曰是出何方書名何散飲生應之曰是爲混池湯聞者皆大笑曰混池湯有用也潘子庸得感胃證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卻食煩滿欲死而多汗攖寧生診之脉兩手三部皆浮而緊曰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脉浮緊且證在表當汗衆以虛憊難之且圖温補生曰法宜

如是爲作麻黄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瘉時淮南丞相方公分省四明間攖寧生名禮致見之館穀留城中一日公婿戴頵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進冷食病内外傷惡寒頭疼腹心痛而嘔診之脉沉且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自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内傷冷飲食外受寒沴清便事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痰體瘦悴腹臍刺痛拍攖寧生至診視脉弦數六至有餘生曰此二陽病也洞泄平復矣龍君澤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陽明也陽明爲金爲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遘

按之沉而有力攖寧生曰積飲滯痰橫於胃膈蓋得之原味醇酒肥膩煎炙蓄熱而生濕濕聚而痰涎宿飲皆上甚也王氷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候春日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探咽中須臾大吐異色頑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胃中洞爽平復矣龍君澤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事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痰體瘦悴腹臍刺痛拍攖寧生至診視脉弦數六至有餘生曰此二陽病也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陽明也陽明爲金爲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遘

也陽明本爲燥金適遇於暑暑著火也以火燥金則愈燥矣血者水類金爲化源宜月事流滯不來也他醫方爲製歸芎桂附九以温經而未進生曰夫血得炎則止得温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復加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卻之更以當歸柴胡飲子爲之清陽爲火流濕潤燥三五進而經事通徐病悉除龍君口

後生幾爲人所誤矣宋無逸徐姚大儒也病瘧瘧痛損館粥難下咽六十餘日殆甚櫻寧生聞而往視之脈數雨關上尤弦疾久體憊而神完生曰是積熱居脾且滯於食飲法當下衆醫疑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

其半復製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浹旬而起如故後四歲無逸客昌國病頭面腫赤妨於飲食或進以舊附櫻寧生爲製劑清上散火而瘉無逸曰鄉得清涼藥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嘗以語人云及思忠病胃脘痛服熱劑忡嘔逆煩渴不食情思悶悶不暫安目瞤瞤無所覩櫻寧生視之六脈皆結澁不調無復參佐甚惟之既徐而察之其人機深要思大過加之脾胃内傷積鬱爲痰涎鬱于腦上然也素問云思則氣結又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爲製祛順丸服之旋復平和思忠曰吾疾賴治固效始以爲天下無藥茲服生祛順丸乃知天下有藥矣仝丙病韓自行邀櫻寧生往視之脈數而散體寒熱咳血痰生曰此二陽病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至立夏果死自行愀然曰櫻寧生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乎方德明七月内病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大劑乃瘉加其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太過多汗亡陽忽寒甚肉瞤筋惕乃固請櫻寧生視脈微欲無郎以眞武湯進七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瘉夏子韶妻始病瘧當六七月他醫以爲脾寒胃弱久服桂附後瘧雖退而積火燔熾致消穀善饑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月端生如常人但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膝困軟肌肉虛肥至初冬子韶竭櫻寧生往候脈洪大而虛漉曰此痿證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葢夏令濕當權剛劑太過火濕俱甚肺熱葉焦故雨足痿易而不爲用也東垣有長夏濕熱成痿之法當以此治之食日益減日漸能視至冬末忽自起下榻行步如故其經及仲儒因拘留赴海積恐怖心常惕惕如長人捕之狀櫻寧生視之脈豁豁然虛大而洋體熱多汗曰凡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什繫搏留滯惡血皆從中

風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然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爲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砂丸良瘉鄭尚卿母倪病瘧寒熱嘔涌中滿而痛下利不食年五十餘殊罔頓他醫爲清脾氣理中脫不效邀攖寧生視脉沉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劑不食烏可下方儗進參附生曰脉雖沉遲按之有力雖痢而後重下迫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痢是之乃以消滯丸藥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加數

服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薑橘參苓淡滲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中母病反胃每隔夜食飲至明日中晏皆出不消化他醫以暖胃之藥悉試之罔效敬中詣攖寧生言且罔請往視脉在肌肉之下甚微而弱生投衆醫用藥無遠於病何至不効心歎然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吐者從於積下焦吐者從於寒其脉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秘爲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温其寒氣復以中焦藥和之生得此說而喜起歎曰其合於王母之證歟但王母大便不秘遂再往視專治下焦散寒以茱萸茴香爲君丁桂半夏爲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然生曰經不云乎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其足之謂歟俞德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既去而人虛背獨惡寒脉微細如線湯熨不應攖寧生乃以理中湯劑加薑桂藿附大作服外以蓽撥良薑吳椒桂椒諸品大辛熱爲末和薑糊爲膏厚傅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尤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十日或以爲病後虛勞將復補之攖寧生曰不然勞復爲病脉浮以汗解奚

補爲以小柴胡湯三進再汗而瘉胡茂林子婦魏仲彬妹也新產二日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痛身寒熱嘗隆冬時衆醫皆以爲感寒温以蓽附益大熱手足搐搦語譫目瞼仲彬固邀生往診脉弦而洪數面赤目閉語喃喃不可辯舌黑如炲燥無津潤胃腹按之不勝手蓋燥劑搏激血内熱而風生血蓄而爲痛也生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爲清熱降火治風凉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黄等稍解人事後以張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産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方明禮内人感暑病洞

泄厥逆惡寒胃脘當心而痛自腹引脇轉爲滯下嘔
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櫻寧生診其脉三
部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温之
則無差理内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
禁也於是以薑附温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脉稍有力
厥逆漸退更服薑附七日煎眾證悉去遂以丸藥除其
滯下而臟腑自安矣生之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
述者生嘗語其徒曰予在儀真時聞友人王德全言
江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爲術精詣其治往往出人意
表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徧體肌肉坼裂名子厚治

子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真乎
曰當十三四曾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
未通而御女則四體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
在法爲不可療後果惡汁淋漓痛楚而死又鄰郡一
富翁病泄瀉殫年禮致子厚診療旬莫効子厚曰
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
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閒得地在中間如人弄碗珠
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悟向
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爲下脫也又作字持水滴
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放其按則水下

漏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裝往翁家
驚喜至即爲治艾灸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瀉即已
生自少識之後在鄞胡元望女生始六月亦病泄瀉
不已因教以前灸即瘉子厚在至治天曆間術甚行
於江西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黃子厚詩云
史右曰予幼喜業醫遇醫士輒近之覩其治往往誤
藥死若以試其術然予惟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逮
於天刑遂棄不復習襄城攖寧生壽能活人反掌間
而奇驗若此時人爲之語曰世以人試術生以術活
人其相去奚啻千萬予聞庵扁曰聞病之陽論得太

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倉意曰吾以脉法治之而盡
生其有得於二子者歟

滄洲翁吕復傳

戴良

滄洲翁者姓吕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婺史部郎知台州事諱賓之者復自婺徙鄞家焉大父克德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禮之逆旅中即知爲醫中毛送也每謹事之鄭亦見翁醇謹無他頗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及色脉藥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

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翁爲製地黄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刺飲之立驗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日記診籍攷方藥驗否悉爲參訂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爲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鄞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以病留鄞者必歸翁翁皆樂應之浙省平章左答納失理在帥閫時病無睡睡則心悸神慄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兵達旦目骸骸無所見耳瞶瞶無所聞雖堅臥密室睫未嘗交也即選醫之良者處劑累月弗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内癰腹脹腫凸而頗痛後召翁診翁切其脉左關之陽浮而虚察其色少銳醫欲刺腫出膿其母靳不許抱子獨泣童馳告翁邀與俱及造臥内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二

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烏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郡人蘇伯友病劒句浹不止時天暑脉弱衆醫以氣虚不統血日進蓍歸茸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亦流涕長潸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劒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脉兩手皆虚乳右上部滑浮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湎酒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蘇曰某嘗饑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臥公診當是翁爲製地黄湯半刺飲之立驗

童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四三人療之皆以爲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翁切其脉右關偏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曰女無病關滑爲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酲非風也及詰其内子李曰乳母近掌酒庫鑰苟竊飲必任意潛使人視臥内有數空罌棲下翼日拘其鑰飲以枳椇葛花日二三服女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内癰腹脹腫凸而頗銳醫欲刺腫出膿其母靳不許抱子獨泣童馳告翁邀與俱及造臥内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二

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癱發小膊苟舍刺瞞無他法翁喻之曰膊神關也鍼刺所當禁矧癱舍于內惟當以湯先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俏怒趨而出翁投透膿散一七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下善應膏丸旬浹瘥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脇膊遂授黎蘆瓜蒂俾平旦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而人靜兩手脉盡伏俚醫以爲死也弗與藥翁診之東皐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爲夫所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疰病可念早昇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爲我治療乎翁曰諾他日匿患者於密室召翁診其脉翁曰脉來疾而去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

瀾斑消則脉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脉乃復嘗繼投承氣下之瘡發斑無脉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體無爲病屢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脉右口之陽弦而遲少陰之脉堅而動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爲作湯三升頓服遂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藏已經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即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羽客也偶游鄞造翁告曰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謁名醫弗喻翁曰視一物爲二視直爲曲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喻也願聞其因雲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寐達曙遂病翁切其脉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腑故視物皆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腑遂授黎蘆瓜蒂俾平旦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而人靜兩手脉盡伏俚醫以爲死也弗與藥翁診之東皐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爲夫所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疰病可念早昇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爲我治療乎翁曰諾他日匿患者於密室召翁診其脉翁曰脉來疾而去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

髮禿眉墜然舁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聖而益以下藥下瘀血數升及重穢青黑物并進斷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餘姚州守郭文煜病噦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悉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翁切其脉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噪因告之曰公之噦卽古之咳逆也以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湯未終劑噦止帥府經歷晻散侍人病喘不得臥老醫製麻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脉口盛人迎一倍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

病葢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
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
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散密囑曰病妾誠有懷以室
人見嫉故藥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慚而去
樞密董孟起在帥閫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翁切
其脉兩寸俱浮弦脉法浮爲風弦爲痛兩寸屬上部
即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葢得之沐
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則大吐而後已董笑曰
然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痛一如
公所言公善診幸余療也爲製龍腦芎犀丸四分二

之一遂愈帥府從事帖穆失爾病下痢完穀衆醫咸
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彌劇翁診其脉兩尺
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眥如草滋葢
知肝屬膂脾因成飧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
損麻黃加木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
而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純孝廟祝楊天麻女壽在
室病不月命婦人醫療之不得其名狀及丑閱月其
腹如有娠求其色脉即怪因詰之曰汝病非有異夢
則見靈所憑耳女不答趨入臥內密語其侍媼曰我
去夏趣涼廟廡下薄暮過黃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

子如暮間所見者即我寢親狎由是感疾我慚赧不
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媼以告翁翁曰女面色乍赤
乍白者鬼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脉色符雖
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
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診其脉獨右關
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葢風中
廉泉得之醉臥當風而成瘖珂舞手索筆書几上曰
酒吾先佛所戒自祝髮來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
免其師天紀在座即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
尚諱疾自誤邪翁取荊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
語湖心寺僧履師者一日偶搔腘中疥忽自出血汩
汩如湧泉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弗驗邀翁往視屢時
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脉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
無即告之曰夫脉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
衰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營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
湯加荊穗防風不問晨夜併進明日脉漸出更服十
全大補一劑遂痊全本然病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
俚醫以津液外出爲脉虛自汗進玄武湯以實之遂
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問死期翁切其脉皆伏不
見而肌熱灼指即告其季曰此必榮血致斑而脉伏

非陽病見陰脉比也見斑則應候否則蓄血爾乃去衾裯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臍下石堅且拒痛爲作化斑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下黑矢若干枚卽斑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核承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內子王病傷寒乃陰隔陽面赤足踡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主温之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匜理中丸進徐以冰漬甘草乾薑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踡四逆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温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集賢修

譔南宏遠奉旨往閩諭土猺余蠻子余嘗戮人尊組之間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咄使命來郵疾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水與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且或泣或笑翁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倍勁於右益痰溢膈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臟耳卽投以湧劑湧痰涎一頓器徐以驚氣九服之盡一劑病瘳郡史虞東村內子王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骨立翁診其脉則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於小腸不癒則淋王曰前淒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趨入臥內淒及需其溺器以視則如飴釜置烈火湧沸不少休翁以虎杖滑石石膏黃柏之劑清之痛稍却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蘸以椰柿食方七沸輒止餘姚余愼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以求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卽搏爐中灰雜飯猛噬且喃喃詈人翁命左右掖之切其脉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右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證也法當湧其痰而擬其神旣湧出痰沫四五升卽熟睡竟日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完如初御史王彥芳內子病殮泄彌年衆醫皆謂休息痢

源以苦堅辛燥之劑弗效翁診其脉當秋半雙弦而浮卽告之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尚爾至明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太過扶土之不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閩時平章燕公以銅符密與御史俾出入自如吾兒關玩弄久之遂失去平章一日追符甚急儂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爲驚風信然乃用黃芩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月泄止郡守李孝文妻母龐病小腹痛衆醫皆以爲瘕聚藥之浹月弗愈繼予　招診翁循其少陰脉如刀

刃之切手胞門乳而數知其陰中病癰結小腸也即
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以聞幸出侍人密語
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癰以故膊下如瘕聚
今膿已成腫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溲溲則痛甚嫗
拜曰公神人也所言一如公所言遂用國老將軍爲
向導扶麒麟胡虎魄之類以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
愈浙東運使曲出道過鄧病臥涵虛驛召翁往視翁
察色切脉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
病也以方涉海爲風濤所驚遂血菀而神懾爲熱所
搏逐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連是年歲運左

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爲腎已絕泣告其左右曰
監司脉病皆逆不祥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
此天利脉無憂也爲投小柴胡湯減後加生地黄牛
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利愈副樞張息軒病
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
色不變俚醫以爲風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淡四旬所
其毒循宗筋流入於皐丸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
而左脇腫痛如故既選醫之尤良者在門更召翁診
翁以關及尺中皆數滑而且乾因告之曰脉數不時
則生惡瘡問內逢乾則內癰作挛脇之腫癰作膿也

經曰癰疽不得頃時而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
丸衆之以乳香而用硝黄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
五升許明日再固下餘膿立痊樞府陳斷事內人病
召翁視翁切其脉左口弦而乾餘部皆和翁即起密
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對化在玉
泉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
相關益得之因內大驚神懾而血菀陳曰公醫誠良
也攻病一如公所言翁乃爲製益榮之劑且納藥閤
隱再劑即無苦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構思然其鈎取
古法動中肯綮多類此其於醫門羣經及古今方二

無不攷索其要歸他若諸醫爲術之精粗施治之功
拙亦皆品隸區別無一義之或遺所攷羣經及古方
論語多不錄有曰內經素問世稱黄帝大伯問答之
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
之手劉向指爲諸諱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
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思
之言並傳也益靈蘭秘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
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
六諸色脉病名鍼州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
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

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爲內經唐王氷乃以九靈九卷爭合漢志之數而爲之註釋復以陰陽大論託其爲師張公所藏以補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殽玉石相亂訓詁失之於迂琢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於氷爲有功今於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已意冀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修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

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氷以九靈更名爲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爲鍼經即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偏鵲太玄君所箋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爲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益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秦皇所

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道漢獻之遷徙晉惧之奔進文籍焚廣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爲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恭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皆用者一百二十種爲獨孟祖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爲神農所說

黑字爲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蔡承祖王季璞鄭虎諸公所譔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爲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

惟虞氏祖爲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玄操吕
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
李子楚亦爲句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
藥妹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玄亦未足以
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
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爲是也傷寒論十卷乃
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爲
之至晉王叔和始因傷說重爲譌次而宋成無已復
爲之註釋其後魏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寔之
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

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
前修指爲醇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脉時汨王氏
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
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
其閫奧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
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
合余因寫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
所取也脉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
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
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

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
億等始考証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讎四時經之類
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
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
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據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
診切樞要二卷非敢剪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
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脉訣一卷乃六朝
高陽生所撰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
目以惑學者通眞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附其
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

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徐
爵號權李上交輩皆自撰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
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脉
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
等奉勅撰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
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
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
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
不傳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
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

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真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爲先
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
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
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妹爲詳
明深足以羽翼内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玄君篇
爾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叨先生寢室夢
鵲爲之註猶郭象之於南華非心學之所易曉覩其
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篇鵲爲黄帝時人則其
書不古謂篇鵲爲秦越人則傳中無太玄君之號醫
門倣託率多類此玄珠密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
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蒙故自號啓

玄子蓋啓問於玄珠也目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物
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
粗論述者別譔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
玄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黄帝遺玄珠使罔象得
之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啓玄者皆妄也宋高保
衡等校正内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之玄
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
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
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
攷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賢
傳者所譌也原其所從蓋據内經六氣之説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伴疑必刊
有口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過敵

其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慶陵初年
號著禎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
然脉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説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
爲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
述内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
政和間班是經于兩學辟雍生員提爲之解義若達
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
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
攷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賢
有口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過敵

着着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舍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於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饑矣厲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顧頤方著名于時蓋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爲之變爾陳無擇醫

如老吏斷按深於朝讞未免移情就法自嘗其任則余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之寫神神氣有餘生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源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爲板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秦騶種樹所在全活但假米雪以爲春利於松栢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清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鄒弦新絃一鼓而竽籟並熄膠柱和

調臨淵及陞本郡教授俱不上善著書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脈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脈緒脈系圖難經附說四時熨理方長沙論傷寒十釋運氣常變釋松風齋雜著稿各若干卷傳學者爲人恭勤詳緩與人交欵欵常若不自足狀貌不踰中人語言如不出諸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學之富也年老無子而有女四人生女不生男人以太倉公方之

論曰自古疾醫恭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味五穀之資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藥以

攻其疾疾其術博矣故非聰明洽達知夫天地神祇之次明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貞之分定逆順之節以與神聖爲徒者未易以臻此若滄澣翁豈近是乎翁之爲醫一遵古昔神聖之格言而且博攻載籍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修來越出金源劉河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獨疑古方不宜治今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後又往浙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業見戴仁父仁父亦是郡儒者爲譔五運六氣撰要若干篇授翁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橋引案机甚奇非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事之盡其技於是爲人治診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里鍾姓者一男子病脇痛衆醫以爲癰也投諸香薑桂之屬益甚翁診其脉告曰此腎邪病法當先温利而後竭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翁曰向用神保丸

抱一翁項昕傳

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江上壯項氏名昕字彥章晚更自號抱一翁曾大父某父某父某比三世俱以和義維其家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壯曉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暗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脉經稍長學易趙穆仲葉見山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乃益厲志醫術欲盡受他禁方間越大儒韓明善先生爲方善也遂往拜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診奇眩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修來越出金源劉河

以腎邪透膜非全蝎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得芒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數出病已翁所以知男子之病者以陽脉弦陰脉微澁弦者痛也澁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方惡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此也鍾女病腹脹如鼓四體骨立衆醫或以爲娠爲蠱爲瘵也翁診其脉告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輩積歲月非血藥乎翁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水也氣有一息之不行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

後血可行乃以蘇合九投之三日而腹作痛翁曰氣積歲月非血藥乎翁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汗血累累如瓜者可十數枚應手愈翁所知鍾女病者以六脉弦滑而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下之經有從女病名同而診異翁曰此不治法當數月死向者鍾女脉滑爲實邪今脉虛元氣奪矣又一女子病亦同而六脉俱弦翁曰眞藏脉見法當踰月死後皆如之越幕官費姓者有子病甚重醫皆以爲瘵盡悸來手一日費對客獨泣客以翁診之曰此病暑邪非瘵也家尚死期翁曰何得死何得死爲作自

虎湯飲之即瘥翁所以知費子之病者切其脉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實乃熱傷血藥爲之也費病胸膈壅滿甚篤昏不知人醫者人人異見翁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蘇繼以升麻黃耆桔梗消其膿服之踰月瘳翁所以知費之病者以陽脉浮滑陰脉不足也浮爲風而滑爲血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脉之不足則過於宣逐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施陳除故行其肺氣而病當自已建康萬天長廡君病醫投丹附薑桂逾甚翁診其脉告曰此得之酒病當噦作聲食入即

出而後洩不利廡曰然子平生所耆獨燒酒翁進蘆花解醒加黃芩飲二升所勢減衆醫以藥性過寒交沮之翁既論不協辭去即嘆曰實實而虛虛過二月當入鬼録矣果如翁言翁所以知廡之病者切其脉思數而且滑諸數爲熱滑爲嘔爲胃有物酒性大毒大熱而反以熱劑加之是火其火也且洩秘爲陽結今皆反洩故二月死也茶商李宦人也啖馬肉過多腹脹腎以大黃巴豆治之轉劇翁後至診之寸口脉促而兩尺將絕翁曰胸有新邪故脉促宜引之上達今反奪之誤矣急飲以湧劑且置李牛座使人環旋

頃吐宿肉仍進神芎九大下之病去衆醫咸曰子所不及也浙東僉憲史君素苦足病發則兩足如杜濱黃水踰月乃已已輒復發翁診其脉告曰六脉皆沉緩沉爲裏有濕緩爲厥此病風濕毒俗名濕脚氣是也乃以神芎九竭之繼進舟車神祐丸下痰水數十出遂不發動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寒見風輒仆日臥密室以毯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呀呀如嬰兒諸醫皆作沉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時驗翁診其脉告曰此脾伏火邪濕熱下流非寒也法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濕熱乃煑升麻柴胡澤瀉羌活等劑

而繼以神芎九郭曰子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治也翁曰公之六脉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濕也數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濕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木屑者三四出郭家首之穉去次去熾炭病旋已鄭董允謙妻患朒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血之劑益困朒幾數縣輒昏翁診之六脉微弱寸爲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諸補心之劑愈淅帥胡公病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奄弗屬諸醫作傷寒治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其脉陰陽俱沉細且微數處以補中益氣之劑醫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藥矣翁曰脉沉裏病也微數者五性之火內扇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曰損者温之飲以前藥而即驗南臺掾梁彦思使閩而足不能舉醫以風論或以脚氣治經年不瘳翁診之六脉僅微數而他無所病即探患處乃骨出不入肯綮耳施以按摩即愈南臺治書迭里迷失公足失履而傷腕骨掌反於後者六閱月矣衆醫不能治公趣

翁精按摩曰幸子治也翁令壯士更相摩從辰至申而筋肉盡腐遂引其掌以蹂之噠然有聲藥以兩月其足如常時金參致子年方稚嘗嬉戲傴臥於階側忽驚馬踐其足脛骨斷碎即死久乃蘇翁以其法治之卒完其足步履無所苦閩萬夫長陳君臨陣爲刀斫其面瘡已愈而眉與鼻不能循甚惡時時仰泣曰吾面無完膚生何以見妻子死何以見父母乎乃拜翁求治翁命壯士按其面膚肉盡熟腐施之以法即面赤如赬盤左右賀曰復故矣左丞王公畏瘴毒晨必命醫診省醫鄭生切其脉愕曰平日兩尺無廈

今忽不應指可怪也公卽驚曰人無尺脉猶樹之無根其能久生乎命他醫診之其論亦同乃命翁診翁曰此天和脉勿妄治也因陳氣運交反之道以曉之公叱衆醫曰若等誤人多矣寧提舉俸者二人翁之於醫多類此於是門人學子懼其老且衰也力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略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爲百病之源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

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氣血俱失故爲虛又曰陰盛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不得瀉瀉則溫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陰勝而爲實靈樞曰風雨寒熱不能獨傷人有猝然逢疾風暴寒而不能病者益無虛不能獨傷其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客其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端也比及後章言麻之始發陽氣併於陰陽虛陰盛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出陽與陰復併於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瘧者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溫而爲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寒而寒從中生者何也岐

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於熱矣明理論則分戰慄於內外之診戰者身爲戰搖慄者心戰又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風虛微內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正氣虛弱故成慄戰者正氣勝慄者邪氣勝鼓頷者邪入陽明故鼓頷爲戰之輕者其有森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是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抑陽不熱而戰慄鼓頷者陰盛而陽虛也法當助陽而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資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爲之治

可也豈可專以其寒言之舉一而遺十哉又問胸膈堅滿痞痛東垣謂之不足中氣而內傷法當補其中而益其氣河間戴人則以爲諸逆上衝諸濕腫滿諸氣鬱門督皆濕火爲病法當瀉火在上則瀉之在下則竭之張長沙又以爲邪氣所留而以辛溫之劑開發蕩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邪曰治有從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証有虛實脈有逆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風寒暑濕也地之四令有形饑飽勞逸也東垣以胸腹堅滿等証皆爲飲食七情所致而謂之內傷蓋以中氣

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詆毀互不同決不肯以寒涼施之於南方辛熱施之於北方何其自齋之若是歟經曰病當問其起居固言地方之不同矣然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治熱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要在臨時變通消息以爲治安可恨以南北之分而有寒熱之異哉又問脹病或以濕熱留飲否隔而傳化失常甚則霍亂吐下又以爲諸痛乃熱鬱於內故爲堅痛不可以言寒又以爲急痛者因寒之極而乃疑濕而爲痛如是則所謂霍亂吐下之作罕有不由寒會作熱論乎抑亦寒治乎曰吐下之作罕有不由

脾胃感之蓋胃爲水穀之海受天之氣地之味精悍
薰蒸而成氣血以營養四旁往往因其燬理失宜風
寒燥濕之邪得以乘伏錯亂於其間風爲百病之始
而春爲温風陽風秋爲涼風冬爲寒風風也者
天地之氣也寒風即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風
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搖而甚民病發泄霍
亂諸證所致矣其有失飲過制七情内
鬱則濕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塞而不通陽併
于陰陰併于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爲吐下霍亂
此則濕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爲熱本指疼痛

皆屬心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即不以寒言至於急
痛因寒乃舉痛論諸痛爲寒之說經曰寒淫於内以
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風
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証固當察物之陰陽驗人
之虛實不可專以爲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爲有寒
而無熱斯蓋折衷之道也翁他所言病及所論証治
衆多今頗失之不能以盡錄而錄其大槩如此其於
謂有恒者豈近之與傳曰醫非人受不可託非廉潔
不可信若翁者殆可託而可信者歟至於立言以垂
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於經貫微達幽
不失細小備矣豈非宣暢曲解古之良醫也歟

素業吏事卓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翁偉儀視
美鬚髯雙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母有疾扶持
保抱不解帶者旬朔沒則一遵儀禮治其喪平居樂
易寬厚務揚人善而恥言其過臧獲有失亦不忍加
以色辭與人交盡其義於恩意尤至也喜辭章善
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齋小稿及脾
胃後論別譔醫原若干卷識論宏贍未及成子一日

恕能世其業云
論曰仲尼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豈不信然
歟抱一翁爲醫四十年所其已人病生人之死甚衆
人以厚利報豹軒弗而不受與之藥即富徒手亦與
藥不責其償而濟物一心孜孜然終始弗少衰則所

張順傳　王鏊

張順字養正醫名擅吳下中年以瞽廢而氣岸峭直不衰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賓禮之議論侃侃不屈也其醫大槩以保護元氣爲主處劑多用參朮而每著奇效能預刻年月日決人生死往往奇中予昔館其家尚及見焉故得傳其事崔御史其按吳病痰氣氣短不能息養正曰此之謂支飲法當汗汗之愈知長洲王汝器病傷寒衆醫以爲熱症養正曰是極寒當用附子用附子果愈高都御史尚達久患咳或以爲外感或以爲癰結於肺養正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

感而非也卒用補劑而差王孟南母節婦患足疾不能轉動內外醫莫知其証養正曰此風也用杜風湯數十步處死謝掃使病謂其家曰亟來與訣頃之不前用之矣養正曰子勿言投之果愈衆莫知其故豈以爲何如咸曰未死也養正曰吾去矣諸君法之去果然北客有計姓者患痰火能言矣其家未信頃之果然北客有計姓者患痰火自詫善飯養正曰是不可爲也計大怒曰我何病哉半月計卒無錫華氏數延養正昆仲三人縱言及年壽養正曰弟思濟當先逝曰幾何時曰一年許其家特未信明年思濟沮發于背養正曰是矣不可治也乃詢他醫治之少間華使人詒曰君言不可治今愈矣養正曰有是乎歸語汝主視便中當有若絮者至某日死矣視之果然及其日死葉文莊有悸疾養正治之輒愈問之曰吾膳無過人者但病有淺深治有緩急扶持元氣取自然之效耳文莊大以爲然

太史公曰近世言醫者率祖東垣丹溪謂醫中王道信然然病者每遲之及養正用之數著奇效可謂善用其術者矣吳父老爲子言欲治之率用三百湯不效詢養正亦用三白湯家人曰前用之矣養正曰子勿言投之果愈衆莫知其故豈別有巧妙乎蓋吳下言醫之良者必曰養正云

敕山老人倪維德傳

朱右

敕山老人者三吳名醫也姓倪氏名維德仲賢其字也敕山在胥門之西二十餘里盤紆鬱秀有巖壑卉竹之美老人之居里在焉老人宋和州防禦使昌嗣之後當前代盛時誦經史世其家業墳典丘索而外若神仙方伎之書吐納導引熊經鳥伸之術無不徧涉而於軒岐之學尤精到絶倫常自誦曰吾以通靈之姿窺寨奮之奥究火策之候啓玄命之秘以御風而遊世宜無難者而獨念夫大化之生人也以其有益於世也使其生而無益於世猶無生也然而功彰

山河名登旂常此則有命最而在下克施其惠者其惟醫道乎乃枝叩金李東垣明之所著醫說凡若干卷表章以行於世復演靈樞素問運氣本草之說約爲治目精要曰原機啓微等論示人以分門列證之法老人居敕山有草堂數間可以免震凌有榕檟田數十畝可以備伏臘榕然不求于人遊遊湖山樂以自適嘗一適城市愛過從之相與而不去也人則從而質焉非其人亦不告也以故於老人他伎無知者稍晦則難如是者二年老人曰此七情内傷脾胃陰

兩臂頭面皆然屢以艾灼瘡處暫止且復作如是數年老人切其脉曰左關浮盛右口沉實此酒食滋味所致也投以某劑其瘥遂止陳上林仲實以勞役得熱疾日出氣暄則熱夜及涼雨則否暄盛則熱增劇稍晦則難如是者二年老人曰此七情内傷脾胃陰濕而陽鬱耳以東垣飲食勞倦法治之其熱旋已此其尤彰彰者若其他固不得悉附焉嗚呼賢哉越人倉公見録於史遷至今望之若神人然老人之術足以繼之矣予生也後不得從事老人之敭姑援述者之槩次第而爲文之其於老人之造詣如蚓足之庾

山蝦目之望洋未能得其萬一也

倪維德墓碣銘　宋　濂

吳郡有名世之醫曰倪府君諱維德字仲賢其先家于汴梁曾大父曰嗣宋和州防禦使生秀文值宋鎔既訖乃挾醫術游大江之南遂擇郡之吳縣居焉秀文生鼎亨能紹家學有聞於時則府君之父也府君嗜學不厭受尚書於碧山湯公炎齋繼咨探索精微發於辭章皆燁燁有奇氣湯公器其才勸之仕府君曰爵祿乃資之以澤物者然有命焉不可以倖致曷若紹承腎學以濟吾事乎於是取黃帝內經曰研其

奧旨見其疏陳治法推究本原欣然曰醫之道盡在是矣間有疑難質于父師之間心緒益開明頗病大觀以來粗工多道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多不相值參定中得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之書讀之知其與內經合自以所見不謬真積力久出而用藥往往如神奇證異疾一經診視有如辨白黑無少爽者周萬戶子八歲忠昏憒數日而醒不識有饑飽暑寒欲語則不能出聲時以土炭自塞其口府君切其脈曰此慢脾風證也脾藏智脾慢則智不足其不知人事也宜投以某劑而瘳顧卿妻

右耳下生瘿大與首同共疼不可忍更數十醫弗效府君診已告于衆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故也甚易治耳製某藥令啖之逾月而愈劉子正內子病氣厥或哭或笑人以爲哭所附府君察其故且脈之謂劉曰左右手脈俱沉胃脘中必有所積有所積必疼問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病遂除盛梁閎妻左右肩未瘥蔓延至兩臂上及顏面不可禁或於病處灼艾勢暫止已而如初府君曰右脈沉左脈浮且盛此滋味傷厚之所致也投以某藥疾旋已林仲實因勞發熱熱隨日出入爲進退食飲漸減府君切

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溫則進京則退是其徵也投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府君治難療之疾多類此文繁弗載府君每有言曰劉張二氏治多攻李氏惟在調補中氣蓋隨世推移不得不爾也於是府君之治疾既察天時地理又參之以人事所以十不失一然操心仁厚但來謁者即赴之不知有富貧一旦有窶人抱疾求治府君既授藥兼畀以烹藥之器客怪而問曰藥可宿備尪缶亦素具乎府君指室北隅示之其積者益白數云府君病眼科雖出方論竟無全書著原機啓微若干卷又枝釘李

果試效方若干卷錢梓傳世君子多之性尤嗜文籍
預置金於書肆有新刻者輒購入之積至五千餘卷
構重屋以藏晚年建別墅救山之下每乘扁舟具酒
殽與二三賓客放浪於水光山色之間翛然高舉如
在世外因自號曰救山老人壽七十五卒於洪武十
年六月二十一日其年七月二十一日葬於縣之至德
鄉上沙村兩重山之下娶章氏先府君而卒至是同
穴生一子曰衡通儒書亦以醫鳴于時三女曰淨眞
曰媛眞曰孝眞各適士族三孫男曰謹曰識曰讓二
孫女曰婉寧曰婉柔尚幼予嘗忠內經之學晦而弗
然而起益與彥修不約而同使泥局方者逸巡退縮
不敢鼓吻相是非而生民免天閼之患者二公之功
爲多彥脩之歿子已銘其墓今府君之子亦復悵悵
爲請予安得固辭邪因歷序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三家者與上窺本源如揭日月照耀天門伊誰承之
作世範模東則有朱西則有倪視被沉疴目牛無全
肯綮既中萬理皆捐斡運元化陶冶樞機人謂其功
與良相齊救山之陽一葦可航載翺載翔與世若府
明鑑之失孰不歆欽視廿芸故篋幸有遺書發而讀之
相繼繩繩何以徵之墓門著銘

葛應雷傳子乾孫　李濂

葛應雷字震父姑蘇人北攻于醫嘗者醫學會同二十卷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處方制劑砭磏率與它醫異時按察判官李某中州名醫也因診父疾役谷於應雷聞其答論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亦有此人邪乃盡出所藏劉守眞張潔古書與之討論無不脗合而劉張之學行於江南寔自是始應雷由平江醫學教授擢江浙醫學提舉子乾孫字可久生有奇氣體貌碩偉膂力

絕人好擊刺戰陣之法以至陰陽律歷星數靡不精究長乃折節治經屢試不第遂棄去肆力古學爲文章有盛名于時父應雷取醫書授之乾孫稍治輒棄而不屑施行或施之輒取異效其名與丹溪朱彥修並稱云一日嘗炒大黃過焦悉棄之不用其愼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錢來貿藥準病輕重乾孫貯善藥緘以與之仍歸其直或楮錢有不佳者顧爲之易佳者以還使供饘粥人皆稱其仁一書生傷寒不汗發狂循河走乾孫就捽置水中良久出之裹以重繭乃汗而解同郡富家女年可十七八病四支痺痺目瞪不能食衆醫莫能治迎乾孫乾孫視之笑曰此不難治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發藉地版掘土爲坎舁女實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伺其手足動而則聲當報我久之女果舉手足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益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香氣所餘故也壬辰徽寇轉掠蘇人震恐廉訪僉事李仲善請乾孫閫之乾孫勸城之以守然後請自往討賊仲善從之卒城之而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嘗語光福徐顯曰聞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得與命也今六氣淆厲吾犯咸池始將死矣一日見武士關弓

服捉之而蛟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子惡其多密減其半飲之不下問其故子以實對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萬浩子曰吳門故多醫最知名者曰葛可久其後乃有劉觀士宜盛寅啓東沈玄以潛王敏時勉皆有時名而以顧頤著者又有錢瑛良玉云聞唐開元中有周廣者亦吳人每觀人顏色即知抱疾深淺言之神驗無事診候也流風相承議論指授是故吳中多善醫迄今猶然因傳可久父子行事併著之

嚴景傳附　陳鎬

嚴景字克企別號牧菴其先姑蘇人祖道通以醫業起家徙居金陵父尚節以名醫召爲太醫院士擢梁府良醫景幼資性過人好學不倦通周易尤精家學素難盧樞傷寒諸書對客談及了辨如響永樂中詔太醫院送名醫子弟讀書以備用命趙友同吳敏德二先生教之景方弱冠在選中益探闖奥二先生喜曰是子不羣他日必以醫鳴者也後果以儒醫鳴都城求治療者無虚日子弟來從學者無間遠近景氣岸甚高動必以禮而勇于行義尤喜吟咏語意清粹

學士周公叙結詩社于金陵景與焉年七十三卒大宗伯靜存倪公稱其行誼志節屹若砥柱特立于世有古遺民之風

橘泉翁祝仲寧傳　程敏政

橘泉翁祝仲寧者四明人世爲醫家至翁當永樂初被召來京師及見故太醫院使戴原禮原禮蓋丹溪朱氏高弟弟子翁未及卒業而原禮去乃自肆力于丹溪諸遺書及太素脉訣又上泝于張劉李三氏以達素難大有所悟入遂專主濕熱相火之說而内外傷辨尤精確守不變嘗曰世不推病于脉而索病于方此大誤也然世醫信局方已久故凡致翁者始聽其言心非之至終驗乃大信惟一二熟舊文武官市人有疾一遇翁輒効而稍名讀書者謂其用三黄之

劑反惡兄翁家君尚書南征還病腳膝痺痛　上命賢來視且合四方之醫共爲診治翁以爲寒濕宜用烏附炮酒藥之盛皆猶請服湯如是者三歲一日家君夢有神人書視字以示者時孫太傅亦臥病走往候之太傅瞿然謂走曰子非視翁殆矣走聞翁雅協于夢爲之悸胎急與俱來翁診視良久又檢諸醫案懨然曰幸哉公之免于患也此濕熱相搏而成經所謂諸痿生于肺熱者也即日撤其綿盡謝諸醫者取清燥湯飲之曰此疾已深又爲熱藥所誤非百貼不驗蓋服三月餘病良已自是家人有疾非翁藥不敢嘗而士夫

問亦始有延致之者然翁愈人之疾已即置之不復挂口或扣之亦嗒然不應曰吾厭世之呶呶者故走所目擊翁事多不讓古人而不得其診視之詳獨志其槩云孫太傅病頭面項喉俱腫大惡寒醫疑有異齋翁曰非也此所謂時毒似傷寒者丹溪曰五日不治殺人急和敗毒散加連翹牛蒡子大黃下之三日愈又嘗右脇大痛腫起如覆盂手不可近醫以爲滯冷服香桂姜黃推氣之劑小瘳急脹痛益甚翁曰此內有伏熱瘀血在脾中耳經所謂有形之腫也然痛從利消與承氣湯加當歸芍藥柴胡黃連黃蘗下之

得黑瘀血二升止愈又嘗有瘍發左耳後寒熱閙作晝夜呼不可忍爲醫欲與十宣散補托之翁曰此有餘之火無事于補與防風通聖散加柴胡白芷下之腫消痛止時太傅年八十餘翁凡三下之皆奇效國公病左癱不語氣上壅醫以爲中風用順氣祛風之劑弗効翁曰此痰火濕熱所致與之清燥化痰前後飲竹瀝數升愈國子監丞彭英義勇衛鎮撫王隆亦病此翁皆以是起之新寧伯母夫人病痰喘遍身腫痛進諸流氣之劑弗止魏國公子年八歲病哮喘夜不得寢喉中作拽鋸聲醫日用抱龍丸導加失音公皆與瀉火清氣之劑愈或者疑請其說翁曰人雖有老邪而諸氣實體肺火之發則同勞脉候有衰脆藥味固之有小增損耳忻城伯素有疾疾嘗出墜馬昇歸不復知人醫用理傷斷續之藥翁笑曰此雖墜馬寔痰發之故與之降火消痰已而愈武靖侯夫人病周身百節痛又胸腹脹目閉逆冷手指甲青黑色醫以傷寒主之七日而昏沉皆以爲弗救翁曰此得之大怒火起於肝肝主筋氣盛則爲火矣又有痰相搏故指甲青黑色與柴胡枳殼芍藥萇連瀉三焦火明日而省久之愈故太平侯病腫脚脛中痛喘喔吐酸自云膺上一點氣上至咽喉如氷每子後申時飄發醫以爲大寒翁曰此得之大酵及厚味過多子後申時此際相火自下騰上故作痛與二陳湯加萇連山梔蒼朮數服愈戶部主事吳潤病頭眩兩耳鳴如虫蟲蜂中甚痛心揾亂不自持醫以爲虛寒下天雄矣翁曰此相火也而脉帶結是必服峻劑以劫之急與降火升陽補陰之劑脉復病愈逃先祿女年十七病潮熱醫以爲瘧治之加寒戰血崩又以爲虛將補之翁曰此熱入血室所致先與小柴胡湯再與承氣湯微下之去萇黑瘀血數塊愈吳檢討子年十八病眩暈

狂亂醫以爲中寒已而四肢厥冷欲自投火中醫曰是當用烏附庶足以回陽翁曰此心脾火盛陽明內實用熱藥則不治強以瀉火解毒之劑三服愈耿祭酒病頭暈翁令發熱燥悍惡寒醫以爲感冒用甘辛發汗之劑汗出不止腹滿作渴譫語發癉醫又以爲中暑翁曰此非一時寒暑可致乃積濕熱在足陽明太陰經中故疹見與除濕熱補脾胃瀉陰火之劑愈南昌知府王詔病筋痿給事中徐峯病氣疾皆爲醫所誤翁一以清燥湯起之至於飲食勞倦之疾世醫率以爲外感而得翁起之者尤衆不能悉記也翁年

下孫太傅一歲精健亦略相等活人之心日甚一日每乘款段從一童子走東西應都人之請雖雨雪早暮不自憚都人日輦金幣以謝門下而翁亦未始以此介意焉初楊文貞公家有孫病豆寒戰嘔泄蔣院使以爲不治或薦翁翁時尚少診視之曰無傷也與藥一粒而効文貞素重蔣者終閟其事不以告人御史錢昕夫人病惡寒日夜以重裘覆其首起躍入沸湯中不覺醫以爲寒甚翁持之曰此痰火上騰所謂陽極似陰者非下之火不發下經宿而撤裘呼水飲之旬日氣平愈給事中毛弘病傷寒汗已不解醫與之補劑補旬日病大作益汗屑裂將邀他醫而誤召翁翁曰傷寒無補法此餘熱不解與李蓮山捫石膏之劑一服即愈此三事非目擊然人有誦之者故附載之　論曰近世有儒名者立說斥東垣丹溪之書爲不足觀曰二家動引素難猶儒者動引唐虞三代何益于事噫爲此言者亦悖之甚矣唐虞三代之治術豈誤人家國者邪忠人不能爲耳然人雖莫能爲而猶幸其在口也若禁之不言則豈復人理也哉宜乎病泉翁之不獲遇也跡此觀之世之抱古道而不獲遇者豈特翁邪

王贖齋敏墓志銘

贖齋王君吳下名士以醫而揖其衆長卒莫揖於君子其幽光潛德遠近來弔者各能言其略也母沈氏妊七月而生君至老猶顧顧永合父德廣早世家遂落年十六從韓先生伯承學伯承扣其所嘗讀先世滅書幾何隨答之曰不失爲世儒世醫家子可教也處一室寫誦不少輟每其師所診療巧出意表處錄記成帙曲折不遺伯承曰王生所就當不在人後矣卒師亡適盛啓東先生致御醫事閔其孤且貧也曰孟居藥設肆以養母對曰恐家學世我而失先生曰

志足以繼光養矣吾受業光菴之門還授之于其齋宵矣留賓館下卒業未幾母得乳疾卒大慟脫下顎仆而幾絕衆亟採合之良久甦蘇綿卅初論以傷生之教曰貧而孤不有母不有今日哀痛自不能已也綿卅賢之抱疾延治者拒不往綿卅曰在禮固自得矣如物何強而往其施治一出東垣丹溪不立異以激近効不乘人之危以射厚利不斥言他醫之誤顛疑厥明痘出徧體而愈錫邑鄒氏痘發于背不脹起衆嘵嘵曰起即易治也君脹之曰擊指之脈即起亦不治何言之易衆劫以艾起如粟哄然曰保無傷矣竟三日死人又知其不分科而能通也松江富家

二六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吾終不見其死耳黎明問焉蓋哭以他故所以知者脈惟虛無他八十之人應然也今隱君室陰碩人病咽喉結丸小腫不痛不癢衆醫並以爲瘕瘕也公謂隱君非瘕癥一潰應死隱君誠其言姑從衆謀攻瘕無幾丸決破閱日便逝所以知者其脈弱其形衰其年及耆而不復榮滋部分在閒閎也朱德妻病其友深夜叩公門請決治公往從帷前束燭望見之卽回步不施藥強之診脈亦竟許以死明日更醫無言同病本猶未斷在他日耳果三年二發甫除乃以好酒與厚味不能禁故所以知更發者診其脈伏遲不應

張御醫豫于京師閻老南陽公延張治墊賓南海貢士梁淑一晨問張入直李以請公公告李梁病犯厥陰六脈絕不可爲已言訖趨而出李與數達官共訝之復併命三五醫雷然薦湯液幕而死矣周善婦病於張公斷尺脈不固胎雖成其下也毋命其偕乎莫不笑不三辰如言焉相城僧病腫脹喘逆旦夜反覆不能臥一息公爲沈公邀視怜悅既語云急矣病得之酒遽投辛熱味爲救俄而甦咸以爲慶公曰胡慶爲病本猶未斷在他日耳果三年二發甫除乃以好酒與厚味不能禁故所以知更發者診其脈伏遲不應

也又姻家趙郎年未壯好酒甚酒不離朝夕以酒縱食忽病肌腫浮浸腹彭彭而皷滿時狂憤可愕家人謂之妖禦以祝由病益劇公觀之趙神方清言無變異也須臾病乃發公曰病得之酒酒以亂神祝何由關焉噀之水麾之劒符祝嚕雜重實其實虛其虛也令悉屏去留身對病者徐徐譬解之陳以正說戒之絕飲重命之要閒以湯飲遂安所以知其非狂邪脈無怪無絕色無惡也戚女倪氏室而抱病公曰疾無傷愁憂天乎家驚問故公曰質微脈細小是謂形脈不應尋而病果已已無何嫁張生嫁無何得娠產亡鬼鈐遲三日程耳遲三日遂亡成化元年公省婦翁

焉太伯鄒節婦八十傷寒不終朝便委頓欲絕公診之語其孫炯脉洪而無根然年高氣弱將無虞炯謂市醫探利恒態獻白金如干挺公却去與之七劑越日遂瘥王侍郎仲兒四十患痰喘晝夜不得休伯氏評事請公與盛用美氏議治許酬銀於二公公曰藥當出盛君療而酬亦當盛君僕則不能評事問所以然曰脉往來啄焉漏焉候厥逆也評事心猶惡之已乃符其說王家遂謂公口不利絕不復乞醫矣弘治己酉允明秋試南都館舅氏符臺李公貞伯齋宇曉起繙閱緑帙入夜飲酒數巵就寢積濕熱浹旬漸憒

不及解衣俯几一大嘔即仆枕頭岑岑如擊碎夜誤飲表劑汗如湍不解明日添重易以疫劑亦不解又明日成痎又易醫易疫劑乃稍定扶歸蘇疫尚未已乞救於公延久憊甚公變損救之歷五十日迄痊云允明生晚居姻家幼行欽感隆久因從叩得治狀一二筆述如右所覬傳之爲報而猶惜不能以盡公賢曰公之善也夫心行淑焉道業良焉胤胄華焉公善蓋三矣昔韓伯休假於賣藥以存其隱操公既先伯休行業又然蓋三善兼出之矣斤斤然君子哉

石山居士汪機傳　李汎

居士姓汪名機字省之其先出越國公華長子朗州法曹建之後四傳至琦者始遷古黟赤山鎮即今祁治石山也其後韓新一者元季復遷石山之南曰朴墅鄉人本其所自出尊之曰石山居士云居士性恬淡不喜奔靡動法古人言出未嘗不踐平居粗衣糲食類儉者至義所當爲視棄百金如一羽耳其弟枉客死廣東海徼命子炅往返其柩備歷艱險始得擁歸而所貲一無所問遠祖墳墓失業他姓率衆復之賢尤不較族人欲立宗祠籌之工鉅非白金六十斤

不可衆難之居士即任十之二日尊祖敬宗又何惜焉于是益加研究診治者百試百中聲名益彰以疾請者無虛日居士隨請隨就不可起者直告之不隱可起者竭力治之至忘寢食若王公貴人稍不爲禮不應也其自重又如此久之求者益衆所應益博活人至數萬指都里姓名脉色及方症其徒周臣許忠歷紀之爲書曰石山醫按郡侯張歡齋年逾五十過勞怠倦煩悶惡食居士診之脉浮小濡緩曰此合東垣勞倦傷脾之論也冬春宜倣補中益氣湯例夏秋宜倣清暑益氣湯例依法守方服之良愈又常慮子遲居士復爲診之曰浮沉各得其位後當有

子果如所言歙羅斯聰年踰三十病中滿朝寬暮急屢臂不効居士診視脉浮小而弦按之無力曰此病宜補以人參二錢白术茯苓各一錢黃芪木通歸尾川芎各八分梔子陳皮各七分厚朴五分煎服且曰初服略脹久則覺矣彼疑氣無補決居士曰此世俗之言也氣虛不補痞滿無從消矣經曰塞因塞用正治此病之法也服之果愈其弟斯俊形實而黑病欬痰少聲嘶悶或咯血居士診之右脉大無倫時復促而中止左脉比右略小而軟亦時中止曰此肺脾腎三經之病也蓋秋陽燥烈熱則傷肺加之勞倦傷脾

脾爲肺母母病而子失其所養女色傷腎腎爲肺子
子陽必盜母氣以自奉而肺愈虛矣法當從清暑益
氣湯例而增減之以人參二錢白朮白芍麥
門冬茯苓各一錢生苄歸身各八分黃柏知母陳皮
神麯各七分少加甘草五分煎服或日明醫雜著云
凡病喘嗽欬血肺受火邪誤用參者多不救謂何曰
醫者意也徒泥陳言而不知變烏足以言醫人參雖
温補于陰苦甘寒存藥中等于象勢非惟不能爲害
而反爲之用矣必用而矣心者聞之喜曰非通儒論不及此鏡

而溢忽病腹痛午後愈甚醫曰此氣痛也治以快氣
之藥痛益加又日午後血行陰分加痛者血滯于陰
也煎以四物湯加乳汲服之亦不減詰居士診之脉
浮細而結或五七至一止或十四五至一止經論止
脉漸退者生漸進者死今止脉頓則反輕疎則反重
與脉經實相矛盾居士熟思日得之矣止脉疎而痛
甚者以熱動而脉速頻而反輕者以熱退而脉遲故
耳病屬陰虛火動無疑且察其病起於勞欲勞則傷
心而火動欲則傷腎而水虧以人參白芍補脾爲君
佐知母茸以人參漸次加作四五錢黃柏陳皮麥門
冬等隨所兼病而爲佐使一月後平復如初程福仁

體肥白年近六十痰喘聲如曳鋸夜不能臥居士診之脉浮洪六七至中或有一結曰喘病脉洪可治也脉結者痰礙經隧耳宜用生脉湯加竹瀝服之至十餘貼稍定患者嫌遲更醫服三拗湯猶以爲遲益以五拗湯危矣其弟曰汪君王道醫也柰何欲速至此于是復以前方服至三四十貼病果如失一婦形肥色淡紫年幾三十艱于子居士脉之兩尺脉皆沉微法當補血以形言之肥人氣虛亦當補氣遂令多服八物湯仍以補陰九加參著空腹吞之三月餘有孕復爲診之兩尺如前以理論之孕不當有昔人云脉

雖盡愚殆此類歟侍御楓墅唐君景彤肥色黑素最熱而好飲年三十餘自汗如雨四肢俱瘦且惡寒小便短赤大便或溏或結飲食亦減醫作風治用獨活寄生湯小續命湯弗效五月間居士往視脉沉細面色如此瘦症也丹溪云斷不可作風治經云痿有五皆起於肺熱只此一句便知治法矣經又云治痿獨取陽明蓋陽明胃與大腸也胃屬土肺屬金金賴土生土虧金失所養而不能也故治痿之法獨取陽明金大腸亦屬陽金金賴土生土虧金失所養而不能而入宜以內傷爲重遂以參蓍歸朮大劑少加桂附服十餘貼病減十二三再除桂附加芍藥黃芩服十餘貼病者始知身臥于床足履于地自喜曰可不死

毛今病四肢不舉者胃土虧也自汗如雨者肺金傷

矣服久果起胡本修監生年踰三十形肥色白酒中爲人忻辱遂病心恙或持刀踰垣披髮大吐居士診之脉濡緩而虛按之不足曰此陽明虛也宜變例以實之庶幾可安先有醫者已用二陳湯加紫蘇枳殼等藥進二三貼矣聞居士言即厲聲曰吾治將瘥誰敢奪吾功乎居士遂告回醫投牛黃清心丸加彈丸者三枚初服頗快再服燥甚三服狂病倍發撫膺號曰吾熱奈何急呼水家人守腎者言禁不與趙樓見神前供水一盂一呷而盡未快也復趨厨房得水一桶滿意飲之狂勢始減半其不死幸爾復請居士治

之以參膏甘草甘温之藥爲君麥門冬片黃芩甘寒之制爲臣青皮疎肝爲佐竹瀝清痰爲使芍藥茯苓隨其兼証而加減之服數貼仁山棁子因其時令而出入之服之月餘病遂減然或目系漸急即督昧不知人良久復甦居士曰無妨此氣血未復神志昏亂而然今其確守前方夜服安神丸朝服虎潛丸以助藥力年餘熟寢一月而瘥越十餘年因久坐腰痛漸次痛延左脚及右脚又延及左右手不能行動或作風治而用藥酒或作血虛而用四物湯一嗓即痛蓋覆精熱及用針砭痛益甚煎服熟地黃或吞虎潛丸又加右齒及面痛甚季秋始請居士診之脉濡緩而弱左脉比右較小或濇尺脉尤弱曰此瘵証也彼謂瘵症不痛今以肢痛爲瘵惑也居士曰諸瘵皆起于肺熱君善飲則肺熱可知經云治瘵獨取陽明陽明者胃也胃主四肢豈特脚耶瘵兼濕重者則筋緩而瘵軟兼熱多者則筋急而作痛因檢橘泉翁傳示之始信瘵亦有痛也又經云酒客不喜甘熟苄味甘而虎潛丸益之以窒則甘多助濕而動胃火故右齒面痛也遂以人參二錢黃耆錢半白朮茯苓生地黃麥門冬各一錢歸身八分黃柏知母各七分甘草四分煎

服五貼病除彼遂棄藥季冬復病仍服前方而愈吳道洋妻年踰三十無子診視其脉近和惟尺部宽洪滑耳問得何病曰子宫有熱血海不固爾道洋曰然每行人道經水則來乃喻以丹溪大補丸加山茱萸白龍骨止濇之藥以治其内再以亂髮灰白礬灰黃連伍倍子爲末用指黙水染入陰戸以治其外依法治之果愈而孕吳傳芳妻年踰五十病左脚膝攣痛不能履地夜甚于晝小腹亦或作痛診其脉浮細緩弱按之無力尺脉尤甚病屬血衰遂以四物湯加牛膝紅花黃柏烏藥連進十餘貼而安吳良鼎形瘦面

蒼年逾二十忽病欬嗽咯血兼吐黑痰腎用參朮之劑病愈甚居士診之兩手寸關浮軟兩尺洪而滑此腎虛火旺而然也遂以四物湯加黃栢知母白朮陳皮麥門冬之類治之月餘尺脉稍平腎熱亦減佚前方再加人參一錢兼服枳朮丸加人參山梔以助脾六味地黃丸加黃栢以滋其腎半年全愈吳富孫之媳年幾三十因夫在外納寵過于憂鬱患欬嗽甚則吐食唾血兼發熱惡寒自汗醫用葛氏保和湯不効居士診其脉皆浮濡而弱按之無力晨則近輕午後則極曰此憂思傷脾病也脾傷則氣結而肺失所

養故嗽宗人曰神醫也遂用參門冬片黃芩以清肺陳皮香附以散鬱人參黃耆芍藥甘草以安脾歸身阿膠以和血服數貼病稍寬後每貼漸加人參至五六錢月餘而愈嚴塘黃崇貢年三十餘病水腫面光如脆腹大如甚脚腫如槌欲食減少居士診之脉浮緩而濇兩尺尤弱曰此得之酒色宜補腎水宗人駭曰水勢如此視者不曰通利則曰漆泄先生乃欲補之水不益劇耶曰經云水極似土者病也水極者本病也似土者虛象也今用通利滲泄而治其虛象則下多亡陰滲泄轉甚是愈傷其本病而增土濕之勞矣豈知亢則害承乃制之旨乎遂令空腹服六味地黃丸再以四物湯加黃栢木通厚朴陳皮參朮煎服十餘貼腫遂減半三十貼全愈侍御蕭吉夫年踰五十患眩暈溲溏腹鳴夢遺心跳通夜不寐易感風寒諸藥俱不中病居士診之脉或浮大或小弱無常曰此虛之故也丹溪云肥人氣虛宜用參耆又云黑人氣實不宜用之果從形賦柳從色賦居士熟思之色雖黑而氣虛當從形治遂以參耆爲君白朮茯苓木通爲臣山梔子酸棗仁麥門冬爲佐陳皮神麯爲使煎服晨吞六味地黃丸夜服安神丸逾年病安休

舉程勇年三十餘久病癇症多發于辰巳時或見如黃狗走前則昏倒仆地手足痿瘓不醒人事良久乃甦或作痰火治而用芩連二陳湯或作風痰治而用全蝎姜蠶壽星丸或作痰迷心竅而用金箔鎮心丹皆不中病居士診之脉緩弱頗弦曰此木火乘土之病也夫晨陽分而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爲木火所乘矣經云諸脉皆屬于目故月擊異物而病作矣理宜實胃瀉肝而火自息本草云泄其肝者緩其中遂以參耆歸朮陳皮神麯茯苓麥門冬荊芥總煎服十餘貼病減再服月餘而安望敬程先生刑

清癯肌膚細白年四十餘患眩暈四肢倦怠夜寐心悸語亂或用加減四物湯甘寒以理血或用神聖復氣湯辛熱以理氣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濕熱治俱不効遘書請居士診之脉皆沉細不利心部散漫曰此陰脉也脾與心必因憂思所傷宜做歸脾湯例加以散鬱行濕之藥先生喜曰眞切眞切服數貼病向安一夕因懊惱忽變急請診視脉三五不調或數或止先生以爲怪脉居士曰此促脉也無足慮者曰何如而脉變若此曰此必怒激其火然也先生哂曰子眞神人耶以淡酒調木香調氣散一七服之其脉即如

常汉口孫以德形肥色紫年逾五十頸項少陽之分瘡腫如杯居士診之脉浮小而滑乃語之曰少陽多氣少血之經宜補苦用寒常服熱敗毒之藥瘡潰之後難免別患彼以爲然遂煎參膏歸朮膏一二斤用茶調服無時蓋茶能引至少陽故也旬餘瘡潰而起程貢英形長而瘦色白而脆年三十餘得奇疾遍身淫淫脩行如蟲或從左脚腿起漸次而上至頤復下于右脚自覺蠕行有聲之狀召醫診視多不識爲何病居士往診其脉浮小而濡按之不足兼察其形觀其色參諸脉知其爲虛症矣傷寒論云身如蟲行汗

多亡陽也遂倣此例用補中益氣湯多加參耆以酒炒黃柏五分佐之服至二三十貼遂愈採輩年二十餘病欬嗽嘔血盜汗或腸鳴作泄午後發熱居士往視其脉細數無復倫次因語之曰難經云七傳者逆經傳也初因腎水涸竭是腎病矣腎邪傳之于心故發熱而夜重心邪傳之于肺故欬嗽而汗泄肺邪傳之于肝故脇痛而氣壅肝邪傳之于脾故腸鳴而泄午復傳于腎而腎不能再受邪矣今病兼此數者死不出旬日之外矣果如期而逝埜山汪盛妻年

踰四十形色蒼紫忽病血崩諸醫莫治或用凉血或用止澁罔効居士察其六脉皆沉濡而緩按之無力以脉論之乃氣病非血病也當用甘溫之劑健脾理胃庶幾胃氣上騰血循經絡無復崩矣遂用補中益氣湯多加參耆服參斤白朮數斤崩果愈汪氏子形瘦而脆色白而嫩年踰二十將治裝他出居士診視久之語曰其時病將至矣書寸楮遺之蓋欲其止也彼不以爲然後果如期病不起逢村王恕年二十餘因水中久立過勞病痛痛時腹中有磊塊起落如湧浪狀其痛尤甚居士診其脉皆弦細而緩按之似濇曰此血病也考之方書痛有七皆不宜下用治多服

溫散之藥以氣言也茲宜變法治之乃用小承氣加桃仁下之其痛如失三日痛復作比前加甚脉之輕則弦大重則散濇思之莫得其說問曾食何物曰雞卵二枚而已曰已得之矣令以指探喉中吐出令盡而痛解矣一坑方細形瘦年三十餘忽病腹痛磊塊起落如波浪然晝輕夜重醫用木香沉香磨服及服六君子湯皆不驗居士診其脉浮緩弦小重按似濇曰此血病也前藥作氣治謬矣彼謂血則有形發時雖有塊磊痛減則消而無跡非氣而何蓋不知有形者血積也無形者血滯也滯視積略輕耳安得作氣

論耶若然則前藥胡爲不驗遂用四物湯加三稜莪朮乳香沒藥服之痛遂脫然一婦形長色紫旋五月矣托居士脉之以別男女曰脉右大于左脉訣云左大爲男右大爲女今脉右大當是女耶彼喜曰我男胎矣往旋時尊甫診之亦謂右脉浮大當是女後生男今旋又得是脉知爲男矣後果生男居士曰脉書道其常莫能盡其變此醫所以貴乎望聞問切也九江鈔厥主事鄭君希大瘦長而色青白性急剛果年三十餘病反門每食入良久復出又噯又噦但不吐耳或作氣治而用丁香藿香或作痰治而用半夏南

星或作寒治而用姜附藥俱罔効居士脉之皆緩弱稍弦曰非氣非痰亦非寒也乃肝凌脾之病經云能令脉色可以萬全君面青性急肝木甚也脉緩而弱脾土虛也遂用四君子湯加陳皮神麯少佐姜炒黃連以泄氣逆服月餘而愈鈔厥陳庫子其父老年患背疽居士診視脉洪緩而濡瘡腫如袱皮肉不變按之不甚痛微發寒熱乃語之曰若在髓脾經絡交錯皮薄骨高之處則難矣令腫去脾脊下掌許乃大腸經分尚可治遂用黃耆五錢當歸羌活甘草節各一錢先令以被蓋暖藥熟熱服令徹汗寢熟腫消一掌

五服遂安時居士舟去半日其子鴈小艇載書來追及拜曰吾父更生故來謝耳居士弟静之妻瘦長色苔年三十餘忽病狂披髮裸形不知羞恥衆謂爲心風或欲飲以糞清或欲吐以痰藥居士診其脉浮緩而濡乃語之曰此必忽餓或勞倦傷胃而然耳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胃與大腸也忽餓過勞胃傷而火動矣延及心脾則心所藏之神脾所藏之意皆爲之擾亂失其所依歸矣安得不狂內傷發狂陽明虛也法當補之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而愈福州李後年三十餘忽病渴熱昏悶面赤倦怠居士診

之脉皆浮緩而弱兩尺甚曰此得之色欲藥宜温熱其弟曰先生之言是也但病熱如此復加熱藥奈何居士曰經云寒極生熱此症是也腎虚寒者本病也熱甚者虚象也譬之雷火雨驟而火愈熾日出斯滅矣遂以附子理中湯煎熟冷服三貼熱消減半再服清暑益氣湯十餘貼而安李一之年近四十病反於與近都二人脉病頗同居士曰二人者皆急于名利惟一之心寬可治送以八物湯減地黄加藿香爲末用蜜韭汁調服而愈二人逾年果沒一之妻病痢瘦弱久伏床枕粥飲入口即腹痛嘔吐必吐盡所食

乃止由是飲食不下嗽者四十餘日醫皆危之居士診曰病與脉應無虚也不必藥惟飼以米飲使胃常得穀氣自露節後病當獲安如期果愈其姪春年十七時秋間病酒視爲小恙居士診之曰脉危矣彼不爲然別請醫治而愈惟遍身瘡癤十月間復造請之其姪出揖以示病已獲安意謂向之診視欠精也復爲診之曰不利于春至立春果卒汪世昌形肥色紫年踰三十秋間病惡寒發熱頭痛自汗惡心咯痰惡躁而激發之故墮多在三五七月也宜大補湯去桂加黄柏黄芩煎服仍用研末蜜丸服之庶可保全服半年胎果固而生二子一婦年踰三十久瘧瘧止有如五月忽病腹痛瀉瀉頭痛發渴右脉浮滑左則細濇居士以四君子湯加石膏黄芩煎服二貼頭痛泄瀉除又加肛門脹急其夫欲用利藥居士曰耐煩

二日候胃氣稍完然後以四物湯加酒大黃枳柳利三四行脹急稍寬再服枳术丸加黃芩歸身一料病去而胎亦無損一女年十五病心悸常如有人捕之欲避而無所也其母抱於懷數裨護于外猶恐恐然不能安寢醫者以爲心病用安神丸鎮心丸四物湯不効居士診之脉皆細弱而緩曰此膽病也用温膽湯服之而安居士之甥王宦體弱色脆常病腹痛惡寒發熱嘔泄倦臥時或吐蟲至三五日或十數日而止或用丁沉作氣治或用姜附作寒治或用滿尅作積治或用燥烈作痰治罔有効者居士診視脉皆濡

小近駛曰察脉觀形乃氣虛兼鬱熱也遂用參耆歸朮川芎茯苓甘草香附陳皮黃芩芍藥服之而安或日諸痛不可用參耆并酸寒之劑今犯之何也曰病久屬鬱鬱則生熱又氣屬陽爲表之衛氣虛則表失所衛而賊邪易入外感激其內鬱故痛大作今用甘温以固表則外邪莫襲酸寒以清內則鬱熱日消病由是愈胡本清形肥色紫年踰七十忽病脅脇但其日系漸急卽合眼昏憒如瞌睡者頭面有所觸皆不覺少頃而甦問之曰不知也一日或發二三次醫作風治病加重居士診其脉病發之時脉皆結止甦則脉如常但浮虛耳曰此虛病也蓋病發而脉結者血少氣劣耳甦則氣血流通心志皆得所養故脉又如常也遂以大補湯去桂加麥門冬陳皮補其血氣而安三子俱邑庠生時欲應試而懼居士曰三年之內保無恙越此非予所知果驗石門陳柔形短頗肥色白近荐年踰二十因新雨過勞遂病手足痿癈如小兒發驚之狀五日勺水不入口語言艱澁或作痰火治或作風症治皆不驗居士視之脉皆浮緩而濡按之無力曰此因勞傷脾土極似木之病也經云亢則害承乃制是矣夫五行自相制伏平和之時隱而不見一有所負則所勝者見矣今病脾土受傷則土中之木發而爲病四肢爲之癈癱也蓋脾主四肢爲主動故也若作風痰治之必死惟補脾土之虛則肝木之風自息矣遂以參术爲君陳皮甘草歸身爲臣黃柏麥門冬爲佐經云泄其肝者緩其中故用白芍爲使引金泄木以緩其中一服遂起服至十餘貼全安隊按瘦長而脆暑月過勞肌飲燒酒遂病熱汗昏憒語亂居士視之脉皆浮小而緩按之虛豁曰此暑傷心勞傷脾也蓋心藏神脾藏意二藏被傷宜有此症法宜清暑以安心益脾以寧意遂用八物湯加麥

門冬山梔子陳皮煎服十餘貼而愈竹園陳某形瘦而蒼年踰五十居上診其脉皆弦濇而緩尺脉浮而無根曰尺脉當沉而反浮主腎水虧餘脉皆弦濇而緩者弦脉屬木濇爲血少緩脉屬脾以脉論之似係血液枯槁而有肝木凌脾之病非腸則噎也問之胸腸微有礙曰不久腸病成矣病成非藥可濟後果病腸而卒陳銳面黑形瘦年三十餘患鼻衄發熱惡寒消穀善饑疲倦或自汗嘔吐居士診之脉細且數約有六至曰丹溪論瘦黑者鼻衄者脉數者參者皆所當禁固也然不可執爲定論脉經云數脉所主其邪

爲熱其症爲虛宜人參三錢黃芪二錢生甘草陳皮黃栢白朮歸身生地黃山梔子生芍藥遞爲佐使服之果安南議提學黃公年四十餘洩精久之神不守舍夢亂心跳用清心蓮子飲無効又取柚珍方治小便出髓條藥服之又服小菟絲子丸又服四物加黃栢俱無効居士診視一日之間其脉或浮濇而駛或沉弱而緩曰脉之不常虛故也其症初因腎水有虧以致心火亢極乘金木寡于畏而侮其脾此心脾腎三經之病也理宜補脾爲主兼之滋腎養心病可痊也方用人參爲君白朮茯神麥門冬酸棗仁山梔子生甘草爲佐蓮肉山查黃栢陳皮爲使其他牡蠣龍骨川芎白芍熟羊之類隨其變症而出入之且曰必待人參加至五錢病脫公聞言疑信相半服二十餘日人參每服用至三錢洩精悉減半矣又月餘人參加至五錢病全減公大喜曰初謂人參加至五錢病脫果然腎其神乎此皆活法非定方也其妙如此治非心通造物而執其死生之柄者歟居士所著有重集脉訣刊誤二卷內經補註若干卷本草會編若干卷論曰腎之用藥如將之用兵苟非其人則殺傷衆矣悲夫昔鄭禹常嘆曰吾統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居士不惟不誤而已且能起病之垂死者無慮數千百人其子孫又當何如雖然居士有道者豈爲是而爲之者耶

周汝衡銓小傳　顧璘

周汝衡蘇人也上世善陰陽星曆之學國初徵隸欽天監遂徙家金陵又以醫行至汝衡資絕人見世工藥辨類審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氣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內按徵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輔勝命脉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於未形體微發慮決於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

使人專氣含精以握樞機汰滌蘊眞以固根抵疾疢不作神乃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冀及功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請借事實譬之是故不知藥理盲投鈞試是將兵者使人以弓刺而引矛盾射也察病不定揣摩施治是相國者昧國所患而寬猛倒施也尚焉得爲將相乎哉此敗亂所以接迹於天下也銓爲此懼是以聞召如赴難臨病如對敵探七握勺競競如不得已心有所重也今恕者乃以慢訑安得戶說而家告乎已矣盡吾之心慎吾之術苟翊吾口而已應手効余嘗問之曰若子於醫可謂入室矣乎汝衡曰不然醫者聖人之學也非盛德大賢者不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如銓者尚未能瞥一日噫嘻言過矣言過矣夫醫

請勿以醫名我可也東橋子敏椎謝曰仁哉汝衡知道之難而不輕治人其所全活可勝量哉昔者齊桓公欲相鮑叔牙曰如欲霸天下必管夷吾可相秦始皇欲以二十萬卒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此眞知將相之道者也故幸有功於人國汝衡之於醫殆類此夫余患世之人終不知汝衡爲作小傳

曹先生德小傳

張鳳翼

先生諱德字子新初爲常之無錫人兒時課孟子誦至故術不可不愼也慨然嘆曰吾其業醫乎醫惟恐傷人時蘇之長洲有錢先生世爲小兒醫聲籍甚吳下先生乃棄家從錢先生遊父事錢先生不啻如扁鵲之于長桑也錢先生亦憐而子之然錢先生諸子之視先生若漢衛大將軍諸兄之畜大將軍然不知重也而錢先生顧重之曰吾諸兒弗如也已而果盡得錢先生術加神焉寒熱因治亢害承制若孫吳用兵奇正悉中初吳中齊民家爭迎先生無何而士大

夫家迎先生久之則郡邑大夫至內外寮屬莫不迎先生且折節下之先生不自知其名之益高也顧先齊民家急踰九十精神不減于壯年第少足痿左提右挈而行即貴家閨閣亦必以提挈入藥投愈可計日報凡有小兒家咸祷先生先生有長子弱冠業儒爲國子生先先生卒其次子生也視雖能世其業不能悉談先生治驗先生又不肯自言且驗者多亦不自憶故不得攷史氏之紀爰公餘其實焉然嘗問先生至符璽丞家丞出遝遝先生疑其簡也告夫丞趨出告先生曰本迎先生視兒也老父病瘧甚諸醫莫

療方視之不得舍老父從先生視兒先生毋訝也先生因請試視之出曰先愈祖而及孫可乎丞曰唯唯旁觀者竊哂之以先生本兒醫而醫老人也先生歸先藥其翁翁尤疑立愈乃愈其子吳中乃知先生非止爲小兒醫云先生家臨胥江門無有杏也人以董奉儗先生稱之曰杏泉先生

野史氏曰扁鵲之以醫聞天下也隨俗而變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今觀先生醫老人于符重丞家已知先生醫無不通而願

獨以小兒名豈以吳人亦愛小兒若秦人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八終

欽天監
太常卿掌監事
吳昊
光祿少卿掌監事
華湘
監正
黃愷
監副
貝琳
博士
朱格
附
張陞　張中
皇甫仲和　胡弘
周述學　仝寅
廖均卿

山陰張汝懋
吳興茅元儀　仝校

日錄終

錢塘徐象橚　刊行

欽天監

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吳君吳墓志銘

賈　宏

君諱昊字仁甫姓吳氏其先居撫之金谿宋以來代有顯者六世祖名德始徙臨川之桐源高祖諱友恭曾祖諱彥成俱以隱德聞祖諱承昌封欽天監五官靈臺郎父諱英精於曆象學仕至春官正食五品祿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楊氏贈恭人君生於京師少穎敏有志科第兼通詩易既連試有司

不利乃用其家學補天文生成化間鄱陽董公士昂以太常少卿掌欽天監事獨器君稠人中薦爲五官保章正數年陞秋官正又陞監副弘治二年陞監正當是時　敬皇帝新服厥命奉天勤民諸卿監皆出慎選君感激思奮勉於其職朝廷有大禮決擇時日必躬自校覈不以委人或乾象告異必直書以奏無所諱飾曰吾無以報　上於此盡吾心焉耳寮屬有缺必其人而後薦之故監之額員未嘗備先是諸生以世業故多押玩其官長漫無體統及君嚴立條教衆乃肅然觀象臺舊制渾儀渾

儀

今之四正戾其陽經南北軸不合兩極出入之度陰緯東西窺管又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故雖設而不用所用簡儀則郭守敬之遺制也而北極雲柱差短以測經星去極亦不能無爽君言授時曆元起至元辛巳今已二百一十年天與歲行差三度餘矣儀象於觀天最急失今不改恐漸踈而謬詔下禮部議如其說製木樣測驗久之乃鑄爲新儀更二道環交於壁軫其經緯雲柱自是皆與天合陰陽人素無月廩貧不自存君請視醫生量勞逸差其斗食且復其身勿事而天文生又復其家一人其廩食亦加於舊焉印

曆紙取清外郡郡徵銀入市於京姦民牟利欺公費多而用不給部奏若酌定其價及官爲收買例於是宿弊頓除歲行寬剩君之改改職事皆此類也十年以監正秩滿進太常寺少卿正德元年以少卿秩滿又進太常寺卿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邸第年六十有三其蓋監事者二十年忠勤廉愼始終如一大夫士重其人莫不惜之君居家孝友中憲公與楊恭人之歿拘於例不得終喪服墨衰未嘗廢禮事其兄昭南恭甚待羣從子弟人人有恩處親故必歸於厚其爲監副時監正適缺衆以屬君於是童公休

退久矣君疏其賢不可及遂復詔用及童公以南京禮部尚書再乞休退又嘗以俸餘餽之是皆流俗所難得者銘曰天行至健理最玄七政列舍相迴旋明時察變職守專上佐哲后承乾元在古有訓命猶然太常處位多歷年清臺雅譽誰能肩先皇奉若心乾乾職思修補敢弗虔官非旅進惟其賢今不可作歸新阡爲勒銘詩納重泉庶不朽者常流傳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傳　實錄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奏歷代治曆更改不一不數世輒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致勝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同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巳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秘曆書及國朝曆志准臣親督中官正周濂等及選諳曉本業善于推算者及今冬至以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景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併日躔月離黃

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索羅睺計都等類視元辛巳果否有差備錄上之并廷訪知曆理善立差法之人令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議請如所奏得旨允其測候訪取秘書報罷

欽大監監正黃公惶志銘　楊榮

曆象授時從古帝王所重肆國朝申命厥官尤致謹焉其或學之弗專且精而於推測或昧焉則弗足以盡敬天勤民之道惟得人以任其職則天象明而人時定其有補於政治非小也故奉政大夫欽天監正黃愷濟民可謂專其業而精其術者矣濟民之先爲鄞之古蕩人始祖泓仕東晉爲太史令後世遂以星曆名家高祖清甫祖秉彝俱有隱德祖尹中仕元爲彰德長官父諱榮洪武中任彰德府陰陽正術積德行善人以長者稱母雷氏有懿行歲戊午二月二十

有八日生濟民於湯陰之尊賢鄉自少明敏簡重嗜學忘倦凡陰陽曆數諸書悉皆通曉父嘗摘其中之秘奧以難之剖答明快略無凝滯父喜語所親者曰他日興吾門者必是子也其孝敬出於天性事二親承顏順志務得其歡心出告反面雖祁寒暑雨未嘗暫違父遘疾躬侍湯藥日夕不離左右疾革稽顙北辰願以身代父疾果愈人以爲孝感所致父歿哀毀骨立葬祭以禮歲時伏臘俯仰拜奠無異生時嘗自泣嘆曰吾父弗逮終養幸吾母存猶得以致其孝道事之愈謹其處宗黨侍親屬接賓朋篤於信義恩禮

不替歲乙亥被徵入欽天監無何授五官司曆轉保章正遷夏官正又進爲監副先後三十餘年敬慎小心夙夜匪懈用是上契　聖心寵任益隆及擢爲監正祇勤如初尤好善喜施薦拔士類奬勵後進惟恐不及洪熙紀元　仁廟上賓　宣宗皇帝嗣位召問山陵之事條對稱旨受白金綵帛之賜宣德辛亥蒙賜誥命階奉議大夫又推恩贈父如其官母爲宜人乙卯冬九載秩滿加授奉政大夫食正四品祿仍掌監事丁巳十二月二十一日辛于官年六十

欽天監副貝琳傳　陳鎬

貝琳字宗器號竹溪先世家浙之定海洪武初以戎籍居金陵琳幼業儒慕天官學遂學象數于何司曆盡得其秘後被薦充天文生例除戊籍正統景泰間從征迤北及兩廣占候有功授欽天監漏刻博士天順初玄象示警　英宗召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金文綺尋陞五官靈臺郎成化戊子因灾異上言君能修德格天則災變爲祥若高宗雊鼎宣王旱暵皆因灾知懼卒成中興之美且條陳弭變圖治六事言多可采識者以爲克稱司天之職庚寅陞監副壬辰改

回曆自開皇己未至今九百餘年亦有疎舛連年推算日月交食五星躔度屢有差失況回回曆法歲差一分五十秒距今正德辛巳該差三百六十分黃道歲差一分三十八秒半經今當差三百三十二分四十秒此即損益之數若不量加損益將來愈久愈差乞勑禮部會議簡命文臣一員督本監堂上官總理其事令本監曆科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兩相交驗奏疎奏密孰是孰非觀象臺測驗黃道赤道度分若干日月五星躔度疎密漏刻科推測昏旦中星調品晝夜壺漏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回回科推驗兩城九執曆法仍遣官至南

京及浙江諸省候土圭以測今時與至元天道修短若干節氣早晚何如衆途同歸方可成曆則交食可正儀象可驗七政可齊而天下可合事下禮部看詳以爲星曆之學必得明天人之理如郭守敬之責今裕及欽天監官曆法未必流斯可以任考驗之責今裕及欽天監官曆法未必皆精難遽委以是任今十月望月食分秒時刻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及裕所奏各不同本部請候至期驗看上請裁定既而濂等言漢劉洪造乾象曆始覺歲周餘分大強減二千五百爲四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以天爲天以歲爲

歲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法元許衡王恂郭守敬造授時曆宗而用之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得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秒名曰歲差乃今歲冬至歷來歲冬至不及天一分五十秒歷六十六年有奇而日退天一度所謂差也考元至元辛巳歲在天正冬至氣應五十五日六百分命得巳未日丑初二刻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宿九度五十秒黃道歲差退天九十二分八十八秒成化辛丑赤道歲差退天九十九分黃道歲差退天九十一分四十二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黃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未經改正則推步豈能合於天道臣將歲差之術參詳較驗考得正德丙子歲在天正冬至氣應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丑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黃道箕宿五

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爲曆元不用古法積年別作一算起每一年加一算仍減一用之其中節分數日俱自此始其氣應閏應轉應交應并周天黃道二十八宿十二宮次分界宿度分秒諸類曆法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則推步無不合矣授時立議云曆法疎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演加時必本於躔離朓朒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虧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

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爲一會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同人月高下邪直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合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強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者合於既往則行之悠久自可無弊乞勑

禮部堂上官一員并本監堂上官董理其事再選官生二三人與臣等上自至元辛巳爲始下至戊子未來爲終通計二百四十八年將日月交食用古法與新法逐一推算考驗精密庶合於天亦下禮部看詳

以濂等所推近是但定曆授時乃　朝廷重典未可輕議請今後凡遇日月交食本監官生一依古法推算如或未當暫免參究本監仍於官生內推選精通歷學者四五人同濂等以新法推算彼此參驗至於數年果有定則別爲奏請從之

從泥古法宜其差也臣見今三月十七日晚刻月食以古法占則食一十一分八十八秒月未入見食八分四十一秒月已入不見食三分四十七秒以臣新法占則食一十一分四十秒與古法差三分七秒誠宜重訂　法以示天下臣不自量欲以辛丑起曆元用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百二十五分爲中積分比授時曆稍加損益爲大明萬年曆庶占候之際不致有誤奏下禮部移文欽天監勘報而欽天監以爲測驗月食分秒遲速雖與陞新法合然古法係祖宗時所制不可不遵且南北地形不同而測驗宜

成化十九年三月乙卯先是欽天監天文生張陞奏以曆測象從古爲然然曆法一定而天運不齊故自何承天唐一行以及蔡伯靜皆有歲差之法求與天合至元王恂立辛巳曆元以爲七十二年差一度我

國家因而用之至今二百餘年以赤道歲消一分五十秒爲言則二百年該消三百分以黃道歲消一分三十八秒五十微爲言則二百年該消二百七十七分以冬至歲消一分六十五秒爲言則二百年該消三百三十分此天運不齊之數而占候者不立新法

隨之其新法在京師候之雖若是使在河南未必不差古法在河南候之固無差而在京師宜有不合且正統年間漏刻博士馬軾亦嘗以是爲言　英宗不允云臣下非有通博之學精切之見未可肆一已之說而輒變舊章也於是陞奏不行

史山館

張中傳　教學附

宋　濂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　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　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子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吾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錢粒觀亦化爲灰燼惟一殿巍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　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　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　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援但於　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槩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　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

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
能進中旦臣頗習洞玄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
達彭蠡湖已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
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救中旦勿
愛也玄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
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
江陳友諒中飛矢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
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俚報至乃乙
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
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銕冠人
因號曰銕冠子云　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
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
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咈　上意方杜門待
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
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
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覆見
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　上嘗親疏十事
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覩遺稿於故篋因緒錄
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皇甫仲和事蹟占驗

皇甫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文皇北
征哀忠徹以相仲和以占從一日師至漠北不見虜
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
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郤終必勝召
忠徹問之皆如仲和之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
我予即械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死乃命狗太監
往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
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銃虜一人直前即以
神銃銜衝之二虜直前復以神銃中之虜按兵不動頃

之虜衆齊發　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不
可郤乎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稍郤已而疾風
揚沙兩不相見虜引去詔欲乘彼引還二人曰不可
明日虜必來降從容而去明日虜果詣軍門納款曰
不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
矣大學士曹鼐輿隣時有旨親征鼐急歸召仲和與
議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
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
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某監國仲和曰不
如立儲君而後行曰東篤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

終不免于立土木之難虜騎遍城下城中皆哭仲和
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曰大將氣至
虜將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　自大同將兵入援
虜送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見之曰願爲我相之
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衛士
怒曰何以知吾不能正內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
曰二人在家正相鬨不解衛士不信至其家固然後
人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堂上官固問之乃
曰彼鬨時見屋上兩鵲正相鬨是以知之其術如此

胡弘傳

寧波儒士胡弘字任之少時受術於江右日者張生
力學勤苦不厭正統初遊杭遇老翁自稱汴人深於
易理弘從之遊盡得其秘由此以卜筮名景泰初從
張都御史指征閩寇鄧茂七在軍中所言多奇中後
與蘇士大夫游多從問休咎儒士杜瓊年暮數夫子
筮得鼎初爻云子爻逢旺當有二男趙御史忠筮得
坤之師云當發策決科司風憲至某年月日罷官且
生子祝參政灝筮得比二五爻動云君臣慶會必居
黃門近侍轉任大藩後皆驗楊尚書翥筮得復之六

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壽九十官二品
則差減四五年有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累
進大宗伯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吳縣主簿如此千
百皆中尤善相字嘗遇二士於途將赴鄉試問得失
弘云二君一當中一有服阻皆不以爲然已而一喪
父不得入試一領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
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
領薦者問時偶有人立於旁成位字故知其必中又
有士人應試書串字弘云君不惟中舉兼擢進士串
字者二中也別一士聞其語亦書串字以問弘云君

且勿言科名當憂疾病其後二人一連捷一得重疾弘云前問者出於偶爾從而效之則有心矣串下加心故應得患也其術大抵如此

山陰雲淵周子述學傳

雲淵子越山陰里人先世汝南從南渡族於越代有聞人子生其父郡博士名之曰述學字繼志蓋祝以述道學繼聖志云後別號雲淵子子資膚才閎素負經濟尤遂於易曆居常曰易天道也曆之元也知曆斯知天知天斯知易而曆法乃窅窅莫傳哉爰南遊吳北遊燕徧諏業天官氏之術問郭太史弧矢法以圓求圓循弦宛轉極與天肖視諸古名人用方規圓法爲最善名曰弧矢經時荆川唐太史博研古算筭溪顧司馬精演倒法欲求弧矢經而不可得見子增

其心思撰補弧矢又續中經纂曆議集曆章而曆法遂爲完書然此特經法也可以測交食未可以測變犯　國初天竺貢馬吟麻緯法以步五星第中西異術經緯難通子則曰天一也法惡得二乃以中國之算法測西占之凌犯經緯分而可合郭馬異而可同前無古往後無今來矣先儒謂堯夫差法冠絕古今余於雲淵曆亦云有欲欽天授時舍是法奚適焉吁嘻雲淵世豈無子雲哉子知天又知易矣故其生平著述較圖書較理論以彰易之體極爻象著易義以達易之用集京邵之文諸元韻之聲用占經世象告

吉凶而易一天則子心一易矣其他輯會占而參以命法纂通志而徵以世紀準豁極而定度里之數本山河而序流峙之支水陸遠近有程以備行兵迂直都省區域有界以表守國形勝星命砂水太乙六壬遁甲演禽風角烏占兵符陣法靡不洞其玄徵闡其秘旨作有成書是皆易之緒餘而足以資經濟詎曰占算云乎哉合所纂撰凡千餘卷總而題曰神道大編夫編曷爲神也余聞周子之於道星變譚之關帥遁甲授之呂僊經疑啓於元靈附耳曆訣悟徧風展書事亦詢神矣編宜以神題余又聞周子薊鎮著布

伏之奇功柯梅效火攻之偉績天長決勝飛蘭擒縱冒砒毒遺橫兵罹颶風迫倭刃俱幸無恙而其得於神助者多甚子蓋貫天人徹幽明而學有實際者乎乃生不逢年會我　國家熙洽有志莫售抱道自怡布衣泉石逍遥湖海所謂隱君子者非邪豈用不在一時而在異日與抑神界之闡易開來以翊　聖明之設教與

全景明先生寅傳

程敏政

全先生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警失明無所事事乃受易師學悉窮義經晝外之旨而以京房斷占多奇中正統間父清遊雲中挾景明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休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景明決之由是全先生之名聞四方巳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　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中貴人裴當問景明景明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庚午歲仲秋車駕當還還後七八年必復辟　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參將守

雲中賢景明引爲上賓動必咨之暨　景帝嗣位虜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清幹略薦以自輔景明固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亨召景明問計景明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　英廟北還時率以爲詐獨武寧伯朱謀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景明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返失迎奉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于公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實庚午秋也　英廟以大上皇居南宮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洶洶忠一日屏人請筮景明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

爲風狀兩宮乃安忠後伏誅如景明言　景帝之弗豫也中外以儲嗣未定爲憂景明巫言于亨曰公國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　英廟復辟將官景明景明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爲簽錢十八文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緞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將出蒞徐州　上曰仝寅得無借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景明復固辭不允景明見亨寵位已極每因筮以持滿之道反覆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

夫無不延接者然一語不及私事惟抑邪與正清節扶危可致力則諄諄不少回避過古今圖史及異書必令人傍誦聽之至老不倦又緣名字之義自號啓陽今八十有六歲尚康強無恙三子長鑒以材武自見官錦衣衛百戶次鑒治易爲進士業次銳以善書隸中書舍人　論曰昔嚴君平卜筮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蓋賢而隱于卜肆者也若仝景明先生固閭君平之風而有慕焉者歟其禮于名流不涉于權貴壽而有子老于　聖世非倖也彼司馬季主不見知于宋忠賈誼郭景純不免于王敦之難其術精矣而其所得又景明之所不滿者歟

仝寅

山西安邑仝寅少嘗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輒奇中正統中隨父清大同裕陵北狩令大同守閘裴當問仝筮得乾之復寅密附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蔵一躍秋潛秋躍淡歲也明年秋駕當復矣繇勿用應

也午奮于丑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干丁象大明也位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王其合也其復發也其當九年之後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乎裕陵心識之寅至京也先犯京城將官召寅筮曰虜無能爲彼驕我驍戰必勝虜果敗庚午也先行成朝議未堅決寅勸石亨協謀于少保迎駕駕至以　太上皇居南城已而錦衣使盧忠上變告密筮寅所寅佯不知者驚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不滅族且殺身禍已種矣奈何忠大懼徉狂事得不竟忠卒坐誅丁丑正月壬午　駕出南城登極召欲官寅辭乃範金陰陽

神靈四字爲筮錢十有八貯之牙盒賜之會清以指揮出蒞徐州　上留寅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大貴幸寅每筮戒以持滿石不悟及禍公卿大夫喜接寅寅語不及私大抵抑邪與正拯人顛阨年九十卒

錦衣衛仝百戶墓志銘

翁諱寅字景明姓仝氏別號敬庵其先本山西安邑人仕勝國時有爲行軍斷事者翁之高祖也曾祖諱均道祖諱仲敬大同高山衛總管父諱清義勇後衛指揮僉事翁生十二年而喪叫其父令擇所行事曰

必也卜者吾見瞽者有之其禮于士大夫者必以卜爲其道者也遂從日者游與之言意便開發未盡一月盡能誦其師之所習其師謝遣之更從其舅氏受周易旁通祿命之言耳所瞽聞強記不忘其舅氏亦異之時尚在安邑也已而隨其父于大同聞有精于其術者輒往叩之談理皆出其下然猶未能自信試爲人卜皆奇中名聲蹶然起趨者如市時定襄伯郭登守大同會當行邊謀報虜且至扶箕許之出翁獨以爲不可或曰神固許之是瞽者焉能知軍事且業已部分諸將矣勢不可止遂往不及二十里虜伏發

四面定襄幾不免始悔不用翁言於是大同人誰傳以爲神忠國公石亨時爲參將尤篤信之虜嘗入黑山峪亨駐衆寡不敢不敢出令作卦翁曰此行當大捷已而果然亨之入典兵務也載與俱來次代州翁教之速驅且曰否者必有變遂發代州明日虜問之來追已不及矣一日在行營晨起謂亨曰今日當有小故但不知其應如何言未既大雨山下水涌起漂輜重弁失印所在翁言當在東南樹下亨遣人從求之果得印既至京師亨每事必咨焉先是　英廟雅

知翁名天順初元欲畀之官以疾辭遂有魚牙酒面若金幣之賜是年冬其父調徐州衛翁侍行　上顧之召還授錦衣衛百戶仍賜彩幣慰留之翁爲人能就有直氣當石氏之用事也多有藉聲勢張皇者翁獨明於幾先故不與其禍雖有言終得自明比卒之日裁去其祿其所交多當世公卿貴人有就之卜者據案抗言必盡其意而後已然晚年占要驗乃異前日豈其少時值功名之會固若有神物以啓其衷者耶翁以弘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三

廖均卿傳地理　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壙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　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壙
永樂七年　仁孝皇后尚未葬禮部尚書趙羾以均
卿至昌平縣偏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　成祖
即日臨視定議封爲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
授均卿官或曰定長陵者王府尹也亡其名亦不知
何許人

六科都給事中
傳安　韓智　張文　俞敦　薛廷寵　厲汝進　戚賢
左右給事中
鄭一鵬　楊士雲　周祚　沈鳳翔
給事中
王佐　陳繼之
黃鉞附楊稽　唐仁　毛憲
葛嵩　毛玉
沈漢　錢薇　徐師曾
韓永　周順
龔泰　倪岳　許天錫　楊秉義　呂應祥　周崑　陳世恩
張益

高舉
胡端楨
鮑輝
王科
劉最
劉琦
馮汝弼
徐易
南京六科給事中
李濂
獻徵錄　卷之八十目錄　工
殷雲霄
梁格
李蓘
丘濬
劉禔
張原
宗鎧
陸粲
許相卿
章适
史鶚
鄭慶雲
趙潗
西吳郎文煥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六科都給事中

禮科都給事中傅公安傳　朱睦㮮

傳安字志道太康人也以縣吏起家歷四夷館通事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轉兵科給事中明年復遷禮科都給事中永樂初時西域撒馬兒罕弗賓　上遣安持節往使至其國以順逆禍福諭之撒馬兒罕酋長負固不服且諷安使降安曰吾　天朝使臣可從汝反邪酋長怒因羈置虜庭凡十三年艱苦備嘗志節益勵酋長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國

幸而臨難豈求苟免是故子卿志道之不死於降嚴之死其致一也要之不辱君命自靖其志而已矣

禮科都給事中傳公祥符文獻志

公諱安字志道父巖母端氏自太康徙居祥符之朱倭鎮公以刀筆起家爲南京後軍都督府吏歷四夷館通事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欽授兵科給事中明年乙亥調禮科給事中累官本科都給事中永樂初廷臣奏天下雖定四夷未賓理介遣官前往西番撒馬兒罕及馬哈木王等處詔諭蒙欽差太監劉惟御史姚臣幷公三人同率官軍千五

百人至撒馬兒罕酋長鬱面十有三年不屈節來樂十六年戊戌回還西番撒馬兒罕等夷人進獻名馬駱駝珠玉到京太監御史俱病故西番板遣中土官軍一千五百人存者止十有七人公年老風疾不能任事賜一品服回籍令有司歲給月米一十二石人夫八名以終其身宣德四年病故禮部奏准遣官諭祭修墳安葬墳在朱倭鎮岳王廟後岡上今石羊虎存焉傳氏家藏

子霖以賢良方正薦授通政司知事遷錦衣衛經歷改六安州判官辛從葬朱倭鎮父塋之次張運使傳人物總志考

國家仁覆宇內凡蠻夷之國上古所未

賓服者莫不奔走效職貢惟恐後洪武中西域撒馬兒罕遣使獻名馬駱駝禮意甚恭而西北諸蕃往往傾嚮中國欲盡事大之誠弗可得　太祖皇帝方大施恩信以懷遠人乃遣禮科給事中傅安往使其國以通道路安遂由甘肅酒泉郡出玉關八百里往流沙西北二千餘里至哈迷哩復西涉瀚海歷千三百餘里至古高昌即唐之西州今名大州之地其人自幼至老且死不識霜雪復西行至亦剌八里自此水皆西流又西三千里始至撒馬兒罕其主與其羣下意頗驕倨安與論議詞氣侃侃且爲具陳我朝富强

振古莫比而彼國亦欲誇其土地之廣遣人道小安西至討落思安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剌思還至黑暗城馬哈麻諸國以宣布威信由是皆先後入貢獅子名馬珍寶之物既而以安母夫人年高俾之奉養因不復遣于時卿士大夫皆以安賢使絕域數萬里外往來三二十年得以周覽山川疆域之形勝於是皆爲之賦西遊勝覽之詩安卒爲一卷屬余爲序昔張

奮爲漢使以通西域爲匈奴所羈留凡十有三年不失漢節歷大宛康居諸國而還以功封博望侯其聲華功烈至今照映青史今安以一介之使通道諸蕃仗天子威靈使羌夷部落莫不嚮風慕義貢獻方物其視騫之功業夫豈相遠哉此鄉士大夫所以詠歌而樂道之也安字志道世爲中州名家云（左春坊大學士蔡翰林院侍讀學士盧陵曾棨撰公西遊勝覽詩卷序）君子所以成名當時垂光後世者惟忠與孝而已蓋非忠無以顯親揚名受寵食祿以爲榮親之本非孝無以策名委質竭忠輸誠以盡事君之方合君親而不遺兼忠孝而兩得其惟吾友傅公乎公以卓犖奇偉之資抱通敏幹濟之

際遇先朝給事禁密嘗　太祖皇帝統御萬方經理華夷詔求文武才智堪使絕域者公與首選奉使西域宣揚威命誕布德澤乃於洪武丙子受命將事迄　永樂丁亥竣事還朝　文皇帝錄其勤勞屢加褒奬賜第於東華門外祿俾優厚不以職事責任恩至渥也維時公有老母年及期頤公登堂上壽侍膳問安甘旨足以適其口色養足以娛其心寮寀之友鄉曲之士莫不稱公之忠而嘉公之孝　皇上嗣登寶位百度聿新崇德報功一遵舊典　德二年春頒給勅

卢科都給事中龔君泰墓表　王　驥

皇明有兎節之臣曰龔君浙之金華義烏人也方建文間君以户科都給事中居南京歲壬午六月太宗師渡江君與其配傅訣曰時事至此我且分兎矣爾第齎勑撫幼稚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兎也言未既火延内廷君馳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上於金川門命非奸籍者盡釋之君亦釋廻遂投城以兎實是月十三日也其配收君之喪與其孤以其年十一月五日還葬君于縣南崇德鄉青巖里先塋之次後十八年爲永樂庚子其孤永吉以明春秋領鄉薦繕書

中秘擢兵部職方主事又十年宣德庚戌給勑命授承直郎贈君如之永吉官傳封太安人君之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幼孜追爲之銘既昭雪矣永吉於是轉武選郎中謁告歸省復來請曰先君兎時不肖孤纔四歲耳於事未有知惟母氏所記憶先君之言以教我者猶在也幸惠畀之俾揭之墓上斯存歿之大感也曩永樂初予忝進士爲兵科給事中聞君之事甚詳且詳心竊歎之比承乏

兵部西討羌胡經畧三邊永吉以聯屬日相與居端序詳整尤足器愛信知仁者之有後也於君之托有不得辭君姓龔氏諱泰字叔安以字行漢渤海太守遂之後七世祖明之仕宋宣教郎有緋銀之賜曾祖興祖仲寶俱以隱行聞於鄉父印可以君貴贈户科都給事中居南京歲壬午六月太宗都給事中母傅氏封太孺人君生而岐嶷甫九歲遭父喪太孺人躬教育之遺就外傅能自刻勵日記數千百言無所遺治長益明習法令縣大夫識其賢引爲庠生後從宋景濂公門人宗思睿游大有所造詣洪武丙子中鄉選明年上禮部補國子生奉旨閱青州齊王府衛衆咸爲君危之君綜畫周密終其事莫敢有撓者及監視安東護衛倉儲廉平惟允人用畏

紳莫不悲之以元至正丁未二月生得年三十六嗚呼自道喪衰世之士讀書問學不過資爲利祿之媒而已其於義命蓋蔑如也有若君之從容所事之宛靡忘卓卓然無媿於古豈非所謂志士仁人者哉然一時宛者亦衆矣至身爲塵粉而子孫宗族之不保君則遂其首丘而胤嗣之賢方進未已孰謂天道福善禍淫果可得而証哉是宜揭之以爲世道之勸且以慰永吉無窮之思云子一人永吉官至南京大理寺卿

户科都給事中韓君智墓表　李東陽

兗之滋陽有兄弟進士並列臺諫者曰韓氏其伯爲給事君諱智字愚夫五歲時能書大字有司以奇童薦入翰林久之歸爲縣學生試不輒售年踰三十始舉成化丙午鄉貢登弘治庚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再遷兵科左給事中進工科都給事中以母喪服闋復除户科以父喪歸未閱服得疾卒於家君在諫垣前後十有餘年歷四命長二科論議明剴緣以文義嘗有給度僧道之令遠近坌集君奏止之不得會監度之際嚴立程式畏者多引去不滿其

數有盜商附貴戚以奸大利廷臣交疏不能奪君執奏愈堅人亦以是難之他所陳說如正心任賢愛爵節財用之類多見采納其在内嘗充廷試執事官在外則奉使奉府禮度祗肅勾稽宜府邊儲尤稱明審姦蠹無所宿守官澄政不激不阿而風采秀拔器度偉然識者皆卜其遠到而不意其遽止此也君性孝謹喪親毁瘁成疾弟普泉成化丁未進士爲監察御史遷河南按察副使後君幾年卒友愛終始無間言季弟歷爲承運庫副使海副有尤至至理家政不爲私蓋敦子以義撫諸姪有恩娟婚喪弗舉者都必爲殷恤居常卷冊不去手閒見其善博能爲歌詩及辭調以所自號名云曰滄菴摘藁下家

兵科都給事中屈君伸墓志銘　羅玘

弘治甲子　上益勵精于治于時給諫二三老成慮遠而防微屹然示之以重故一切過高害治之說無緣而入其助弘多而吾友屈引之亦在列　上且屬意焉然以是八月病銓司擬通政入請　上寧他授以竣至十月以病卒卒時無一語惟以無補於時令垂白父見陨壯子爲悲吾輩方私痌之耆舊有識則又所惜者大意不在引之也初　上初元新進紛紛入大言脅撓新政時引之同吾爲庶吉士每間輒領之及爲禮科給事中同列咎夜伺揣有封事額寂不

動一旦脫然勸御日講謝游觀曰是大繫世故吾何可無言過災異留其奇細條興利除害數事事下禮部議倪文毅公嘆賞即是其議以覆崇王就藩久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憶及語上　上擬發使召大臣臺諫諍不得引之以輕離封守一語寢　上上立爲止自禮科陞兵科右給事中又轉吏科遂陞兵科都給事其職與兵部長共本兵屬虜大舉入寇首將提兵至榆林以虜退閒虜實自它道入內地張甚而永順宣慰彭某黠酋也幸有急與事上言欲帥所部入助戰引之謂同列曰是闕國體也乃劾將帥逗遛請

降詔責之而駁某無勞遠方助順詞婉而厲將帥懼至擒虜巢以勝奏凱歸而四夷亦由是絕他覬將家者子聚塵襆職者舉戚畹謀復起而越人呂紀者譖工也暨一二兵官相繼內降注授要職則大憤不食次第率言者排之內降絕遂不復續最後鎮守河南太監劉瑯請柴夫舊制柴夫者名爲夫實入銀千官以備獎新者而數則視其官之品中官例無之而瑯請至四倍于尚書數乃獨言祖宗制柴夫爲庶官養

緑助滴中官無當得之例　上是之及爲禮科給事中同列咎夜伺揣有封事額寂不交以爲賀居禮科凡兩使而在兩廣能挺與與援敵

卒直今尚書蔡公之誣兵科一同考禮闈所得多名士家貧既仕以祿入佐養以緩其弟子耕販力然嗇域斬然具不愧其座右所書其詞讀之凜凜可以起懦居常請書要自胞中無留礙雖字書小數亦體切古法至到于其著述珍重不汎畀投或有得假其籍冊者字扎句注醒人心目異甚蓋亦有風成焉引之諱伸號蠖巷又號東涉居士年止四十五體素羸而尊以養勝今若此非其養之罪也悲夫

卢科都給事中張君文傳　羅玘

張君諱文字經載臨江新喻人也弘治癸丑以春秋登進士第選入刑科爲給事中僚輩詢其有喜色問之曰吾遇明君吾用春秋時也事　先皇帝十餘年中改兵科進工科自右而左又進都卢科皆給事中今　上改元九月八日卒于京師高坡巷先是勸進新政五事語中皆指變更垂刺特驟力詆内降害政若親與閣戚家爲仇敵者賴　上寬明僅奪俸予往唁之門者報曰昨夜不食若又爲奏者風憟之顧索臥今且汗之予去及更往則君卒矣公卿大夫士

歎于朝胥史歎于署僮隸武夫亦有歎于道者昔曰直臣亡矣予悼之甚不忍開焉君當以覈實邊儲三出當往貴州也予作威鳳吟別之而以鳳居守爲終句意戚暁結中朥固競煽威焰惟君足鎮之云比亟未嘗以女苗叛于貴貴用兵君言兵在得智耳賸賦之宜而苗獠脇從多創刈之傷生無益在蜀屬番猓授松潘餉運舛十金支級紿賞陣奔靡誅君以蜀憂方大爲獻議者十弘治中最先論元夕張燈下有司治具典庫中官以逸樂玩弄惑主聰劾及計司迎望風指當按　上方嚮治爲頓減之會外戚有罪當廷

訐陽疾而以子代之俄而乾清宮災君引春秋宣榭火著戚臣驕茲謂逼厥灾火焚宮此其徵歟明年虜大入雲中鄜延將迫内地朝廷戒嚴尚書文升請集廷議君疏柄臣耄塞籍與尸易所謂凶代以倪岳戴珊劉大夏張敷華可其面折人多此類鑄錢議起中外洶洶入五議而大要歸之以節儉既而新鑄果如議不流皇莊卢檜類左官退校無賴寘名於是乎漁獵之　上不知也君上言曰邦本在是當存先事之戒凡所指切時難身任獨往若嗜慾時惟一人在旌行長身修髯旭旦罷朝步出掖門錦衣冠幘綦旅閽

人必驚覩竊語曰是何翹翹者邪自廣西還爲予言古田距落城纔七十里猺至支解二尊官而當國大臣不以掛于口寒心哉予以爲議適然爾及今閱其遺草已陳六事入奏此其一也其制狼兵如喉犬獵

工科都給事中許公天錫墓志銘　林瀚

君諱天錫啟衷其字許姓同世居洞江遂以爲號系出宋狀元文定公將之後八傳至宗伯者爲君始祖生彥良彥良生仲美仲美生定安寔高曾祖也父諱瑄字廷玉遷家于榕城獅子橋東及再遷萬山南麓則自啟衷始焉君幼貟異質聰頴不凡及進遊郡庠文日以有名督學金陵任公彥常素貟偉望每試閱卷絕稱嘆以爲才弘治乙酉領鄉薦登毛澄杨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詩賦諸作爲李西涯先生所許同館率斂手推讓以爲莫及未幾思親成疾乞還鄉就

醫藥　孝宗皇帝方重文學之臣特賜乘傳以歸朝夕侍奉庭闈篤盡孝愛甫年餘親終葬祭如禮戊午免喪還朝拜吏科給事中三載考最荷錫命以獨立敢言示褒贈父如其官階母王贈孺人林封太孺人配王氏封孺人人以爲榮自後歷工科左右給事中如此至曉邵中書仁甫暨吾子郎中庭棉奔入舍館哭之祭其篋無有餘貲乃集士夫聘祭儀物歸棺殯殮如禮次日蒼頭懼罪潛懷鼓狀以遁負君志矣君性倜儻不羈心存忠孝以古賢哲自期爲文上師韓歐大家詩非盛唐不以爲法眞草筆意得于鍾王者多所留墨跡人皆珍襲不遺所著有易講中庸析義

侔行又取唐宋諸詩入格者類編註釋用示學詩之要嗚呼欲衷文學德義宦業如此信為一代人豪匪特入閣之英也而今亡矣悲夫生于天順辛巳正月十五日年四十有八

禮科都給事中俞公敦傳

俞敦字崇禮江都人進士初選授翰林院庶吉士未幾改刑科給事中敦侃侃有直氣在諫垣首劾遼撫臣及諸藩守臣不職次陳禁門守衛之弊緣邊賞賚之宜薦舉臺閣之公皆鑒鑒有裨家國而江彬不執一疏尤凜有節操戊寅領特旨行勘河南總兵張鶴齡不法事下車之夕夢巨人書天理人心四字後按罪狀果符踰月獄成衆拱服一時權奸如錢寧輩求與交納而敦峻拒之竟不少為延接士論重之時

上亦特賜銀牌金織衣以旌其功遷禮科右給事中今

上皇帝嗣位敦首疏四事一曰去壅蔽二曰親儒臣三曰立紀綱四曰惜名器後捧詔使安南賜麒麟服進都科至廣西梧州府病卒敦生四歲失怙母氏勞苦鞠之後母喪敦哀毀骨立不盥不櫛終喪如一日事庶兄敷敞曲盡恭誠故人咸擬敦以忠孝惜其不竟厥施云

吏科都給事中楊公秉義墓志銘　徐階

嗚呼此予友麟山楊公之墓也始予自江右歸即擬過公與商訂當世之務且俟舒平生所抑腕而不平者抵家聞公病意公素強旦夕當愈未即往居數日忽報公卒遺言屬子銘嗚呼予方以不及見公爲憾尚忍銘公哉然而遺言不可負也公諱秉義字士宜麟山號其先自上海徙華亭之葉謝鎮語在宗伯文

億餉公所爲府承公誌中庶公諱璨故散官諱文信之孫封工部主事諱雲之子而公之考也府丞爲諸生時與文億及兄玉峯憲副先後以文名公入奉

家庭之訓出從文億游公舉日起正德丁卯領南畿鄉薦甲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丁丑遷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寧庶人有異志而諸權倖相比周爲蔡公知言不用引疾歸庚辰　武皇帝內誅外討政由已出公乃起至則改吏科辛巳今　皇帝即位銳意治理公上言　先帝初政動明中遵奎蔽國事日非陛下承付託之重當臨涖之始乞以爲鑒崇正學親儒臣謹號令絕進獻責執奏於有司付參駁於臺諫詔旨不爲空言章奏不至停閣然後諸邪莫入而至治可期　上深嘉納焉中官魏彬以迎立功入掌司禮又封弟英爲伯公言彬以鷹犬事　先帝虧損聖德　陛下入嗣大統本出祖訓彬何功而受重賞詔奪兩人官劾楊侍郎儀姦回固寵罷之奉命犒邊軍故事隆慶步隊軍餘及鎮邊召募之衆賜皆不及而守禦白羊口堡諸軍以名隸涿鹿亦不與賜公至居庸奏其勞詔賜白羊視居庸餘皆半給至宣府盡覈內帑戶部羨銀積粟居庸紫荊鴈門等關爲戰守備邊人賴之未幾丁母周宜人憂甲申服除仍爲吏科奉命巡視京營上言祖宗重根本計久遠設五府以統四十八衛立三大營以蓄精銳十二團營以備調遣今承平既久官軍日減官馬日耗一旦有警何以爲策宜詔兵部選將官實軍伍惜戰馬如祖宗之制從之丙戌遷右給事中丁亥詔百司陳政之利民者公首疏七事曰慾貪刻定法守輕差徭省包賠蘇糧役恤竈丁謹邊防時稱有識會制考察京朝官劾奏大學士張孚敬而下二十四人或詆公自辯公曰子言誠謬然願吾有此言不願君有此行辯者愧服其秋司徒錫山秦公司空安成翹公相繼去國而陳道瀛以黃冠爲太常少卿公抗疏論之不報遷禮科左給事中戊子遷吏科

都給事中尋病疸解官歸初府丞公兩爲南考功嚴
重諒直冢宰僖靖廖公知之薦爲尚寶卿連疏乞南
僖靖高其節擢貳京兆公實無所與力而公之爲都
諫也周侍御在徐侍御州郤侍御元洪邀公有所論
列公與議不合謝之已而三侍御俱得罪而公以材
任中丞薦已丑張桂黨其辟曰巧能忌者詆公爲桂黨其辭曰巧
遷父官陰陽善類會當軸者素嫉公不附已遂與致
仕特論蕭然不平而公方丁府丞公憂絕口不辯至
終其身坦然曰心苟無瑕後當有知我者居閒十年
未嘗以事干有司創世墓建家廟置祭田修族譜設

義濟義塾思以孝友禮讓化其家及其里人巡撫歐
中丞薦之朝衆方有所深冀而公遽卒嗚呼以公之
賢縱不爲世用苟使享壽考發其所未竟於鄉閭族
黨之間其於風敎夫豈小補傾失於彼復不得於此
何也公生以成化癸卯八月十一日卒以嘉靖己亥
閏七月八日享年五十七所著奏議若干卷

都給事中薛公廷寵傳略

薛廷寵字汝承嘉靖十一年進士以行人選給事中
奉使朝鮮還擢都諫廷寵在諫垣每詷季孫行父之
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也竊有志焉嘗
上疏劾諸大臣皆當時用事者也有旨著奏議若干
大臣以廷寵言直不敢辨獨嚴尚書在禮曹新有寵
輒辨廷寵復劾之後又屢有論建銓部欲出之外藩
或言廷寵賢不宜使去左右乃止未幾卒家貧無以
爲斂鄉人爲治其喪廷寵內行修事繼母李孝李有

子恒依廷寵居其卒也李哭之哀感傷人繼室衛京
師人也時年十九衛父母憐其少又閔道路里欲還
之衛不可竟扶柩間關返獨處一室即薛氏舊堂
視其面遇廷寵忌辰張遺像慟哭年四十餘卒

禮科都給事中呂先生應祥墓碑　馬自強

龍山呂先生涇陽谷口人也先生諱應祥字子和號龍山上世有信卿者幾傳至克中克中生三三生恭

恭生勉勉生一軒公誠歷仕營州衛經歷四川重慶衛知事配姚氏生先生先生少警敏絕人日記數百千言督學凌谿朱公補爲諸生愛其文奇之稍長學日益博談諸儒理性上下古今聲聲不竭同學生每聚論環坐傾聽罔不嘉嘆以去皆自以爲不及也督學大復何公枚入正學書院又特奇之呂先生由此益顯正德己卯以易魁省試登嘉靖壬辰進士授行

人選吏科給事中既爲給事以敢諫直言自任無顧忌心日朝廷以言官爲耳目也苟顧忌卽蔽明塞聰忍緘默不爲朝廷所平會京師地震卽偕同科者上書言汰冗賑貧倡勇恤讞節賞五事已奉命監二十四草場毓發司場太監逼商減匁奸狀已又諫止入道士度牒金佐內工已奉命同黃御史覆宣大邊饟衆伍稽察盡得其姦耗出入之實幼都御史以下若干人人服其風力已又條塞下便宜十事上之擇將帥重總督恤將士精器械修城堡嚴烽燧增年例明戰守慎賞罰振紀綱累數千言皆切事實可施行

上嘉納焉　上幸承天祔　皇太后顯陵先生以禮科都給事中從議禮多所匡言還詔賜特優是年內閣與吏部議選宮僚多賂進者於是先生憤然抗疏略曰臣聞太子國儲副師友必於天下英俊自三王暨我列聖未有不愼其選者也頃　陛下詔旨謂不必備員正欲惟其人耳而選者率以賂聞此豈聖世所宜有安望其成令德也　陛下不聞里人之愛其子者乎當出就外傅必愼擇所以爲傅者太子天下本而輔導之官顧可不擇令若是濫哉臣見臺省員闕必會官推舉舉多當名實官僚關係不在臺省下

獨奈何不會推臣願罷諸賂進者用會推例推一時英俊以聞疏上嘱執事者怒奪官爲民越五年會恩詔復其冠帶先生自罷歸日奉母姚孝養備至姚性嚴善怒先生在側則常懼往一軒公仕重慶先生再徒步往省會公卒哀戚甚悼逮爲給事以　皇太子生覃恩得贈一軒公如己官封姚太孺人痛一軒公不及見抱勑流涕不勝太孺人年九十有一當是時先生亦耆年哭泣哀思不殊一軒公時念太孺人以外祖姚翁無嗣未葬卽具棺衾葬之處弟及弟之子一姊一妹及姊之子無不有恩而平居不設城府常

葛巾徒步里巷中接人雖貧賤均禮與故舊更款洽多所周急人有負者不怒即甚怒比見其人又率自罷未第時有狂詩隣人加先生揶逆後其人悔懼數獻恭先生待之相忘如未嘗郤也刱立家廟補四代主歲時率子弟奉祭畢燕坐訓之家政子激孫翕如當冠爲行古冠禮此又雖學士家鮮克舉者矣以故呂氏族皆恂恂守禮不爭而谷口之人亦絕無訟者本先生化也當道薦先生者以十數先生無意起扁其堂曰知止積圖書其中日披玩從先生學者甚衆皆相繼成名去而先生又令子潛從學呂涇野先生

先是堪輿家言學官迫城仕者不顯先生林下人矣爲白上官拓城又立尊經閣於後從此官者果漸顯當道以渭南地震甚約暫借涇陽輕賦額久不還涇民苦之先生率諸大夫數言上官卒還之洪堰水利寖弊浸欲先生爲指授方略者書示久遠此皆裨已事而先生樂爲之雖他亦皆類此使久於位其濟世及物功澤詎可量哉卒年七十二歲

御給事中厲汝進傳

厲汝進字子修濮州人生岐嶷若王垂髫補弟子員而苦學博覽尤長于史記先達高亦兆王中丞皆虛心接引之貧爲里中師名士多出其門東修一錢不私侍父疾湯藥三月餘疾愈方還帷室嘉靖甲午舉於鄉或有出百金助息者謝曰書中自有之不願聞命矣戊戌成進士授池州府推官來帶坐堂判十年疑獄者七撫按賢之凡諸郡大獄皆質成道路有神明之頌辛丑徵拜户科給事中馳封父鑑歷轉都掌科論柄相疏指嵩爲國大毒子世蕃弄權納賄其勢

方張童牛之牿宜禁于始疏上嵩黨黃瑞者御前紿之曰當大雲齋戒時何得又來救楊杲　上大震怒不及覽命廷杖八十謫雲南亦佐縣典史慨然曰生即懸蓬弧長何計秦越即日就道次年竟以考察罷倒不復錄楊忠愍繼盛疏云嵩考察外官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言官縱言不當既降之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外臣被中者又何可勝數耶曩在池州建德徐紳爲諸生以事逮繫汝進奇其才特釋之後紳舉進士至都御史巡撫順天而稱門下士人咸服其識鑒直聲遠震外夷高麗使

入貢時問曰屬給事安否其名重如此居鄉二十餘年徜徉泉石詩酒自娛好說樂施濟貧赴急不計勞之輕重竇之有無也隆慶踐祚方復原官秋尋以疾卒訃聞京師朝士大夫罔不咨嗟曰正人未究其用世可無斯人哉年五十有九

周都諫昆傳　成元佐

周公昆崇德人字孟登少讀書父欲勵之謂曰汝第誦能畢誦吾能旌汝以金及卒業靖父將里誦未誦復申前言公曰大人教兒止以千金爲耶父大駭不敢以童子畜之日教之博綜羣籍所學輒通悟其爲諸生有權貴人行縣諸生入候公郤之不揖而出由此名益顯舉進士授玉山令賓旅行李四方蝟集晝夜續無已時而公節其費餽示有度諸所比周納欵盡謝之而民力用是以蘇邑民異清奏外有私殺夫以滅口久繫獄事不能決公夜訊之忽一羊自外突

入長鳴者三公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清者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蓋彼三人者兇殘久秘自計身泯衆中無以異然中情怯耳一觸其隱即不自堅立鞫之而服士大夫爲賦靈羊詩一少年挾艷婦從喪舘於郵亭公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妾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已更進賢以母喪歸起補新淦諸所惠民務爲休息愛利之政其大者欲興教化振頹風故所興建必先學宮書院表忠烈闡幽節民感愛而懷之云蹟聞召拜吏科給事中未幾進右給事中已而擢刑科都給事中其上書論兵

事皆斤斤可施諸用而巡視京營諸勳戚皆畏避相
戒莫敢犯當是時都御史劉元清御史馮恩行人薛
祖相繼被罪且不測下廷鞫公獨正言申救得從末
減袁都督繼勳臨敵不力戰公彈劾之甚脅問者酢
吾一時以為天子嚴臣久之竟罷歸歸日戒門自絕
即上大夫造謁跬繼不一見所居即先世敝廬人有
欲為廣其宅者竟謝不受而讀書自樂終不一問家
人生產獨事父事兄孝友並至植之本性不言而喻
行所以自為者源矣御史按吳浙者先後交薦于朝
未究於用而卒年五十八諸細行可傳者備于家乘

刑科都給事中南玄戚君賢行狀　羅洪先

嘉靖壬子九月仝椒南玄戚君病明年余始知之將
遣人持藥往候以他故不果會龍溪王汝中期余匡
廬至則汝中已歿仝椒哭君且函書以訃余持之泣
曰南玄竟止於是余乃竟不復見耶尚忍聞之且其
年纔六十二非甚衰且老之期也世道姑勿論天獨
不為吾輩計耶將自匡廬歿哭之慟未果而諸孤遣
使以狀請何忍嘿嘿也即日發書聯其所載行事與
書所不及而獨得於余者合以為狀君名賢字秀夫

初號南山晚歲更為南玄先世居溧陽本姓胡氏元
末姑蘇盜起有初五者避亂江北經仝椒樂其風土
徙居之乃更姓戚初五生勝三勝三生通通為人雄
築修幹長髯累貲喜施弱冠役京師道遇達官貴人
與馬赫奕屏足嘆曰嗟乎吾以七尺役於人安得見
吾子孫若是灑吾辱乎而妻郤病難子開水灣石經
歷有女賢未聘而其家故業儒意得子必且傳其業
也媒納之生敏剛敏剛生永富號思菴生二子
華與珊皆世農不習儒通至是年且九十二矣垂絕
拊床悲曰天乎吾家縱不得達官貴人乃斬一儒家
兒耶因欷歔卒比葬有敝衣道人指其壠謂思菴曰

葬此十年貧人生且易汝衣惜不令此老見之至期
思恭夜夢天門洞開一兒從中躍下褰裳抱覺而
君生弘治壬子八月某日也思恭先後所生子四人
力農自食獨君力弱不任耕而賴枝多慧嘗從家人
聞通亟絕語輒憤憤哲必誦讀爲儒生思恭性不好
書數數令負重詣楚之即數數丐免不聽母劉不能
忍日夜相持哭隣翁聞而食之即悉隣翁所誦讀是
時全椒少文墨吏縣中閒有少年多識字將逮爲佐
書史君匿不見會督學御史行縣乃自外潛歸請於
思恭曰某願爲秀才奈何縣以佐書迫我請免不就

佐書思恭感其言任其所爲不之禁君始出就試御
史以爲才遂補縣學附學生明年爲正德壬申補增
廣生君既刻厲誦讀家貧不能給朝夕久之得血疾
未幾母劉卒益不勝痛病臥者數年比疾愈年二十
有九始婚于印氏是爲印孺人嘉靖壬午江南北大
饑縣奉檄給粥病者例擇有行誼諸生二人督其事
爲縣聞君名爭相屬遂攝數縣處分有法活者甚衆
又明年得陽明先生論學諸書讀之心忽開發文思
發斐摧不貸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行失拊巡意斥
去徒衛以二隸導前郎市肆交易雞豬羊牛布縷果
菜充溢街衢不得收斂民既稱便而壅斷罔貧弱者
庚戌乙酉舉南畿鄉試丙戌會試禮部三原馬公理
實其事遂第進士是年冬授浙江歸安縣知縣君嘗

倉卒不及掩避即易暴露民嘗夜被盜未暇君詣廟
出河側聞舟中密語曰某之盜贓某所不識有司能
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贓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
知也君素有心計善劑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縣有
蕭總管者淫祠也豪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
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
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
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遂沉
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舟中侍人失
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君笑曰是未之焚也命

毀之頗岸傾有社祠別道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
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策諸賽者必且賄沒
人爲之也君所至使人抹過不暇大抵若此縣中遺
邏卒逮繫人禍及雞犬而老胥工揣摩諱張舞文雖
痛慾之不戒至是斂手引去朔望謁廟畢坐學官與
諸生講學爲言訓詁詞章不足以盡聖人之道擇其
篤行者優禮之而黜其尤無良者當是時鹽城萬公
雲鵬爲郡守剛梗有聲數以事相忤君無所屈戊子
武覲聞有甘心於萬者獨委吏部直其枉詞氣激發
安仁桂公萼爲冢宰納其言萬得不搖縣令入吏部

非自理多不敢有言爲冢宰即不聽縣令言去而部
守人兩以爲難庚寅聞繼母羅氏訃即日歸士民思
之不置將樹碑紀政不果後十二年君已致仕尚書
蔣公瑤始竟其事壬辰服除補唐縣知縣唐民悉而
野瘠而鮮食君新學宮興弦歌教其諸生如歸安訟
者至既剖曲直則勸以孝友仁讓之行多泣下不終
訟者歲且饑公爲賑糶納券子衆約期來償銷佛像
伐淫祠木製爲禮器令毋得作佛事禁酤逐伎民用
不耗纔三月流移漸歸而君以吏科給事中召當是

時　上厲精圖治早朝晏退君亦感激遭際知無不
言甲午冬考察入覲官君念被黜者例不得復用而
喜靖間諸大臣有所嫌忌必假此中傷以快其私雖
欲引援無由也乃豫爲論揉之以防其禍其言曰進
退人才天下元氣所關然人品不同不可不辨跡之
稍嫌者求其疵則無實才之不足者察其心或可原
過誤貴於善懲忠直近於不遜孤臣孽子之流與善
趨時局者相去何啻什百此雖過於容恕差等而存
錄之可也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遺漏貪鄙
者固多服罰而忠蓋者未盡褒揚短於才者間蒙器
使而疑其跡者未入包荒小夫淺人僭冒崇階而孤

臣華子實構隱禍此皆以傳聞未定之說滋疑其憂國忠君之誠非所以廣自新之路也臣切惟人才難得願廣德意使忠良落穽者無計官之大小聽臣等即時論抹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治　上覽其言諭吏部曰戚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之先是給事中葉洪劾家宰汪某謫寧國縣丞而忝議草商臣等素為諸大臣嫌怒至是果皆被黜與所慮合既得即論抹如言又以汪所倚自固者內閣輔臣也復上其罪狀以為　陛下待輔臣可謂推誠不疑元首腹心千古之曠遇也而某乃不能與　陛下同其休戚布腹

心以收吏部進退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是非之口吏部有所舉措言官有所論列必先請白以覘意嚮之所在務欲事權歸已貨賂公行何忍相負一至此哉即如考察一事　陛下曲聽臣言許其即時論抹正以防大臣之行私也比臣論抹洪等而某忿其中傷任意藏隱阻而寢之　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而某實負伯繇方叔之職稔惡積怨即加放流可也願　陛下感斷洪等雖不抹然　上因此重君之言汪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以一言去兩大臣其黨與亦稍稍改逐朝廷為之一新雖古之折檻牽裾不足多也明年與安遠侯柳珣冊立荊王儇遺一無所取北虜寇陝西總制尚書唐公龍與巡按御史上功罪反異朝議遣給事中問狀且舉有才力者二人上請　上特命君往旋進兵科右給事中君在邊舉劾簡孚兵氣自倍歸擢工科都給事中漕河淤墊請如御史徐九皐議開范光湖月河以通運餉丙申在告戊戌丁艱毋朱氏癸卯三月起復補刑科都給事中是年廷試進士　上取對策高等御覽親第名次仍下內閣詳定務求其是又以　皇太子漸長宜行奉先殿謁見禮兼欲舉燕吉士之選會輔臣有疾　上溫言勞

其良苦且以數事委之審議而士之取士儲養必求其無顧藉君日擊心痛以為　上之是皆所以為燕貽之謀輔臣蒙恩禮亦已極矣曾不悔改以報知遇是尚可以坐視乎乃上疏曰皇太子將出閤官保不可無人此聖諭拳拳盛心也且今之燕吉士即他日之輔弼可不豫求其人乎臣見選舉令下奔競日恣行已有玷者反從外望又教養之法徒事華藻不培本根背書作課詩時諧俗苞苴不戒陛下感斷洪等雖不抹然　上因此重君之言汪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以一言去兩大臣其黨與亦稍稍樹立者少幾何能得真才也臣願今歲所選盡從人望不必泥甲第限名數仍擇仁賢為之師模言足以

故關鍵動足以鎮浮妄曲成善誘砥礪名節問德考
業以風馮翼孝德之修庶幾善人多而朝廷正將來
燕貽之謀無出於是矣故事選庶吉士於輔臣而
教養爲之館閣皆據資序以遷無所選擇及上用公
言諸大臣裁怒恐其復動　上意未幾　太廟災諸
大臣應詔自陳君翼　上因此有所更置以盡修省
之實自諸大臣以下極言論列且舉海内才望問學
之臣十四人以進其論列者既皆據權寵有氣力而
十四人者止南京二三大臣所稱侍郎呂柟太常卿
魏校郎中王畿都給事中魏良弼忿議徐樾又皆淡

廢與疎遠之人且以講學取人怒而王爲尤著怒者
數四皆不報君既去士風自是遂一變矣君嘗自病
負意氣嫉惡如讐不能含忍然其好善赴急蹈水火
犯金革一出于性成無所矯强故凡引植善類提奬
後進惟恐不及自爲縣以至入朝出使臨邊居家往
來道塗率皆講學之日與人言皆以良知之說爲主
執之甚堅而意氣足以發之在廣坐中隨事辟物注

目合笑吐露心膽嘗曰吾所言如是汝之良知可明
白否能信此良知可快樂否其有議論不一者則曰
吾聞之陽明先生其說如是反覆辨析不明不已海
陽陳益撝林敬夫輩始或與君角勝久之咸入彀率
帖帖委受約束不能去若是者先後不下十數人君
於此十數人無問遠近疎戚若與締肺腑親嘗伺察
微隱考見誠僞一聞缺失若已有負厲色正言恨不
速改其有不幸罹禍與謬敗者子不遠千里資遣而調
護之自陽明先生没講學者滿海内而聲氣聯屬微
若不足君與汝中汲汲維持於朋友之間君嘗以悟
性直捷應用圓融歸汝中觸衆怒薦之朝至於克已
爲義善鑒知人汝中恒自以爲不逮益其抱有爲之
才不忍泯没而又切世道之慮不獨朋友相昵而已
此可與淺淺者道哉君歸鄉十餘年講學者過江上
莫不就問至則君率縣之子弟請益率數日乃去縣
學久圮爲言于有司盡撤其敝而修大之閒又闢尼
巷爲南譙書院分居諸生然以規過太切嫉惡太嚴
閭里往往持私短君君聞之曾不介意治家謹于禮
教思巷性難事有過必飲泣以諫待兄弟子女如其
子其弟以盲廢業者人弗子娇多方營之弟既殂又

分田廬給其婦子思巷卒于君歸之七年壽九十
靖甲午以君貴勅封文林郎唐縣知縣而母劉贈孺
人於是印孺人亦得今封始思巷所聞葬時道人言
至是二二皆驗

工科都給事中陳公世恩傳　邢侗

夏邑之陳縣金陵占著夏邑則自國初始十世以降
爲都諫公尊人以安雖優罷厚曹歸善士凡三子長
爲孝廉世德里稱陳長公次即都諫公名世恩字慶
遠兩峰其寓號也公生而幼愿亦復幼清八歲就童
子學習肄輒兼人一日舉卷中書跟而問尊人諭書
止佔畢已乎夫口耳之間四寸耳文減其質腹嘵于
吾何以讀書爲尊人驚喜謂兒他日恠非章句儒公
倍年成覺書上口即莫逆于心沾沾自整將用厥習
肄于家于廷意欲有所美七尺軀也公尊人不甚束

溫公等而公母常太孺人督課極嚴身坐流黃機手
不去弧勺勞也隣婦見謂夫人何自苦如此太孺人
曰我乃自教兒于時長公廓落大度或從朋遊嫺而
公裹足不踰户限下帷不輟以爲恒儕輩間挑之遊
公正色答慈氏作勞而吾乃逸吾懼輒母之斷乃擬
杼也間者縮舌孝廉公每對人家弟行步惴惴無高
跐居諸不妄言笑決日不見喜怡色讀書務究厥歸
指以視吾弟吾乃閎書生耳孝廉公固磊磊者其家
庭自相推服如此當太孺人及其尊人相繼謝公毀
瘠不欲生將棄故所習經生言曰向者疚疚妄意華

膽爲二人計耳乃今而後復忍爲妻子作緣耶久之
孝廉公泣相勉乃相與理篋舊錯大暢厥辭名譔州
閭中矣公羣校且十年舉巳卯省試又八年丙戌舉
禮部未及對策即謁告歸歸途二疏缺伞則以書數
冀童子跨其上不勝負重故公乃餙童子下徒步二
贏獨負書始良行抵舍盡發市書及故藏書漸漬沉
玩古文詞而外獨注心經濟曰吾向爲童子儒不欲
當當事章句學而今且如何矣夫宦學之與信而後
仕孰優坐臥一壇幾三年几榻多穿穴夏之人謂子
大夫陳公商孔作何狀爭欲識之不可得是時邑金

令雅意下公又念公謁歸貧風公宜若有所言事公
曰主臣明侯不貴陽鱗而過念某甚厚卒之無綾紋
足尺通焉已丑入對于廷用次得保定理保定隸粟
來部洛尚語紛相競爲武悍多敝亾命不可執誰而
又乘輿使者動以十數計中常侍父兄田宅于茲窟
焉自昔稱難矣公直躬任事一字不阿邑其上會當
大計堅意不納朝客書即所當姝宠若而人簡慢披
牘丹筆屢舉不能下既就爰書疾驛以達率不及挈
及連攜一切中常侍稍有問遺以好謂之不入一串
荼團扇諸上官屬以官屬陽秋片善必錄主在掩覆

人小過署置如列白黑不爲漫語相應稻田事起公
與其議備畫南北大所可否難易久近害利便宜厥
後所言靡不副公在事日中丞直指有所慰薦必用
公爲首北詔察諸郡邑吏召致闕下誰其第一者時
時宰意有所眷屬爲侍御徐公抗聲誦言曰以某按
行三輔三輔吏未有正直忠厚如陳某者合宜第一
矣曰御史言最當遂以天下治行第一徵入拜户科
給事中尋轉右遍轉左公綱事拜黃白紙悉關國是
士德人材民命之大不樂爲詩細毛舉輦下籍籍陳
給事直諫議云甲午持節奉使乙未北入還報遷爲

工科都給事中未幾遘疾卒得年才四十有四當瀕
爾曰吾奉使所過地日有所按睹將以裹草言 上
而今已矣既而家人檢其草紙墨猶新焉公舞象歲
從孝廉公每罷讀依依二人鄰于古所謂食已請餘
扇扶取涼者無異其事孝廉公不殊厥考終世無違
言念孝廉公無子慨令次子嗣之即丙戌中第不及
對策歸正用孝廉公無祿不勝爲原之感脫然仕進
不欲亟以印紱高兄地下中有是悲矣公奉使便道
憩于家大治牛酒上冢哭聲四震若遭初喪哭孝廉
公如其父母推財班給親疏各有等秦中 縑單小物

無少遺匿室如懸磬猶故孝廉時也公五歲與羣兒過城隍祠因而病悸居頃之悚然大寤曰適見祠中神來醫我振冊示我今我母泄太抵中寔識甲科諫官子孫種種公生不偶靈書告之矣公偉幹美鬚舞風采陰祓數百輩宜動靈書孔子不語恠神吾則何知

給事中黃鉞傳楊禮附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慫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市鹽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楊淡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

書讀過目了能忘也淡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即從淡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淡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淡大喜曰吾揷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宜盡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淡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鴈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第母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

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請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
福爲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
遠行即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
得已而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
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户科左
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建文中以外艱歸方孝孺
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
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
惟鎮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
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

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
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
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于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
江南待戎馬至此而舉之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于
善以忠孝相勉期殘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
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
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
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
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
濘御史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

貴客至欲割雞具饌鉞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
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建文
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
以親喪在殯請營葬畢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
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狀急收之善麾下許百户性
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四
日每求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善欵服已得宥鉞復
瞑目曰吾知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
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
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已而七月十一日善就刑報

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
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國吾
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紿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
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縱橫郡邑中且訛
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友人楊福獨具棺衾晝夜
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
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
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
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孤踪

瀟蓼疎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禮科右給事中張公益傳

張益安平人洪武丙子膺薦舉入太學以才能拜郢王府典儀迎父母就養　成祖入承大統吏科都給事中孫璘薦益才行卓越陞刑科給事中益侃侃敢言惟務申寃理枉時有郭禮因視田毆死盜禾軍人律抵罪即與其僚張信曰律有明條罪人拒捕主者格殺之勿論今郭禮田主盜禾者罪人以田主而毆死罪人法當免坐若抵死于律有乖竟爲直其情事聞　上特宥之未幾轉禮科右給事中　上臨朝羣臣奏對多失序益代陳公奏

事明辨稱旨特呼爲響張以示寵渥後刑部都察院凡有所逮罪囚皆令科官引奏益自益始永樂己丑扈駕幸北京會胡虜數爲邊患　上命監軍深入虜營主將失利益被執虜持刃脅降益不屈曰生爲大明臣死爲大明鬼非死無以報國虜憐其忠烈竟棄之時仲秋八月二十四日天寒兼雨雪跣足南行數百步隕然而終翰林院侍講連謂益之死忠在朝廷誠孚醜虜天語褒嘉與日月爭光益得其死者歟

吏科左給事中唐君墓表　周洪謨

吏科左給事中唐君秉元以傷寒未決辰而卒得年五十有三士大夫無不悼之者咸曰秉元爲人其純如金其溫如玉其學行一軌其心口一致雖官要地而不爲崖岸斬絶之行以鼓轢人又不阿邑以同流合汗取媚當世於乎天何奪此端人君子而不少假之年耶其卒在成化十二年君諱仁字秉元號鳳山其先浙之金華人宋季有官監司於蜀者因家保寧南部曾祖仲瓏元末徙居達縣國初舉爲莊學訓導祖昆領戊午鄉薦未仕卒父憲爲湖廣咸寧宰有惠

政其事親孝又能友其昆弟和以處宗族鄉黨見人之善則忻然如已所有而嚢不疾妬人犯之則無所校以是君子多其有樂善之心自少篤問學治春秋纘以詩薦秀鄉闈累奇於會試從今太學士眉山蕙公遊公器之甚天順甲申始成進士觀政大理詳練律學今　上龍飛之初勑吏部遴選諸進士之超卓者補官六科拜兵科給事中頃之丁內外艱服闋調官吏科以都給事中缺命掌科事尊遷左給事中每歲吏部選官君預其事量才授官無不允當直登聞鼓有赴訴者得報遂發行無或少滯法司會諸大臣

錄囚君在刻凡有疑獄必力爭不已代王奏守將徐
都督不法　上命君按其事悉得其情元惡首服餘
寃皆釋朝廷以邊將郡守不可輕授召廷臣各舉所
知君以指揮劉良知縣馬琛舉卒皆稱任立朝幾十
載凡時政缺靡不盡言抉正抑邪無所畏避於乎君
已矣國失良才予故摭與論以著其善以待後之志
子翼人物者

工科右給事中葛君嵩墓志銘

正德丁卯春廷臣同日以勅致仕者三十七人工科
右給事中吾錫葛君嵩與焉君歸四年庚午瑾既誅
有疏起君者又三年癸酉君卒君諱嵩字鍾甫葛其
氏支蕃其所自號世爲錫人曾祖仲良祖文晟父浩
由太學生歷知興國永寧二縣終湖廣按察司經歷
以君貴贈文林郎禮科給事中母沈氏贈孺人繼母
田氏封太孺人君幼聰慧好學成童從故學諭嵩巷
介先生受尚書爲經義斐然可觀長老見而稱焉君
曰某未讀書何敢言文益閉户誦習者三年同進講

之十九補郡學生提學御史戴婁二先生皆加器重
凡七試至戊化丙午始領鄉薦又五試禮部登弘治
己未進士庚申授行人有事周遊二藩禮成擢禮科
給事中　先皇帝在位勵精求言君既就列即感激
論事應天尹某不共於職君劾罷之魏國家衆訟田
於民事久且濫君請專官往覈是歲當閔實邊儲君
之劻州諸倉多所蠹蕪還上四事曰謹收納曰禁饋
送曰抑權貴曰清屯種皆切移也未幾命點團營軍
士於是貨免與私役者衆伍恒半虛其弊益久而莫

方回賢正得君奏重爲稱歎三載考最勅贈封父母
妻如制未幾遷工科右給事中　上初改元君上法
祖任相納諫務學四事是冬南京科道官以言事逮
至君偕同官論救甚力既而諸大臣進諫科道繼之
蓋忤瑾者以此君既致仕歸作三宜亭於後圃日手
一卷燕坐其中客至則出然惟詩人徵和經生質疑
則喜應之或問國事不答問郡邑事不答及廷議起
廢巡按御史上君名曰且有超擢有勤行者君曰吾
言不利於好得退爲幸行焉用之雖然命下而辭則
無及也乃手爲請老疏緘寓刑部曰即有命當以是

上未幾病瘧且痞數月而殆是爲癸酉四月距其生
正統戊辰年六十有六君性謹飭躩躩蹈履於流俗
中多所自忘待人無少長皆厚以用或不答不校也
居父母喪哀而得禮事繼母如母與弟大梁居無間
言教其弟之子如子恒舉進士今在刑部有官聲曰
謂得君教爲多

禮科右給事中毛公憲墓表　呂柟

公姓毛氏諱憲字式之號古菴常州武進縣人也予
官南都嘗接於別邸色夷氣清可敬而親其貌古也
怡性完神游乎物表其心古也孝弟信義言論通朗
其道古也則其所自號者當非虛恢矣今年子在北
雍忽聞公訃傷悼累日實嘉靖乙未十月二十九日
嗚呼吾友古菴平日以道自砥乃至此已耶公甫弱
冠即彊學不怠以三禮遊邑庠正德庚午以亞魁薦
於鄉辛未中禮部亦然尋登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
即上疏言人主之德莫大於開廣言路優納正直時

諫官貴明方以言得罪公即抗疏申救以爲不宜塞
諫諍之口時大臣有怙勢干內竪權者則又奏劾剿
切而內外咸肅既而引疾以身踰朝政云雖任耳目
之官實乏聰明之德三年之艾莫措七年之病難瘳
病痊除兵科給事中議政中府坐論激直釐正國是
不阿權貴又嘗見邊防軍政之弛災異水旱之煩乃
敷陳古訓疏列遠圖多見采納其使荊湘見民居漂
溺宛徙蹌疲之狀即具疏馳上宜道以爲公危者公
暑不顧忌已果忤旨罰俸三載秩滿遷禮科右給事
遂疏請祀先儒陳澔有功禮經是時　武宗西狩公

倡率羣寮因請回鑾兼論建儲衆皆懼俟後錫之近臣公疏辭不受權貴有欲結公者公正色拒之於是其聲益大振於時嘉靖初年以耳疾謝歸講求性理之學學者翕然尊師其徒之貧也多爲之館穀惟時郡守陳君實建道南書院延公爲師表進後學今之教以不欺爲主以喜怒爲用以克己爲功以敬義爲存心制事之本其言曰君子之學須是擺脫習氣著實踐履方是實學則公之在諒讓可知矣且公性至孝每念父卒於外輒號慟屢紀其春卜太孺人及喪事皆無違禮又以膝不及養扁堂曰永思終身不御

重味歲時祭祀一遵朱氏家禮他日置義田義學救養鄉族施受孤弱若與人交始生忠難不爽素心故師子孫貧不能立與置田宅矜恤周至嘗立三近齋于爲之記公端坐其中深潛考索其所得於六經者多矣然則公之教人豈官豈徒言語之間而已哉卒年七十有七

更科左給事中毛君玉墓志銘　董玘

嗚呼予忍銘用成邪昔家君守雲南時用成年二十餘爲郡諸生從家君受易尋舉于鄉予時尚垂髫也後十有八年而與予同舉進士逮今又二十年用成容貌類昔時數過予縱飲道舊故意氣若少壯者乃不意其止此也悲夫用成姓毛氏諱玉初字國珍後更用成其先世葢順天之良鄉人曾祖諱某國初從征雲南遂留戍今爲雲南人曾祖母皆以節著人稱雙節毛氏父諱倧以用成貴封如其官母谷繼母袁皆孺人用成自爲諸生聲譽卽起卽舉于鄉數試禮

部弗利雲南去京師萬里道遠且險同舉之士一再試弗利輒就他選去用成奮曰吾不成進士弗歸矣蓽旅寓京師者十餘年卒成進士其年爲弘治乙丑會修　孝廟實錄用成被命諏事實於貴州得便道省人以爲榮正德戊辰授行人使蜀得再歸焉庚午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明年以恩例遂封其父母于時封君壽九十餘矣人尤榮之居封君憂服闋改南京兵科又居繼母憂今天子紀元嘉靖之歲服闋留爲吏科用成在諫職既久不數月再遷至左給事中時六科之長多缺者用成次且復遷會諸曹言事者

伏闕下用成與焉亦被杖七月庚辰也後十九日爲
八月丁酉卒距其生天順甲申至是得年六十有一
用成既貴歸省及憂居者皆再未嘗以私事病其鄉
人所誦　孝廟事實視他省詳而核在南科值時多
事用成間獨言其一二大者率中事會大臣有朋附
逆理者瑾敗僅落職用成抗疏曰致瑾亂天下者其
也請顯戮以謝天下時論韙之羣盜擾山東河南用
成請預爲備已而羣盜果由大江覘南都卒不敢犯
歲大估計多所裁抑省官錢數十萬御史林有年諫
迎佛烏思藏下獄莫敢救者用成疏至林得薄罰及

陝西北科疏几十一上頻皆人所弗及者宸濠之變諸
戚爲連逮尚數百人用成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
釀成宸濠之逆者由左右懷其賂又劾守臣之不能
免事者益未幾而及于罪矣用成性樂易不爲立異
尤篤孝友嘗分俸爲養繼母嚴刻卒得其歡撫諸弟
各處以業裴氏妹早寡迎其姑與歸居以別室婦翁
承意研精問學日夕不少懈補邑庠生應正統辛酉
鄉薦會試禮部得乙榜辭入太學爲諸生時祭酒古
廉李先生典教事以作興後進爲已任其碩偉逸倫
者尤見奬拔君其一也故一時英俊士慕君之賢交
者恐後然君與游天下士學益富知慮益遠矣未幾

東科給事中毛君行狀

以正術愛當辭去古廉恍惜不已親爲正術製慕錦
雖亟稱頌毛氏世德而卒以日大期君君既去其故
與游諸名士之在太學者多已登用布列臺閣間君
之聲譽益用修大以布衣聞朝著十三年戊辰登進
士第充部使者於南京取道省母於常十四年已巳
今 上即位復奉詔詔諭江南六郡歸拜兵科給事
中改史科有所參駁彈糾務存大體畧虛文言罷諸
不便事數十如停起復禁請謁欺濫舉停冗官免征
通負寬稅凶荒蠲養太學生徒皆國體政本之大者
皇上勵精圖治君疏求賢講武之要凡數千言皆

見嘉納然體素羸遇盛寒暑輒病病稍間氣出出不
數日而竟奏牘上及疾亟猶陳六事事未下而君已
告逝矣時萬曆三年二月初一日壽止四十有二夫
人高氏廣東參政某之女初無子養宗人子某爲嗣
方七歲繼得庶子某方五歲二女長許兵部主事吳
貴和子某次許士人某子某君爲人資性明敏器度
瀟然雖好談謔而待人以禮故人皆愛敬之交游半
朝野而所親敬者皆稱正人以博愛處鄉里待宗族
而所求不遂者或肆怨詬則慨然茹納未嘗以屑於
懷事母最孝撫敎弱弟尤篤友愛既登第即移俸致

養及拜官遂奉至京師凡可以悅親意者必極力爲
致病已革自度不能起必彊藥食以慰其意弟某就
學於外視席之需不使少有動慮歸必自課其業力
獎勵焉爲文章清婉有風韻尤長聲詩其在吏科一
時章奏皆出其手不但文辭工緻而人情政體曲盡
其妙予於君交誼雅厚知之爲深故錄其槩爲狀以
俟立言者采焉謹狀

吏科左給事中鄒一鵬傳　柯維騏

鄭一鵬字九萬號抑齋曾祖興宗祖遷善俱由鄉薦任訓導父麒封給事中一鵬自少岐嶷不狎戲稍長淹貫羣書正德癸酉未冠領鄉薦登辛巳進士選翰林庶古士嘉靖改元世宗念宰相冀戴功議封伯爵一鵬上書首相楊廷和勸其力辭竟不受館中卒業授户科給事中數年轉吏科左給事中嘗奉使楚藩卻餽金差委巡視光祿疏陳十四事甚悉既復論榷納侵冒論内豎弼索賄之法由是寺中宿弊爲清歲省不貲然近倖頗弗便甲申七月科道倡百官伏闕

請正大禮一鵬同廷杖三十雖被挫折志操愈厲極論席書桂萼張璁方獻夫妄議大禮以搖國是武定侯郭勛通賄賂皇親張鶴齡占田土亦先後論劾他如疏重經筵疏罷齋醮疏卻貢獻疏宥諫官疏處邊儲以安夷情疏設兵備以保鄉國皆開君德切世宗者丁亥歲禮臣幷其黨當路憾一鵬暴言謀欲致螫會考察京官拾遺畢取　上旨令科道互相糾劾一鵬倡諸寮執奏宜言非事體不敢奉詔　世宗預遣人緝訪得其狀怒甚權倖從而排之杖之廷六十罷爲民臀肉削盡瀕死猶得生還以奉二親爲慰雖困

戶科左給事中沈公漢墓志銘

公姓沈諱漢字宗海別號水西蘇州吳江人也正德庚辰與子三百人同舉於禮部時武廟南巡未賜廷對明年辛巳四月今　上自興邸入繼大位五月策進士公居二甲第五人天子更化之始思得賢俊布列言路公釋褐即廵拜刑科給事中殊選也公既被簡遇奮然曰天下之是非係臺諫是非公則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國家之治理出焉阿徇自容謏譽得失之小而無係於安危之大又或仰啄權勢蔽賢防正是養亂而惠惡也則言何觀

哉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曰吾以塞五責耳中官馬俊王堂自南京召至將復敘用公曰人君初命當慎刑實重命今宦璫既斥而復進則倖門一啟不可再塞先鑒未遠也竟論罷之改元詔蠲四方通稅公疏曰通負之稅侵漁者半例加以曠蕩恐得者生羨心請差刑其等以惠良民又曰近日藉沒之貲不下數千萬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則民受賜多矣　上皆嘉納下戶部行下之草場豁豆歲鉅萬宦豎乾沒視爲利藪初詔命科道稽覈會有言已之公曰凡國家之費月成歲會哉在今甲今弊竇萌衍盈編莫可考則弊將何極況汰汗方出而即反豈初政所宜頒耶自是中貴頗衛公矣會留都風雷之異京師拋寢公援漢五行志反覆數千言指切時弊有劉向之風焉至於論正體則言錦衣衛不當典刑獄論官人則言林司寇不當使去位論先哲則言子游當有專祀於其鄉皇甕千牖鳳鳴鵲擊正名分陳紀綱去邪掖正厲世表俗皆體之大者時論翕然歸重初公之仕也奉母孺人就養燕邸癸未公疏乞奉母還詔許之既而廷臣以言累累獲重譴公嘆曰是尚可有言乎乃復以疾請得賜告家食者三年丙戌至京師遷右

給事中丁亥遷戶科左給事中會廷起大獄辭連權倖營救甚力理官持法不可奪諱有肯逮諸理它付詔獄人皆側立公上疏抗論曰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國之大臣不可辱賊之妖妄不可赦於是權倖忌公嗾當路害之公坐是罷拂衣歸吳中結屋傍幽勝處彈棋賦詩放浪山水間賓客至則欵留鼓掌咲飲移日凡二十年忘其身之爲論棄也丁未卒於其家

戶科左給事中楊弘山先生士雲墓表

李元陽

黔苗五臺峯之麓有隱君子曰弘山先生以嘉靖甲寅秋九月八日卒年七十有八是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弘圭山先塋之次越五年先生之子淮率諸孫來謁曰吾考之葬門人惕鶴齡既爲誌於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懼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陽少時望見先生古貌秀爽談論鏗鏘喜汲引來學心甚慕之後於京邸得奉周旋先生每折行輩相下里居以來雖不得日侍談麈而先生之一言一行無

非敎鄉閭風後進之懿矩陽中心服而佩義之先生爲弘山先生既葬三日陽夢先生來爲別既葬後一年陽夢先生來屬碑興懷嘻昔錢骨不忘縞願以一言自托於先生不可得而陽亦老矣況重以淮之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督學使小試大奇之弘治辛酉以詩經薦雲貴鄉試第一上春官乃游大學同舍生曾確焉白沙門人述其師之說言下孚契深悔舊業之非因研究性理清修愼篤楊公宗堯舊同筆硯與講明此學輒意進取亦既有年鄉之老宿以父母之命强之先生知不可以口舌爭勉强應試雖屢蹶場屋終不變其學以狥時好正德丁丑登進士以文望改翰林庶吉士由是名動公卿已卯冬授工科給事中奉詔查盤湖貢糧儲事訖取道省親比入鄉國千里之外輒弛導從不欲以使節凌鄉人惟單車匹馬遊巡而趨會丁外艱哀毀骨立輿疾復命往返燕黔不受驛廩苫塊飡粥如在喪次萬里長途寒暑載變守禮畏法有如一日服除之後親識勸駕先生曰太孺人在堂何忍去離且萬無奉以俱往理遂決意不出坐臥一小樓左右圖史非親族慶弔足不踰户樓甚置隘貴官閔焉欲拓其居先生曰先人容焉於某侈矣

風雨燥濕人不堪其陋先生曾無戚容嘉靖己丑太孺人寢疾先生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比殁悲慟垂絕復赴既葬欲廬墓嫌於沽名遥望松楸朝不間夕閉户讀書一坐十年吏於土者欲一見而不可得先生少之居去城二舍兵憲安公每造其廬信宿而後去謂人曰弘山清氣逼人可敬可畏督學孫公把手晤語嘖嘖歎賞謂當時鮮有其儷時雲南撫按部院科道論薦章疏交出墾至不謀而同嘉靖丁酉吏部尚書鷹起光祿卿馬公理及先生等若干人有司勸促日至不得已就道至京補兵科給事中尋轉户科左給

事中先生見俗尚逾別當途非數候不得見閽人非
重賂弗爲通遂閉關不出以病報有項吏部遣人至
曰補提學先生曰老弗能也又曰補司業曰提學且
弗勝況司業乎乃擬改尚寶卿先生亟辭于天官曰
尚寶僚屬膏粱非貧士所任而疾病餘生非可久於
京師者遞上疏乞骸骨會內閣議選官僚先生預焉
輔臣見疏因除名甚惜之命下允還家調治痊日赴
部先生既得歸仍坐小樓探討六籍爲士者往往聞
其緒言而有所開悟康節皇極甘石星經枕籍弗去
各爲詠贊以明其所得巡按御史劉公郝公迎撫都

御史應公論薦相繼皆論先生負士林之重望爲一
方之鉅儒不宜老于牖下有司勸駕懇懇先生不應
竟以是終先生平生清介凡交際有餽遺輒面赤若
將唾焉居鄉與物無忤人有盜其弟室豚匿者弟偵
知先生輒止之曰豚匿細物惡可以盜名加人也有
監司饋金使武吏致之竟爲武吏懷去亦不復問其
敦行古道類如此身爲言官垂四十年子孫無羨布
餘粟僅力耕以食視世之貯睢以取客壟斷以足欲
其賢不肖何如哉先生諱士雲字從龍別號弘山先
生先踐履而後著述嘗分錄春秋正文以證胡傳之

禮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錢公薇墓表

蔣信

公諱薇字懋垣別號海石浙之海鹽人其先本姓何氏洪武間祖貴四編戍貴州遂仲子裕托育於錢因姓焉鄉人稱兩涯翁封禮科給事中曰珍者其先公也稱東圩翁爲臨江府知府曰琦者其叔父也以東圩翁貴贈南京刑部郎中曰達者其先大父也公生二十四爲嘉靖乙酉領鄉薦辛卯遊南大學訪子於京城就居之館予得識荆焉南坐定即諭予論聖學道類大作聲勢凌歷外官事委脅吏徒滋孔穴公獨兼法守禮坦然從事故牘如麻手自校勘終日不倦

除阻饑遠衙邑上官素不敢至者必一至焉至則訪宿蠹正奸邪良有司必開誠獎諭聞者感動若夫賃巡撫東橋顧公除靖州一衛稔惡之姦兇正邊方數十年大壞之綱紀則全楚至今稱之也戊戌陞本科右給事中論劾國公七事又論災異及五臣最後以宮僚非人上疏極論忤肯得罷爲民怡然買舟歸時兩涯公與配鄭孺人俱垂白在堂東圩翁亦鶴髮種種公待之備極祇勤愛日弗遑退即展玩書史集鄉黨抗論正可坐之禮然後行事王極重焉爲文追送於數百里之外迨爲禮科給事中既然以論列爲已任吏部侍郎霍公韜禮部尚書夏公言各有所恃相訐奏未已臺諫畏其勢莫有言者公上疏論其傷大臣之體請詔責令省悔　上手批嘉獎繼論內閣李序庵尚書溫托齋論夏桂洲論蔣皇親又論司禮內臣論巡幸論三邊戎機論言官不當迴避以至名器廟享屯田災異皆歷歷言之推恩制詞謂公經畧邊防論列治體殷深思遠斯予直諒多聞之臣殆實語也歲丁酉奉勅差往湖廣廣西查盤同時承差科道類大作聲勢凌歷外官事委脅吏徒滋孔穴公獨兼法守禮坦然從事故牘如麻手自校勘終日不倦

隱則托指顧白之當路不爲嫌避藩臬郡邑賢大夫有因革就問則爲剖析利害必盡矣丑倭寇起計禍必先及海鹽以書請於巡撫思質王公集兵爲備參將盧指揮李領兵將發親爲具餱擥餽之以激士卒及敗績募人收李指揮以下將領諸尸買棺埋之并收陣亡千三百盡掩之嘉靖甲寅八月以疾卒

戚元佐

又傳

錢公薇者海鹽之品錢商也字懋垣少好文章爲古文詞及舉進士氣南湛若水先生講學於京師則從湛先生講鄉曾之學於時從游其門者皆顯貴賢豪

人堅守師說公獨窺義皇秘妙談心體動靜與律呂氣數直破去經傳還求自得半出儒先未道者同修臭不望風下即湛先生固以公爲畏也始道學倡起人心紛附其後有自墜之徒空說無事實托號良知自掩寖陋迨其末也藉以廣交延譽媒顯融猥仕進者十指而九於是羣聚而譁之縱賢者不能無咄咄嗟嗟謂彼奪朱紫而亂其是所挾者僞也公潛心理學皆欲驗之於行求得其實故曰進修不詭於道身之寶也公爲行人使楚盡盡郤其餽名已籍籍公卿間及爲給事中多所建白或論幼時事悉剖切觸忌

誤不顧章數十奏遂名徹　主上主上急有任使徹界錢給事中不由推舉已而勅使查理湖廣廢以西錢糧公案籍精密即窮山僻壤地使所不至者皆躬就閱之靖州千戶頑弗率約束則簡其尤者四人寘之法而楚中稱仁明矣公在諫垣四年論諫大臣貴戚內侍及　郊廟兵戈諸事皆逆耳苦言已論翊國公郭勛攬權樹黨始基禍蘖其諫幸也旋報奪俸繼而指摘宮僚非人又以星變異常乃主德闕誤所致竟忤旨方疏之初入也公謂其僕曰　上方事玄祈祐所忌者災眚我疏上不旦暮死即竄即以數金付

汝死即買棺以殮耳至命下得免死竄鋪驛員故歸而與士子閉關論學乃扁其居曰從吾所好癸丑甲寅之際倭奴橫熾公嘗私畫以獻當事者故事得以預備他如賦役軍興有涉地方利害者則具言之里中多陰庇其澤云歸數年部院臺諫諸臣薦之者甚衆竟不起卒年五十三　穆宗皇帝嗣位銳意求人詢輔臣曰　先帝時舊臣云而賢者誰乎諸言國事而逐者宜復崇之於是下詔起廢而公以殁故贈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云所著有承啟堂稿國朝名臣事實滿邊策河套議海防署諸衛於家子姪聯北雞鄉社頁士

工科左給事中定齋周公祚墓志銘　李騭

左諫山陰定齋周君諱祚天保甫卒于家計至友人李默會哭於其弟中丞公穆邱第嗟乎君爲諫官不顯卒痼廢以死而君尤好鑄古文詞賴有聞于世余誦其遺文益悲君少銳才雄頗易舉子業不爲爲即不諧時好嘆曰知子文者其翰林乎隨例入太學就試順天石渾汪公果奇之擢書經第一人試南宫編修林方齋又奇之遂舉進士觀政銀臺慨然有天下志得林評事希元所上八事不果用謂有稗時政力請施行不報爲言者所劾

新政士爭濯磨自劾君以是名在公卿間時大冢宰空同方楘如名舉君貽書推蓁贊以雜文空同報之曰稽山之陰大澗之濱多嗜古篤行獨立人者周子鳌行哉獨哉勇哉補東阿令邑號罷劇縮歲首蠲民穫有息敎訓聽斷照照如家人恩東人悅之丁父憂去服除補來安修阿之政邑人大悅徼幸兵科給事中會中丞亦以才選爲御史輒相曉曰吾儕幸偷天子耳目持論務存大體苟可納忠毋恤我私前後陳任將賑饑弭盜均牧省兵稽尺籍清烜弊愼祀典餙荒政覆首功十數事皆切眾救時應詔一疏頗歸重災

本　上爲之動容若曰事關朕躬固當任之選工科左給事中虜闌逸陽大康堡殺傷頗衆朝廷慮有敝匿特命君按之具得實狀釐別功罪以聞且悉其事出匠測悉傳與輕比而反覆陳邊兵芻糧大計　上悉嘉納之還至三河蒙犯風雪會有進貂裘者君却之手足攣瘵醫不時愈疾免歸步持稍艱聰明不廢自詭無復立効明時猶得以醫藥餘間著書綴詞求古人之志益肆力鉛槧間所不得意於當時者往往發之觀其文酷慕兩京質疎達飾去雕去腐而醇醲自足時復爲燕趙慷慨悲歌之狀詩淡者似建安沉

鬱復似少陵而現心奇氣若河流下瀠門積石奔放不得瀉風觸木怒號撇旋漂擊已而噫氣冷然故攄其詩文而志可悲也君善摹物撫卑幼盡誠不以色笑加人宗服其和家食二十年非慶弔報辱不踐公室絕不及私人欽其介先大夫遺命作義塾君未卒哭即築室捐田俎豆粗備里私其孝君娶章氏封孺人先六年卒生子沛太學生側室王氏生子滿潔實一乳克修章孺人之敎而沛又能文章以世其美士嘉其胤初默偕君厝少華同舉辛巳三人相從甚歡而君遷子獨至顯官制中當卹其處爲之信宿信陵累陵最後似擾詩翰猶此竟成永訣悲夫

徐學菴先生師曾墓表　王世懋

嗚呼此曾菴徐先生之墓先生嘗讀書中秘爲諫議大夫不稱稱曾菴先生尚德也按狀先生姓徐氏名師曾字伯魯顏其菴爲別號云徐氏其先蘐姓偃王之後散處太末至勝國時有諱潛者以龍慶州守始來家吳江數傳至文亮生達達生綱綱生養恬公朝出後其從父縉實爲先生之父元配王孺人子弗育其貳凌孺人實生先生先生有異質弱不好弄十歲就外傅即匡坐讀書終日寂然授以易義輒通大畧十二能詩歌屬古文詞十四試有司不得志自是

數細而名益起吳中子弟執束脩紛來受學而先生亦抗顏爲人師嘉靖庚子先生年二十四矣郡守馬公以儒士首選上御史試復被放人皆惜之先生不以數奇自沮顏益下帷誦習皆程書自課屹屹至丙夜不休其學自易外旁達諸經下至洪範皇極數法陰陽曆律醫卜籍纂諸家之言皆能通其說已論經生即世稱鉅儒弗過矣戊辰廿始遇令喻公督學使者楊公兩公皆名能得士於是先生試輒被賞遂冠邑諸生而諸生亦已敢雁行者所遇監司直指無弗人人稱知已矣丙午領鄉薦丁未上春官連捷念兩

尊人年高而生母在淺土遂稱疾不對制歸　而襄凌孺人之葬已養恬公召先生而諭之曰兒幸第春官一命行及加廢前代之典章弗考憤於國家之令甲已稽胡以酬　上恩夫精義者致用利用者安身兒其勉之先生奉父命乃益專志於學已何養恬公卒先生自傷不以祿養哀毀幾不勝終喪事已踰朞癸丑成進士選爲庶吉士閒二載試恒居優解館時顧不得授史職出爲兵科給事中先生無幾微恨色夙夜奉職而已明年嫡母双京邸諫喪歸服闋赴部補兵科先生在兩垣先後長官丘梁二公雖知先生

語悉時務凡天議多從商榷即公疏多出先生手而先生亦自有建白如酌處川兵請立任兵備祠之類多見施行庚申奉命冊封周藩便道休沐閱歲歷轉左給事中嘗是時　肅皇帝奉秋高益擢折諫官而相尚用事陰斲乾言者以自便臺省多循默失職先生歎曰吾奉先人遺體不忍即狼藉闕下柰何效瘖瘂積月奉嘿嘿坐致金紫乎而會奉使時脾疾作至是益甚先生曰吾有以自解矣因請告不往闕書舍於南湖之上聚書萬卷伊吾若諸生時已遂屢疏乞休銓部惜不爲請隆慶辛未再疏始奉俞旨致仕滋

天下益想聞其風今　上初用兩臺使者薦竟起爲
禮科左給事中檄迫之出先生謂然曰臣在　先朝
以不能建明故竊附周任之義以止今羣龍滿朝臣
老且病何能復裨聖明萬一復抗疏辭　上諒其誠
許之於是海內愈益高先生之行御史郭君論薦甚
力行且復召先生託所知言之銓部乃已先生既無
意用世常思託遺經以自見故晚年論著彌富學尊
望崇鄉邦方倚爲耆蔡而先生遽捐館舍年厪六十
有四云遠近哀賻遠同太丘鄉先生沒而社祭先生
當之矣生平所著有周易演義禮記集註正蒙章句

編臨川文粹大明文鈔宦學見聞六科仕籍吳江縣
志小學史斷經絡全書共數百卷行於世又以字學
不明欲緝全編以贊同文之治尤遽賢術論著業已
數十篇此皆有志未成者也燕居羣笑咸有棄嫌性
難醉謹偃僂自將至取子大節毛髮不可苟堵宮蕭
然有以自樂終不爲人居間也吳俗好言冥福先生
之葬元配併自營壙誡其二子曰吾生平不敢遂過
嘗有凜凜庶幾之心即冥報當不吾譴小子志之毋
徇俗好爲也余惟國家以科甲羅士士踧此進者爲

君結髮從余兄伯賢先生遊尋復爲余禮闈所取士
蓋世以文行相砥也頃余既廢斥意以末竟之志托
之君乃所發抒什未一二而邑邑以死嗚呼痛可言
哉君沈姓諱鳳翔字孟威先世諱福者國初從征滇
友諒大戰鄱湖死之　高皇帝爲立廟康山錄其子
庸爲旗手衛百户沈世爲衛人自此始庸生彬彬生
程程生紋並隱德不耀紋生九思君父也以君貴贈
右給事中是爲贈公配李繼廖贈封俱太孺人君廖
出也贈公登嘉靖癸卯賢書屢試南宮不售殁於旅

君甫四齡當大父葬齒廖以一嬰持家秉燭二十四
歲耳撫君而泣曰沈氏如綫之脉在爾矣君即知感
泣稍長就塾頴異工屬文識者器之已而大父又殁
君窮學益力庚午補諸生試高等督學褚公廉其行
掾獎之不獨以制義稱而已丙子舉鄉試壬辰上公
車擢同進士出身即以母廖撫孤事聞於朝詔旌其
閭癸巳除蕭山令蕭檄邑也而衝君至即自勵爲精
勤時時召問三老所疾苦而捐循之當受賦令自投
之置解者取以轉輸君不一盼也一切奇羨供億悉
歸去吏抱案堂皇受成事伍伯持梃惴惴立至日昃

不得一僕隸則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示以鄉方居
恒慕劉寵江革楊時之爲人其祠宇悉捐俸新之於
是士心興起科目亦彬彬矣邑故濱江圩田以畝計
者九萬餘隄一決則滿潮入而稻田無弗腐者且嫁
賦他腴田君嘆曰吾不能令瘠者腴而可使腴者瘠
乎乃創築堤之議徒步堤上日無寧趾隄成民可力
耕而巨浸成沃壤矣湘湖故產蒲用以糞田舊各爲
界蕝沒於勢家君悉踏侵弼令豪效者無所睹而會
有盜出沒水間乃設方界俞拇之盡徙他郡史胥姦
窟逆閉其塗而法其尤者數人人爲股栗先後五載

邑鷰紳一無所報酬而絕無少望且交口譽者以君
公廉誠信於士大夫也臺使者上君治卓異先後薦
疏　上以璽書徵之已亥北上便道省太孺人於家
戀戀不能去太孺人謂曰我健飯若無念我且天子
以名予若而不以實報吾貪天子之寵而不能敎子
忠何以見若父地下君飲泣以別抵京以上考擬授
省秩待命闕下匕何太孺人訃至君痛不及視含絕
而蘇者再久之自力還襄事家赤貧至倚貸責而辦
甲辰公除補户科給事中踰歲遷右給事中單恩得
賜父母如其官巡視光祿故事諸商供御者屬要人

倒屣覩昂其直君叱曰　上供不可省固也乃爲陷
輩實谿壑乎竟置不答首上疏言上下釜扇起於疑
疑情不撤收道也何以言理疏入報聞時遼東稅璫
高淮者失　上意訛言虜闌入自調千總射殺之以
聳動　上聽君聞之怒曰奄人不典兵祖制也何物
宵人而以箝制于寵爲上疏極論其無人臣禮諸璫
爲之斂手梁永監稅開中奏人怨之次骨御史余懋
衡將疏論之永銜御史固膳人而置毒焉事覺御史
以聞永惶駕禍咸陽令滿朝薦者誣其縱劫供御物
上遣緹騎逮之君力言薦無罪而永罪可誅雖未

報可而薦寃得白卒從末減君力也他有任輔相簡
大體廣聽納核吏治與夫指擊貴要指陳埶罔不下
數十上雖其有行有不行而侃侃大義天下莫不聞
與人交有終始友人黃分宜客死薊門親爲調棺殮
賻而歸之鄉丁未奉命冊封襄府餽遺謝不受道南
康展祖廟托有司新之便道過家以積勞委頓至不
能徙倚歷數月而卒先是除夜襄府復遣使遺之金
君伏枕謝曰拜於國與拜於家異乎吾終不以死易
吾志嗚呼士之節義發憤於窮約者或至喪心于當
局撿括于頃時者未必失志於益棺如君所爲貫窮

給事中王佐傳　　黄　佐

王佐字彦舉家世本河東元末侍父宦南雄經亂不能返因奉母寓廣州改物後占籍南海時孫蕡與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佐才思雄渾體裁甚工蕡深重之構辟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沉著孫不如王會何眞開署求士與蕡首被禮聘眞敬二人者使掌書記與旅事多見咨詢李質者德慶豪帥也據有肇慶佐恐其有異志與蕡往說之得其歡心質送通好然質尤號好文義衣冠之士多往依之其尤知名者則有江右伯顏子中茶陵劉三吾建安

宋濂曾拜賜黄馬　上爲歌命諸詞臣和之佐斯須而就清新富贍如宿構者有臣駟黄馬當赤心之句　上覽之而喜賜鈔一錠　上遊幸或遇會心處多命之賦詩三吾嘗同詠署中桂驚其才高語妙以爲名世之作其爲名流所重如此佐性不樂樞要居官二載即乞骸骨　上憐其誠特俞所請陛辭日賜鈔五十千以爲道路費士林美之時天威嚴重臣僚自陳者多被譴斥蓋十人而九佐以恭慎得歸故當時以爲難云佐天性孝弟父沒時有廬元正者爲料理喪事殫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既貴後元正之子犯法言于有司以已資贖其罪哀慕終身形于著述集多散逸評者比之高適岑參

給事中韓公永傳

韓公名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浮山人建文間爲兵科給事中永豐軀幹美須髯音吐弘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君喜之壬午六月北師克都城永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同以奸黨逮至欲官永對曰吾王龍耳笑以官爲不屈死之時同約死義者三十五人惟黃福尹昌隆以歸命居官如故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傳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蠹食百姓奏請稍爲限制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師南下繼之建白抗禦多肆指斥又言于朝曰徐承福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已而承福果開門降壬午六月　文皇即位召繼之責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秀母黃氏年垂七十發甘肅編伍男徙仔四歲隨母姚給配象奴阿宗女給指揮袁江爲奴

公諱順字子英河南祥符人年九齡見郡守嘉其慧舉充郡庠生記誦諸生莫及年長倍者讓其前列以明經中永樂乙酉鄉試前輩科場之文舉其題輒能暗誦而不專舉業尤工於詩下筆新麗溢目字畫遒楷前尚書李公時叅政河南尤加器重迨李公總裁纂修事自太學選入史館日引共議贊益弘多有言輒從少師姚公嘗稱爲館中賢人君子胃監友因其推舉見知當時相次擢用而子英以館中選留終始四年始授工科給事中嘗偕御史按治江浙僅半

載廉能之聲翕然不自務歸未始道其政蹟在朝著敷奏詳明語音高朗同列更番奏事每代之言曰引故狀一覽知其情僞枉直嘗語同列曰下情上達在一言輕重委曲與說猶或不能盡其辭其存心誠豈弟者也公在工科以事連逮而非其罪或勸其辨雪可免曰久理科事獨免人謂我何已而罰役以有推舉多蒙宥復敘用亦不以干人其臨事不苟免坦夷不見戚容益自信之篤有學有守者也永樂戊戌之夏病卒於北京年四十有七

兵科給事中高公舉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舉字雲翰祥符人性高潔少游開封郡庠治尚書有名其父嘗因逸患遷爲勇士鄭於行俾一僕代之僕因出不遜語公時年未二十聞之大怒即棄學躬甲冑以往會車寧復學人皆壯之永樂九年辛卯舉鄉薦戊戌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持正不阿慷慨敢言坐是不合時解官歸汴囊橐蕭然舊廬不蔽風日惡衣菲食怡如也錢塘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雅重公數過其廬至里門即止辟道及門肅禮而入或值其飯蔬食菜羹留予對食于欣

然飽之坐談移晷乃去其見重名流如此嘗遇大雨庭屋水益尺許公跏妻子濟溝渠妻偶出怨言謂其仕不益家投鉏於地誤傷公足即斥之終身不面郡太守西蜀黃公璹爲買鄰屋居之俾諸子侍養以老公年及九十乃卒今城東白塔原有高給事墓父老猶能道其行惜其子孫微弱無能存其碑志者其立

給事中李君墓志銘　楊溥

洪熙紀元之初詔廣言路以天下之善而漢中府學訓導李君舊上端本十六策朝廷嘉納之驛召至京授行在兵科給事中九載考績稱最將陞秩而君以疾卒于官聞者咸惜之君字秀實唐涼國公懋之後世祖自洮州臨潭徙于荆五世祖細元季徙蜀之富順祖允中復徙內江父泰寘以鄉貢任訓導陞敎諭歷七邑所至能敎人君生長宦所自幼警敏異常兒既長力究經中鄉試中副榜遂領敎職以上疏論事陞行在兵科給事中其爲敎官以師道自勉

爲給事中克舉其職命視關外城壘還陳邊策凡理軍政於河南人稱公平還獻安養軍民十餘事所至采軍民利病以聞每二親不就養請分俸給之朝廷宴賜或有嘉味美醞綵幣謹封識奉其親及得推恩於父母乃請告歸省賜楮幣爲道里資其處內外親姻皆有恩意姑二人早寡君迎養于家其子咸底成立明友鄉鄰以善與邱囷窮化橫逆皆叫稱道家竟卒池州西梁山下其妻之弟羅昭問以其櫬歸葬之黃桐坑之原端楨爲人學廣識明言簡志正舉錯當義不苟止隨內焉孝弟之行外崇友朋之信和厚平直博愛有容蓋以施無往不可惜乎其遂止

兵科給事中胡端楨墓志銘　楊士奇

數年來吾郡吉水舉進士者胡端楨王欽正皆温厚謹靜言動循禮余心重之皆期遠且大也　上屢勑延臣舉賢才余未嘗不意在兩人屬例不應而止未幾兩人者皆以病卒余悲悼久之蓋悲夫賢者之難得而易喪也欽正卒於北京其喪之歸也予爲之志墓端楨以病歸卒於途故未及也今年其學者貴溪丘熙岳具禮幣以英山敎諭徐鼎所具事狀求余著葬銘按狀胡邑東故家蓋宋剛簡公夢昱之後曾祖扑祖義賢父希亮始徙邑仁壽鄉之南華母金塘里

王氏端楨諱祥以字行天資淳實自少喜學問登宣德五年進士第既第而歸從學者日衆有千數百里負篋至者八年被召至偕至者六十餘人　上親命題令試之文淵閣下拔其尤得七人端楨與焉改翰林庶吉士明年擢户科給事中無幾得疾歷數醫弗效已而小瘥請於朝乞歸治從之歸過南京疾復作竟卒池州西梁山下其妻之弟羅昭問以其櫬歸葬之黃桐坑之原端楨爲人學廣識明言簡志正舉錯當義不苟止隨內焉孝弟之行外崇友朋之信和厚平直博愛有容蓋以施無往不可惜乎其遂止

產業擷家範一編敦族子孫所著詩文有馬偏集藏於家塾並三十七卷

於斯也年三十有八平生所爲詩文藏於家娶羅氏
惟女子三人長許嫁王某次尚幼身後之祀尤可嘆
也若熙哲之憯憯圖不泯其師亦足以毅薄夫而表
端楨之明於取友也已

戶科給事中丘君墓志銘　劉儼

正統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給事中丘君以疾卒于
北京年三十三君諱嵩字嵩高別號養心世家圩之
南隅少頴敏絕人所居近學宮聞諸生講誦歸謂父
母曰兒悅之異日必往游焉自是讀書不輟遇溯望
行謁廟禮必整肅往觀一日郡守吳某見而奇之問
所讀書應答無滯曰是子非凡器乃以補邑庠生從
監察御史聶某學春秋數年盡傳筆削之旨時在邑
庠者多好爽君獨曰廢時損志莫此爲甚雖強之不
可宣德乙卯試于鄉不偶是年冬以父憂歸守制未

禫而母孺人卒君痛二親相繼淪歿哀毀不堪奔喪
皆如禮家素裕是後稍窘之而附郭田多負租者君
亦置之不較十大夫聞之曰嵩高於艱難中能寬厚
如此其志不在小歲辛酉服除入學秋中鄉闈魁
春秋經明年第進士觀政天官嘗奉詔使陝蜀慶王
見之曰材進士也贈以詩時人榮之三年拜户科給
事中以清勤爲同輩所推重有服則推其所得以啟
都人之子弟人爭慕師之曾祖心照祖用昭父永鎰
皆不仕而以德善稱

刑科給事中鮑君輝墓表　姚夔

正統十有四年夏北虜大舉入寇邊庭累失利　英宗皇帝震怒下親征之詔元戎啟行百職扈從而刑科掌科事給事中鮑君與焉君素以直言簡知於上遂命督右掖軍紀戰功師還之土木遇賊陷沒迄今二十有二年其子鳳以國子生授建寧府壽寧縣知縣謁予請曰先人沒于王事鳳與母嘗奉衣冠葬于先塋之次宰木已拱未有文刻諸墓道之石以表先人潛德不孝之罪鳳不敢逃知先人者莫如執事敢以爲請予哀鳳之言而閔君之行未白義不可辭

乃爲表曰公諱輝字淑大溫之平陽人宋元豐右諫議純之孫曾大父景大父德善皆不仕父翥以君貴贈刑科給事中母林氏封太孺人君幼莊重如老成人父知其異遣游邑庠登癸丑進士第拜工科給事中丁外艱服闋改刑科君爲人外和內剛遇事敢言言必達大體有益於國於民正統已未夏京師水浸淫爲患君言疏導之方患遂息又言有司抑配商鹽斂怨于上州縣官考滿貪縁保留爲奸宜禁緝之又曰朝覲官惡者既黜善者不可不旌其一二爲勸上皆雅納焉延綏列校訐奏叅贊都御史不法君往

察其誣狀白於朝抵其罪陝西山東直隸保定諸郡民饑流徙君請分命大臣巡賑之仍寬其徭賦以安未徙之民邊將多役占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防邊儲君請釐正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兵衛多縱弛宜董之寔臣嚴簡閱之法示安不忘危之意又謂无刺使臣入貢勿令得易鬻釜鍑以歸資其利皆見施行君博學能文喜吟咏性介特擇人以交交必以道誼士林推重焉嗟夫仕莫先公行道莫先於得言言莫急於濟時時苟有濟則言用道行生不徒生死不徒死鮑君益庶幾乎或者惜公之才不及大用以死是未知君者也

兵科給事中劉君禔墓表　鄒守益

嗚呼此吾友石峯劉君持美之墓劉系出長沙定王安成在漢隸長沙國王子思侯分圭茅以爲湯沐邑傳序嬋嫣入國朝學士忠愍公以義槩興族望啟啟有聞君諱禔字持美幼雋爽習見其世侃侃自將志不落先植父南山翁散朗負奇節有知人之鑑每異視君館粲名師儒及羣從顏敝者日夜相渜磋弘治辛酉舉江西春秋第一正德辛未第進士試政天官卿時盜起淄青歷河洛淮泗民瞀瞀無奠居冢宰石淙楊公發策諸進士持美條六事其一欲徙淮陽總

漕行臺于彭城以殿南北之衝楊公批答曰是契吾愚益默以經濟器之會給事中闕員遂奏補兵科臨月以才幹分守安定門壬申遂奉詔按獄嶺南初獄起時相賊殺百餘人根株勘報經數載弗決言者乞簡風力近臣覆殺之衆率贓蹐而持美殺然不自避或危之曰吾奉天子命以櫛垢剔蠹憲程具可覆是紛紛者誰能恤之竟讞其實以聞癸酉馳傳歸爲南山翁壽疾遂作吟嘆中猶咄咄道公家事竟至不起得年甫四十有三持美貌充而氣宏喜談論滅否人物揆事變成毀率粲然傾其坐人交際溥而有甄別

與尚已處握手出肺肝至不可意者或面折之刺刺不自休居恒事南山翁及母氏周旋無違志壬申之春其歸侍易齋大夫疾持美夜過別從容言曰吾家世忠孝父兄有耳言且嘗受教于大夫矣吾以言爲責不能隨波全軀以速官誚顧念二親老終鮮兄弟稚子弘教弘政輩無以養且夕請於大人吾亦欲歸耳蓋諮報間而有嶺南之行辛齋志以沒吾少讀太史公伯夷傳未嘗不三復疑之以爲天人之際惠迪從逆顧黜闇不可詰以持美之志且材業得居耳目要地蓋有顯道焉而竟奪之年孰謂之天可諶耶

雖然世之嗯咿突梯逕組交紱觸觸而蒙詬厲者其於天壽將且誰屬也約其年而修其名不亂其躬以昌其後昆天之報施善人其果終誣乎

工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王公科傳

郭　朴

王科字進卿泗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藍田知縣藍城秩隘民太半居城外科爲拓築貳倍於舊城中苦無水乃導西山水入城以便汲更新縣治及公署學宮二呂先生祠其木石諸材咸取之所毀淫祠及梵寺者僧少壯者悉以境内尼配之督令還俗藍俗婚禮論財女有踰三十未嫁者咸令省禮成婚舊俗大變及科被徵所生男女幾百餘攜抱於秦嶺拜送感飯僧之夢諭城門守者遇遊僧令詰縣居數日果

有十餘僧至守者收之科隔別審究一人泣下曰我婦人也爲羣僧所掠受汚久矣幸公脫我乃置羣僧重典而還婦人於里由是邑中有神明稱近境土賊馬隆輩三百餘徒謀攻藍田科設方畧防守及據挖隘口且請兵勦捕所給械甲急運至商南三百餘里賊知有備不敢入境以賢徵授工科給事中後五十餘年藍田士民皂思功德建祠祀之在諫垣駁宗藩修府役夫之請劾内監工匠冒賞之濫上愛惜人才六事又上利民生八事咸蒙采納疏論兵部尚書金獻民西征無功欺罔三罪及固原總兵趙文燁虐殺

張原字士元別號佩蘭後號玉坡幼有異質眉目秀朗言動一於古人自成童登譽籍籍弘治乙卯鄉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即上書言才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汰冗食省正敛愼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學忤旨降貴州新添驛驛丞王新添學者聞原名莫不衷糧負笈而從經所指授充然有得用是造詣益精閱歷益熟夷方土風爲之丕變先後中鄉試者二十餘人嘉靖紀元復召兵科給事中原感知遇益以諫

諍爲已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逾年所上凡四十餘章言皆剴切至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肖詞嚴色正凜然風生　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竟以諫免閑下原年十八九時通詩賦善楷行草書入能妙品嘗紀事得史體可觀長益博學工文筆輒數千餘言揮毫若風檣陣馬不可止者故在諫垣凡論奏衆方擬議揣思其疏已上而報下矣其敏如此使天假之年事業豈可量耶卒年五十一所著有黃花集蛩鳴稿石渠先生言行錄玉坡奏議若干卷

公諱最字振廷五世祖永立自建昌徙崇仁之楓橋世爲崇仁人累善弗顯王考瑛由太學生爲湖州通判嘗麾暗投之金民服其廉平逋負盡輸前吏得脫羈去考諱崇爲邵武訓導遷衡陽教諭剛明而樂施姚楊氏生四子長即公幼頴敏有大志嘗道獲遺金默坐以俟卒得遺者還之長好讀書博覽而約取然豪宕不羈胜偕拘儒軌蹈顧尊慕孟氏號孟齋以示志正德丁丑舉進士授慈利知縣縣介萬山與苗夷雜處又值採木之役命使冠蓋相望公理畫曲當事

集而民忘其勞嘉靖初徵拜禮科給事中時執政欲以定策功要封爵議下公抗論其叨天之功遂寢然心銜之會宦官有以齋醮怙寵者張甚公劾其罔上靡內帑財乃黜判廣德州不已復訐公道假舟夫逮繫詔獄適成邵武公行且慰曰茲吾童遊拾遺地也幼志未竟天豈以是成我邪益安之言者屢薦不報及得解戍致仕亦惟角巾青袍屏迹城府生平有氣魄見不徇故常偉論英發四座盡傾既抑不獲用性故嗜酒益托以自放親友醵之輒攜大觥以隨酣則詠浪號跳傲睨一世居常或經月不櫛容與園亭

澆花命酌意諮如也性雖剛厲孝友天成二弟皆登甲第一山東叅議一福建僉事時序宴集怡怡如也然每以盛滿戒諸弟而斂戢以先之隣里貧而有喪者則給之衣木鄉黨稱其惠嘉靖戊申十一月公卒且革以詩別諸弟予達生死人爭傳之原缺浙江按家人環泣有顧天呼屈者公暝目曰吾數盡自往耳孰殺我邪遂瞑目而化嗚呼公之豪膽於是乎成章矣

給事中宗鎧傳

黃　佐

宗鎧字子修生而聰慧少有大志與叔僑同登嘉靖癸未進士知貴溪縣執父喪號絕復蘇五日水漿乃入於口終喪乃以母言起補任將樂以才堪治劇乃更建陽政務大體開誠心剔奸蠹約濫費去民賊首修廟學建橋梁毀淫祠置贍田以資貧士復考亭後以主祀事俗多淹女禁止之活者幾千人遇荒儀賑濟先發後聞寧以身受罰被召爲給事中時吏書汪鉉奸佞憸邪乃上疏極論其內懷欺罔外飾忠愛惡貫四凶行兼正卯聖明嘉納矣鉉肆飾辯言者繼以

激怒遂下詔獄受杖八十賦詩自誓詩曰大奸在位毒流紳黎及三年憤積人神乃披忠悃乃顧帝宸惟帝時嘉俟時而行惟彼奸讒揑構証繩惟帝赫然遲彼佞人爰逮小臣亦寘于刑於皇明聖實余寡誠大奸既去遑恤我身陽德方亨永底乂寧五日而免

兵科給事中劉君琦墓志銘　　呂柟

君諱琦字廷珍別號北郭陝西延安府洛川縣人也舉正德甲戌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嘉靖乙酉擢兵科給事中時值　聖上新政即陳六事且嘉納焉嘗被旨差放冬衣布花因極言侵漁十一弊且曰詔衛衙支放雖經寒暑遇風雨亦不廢倏長嘗推其勤勵不可及錦衣衛多權右乃愈振風采有玩慢者即疏治其罪鵬驟衛所統力士又率內豎厮養人也慣以私值目領官銀以取利君陰識之兼廉得其情數十輩俱罪之是年冬當述職期多有假稱緝紡賺詐人財

者君上封事請盲下金吾捕治併上親賢遠佞疏他如峻宮墻之禁嚴宿衛之鋪一劾而中官遠罪者四十人皆人所不敢言者一時京邑爲之肅然嘗存恤軍士嚴督五城及諸衛司勿得匿情其假充軍妻者皆察治之衛司謂給事真神目也未幾奉命清軍條舉三十事切中時弊咸下司馬勘行凡比試襲廕同事諸大臣中官多請囑以從寬貸君竟劾治之雖事干勛戚亦不顧也是時京師大儉乞丐扣奪莫之能禁君請行令賑開倉之政儌民存活億萬計盜賊橫行尋以屏息是時諫臺多以罪遣君又疏愛

恤人才有少過者得赦不深咎其點視草場馬匹多虧德穫貴者私耗之也奏劾既舉馬至秋即繁碩矣河南閿司都司相通爲奸以庶易嫡君發其罪俱罷官若乃衛卒病發誤入宮門君又極力請救以從輕典其旦夕承弼不敢專於嚴也妖人有犯繫晉獄嘗事者惕於權勢莫任其咎君抗疏陳其顛末　上命山西鞫訊得占依擬發落然妖人者又爲權貴所庇君遂發其隱過急切乃自是謫戍遼東瀋陽衛矣厥後　聖上猶諒給事之心日劉琦者是嘗進讜言者也乃因東宮之建大赦天下得還原籍抵家五年疾

作而卒然則君亦不可謂不遇也君于觀政時嘗屬年例銀之雲中毫髮必記於官後又解銀陝西請大司徒原對印封至則稱對差謬及開原封方伯慚謝其爲行人也差葬保安王府即檄教授令舉會典定禮及古制數十條諸宗室遵之事竣綵幣諸物一線不取人於君進身之始已瞰其後日之忠直也少從父閩易州經衛即好誦書史不同輩兒嬉戲又知奉甘旨於父母而自甘粗糲尋易州遣君就學殷先生後謂易州曰賢郎勿試愈出愈奇吾不能爲君師矣明年還家邑尹嚴君面試月給石米特加禮重時東

川王公守延安考績縣學文在首選其後鄉有術巫有與異神曰金龍太子道路祈福君毀其與執巫者詣縣尹田疾田甚重之尋李妖扇惑鄉人君又上書田疾云屢霜堅氷當防其漸田厭其繁稍不聽用後田妻子皆過害邑有孤貧馮姓者君撫畜之病卒于官邸寄柩僧舍及戍還仍攜櫬歸葬於里凡鄉有貧死者必啁窶之計給棺者四十餘家是知君童孺書生時以及患難顯微之際皆不忘忠孝仁義之道如此也始祖諱景先元末避兵洛川因家焉嘗以賢良徵仕爲河南按察副使至其祖諱姜生易州公配龐

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墓表　黃佐

給事中陸公諱粲字子餘一字浚明嘗讀書貞山遠近聞其學行稱爲貞山先生其先得姓自姜齊陸鄉疾通玉漢豫章都尉烈令吳子孫因家焉宋季辟亂始居長洲之陳湖曾祖諱瑄祖諱溱以別子貴贈工部主事考諱應賓世傳儒業宥通軒岐爲醫學正科母胡氏生公郡城絃歌里幼穎悟絕人六歲日誦數千言善屬對能評漢史塾師大奇之九歲工爲文十有四選入邑學受業於伯氏煥與季氏采皆太學生並稱聰警兄弟自相師友鄉黨謂爲三鳳云後

又傳經義于錢鴻臚貴而學益進布素謹敬出入鄉異貴游人雅重之先正震澤王文恪公鏊見所作嘆曰此子當魁天下今翰林無此文也嘉靖乙酉以春秋舉鄉薦第四丙戌舉會試第三比廷對石文隱公瑤將置首選忌者計沮遂列名三甲尋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連七試居首少師石淙楊公一清稱爲通儒才足用世非但文士而已丁亥冬詔簡五人充史職公復居第一內批改授工科給事中與情駭異故事所亾者蕆新貴人用輩公與同輩不肯往擯新貴人銜之故有是命拜官甫三日聞邊警即上疏請修

寧夏邊墻以遏虜衝又疏言古今禍亂之原每生於
壅蔽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故　聖祖御製
大誥首言君臣同游其慮至深遠也請每日視朝罷
退御便殿接見羣臣商確政事至於經筵月惟三御
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
情意不交請加洪熙時開弘文閣慎簡天下博聞有
道之士置諸近侍更番入直聽政之暇從容下問講
經史論治道涵養漸磨自然有益又論人才不獨進
士可大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亦宜同升敎職卓異
有成效者暨王府官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地尤

當愼簡不宜以願就遠方尚圖利祿者充之其考察
才力不及調遠省者亦宜調停今朝廷屢議通鹽法
修馬政然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撫益
也又陳四事曰久任使愼考察汰冗官復制科　上
皆采納戊子春奉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欺罔因
上十事　上允行之宦官爲之奪氣其秋始用朝官
主試各省公往浙最稱得人還朝適有張福私母獄
屬衛與法司異斷未決　上命會鞫熊都御史決請
依法司所奏被譴以回護免官公抗疏言大獄之疑
必當詳愼不宜輕斥大臣厥衛積威已久每袪逆囚

犯於法司法司雖知冤濫莫敢平反今据理與爭氣
熠誠恐法吏以決爲戒非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公
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適奏黃河清自靈寶達平
陽凡六日廷臣欲稱賀鉅僚以畏公言而止自是代
言者有新進立異之指矣時張桂用事公夜草疏論
之有鬼嘯于庭公笑謂曰祐卽祐爾吾義不可已也
言既嘯乃寢翌旦疏入自分必祐杖下乃獲旨璁以
原職葬落散官以尚書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
熟百寮震悚都下讙稱奇男子梓其疏紙爲涌貴岳

同薦王瓊初不受晌且謂石淙與腹心門生嗾公爲
之於是　聖意頓回召璁還政府而石淙亦退矣公
謫丞貴州都鎮驛與倫準偕出都城有賦三生行美
之者公抵謫所旦夕讀書如常時士子執經請業與
之講授有掇科第者壬辰捐遷知江西永新縣縣素
囂訟蕃盜號難治公損益保伍法隨户稽口召諸蔵
盜者與之好語令捕送日噴有出入可疑者保長率
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百人時彭陳二渠魁行劫
江湖莫敢誰何力請於郡出其黨周繼於獄釋其罪

而購以重賞令設伏擒之以獻又有鄧姜二劇盜狡
起郡邑閒公密布方略旋亦就擒土豪左鍾據欲殺
人壅咬訟號十虎三彪者悉鬱之杖下道路稱快有
張軒者客死廬陵族衆誣害其幼子虎欲私其產公
廉得其實斷還虎業其劒暴植弱此類也乃篤家禮
以教愚氓邀士大夫共行鄉約俸外革去私供堂餽
明清法律修廣庠序脹給師儒孝子貞婦由是吏畏
民懷夜户不閉涜訛之俗漸於禮義而江湖遂以廬
清嘗欲引疾求去假寐齋廬彷彿有人謂曰昌黎子
豈鄙夷陽山者耶驚寤以告趙別駕廷松廷松署其

堂曰夢韓尹學士臺爲之記及童虎傳皆實錄也撫
臺高部憲公韶巡院李侍御循義連章褒薦癸巳冬
念太夫人春秋高上疏乞休即日就道士民攀號追
送者數百里不絕既歸養志惟謹祭先惟敬事寡姊
撫孤甥皆極恩禮復特祠外王舅胡少參琮於居第
之西報其育已也又畫王文恪楊少師錢鴻臚三像
懸而敬事之報其知已也陸長史鍾張都水約托孤
皆撫之成人徐文學元祿亦賴以成名且又造就其
子嘗曰爲人不以先生利害動其心然後可以幹天
下事又曰忠孝少虧雖積百善無足稱矣優游林壑

十有八年尺牘不入京師達官道吳非就見不往咨
饋遺一無所受前後撫按推薦及科道會舉章凡三
十餘上皆尼不行大臣有饗事者薦剡及公公貽書
友人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汚其勁直每如此已酉
侍太夫人疾親調湯藥衣不解帶比宅憂哀痛踰禮
苫凶殯側不入便寢經理窆穸日漸羸尪者憂之
竟弗克終喪病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
馬革裹尸今待盡牖下得無爲馬文淵笑耶言迄翛
然而逝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也距其生弘治甲寅
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八嗚呼公於忠孝之道

盡之矣而嚴氣正性未嘗員刓委屈所謂崑玉比質
者也憶予巳亥起官僚北上饑舟與門始晤公公長
身朗秀美鬚髯風采英發貫穿經史練達典故而多
心得故其析疑經困持論堅定與之語輒中準繩絕
纚不休王文恪嘗出所記輒訂其疑似一二在永新
時與羅文莊公欽順談道亦訂其困知記數條二公
心服皆翻然從之博識古今奇字見楊修撰慎韻林
移書指摘每相契合又嘗索予所記華除遺事證以
所見無不精確姜憲副龍者博達少所許可嘗曰文
章節行政事三者有一足以名世求其全者惟吾浚

明乎公著述雄深雅健比予家居暴濕時寄數篇日以慰永著左氏春秋傳及附注有前賢所未發者今行於世文集及胡傳撰疑煙霞山房書尺庚巳編蔵於家他若禮史二記註釋見聞隨筆鉤玄抉秘諸錄皆未成書公雖剛毅然見善恒若不及後生有好古工文者必加推重與之莫逆如彭君年其著者也彭君狀公行謂公孝悌廉明如漢盧江太守忠諫節義如吳選曹尚書文章該洽如晉平原内史經術淹通如唐太子侍讀予深以爲然嗚呼向使公登翊泰階得如宣公展其謀猷則格我聖明匪直貞元之世而

已惜公靖獻之初已沮於人甫行所學一斥弗復雖流風百世可以立懦而年僅下壽齎志以終嗚呼命也夫嗚呼命也夫

工科給事中馮公汝弼傳

公名汝弼字惟良別號祐山浙之平湖人也父俊號居易翁以鄉貢爲館陶教諭遷遂平令母胡氏公生而不類凡兒性至孝六歲從遂平公於官會流賊壓境邑無城守遂平公乃匿家人山中獨身督兵拒戰賊既退或訛言翁死敵衆大驚不知所爲而公卅心徐曰必無是也我心乃不動其類識如此及長折節讀書益通博是時遂平公解官歸貧甚公昕夕奉菽水能使遂平公忘其貧及喪葬領貲營辦曰吾不忍儉其親也久之舉嘉靖壬辰進士初試行人已選爲

工科給事中奉命祝光祿及盔甲廠劾巨璫數人置於法中貴人糜糜相戒憚之汪太宰鋐怙寵驕恣言官爭之　上不能得最後公疏入　上愈持之不下已有旨逐汪并逐諸言者公出爲潛山丞時左降官多自矜重不事事公至則召吏抱文書前決事視它丞彌謹監司諸公過益注意高仰焉稍遷常熟令將行例有贐公留置學田若干畝以去常熟暴苦水民居多壞公便宜發倉粟賑急而後計處以報上官曰拯溺救焚豈暇先言大人耶巡撫中丞甚器重之已復築堤建閘丈田均賦事有便於民率先諸邑嚴薛

具有惠政可紀然竟以是蒙忌譖臺使者惑之論調
餘干餘干治如常熟而清校賦籍禁諸乘急舸往來
湖中者以絕盜本民尤德之擢知太倉州至則減供
億除民所疾苦部使勾校積逋甚急民相株連坐繫
公說使者緩征民得不病有劇盜聚江海間前守不
能詰公設方略卒購得之復襲擊其黨擒斬殆盡州
又大治轉揚州府同知而使者罪公故嘗後催科復
論調公浩然嘆曰吾道固如是矣遂拂衣歸公之歸
也值倭寇發海上往言於督府請城平湖躬董其事
先作者人初病之及寇至賴城守得全而鄰邑未城
者皆被蹂躪人乃競德公服之郡邑長吏亦往往叩
公受筴焉邑郊垌西接郡五十里而遥河塘半廢莫
爲理公鳩工築堰凡十有五津梁三十有二復勒石
示子若孫世世修輯每歲苗民饑輒輸粟縣官助賑
或市參貸貧不券責也其處家尤務惇睦親戚故舊
以次惠施無弗周伯兄貧既析居矣迎而奉養餘三
十年仲季諸兄下逮弟姪咸給田產其最貧者更時
時衣食之先族之人農于田商于市學于塾序與夫
室廬婚喪咸倚辦於公其他扶義俶儻可書者甚衆
公以壽終平生著述有史案數十篇華除備遺三錄

行於世伯子曰敏功舉嘉靖壬戌進士爲山東參政
以敢任通達稱蓋能世公之德者參政君爲副使時
以恩詔封公如其官猶稱給事中者公以諫顯也家
世別有志不載論曰夫出處升沈之際可以觀人矣
人或先貞後黷或暫而弗持困而改節則志鮮宏遠
稿積無素之故余攬馮公行事忻慕焉始公貧貧也
不知貧也一旦鵬風雲登諫垣張膽論天下事既爲
國威重臣矣抑而就冗散簿書吏安位行志低回十
數年無觖望無勤心坦坦翼翼如一日及日罷去不
用而猶功德鄉邑感慕者終其身也斯迺定志素脩

實師偉丈夫哉偉丈夫哉至所施予能飽義自愉快
是亦人所難也語云仁義附富豈然也哉

禮科給事中許公相卿行述　許閣造

自昔許以國氏歷世久經亂多分布散遷系莫可緒者舊相傳宋之南也許有宦雕來者肇宋海寧靈泉里譜始四九提督國朝洪武間海州同知懋祀學宫懋生樨樨生禎禎生紳紳生滋滋封給事中妣贈孺人俞氏是生先考爲諫議公先是成化四年外王父辛子少封諫議以俞孺人往經紀其室明年巳亥生諫議於俞氏三歲俞孺人卒明年娶繼封孺人居氏諫議年十六受詩鄞人張先生福正德二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告歸十六年給事兵科明年嘉靖元

年壬午諫議抗疏論政令不當者數事其一曰臣竊照閣豎張欽張忠等罪惡載於刑書百殛莫贖　陛下登極首逮鬼邪而數日以來天誅尚逋明旨中革元奸巨慝許之滅死贖金是以前日人心庶幾　孝皇太平之望比來議者慮有正德紛紜之漸矣繼曰臣聞故兵部尚書于謙再造社稷官其子冤爲錦衣千户今兵部尚書王守仁克平汀頼官其子憲爲錦衣衛百户頃者欽准廕授太監張欽義子李賢爲錦衣世襲指揮一時胎物議乖舊章累新政有必不可者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相繼言之而　陛下必欲私之是忠勲大臣之子曾不若近倖中人之奴也天下狗國死事之臣其誰不解體哉三曰　陛下入繼大統卻席未寧登用耆德嘉納忠讜申勅法守裁抑僥倖竄殛兇邪可謂明也已矣曾未再期秕政垂令日以益甚崔某左道罔上輔臣懇懇爲言置不答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臣工疏七十上說不行近又庇崔某之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矣夫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矣然則　陛下將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天下且帖然乎臣知其必不能一日安也四曰伏

睹科臣李學曾章僑部臣林應驄言事各罰俸有差臣不勝歎息自恨奉職無狀愧服三臣之忠鯁深惜　陛下氣驕志怠過舉也晉武以平吳怠惰文以平陳驕信史記之至今陋之　陛下睿質聖志天下想望上齊堯舜三王而乃下同二君豈不大失中外之望哉居歲餘章凡慮數十上語抗直多類此明年秋八月自免歸又明年居震遂自稱雲邨老人嘉靖十年之冬太史公以修撰召入經筵日講時　上方銳意制作興建大禮而禮臣張璁桂萼方議改孝宗廟稱及興獻王稱謂公與同官力爭不能得公遂引疾歸雲山也喪畢徙居墓陵遂自稱雲邨老人嘉靖十年

詔補前職不起又明年海寧令胡公以學官諸生言爲諫議樹棹楔故事當入謝諫議誼不入公府則湔下五鼓伺城東門外門啟趨入令尚臥諫議北向再拜亟去先是邑人吏歸謂令令爲致輿從供張種種而具諫議不善是也嘗曰貴人嚴重固當第今貴人即故諸生豈兩人哉役屬閭里乘輿擁蓋坐揚揚自如視父老親故悉匿匆舍不當如是吾誼不入公府徒苦閭里爲也嘉靖十五六年前後詔補前職皆不起其明年右使邵公錫以寧令沈公瀚臨門諭詔諫議辭病不起時年六十矣先生自結屋紫雲山中食

力詠志讀書彈琴無一跡抵城市四十許年臨終索浴命左右皆浴曰無污我已而冠幅巾被深衣命聞造及孫敦儉扶兩腋坐息漸微聞造泣問顧言諫議瞠目視曰吾平日教汝學何事而今問我爲言訖而逝時八月十日也墓在哀花龍山上諫議生平不事榮利不喜俗間生作事時顯仕里居部使監司多因歲時行金錢爲問遺諫議曰吾豈以貧故恩諸公哉題終身不受一錢也初諫議自靈泉徙也里中少年多反目視少乃漸安既乃大德之柘林之役縣籍民丁數百里轉餉軍中諫議白令曰驅白徒以膏夷兵

無爲也尋罷之卒之十年里父兄釀錢爲文以祭至慕下皆歎有泣者居家冠并婚喪祠墓享祀考經中禮具有條法性好遊時時出遊秦峰雲岫間盤礴下上過山僧野叟班荊爾汝即喜與爲飲食或日公貴人也謝不敢即拂衣去去歸無所事事喜讀書攻文詞千書無所不窺而尤喜讀秦漢間書凡忠臣孝子悌弟貞婦輒心存筆記藏之紫雲山中郡邑志多採錄者

徐給事中易菴裴　　李攀龍

公諱易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明年授鄞縣令先是縣以饑饉餓莩載道公至輒大發賑恤者萬計夏大旱用璧天井山龍見於雩雨踵公至邑遂以有秋乙巳復大旱乃再雩而雨邑每火公不憚鬱攸出必值風風以反其氣相感動類如此蓋治賦則具有參伍無產厚薄無不如手劑其稟中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開萬金湖若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瀦洩唯時邑至今賴之嘗乘城見鴟骼赫然在陴下輒屬吏其為棺葬焉而後去詰朝冢纍纍數十出其地上

矣不必盡見其鴟骼赫然也蓋是夥邑之民來歸者益數千户居則募兵教水戰大儲餉以養其年或以淵藪逋逃諫阻之弗聽也亡何而海寇作矣人始服其前識云日聽獄常數十牒獄無留繫庭無暴卒歲屬疫則出囚剋期入逮若囚在焉性敏捷一經目即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能欺然亦不以欺人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讐視敝政如匪澣衣之於體蓋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屬獻邑中豪家競相勸輸矣莫不曰庶幾有事效公上乎郡報檄下則自收其價又若諸不敢以小民徵勞之使神明令有宿義公卒聽

大丈夫遭際明時身依日月囊簡簪筆供奉赤墀與天子宰相論天下賢否用舍之是非利害興革之得失四夷百蠻其順其逆或撫綏而辟壤之吾見其人矣至於事關國本宗社安危係焉生民休戚係焉衆咸知其所當爲而退縮畏避不敢出諸口此則奮然與曰天下事孰有大於此乎遂侃侃言之不顧身害若人也雖曠世不一見焉故賢誼請故諭大子仁傑欲恢復廬陵雖所處不同要爲國家盡忠則一而已

明與言官若聲於天下者輝映後先而求其知大本所至縉紳宗室傾心愛敬至樂其言論風旨而日就焉君之節槩動人可知已及改禮科給事檢科中故牘章疏閱之數日皆非今日急務今日急務孰有大於二王之講學乎遂草疏上言孔子大聖以十五而志於學二王之講學之年正值講讀之候可不妙選官僚逐日勸講使聖質日啟聖學日新固他日宗社無疆之慶也疏上留中繼奉旨少怍人皆爲君危而君怡然未幾講讀命下人始知君之疏果適其當而聖天子所見誠非尋常所能測識也蓋君先伯祖楓山先生爲理學名臣其諫燈火一疏耿耿爲世稱誦君今視之不逾有光也哉君在諫垣僅逾年而羸病日甚嘆曰吾志不遂命也蓋君於邊防國計銓法漕宜欲次第論列而病未克也請告得歸掃軌焚香瀟然若忘人世而卒不起矣嗚呼天生才賢所以爲國家也今芒韻少露而遂捐焉豈天之於才賢固有所限耶抑天隆章氏始使之各自鳴其盛將縱之於其弟若子耶嗚呼信未可知也君少有異質長從師

問學即有志於聖賢事業尤喜賦詠精醫藥迫躓鬱韋入毅岐黃家藏有集其餘事耳君居常以父母不遂養爲恨而事俱父猶父凡訓弟厚族至封殷以療祖疾忍貧以杜私請皆有非今人情所能及云

給事中李公滌傳　　陸　粲

給事中李公者大梁之祥符人也名滌字宗禹一字原潔其先自燕來居大梁世有顯人稱衣冠家公早孤力學被選爲校官弟子員美鬚眉儀觀豐偉好倜儻大節舉成化辛丑進士久之拜南京户科給事中會　敬皇帝初即位是歲六月朔日有食公上疏勸上飭躬修政以銷弭變異因陳慎始保終之戒　上嘉納焉都民當供雜調者其高貲富人大抵爲貧勢家私役而官中百需特倚倩辦下户公令所司覈實而均其征有挾私于請者痛斥絕之於是宿弊盡蠲上

下稱便中貴錢能素黠詖時典留鑰兄弟爲姦利黑橫都城中公奏劾其罪狀又論刑臣不宜干紀與政辭指尤峻切用事者怒俄有盜取土於　孝陵壝中者公廉得其主名以聞用事者因指摘以爲誣罔非所宜言有詔鐫一階補肥鄉丞肥鄉小邑去京師差近朝貴往來境上每有所發取守令不能距違公至則一切裁之以法其後遂莫敢妄求皆白無撓彼彊項丞爲也是時左降官多簡傲不省事獨公盡心吏臧推情與下先論教而後笞法民大信愛之惟恐其去也一日集數百人歪闕下上書言願從　明天子乞孚丞惠養小民書報聞而公以母憂歸矣比居喪年纔五十餘遂無仕進意家居旦暮手一編絕跡公

府部使者以下造門不輒見既見語不及私所居湫隘或請更諸爽塏者謝曰先人安焉余不足以嗣之余保此足矣巡撫都御史孫需陶琰先後列薦於朝使郡守丞即其家勸之復出譬說良苦公弗應既而拊心笑曰此中乃堅過於石何可轉也因署所居曰石菴以著其志中貴廖鏜鎮守河南勢張甚蔑視士大夫獨心敬公間爲具召之時賓客滿坐待公舉酒公不得已彊往酒一再行即據席睡大鼾鏜愧赧左右曰李公老人也不勝桮杓矣少選公起拭目理鬢長揖徑去鏜爲悒然自失自是不復召也論者儗之宋廣平待王毛仲事云素輕財居官所得俸祿悉分遺族人未嘗營立產業既老益貧常飯脫粟猶時時弗繼獨居一室土牀葦席而已然無不足之色遇良日乘小車從子姓出游茂林廣野靡所不之意欣然樂也正德癸酉年七十一乃終公善書所爲詩文皆有思致今存者若干首藏於家陸子曰班固書稱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游行自適雖宰相欲延致之東閤弗屑也余覩李公仕蓋明

之朝數上書顯諫貴勢亦矯矯壯激矣其謫也非
上意令異時復起必且馴致大官乃泯迹里閭優游
終老遭有力者相援而執憲弗變方諉梶里令屈彊
哀世者雖所遇不同然風操則髣髴似之世恒言古
今人不相及豈其然乎抑吾聞馬文淵有言凡人既
責當使可復賤也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即愁沮喪
忘如魚失水喁喁然未所謂不可復賤者邪若李公
食貧不悔可以爲難矣公子世德爲禮部郎坐小法
謫吳邑博士間述公行實視余余爲列其大者以傳

南京刑科給事中史公曾墓志銘

韓邦奇

首山子道豐而位儉體達而用沮志士至今心惻昔
首山子官南都居諫垣也竭節致忠伸志就列侃侃
然殫射勿畏高明巧中者指宗室傷之而首山子罷
蓋正德中也比及天日既朗心跡已白而首山子病
天下知首山子者日望其愈乃乖運二十餘年而竟
不起天於首山子何嫉於賦而斬於施邪嗚呼賈生
屈於長沙仲淹老于河汾從古則然哉公姓史氏諱
學字宗道號首山子山西平陽浦之大族也曾祖諱

仲謙祖諱仝義官考諱臣南陽府經歷封給事中妣
馮氏封孺人公幼聰悟初授書讀聲朗朗即通曉大
義頎莊雅不同羣兒好學不倦雖暑且就燈火學既
成章而尤精舉子業弘治戊午以尚書魁鄉多士入
太學祭酒方石謝公校六館士而公爲首曰若人者
性理之學也正德戊辰登進士授鎮江府推官時羣
閹擅政上下交征吏治多苟且公治其尤者數人而
一郡肅清江東訟者皆願之公曰史青天也然又決
久宛之獄而人祀其惠寢懷金之謝而衆服其廉裂
大宰之刺而人莫干以私三年而政成頌興當道交

章論薦之曰良吏也乃擢給事中比當權瑾之後言路久塞公乃以諫諍爲已任彈射皆當世貴人益自吏部尚書而下二十餘人既而又劾恭賛司馬及守備太監曰表裏擅權淫刖也寧濬宸濠逆節已萌人皆知之然濠擢術巧中嬰之者奇禍立至又以離間典重在廷無敢言者公乃首發其奸曰濠必爲變無疑也又上疏請省國用以節民財蓋前後二十餘章劉駕部讀之曰此切當世之務俊傑之見也會師臣不合於幸寧寧嗾稔奸枉狀訐師臣守備太監素善稔奸因竄公於狀曰給事中師臣門下士也遂罷歸

公素敦孝友事封公孺人終身仁若孺人卒臥地枕塊規感疾風濕痿痺幾殞生處其弟知縣君周積同憂喜人以爲難乃又艱關脫封公之難生則構堂而奉沒則建祠而祀嘗誨諸子曰孝弟者仁之本也未嘗刻意爲詩文然自典則爾雅絕腐脫俗所著者首山集曰文藝末也爲人坦夷平易弘人之度素優終身未嘗與人有睚眦絕口不言人短不較人惡高知州淪貪狠悖德辱常視公及事敗士民盡欲害之園園其弟公問遣如常淪祈曰知州罪則滔天矣奈妻子何惟仁人是望公尤其托圖全歸之或以爲過厚曰

南京工科給事中殷公雲霄墓志銘

崔　銑

殷氏鳳陽大族也元末有諱仲名者避亂東平因家於壽張仲名生尚文尚文尚勝勝生鐸鐸生玘號剛齋以貢士爲昌黎令剛嚴多知民畏愛之剛齋娶張氏繼室以任氏皆不孕子乃內李氏孕七月生近夫既長修猶習曰口可容拳體贏而骨健讀書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年二十有六舉弘治乙丑進士明年以疾歸卜居石川作耆艾堂聚書數千卷旦夕誦思欲以作者自名正德辛未病愈還京師授靖江知

縣近夫明察有斷不勞而治劇盜過渡淮江掠常州將如靖江近夫有備盜謀知之乃如江陰近夫發兵追之江陰得完常守徹近夫修郡城又自修學宮費省而工堅民朱鐙先於文廟西廡中竟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鐙者其也鐙素譽其衆謂不誣近夫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鐙狎者誰對曰胥姚明近夫乃集羣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覩明字類書詰之曰爾素狎鐙殺之何明大驚曰鐙將販于蘇獨吾餞之利其貲故殺之耳近夫歎曰利重忘覩交非其道者必凶嗟乎嗟乎乃殺明於酉謂青田劇邑也近夫夫其害民者六七事他無所更張近夫雅好游眺川壑覽物歌詠靖江青田有大江孤山混元峰每暇輒出嘯咏其間曠然自得乙亥考績如京師青田民號而送之吏部以最聞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上疏言事者五曰清弊蘇民曰安重地曰防奸徵曰除邪以全治曰公賞罰既病封其疏題曰理兵事曉意忠詞馴付其母曰玆以歸雲霓弟遂卒丙子七月七日也年三十有七近夫諱雲霄號石川娶岳氏男子一人曰嗥初剛齋卒近夫則禮治喪既卒服始冠將恃與其妻之父母約必如昏禮舉後

又考訂古今祭禮行之惟謹故曾人多執禮者近夫愛誦程朱書其爲文非秦漢人語不習又以詩者抒情表志風人爲善自漢魏至唐作者皆辨其音節而擬之作古樂府四百篇集志穀錄金僕姑數十卷又覽莊周書說其注性善喻最後自病太博必六經之言然後究心焉近夫方峭克約國子司業穆伯潛篤行苦學無匹也猶畏近夫之毗不善不啻負猿近夫居常不談人過及論文則指摘疵瑕不以一言假人葬於石川之南會者千人咸哭之失聲

嗚呼自劒溪君卒而予無益友矣君性高邁介直不隨人慍喜亦不能隱人之過其爲論說剖析義利決擇是非能使人聽之凜凜坐不敢言去予昔司理延平與君處三年有不善未嘗不予告苟弗能改未嘗不憂卽能改未嘗不飲予酒歡笑竟日也而今不可作矣嗚呼是豈獨君之不幸哉自道世交喪臣之於君既靡然語以求利之爲務至於朋友其利幾何然而一辭色之好能不諂以求之者寡矣故苟志於利

無所不至焉苟不志於利亦無所不至焉以君之處東西過延平者莫不造其廬君亦與之傾倒栢陽詩友而其事君可知也以予之不獲受君之益而天下之失望於君可知也嗚呼夫豈獨君之不幸哉君諱慶雲字舜祥延平之南平人世有隱德考友以貢授賓州司訓娶林氏生君君幼奇敏爲文多不屬草然具詞乃若宿構故自少卽有聲年二十二領正德癸酉福建鄉薦明年甲戌舉進士年潛山令部使者優落人咸得親之而規誨刱切則予所得多焉蓋君之其才徙南昌當是時寧庶人方恣橫潘泉大吏莫敢裁以法君不爲撓踰年以異政徵部使者嗛君行遠誣奏之事下巡撫都御史毅治會庶人敗士大夫多

諫議梁公格傳　朱陸澤

諫議公名格字君正別號定齋山西稷山人也其先曰鑄者以歲貢授河南楊韭巡檢鑄生溥溥仕至秦府右長史生子三公其季也公生而秀朗入歲即解經義長史公奇之官所授以毛詩時文安紀先生以易教授關中公聞講易心悅之又從紀先生受易居數年二經俱精習嘉靖乙酉領鄉薦乙未登進士第授濟陽知縣濟陽劇邑也其俗譎而喜訟或爲虞之公曰頑爲治者何如耳比至訟者羣集公盡收之懇致曰別淑慝察情僞乃慫者若干人旌者若干

人於是民稍安輯而訟亦衰止先是兼并之家地匿而稅不辦公乃履畝而計按籍而覈未幾得隱田若干萬畝分別肥堉差爲三品各立文簿姦吏無所容詐公又勞來不怠於是復業者甚衆其地通舟楫商賈恒苦無名之稅至是公盡罷征又定賓旅往來之式其費省約民甚德之丁酉　章聖皇太后梓宮返葬承天道出東郡濟陽屬當供億而閻寺橫索無厭勢焰赫爽同事者咸遜避公獨毅然以往卒事不淆其施不撓其守諸閹寺知濟陽賢亦皆斂跡云公審訊明敏是時諸郡縣難決之訟多屬之禹城有寃獄

累歲不白監司移公鞫之得其情一縣盡驚它日禹城人持數百金以謝公曰法當如是非私爾也竟卻之公居常慕薛文清之爲人錢其言行錄於官舍誦而法之又自奉貶損纖毫不取於下嘗偏其堂曰一鶴一琴亦是身邊長物匹夫匹婦孰非赤子其自信有如此公服親詣學舍課試諸生出其門者皆循循雅雅濟陽自是多德藝之士矣在職三年有羣烏集於庭都御史御史各薦於朝先後凡十有三疏及公滿去百姓遮道泣留送之者相屬於道越宿始能明年庚子公以考最封文林郎父溥贈奉政大夫

母姚氏封太宜人是年冬徵授南京兵科給事中歷陞吏科都給事中出爲陝西按察使副使分巡關南道時文安謁紀先生墓始行抵平陽聞太宜人計辭踊踰節遂嬰疾既襄事乃於墓所建永思洞維則亭葢致終身之慕云再踰年竟以毀卒乃壬寅十二月三日也年四十有四所著有寃易集四書古義補及定齋存稿藏於家公卒數年伯子紀仲子綱季子維相繼舉於鄉壬戌仲子綱登進士第授户部貴州司主事　莊皇帝嗣位覃恩中外公以仲子貴進階承德郎又三年庚午加贈奉政大夫辛未濟陽諸父老奉木主祀公於名宦祠是年仲子以河南按察僉

事擢湖廣布政使司參議乃上疏乞歸養詔許之既
歸定省之暇乃樹阡表修譜牒遣使大梁屬余爲傳
睦梓曰稷山古河東之地山川盤鬱代不乏賢及我
明興梁氏鍾厥美自淳化令迄今衣冠不絕諫議公
之治濟陽惠而直貞而約其所施設雖古之循吏不
過也贊曰梁公挺秀筮仕濟陽旌別淑慝覩省耕桑
和氣攸萃羣鳥來翔乃遷給舍乃登巖廊志雖未究
百世允光

趙諫議者名漢字鴻逵嘉興之平湖人其先世爲宋
疏屬諫議以正德辛未成進士司建昌理力是時李
憲副夢陽按江西欲變其好鬼尚巫之俗檄郡縣毀
淫祠顧翠吏懼鬼責毀不力也諫議佐建昌守一日
而毀城內外十有五祠故盱江書院記有志怪厲而
力向往之褒其他平反督役賑貸撥亂之績載在郡
乘者可考也擢拜給事中居諫垣最久凡歷三科三
轉官時當改革之際宿弊未盡除而怙寵驕恣者接
跡諫議通愈弼違有抗直不撓風前後奏疏不一上

趙諫議逵　張鳳翼

武廟者三　世廟者十有四責回話者二奉詔遣獄
交扶者一其間若論蕭敬之怙終崔文之擅政谷大
用之請乞扶安之傳陞鑒鑒中竅至指斥同官糾彈
當路尤人所難後竟以失要人意出參晉藩不數月
且乞骸骨歸矣史氏謂其當司言則鳳鳴當葆光則
龍臥不可得其槩哉論曰世之仕宦任言責者寧專
攻君身至城狐社鼠愾敬乎不敢問此無他以批逆
鱗者得全而罹蜮射者不旋踵也正德間逆瑾鴟張
流毒縉紳亦岌岌矣雖旋撲滅而烈焰之灰未寒方
駸駸有燎原之勢諫議能擾其鋒至遺摧折不懼不

國朝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目錄

中書科中書舍人
梁良玉　何申
宋和　郭節
王紱　陳登
行人司司正
薛侃
行人
羅如墉　黃乾亨
孟陽　李紹賢
詹教之　唐志大
王用康
都督府斷事
高巍
都督府都事
倪敬
錦衣衛經歷
沈鍊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目錄終

中書舍人何申

中書舍人梁良玉

梁良玉乃田玉於也建文中官中書舍人靖難後與妻子訣易姓名挾徵賢逕出金陵城遁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爲業以死

中書舍人何申

何申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

中書令人宋和郭節　忠節錄
宋和郭節皆中書令人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
十巒書走異域貴卜給衣食容庇

王孟端紘傳

孟端諱紘常之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逸讀書工古歌詩嘗北遊江淮浮黃河踰太行出鳳門往來晉代之間周覽形勝慨感慨弔古徘徊不能去一時聞人慕其名爭延致之及親其氣貌瑰峭議論踔勵益加器重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訪左太冲詩曰何必採與竹山林有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入翰林擢爲中書舍人皆自以蒙　上厚恩枚卜山澤與羣賢並位職任書札媿不能報稱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垂

傳後報萬分一於是知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諸世也尤工畫山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著黃冠服意氣倣然伸紙攘袂揮筆灑灑奇怪跌宕不可名狀畫已徐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豪貴不肯與就之至閉門不納人問之曰丈夫在所處輕者苟且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士益以此高之平居急朋友好賓客不計家有無然是非非不苟隨俗俯仰雖見嫉惡不顧丙申春正月臥病北京寓舍朋友日問致醫藥疾革語所知者曰生死如夜旦所貴此心不昧耳奄然而逝年五十有五君子惜之錢

塘王洪曰始予遊四方聞江湖間稱孟端名藉甚及識孟端觀其爲人乃知得此聲豈虛哉孟端以布衣薄遊無所遇晚以能薦遂登青雲顯名侍從間可謂遇逢其時至負其藝能非其人不與跡其志始不可以勢利動哉世多稱其才莫知其中有卓然者吾是以爲之傳焉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七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薪使進其能將用之清密之地長樂陳登思孝以篆籀自視天下無先至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無愈已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獨人廣坐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六卿大臣皆在劾不可耐思孝怡然受之從容進曰登忝席在此親教益愚陋願有所質就用亨語之久許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道許氏說娓娓皆用

本證非遂起時四明王尹實篆書擅名海内至考據精博亦推讓思孝云思孝於六書本原精考詳究志篤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顛水崖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缺剝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審度其出某代某人十率中七八其收畜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僅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爲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江蘭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務寬恤之而明決以革奸弊在浮梁時房安爲江西按察使以嚴憚屬吏獨禮遇思孝歲餘丁内艱去服闋

遂選入翰林仍給滁永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朝廷大題扁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未嘗有厭倦意又十年給告歸歸而疾作又四年還京還兩月疾復作遂卒宣德戊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其二人博學謹禮琳介負直氣是是非非率依義不肯陰阿假借雖屢以是召怨不悔雖貧薄而勇於爲人曰人道當然也其先居光之固始唐季從王審知入閩家福唐之玉融效世徙長樂宋福清令世榮思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嗣朋父仲進洪武中歷宜陽

鄞城兩縣巫陞江山知縣皆有惠政江山民尤德之子男二中男同甫思孝所用心六書今得其傳者吏部郎中盱江程南雲於是中舉奉史官陳叔剛所具狀介南雲求余爲銘將歸而納諸墓余雅厚思孝義不可辭銘曰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籀所作時同文逮于秦斯古尚存邈趨簡便降隸分東都沿晉驚草眞轉葩逐葉失本根唐氷復古稽前聞後有作者承餘澤舉手加額曰此天下大事九廟神靈開之喜何如也第須幾會耳盡俟時乎及澤爲太常卿會張與夏言爭勝乃喜曰此可以中傷夏矣遂陰使人先告張曰夏言欲托侃進本取親王承襲罪不容誅澤乃往謂侃曰昨見張羅峰言　上近有此意此機會也力

行人司司正薛侃傳　黃佐

侃字尚謙丁丑登進士疏乞歸養師事陽明於贛四年而歸汲引後學議行鄉約余氏李氏婦皆雙節已葬者表其墓未葬者舉其喪閭里稱之辛巳赴銓授行人聞母計殞絕復蘇五日始食結齋中雒山與士子講習郡縣遇　聖節正旦冬至預期齋行禮戊子入京聞陽明計率同門友歐陽德輩爲位朝夕哭焉使山東過兗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以紀其盛多士從之尋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論改紀孔子從祀侃疏請祀陸九淵陳獻章議上允陸罷陳已

而復疏建　皇儲事　詔下廷鞫　上躬聽連日刑究不一詞曰明有　君父幽有鬼神頭可斷此心不可欺觀者嘖嘖以眞鐵漢稱之先是侃有同年彭澤者以吏部郎考察降運判張佳胤爲春坊諭德每謂侃師生得道學正傳蕆以詆言動之也侃出疏示澤澤舉手加額曰此天下大事九廟神靈開之喜何如也第須幾會耳盡俟時乎及澤爲太常卿會張與夏言爭勝乃喜曰此可以中傷夏矣遂陰使人先告張曰夏言欲托侃進本取親王承襲罪不容誅澤乃往謂侃曰昨見張羅峰言　上近有此意此機會也力

勸之進侃許諾澤遂袖疏草而去歸即謄出送與張
張收之越日晚張以侃疏草封進次日澤往促之侃
乃進焉比疏入　上覽之大怒召夏及侃於午門先
令夏入示以侃疏曰此忠謀乎夏對曰亦是忠　上
由是疑之刑部尚書汪鋐被劾贓罪有旨廻避聽勘
張力薦鋐當視事遂起鋐比廷鞫　上御奉天門聽
斷便內使奏其語因併逮夏夏辯實不與謀先得釋
侃因言澤曾主張此事遂逮澤澤至甫加刑即垂首
喪氣招認與謀　上方欲刑侃知其冤遽釋之於是

罪澤搬鬬是非往來構禍謫戍平虜衛侃獲放還買
小舟出潞河適遇　聖壽節都舫有慫議項喬方欲
行禮有報喬曰小舟有民服具香案扣首祝　聖禮
節甚恭者莫測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誰訪之果
然因嘉歎其忠侃歸山從遊者百餘人丙申遠游江
浙會羅洪先輩於青原書院乃歸羅浮講學于永福
寺乙巳始還家十年　十所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
諸書

行人司行人羅公如墉墓志銘　劉儼

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
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
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墉濱行亦同行於
尹君所凡四人尹於予居相比羅君過予曰適與妻
子別諭曰從駕出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
我必死以報國我死其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生編
修陳先生文以著吾不朽子驚拒之曰何爲出此言
也君笑曰死分也及敗績報至予往問其家道臨別
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其臨

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自軍前遣歸其僕至於行
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墉及刑部員外某相倡
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權軍無紀律憤以不虜臣節
相勉期予讀之竟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其後同
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予以是知土木之役有義
而逃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吾如墉
其志素定所謂從容就義者幾矣及是朝廷旌其義
詔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鑑來徵銘予敢辭如墉
字本崇別號竹峰世家盧陵之印岡高祖中正元遠
州同曾祖伯剛元鄉貢進士祖彥偲父惟最皆篤學

有聞公自少穎異初從安慶司訓毋舅王來旬讀經記垂成乃嘆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絕耶遂學兩經鄉大家交聘為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見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倚筆立成累千言皆新奇有深意公奇之以為邑庠生子時於陳公所見是賦已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由鄉貢與子同以文辭益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由是日親且厚間從出使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咎以文或歌以詩疊疊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否歷歷如指諸掌後驗其人成敗果然蓋君若溫然

和易而其中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而畏之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患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皆有法度而宿於理其材贍故求無不應者卒之日年四十有

行人司行人黃公乾亨字汝亨姓黃氏其先人有諱先生諱乾亨字汝亨一字汝亨姓黃氏其先人有諱元方者避晉永嘉亂入閩居福唐之黃巷唐散騎常侍率始遷莆田自是為莆田人曾祖壽生永樂中翰林檢討祖子嘉知保定束鹿縣父深終監察御史黃氏自入閩傳千三百年或仕或隱代有聞人而至是始益大先生生六歲而孤性敏甚及長好學善屬文出語輒驚其長老成化甲午以第一人貢禮部明年擢進士授特自持不苟有附麗奉旨安置隆胡於崩南禮遣皆不受南人敬之丁祖父憂服闋念毋老

阻久之留妻子于家從蹺僮夫關下乞南都便養有沮之者投行人司行人副給事中林榮使滿剌伽國滿剌在嶺南西萬里外故事使臣得招商賈慕習海事者以行有分堵常例銀度千兩先生卻不受或以為正副不宜異同乃留其半于官俾修靈妃祠布政使彭公鳳儀謂修祠守臣事不當煩使臣乃密遣以為其母夫人壽先生迄不知也癸卯正月發舟六日至羊嶼颶風作舟薄于石壞與衆溺焉初先生以風未時暫還省母點利者競載貨于舟至是舟力弗任故壞從弟乾剛侍行方舟未時且登矣視先生急不

忍去遂同溺焉時先生年三十二有善水者得脫歸
安南以告事聞贈從仕郎行人司司副遣官諭祭錄
其長子如金爲國子生如金鄉舉亦第一登進士爲
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以文行稱

行人司行人贈山東道御史孟公陽墓銘

馬汝驥

公諱陽字子乾右僉都御史公春子也世爲澤之大
陽南里人曾祖鑑祖彪以子都御史公貴累贈中憲
大夫太僕寺少卿祖妣王氏累封太恭人母李氏累
封恭人都御史公舉進士由刑曹郎擢守嚴州正德
庚午治行課天下第一廼拜太僕寺少卿擢右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以邊事註誤謫陝西參議擢參政君
領正德丁卯鄉薦第三甲戊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
封修職郎恒欲以名節自表見初使宣府犒軍即與

監督軍務中官抗禮中官不敢忤而禮益恭比行總
鎮餽遺一無所取再使韓府亦郤其餽王乃製詩卷
贈之爲行人凡四載不遷或有戲之者曰君見今行
人孰三載不遷科道者乎君何不一見當道而坐自
淹也君謾應之退而私自語曰君子立身當如白玉
少有瑕玷終身之恥吾豈以官而易吾身卽且行人
清秩何必科道哉正德己卯春三月 毅皇帝北巡
榆林回命下復南巡人情騰沸科道官伏闕有言不
報諸部院等官咸有言不報君慘然有憂色語諸寮
友一十九人者曰 皇帝英斷嗜武比者儉夫左右

感遊幸無時上谷雲中榆林太原民老少咸生怨心此之不救後將奚稟聞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萬乘主而馳大陸涉長江其險如何耶予輩咸臣子顧可守默循資以苟富貴諸寮友咸唯唯乃共抗疏極諫歷數權姦欺君誤國之罪疏入　毅皇帝震怒會先命諸部院官罰跪午門前五日怒未解權姦輩又間言曰此輩小臣匪言官乃敢出位誹訕若此他日可知矣　毅皇帝怒甚復命杖之午門權姦監之后知必死仰天嘆曰嗟乎天乎吾得死所矣越一日卒于京邸是四月十八日也距其生成化丙午九

月五日得年僅三十有四卒之日諸親友候之有聞者但言曰當死當死殊無一言及家事君平居孝友謙抑若無知者遇事則萬夫莫奪睚眦與其父議有不合輒厲言諍之既悟則跪膝前謝罪幼爲祖母鍾愛後乃迎養京邸比祖母卒哀毀骨立尤嚴于好惡匿別淑慝不少假善者與之必誠敬有始終焉汝騤曰初君罰跪也予時亦在跪列然桎梏之若囚然惕若雷霆實傷心焉君之卒也子適病不及臨哭秋八月予謫官澤州時都御史公丁王太恭人發服閭家居矣乃得拜見堂上請臨其基

行人司行人李公紹賢墓志銘　舒芬

崇德殁予滯甚伏蓐不能往哭哭于家慟侍者曰子亦弱喘餘魂其毋傷哉不知予於崇德殁不能不慟者有六焉以諫殁杖下酷烈一也殁慶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予輩厚善者皆呻吟不能與殁事徼將虞中奔往視則柩不可葢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視岱宗歷徐楊抵南京下稍復浙江浮漢汚登大嶽且遍中土繁麗人情洶洶變叵測將相大臣多從吏之予鄉同年夏考功萬儀制館中汪子宿輩約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

早報免朝予率館中同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叅劾各屬爲諭時政疏亦入時百官皆懷疏集闕下太宰陸公泪之且造歸惡語昧時夏于中萬汝信過予扼腕恨爭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云匹夫之志今其可奪三子遂於是夕在吾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　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　天威震怒以黃肇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衛獄以舒芬張行慶姜

龍孫鳳陳儼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而行人司疏不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君待罪雖次至二十二日得報命余廷瓚等俱下獄明日同黃肇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梏拳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梏拳跪五日時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大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于胸以殁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避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尤顯者至減去辦事官吏易稍衰以包服在昏暗中若異流然奸無所容益謀蔽惑請命禮部告示禁一槩

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叅劾各屬爲妄言者而天威遂不可霽乃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一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去衣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己卯命黃肇等六人午門前俱去衣杖五十徐鏊邊遠充軍其餘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杖四十降二級時殁杖下者員外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于乾劉平甫李德卿詹敬之與吾崇德葢十有一人而傷夷未起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

予四五人而已使予爲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憔悴而我獲生四也是舉也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年同入國子監驩背一話遂相許資麗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爲進士戊寅春大喪朝夕哭未卒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詣宣府明日上封事崇德過予曰夜閒報似非禮之禮徵子莫能辨析可但已乎予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然曰適奉慰時與羣可語者料此義須君發之果然

人將服我知人矣是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嗚呼予哭崇德宛有此六者烏能不慟哉崇德以四月二十四日兆其家人將奉柩歸葬予南寓限又急以五月三日舁疾登舟大行潘宗魯使人來曰崇德知之惟子深墓亦惟子銘也嗚呼其奚辭崇德諱紹賢姓李先世巢縣人以戎籍編泗盱貽曾祖宗祖肇父本有隱德尤好士樂賢母黎氏繼母曹氏此崇德系也崇德生成化辛丑十有一月七日幼頴異不羣凡兒及冠見大志負時名與夫孝友稱于族豈弟稱于鄉義理稱于友文章稱于主司幹局稱于觀政子不暇詳姑以其同朝一二事利害詔諸後來君爲進士觀政戶部未決旬部銀餉邊例有火耗羨餘在自好者猶假義取之君悉籍付有司且盡以其費還部夫以寒素士偶值數百金之利畧不誘去其器如何耶授行人月餘齋　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開讀徐因水次倉守以羣閹勢焰薰灸率吏視州衙職官茲傴然席班首君立詔去其席撝不得與職官同禮俾帖然去有不怒而威者矣比縉紳逮繫多以迂此輩君畧無忌直奴視之而亦無能中傷蓋禮度辨折自足服其心耳予嘗評君學足以立政才足以

濟時義足以存孤謀足以奪人之志而深沉大度好惡不形尤人所難及惜乎仕未久政未及見其大行耳斯人也而止於斯耶

武皇之將巡幸尚以畏兩宮外憚大臣臺諫有時騎馬至東西華門閣者伏馬前諫不可爲回轡者屢矣丁丑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泡泡部院臺諫詣海子跪門請回蹕　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有爲鎮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況南海子近京師祖宗時常臨幸　上一出即泡泡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往衆乃止是年冬幸宣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則

莫敢有諫止者是時宸濠將以輕舟伏甲中迎駕江彬近　上南幸傳者謂濠將以輕舟伏甲中迎駕江上變且不測已卯春三月戒行有日吏禮兵刑四部及翰林院先具疏列名請閤下伏留甚懇　上怒罰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大理司繼之工部主事三人又繼之　上愈怒梏繼上疏者衣冠械手足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杖之于獄中越五日又杖于闕下余時備員行人司同僚上疏者二十人其七人杖死而詹君敬之與焉君敬之爲人開爽磊落長身美

科目資望又獨先同僚衆莫不推服之聞其死尤爲之痛悼初　上頻歲巡幸無諫者而南巡即羣伏闕死諫頗爲感動故自敬之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而宸濠逆械發覺詔遣勳戚重臣往鞫之濠遂發兵反　上震怒召大臣議出師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當是時都城內外籍籍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上謀遂或四方莫知乘輿所在訛言相煽搖其爲變豈可遽弭哉　今上即位首詔贈敬之與同死者皆監察御史蓋以未官言路而死諫故卒以所能盡職者官其志云父母妻皆贈如敬之官賜祭錄一子入太學

皆異數也國家養士百五六十年祖宗列聖優假成就始終正德間權姦繼起用士大夫屢起與之抗或刑名或獨諍雖貶黜死亡而氣不少挫最後變起宗藩連結左右竊近之臣謀深而事秘非諸公合一死以諫人心蓋岌岌矣古人有曲突徙薪之譬若敬之死事三人又繼之　上愈怒梏繼上疏者衣冠械手足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又杖于獄中越五日又杖于闕下余時備員行人司同僚上疏者二十人其七人死而詹君敬之與焉君敬之爲人開爽磊落長身美所錄嗣子曰貞亦授南京光祿寺署丞嗚呼敬之平生爲人故太史石潭汪公銘之詳矣余獨懼後世謂

歌之止於一節死諫而不知其所繫天下安危成敗有如是者故特爲書之使後尚有述焉

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唐公志大墓志銘

何良俊

嘉靖乙卯四月二十三日丁亥徵仕郎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左溪唐君以疾卒於吳興君諱志大字子迪左溪其別號先世居華亭之陶宅里六世祖文彬贅上海長人鄉張氏遂爲其鄉人高祖耕安曾祖古塘皆不仕祖諱惟登弘治壬戌進士刑部主事遷員外郎以剛直守其官忤逆瑾謫穀城令卒于官父諱琰以文學有名膠庠間而不幸早世母陶夫人君生而顖異經史過目輒成誦方十餘歲已能屬文長者或

試以題即應口酬對傳播郡中人皆艷異之父沒時君方幼稚也能治喪哀毀如成人親黨咸歎歎服而夫君爲人敦朴沉毅志量弘遠遇事敢爲初爲邑庠弟子員院試高等當廩友人某以舊廩服闋考居君下君憐其情即以讓之已而君領庚子鄉薦辛丑登進士第君世傳春秋之學及司馬史記朱氏綱目至於本朝與勝國交代之際其事蹟考據尤詳是以上下數千年間治亂興衰如指諸掌君學既該博而意又忠恕初釋褐時與余同舍適西北多故每及時事輒爲籌策證據今古議論侃侃其貌又虎鬚燕頷也同

郡張君習之林君與吉嘗笑曰吾梅中他日握兵權定三邊者必子迪也而君日念刱夫人在家又獨子其奏名三甲第五例嘗得華要之階顧求南曹冷曷以便養竟授南京行人司左司副便道歸將迎母以行比歸則母方病君依違久之遂上疏乞終養凡再上乃得旨君既謝職家居敦行色養之道有一女弟陶夫人尤鍾愛不欲頃刻去左右君爲擇名家子贅焉先世清儉遺業不過二頃割其半以資女弟惟恐不得陶夫人懼躬親稼穡枕豆於圃畜魚於池以給甘旨或欽之則解衣質貸略不爲意人以非道餽之

弗受也事叔父三山君如事其父撫從弟若同產傷先世家規以整齊其族人貧不能自給者賑卹之又於宅傍建屋一區羣聚其族之子弟延禮名師館穀而課試之唐氏故名族至是益彬彬然風動郡中矣君上承母夫人之歡而敬行於族間居樂志自謂三公不易也遂無復有用世意時監司例得以地方人材薦有欲以君名上者君聞之辭避若將浼焉而議亦竟寢方與二三同志擬待祉山中爲終老之計而兵從海上起矣初海寇之來不滿百人而吾地久不習兵禦之無策咎滿意而去君嘆曰寇玩我矣且貧吳中富後必大至因作海防議一篇其略謂此寇非禦之於海不可欲禦之於海必先治海戰之具今國初防海之備廢弛略盡寇至不知所措登陸而戰則力當十倍於海矣倭其深入而戰則力又十倍於初至矣又曰東南之人伍於久安不能自奮其命文武帥領必先北人援古三互之法爲據其言懇懇切中實際書成以示所知乃又嘆曰人殆謂予將以衆用鄉遂秘之甲寅寇果大至時良傅亦以親老解官將歸而寇方巢穴其廬遂圮滯金陵君貽書相報且曰與兄俱有子職不知寧親之計當作何處及聞吳興

地僻兵宜不至遂奉母夫人與羣從弟妹子壻屠焉既又念族人之無依慮其不免乃僻地結廬數十椽舍其不能自存者悉徙而居之上下及千指而君以一人指据其間爲之籌畫生計勞瘁心力適松郡大疫凡自黃浦之南轉徙他地雖遠無能免者疫及君寓先尚夫人君朝夕扶侍得無恙既而妹壻與叔三山君相繼淪逝君不勝哀悼親護二喪衛目兵刃歸葬其鄉復趣還吳興遂及于病竟以不起其可哀也已嗚呼世衰道喪人各私其身視同胞兄弟若途之人矣一遇利害甚有父子不相顧者君乃合其族以

身任之問關險阻至劬瘁以庇彼若人者聞君之風有不知愧者乎君與人交推誠任眞中無町畦見者莫不知愛雖其嫉邪矯俗之意確乎不拔而又不肯為詭異可駭之行郡縣交際如常未嘗干以私或于法不便者則入言之性喜急人之難有急者往告之未嘗不應應之未嘗不盡力力盡而止平生不事積畜即冠履裘袴之類亦無長物須俟其敝乃改爲之至于賑給貧之如恐不及丙午歲郡大饑君出粟煮粥以食貧民里中有穀者皆爲感動遠近扶攜襁負而至賴以全活者數百人一日有同年周之十金君

正空乏也適鄉人偕某者以逋稅拘掌過其門君憐其窘甚即持與之有金某者役督賦以貧弱逃去縣追逮及其親黨君曰吾亦其親也代之役役畢而金歸縣官不知也其疎財仗義類如此及君之歿無以爲斂踰月之後家人無以爲食欲歸郡城無以爲居則君之平生可知已君無他玩好顧獨喜爽一遇勍敵至于寢食俱廢其入吳興也同郡徐奉化伯臣董太學子元亦俱至相與結社賦詩登高弔古憂時懷

慎彼此唱酬時以寄予予讀之典雅悲壯有開元之遺音昔人謂詩窮乃益工宛信然歟所著有僑居賦及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行人王先生爾康墓志銘　陶望齡

先生王氏諱爾康字道安號性海居士其先泰和冠族也曾祖窮民公以義師討寇死之祖贈主事東皐公始遷廬陵父諱育仁以進士爲涪州守先生生而淵默兒時常樂跏坐誦書纔十三居涪見圓覺經几上竊觀之父來問曰解否對曰解而道安實未曉文義徒娛弄帙中繪像耳父遽指經語詰曰試爲解之道安追無以應良久覺胸中忽開如刀斧劈於是夙慧頓明言論深與父甚駭之退而討覽內學緒修深觀若循里巷窺房赴閩沛乎其無滯

也夕常夢異境偉人其丈夫皆身佩光明世界爲金銀特見異書咸世所未覩也晨起尚憶之日所謂誦儒典數千言一歲中經史都徧辛卯領江西省薦明年中會試乙榜時年二十六矣道安故王氏孳子涪州公以都水郎使時生道安傳舍中其母李也嫡曾宜人遇之厲收洗畢驅車輒行長讀書有餘容雖舉鄉書而李不免勞役之乙榜例授教職士非年壯連困躓者多不樂就道安少年以母故遂爲南城教諭奉李孺人以行人服其孝學傷招提有藏經道安官服時往繙閱無遺者甲午應浙江聘分校禮經明年

成進士告還子無僮僕寄鄉人試免者舟以歸明年選授行人先後奉　冊周唐淮府復奉詔鶴論湖廣所至餽問一錢無所受好遊名山過輒留止嘗結廬焦山中習靜半歲始去道安初禮雲棲爲毗尼師持淨業甚篤復棲心宗要參扣精猛忽與行幹折髀而有悟其使唐又得肯于松谷老人見既高即所守彌下其行履純密雖衲子中精苦者不逮亦問爲文詞伸紙輒就對客夾彩時亦靡厭也夕嘗踦坐至昧爽脅不沾席自言如彈指頃耳辛丑奉李孺人北來居數月復以使行曰吾不返矣折所持手板而去畢使

上疏謝病居招提中爲衆講起信論著起信疏記通梓行之無何瘍生左足病中講楞嚴不輟已持僧宜人服强起襄事於是道安始授產有田穀所分債券皆焚之畢葬疾增劇右足復腐大如盂初病時道安于定中見脛骨盡黑曰此宿業也意不欲療然猶禁戒吞藥酒進滋味以慰其母歎曰生死命也酒肉奚能爲子死爲後來鑒不愈于破戒生乎先沒數月豫赴期日時將歸次子曾氏其家請以仲冬道安曰至期子往矣爲更仲秋又捨田宅爲精廬十日成券其友李子木請仲冬十日道安曰吾不待也易以朔亡何謂子木曰初九日吾行矣是日果逝斂夕地震動屋瓦盡鳴道安生郵舍時涪州公見大比丘入門登堂軒然而來俄失之是夕李夢一僧從井湧出覺而娩身故道安兒時人號之僧及居涪州公喪毀甚病足幾殆夢異僧授藥飲之而平後分試浙闈出居邸中患滯下夕數十起從者一人亦病逆旅人皆棄去飲食都絕俄有長比丘映立戶外脰以上出於戶持一盂從簾外與之受而飲湯也霍然而愈嘗登五臺見金浮圖高出雲表問左右無覩者華時見羣緇遠峯有頃曰天人至矣乃瞑瀉臚卿劉公言祿道安

事知震安道蘇子瞻前身比丘之説皆不妄也嘗爲曆乙未予從黃庶子輝潘吏部洙偕爲會試同考官潘公懷二牘貽予曰此一取一廢矣君以爲何若予曰君所廢其人佳士不可失也潘君曰然業既裁定當奈何復以貽平倩平倩益振袂言君可憚百反即吾二人助君爲請竟廢取者取廢者其人即道安也後相從祉中三人笑語往事曰豈亦多生香火因緣乎予嘗問道安入道奚功而可道安曰道無功也子曰無功何以進道道安曰無功之爲功至矣既醉去一書從涿鹿來纔十數字曰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

功易無功之功難嗟乎道安蓋謂予寒淺拘滯而爲發藥與世之儒者多詆道安爲異學其嗜浮屠言者又目爲偏乘小機非最上圓頓之道惟同郡王奉常先生時槐亟稱其好學嗟乎類氏既沒後世之好學有聞躬允蹈之若道安或鮮矣儒釋之名偏圓大小之辨吾烏能定之哉配劉獳人寧國知縣劉公女始道安止小樓日詞華嚴獳人夢大日輪懸樓上光采熠燿不可正視寤而言之道安爲言佛法大指欣然信受屏葷血清淨自居先道安三歲沒沒時妹了了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

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貽

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賴文帝寬厚含忍容之尚不免尺布斗粟之謠景帝之寬厚既已弗類孝文又輔以晁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關陝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痼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疏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有司舉孝行詔旌其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愼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　上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建文初上疏陳情乞放歸田里許之既而途州知州王欽應詔薛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借漢爲喻略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

其南冀州眞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歲元稱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藩之屬以次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谷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窺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 皇上所難處也

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眞裁制諸侯之長策也其在于今盍亦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兗吳楚湘潭齊兗分王于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犯而不改者當令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

帝堯盛德惟 上覽察焉 建文君奇其才會靖難兵起命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巍復請使燕藩以禍福感以親親之誼令其休兵歸藩以代朝廷數十萬之師遂遣往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再拜上書燕國大王殿下巍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蓋以其爲國家排難解紛上足以安宗社下足以安黎庶而無一毫徼利于譽之心焉爾巍樗櫟之材遊遊山野經史自娛內有飽煖之樂外無攘奪之虞沐浴皇朝之恩厚且深矣巍雖無丈夫之才而有丈夫之志慕魯仲連之爲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

頃我 太祖高皇帝上賓 聖天子遵遺制嗣大寶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莫不感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者勇奮執言伏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爲逞機林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哉巍有一策解隙以和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巍所以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污地者蓋風許 太祖以頒首結草之報豈它有求哉昔周公遺流言居

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毀賊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于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撤遠遏大興甲兵襲彊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兆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旦奸雄衆黨鳩集亡賴因時乘際率衆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雖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蔀屋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馬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以天下無

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固迫而死于殿下平巍每念大王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也若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悟捨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爲僥倖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孰優也況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秦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已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忌之疑塞毀賊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于周公乎跃午斯時也追復懇款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書達不報巍又復上書假周公引詩書反復數千言末云今太王論親最長論行最賢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詢亦如周公有碩膚之遜無驕悖之形內輔朝廷外屏夷狄則周公不得專美于前矣惟我　高皇聖同文王　高后慈同后妃今大王才美同周公輔我天子守成同成王我朝基業同周室豈不盛哉巍白髮書生蜉蝣徼命生死不懼久蒙

太祖敎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孝行巍窮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巍至願也如果賜死巍獲見　太祖在天之靈巍亦有以藉口矣書再上不報已而南軍大敗巍從景隆收潰卒退保德州尋復集衆戰白溝河大敗巍於是南奔道過錢塘臨邑相持慟哭共矢効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北兵巍賦志喜有日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謨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

論議斯文王肯講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
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者矣京城破魏縯免驛舍又有
高不危者同時炮義弟宣戍南海衛或曰不危巍字

當　先皇帝已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
由清豐令入爲錦衣衛經歷數從故尚寶張遜業飲
沈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鳴誦出師二表赤壁賦
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
房闥入塞都門不啟　天子坐西苑宮憂之亡所出
旨房竟殺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帑逋貢即
解圍不者歲一兒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
臣以御朝請而　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

計即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
曰房所謂貢者已卯役傳城而事我城下盟耳窮以
爲　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犒士譬言者旌功臣虜
固當自退而檢討毛先生起咫言吾始寬虜以予
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延此之爭之堅而沈
公役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問曰若何
小吏也沈公曰攝之曰大吏幸弗言故小吏言胡恠
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
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詵進
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

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騎而薄其墮歸必大勝報聞罷盜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賊居間嵩以兒而其進有時賄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于是沈公飲張丞所泣歎曰詩不云乎歙歙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依已矣以所信吾謀矣吾卽不逢誅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以所信吾謀矣吾卽不

處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獨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社鼠誤國大計請以公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貴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以公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貴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以公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貴以謝天下太宰阿私

昔嚴謹譖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杖之數爭論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嘗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其者傷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懽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亦大喜曰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聞嵩父子銜之

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懦避虜侯其解則縱吏士取虜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僇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旣得代卽以屬順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濫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一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肓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

歷金紹僧指揮羅鏜悉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虎上擊劒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諛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只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搆諸白蓮教通虜者寘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黠悚快曰承相負我薄我賞卿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

徼越遠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田急且處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殊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徼爲襄理還其諸生今　皇帝初詔窶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泰官伏闕上書相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黨狀而給事時亮時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

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强衛赤子爲急用佐俗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强灌之公即以潅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　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既謫保安而屬歲大伎傾索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內骸骨地而瘞之其人率而相爲祠生祀公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愁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一二人讀而悼之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先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望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襄次袞次褒即宛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袞以稚免襄既白報公讐推太學恩袞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其誌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二目錄

直隸
布政　張昺
僉議　成璉
副使　吳彤　茅坤
僉事　湯宗
知府　廖謨　田濟
余瓚　康厚
劉博　翁相
王之士
通判
于訓
知州
蕭深
知縣

向朴　甄儒
章忱　王翊
段豸　唐音
姜湧
典史
周縉
訓導
趙廟　劉昂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橒　梓行　同校

直隸

布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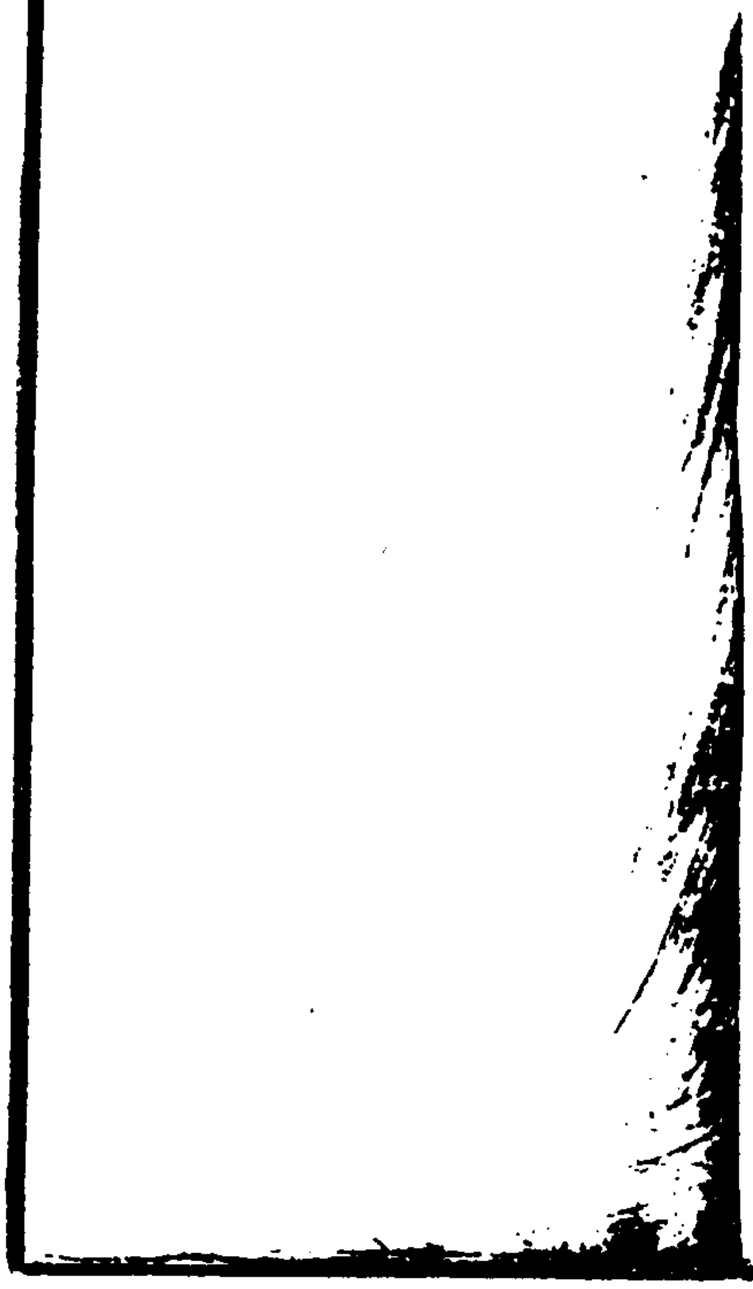
北平左布政張昺傳

張昺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戶部侍郎特
齊藩不法建議親藩所在擇朝臣威望素著者鎮之
以爲北平左布政使靖難兵起昺爲飛章奏聞吏李
友直竊其藁以獻　成祖持以示護衛指揮張玉朱
能遂令帥護衛勇士八百人入城守衛昺與都指揮
謝貴督軍環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噪震動城

門　上復令朱能等以計擒昺貴夜奪九門乃下令
安集城中親詰昺不屈遂斬之及　上卽位族其家
口十四人既而憐昺披髮爲屬命出其屍焚棄仍逮
姻黨數十家謫戍邊郡宣德初釋之

北平布政司參議成璡傳

成璡揚州興化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代州學正敎
諸生有規矩以薦陞蔚州知州爲政清肅蔚臨邊境
璡與守將協力修邊備民賴以安　上起義之初璡
率壯士來謁賜白金百兩命還守蔚州璡復招邊卒
勇敢者得二千人以進　上嘉之俾典兵餉仍協力
守城多著勞勤　上卽位命爲參議將大用之至是
卒道官致祭贈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賜其家白金
五十兩綵幣八表裏鈔百六十錠官其長子傑爲行



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君彤墓誌銘

宋濂

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爲臨川人頡異越常流從虞學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應書鄉閭弗獲選去補江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倦夜以繼日遂擢至正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階將仕郎時郡守貳皆朝廷重臣苛察見淵魚傑屬重足立莫敢仰視君以事至府數與之抗辯氣稟凜不回撓初甚怒罵已而反賢之贛俗泥堪輿家說有論半世不葬其親者君召父老諭之曲盡倫理不兩月

閭葬者以千數民家二女學浮屠法揚言餘然坐脫無知氓競奔湊之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火母亟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金條脫者絕無左驗君陽令中析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灑泣不輟乃杖告者而與泣者衆以爲神朱甲與湯乙仇抵爲盜自刺妻實之官捕湯煅治竟誣伏君察其色有冤以計紿朱妻出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漢衛李敬甫無以快其忿構其盜擲已貲君得其情往白守怒令易辭君不從更以它吏成案

戮李於市當刑之日雷震守廳事吏辈爲厲所凶自刎死郡兵暴橫虐諸民君每直之守寢不悅民怨塞起而逐之因擁君爲守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去越翼日復聚城外皷譟焚廬舍爲亂君請守出共帥壯丁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寘不問一郡帖帖時管國公火你赤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署君爲郡治中至正戊戌爲漢兵圍城踰三月君調度供億無闕及勢蹙慷慨自誓躍馬欲觸關民爭擁不得前城陷僞漢奇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于百

金君被執命釋而官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遯匿鼻谷日以奉母爲樂若將終身焉郡既入職方守臣侯至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君皆與聞贊決者甚衆丙午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公李文忠方議征進君轉輸軍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吳元年丁未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即位郊祀儀注洪武戊申春正月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議大夫三月至官分部荆襄上疏言五事鑄降諸處印沙汰荆州湖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

荆峽二州田額均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科由秋七月又上疏言與學置安陸驛傳輸役遞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等事　上皆從之巳酉秋九月改僉山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請省博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范七縣秋七月超拜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薦剡人才惟恐失之兩考北平鄉試得士爲尤多癸丑春三月首還京值疾作而終享年五十有七

大名兵備按察司副使鹿門茅公坤墓志銘

嘉隆間當國運文明之盛名家輩出歸安茅公以古文辭主盟海内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余少時得公文章讀之意爲古作者已於北閣得公仲子國縉因習公爲古才吏萬曆辛丑公春秋九十余馳鹿門歌爲公壽公手書相倡和矯如也而是年十一月壬戌公竟長逝矣公名坤字順甫其先居埭谿鳳皇山元末有名麓者爲池州路總管去而隱於沼筏徙家華谿晦其名爲千三公歿里人尸祝之今茅社神是也

一再傳而生孟麟孟麟生剛剛生珪珪生公父南谿公遷南谿公好施予人有緩急不惜傾囷振之割負郭田百以贍族之貧者其行事類鄭公業六毋季舉子三公其仲也始生而南谿公問若辟歷聲者震而投於床竊異之時爲正德壬申七月某日公姿神韶美性警頴日誦千言年十六補邑諸生自其爲諸生駸駸有馳騁千古之思抱卷伊吾盡丙夜不少輟甲午舉於鄉又三年舉進士時　肅皇帝方崇時祠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屬公公艴然吾何能辱三寸管作相君私人耶執政銜之謁選得青陽令青

陽俗囂而善訟公錄諸上官所下訟牒千餘上共誣狀得一切罷遣已按收其邑之豪而黠者數人民以加額餘兩月丁父艱歸母亦繼坳處喪毀悴骨立服除補丹徒令時江南旱饑徐沛間歲稍稍登而多閉糴殺賈翔踴公移檄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脉也一不通則閉疽爲患矣五霸猶恥之而況四海一家乎辭多剴切得弛禁於是搜庫金五千兩分導富民出貲收糴於稔鄉歸而出糴踴者平矣又議於蠲之外多請折折於上供無損而得留諸漕粟以賑貧民且省耗費三之二也丹徒田枕山與江者半山田

元災甚公酌其蠲與折及他所減省悉歸山田民以少趨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隨宜布畫大略似富韓公趙閱道事賴以全活者萬八千戶每一條上臺使者輒采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云語在姜宗伯兆政記已召爲儀部郎中何徙司勳時公負天下重名都人士亡勑延頸內交公而生平所齟齬者不能無修郤遂譖判廣平以去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感慨之風公以其牢騷不平一發於文章沈鬱頓挫若河津呂梁禰石而走萬里自昔三閭兩司馬之流往往出於窮愁而文乃益工不虛耳戊申遷南駕部郎尋徙儀

部無何僉廣西憲事廣西徭錯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叛巢鬼子等砦蔓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朝議大征督府應公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公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倘稱之今檄徵諸路倖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爲備矣計莫若鷹剿者如鷹之擊兔然伏於無形倏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惴而謀自完此便計也應公曰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爲上中下而差其餘時時椎牛饗士圍射角技四出遠獵以爲常賊玩而懈而我兵乘之爭願一戰於是復募死士携善繪者以藥筆潛圖其山川而聚沙指畫賊在

公目中矣乃分所部兵爲七道度道里遠近後先蹙約同日抵鬼子砦而所過道幅幟而榜曰軍門進十萬兵討其砦之役陽朔令者他砦女動動則移兵先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旗幟彌山谷且怵於榜皆蟻伏無敢動連破十七砦若擒斬百五十人是日公坐府江帳中令曰捷音至卽鳴鼓左右皆愕視佯應曰諸少選而報鬼子砦捷者三矣益公以鷹剿行大征之法密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詰聞　天子加應公大司馬皆公爵二級民爲立祠並祀之語在王司寇陽朔紀事嗟乎治爲吏最戰爲兵

雄公獨文士乎哉癸丑遷大名兵備副使倣古倡裨車法作車五百兩以御禦虜衝當提兵戍倒馬關制府楊公博視其營壘歎爲奇才特疏薦於朝而生平所齟齬者竟諷部使毛舉公細事奪其官以歸而黃冠之夢踐矣葢公初下車夢若黃冠者從雲中招搖相和而歌白雲葢共兆焉歸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海夷之訌南也大中丞胡公宗憲雅知公善兵多所咨訪蕩平之績公有力焉以故胡公過之最厚而公舍中奴因仇假里中里中人聚而譁直指龍公尚鵬遂收二三奴寘之法詞頗連公公實不知

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疾惡我者藥石我善胡公而歿於龍公殆近是哉其服善如此公於書無所不讀於文嗜馬班歐蘇人爲詮次品藻而所自操結不爭奇於字句間今讀所著白華樓藏稿玉芝山房稿耄年稿率雄渾浩蕩眞古今鉅麗之觀也文章名滿天下鄉曲小學無不知有鹿門先生匄其殘膏足雄視脩輩咳唾散落皆生羽毛海內攻文之彥無不收聲定價於公戶屨常滿而公復慷慨重義師若友歿皆厚撫其子孫貧賤之交卹之終身不倦而于宗盟尤篤公之族待公而舉火若昏喪者歲無慮千指棲苫雪

上垂五十年名園一區日與客觴詠其中三竺六橋歲一覽眺以余所聞諸先進林泉之樂未有如公久者也公平生所當升沈訾譽及一切文字應酬無慮日似皆足以損神滑和然其眞愈完而蹠上壽以終將不爲異人也與哉

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傳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召瑛還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尤甚捕至宗死之

河間守廖君謨墓碑

王直

廖氏故泰和儒家君曾祖自強先生元臨江教授以文名當時祖叔章不仕父潛仲海康教諭皆有學行君其次子也諱謨字文績幼讀書頴悟過人學成取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聲譽日起以外艱去服除授頴上令爲民去弊興利民甚德君、太宗皇帝征沙漠君督餽餉時事有違誤者以軍法論君能得民心獨不勞而事集丁內艱改長沙令長沙令賦繁役重民苦之君撫循勞來出於至誠遇事必思所以利民者長沙交廣要衝方南征時諸中貴人及大臣要官

經略其地與夫輸送之往來者日相接於途君承上撫下曲盡其宜民賴以不擾旱則躬禱雨輒應邑有虎爲害民設機穽不能止君禱於神虎爲之屏跡士大夫歌頌焉秩滿陞刑部主事明愼折獄尚書魏公嘉獎之舉爲福建按察僉事剛去京遠且富饒爲吏者多不檢君獨持風裁衆稍畏長戢然亦思中傷之及捧表來京師道建安遇雨買雨具令慢君君笞辱之反誣君損直縣人有爲達官者惡君辱其令左右之左遷君河間同知君持已治民一如爲令時吏畏其公民懷其惠守鈇僚屬奏願君爲守民伏闕請者亦

數千詔從之治河間凡八年人親戴之如父母正統
戊辰八月卒於官年五十六予少時又與君之先考
教諭先生同遊鄉校最相好見君幼時聰敏英發最
奇君及君廷對予讀卷殿廬得所獻策而進之君在
高等選入翰林學古爲文其才思湧出千百言可立
就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爲守令治績皆無愧
於古人其賢如此而不至高壽以卒惜哉

真定府知府田公濟傳

田濟陝西麟遊人成化六年由進士守大名改守真
定下車初裁吏弊治民隱興學勸士鋤強扶弱明年
夏秋瘟癘交作遂施藥以療疾苦死無依及屍暴露
者給棺瘞之歲災荒斗粟百錢餓莩盈途濟不待上
報開倉賑濟分糶官粟三萬餘石募其市儈每米一
斗銀五分絕多糴販糴之徒又巡歷州縣賑過糧米
二十七萬有奇全活者不可勝數性剛直不屈勢要
定國公弟徐永宜殺佃民濟即奏聞問擬充軍平山
民常清武強民解珙等十數人被誣強盜獄成至卽

稱之共軍衛詞訟剖折均平不待拘執而自來成化
六七年間旱潦相仍仆禱部派豬羊鵝鴈皮張等項
以十分爲率乃具奏減免五分永爲定例戶部派豆
萬石設法措銀九十餘兩差人納之及八年九年饑
饉鷹臻將戶口食鹽糧鈔具奏折收米豆存留各驛
支用又因站牛被運貢物不前累及小民乃奏以驢
代之甚爲民便曲陽產有缸硾土歲起車搬運赴京
民不勝勞奏令各站轉運以蘇民困本府該買馬三
千二百餘匹奏准通行各處俱免數萬餘匹莊政八
年境內大治民賴以寧

眞定府知府余瓚傳　石珪

余瓚字宗鎭京都人也舉進士爲戶部主事員外郎擢眞定知府先是邢簡爲眞定寬平愛民號爲不煩田濟亦簡重持大體瓚繼之政尚嚴明洞見吏事刱敝毅然振作議均徭法定爲九則上出庫錢一兩中十之四五下什之一州縣注諸籍歲有所用則稽閱取之民以爲便更有奸緣爲姦者輒逮捕以故無敢撓法又奏定馬政條格纖悉備具大約以寬民力不廢公家爲指每行州縣必進諸生於庭問民間疾苦或時較藝獎進人材士民大感悅郡中稱治然性簡

伉不能規規下人每候行郡御史裁再拜而已以故議毀者多言其擢才他日御史劉某者當按眞定意欲屈之甫至境上得知府投牒人使或未發封輒持小過笞辱之因以束瓚瓚聞之倜儻大笑曰是將嚇我不置瓚獨非夫哉會劉御史適留其傳王某者同泛舟大陸澤飲宴爲樂迤移文論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歲旱蝗二公亦各奉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供張之具不無損於民者幸量移一邑時二人方坐廳事聞有府使至發書相顧大駭王本河東巡鹽御史也即驅傳去劉愈大恨之然不能害也自是

往往有漁淳閙衍之意然五方俗雜侈汰相矜修嫁娶波委成習故登仕籍者咸不能吏事敗眯網罔者時有之若余眞定之雄才偉識吏道精敏復緣以儒接蹕趙張可謂不係於類哉至其睥睨一世寧折不撓則亦不免漸燕趙之故風與

康公厚字本淳河南祥符世家也大父榮永樂戊子鄉舉仕爲荆府紀善父信號默菴景泰丙子鄉舉歷典安定平陰陽城教事世以儒爲業默菴庭訓素嚴公甫齠即令誦小學習幼儀稍長日課其文字親爲改竄由是業大進迨弱冠領成化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第授丹陽尹時父已致仕里居乃迎父就養父日訓以守官字民之要公服行惟謹在任凡四年以覓平兒旌擢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九江直隸鳳陽諸郡監督商稅軍儲風裁峻整所至肅然

會豐　恕受物命推封父母弘治戊申父卒守制還服闋復除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乙卯監應天鄉試公察知弊端綜覈嚴密而風弊一清是科得人爲盛在南臺前後八年著清白之聲內辰彼薦擢知浙江之温州府温僻在海壖軍民雜居號難治公莅以清簡郡人安之又更張蠲民者十餘事人皆稱便公爲政雖尚寬恕及臨利害則教然不可奪故温之三衛二十三所素恃伍籍點悍皆畏憚斂戢公構戚綵堂於官邸迎養母孺人卒去任百姓遮道留公號泣羅

拜庚申服闋改除直隸順德府知府時公父母俱逝乃迎伯兄於官邸豚養鄉人賢之順德故衝要郡歲且饑民多流徙公極力賑卹存活者甚衆大理寺丞海陽吳公以督理賑事至乃歎曰賢哉守乎眞無愧古循吏觀風使者累薦公可大受癸亥奏績銓曹書上考當遷公引疾乞骸骨不允還郡復上章懇辭允之正德改元詔以禮致仕者進階一級公應詔進亞中大夫築晚節亭於後圃蒔花竹與里中諸耆舊招邀飲宴以樂太平庚午病卒年止五十有六

論曰漢宣帝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怨歎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郡守不得其人則民生何由遂天下何由埋耶康太守爲縣尹四年爲御史八年蹟業彰聞已久始得擢守二大郡是故在郡則民懷去則民思之余自釋褐往來京師必道順德而順德之人至今談說其惠政不休詢余宦浙東每過温州士大夫又往往稱其守已愛民之實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康太守之謂也

順德知府劉君溥慕志銘　毛澄

新城劉君潤民以正德戊寅三月卒於家君諱溥潤民其字別號博菴自幼聰頴邑庠丁祭陳俎豆輒欣然往觀之一日祀先從尊行後儼若神之歆於上者其不凡類此既長游鄉校讀書數過輒成誦歲饑父致粟數百里外君忽心動亟往迎之中途父果疾遂扶以歸年十七入縣學成化癸卯中山東鄉試弘治丙辰登進士第授永寧知縣敎民耕作租調日裕舊有礦盜設禁防之盜用衰息永寧地僻士少知學君立條約率之趨業邑有程子書院久廢君曰此大儒

講道之所庸可弗耶遂更新之於是士習漸勵有名列賢書者矣越二年遭母喪去任民遮道泣送之服闋復除蘄城縣政化大行豪猾屏迹有夜殺人者誣為仇家擊石斃之久而未白君廉得其狀令其人試擊之弗中君曰汝晝擊弗中彼夜擊反中卯犯者驚服邑人德之至畫像以祀嘗勘寧晉皇莊直其地與民主者賄之不聽卒致誣奏被譴而氣弗少挫修紫荊關隘成當道薦之考最賜敕褒嘉正德丙寅召入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南畿屬吏有犯率親鞫之黜貪婪數十人至有望風遁去者地方災奉命

賑饑病者予醫藥子女鬻棄者令有力收字之全活無慮萬人死則為義塚瘞之後人為立石以識遺愛災傷之地或躬自存視有父老數輩迎拜道左曰憲臣涖鄉村閱災前未之聞也因相與致祝而去行臺一檄相傳有祟不敢居君曰邪豈能干正乎乃寢息其上竟無他庚午奏計逋課當與不法事棚吉明年春供事南郊連蒙金幣之賜未幾陞順德知府適巨盜流劫屬邑君設法殲為之備果獲首功總制陸公薦其才賞以幣河決黃陵岡撫臣檄取役夫八千君

曰兵荒之餘戶消民困何以堪之欲減其半撫臣極言勁之遂罷歸築亭塋側扁曰興思歲時瞻掃以志風木之感忌日雖疾猶強起過悲疾劇不起距生天順丁丑三月十九日春秋六十有二為人襟度坦夷與物無忤好激勵後進聞人有善必錄之尤厚故舊貧不能葬者恒助之或稱貸不責其償弟澤及從兄實子女皆為之娶嫁居處服食一視之不少異鄉人以為難居官惟以守己愛民為主所至問民疾苦盡心於事晚年雖未究其用然稽諸平生操履亦可無愧矣

予同年友廣平太守翁公讀古今墓銘恥世之能言者不中古銘法往往多與以非其實於是倣晉陶彭澤自爲銘按其所書特系世里與所生及第進士累官二千石之年次而已而公之所自好與其所自及以信於世之賢人君子而聞於身之後者公皆不以及也病且革予過臨哭其子禹興手公所自爲銘伏地而慟曰先大夫所自銘而以屬禹興鑱石而納諸墓者如此然先大夫多高誼恐不可遽同墓草零落而平生所知厚惟公獨無言紀次先大夫之槩表之

於其阡以爲閭里勸乎予唯唯唯公名相字輔卿一字長卿家錢塘之鐵冶岡下號冶山公之少爲邑弟子也與許方伯爲綰帶交時許方伯甫弱冠以善屬文聲吳越間公獨引六經之深相與醞釀而折衷之已而與予同舉進士省囚書郎署中公時時引故所規約許公者規納予時海內聲望之士聚京師互相推輓以騶顯當世公獨翼然衣不勝言不以出口者也然與予所私相砥礪皆世之所訕以爲迂甚且疾視而惟於古之道或近之者故兩人亦遂爲綰帶交公

羽葆鼓吹導騎士儀衛甚尊寵縣廨稍稍不給公獨屏去數車行縣所刻已務省約多類此郡故多盜或白晝劫刑獄殺略吏民蓋李邦珍遺孽也公捕一二酋帥餘悉下教原之盜遂平時歲侵河北諸郡饑甚公不及以檄聞輒開倉放賑郡以流亡全活者數萬人項之御史視郡頗法坐他郡稍後者公免冠頓首請曰民以不饑廣平似稍稱或勝他郡即朝廷責專制相且首罪矣於是諸郡得無坐而御史呼公爲長者當是時公之治行冠河北而中丞御史及他巡行使者所書公之最以聞於天子者十餘上公病

府水衡之藏而出納之者也歲數百千萬公謹筦鑰以臨之大司空書其最以聞滿秩封父浩爲虞衡司主事及其母宜人猶以父母衰且老有他兄弟不得例歸養迺上書乞南曹改南刑部郎中於是迎虞衡公及其母宜人以養出則省獄囚治文書入則傴僂問膳視寢恂恂如也諸郎署聞之私撽公近萬石家長少亦不言而化者未衆封虞衡公及母宜人如其官以宜人喪來歸繼守虞衡公喪服闋再除刑部郎中已而出守廣平廣平屬幾以內股胘郡披故事緻以內無藩臬監司之轄郡二千石出入輒得陳兵幢

甚三上疏免官來歸時年五十有四歸輒閉戸諷老
氏書以朝夕雖間里宴會不赴也家屬郡縣垣公於
郡縣大夫始下車及首歲一傳刺而已履跡不以入
於其庭也他藩臬諸司來或傳刺入視公亦輒引疾
不出明日特轉相傳刺亦終不見甚且藩臬滿秩徙
官去猶不聞郡中故二千石某氏名者嗚呼公之守
中順大夫廬州府知府母孫封太恭人舉公一子兒
時老成敏慧大父奇之携至鄖陵延名師授經文業
日進趙公孔昭爲鄖陵令大見器許歸補諸生爲學
使吳公維嶽所知選肄湖南書院益有名隆慶丁卯

舉山東省試戊辰登進士高第選潁州知州撫綏振
徬威惠流聞治行爲江北第一滿考擢南京戸部員
外郎奏績謁告視親出補故官遷寧國知府以外艱
歸服闋補廬州聲施益振三年奏最再受策書計且
遷官而操江中丞忽用忌者與列公兩臺不與聞也
公用歸臥不出久之長安諸公趣詣闕補保定府同
知會河間缺守按臺徐侍御奏公故二千石任治煩
劇擢守河間居一歲河間大治而念母大恭人年高
謀欲歸養撫臺宋中丞惜之留不爲奏壬辰大計復
被蜚語中傷得旨聽調當事亦不知所出然公得遂

公王氏諱之士字吉甫自號少巷其先瑯琊齋也世
居青城鎮六世祖貢徙家鄒平官大同府同知高祖
璟隱德弗耀曾祖晟爲博士諸生大父黄山公詰以
明經爲鄖陵教論父復菴公陽爲諸生後以公貴贈
中順大夫廬州府知府母孫封太恭人舉公一子兒
時老成敏慧大父奇之携至鄖陵延名師授經文業
日進趙公孔昭爲鄖陵令大見器許歸補諸生爲學
使吳公維嶽所知選肄湖南書院益有名隆慶丁卯

舉山東省試戊辰登進士高第選潁州知州撫綏振
徬威惠流聞治行爲江北第一滿考擢南京戸部員
外郎奏績謁告視親出補故官遷寧國知府以外艱
歸服闋補廬州聲施益振三年奏最再受策書計且
遷官而操江中丞忽用忌者與列公兩臺不與聞也
公用歸臥不出久之長安諸公趣詣闕補保定府同
知會河間缺守按臺徐侍御奏公故二千石任治煩
劇擢守河間居一歲河間大治而念母大恭人年高
謀欲歸養撫臺宋中丞惜之留不爲奏壬辰大計復
被蜚語中傷得旨聽調當事亦不知所出然公得遂

始圖歸視甘旨若將終身乃無何不祿矣悲哉公爲人性資坦夷色笑可親推誠接物不設城府而事有操持奉法循理屹不可奪數牧大郡用廉明敏慎所至見稱釐革興建皆有可紀頴有軍尉其橫恣不法士民重足畏之公廉其罪狀論報直指收案致法郡中震粟八江界部有盜嘯聚至數百千人勢且不制公發兵傳檄采入其阻盜遂解郡境以安河間直兩京道上日有過客公一切罷絕宴餽務爲節約卽故人所厚但以巵酒往勞不煩公帑河間城東南地洿前水流潦方舟而陸前守錢公橋於其南惟城東未

又二十餘年官不過牧伯談者惜之居鄉尤有恩施常舉子錢千緡閭里中大饑遣書伯子盡折其券門外賀肆有扶扣而覺者實無所得也公愀然曰彼貧耳倉卒妄意室中操空質而對吏使終身不比於人吾不忍也亟命釋之先大夫言氏之裔貧而貨其墓石止之不聽給其值而存之曰此非君家所有不得他鬻其惠愛皆類此

直隸順德府通判于先生訓墓志銘　藍田

于先生諱訓字文敎萊陽人也嘗令無極者七年後去而倅於順德無極爲之立生祠曰昭德倅順德者三年後致其事而歸順德爲之立生祠曰遺愛先生嘗自言我東海于公之苗裔也于公多陰德郡中爲之立生祠曰于公祠嗚呼先生可謂有祖風矣先生生於正統甲子享年八十有八嘉靖辛卯卒先生早爲學官諸生嗜學而文即弗與諸生羣諸生亦自以爲弗及顧屢屈於場屋乃以貢爲太學生後試銓曹授知連城值考喪不赴又值妣喪時先生年幾六十

哀毀逾禮幾死者屢矣縣令欲旌之泣而辭曰我未能于也後改無極故稱多豪家不法先生召其父老集庭下語之曰若民也奈何不法乃布誠申約陳說分義言辭懇到皆感動泣下自是罔敢不奉法李某者以武斷稱刃其從父大言曰吾以千金賄令吾無慮矣先生履堅秉貞閑節不得通捕之益急乃自縱而死學官曰淫祠可毀而用也乃毀其木石於公拓而大之禮殿講堂齋廬庖室輸奐之美甲諸恒山風敎勃興矣滹泥河溢而決漂沒田舍以萬數巡撫微六郡吏卒治其隄防曰是役也非

于無極莫可屬者先生循行按視約束招來伐買薪石增甲培薄隄防繕完人不怨咨順德四方之衝也事殷且劇縣按二臺檄委旁午先生上承下御遍歷屬邑庶事咸治後督餉於京屬吏有以贓來者先生毅然不受置之於法內黃有殺人疑獄二十載不決先生往讞之遂釋畿甸流賊之變先生從官軍討之將校貪功欲殺被虜者先生諍之曰民幸而不死賊而乃死於軍民何罪哉將校乃不敢殺蓋活被虜者幾萬人云先生寬簡沈靜或數日不笞一人嘗曰古之人視民如傷今之人每欲傷之何也歸休於西峯

心惟自守如不勝衣口不臧否人賓客過從飲酒至數石不亂喜爲歌詩占口而成年愈高而愈精明杖屨往來逍遙容與老稚扶攜笑樂皆曰西峯翁眞鄉先生矣邑令學宮飲射先生爲賓及詢以政事輒辭曰昏聵無所知也

深州知州蕭伯辰傳

蕭伯辰江西清江人永樂初知深州循良愷悌清慎廉介十年七月當凍雨兼旬漳河漲溢滹沱壅塞失其疏導瀦滀洶湧衝擊城垣居人駭散伯辰度城郭甲冷將罹於患徙民之耆稚暨官府之圖籍公私之儲偫置高原田舍具舟編筏以待之水至身先士卒攬薪負木運土石以拒之力弗支迺率衆避去其厝亭廬舍千楹萬椳傾圮漂蕩無復完存而人失居業聽政無所戊戌卽嘗避水之地去城三十里曰吳庄者艾蕭削髹相其爽塏得以綿蕞從事已乃奉城隍

之主寫土祠中祭告以故請於朝遂定厥居造井屋立廛市地因民之久弗理者材取水役而僅存者隸假力卒之在官者閱歷三載而後學官黌舍釋奠講肄有所壇壝祠宇燎瘞祈報有常倉囷帑藏財賦廩祿有容宄使有館檄傳有郵於是州之人去甲泚而卽爽塏者伯辰之惠也後陞南京刑部郎中民至今稱之

獻縣知縣向朴傳

向朴字遵博浙江慈谿人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人才以朴應詔授獻縣知縣值兵荒之後朴闢荆榛教民農桑流移復歸北兵南狥獻無城又當兵衝朴集民兵以忠義激之爲保障計城破懷印綬自盡死民哀之相與拾遺骸葬道左嘉靖間祀朴鄉賢祠

三河縣知縣甄公鐸傳　李濂

甄公鐸字文振祥符人也性剛方雅尚志操少游邑校故少保巡撫侍郎于公謙器重之正統丁卯以業成貢禮部卒業太學景泰丙子授保定府定興縣知縣定興密邇京輦號難治公下車剪鋤頑宄撫慰良弱節縮浮費不逾年政令大行無敢梗撓者定興邑小路衝先是走遞馬匹及權杠什物堆堡縣民力疲敝農亟日荒而遞運不前公立法編定牌甲班次分番走遞合用幅杠弗泛給由是民力寬舒農種不廢邑中有一二黠豪賄結京要官爲親識素與邑長

抗禮相往來通傳遞邑長皆折節下之公峻拒裁抑之有犯則繩以法不少假貸色黠豪怒大肆詆排煽構成獄公不受誣令子悅之京奏辯定興民無男婦長少及籍戍京衛者殆千人咸伏闕聲公冤乃准行勘使者密受風旨以威嚴臨公設炮烙於庭欲公誣服公神色自若不爲之動使者隱几假寐恍惚見公股幢頭者膺聲曰甄知縣好官汝宜存公道使者寤大驚乃虛心鞫審事遂白詔調它邑定興民又騰章上請乞留故令鐸仍治定興從之而代者已至適公聞父喪守制還汴服闋補文安公分民上中下三等

船親察驗弗憑里胥言賦役均平罔有怨憾又教民植桑棗差其勤怠行賞罰今蓊鬱成林父老指示幼者曰此甄公桑也此甄公棄也其遺思在民如此秩滿改三河成化甲午公引年乞骸骨歸得請即戒行李不終日囊橐蕭然至無以代步民涕泣攀送不可留因相率各出徵賦市一馬擁公騎以歸公強從之曰吾抵汴即追還民或有未信者公既至汴即遣馬歸父老見馬至咸歎服以爲近代未有也丁未七月公卒得年七十有八

論曰余曩入楚聞嘉魚李公承勛云國家取士以科

貢兩途而往時貢之得人爲尤盛何也蓋科專取文辭而貢猶寓成周鄉舉里選之遺意是故有敦本務實之學而不工於應試之文此治世之所需而科之所不敢取也貢則收之故有常貢有特貢常貢以待中材而特貢以待異品則天下無遺材矣近世重科而輕貢膺貢者窘於遲暮往往以前途短狹自阻子女家計又從而驅迫之鮮有弗改其素者乃若服介賤方之死靡變雖摧百至而卒不少回如吾邑甄三河者亦由貢出身也姑述其返馬於邑一事時壽春苗之後僅見若人耳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屬者

臨城縣知縣章公忱傳

章忱浙江會稽人成化十五年以進士授臨城知縣至則悉心咨訪凡民所欲惡事以次建罷動以愛養休息化導勸勵爲務歲壬辰大饑民多流竄忱爲招徠撫綏給其種食免其征徭民是以接踵來歸久之旁邑流民願就編籍者亦數十戶血券稅牒有久不別白者悉爲條格以清其欺隱漁幷之弊城北泥河出源泉流甚博民據岡利會庚子夏旱忱率衆築堤引水灌苗又教民桔槔以濟高阜邑自是有水利鄉鄙舊無醫藥輒事禱禳坐以待斃因痢疫代作爲檢

方書修業佽施之且論以醫禱緩急所全活者不可勝計修學宮具祭器及諸壇壝館舍百廢一新既又買隙地創置社學陰陽醫學郵傳養濟院各一所皆不勞而舉公暇則引諸士爲之親課其業且諄諄以孝弟忠信之道告之士悉知自勵每歲春令民會男女節其婚嫁之儀不得論財貨民是以鮮怨曠淫邪之病或以訟至庭忱爲明示其曲直告以講信修睦之義民多自慚惕引退嘗有坐人命誣伏者卷案已成審知其冤力爲辨之乃得反異郡帥以非公事役邑民忱堅不奉令郡帥甚銜之亦終不能害久之陞

太僕寺寺丞士民爲之立去思碑有左春坊謝遷撰記

安平縣知縣王公翊傳

王翊河南許州人正德三年知安平先是民多爭訟邑弗能析輒憩之府故府檄勾稽無虛日翊隨事剖析迎刃而解曲中其情民自以爲不冤府由是無憩者而聽案畫寂雖隣邑求直當道亦往往乞下翊其明斷類如此視學政久弛風化漸漓廼圖修舉自堂號齋舍廟廡門垣次第加繕自教事常規外別爲私程以課進修政暇親爲解經日移弗倦而勸賞有格供億有常士始知學邑有社學久爲人占翊復之擇可爲師者俾居以訓蒙士每里仍立一區選弟子而

教之朔望考問以勵勤志河間舊在安平軍士相洽不奉約束翊以爲既居吾土不從吾教可乎脫有他變貴將誰歸因立屯老編總小甲以聯屬之申嚴其令俾不得肆有頑梗者卽繩以法辛未羣盜起幾甸攻城屠邑所至淫掠翊築堤挑塹高城深池曲爲捍禦賊屢窺城以身督民兵奮死守之卒保其城及擢德州守北行民遮道攀留悲隨如失怙立去思碑

聚强縣知縣贈太僕寺少卿段豸傳

澤州志

段豸錦衣衛籍進士博涉强記議論英發初授河南府推官陞給事中改御史左遷聚强縣知縣正德間流賊猖獗聚强當真定河南之衝土廣而夷城舊且圮豸嬰之乃規畫爲必守計築城濬池修葺樓櫓選丁壯除戎器設邏卒拊循定賊陷劍州涉河薄城下豸親援桴鼓誓衆矢忠人人自奮矢石俱下一日間賊凡三進三却爲豸衆所殺者二百餘人首領一人賊怒攻圍益急御將宋振帥軍數千營縣東十里

廣平府雞澤縣知縣唐公音墓志銘

洪朝選

嘉靖壬子冬十二月甲戌克葬唐君卒於京師其孤一麐奉君之喪陸走三千八百里歸於宜興是時四方鯁於旱涉鄉縣盜晝剽徐淮水溢河道堙塞一麐旦夜犯風雪崎嶇擾奪寇盜之中辛勤備至君子以爲孝君之卒也殯於館棺衾之外囊無餘貲一麐罷勉有無竭力營治還居數千里之外不借助治所一金之賻益君爲吏非義一毫不以自點雖無遺命而一麐曰不欲以此貽先子身後之玷嗚呼何其廉也

始君在縣以冒暑得疾及一麐以省覲至則疾且危矣因勸君暫息縣事稍休養君不從病革一麐問以家事不答先卒之夕沐浴就寢臨終言語不亂可謂達於死生之際已君少得疾幾不起父學正公令其廢儒業醫君雖游於醫肆中目取四書誦讀之連晝夜不輟荆川先生於君爲從叔自習舉子業同筆硯又同舉於鄉最相善也君怡怡樂而先生嚴毅莊重而相低卬以古人之學兩人之操行本同故叔姪間自爲知已終其身雖所自立或少異而心事未嘗有間也鄉先生毛古菴

慮曾道之聘爲諸庠士講學於道南書院其學一宗程朱絕不爲高奇超脫之論然實世俗所不道故聞而信者亦少君初不與負墻之列獨心慕之一日諸生散去乃造其門而執弟子禮焉古巷敎人實踐不以講說爲事而君飭躬勵行華不足而實有餘古巷最心許之莊渠魏先生講學於蘇州時君嘗會試北上乃辭不赴之吳門從先生遊先生之學淵然自深每示大易潛龍勿用之義敎人培養其性根君執經請正先生隨所問點化之大意以爲學同嘗求吾天然之知不專以聞見爲知也君信向專而用功確故

得君登其門皆爲入室弟子而魏先生尤稱君實與王順渠先生書曰近得二士其一人謂林君朝相其一人謂君蓋許以爲猶者之徒也君於爲學堅苦約束使筋力强固精神凝注志氣奮發然後於天下之物可喜可懼視之漠如也讀書必反覆玩索推見古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在師門有疑必問未得則思期於明辨而後已嘗錄在莊渠門下請質之言四書五經周禮凡若干卷而其所問難辨難之言皆用以眉之日用倘蹈等級截然有序不妄意希高騖遠以徼時譽也既講於家庭師友之間嘗世名公習君之賢一見自以爲得益友至於議論學術有所不同則不規規以阿從爲事也屢會試春官不第乃就選爲雜澤知縣雜澤固瘠邑又比歲旱歉庚戌之秋虜犯京畿近邊方者率當徵備差科之擾君爲之均節裁省視民力所急與民財所羞必百計思以紓之而才贍力勁展采錯事務在必行其誌畧見得失則姑置之嘗言於府公曰上司各調停其間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而有司不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時朝令議買馬縣則若

干疋民不願鬻於官官必威取之君曰吾不忍殉一官以重困吾民也上司督之急君請罷職民聞爭願出馬半日而馬畢具肥好更爲諸邑冠君蒞任一歲而乞休者三一爲市馬一爲牌坊其一則論范頂罪情也初巡鹽御史欲爲邑官劉御史暨牌坊君以民貧財詘姑紓其事巡鹽御史檄縣逮主吏杖之君遂以病乞歸太府慰諭之數四君沈思良久乃曰劉御史吾與之亦頗相信爲牌坊而逐一知縣彼亦有所不利焉因寓書於劉而併以憲詞病狀示之事不果行范頂者邑之巨猾也以饕淫險蔽橫行閭里閒人

忍苦之至是午夜操鐵簡馳入陳國瑜家因椎國瑜
而汚其少妻比問羣起縛之君處之如律頂廋死獄
中已而推府疑爲衆人所謀卸其獄擬以和姦翻案
君具揭帖論其事且請罷斥曰念卑職性剛忤物終
非邊治之才昧律淫刑何堪民牧之寄伏乞憐准放
回原籍君切於愛民而以身任事皆此類也縣有小
寨浮圖二堡上司爲防秋計令民修堡入守以防虜
騎之假軼他邑奉命至有以數十里列之民冒盜冒
令農業而操畚鍤者計道里往來之間已不知日費
幾何矣況虜騎果至亦決非堡所能禦也君所治浮

圖堡又好究策黠之淵藪修之未必足禦侮而一旦
有變則彼得負之以爲固利不一而害百乃陽示奉
行陰緩其期徐以其情告同府劉事獲寢巡鹽御史
熏商言配鹽斤銀於縣歲溢額若干清軍御史覈絶
軍產僉民頂軍以實伍君皆以爲不可君於上司之
言有從有不從皆視民利病苦樂未嘗以文法之緩
急上官之意指爲趨舍故往往以此得罪然真意爲
民集所矯飾色雖正而不抗辭雖峭而不激因以見
與產之高下相應毫釐損益悉得其當一邑無不頌
其平君諱音字希古別號克菴卒年五十有五子一
舉舉進士仕南吏部有文學名

武清縣知縣姜渤字宗源中都蒙城人也幼嚴重端方不苟訾笑家世貧早孤事母侯備色養侯嘗遘疾幾不起乃以身禱於神明願捐己年益母壽侯疾瘳愈鄉人推其孝校徒里中不獨尚文藝每以行誼相淬礪嘉靖壬子以歲貢試於廷是歲秋領南畿鄉薦累上春官不第授真定曲陽知縣廉愛有異政薄賦輕徭上下胥悅嘗奉真保等處軍門令實治邊官軍給資最公毫無染指歸且條陳邊事十策以獻軍門嘉奠允行兵衆胥悅因置木主以奉丙寅之秋北虜馳至隣邑

多陷者獨練習甲兵自持劒期與民同生死虜知戒嚴從他道往城得保無虞尋以才堪理劇調治武清縣武清濱迴京師其邑多豪猾官家一繩之以法羣豪斂跡有巨盜陳等奉　旨名捕獲之下武清獄賊黨嘯聚欲劫之日中犇突而至抵公署前賊忽自悔曰此事無難可惜累及廉官耳吾黨何忍遂策馬而去其苦節惠政即宦盜亦感之如此第性甚耿介常忤權貴人因事多掣肘自恨不能大展布於時遂棄官還還時行李蕭然圖籍數卷而已兩縣士民懷其惠澤俱尸祝之歸四後敝廬如斗大南田數十

畝然而以詩酒自娛人未嘗見其有慼眉時也年七十卒於家遠近聞之無不痛悼所著詩文有槀子思涼藏之笥詳其本縣志中

永清縣攝縣事典史周縉傳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初授永清典史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俄而靖難兵起一時守令多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燕縉極力爲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爭先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還家以禮葬畢即出絆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略具則聞南師熠而天命去矣縉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即其家捕獲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朝廷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屏跡田閭年八十而終吳

文定寬爲縉傳有曰以愧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是時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

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寘法典俱逮戍縉其也寧等不可攷矣

訓導趙先生正統八年三月以故大名府滑縣儒學訓導趙先生正統八年三月以疾卒於家先生諱嘉宇王鉉世爲平陽蒲州人祖諱伯通考諱良皆以淳質行義稱於鄉比兩世隱德弗耀先生生有美質少疾端凝不嬉動止異凡兒良視諸子中惟先生可教遂遣受業郡博比長習程朱氏易中洪武二十八年鄉舉人太學益從老師儒及四方之英俊以廣其學識端其趨向適天下教職多缺員所同上請合太學六館士考其業精行修者以補其缺日先生在選列授鳳翔府汧陽縣儒學訓導隴

俗猶悍諸生事弧矢網罟漁獵以荒其常業先生至即督絕嚴條約以身先之數年諸生遵禮教篤詩書由科目進而仕於時者累累焉官滿調順天府三河縣儒學訓導教人如在汧陽時固無恙九年丁內外艱起復調今任先生年益高學益進行益修士子類其造就者益衆正統元年逾七十致仕歸僻居鄉里踈遠紛囂安靜自頤雖不出戶庭而蒲之人士皆推爲先進成德加敬畏焉及卒年八十有一皆曰善人逝矣吾其何如奔走賻祭於其門者相屬於乎先生爲子而能肖其親爲師而能淑諸人爲父而能

菩其後少而學壯而仕老而休全歸壽考其可謂卓乎有立克保終始者矣夫有善於當時者宜表見於後世予故刪取其家世行已歷官之槩表諸墓隧俾來者得有所覽觀焉

襄強縣學訓導劉公昂傳　李

劉公昂字孟頫別號蘭谷曾大父醇周潘長史大父仲謙處士父偉卿進士幷研訓導世有文學令名長吏公以儒士起家自南陽遷汴遂為汴人公天性猶介與衆寡諧績學勤苦無間寒暑家故貧至公益甚閉門讀書處之怡如也成化間都御史江浦張公瑄巡撫河南聞公名聘為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辭不往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閉而重之乃餽魯香遺書為力行之助復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游公以身為教講究義理務使學者體而行之經指授者多為名士景試場屋弗利年四十有司以棄成貢禮部拜內丘縣學訓導教士不倦三載罷內艱還汴服闋改授襄強縣學訓導啓廸勤勵如在內丘時郡太守知其賢委攝邑符公政令清簡百姓安之日讀書堂上事餬不辦臥治庚戌九載秩滿考績京師乃上崇守令以安民崇儒重道二疏為當道所沮公歸旅舍擊缶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遂乞致仕歸築室於汴城之大寧坊扁曰書香窩日吟哦其中賓客非其人不見盡俸金買田百餘畝命于耕讀種

視之習詩簡出歲惟二赴鄉飲而已所著有
議詩經直解蘭谷詩文抄椿庭遺思錄書香窩裏吟
若干卷藏於家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汴人咸尊仰
之稱蘭谷先生云

南直隸
知府
李習
魏觀
姚善
黃希范
況鍾
郭濟
孟玘
徐觀
張文
林鍾
吳一儒
同知
許榮
陳誥
梁景行
推官
吳時來
陳瓘
王觀
陳彥回
徐安
趙豫
周濟
沈性
張芹
陳實
曾仲魁
范瓚
石允常
李錦

知州　顏木
寗直
州同知　盧熙
州判官　姚旭
王相
知縣　伍洪　汪致道
周德成　顏伯珪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嚴祿
鄭恕
俞益　劉諒
鄒琦　周盛
王鼐　王鈇
錢錞　林一陽
王儼
縣丞　劉幹
劉亨
主簿　申鑄
唐子清
典史

賁謙　周鑄
教授　祝金
賀鈞　胡璉
教諭　韓忠
楊訓
秦約
訓導
王行

山陰張汝霖　校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梓行

南直隸

知府

太平府知府李習傳　郡志

李習字伯羽習自幼老成莊重治尚書肄經義程文積有年始旁通諸經攻性理之學往往涉于閎博求者日衆負經濟之才以南人見擯斥然亦志趣遒不自炫鬻延祐初遊京師館元明善尚書家代爲述作甚多明善歎爲上客四年領京師鄉薦試題渾天儀賦一時士人不能措筆習能記其詳悉鋪敘爛然

明年下第授書院山長七年弟翼中浙江鄉試河內辭超吾時出守太平名其所居之坊曰雙桂以美之間僑居廣陵與張仲舉高季淵李五峰旦暮數往來相歡稽經諏史之暇即相與唱和歲乙未天兵克采石習同陶安奉迎駐蹕太平遂擢爲本府知府廉能公謹精于治體均平徭役民受其惠吏不敢欺以疾卒于官年八十餘習有鄉曲之譽別號雲覩與翼齊名隱欽震江左目之爲二李吳來謂伯羽之文簡實藴具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縟麗五采斕然劉琦謂伯羽之算嚴如雪峰千仞嶄然特峙人莫敢仲羽之溫粹如藍田美璞光輝外著天下共寶之其卓行爲時彥所賞如此及門授業者百餘人若進士篤誠貢士陶安其尤著者也習詩沖淡典則思致幽深誦之使人有倉卒不能窮盡之趣文章如兼所評漁于錢溪吟詠歌行有蒹漁小菜樵于湯沙稽考制度有沙樵釋鈔家人用之糊飾甚器惟概覩集五卷行

陳掌國瓘字同故應陵吟溪人幼孤事母孝靖元紹興辛巳兵起遂募義勇屯其中一鄉賴以保障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致公與俱至九江公知陳氏無能爲去之　太祖在武昌公因謁見陳定亂安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累遷大都督經歷贊軍事從大將軍徐達北征既克泰州留公督城旬日城成除寧國知府公爲八疏陳治務寬厚興教化是時習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隱德弗耀觀讀書滈首山中勤苦弗輟惟喜吟詠觸物感興悵寫自如乃搆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呂忠肅公讀其詩歎賞薦於朝辭弗就江漢既平觀被徵興青田劉基金華宋濂諸儒同謁　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臨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入爲起居注一日同待制王禕侍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觀曰太宗雖才兼文武於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高祖爲優　上曰

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兄嫂之慈封其子爲羹侯然慼然豐之叛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爲湯沐邑度亦未弘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羣臣各爲已用大業已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太宗爲優也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觀侍　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觀有詩記之詩曰翠葆威儀九鳳旗東華遥望立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逸珠簾升講席花迎金輅扈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上玉墀二年十月甲戌天降膏露于乾清宮禁林上問笑祥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則甘露降

陛下誕覃民瘼衆庶歡豫底于枚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十一月冬煖如春　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　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煖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鶯喜奉彤車御式燕懶叨紫閣寘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　上覽之大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賜之制曰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厥職重矣爾觀學行方正事朕有年屢持寬節振揚風紀及領鹽運勞績茂彰塤篪居翰院日記言動朝夕之

閒屢進讜論尤簡朕心茲用長于太常益恭乃職七月命觀改定太廟祝文稱孝子皇帝臣凡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著爲令是月陟侍講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以觀爲嘉議大夫國子祭酒宋濂爲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觀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俁爲讀卷官乃得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時開科之始得人最盛而伯宗卒爲名臣人以此多觀之識九月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乃謫觀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行未至任卽召還以爲禮部主事　上眄燕奉天門喜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衆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三月　上念姑蘇爲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荼毒固有寧宇廷臣咸薦觀有治才乃出知蘇州府既蒞事惻隱寧苛政鋤豪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大建學舍弘開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謨之定儀節高啓王彝張羽閘文學郡多耆耋昆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倥傯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風敎勃興封部嶷然課績爲天下最　上嘉之陟四

川行省參知政事蘇父老上疏願留仍命觀還郡七年觀以舊治爲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以壯士觀以資民利御史張度誣其典阬滅之基遂與高啓等俱獲罪　上悔之命所在致祭　皇太子諸王哀賻有加乃歸葬于蒲圻燈高山

蘇州府知府王公觀傳　李濂

王公觀字尚賓祥符人也賦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談辯長於應對國初鄉試中式入太學問學識見朋儕咸遜服洪武十九年簡授蘇州府知府公爲政寬嚴適中多所興建發奸摘伏民懾之如神明有鴟吏錢英累構陷長吏莫敢誰何公廉得之以計縛至庭立挫殺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于朝　皇祖嘉歎遣行人白思中齎勑褒之且勞以酒歲大侵民逋無所出部使者督之甚急公乃延諸富室集郡衙飲食之使各量出貲以代貧困者之逋衆驩然如指

遣乃完朝廷嘉其能栲諭天下以勵怠政者今祠于蘇州府學稱名宦云

論曰往余有四明之役舟泊姑蘇接見蘇之一二耆俊知余爲祥符人咸詢問故守王公子孫門第余告以涅沒無聞久矣然一二耆俊又歷道姑蘇賢守王公之前有李亨魏觀後有姚善況鍾皆有惠政及民不可廢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五太守之謂耶

姑蘇五太守

稱姑蘇五太守迄今郡人思之不衰益祀學官百世

蘇州府知府姚善傳　忠節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初姓李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爲諸生時扁請書所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甄陵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太祖以吳承元俗偕靡違式繩以重法閭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情鬼張寬密各協時宜教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涸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奸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者王賓獨居陋巷善躬往候見舍車步入叩門賓問爲誰對曰

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邊遠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款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有錢芹自守甚高善初願見不可得會令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官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于貞木誤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于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喜訝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候月朔胥會于學官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坐延質經義

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益疎於
問之芹但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守戰
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南徇善于是
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檄芹
爲行軍司馬善尋至京師晝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
行旋還京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畀齊黃於外善言
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顚濟危者反置散地不
用今事已狠狽急須台之詢其名曰今人才孰有過
於黃大卿者乃名還二人未及至而金川門失守矣
是時善奉詔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

徽州府知府陳公彥回傳

陳彥回宇士淵鄱陽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再除
歸安縣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鎮南弟彥囚遶
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
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顧貧不
能歸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寵依南克縣丞于
和中未幾閩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爲保寧府
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
三月　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揚惟康薦彥回文學
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

文元年春以循良授上賞是冬郭氏卒承重徽父老
走京乞留會彥回哀泣赴闕疏乞歸里以父老言復
留徽除彥囚戍籍彥回又乞竟服不許許襄事葬都
再疏又許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視事時
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爲太守山靖難兵至江上彥
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即位時械至京師死之籍其
家

徽州府知府黃希范傳　忠節錄

黃希范不知何許人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禦策捕不屈死貽其家

鳳陽府知府徐安傳

徐安浙江鄞縣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知山東濟南府後調鳳陽建文壬午北師日急　文皇自揚州趨南京徽服間道從靈壁出鳳陽安諜知之折浮橋絕舟楫以守　文皇覆一漁舟以濟即位後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應詔復任敎載諸厥里奏安庇細民拳莊業　文皇始怒日朕昔猶爲所困況若曹乎逮至詢茂雲南以終

蘇州府知府況鍾傳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蘇郡由永樂以來長吏治狀鮮著　朝廷屢遣吏督責無效宣德初以雄劇十部缺守愼擇良牧尚書胡忠安公等遂舉鍾與蘇郡復請賜渝淪水道淤塞辯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六千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民到于今受其賜尤重於事神社稷山川龍毋恭伯伍員范仲淹諸祠宇皆拓而新之享獻誠慤雨暘祈禱輒響應興崇學校敬養才哲薦拔孤寒有起家爲近侍者剛敏敢爲不憚權要度量廓如　朝廷累有

褒賞遷職陞辭　上爲劒宴賜詩恩寵甚至而以蘇人仰藉倘爲父母不遷其官鍾亦無倦意久之丁內艱去任民上請乞還鍾治復除仍舊任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閭郡之民上章乞留往叩闕者八萬餘人遂再遣還任歡然若赤子之得慈母也七年無疾卒于位民益哀之

吳中故語

況公鍾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像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於公以答尚書呂公震奇之因爲儀制主事　仁宗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遍年包荒之糧至十

賓天　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　駕衆皆惲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　駕發公紗帽直領轎鞋步扶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　宣宗憐之勑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　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楚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官尤橫至縛同知

臥於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爲常矣會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請賜勑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毋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閹于驛拜下不荅斂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擾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況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爲設食而止於是終況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罹內官

松江府知府安肅趙公豫傳　顧清

趙豫字定素保定安肅人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丁亥授泌陽縣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陞員外郎丁內艱起復洪熙初陞郎中宣德庚戌奉勑知松江府時戍兵驕甚豫擇其甚者杖而配之邊衆遂帖服於是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困窮耄穉至者咸得盡其情擇名家子謹良者爲吏訓以禮法不威而嚴下亦不忍欺寡嗜欲絕遊燕每誦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曰此吾輩所當法也以吳俗尚琴奕喜玩好見之未嘗一寓目輕徭役節冗費奏減吏員十五如此者

十餘事巡撫侍郎周公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決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有及之者則曰此巡撫奉宣德意豫何力之有尤重儒術待學官必以賓禮至要途顯人亦不爲逢迎也滿考吏民數千人請留增俸正三品復任前後十五年清靜如一上下皆化之刑獄大省請謁路絕每視事惟一吏侍旁數卒肅列階下若僧寺然嘗入京敎授廬陵孫鼎書一鶴爲臞且曰公爲政若大車行乎平陸巨艦汎乎安流信古之所謂長者而循吏也時以爲知言正統十年吏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豫在上列詔奚於午門賜織金衣一襲縉紳榮之及致仕去青民攀擁不得行留一靴以識遺愛敎授王禮作去思文刻石崇德堂上今從祀先賢及配食文襄公祠公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鉤距致人而自爲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鎮江府知府郭公濟傳　朱睦㮮

郭濟字澤民河南太康人也性沉靜寡言爲兒童時父母宗族咸奇之年二十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不第拜定州司訓九年遭艱起復改開州兩郡知名之士多出其門永樂末　昭皇監國濟被薦拜左春坊左司諫宮僚覩其威儀端雅皆稱得人是年秋七月　昭皇嗣位以濟爲滕王紀善居數年多所匡正會交趾梗化濟自紀善改行人往使其國濟示以順逆之義而強梗者稍稍馴化及再使卒致酋長款貢　上悅特加褒美正統初遷鎮江知府兩考俱以最書

年七十餘卒于官

論曰王公子清在鄭郭公澤民在滕皆以諫諍論議非然可述當是時諸王雖有恣心隱慝猶存畏憚而不敢肆也其後子清由長史入爲戶部侍郎澤民由紀善累遷鎮江知府自此法弗行則傅相者率老死王國不得齒於有司而銓衡遂多以耄昏者置之故利祿之謀熾而諫諍之風衰如此欲庶國弗奸於法難矣今誠欲楅宗保國當倣漢法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授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出爲傅相入爲公卿庶不失　親藩立法之本意

安慶府知府洛陽周公濟行狀　李賢

公諱濟字大亨世家洛陽曾大父諱文質大父諱誠公既冠永樂丁未春自入郡庠爲弟子員博學强記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棄學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閿適遘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甲午鄉薦赴太學學業大進尋歷事烏臺會纂縣豪民毆人至死

皐同行證一老人已問未決公訊其情有疑既二日乃得豪民狀遂出老人閤院異之聞於都堂自後獄有疑必委公無不得其情者適有中官陳姓　宦廟極寵之因有過大怒送院鞫之御史嚴繼先輩莫測上意咸避之公曰何以避爲立訊成獄都御史劉觀由此注意於公會御史缺員以公屬吏部補之公以目疾不就宣德戊辰夏遂除江西都司斷事初獄有輕重惟都指揮是決公曰此吾職也彼何與焉雖盛怒執愈堅既久服其公反加禮焉潘泉鉅公由是皆重之癸亥春以父喪去位居家不作佛事一從文

公家禮鄉人咎之謝曰僕儒者流安敢從佛因歎曰昔程子之賢亦不能化況我輩乎服闋調湖廣都司正統改元秋用當道者薦拜監察御史立朝有蹇諤風士大夫爲之改觀二年冬鎮大同中官郭姓者以豪奢僭度聞於朝廷勑一御史往廉之先往者不得其情復以公往乃微行代負芻者入其宅盡其違法狀朝廷嘉之明年春御史出巡宣府者以邊情劇不能處分遂自經欲遣能者咸曰非公不可公既至邊將爲之斂迹邊務一清四年夏以母喪還家躬修塋域見民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燔之因

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公之誠能感鬼神如此七年春服除復受命往廵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讎殺累年不解勢愈大朝廷勑公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公曰朝廷本意欲安之撫之不服然後加兵未晚也吾不忍其肝腦塗地乃令人齎物往允沉思之書四字於楊尾令持還衆不解其意公曰此非難見囚者誘禽之耳復釋此意原以誠信允烏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則失信允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朝廷嘉勞之十年秋復廵鳳陽逢歲歉民多窘於食公歎曰此地民饑甚輒開倉賑之然後聞於朝有司危之公曰以此得罪甘心焉若俟報何啻穿井以沃焦釜邪民賴全活者數十萬事竣會安慶以人民饑食流離聞且報無賢守之故於是大臣咸推公十一年夏出守安慶至之明日名閹郡父老問疾苦皆流涕曰此處三歲不熟矣以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慮日公即分命止其舟借糟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連章懇陳歲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發朝廷俱從之首訪奏忠宣公

祠已毀矣公歎曰余公昔鎮安慶保孤城於七年之久仗義死節有功於名教今乃無祠非缺典乎遂與僚屬各捐俸立祠民之樂從者甚衆俗尚奢親沒不葬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公乃出令示期遣葬者訊之貧者助之不兩月無暴焉岡中冤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聚衆強取富民粟富民以訟訟於公公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即碎其狀曉於民公日得其穀者報以數吾代償之於貧民門之感愧遂解散暇則集職行錄以驗爲政之得失櫛垢爬瘡務蘇其困民賴之如父母焉工部尚書周公忱巡撫畿郡

獨慮安慶歲必歉至親爲綜理自公下車之後日吾無安慶之憂矣在任三年以疾卒六縣之民爲之罷市巷哭若親喪願扶柩至洛陽者數十人視古之循吏亦何愧焉公爲人謙恭不立崖岸外和內剛事上接下交友無不得其情心風流醞籍善記子籍凡事必究其出處雖隱僻事亦精到喜清談遇知已對酒達旦不寐友人論文忽聞公語即窘復爲開之識量過人能用其智眞所謂豪傑之士也生於洪武丙寅卒於正統已巳壽六十有四

中給鍾御史同爭尤力同杖死給死復蘇幽之獄公繼有言自分茅焦之滿人數而禍偶無奇隱悟固然耶　英皇帝南內三年羣臣無得一朝謁公因旱極言忤旨知萊州又知廬州治本古意宣化流而郡幾無事平生述作爲廬山房類稿其什一存者字廷振號靜齋孟出臨淮徙鉛山祖德浙東金牌元帥歸附我　太祖立戰功既守閩城之太平坊家焉父文叔封戶部主事公生永樂壬辰正月十有八日卒成化丁亥九月二日

寧國府知府沈君性墓表　彭　時

君諱性字士彝一字克循號砥軒姓沈氏世爲會稽人自幼穎敏過人七歲知讀書十二能詩文嘗夜讀戲作逐睡魔文觀者驚焉十八遊邑庠博究諸經子史中正統辛酉浙江鄉試乙丑會試不利卒業太學時李文毅公時勉爲祭酒廉正少許可一日見君詩喜曰舉人能詩僅見此耳即進之與語獎勵期待甚至自是造詣益深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雲南道監察御史蒞職明敏舉劾無所避嘗出巡邊關閱戍卒防守偷下人惕威而民法代還見畿内多降胡即疏

言此屬不諳耕種惟仰給於官類多貧窮還逸往者逋亡入境有乘機剽掠或叛去者蓋夷狄豺狠也豺狼非可馴之物夷狄豈服義之人西晉之事蓋可監也今貴州苗蠻未靖宜遣隨征事平就留居彼既可弭前日叛去之患又可免後日意外之虞兵部是其言會報苗平不果行識者惜之一考最賜勑推封如制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首陳六事一曰体天命二曰固人心三曰停末務四曰減冗官五曰擇守令六曰汰僧道言皆切實多見采納已而方岳郡守員缺命公卿會舉賢能任之而君得寧國焉　陛辭既復

召入便殿諭勉之君爲政刻剔蠹弊一以惠利爲本隣境太平府歲倩宣城民夫五百究取白土爲常役不詰則募人代之破產者十九君即奏免之民應服役在官者止令出銀一兩供軍需聽其終歲事農畝已卯歲大侵輒發羨餘減價出糶以利民賴全活者甚衆修舉祭祀貴誠不貴物迎送客使以禮不以財過訟立斷囹圄無繫囚令行禁止民吏悅服尤加意興修學校勸課士子公暇即引諸生入後堂親爲講校詩書刪潤經義諸生競勸一舉而中輒數人有訴日用不足者隨家貧富量撥田畝爲供給費至今守

爲定法其自爲學勤勵不輟每夜張燈讀書至三鼓或疑其過君曰仕而優則學學所以爲臨政之資也吾其可自逸哉在寧國八年政爲畿内諸郡最巡撫都憲劉公孜察舉廉能行旌異之典君其首焉天官嘗兩薦君爲藩臬長不果用蓋俟其報政將大用之也未九載以父憂去君性孝友事父母愛敬兼至與兄弟相友尤篤始聞父病即甚憂比聞計哀慟幾絕明日即上道歸治喪葬盡禮與力既襄事弟且卒君益哀悼竟以是得疾疾殆歎曰修短有數死何足惜弟恨不得畢忠孝於君親耳言不及他而逝君爲御

史稟凜持風裁及爲郡乃更寬和至其自守則廉潔無私終始如一云平生講學持論脫落凡近詩章字畫皆有古意所著集若干卷藏于家

寧國府知府涂先生觀墓志銘　楊慎

先生諱觀字恒孚別號芝軒姓涂氏其上世自宋以來居豐城邑郛豐城遷自新吳新吳今奉新也元季譜牒罹兵燹先生高祖以上逸其名系曾祖文德祖國昇考永載封監察御史疎奏不羣嘗築草堂極力延師以教諸子長謙進士官至貴州按察使次訓四川綿竹訓導又次爲先生登王一夔楊進士歷任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考功文選郎中出知衢州府改寧國府詔進階中憲大夫　今上即位進階亞中大夫先生在考功別白賢否人以爲明當考察南京庶

僚力與本部侍郎章公綸爭可否既連署以上章公復別疏請汰十餘人　憲廟命廷臣葉公盛覆驗之卒從先生以其所執爲是在衢州寧國政尚寬平見州縣吏以深刻生事取聲名者輒不謂然二郡雖未久任而田野細民無不安之感其惠至今初官即迎二親就養既而欲歸不可留朝夕動望雲之思未幾懇告歸省抵家甫閱月而御史公卒妣封太孺人高氏年九十餘病臥牀褥時爲之抱持坐起卒於衢州官舍人謂先生雖宦遊於父母皆得親嘗藥餌躬視飯含以爲孝感憲使司訓竝不壽敬奉嫂氏撫其諸

孤晚歲與季弟篤友愛先生立心坦易善於任眞嚴面折人人不爲忤至退而後言亦曰先生直人也明農以來吟詩飲酒之懷陶然自適家人生産絕口不問雖日不暇給而處之裕如至於族姻朋舊有婚喪告急者助之惟恐後於諸經往往涉獵其精專在易於史書上下三千年事記憶皆有首尾詩才文筆類流麗洒落文從字順以爲酬應之作不復存稿所著惟六書音義正統世年表行于世春秋八十以正德元年正月終於正寢子昇以戊戌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廣東按察副使曰以丁未進士歷官部給事中雲

南右布政使景鄉進士

郡守歙菴張公芹去思碑記

李汎

正德丙子新淦張公以名御史出守吾徽越三年已卯夏六月江右寧藩變聞臺使倉卒箋曰徽與饒隣而徽州長吏江右人賊或得以挾之遂上疏調公杭州或以告公公笑曰有是哉昔樂羊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盡杯卒拔中山夫羊且不可挾而謂不爲羊者可挾哉置之若罔聞即率壯士數千人與衛使分營祁娶要隘誓以死守未幾賊使間者二人窺我虛實公命壯士捕斬之士氣益作民特以無恐尋獲一人弓馬頗異衆欲俘之爲功公鞫之乃休寧人來自遠郡而弓馬即郡守所遣者移檄果實獲免臺使聞公號令嚴明奬勞至再秋七月賊就擒公罷兵還郡而調杭之命下矣于是父老數百人詣行臺上狀留公曰某徽州長城也百姓倚之爲命不可一日離者願借留焉臺使曰命下無反矣公遂行先是公下車俗有鬬者經旬不解是雖故習亦法弛之過也公嚴律之此風遂息俗之會神賽戲實爲爭端公并禁之民懼神不悅卜之神報亦如公人以公德通于神明矣郡堂及私邸舊有里胥應辦咸取給焉公悉罷之止用其力而已門隸斗庫到役舊

有堂詞公亦罷之郡務繁劇公視政自晨至晡法吏
以上斷悉出其手而吏莫敢爲姦中婚姻繼立宅墓之
訟尤多乃議立規條以杜訟由而民不犯屬邑路引
各有所入惟歛入於郡堂以而計之歲得一千有奇
例謂之堂食公曰常俸之外乃益以此耶因遍詢寺
之通田出其所謂堂食者贖之而歸於官以畝計約
一千二百五十邑各置倉儲其歲入以備饑饉民稱
爲廉惠倉唐太史氏以漢米倉法莫能過也因大書
其額以諭揚之鹽商引鍰歲視路引有差亦謂之堂
食公曰此邊儲所給也革之郡之力役過重人多趨

避公爲平之原愈民壯千六百餘人歲計傭貲萬四
千六百餘兩公以爲蠹減其半當道稱善洪武間額
有庄田倍賦折役過者有司變之賦倍而役不折乃
相陳情于廷下憲臣至再遂公至始復其舊困者如
出水火紫陽故山城西三里許舊爲道流所宮晦巷
嘗以其考韋齋先生舊遊之地而扁其滓溪之居曰
紫陽學者因稱晦菴爲紫陽夫子然書院遷作不一
皆非故山公以名不稱情恐不足以慰先賢之靈乃
即故山徹道宮而新之觀者咸嘖嘖歎賞曰新安士
子久藉茲山之重今日始歸之因榜其坊一曰崇正

一曰仰高而院之東西作求志懷德二堂以便諸生
靜習月助薪米親沒不能葬者爲葬之靖難時郡守
陳彥回以起義被械不屈而死公祠而表之郡射圃
垣頹公闢而築之休寧儒學不治而路且偏公作而
正之次第舉行而民不知費公之政績類如此公名
芳字文林新淦詩書之族登壬戌進士居南臺讜論
有聲

松江府知府贈太常寺少卿張公文明墓志銘

顧　清

正德辛巳夏四月　上即位與天下更始文武羣臣
諫止巡遊降黜者皆名還於是張侯文明自電白典
史復山東道監察御史元年春造朝旬日以内閣政
本具疏請辯忠邪端治本未及奏語泄爲時宰所嫉
會松江缺守吏部遂出補之都御史李公驛抗疏言
文明忠讜當置之廟堂以作忠義之氣衆以爲確論
章下銓曹不省公北人不習南水土又舟次蒸鬱涉
江而疽發肩背間至郡而劇視事甫一日而病十有

八日竟不起時正德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也初校
命時郡貳守王君以董運下獄而非其罪公多方調
護王君雖不幸而衆得末減民皆傳之祝事日見獄
具踰式者輒斥去之民謹然曰庶幾能撫我也卒之
日起索冠帶東向端坐而逝須臾大風澍雨飛屋拔
木江海皆漲溢民相視慘沮徬徨若喪其所親者嗚
呼異哉巡按御史馬君錄謂庶以忠直抱鬱而死不
獲大用宜贈官廕嗣以彰其節乃詔贈太常寺少卿
予嘗與公同朝而未相識然其在陝西發正論以忤
權臣下錦衣謫遠方益想其風聲而爲之竊歎者數
矣既起廢辱吾邦隨以疾病懷蘊美德而竟不以施
不知造物者之於侯意果何如也按公狀諱文明字
應奎姓張氏山西太原之陽曲人曾祖鶴祖惟謙父
輅贈監察御史母李氏贈孺人早卒公少鞠於繼母
孺人端正靚悟十三攻舉子業鄉老皆歎異之十
七補郡諸生凡七試鄉闈正德庚午始得薦辛未擢
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有體藩方贈遺無所受時
人稱之甲戌拜御史出按遼東斥奸豪植良善人畏
而悅之虜賊犯邊大官皆退縮侯力主進兵連戰大
捷斬首百數十級虜懼而遁去及奏上大官皆自以

爲功取重賞公終無一言人以是多稱之丁丑按陝
西發中官廖鑒貪横事捕其黨二千四人寘于法明
年　先帝幸西邊上書切諫指斥權倖乞斬江彬有
諸司如紙糊泥塑之語時人以爲切直誦之明年逐
有電白之謫益公之臨事知爲國謀不避讐怨類如
此自傷不及事所生養孺人備盡孝敬待宗族有
恩仲兄文鎬素病公在官問遺不絕及赴謫滄洲病
忍別命其置棺衾爲後備親視之復留金爲資用
其厚於家人如此公爲御史時友人宦濟南饋公俸
金公曰同寅某貧未遇爲不以此問之我有祿受之
是繼富也遂併以已俸共遺之其篤於故舊者又如此

常州府知府陳侯寶墓志銘　邵寶

嘉靖四年冬十有一月我郡守虛庵陳侯暴疾卒侯諱寶字秀卿世爲廣東瓊山人曾大父士聰大父詮父昭以侯貴贈監察御史母黃氏封孺人侯童時重厚不好弄十七遊邑庠嶷然如老成人爲文多切理致二十八舉弘治壬戌進士始通朝籍卽以疾謁告歸尋遭監察公喪服闋未起逆瑾矯詔例勒除名若干年瑾敗起爲南京江西道御史時內臣趙蘭以內旨採珠於合浦騷民黷貨侯劾罷之尋以母喪去服闋復除廣西道辛巳出按應天徽寧諸郡舉刺無所

遺鑑湖有沙灘民業葦利中貴有事其地者奪而有之侯奏還於民嘉靖改元擢知我常州侯至嚴飭見也如吾心何是冬有年侯大慰悅浙東海道佞人入貢與民交貨輦鬬殺人都指揮以下驅焉而被害者一人傷者若干人事聞於朝朝議守者不豫欲遣重法　上遣都給事中劉君會巡按御史王君臨覈之二君以侯法家檄與其事侯言倭來以貢不以寇事出不虞安能豫之雖然官以備名亦不能無罪焉若加重法則過矣至於士卒於主將死不赴救自有常病士習之浮靡也欲以正學倡之謂宋龜山楊先生嘗與鄒道卿數君子講明程學於常留寓甚久親炙

私淑故有淵源乃謀建書院於城之西門以祀龜山配以道卿而下十人栝曰道南取程伯子送龜山語也君子謂是舉也正而遠抑有默寓勢家侵地之謀焉其他積弊數事次第搜革或談及修船累人輒爲興歎方圖處之而不可作矣嗚乎惜哉侯卒之年距其始生才五十一甲子而已侯自筮仕以來家居日長立朝日少故涵養深久廉靜沉遂德與年進而未見其止初侯未來常州陳御史原習過我言侯自經學外嘗取古方書及星曆地理諸家書肆一玩習若有偏悟獨解者往往與知者談之乎居無浮言妄動貯之倉或勸分富室侯謝不聽曰人各爲家勸猶敛

事必有則其將至也前守王參政誕敷言庑精密平
恕每以古人自期非教所及爲吾常民賀近吾門人
故參政誨之來自海南兵備言庑平居孝友内外無
間言從弟容死遺孤二人哀而育之眞稱猶子長爲
成室有田數百畝歲入取給賓祭日用餘悉分諸宗
族土官某犯法以數千金丐庑言緩死庑峻拒之接
人周浹誠懇聽其言論如飲醇酒無不量滿遇賤夫
無誰何聲雖燕昵不狎隱曲不褻至於臨財則斬斬
焉若將凂之人亦不敢以非禮至者鄉人稱庑德至
擬諸聖賢之徒善人君子不足論也今以三子之言

徵諸狀所稱尤信

安慶府知府林公鍾墓表 黃佐

公諱鍾字太和姓林氏系出殷少師比干之後先世
自莆田遷南雄再遷高安治三水建縣遂改隸焉世
有隱德考高以明易齒胄仕汀郡照磨贈部部郎中娶
唐氏封太宜人公生于汀署幼頴而恪年十有五補
弟子員正德己卯舉于鄉嘉靖癸未登進士授西安
知縣以績最擢南刑部浙江司主事遷南戶部廣西
司員外郎又晉南刑部廣西司郎中適北陲有警太
宰疏公賢能可任乃轉戶部陝西司郎中專理三邊
大同軍餉尋奔太宜人喪服闋復補戶部雲南司郎

中戊戌四月出守安慶遇 聖母梓宮祔葬于鄂百
爾供億勞瘁成疾庚子九月二十有八日卒于官距
其生弘治己酉四月二十有七日享年五十有二公
之令西安也界于龍游民素囂訟鑒前政鮮終清操
特立罹柳奸蠹之秕政殲除姜豪之姦究士振其德
民安其業考績北上郡人繪其生像北遷之日載道
遮留立感思碑江山鄭子記之謂其寬而有立嚴而
不虐遇士以禮字民以仁而先持之以廉公明恕以
故獄訟平而徭役均租庸減而夫差省他如作粥活
饑停徵恤逋包直請託不行當道以他邑疑獄難決

者委之往往得白數被旌異略無德色恭實錄也其在南曹也爲主事則動謹道揆不怵禍福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冤副戶郎則政尚正大監江浦諸倉凡納郡縣輸不爲羸羨曰足斯已矣何必厲民及正郎署則以開敏精膺受知于大司冦間公淵嶽有干涉權貴諸司或跼蹐不能治者悉以屬公無所左右一斷以法由是賢聲丕顯而太宰亦且見知矣及理邊餉經畫有條裕餉節冗費儲賚賴以有濟起復再至人猶繩其美焉其守安慶也郡當南北之衝百爾繁劇詢民利害期與更始綜理大綱僚屬受事故自處

璽畀而百廢咸植尤鴈意人材旌孝節正文體脫臧遠邇斐然向風當辯治之餘建懷寧之學藏已亥六月　聖母祔郭綜理精密故梓宮利往而民不告勞巡撫歐陽公鐸巡按邢公第上其最績有白金文綺之賜會巡江之卒恃監司勞需索驛傳聚殴津吏關市騷動縛數人乃定御史臨郡以爲悛已誣奏公厚遺祔郭大臣　上知其罔廢格不行人服其不阿益公素性猷聰篤行孝友事親以始終盡禮撫幼弟則人無間言及膺官守身敢大行在西安新趙清獻之祠在安慶表余忠宣之墓其志向可見也當其爵用人皆期公大受永年而位終于中大夫年遽止于下壽嗟哉命矣夫

池州府知府曾公仲魁墓志銘　王慎中

嘉靖七年徵天下推官知縣在職效著而資及者備臺諫之選殆百人而公名在十人之間比選爲臺諫名在第二方是時治具恢張論議昌行有得人之譽公名冠其前居後者無敢歉望不滿於時以順德知縣徵廷授爲禮科給事中公是也公曾姓名伸魁字斯達以嘉靖癸未進士領邑適歲饑路有殍齒其抶貸之法開廩發粟勸分平糴煮粥和藥皆人所能爲而所出有濟餓者飽羸者起則公所獨能人有不能尽也邑竝山海之險宿偷蟠結穴深藪密商旅晝梗

爲政如此其在言路務在存體開誠不慕矛矛之行
嘗謂今既未能曲盡孚信以冀感悟則大者固未可
言而摘發小故攻訐細隱以賣直聲吾甚恥焉惟隨
事盡力不爲無補耳其監在京庫局東南百物之貢
角羽齒革錦綺繒纊粟米茶蘗金漆蜜石充備尚方
服器食飲好玩須賜出於三農婦女之所主治庶衛
冰藪之所飭化皆竭人力之良而當主以內寺宮府
乘隔民輦輸入宮主者求賄無厭貽且半輸物公剔
刷蠹本芽掎摭折省民賄以謟計主者夜懷金千突
入謁祈少寬殆公正色曰吾以上聞者死矣吾貸

若死監法終不可弛也其人慚踉躍馬去退則涕泣
私語曰曾給事貸吾死吾誠謬悖自今不洗手奉公
所爲法非人也始民以役當輸官貢皆相恐以破產
則廣裒斂他戶以充賄名爲泯費公監之所省既多
乃議今歲所省泯費既難以却還他戶役者免破產
足矣而使以賄餘爲家則主者亦不能平也乃徵其
半入官而行下所司盡罷以後泯費其釐革弊事詳
整有要此公所謂隨事盡力者也方寺人懷金時若
遽以聞寺人必得罪其黨必且深怒交怨謀所以相
擠監法未必行而民未必得省也公能使已不汙人
免於罪而事克集則矛矛者何所濟焉滿考拜禮科
左給事中奉詔問往使靖江王府冊其王還朝遷嘉
興府知府以母老乞終養　上優許之母喪畢起復
爲池州郡介江而竝戲內賓客厨傳與夫苞筐以交
際戲員當勉與江南諸大郡齒公憫郡瘠而民不堪
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臣典郡當悉意圖民有以報
塞義不欲專修文養交爲自容稍革郡之舊事別置
條法使可遵守而戲內諸新貴人頗相指目爲迂澗
而自尊大也嘗御史陳姓者以巡江歲滿檄取紙筆
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爲民太守耳不知爲御史胥吏也

御史恚曰太守慢我上疏論公吏部持其論而論者
方奏事至京師爭之益力考功懼拂其意遂罷公以
狗之葢公在郡十餘月耳臧否之論廢置之柄所以
馭賢不肖而御史以自快其私吏部以狗人之私使
其施於不肖猶害於政況其所論罷者乃賢也嗚呼
可畏哉公既歸深簡自重罕與客接堂上絕無人跡
賓座塵沒寸許子姓歲時起居中堂領之而已監司
郡邑大夫加禮問慰亦不報焚香讀書不求爲精博
聊以陶性間寫爲詩亦不務工而趣致蕭雅沖然可
誦雖獨居一室鄉人利病誦盡移書其長老知

耆者使率子弟隨分爲之要於俗化有助所及者小而其風誼遠矣三衢程侯爲泉州雅以韻度自高好賢有禮命駕訪公賦詩投贈顯相欽慕意屬有勵表侯而以爲公榮公素多疾侯然欲飭莊欽無懈惰之容器宏神裕絕不見暴遽絞切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敎之間不爲負於冥冥非貌爲悖洽而情不至者也宜其見祐於神明故雖多疾而享年不淺以嘉靖戊申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方公徵爲紹事中某方爲郎同朝以職業名節相勉猶吾師也其罷歸吾

已先罷公既寡與人交凡意所欲言於古人有所尚論或不樂於時事惟以告我又猶友也公少而力學壯而勤行老而加修臨沒而不亂可謂純心好善君子矣

太平府知府吳公一儒行狀　施可大

先生諱一儒字望魯別號小陵世爲崇德人大父正始占籍歸安正生晚丘悅悅子男四先生居一先生性至孝與人交多長厚惆悵不妄發一語至于引善救失必洞悉誠悃縉紳交遊中今猶誦之不置也自少有大志父翁以家故不業儒且甚窘不令習舉子業年十五即往依外大父徐君徐君故亦不業儒家亦窘惆悵先生之不能自裕而日夕强爲吐哺扶助之遊者志甚切然而饑寒殆不免矣年十七補邑庠生詞是家愈不支則從里中授章句積升斗之需以

忠信必首稱先生師友間共推讓而尊禮之甲午第于鄉人皆以爲華先生獨追憶勞苦色愀然已而偕計吏北上連不得志于有司當是時先生外多交遊既不免往來候問之費而性復不喜逐刀錐爭什一之利家益落則遍遊淮揚南樵吳門楊李之間教授生徒歷風波蹈霜雪備嘗艱辛而孺人獨帷處紡織紉之事以膳其二親者如故庚戌第進士追憶勞苦南望咨嗟不殊鄉爲時拜官刑曹五七年間盡心推鞫多所平反獄以不冤戊午持節省獄蜀中蜀故土瘠民貧迫饑寒爲盜以米鹽畜牧零星受重辟者踵

相接先生又盡心推鞫疏其名以請全活者甚衆其他以宿逋除者又什而七八也還奏事于 朝以最聞而出守太平太平者 國家輦轂郡也南北之馳傳而過與勲戚勢人之蜚輓傳供張之具及裁抑勢生又盡心以拊循之痛損廚傳供張之具及裁抑勢家請謁憑陵之私百姓始得帖席遇歲祲曲爲賑濟大略效富鄭公朱晦翁之法以輯其流離而瑣尾者未幾又遇旱身先禱祈縞衣蔬食甚且徒步拜請如是者積旬日夜竟以勞其心而瘁其形而病作矣病且亟尤強起視事諸父老悉詣神祠願以身代而病則日劇不可起先生既沒郡之民攀號而送之江之濱者殆以萬計撫按監司以下並哭而弔之有曰滌已愛民而齋志以沒致身殉國而飲痛而亡士類何所儀刑小民如喪考妣批檄其治行祠之名宦追喪之返也吾鄉之士民悼長者之既逝慨承式之無資無不人人悲且涕而海內學士大夫思茗雪之間失此老成人也亦無不人人悲且涕大按先生本末方其處而順親可謂古之純孝及其典郡而愛民又可謂古之遺忠至于中所歷履堅忍以濡其成極勞盡瘁以俟其斃此則孝子之所不能嘗而忠臣之所不欲

以身而姑試之者吁亦甚艱矣先生爲刑部主事時封父翁如其官母徐氏妻錢氏並爲孺人

淮安府知府范先生槓墓志銘　陶望齡

公諱槓字子美號養吾其先槓墓宋忝政文正公之裔文正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爲永嘉令當南渡時徙居會稽四傳至澧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玄孫完當國初時官光祿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鏞鏞生垣垣生錡公父也仕爲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承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解歸十有九日而卒於是公年十五矣貧甚幾廢業已益自奮滿服試縣中第一大爲令所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臥講畢復步歸

視微緣　卷之八十三

爲欤常奔走無誤文暇時於塗間默構之每往返輒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潛步月中運恩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嘉靖己酉舉於鄉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慎庫莊事日嗽餅數枚以廉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因令人要致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廣東司明年審決關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尋爲郎中時有昌平富戶百許犯陵脉論讞罪悉疏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死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時倭寇猖獗大

賈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告急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餼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聳墻築堡因盜商積衆爲持久計公度賊勢未解慮餼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即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即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未至就船中減價糴之頃得

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汗表裏粘合爲一肌深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倘廬置敞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水而潛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開水從水患淺耶時諸郎栝丁夫俟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備俾潛院大

憂之名爲語公設曰明公在何慮耶怫然曰乃欲委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

集耳曰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開比
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爲夫
彼利得僦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
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
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
都御史大喜構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悵然起曰何爲
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淺勞
若建瓴支用衆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
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

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
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
雞鵝菜茂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
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爲咨請禮部部更裁
令第具膳直王頓二十兩如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
至公遣人持鍰金遞於塗遣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
圖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祇
千三百比至儀眞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盜
階而公竟罷公爲治莫敢善決斷不畏强禦撫大爲鄉里患海夷
滯通於神明鄉官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鄉里患海夷
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
之亂槩郭絕衝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郭閉勿令過判
有傳牌乎曰否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公
心疑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
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鬬相搏繫以來而
戒曰愼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詗客西門過
舟方至官司不敢食暇問汝關乎叱令就繫入夜傳
令徼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
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
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侵辰
捕賊首已遁其孥校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

吏而弊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徼公且不測矗
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玉帶城之議復起淮安故
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多備也議
合之公意弗同院怒遣舉之身爲植工竣命曰玉帶
繪聯城圖大享勞羣吏令人邀公公固讓不往出行
城上數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
矣院聞愈慨於是搜遠歲逋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
階而公竟罷公爲治莫敢善決斷不畏强禦撫大爲鄉里患海夷
滯通於神明鄉官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鄉里患海夷
之亂槩郭絕衝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郭閉勿令過判
還以訴公公怒命墮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

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奸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而恨公切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於朝得復起脫身至行赴官會爲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四七百鞫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柏反詈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髀傻而趨公默詫曰噫是柏魂也而繫覺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沿最深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與以往指池曰徐柏屍在

是乎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名其父視之柏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柏有力殺柏者當勍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沍耳解其裏血漬露縞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柏者汝也遂且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傳以爲神焉去郡日郡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埭呼嘯或騎焉拏船尾之川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公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爲生立祠祀之其惠愛如此公於學以力行爲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爲老生其臨事明足蚤知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矣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帙見同學者死焉公翫習無懼色其膽決益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者謂諸孫就問詩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

廬州同知府事許侯惠民碑記

天淮右南北要衝風氣剛勁世多豪傑尚矣方今之時其能全民生于至危知天命攸在而德及于無窮者高陽許侯其人焉侯之鄉邑舒城實廬州屬邑橫潰之餘顛連無告歲自辛卯團立烏沙屯戍加以掊斂懷綏輯散亡復合生茵蜂集室廬櫛比越明年結好化部多寶俾以視兵元帥鎮守舒城聲援之勢既成甲午春正月有日青軍大肆殺掠封豕長蛇殆不能過膂肉爲食醢血爲漿凡所經由不遺噍類而侯發令運謀以防不測連嘗扼險設伏乘機彼既偵知獨無所犯是年秋趙雙刀攻陷廬州侯則躬擐甲冑士氣倍增既令敵人逐北繼而修治溝壘營繕器械勞必身先寢食幾廢丁酉冬陞同僉分樞密院事鎮守如舊又爲城建七門堰防三水樓櫓如畫過者不敢仰視焉明年冬再陞同知樞密歲至甲辰伏遇今皇帝統御六師恢復海宇而廬州已先款附侯焚香誓衆曰我之堅守茲土十年於茲者豈曰貪天之功爲已利但爲閭鄉井全生計耳今天命有歸吾屬其無憂矣時即表上符印其軍實名數租賦悉版以獻有旨邊事未寧仍領所校如故越歲改今任同知府事王五稔不遐愛惠彌篤故其士民一日環立相視曰我侯之流恩布惠者星一周又餘年矣匪侯之力身曷以生家曷以寧曷樹曷耕脫萬死于百千而獲見今之日者皆吾父毋賜也弗載堅珉焉垂不朽咸白縣官長狀其實來屬余文爲之記侯諱榮字榮卿侗儻好施果決有爲於佐理尤有聲云

常州府同知石允常傳

石允常字恒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分巡某道徼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閽官逼奸而死受其訴聞於朝補宦抵大辟羣宦銜之巧搆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　文皇即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洶懼服罪人上贖米五十石獨允常貧不能倩人乃躬以爲之值　智訖嗣俯伏陳其故　上念諤愨直且憫其貧命復官

辛卯九月奉使雲南癸巳三月還朝即命署通政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事所至凡百張鬼悉中肯綮丙申夏又轉鴻臚寺亦署事也明年冬又改署工部事聲績視前有加署事四年陞授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嘗出行轉城隅誤衝

皇太子駕事聞竟不問已亥四月癸巳有白烏乳于庭樹諤以獻　上喜賜金幣廷臣稱賀無何出爲湖廣按察使歷官三年無冤獄將代吏部侍郎師逵有事湖廣留之督軍尋改任山西以事忤親王貶知浙江海鹽縣洪熙改元正月封建親藩選輔導之職廷

黃佐

臣推詩可用會　上一日問左右曰大臣官人何在
此人宜爲輔導使人得易聞過至是起爲荆府長史
王書忠良規直四大字以寵異之宣德戊申丁母憂
歸葬人素服共公直有加者多訟之誘誘語諸當道
旨伸之服闋復爲長史與王不協遂除鎮江府同知
時戶部侍郎周忱督漕于淮徽之脩陂塘圩岸相方
設宜有成績未滿考以老乞歸卒年六十有八誘爲
人剛介慈賦性恢譎當被痺翕欵息謂其人曰吾今
夕乃爲大衆所苦請其故則曰叱嗟汝不知耶
朝廷遣人言以冤今速死耳痺者如其言遂得屈伸
不死云

李錦字在中號介巷陝西咸寧人父嵩有行義稱隱
君子錦九歲失所恃如安成依舅氏爲擇師教之端
坐終日不逐羣兒嬉戲讀書知大義日新月異成童
遠爲諸生受易於董生益肆力於學後遇秦州小泉
周延芳先生講學得聞閒程張朱爲學之要遂棄記
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爲事又與西郭姚氏涓
南薛氏麗澤講習善則相規知行並進久
之踐履益醇鄉中學者咸敬服如宋人之於横渠云
春天順壬午鄉舉入太學友天下善士爲邢祭酒讓

所重令諸子受學諸子稍不恭輒遣去後邢坐事下
獄錦率衆抗章明其無罪事親色養而志無不適執
喪盡禮不作佛事士大夫家至今遵行風俗爲之一
變余巡撫于俊欲延之教子錦以禮不往教及喪衰
不入公門固辭余愈重之嘗賻以二棺固却其一諸
司有博奕辭命有不恭輒固辭不受所居僅蔽風雨
茹淡服疏至於屋空臨財終無苟取小泉嘗難之曰
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隣人有種者非
竊不獲將竊之乎錦曰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周歎
曰在中可謂立身顯揚者矣其辭經極平正通達不

爲鑒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多名士及
在松江府同知戴親戎牒奸無所售有脫役四十載
者乃發其埋沒即令補伍乃爲官守所拘不究厥旅
卒於官骸骨不能歸其僚友賻之乃得歸云

鎮江府同知梁景行傳　順德縣志

梁景行者鼎新人也宇宗烈其父文冠最先從陳獻
章遊因率二子景行景華學焉文冠館于白沙習道
論于碧玉樓獻章乃名文冠藏修之所曰見玉爲碧
玉也景行既見獻章問勿忘勿助之旨與計偕肄業
成均於李公東陽所題百鳥圖一坐稱善知崇明屬
歲饑請太倉賑之活者數萬人邑多盜海上桴鼓甚
鳴執新盜赦不治受記使用命迹捕宿盜盡擒之婦
女或於巫祠宿求嗣因爲奸廉得狀盡收按誅之毀
祠爲社學故事令有获銀移給諸生膏火　朝廷采

木荆南道崇明司木檄徭一百有奇人過更一百二
十兩景行爭言崇明瀕邑弗能任省五六萬又請減
馬糧之半諸祿供盡革之大抵節用愛人其夙昔如
此矣改晉江未赴丁內艱服除不起先是吳廷舉知
順德遇景行以國士至都御史侍郎南工部則薦景
行京朝官及郡太守兩疏不報巡撫應天乃以郡丞
爲之而兩廣巡撫張鼎亦薦可侍從風憲詔有司勸
駕竟從廷舉後疏得鎮江府同知至則相國楊廷和
假子殺人論死楊一清時寓鎮江爲請降一等之罪
不聽又上六事于朝驗擊察黨與廣分封嚴內侍

遺負比十五報問還詩府長史歸景行孝大冠甚
愛之異母弟無別怡怡如也有司欲爲治第固辭湛
若水見白沙景行爲之紹介若水曰白沙不作功名
羣利往往而是宗烈超然世外未老而死豈天不欲
曰沙之緒延哉
論曰宗烈貳守遠邵輒上書言事此其志豈抑首下
僚汶汶已哉漢法令長罷廢用使者言復起以故能
盡其才今非進士死厥矣吳獻臣鳶宗烈每自以弗
如也嗚乎非豪傑孰能之若巡撫張公亦非俗吏哉

松江府推官吳公時來紀功碑　莫如忠

悟齋吳公以嘉靖甲寅來推松郡甫下車會倭夷發
難盤踞柘林以窺內境而郡守方公時且臥疾公攝
城守奉巡臺檄監軍則乃未明視事日不遑寧乘城
旅宿戒登陴者殊死守募巧匠作雲梯舂杵治火炮
佛郎機鉛銃諸器教士弩射予槥必習屯之四郊以
備聲援而寇勢逼其士女趨保於城以萬計或議鍵
關止之公曰城外非吾民耶以民與賊而抱空城爲
守幾何悉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合之又
城陰民衆壅污蒸染因大疫公四啓水關便輸新敦

者因其歸舟以機歸出之又多置藥餌躬行視療疫
良已即土諸路兵過吳門總臣張公計猶逾時衆大
譟及至松撫臣周公屬公除備公度水道所由就福
田禪林外立營壘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
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贊不冗諸營帖然客兵素
獷悍剽掠即不異寇公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
長數輩日率之以徇於郊刁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
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比張公移鎮境上有親
兵取人一縑公聽之數十張怒讓公公不爲動徐對
曰公用兵以安民也忍庇兵殃民乎張愧而止明年

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數仞文人情洶
洶撫按雨周公倚公急公盡撤屯戍第以箭弩數十
人扼其衝雨公危之公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服彼
不及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苦葢公慮爲火箭
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城
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辛且股栗無敢前公首馳一
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
還爲民屋則固昔所識也賊知我有備棄而北走將
突南都公建議曰欲窘君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戰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耶當事者從之急檄吳
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
果由橋李道平望阻水不得進徘徊一堤中自相踩
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
無算此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快之至今
而本始所爲緊公首謀也夫松固國家財賦重地百
萬生齒所繫安危計甚殷要以幸生永平詠歌動苦
靡然乃能上輸國服下恤其私以稱樂土自倭夷作
難民不知兵儒吏愕顧城之不亡者綫如累卵公起
自諸生赴義倉卒出入危城躬履行陳三年不寧食
寢督視戰守靡指揮揚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固溝壘

邳州知州寗直傳

寗直山東滕縣人性頴敏好學洪武乙卯舉於鄉爲學官宣德間擢宿遷知縣寛廉平易興學勸農未期月民相率趨令邳州有張氏以種瓜爲業一夕爲人刈其苗殆盡訴於直直曰汝有讎家乎曰李衆與子舊有怨直卽名衆反瓜田四鄰收其鎌鋤數十事雪之獨衆鎌水味腥苦衆遂辭服州民張謹妻朱氏責失金環釵釧六事爲姑所捶幾死其兄弟訴於直直名朱問曰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鄰婦三人耳卽日名四婦人至則以布蒙其面坐之帳中

便其伸足帳外令隷曰此是盜金鐲者取大杖杖之一婦卽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鞫卽服鄰境楊氏兄弟五人爭產訟經年不能決越境來訴直令跽庭下累日引古人兄弟友愛者反復開諭之五人感悟請不復爭上元縣人有囊鈔五百貫爲人盜去訴於直直曰汝何所見荅曰只枕一石他無所見直曰奈何令人取石入城隍祠決而求之復以其狀焚於祠下人爭趨觀密令隷數人聽察衆中又令二人立門下凡觀者出入皆索鈔一貫無鈔者不得出有二人私相語曰我知盜囊鈔者出此我與汝卽其門

鳳陽府亳州知州顏公木墓碑　許宗魯

明有顏大夫者諱木字惟喬隨之應山人也迺其先
業源自宜春歷世載德達洞玄公篤生大夫其生也
董卅岐嶷弱冠秀發壯而有室抗跡前古悼孝友
懋學砥行非禮弗蹈非聖不誦鄉之人稱顏季子而
不名蓋尊異之也正德丁卯舉於鄉有司屢得人焉
明年試於春官不第乃遊南雍海內衣冠翕然宗尚
咸以顏季子爲師大夫直任弗謝歸則德藝兩崇歌
眞若陶淵明辯傳若荀卿沉潛若楊子雲恢弘該括
若司馬遷班固古雅整厲若顏延之謝靈運言有可
法行有可尊蓋亦兼古昔之駿偉而集厥大成者

未終矢言弗替乃其仕履亨塞所弗較也西京許宗
魯曰余表顏大夫之墓有深慨焉大夫有輔世長民
之德匡時濟艱之才華國鳴世之文制禮作樂之具
顧乃小試輒沮終焉卷藏天邪人邪抑亦時邪余與
大夫同舉進士欽嚮其人謂當柄用康濟斯世今已
矣哲人多窮大才難用豈不信哉爰述其槩刊勒豐
碑倡烈表阡窮壤悠玄斯名始終云爾

睢州同知盧熙傳

盧熙字公暨洪武四年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歲復洊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適御史衛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睢近千人徵熙拘送熙名民自實得官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諭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令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貧不能葬官為具殮喪歸吏民挽哭者千人道遇大

涉經史亦善筆札子充賴宇次農文學得於家傳而行尤高以能書薦將官之會世父熊死歸葬誓不復仕充賴子儒宇為已博學能文自負甚高亦以薦官中書舍人

高郵州判官贈光祿寺少卿王相傳

王相字夢弼河南光山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沭陽知縣值歲荒相設法賑抹全活者甚衆秩滿拜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訪除民蠹擿伏如神至臨清捕監宦稔惡者數輩悉付於法權倖震慴及還朝又劾錢寧江彬風采益著無何乃竟構陷被逮謫高郵州判官卒相博聞有精鑒初少師張璁以落第候除相遇於

何璁曰約得三十金足矣相即如數貽之俾歸侯時後數年璁果舉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嘉靖初議大禮罹誣宜有恤典詔贈光祿寺少卿

朱睦㮮

高郵州判官姚君旭墓志銘　唐順之

君諱旭字景暘姓姚氏姚氏居湖之蘆溪至先生徙石門而先生嘗有意復蘆溪故居矣顧力不能後稍買田蘆溪之上歲時上塚輒低徊不忍去因自號曰蘆溪叟然姚氏故自石門徙蘆溪至先生五世復徙石門亦有數云先生爲人喜施賑族多仰先生于諸昆弟尤篤諸昆弟或不能守故所分產產且盡先生輒割產與之又盡則又與而先生所自有產實不豐也以是人皆推爲長者先生少治尚書補邑弟子員後以貢爲國學生至拜官高郵州判時年已五十有

四矣既老而始仕其仕又卑且不久罷去故所設施者不顯然其在高郵亦多有愛利可紀郵故水壑而下通水溉並湖田郵人及往來者皆利賴焉一日先生視水堤上會風起湖中覆船船人多溺死者先生命舸舠各水工救之其出水生者給之襦斂流屍葬之城北原上所獲篙櫂器械錢布以萬數令溺水資各自認其物而歸之其無主者悉以犒水工當是時全活貲還者幾百人葬者倍之道路皆咨嗟感涕而君嘗署州事州富人陳錢朱紀故以氣力漁食里人里

人訴之上官上官素與請富人錢交不肯置于法先生既署事梓諸富人至庭下卒按法刺配之千戶劉坐疑獄論死家苦貧不能關說會獄疫先生起閔獄次逮剔出伏庭仰天者再首領曰呼曰顧猶在邪左右杖呵曰何言也劉詭曰某繫獄自以不視日久竊爲或亾爾先生異之屏左右問狀劉頓首流涕良久曰某重辠法固當棄戮無赦顧復何言先生覺而詳置之陰令人刺其所爲狀即名吏獄白御史出之郵人以是愈重慕先生然先生故喜施雖在官中亦不廢施故人就先生率得所欲去以是鄉曲常連接

官署中而先生又不善結納顯者竟坐是罷計其在官僅三年耳生子曰翼女四壻潘密錢汝周孫歷通芽坤坤舉嘉靖戊戌進士先生送其女京師明年坤請告與先生南還道病至家卒年六十有五

應天府上元縣知縣安福伍洪傳　李時勉

伯宏伍先生死孝近五十年翰林侍讀學士後學李時勉乃爲之傳先生諱洪伯宏其字也世謂吳行人子胥之裔宋福州長史醇始家安福宮教先生諱皆其祖也資禀清純爲人剛介幽僻閒舍力學二十餘年時或友碩儒諸君子講論道義遊玩山水而已慨然有志三代顧處虜之時恥事之我　高皇帝逐夷定夏爲洪武三年庚戌詔各行省以經義試士備用先生曰道可以行矣以春秋就試主司石門梁寅薦於春官明年由春官登吳伯宗榜進士傳臚擢山東

臨清丞會有族任宣司又改徽州績溪簿有惠政部使等曰吾爲家也子其異日爲國乎言猶在耳不敢忘也每欲表以勵世未及爲耿適儀曹劉友球編集郡志勉故述所見聞并以遺先生家孫晃今任桂東司訓云贊曰勉讀經史而知吾尚之擇主仗勝之篤學而疏之歸田薛包之讓產固羨其賢至於孔褒一門爭死未嘗不三歎其難若夫先生之一身聚諸賢之善行振千載之綱常吾已一人而已況我國朝以來道義自先生而倡科第又自先生而始也世有骨肉相殘名利驅軀者聞先生之風寧不愧死哉有功於名教大矣孔子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孟子所謂非文王而興之豪傑鳴呼微先生其誰耶

蕭縣令汪致道墓志銘　汪泰孝

嗚呼時哉出處之難也惟蕭縣令汪公當兵革擾攘之際從容周旋克保其家安全鄉里之民以歸于天朝終又不失祿仕歸老于家是益人所甚難而能優爲之豈非操心制行之有素范物者亦陰有以相之與故人陳自新狀其行來爲請墓道之銘故不辭而志之曰公名致道字成德吾徽之黟人也曾祖諱一龍祖諱元號傳巖居士考諱太初俱隱不仕公自幼倜儻不羣厥考延倪仲弘先生教篤義方之訓與弟存心成性亦知勸勉元統甲戌公年十六弟年十

二即喪其考率先將事哀毀盡禮治喪葬祭禀承視先生一遵文公家禮事母盡孝道總理家務植立門戶鄉閭稱善越十年甲辰喪其母一循故典士辰兵燹所在剽掠乃損家貲以保鄉里繼募義兵從宪軍後郡已主帥李克睿上其功署縣縣簿歲丁酉天兵南下寧河王時僉樞密院事總兵克定吾徽公即以所部義兵散歸田里而籍其名數于有司已今賢公之爲人具書幣禮請至仍牒委以縣簿事吏民往築郡城晝夜盡瘁民忘其勞歲癸卯郡守李納薦于朝授滁州全椒縣簿之官未踰年改監安慶湖池規畫

有方錫報優異中書省以才幹委厥鎮江之丹徒丹陽金壇民兵單騎而往躬循村落名集隣戚參詢互考實情無隱休役家居者論令還戍逃亡戶絕者官錄其產歸寡廢疾者削籍爲民既復命洪武戊申陞知徐州蕭縣地當南北之衝累年兵燹人民散逃下車之初竭力招懷禮下賢俊恤孤抑强既踰時民襁負歸耕庶務咸理治爲諸縣最俄有黠吏以飛語中公部使者廉公治行懲吏奸欺而公略不自辯唯求辭印南歸使者歎曰汪知縣忠厚長者乃從其請既歸田里日以詩酒自娛散步丘園遇田夫野老笑談

忘倦自號高閒野叟公之出處進退大略如此至於友愛其弟至老不異待宗族鄉里恩義無爽接朋友久而能敬初倪先生葬未得地即與其弟謀捐重貲購地于余思塢力爲遷葬詳見東山趙汸先生改葬志大抵公之接人待物忠信端慤終始不渝故人無貴賤皆聽信之鄉里稱之曰成德之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望廬自訟如王彥方是益操心制行之有素者與

休寧令周德成墓志銘　黃佐

洪武二十有七年徽之休寧邑丞甘以聲以其邑故官所狀故令周德成在官治績有係去後之思者勒諸石與議宜得翰林製文因請于予按狀德成姓周世廣東雷州宦族父諱正前元欽州路判官德成隨侍家法嶄然不敢爲子弟豪侈狀惟杜門讀書洪武庚申春用鄉邑薦授閩之泰康邑稅務大使規畫有條月課增羨滿除山東萊州遞運官恪勤所職供億無乏往來便之十有七年有官未入流品者得以明經舉之令用知濰州張友直薦學通經術以年未及

五十授前職下車初值時祛除民害邑乏員佃身喧囂倥傯之間裁剸如流晨興秉燭視事嚴立信牌之禁發道銷緻必于其前來者不得一跡六房蹊關緣節吏無所容其弊革稟良蒭奸題帖無貸邑四履東歙西黟南遂安北太平籍民三萬餘戶里長二百四十有七每里一圖戶口賦稅悉疏其間徭役三等九甲周而復始吏不敢欺民從其令無田者毆之以丁丁一歲肅止五日先是里甲勾軍無問虛實爲費不貲則庭審之有無與決而請託不行和買病民籍其時直對物支付人得實慝恒日官無後用則民無妄費

故一切儉以律已無籍游食鄉井田野者得其渠魁二十七人痛繩之餘屏跡各衛勾軍補役餘丁更名異籍轉相爲奸審得其實立發遣之十有九年始設糧長察有害民者立除之餘悉震慴府每帖下勾稽無問事完與否惟貧顯否則毛舉細事爲罪事至立決有所拘閱詣行與辯竟泥不行千戶所有卒丁鬻兒者强獷無賴人畏之若虎格殺小旗屢問不屈移委會問至則俛首伏罪曰同相公來我尚何詞十七都民有牛在山被剸其舌者踪跡勿得則語之以曾有人來買否曰有之酬價不及而去曰即其人矣第

殺此牛必有來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尚在人神其事可方包孝肅云鄰邑欽民有訴殺人者初檢誣勘乎民當其覆檢察得其人一訊即伏而平之冤雌獲伸邑民吳姓者任廣東知事贓盈巨萬徵之屬邑不足濫及本縣所警不已密緘上聞褫罪本府而誣指之患遂息邑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轎民病之謂同寅官置一轎在廳待被不應索而索者吾屬當自畀之聞者爲之不敢啓齒黃

鍾妻吳氏朱原妻李氏皆婺居四十餘年撫子若孫特表其志節得旨旌其門閭邑知勸其爲政務崇大

體敦風化嘗于廳事後堂扁曰正已以見志在任七年屢以芳累赴逮法曹而耆民范積贍朱異尊等不難重趼願以家產保其無他迄得宥還耆民受賞而歸二十二年秩滿之京例當調用邑之耆民方德茂等還舉再任本府娟其廉能証以他事今亦上其奸弊事府獲罪已仍還職二十四年春以軍事錯迕再取至兵曹耆民朱良弼等復詣闕舉留悉允所請不幸嬰病卒于客邸是年三月二十日也邑民無不慟哭日天故不壽若人使得終惠我民也耶至爲罷市相與擇地葬已之城南邑民朱暟之所獻也既葬更

相率買田置宅爲之代耕輸稅養其妻子終身焉

沛縣知縣顏公璟傳

顏伯璋諱璟字伯璋以字行江西廬陵縣人洪武末任沛縣知縣死節年五十顏氏胃出唐太師魯國文忠公後居鄰城爲忠簡胡公故里元至順壬申有諱流者由鄉貢進士辟憲府史死節廣東伯璋之先世也伯璋聰敏介直能文辭洪武已卯詔郡邑徵賢良有司以伯璋名上擢徐州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南北搆兵官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給餉伯璋布置有方民趨事赴功不敢告勞二年辛巳六月望北兵直擣濟寧過沛邑沛民多竄匿兵退伯璋設法招

集之民復業如故秋九月有旨設曹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七堡爲備禦計尋調三千人益前軍所存二千皆疲弱不任戰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日北兵來攻伯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郤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伯璋呼弟珏暨次子有爲曰兵勢盛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家白大人璟既爲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爲士臨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大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作長

城吾徒雖死心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漏下二鼓報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璋具冠帶升堂南望拜雉經死子有爲自刎以從俄而諸軍至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死弟珏幸脫走濟寧踰月還沛詢已人知伯璋父子屍已爲胡先埋瘞二十二日至徐泣道其故伯璋於子爲同郡沛於徐爲屬邑予家居時知伯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於族姻鄉鄰稱其六行無異辭故爲郡守縣令所知以其名聞及爲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牀共食談誦懷慨練達機宜予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期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後貽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姪溫汲謫北平種田或曰恕

嘗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蓋事定加刑也台州祀恕于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蕭縣知縣鄭恕傳

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好古博雅家甚貧釜甑生塵一毫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時倚爲之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縣訓導尋陞知蕭縣其得民心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後貽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姪溫汲謫北平種田或曰恕嘗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蓋事定加刑也台州祀恕于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黟縣知縣嚴祿傳　黃佐

嚴祿字伯宜衢州開化人自少好學師事從兄好禮好禮官思恩臨汾建平不憚險遠率往從之學既成有司薦上銓部洪武中除太僕羣牧官三歲罷羣牧改國子監掌饌晨夕會饌執事惟謹簿正器皿分屬膳夫具有條緒應用弗失以是雖千百人萃七箸絕無譁者自祭酒至六館之士皆稱之故其才名以剸劇聞永樂初用薦陞閩縣知縣縣在會府臨其上者貴重且衆而朝命之使及海南諸蕃國貢獻往來宿頓供億之繁應接趨走無寧斯須祿從容應辦如

在掌饌時事集而民不擾閩賦舊十倍他邑民不克堪祿力言於府平其賦民至于今賴之歲庚寅改知黟縣愛民如閩尤篤意於與學民甚鄉服無幾辛於官祿天性孝友養孤姪如己子處族姻閭里汲汲好義及爲政益著賢聲焉子珊乙未進士翰林庶吉士授刑部主事贈祿如其官云

潛山縣知縣俞益傳

安慶府潛山縣知縣俞益浙江餘杭人由進士預修永樂大典書成授江西靖安知縣廉平爲治民甚安之親喪服闋改知潛山縣潛山僻陋益撫綏加勞兼興學教其持已愛民始終一節學問長於春秋公暇輒以授諸生屢考鄉試明於鑒別宣德九年十月卒室如懸罄至無以爲斂吏民哀慕而助給焉

劉諒字守貞湖廣與國人景泰間以國子生授鹽城令蒞戶非重犯例不服有司勾攝諒至別籠戶之籍名于官者餘悉入編戶法乃得行城啓閉由守禦所有司出入不自由諒乃白于當道奪城禁鎖鑰掌於縣慨科目乏人延禮碩彥訓誨庠士暇則出郊勸農親教耘刈之法值蝗蟓於城隍蝗皆入海荻死每旱禱輒雨雨不出境有一村雨不及使人廉其故則得妻殺夫冤狀人尤異之偶宿民舍夢有赴愬者明日猫投竈死命掘之下一古墓爲徙葬是夜又夢赴愬

者來謝淮賦喬亮當道捕不獲喬貢鹽城貢諒攝喬聞曰毋累賢父母自投聽解出鹽城境仍亾入海終諒之任不爲患當道奬爲淮之治行第一九載考績民不忍其去復留三年致仕

聽菴先生姓鄭氏名錡初字湘之改威甫而以威甫行龍毋太淑人乃先生女故龍自孩提卽隨先君吏部侍郎以事先生且舅氏北園大人又恒以先生之德學與善行嘉言訓諸龍知先生復有如龍者乎先生父長史公履方茹潔軌於大義沒時先生方九歲哀毀行成人之禮孝出至性然地既長家貧窶孜孜矻矻刻厲學問冬夜爐火弗具每擁衾然油手羣書口誦心惟達旦弗就枕是固德性以勝其晏安爾日外大毋王夫人恒以是勸龍學故知之今之儒生亦

能是乎先生每厲膺舉子業聞豐城宿儒丁公秉美克明性學乃請于毋丘夫人托田僅十餘畝盡鬻而得資束以從丁公遊日所論難者誠敬以立本察識以辯幾擴充以致用操存以熟執德涵養以定性先天後天以窮化有要哉丁之學大者沉潛義理故及門之士雖多聰明才辯皆弗許惟於先生以斯文望焉居三年先生歸乃與楓山文懿公連舍而居更相師友辯析疑難明炳洪纖切劘德行劭曰邁古至於文字勘磨抑又末已由是二先生之名重於四方學士從者彬彬然金華易學始大倡矣嘉二先生根據六

經博綜子史而尤深於易文懿公掄魁時舉奮庸于時先生乃弗利有司迹落落然而益奮曰予非爲程有司而學也則爲能予困成化戊子乃登鄉爲卒業太學祭酒邢公讓校六館士以賢闢賦籍徵于人先生裒然居首焉邢公出賦懸示六館偏呈在廷公卿咸曰是固賢士乎今讀其文猶洒然有浴沂風雩之意乙未登謝遷榜進士除靖江令專務以平易立政以德教導民幸民弗犯法偶有犯者輒戞然於色訟牒至庭以理喻之而已調人力本業習耕織逐末者則務抑之崇明縣流民三十餘口泛海種田風飄

其舟至靖江瀕海司禁武弁誣爲海賊棄具而以聞於縣先生按其贓仗惟耒耜笠鎛爾曰是豈盜耶乃多方辯之其冤立白三十餘口賴以活雖然先生長者所活人豈惟是特其至著者爾會監司行縣暴勞刑威弗悅先生之政欲加以非禮先生拂衣而出檄封其印而納之曰予自茲隱矣監司愧謝而留先生先君每語龍如此云六年政成執丘夫人喪而歸壁老稱歎歔啼泣若失慈母然至勒像于石戶各模印尸而祝之先生平日事丘夫人至孝凡得珍味夫人未食則不食在公弗獲一稱壽乃自爲像跽而拜若

沭陽令周先生感傳　樊鵬

余讀太史公伯夷傳曰顔回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名堙滅而不稱悲夫求嘗不撫膺而長歎也嗟乎今世有生平碌碌無可傳述得所覩捉影表章何異堅賢其有篤行忠信若尾孝烈齊事落落無聞亦復不少不可爲痛哭流涕乎哉爲作周先生傳周先生諱感字永昌號誠齋其先吳縣人也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寶京師廼爲順天大興縣人先生童時即詵禮容動遵尺度治毛詩爲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戸誦讀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

半聲益悲鄰舍開之皆歎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爲里中所尊禮學成諸生盡心下之以爲周君冠首固當已而果然凡七應試輒弗中有爲流涕者先生曰吟曰丈夫有命將奈何及歲貢入太學太學諸生亦心下之每試亦復首冠諸生然而終不遇也弘治乙卯選直隸沭陽縣令其治以敦大務絕苛刻又廉謹嘗有鄉人竊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先生曰汝亦人耳胡爲羞鄰里如是貽之斗米居無何里有遺物候還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人也一縣聞之皆感化外戸自是不閉令七年移縣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

王庑卿去思碑

陸深

庑莊王氏名卿字良佐太原人初有戎籍于弘農衛遂以河南貫舉正德甲戌進士戊寅夏來令上海蒞自德州之德平遷也今上海三年有薦於　朝名爲戶部主事去去而民思之庑敦厚質實所居不爲赫赫名其治上海也循循然因土之故而辦上官未之或知也庑處之淡然不疑無甚尚深城府人樂親附有以非意干庑者庑瞠目視而頫然變竟不一語其人流汗走故庑之去行李才數簏圖舉之若囊橐葉也民尤以是思之　武廟南巡道涸涸有綠以爲

嘉利者庑抗諸邀索一不應第曰　車駕至日供不供有令也何先事自擾爲竟以安堵他郡邑有坐是得譴者縣糧長有曰闔頭闔頭者兇獷聚斂之首人也其人必且材技尖儇倏忽若干瞳之士用感激乃若稀簡權倖抑遏刁頑理剔宽濫躬親淡泊一用清淨之治海俗幾爲之一變其德遠矣深按上海古華亭也地盡東海耕織之力甲天下人易爲富其失也脩脊俗喜相雄其失也囂訟禮讓之風少衰於囊日矣故海之政也廉慎儉信所宜先焉庑人品高有得于誠意之學故言行咸鑒鑒而感應隨之彼巧飾以捷取者繁民之心果何如也又聞諸唐貢士周曰庑

災或出櫃餘賑之民以不傷時疫流行庑操善藥作糜粥躬行鄉落遍給之小舟獨行侍御簡少民初不知爲官也江藩犯順人心騷動庑諭衆曰江海潮汐非賊利也固無慮奈武庫何吾且有備乃以告訐人蔽罪者許以鐵贖由是兵刃森然而民免科賦矣尤憤改作三年無土木之役舊民復甦公宇廨舍嘗曰取是居止已矣至于出令則曰令何可遂出出必祈于行行必祈于久朝自爲之慕自更之何以範民爲故終庑之任若畫一焉雖胥隸坊甲之人亦以不譁嘗語諸學官曰松郡文名尚矣講習討論諸生所自

致也規程以煩三博士恤其家禮其身今寔主之何敢詘也會有計偕士窘于行者曰舉賢邑今責也舉而不能行焉用令爲遂捐俸若干瞳之士用感激乃淨之治海俗幾爲之一變其德遠矣深按上海古華亭也地盡東海耕織之力甲天下人易爲富其失也脩脊俗喜相雄其失也囂訟禮讓之風少衰於囊日矣故海之政也廉慎儉信所宜先焉庑人品高有得于誠意之學故言行咸鑒鑒而感應隨之彼巧飾以捷取者繁民之心果何如也又聞諸唐貢士周曰庑

嘗有言造化所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而不能享吾享之而子孫不克肖多多亦奚用吾見以利貽子孫而竟破其家者何限也嗟乎疾斯言也豈懷繫吾海之思哉耆老胡錦等合數百人發私財市片石以請曰陵遷谷變此石永存惟庶以永存深故史官也槩于所聞艮是故得牽聯書之碑樹之縣衙之右以長海人之思

常熟令贈太僕寺少卿王公鈇墓表　陳瑨

王公諱鈇字德威其先五季時曰安者爲將軍鎮婺州行部卒東陽縣葬其地盡溪後人因家焉二十五傳至通徙順天左驍衛李千户聘郭氏生公暨旌白爲諸生儻蕩有大志所與游皆四方豪雋譚論奇節常月旦品目人士壯之尋　上命如于鄉庚戌發進士第官胡騎薄京師公慨氣白大司馬願提三尺從行間擊虜都人士壯之尋　上命如楚封八王道東陽上先人塚具酒食大會族里意氣遨甚王子拜常熟令邑海壖大豪多藪匿命作姦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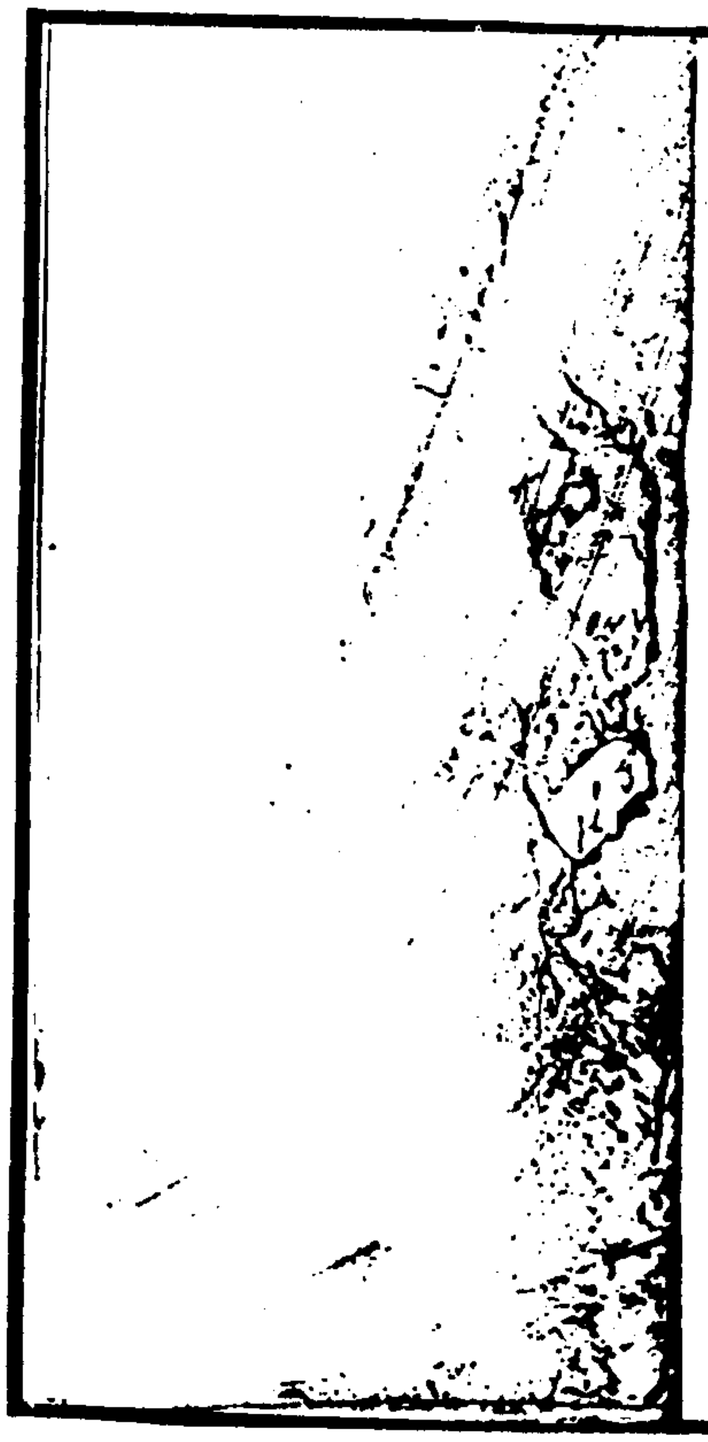
司檄收之公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鷹驚招之便匿何諸大豪躡踵至公盡貰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歲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公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即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効死公乃立爲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旰食命工厲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糜者邑故無城公請監司城之甫興役寇犯福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公擁衆壁野誓以死禦會邑簿李君宗昭有蒼頭安者猝遇賊狀毒弩射殪三人賊惴恐宵遁公乃親執枹行築凡三月

而城成明年甲寅夏孟月賊由故道入薄城北矢礮交下賊稍稍去公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公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公馳羽書乞援備兵任公環視苗卒應公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豫卜靈棋決之繇口有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福無倫是夜公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協卜亟從公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勳冠功輒以三丈浦爲冠自是公料賊必不敢復犯我即犯成擒矣明年乙

卯秋三載當上計時方急公乃止夏五月賊掠窆邑方舟從吳門向尚湖還海上公集劍起曰蕞虜乃尚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陽陽去時恭落錢公洋者素善射初冠至從公登陴稠而射相顧沾沾喜至是錢從吏公益奮倉卒名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艇數十追躡賊偵我入隘中出不意夾峭攻我時獨耆長數人從公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鬬死公奮擊及淳不克進怒髮上指瞋目大呼而刃剸公腹中矣錢亦鬬而死時公年四十二監司列其狀聞于上上重死事詔贈太僕寺少卿錢公鋆傳

江陰令贈光祿寺少卿錢公鋆字鳴叔顯陵衛人也其先籍浙之安吉七世祖錢鋆字鳴叔顯陵衛人也其先籍浙之安吉七世祖喜興　國初以功授荆州左衛百戶已徙承天護顯陵而鋆家在荆州父最生鋆絕韻異讀書一過目不忘年二十六中嘉靖已酉湖廣鄉試庚戌登進士第壬子出知江陰鋆性剛果遇事敢爲時倭夷亂浙東　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鋆度浙直唇齒地彼有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癸丑城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甲寅四月賊掠江陰鋆遣兵逆之斜橋三戰却之賊不敢偪城退營於定山會歲侵江陰

羣盜亦起鋆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乙卯春賊自柘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暘鎮已賊艘在三丈浦者爲參政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趨江陰鋆禦之於石撞矢盡繼以兵石鋆被創猶鬬賊遂遁去鋆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頓營華墅而陣賊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久之死傷略相當乃更合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港入偏城鋆業領檄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度大橋明日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



霍丘良令林君一陽墓表　洪朝選

君諱一陽字復夫漳州漳浦人其仕爲霍丘以調遷也曰良令都御史楚侗耿公所表也霍丘亦縣而文物不顯獨吏農省祭至四五百輩持令長短與抗禮屏側而後坐抗禮之風連敗二令君至班肅而後入屏側而後坐抗禮之風遂絕士于無明師雖諷佑俾業舉業率憯然津涯罔知攸涉君爲指授訓釋導以作文樂殘未暮年文風稍振田生既霑遂爲知名士邑氓敦朴而附鎮開順阻山出礦椎埋盜敓鼓鑄之奸視弋邑爲多君爲曉諭詔告所以本業保身之道甚悉氓俗遂變徭役高

下織鉅例傅籍前令受貲滿手由此册役不相應氓破家亾產相隨屬君立變其法按籍貲與氓調令相得氓以大蘇其他建學閭行鄉約保甲法正鄉飲酒禮釐私秤積公廩先後舉行邑人相謂數十年未見有令如君者會遷王官去既去而邑人思之不忘爲之立生祠以祀君者六七區逮萬曆甲戌去君遷官丙寅八稔矣猶求名公文以志其碑既歸杜門掃軌不通交遊之籍不預宴嬉之會雖居閭閻中有司罕識其面獨與太僕少卿朱君淡菴遊而與二二學子華談說義理學問宗人習其行淫放僻之事不待

禁而絕鄉人有不善畏君知多自改君自少卽慨然有志於理學行古道惟恐不及家故儒者君又喜儒畢止步趨一準於儀則其仕其歸莫不以古道官七品任兩官四壁蕭然猶故儒生也由是部使者絕無知君君亦不求人知家居十餘年長吏高君之風式君間者僅今山東道御史舊令房君寰一人而已始君爲霍丘而都御史耿公爲督學使者江南北輔郡畿邑守令以百餘其高者厲鶩銳其下者飾供帳巧趨媚公悉不喜獨稱君治行而故事使者不徇命不得爲人君罷歸耿公獨刺心君下世之二年耿公來

爲吾省都御史下車出教下漳州日其行縣勒石題林君之墓道云明霍丘良令林君之墓有司以禮致詞而以表墓之文委予且覈其行實上督學憲臣令紀之鄉賢縣刻石請文上行詛督學憲臣入祀賢祠具如教於是君在事循良之績與夫居鄉靖重之操一旦見褒顯云余嘗觀宋時歐陽修之論吏治以富貴貧賤不能愈人病爲況其言深切曲中又嘗讀我朝崔公銑之論吏有三一何與歐陽子之論符也豈非明治體達國論士哉又嘗惟漢世去古未遠風俗宜醇厚而貢禹在

送王邑庆儼序　王樵

邑于江之南稱地僻而俗淳者曰宜興金壇宜興里山複湖其水清演其田美千畝竹千樹茗山居千章之材其富皆可以擬封君十家之墟有藏粟蓄縑之室無飛鴈走犬彎强用長帶劍之民金壇襟洮滆而帶句曲附山之民梯山而田堀泉而灌山水時漲則瀆畝泛稼南出不十里即荏苒之鄉圃土如粲孟而稼其中以與水爭尺寸之地不勝則鞠爲洪波而百石之舟揚颿而出其上其無水旱憂而號爲上地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故金壇爲儉縣無物產之饒

末業貿遷之利罷區以土爲命豐年猶不足以贍歲大抵然也西蜀王庆知民之艱順俗之慈治以清儉民以寧一水陸置郵舊供以民勢陵其弱猶傷其惠橫需立辦適當者破庆曰是不可計糧輸金而代之以官乎　國初制額名田七而王田三田之有公私猶戶之有軍民不可亂也均稅之議誠見王田之困也而名田有勸征矣有馬匆矣有絲直矣有夫征矣有驛傳矣歲五徵焉不爲不繁矣而合軍興急缺之所加派又不止於五也困視王田等耳不登之上本稅猶艱而況加乎庆曰是不可審議而從衆以衆爲公以行而無後言爲允乎役十年而編例也稅比年而剖時也宿蠹先期而飛詭繼寒俾應而重累庆曰是不可通之以一而均節其力乎往役者酸人之義吾邑里百三十有六在市曰坊坊六而其甲六十其義宜均而近有偏重庆曰是不可均班以田番上以月使無獨優之里獨歷之家乎庆之政宜民而民之頌庆政其大略如是乃隆慶壬申六月庆擢司寇邑佐常君黃君造予請有志焉予曰是固邦人之心也敢述其得諸邦人之協論者如此云

易冠尹金壇清簡峻絕不與人交一言惟敬方麓先生邑民素弱久屈于豪右莫敢吐氣公甫下車爲伸之豪家奴屏跡民始有生氣矣邑中多弊政一一釐革之振作士類在任五年終始如一但疾惡太嚴豪通新鄭媒孽之止陞南刑部主事後歷官福建右布政使其治行多在湖廣廣東二省云方麓先生與人未嘗輕假一言其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武進縣丞劉亨傳

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設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爲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　建文君詔求言上言文武竝用久長之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脩學政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毀淫祠縣有作善教坊再思亭風厲民庶訟省野閑流亡來歸建文三年賜璽書縣民李德茂馬阿寶作亂曰郡守毋令滋沒率衆擒首惡殲之諭降散其黨靖難後遣使勞以金帛既而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有

薦修永樂大典者力辭疾渭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　御史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爲師表宜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　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璡曰孔子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長洲縣丞劉幹傳

劉幹字孟楨修武人先授岷府紀善永樂初浙西大水幹從夏尚書原吉來治改長洲丞兼理農事秩滿以母喪去官民遮留惓惓切事聞復任幹宅心仁厚性操厲白每出勸農同行縣父老畯問所病苦慈孺之色溢于顏面所至民讙迎曰父母來矣歲饑民輸後期上官譴責以身當之曰此丞之怠職也請代其訶人有過當笞惟喻以理終不下鞭箠無不心服縣居不障風雨敝於惡食居之泰然洪熙元年卒于官

無棺以殮倉已民嚴思敬等殯之頓于郭西僧舍反將葬士庶陳奠道殆悲悼若喪所生士人郭儀因人心眷慕之深留其衣冠於半塘側聚土葬之名曰劉公墩詳見郡人楼文淵所撰墩記

沛縣主簿唐子清傳

唐子清沛縣主簿也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知縣顏伯瑋令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埜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曰吾願從顏令於地下死之

金壇縣主簿申鑄傳

申鑄字鎔範性端厳有家範諸子自髫校歸猶俾之入田力作曰俠知所本嘗以嫁女使長子持數十金入臨清市奩具遺其金反命曰道遇談易者悦之遂忘金即置不問以吏事就選仕爲金壇簿主徵稅先是入穀之量恒溢怒曰是焉用量爲也命概之百姓稱平主計者置金米中冀入賄發之抵罪宿弊頓革屢被優奬偶遘疾數日漸劇歎曰吾居官不苟取今死何以歸葬耶子淵見其危也權辭曰適有餽兒矐者幸勿憂大驚詬曰汝敗吾平生矣遂面壁臥叩頭

百解之竟不返顧而卒今兵部員外郎綬乃其曾孫也魏人咸曰申氏益有世德云

沛縣典史黃謙傳

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戢下知縣顏伯璋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感顏知已願與同死死之

沐陽縣典史周鑄傳

先生敏敞夙成生五六年客有舉其名戲曰周鑄九鼎則應聲曰舜彈五絃識者固知其不凡矣稍長學春秋于鄉貢士慕應祥不數月悉通其義例然厭科舉之習益務博極羣經泥及史子棼縕剖劈以涌以採儲爲已有山時海合發爲文章汪洋恣肆遒厲峭絕詰屈盤紆如山澤氣升蒸而爲雲霍忽騰沓殫布六合雷轟電掣鼓舞推呈露須臾廓然消散天宇朗豁沢無一迹焉讀者初莫知其端倪徐而察之其有不合乎法度者蓋鮮矣學者連州跨邑交走道中先生

隨其材之高下誘掖摩厲座客多有成正統六年浙江柯察史屈先生爲子弟師乃實先生名承差籍中以避嫌先生固辭竟不許滿三年上吏部時沐陽榮襄伯金濂方尚書刑部初設奏議科辟先生從事其中且使二子師之凡政之未允獄之有疑常與密議焉例止得驛丞先生固不樂乃謝病歸十三年閩冠鄧茂七作亂攻圍延平時僉都御史張楷參二劉一陳三都督軍以討之梧賊葉宗留咋諸途陳都督敗死請濟師制詔寧陽侯陳懋拜征夷將軍帥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掛督僉事董興左右

四將軍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大發兵往討之金尚書乃聘先生寘幕下凡箋奏檄令調度賞罰文檄悉以委之殫竭忠誠彌縫匡贊知己不言十四年春師次建寧而鄧茂七先爲延平官軍所殺餘黨推其兄鄧伯孫爲主幕府議進取諸將言人人殊先生曰閩地林叢深阻山石磽确曾不得方丈之平以託足其勢不可成列以趨接軫以驅也而賊窟伏草莽伺閒竊發官軍單行星散首尾縣絕卒然遇之將生致擒敗矣宜軍便地爲營遣人四出招降者復縱令相招明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其有負固不服

者然後進軍剿之誅其首惡舍其脅從其衆可不攻自破矣幕府如先生策多所擒斬降者相繼衣冠之族汚衊于賊者先生爲之湔洗全活甚衆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衆疑懼之莫敢往惟先生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往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先生不爲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書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

以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兵益初發難時先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賊作賊屢敗乃請降開又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闘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先生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呆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被伏難用事者方大保護京師之功格其賞弗行久之始授沭陽典史初僉都御史王竑董漕事而巡鹽兩淮監察御史練綱與竑不相下揚州知府丘陵素爲

竑所厚綱每以吏事責陵輒舉先生以爲況陵以怨于竑竑銜之未發也景泰四年先生以漕行道中竑令人録先生行橐得白金三數錢文致爲民財先生度不可與辯引垢誣服家人訟諸朝事下法司讞天順元年更化先生事白復官因致仕歸先生年益高德益邵文益奇四方求文者日集其門崖鐫野刻煦映山澤部使者若藩臬時具書幣走吏卒候起居先生往謝則處以賓位送迎必及門儒者榮之先生孝友誠慤事親色養備至親卒身負土爲墳春鉏不去手鄉人義而助之逾年墳高數尺廣千數百步樹皆

成林用古人族葬之法令兄弟子孫叙昭穆以葬不限居之同異曰吾親所生惟兄弟二人吾何愛數尺之地而令遠吾親乎華川先廬火遷居桐村先廟而後寢嘗疑朱子家禮四龕以西爲上之說循習唐制非古禮也乃爲三龕中祀所繼之宗而祖禰以昭穆處左右門人以問先生曰此固朱子意也其祭用古今禮先生天分絕人書一過目則背誦如流終身不忘爲文章未嘗檢書一事不悞竟死聰明不衰燈下能蠅頭細書詩文數千篇皆手自選錄其立意造語往往出人所不到學之者弊精苦思終莫能近之嗚

乎天之降才也得其全者寡矣

王時槐

得于後者不專乎一本末咸具可謂茂德謚才矣然以前跋後疐與時相齟齬竟弗克大究厥施惜哉

遂奇好學善屬文居貧受徒自給征閩回口不言功默默守故職貧益甚時　獻皇帝歸自北狩　景帝尊爲　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事諸大臣方倡興于之說遂奇獨草疏請還政　獻帝未上而語泄　景帝大怒下遂奇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死掌不能行者數年　獻帝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應天府學教授賀公鈞傳

賀鈞字信夫江西廬陵人正德丙子鄉舉性敦厚端謹居父母喪哀毀苫塊三年家人嘗失火亟取累世神主奔出他一無所問爲麗水令除苛弛刑而重德教見上官不能俯仰隣都內閣張公方赴召馳傳絡驛鈞獨不一見改應天教授日與諸生講學必依於孝弟忠信聞者畏服贄儀悉却之有强之受者則曰吾聞諸生中某貧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給之即惠我也他日諸生受功者來謝則大喜以爲古道友誼今乃復見又嘗自捐俸以賑寒士南宗伯涓厓霍

公閒其賢深加敬禮贈以文辭其辭不飾以屏僞禮不撓以崇質俗不諧以自立儀不炫以衷乎誠求自得而無外羨云應天府志列名宦傳中葢年與東廓念菴雨峰師泉見川諸公論學不倦鄉評推爲馬行長者所著有龍岡摘稿子經舉進士官至廣西按察副使解組歸乃執贄布衣劉雨峰先生之門士論高之聖老益勤葢能承其家學者

教諭公名訓字汝學姓楊氏吉安泰和人文貞公之玄孫也　國朝相業稱三楊而文貞最著　昭皇帝時嘗賜勑傳其子孫曰今爾子孫與國咸休益特恩云其後傳四世而有教諭公教諭公年十歲即能記憶文貞公言行已乃讀勑諭輒悲憤泣下曰吾家賴先太師受　國恩特厚吾不能繼揚前烈其如先太師何乃十四而爲諸生有名家又故多賜中秘書也于是益廣覽古今學士家言習聞國家故實明當世之務故文詞數試高等諸生皆避讓公而公性剛儉

不妄交遊後進者益憚公遠之已見公坦直無詖也率就決疑事或持其文決試等高下公試言其甲其乙率奇中或又決其人後當善敗率又中于是諸後進者率又多親公是時人謂公立取高等無疑然顧數試有司數不第歲甲午選貢上禮部非其願也故事歲貢生皆授訓導官會有大臣建議命吏部第其文高等者學正教諭公即以高等得教諭華亭華亭俗故侈靡士餽遺學官已即散設遇學官禮敬衰矣公持已嚴重立規條數十督正諸生諸生不敢以餽遺餂公諸被糞與者率取高等而又以義氣倡諸生

一時恃公爲緩急有司卒無敢凌轢諸生者每御史行縣至皆重公文行注上攷顧以不能折節鄉貴人以公爲簡已以故久不遷既仲子載鳴進士爲潮州府推官公以爲能守先太師之祀也遂益無復仕志時時遊九峰三泖間詩酒爲樂云而自華亭遺載鳴書曰夫推官者法吏也法生殺人易耳能不枉者難也今用法者鮮能自鑒也即能自鑒者又不能違上官意指也若是則法安得無枉哉閟小子懼無以爲

也吾往者亦欲以功名自見于世顧乃今無所陳列低徊而不能去者徒以先太師故也吾今乃可以休矣吾聞長老者言仕不貴世胄貴世德也閟小子其無忘世德終其身報　明主之賜吾即歸無所復恨矣久之始遷爲黎山王教授歸過里中日名里中長老故人飲讌甚遂不就黎山無何疽發背卒壽五十七歲豈所謂高才困阨病自內生者與臨卒時諸子弟議銘旌宜書教授公厲聲曰我未嘗之黎山安得以非禮加我乃竟書教諭此類曾氏勿簒事否邪後載鳴陞吏部得贈公考功員外郎而公故號天村山人今縉紳中置教諭考功郎不稱稱天柱山人以公志業高官不足稱云公上世華陰人南唐時侍郎輅

者從廬陵至宋時允素又從泰和徙泰和十三世而有景行者仕爲翰林待制景行生公辰公辰生子將子將生文貞公文貞公生稷稷生昱以廕爲太僕寺丞昱生雯雯生教諭公教諭公有三子而吏部君能世其家教論公所著執齋稿朝天稿敎吳稿指衡稿凡十餘卷蓋自以遭時不偶故著書以見志云　喬世寧曰余攷論　國朝名臣文貞公蓋多社稷功云其大者　章皇帝自武定歸也羣臣爭言襲趙者用文貞議趙以永存余多其定國是危疑之際且海內以此免兵革之禍其功澤至不細矣其子孫宜有厚

報顧其後歷三世而不甚顯至教論公才足以顯者乃又以一學官偃蹇終身以死何邪今觀五世之後吏部嗣興又何其赫赫聞也斯先世之遺烈非與嗟乎黃河之曲其浸百里蟠桃之木千歲一實文貞之流澤蓋深遠哉蓋深遠哉

江浦教諭祝先生金墓表

先生諱金字廷心姓祝氏括蒼麗水人祖亮元處州路經歷父彥方安陸同知先生資性純厚幼不妄語九歲通小學論孟書甫志學盡讀諸經旁及于史年十八不遠三百里師事金華宋先生景濂逾四朞學成始歸宗太史甚嘉與之洪武甲寅同知翁與郡守臨安郁公斌偕坐累謫役鳳陽先生即從故里攜貲裝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郁無他子弟侍側疾革托以身後事既殁先生爲經紀歸其骨于家已而同知翁亦遘疾先生日奉湯藥夜則籲天

洒泣悲哀求以身代翁瀕危數四時盛暑衆莫不勸預治喪具逮夜將半翁忽大呼曰金何在於是絕而復甦人皆謂先生孝誠所格已而翁遇寬恤思復任遂引年致仕既歸感末疾弗能起先生遍求良醫乃調膳饈侍寢左右衣不解帶者七載如一日父歿哀毀踰禮母夫人懼其傷生越四日強之食乃啜粥治喪不用浮屠葬祭一遵朱子家禮寢苫塊三年哭泣之聲如初喪其奉母夫人也備極甘旨之養母歿哀戚之情一如失怙凡親平生所嗜終身不忍食遇忌辰必先期齋沐致祭畢哭慟不食者終日其至孝蓋

天性云處兄弟極友愛仲氏嘗求異居室廬田園從
所擇略無難色鄉有豪横恒假虚詞肆誣構者先生
正言反覆導諭之其人卒化服郡邑兩舉不就築室
白溪山中自號蒙山處士有終焉之志久之與仲俱
被徵仲應詔授秦府紀善先生以疾固辭歲已卯郡
守劉仲廉邑令周又玄屢造謁其門請先生分教麗
水邑庠不獲已乃就至則闢令特爲構樓一區處之
環植竹萬竿乃更其號曰萬竹山人端居講堂嚴
矩度勤訓誨解惑析疑隆冬盛暑弗懈由是人才輩
出盛於昔時改江浦教諭邑居大江之北學舍至壞

漏不可居先生修葺廢墜教育之方視麗水益加永
樂辛丑滿考乞致仕從之先生學問該洽操端識明
每賓興之歲藩方爭聘爲試官所歷四川河南江西
福建皆稱得人而江西尤盛平生教學者以持敬爲
主雖謝事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家廟肅揖一
月之朔望必造先塋祭掃鄉黨宗戚相顧者未嘗以
耄疾辭所著詩文若干卷皆溫純雅正類其爲人距
生以元至正乙酉四月二十二日卒於永樂癸卯二
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

深陽縣學教諭秦公約傳

秦約字文仲其先淮安人宋直龍圖閣觀之後始遷
崇明其後再遷崑山父玉字德卿業儒有至行門人
私謚孝友先生約至正間官崇德州教授洪武初應
名試慎獨箴拜禮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以寶鈔束
幣徵詣京上疏陳乞復書院書堂義學例當復守令
之選另立一科四十蒞職百日舉代郡邑三年造冊
與志書同進以備國史採擇　上悦以約年老難任
繁劇計五百里授以儒官得深陽教諭御史練則成
待制吳沉薦約宿學道老合在館閣不報在深陽八

年請老歸卒約文章務求理勝而詩尤工張潞公貢
師泰尤所推重所著詩文曰樵海集別有師友話言
樵史補遺孝節録詩話舊聞崇明志

句容縣敎諭胡公璉行狀　梁　潛

公諱璉字商用胡其姓也筠陽衣冠家惟胡氏世有積德至公尤克自樹立爲人魁梧奇偉身長七尺虬髯奮張論議英偉見者爲之易色性孤騫傲岸不曲合取容當世然聞人善如已有嘖嘖歎之恐後大夫士與公遊者行或有凉德輒曰胡公其知之否言未發公已曳杖來痛詆弗已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然咲曰友道貴直非訐也平生不尚華麗大布之衣脫果之飯澹如也少從豫章陳仲易學尤遂於易然兩弟偶於有司當時莫不惜之未幾元季兵起杜門索

居惟事親爲務母喪終制弗御酒肉父旅殁於括蒼時道阻不通公蒙難跋躓走二千里卒負骨以歸人歎異之歲癸丑五月袁州僞帥歐祥遣右丞劉敬襲筠陽據之一時名流皆爲所羅否則必遇害公獨啟迹遁去甲辰冬　大明兵至江西諸郡望風納款大將軍分兵告諭聲言不亟降者屠其城劉敬聞之大恐計無所出則謀掠士女金帛火筠陽退保新昌城中民皆惶懼晝夜號泣公知事急乃往見敬麾下僞院判雷均正員外袁友德曰汝等乘時竊據今日很能有爲乎恐首領不保奈何友德且駭且問公曰

事已迫矣不早爲之所恐貽金帛須臾不復有生意筠城既不能保況新昌乎且天命人心已歸　眞主觀其前兵可知矣大將軍兵之所至無攻不克無戰不勝迅若電埽汝等固戕此一城生聚然汝亦因迫就縛矣知者貴知幾失其幾悔無及也友德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然右丞不我從奈何公曰大丈夫行事苟可以濟衆爲之不顧第往說焉以納汝忠否即俘以獻友德等如公計往說敬敬懼而從先詣督府投書而難其人與論莫若公遂爰公以行瀕行公

謂之曰吾行矣恐汝等先諸後悔城中禍福未可知也友德叩頭誓曰天地鬼神昭布森列有違斯盟家無噍類公於是乘傳至臨江以其事白于大將軍深喜欲即官之公苦辭不敢願且歸速敬等來降乃賜衣一襲俾還筠陽於是敬等相繼出降城中以戶計者十萬以口計者五倍戶之數皆懽然相慶以爲更生至今遺黎故老告其子孫曰若等得廬爾居佃爾田胡公力也洪武八年擢敎句容直諒忠信士子化之未終三年淹以疾歸每撫膺歎曰吾乃止於是命也白是無復留心世事衡門之下觴詠不輟翠易詩書諸家說析而係於各章之下於易則又以程朱之

論會通之而受其繁識者謂其得四聖人意諸史百
于手筆者二百餘卷每呼其孫振指視之曰即不諱
後遺汝以此矣賦詩爲文間存其稿年七十有五得
疾遺命其子治喪不用浮屠將易簀親友環視强之
日灼艾或可起公舉手加額曰君子貴知命某年七
十五得全歸宜矣言訖遂終時辛巳三月十八日也
傳有之曰活千人者其後有封公以剛明正直之德
遇往卓絕之見雖不獲盡用于時然筠城數十萬民
得以保其父母妻子其功豈小哉子知公之子孫不
食其報不止也

訓導王行傳

王行字止仲吳縣人家素貧賤父其爲人讎藥挈行
自助行時數歲聞梁千品悉志其名品主嘗喜聽稗
官小説行默記數本暇即爲媪誦之主異焉試授論
語一帙翼日已成誦遂悉所儲書盡其披閱三年辭
去授徒城北一時文名大噪尤善談論對客抽繹經
史援據古今纚纚不窮然家徒壁立几無留冊叩其
所自曰向得之藥主人耳洪武初郡學延爲訓導諸
生心頗易之以五經疎進問難行隨問辯荅無有凝
滯衆始驚曰王先生非詞章之學也郡守魏觀土觀

先後薦于朝不報晚歲將遊金陵或以時情匡勘
止之行不顧竟往館於貴臣藍氏藍得罪行亦坐死
行有文武才尤喜論兵負其所有以訖于難君子惜
之所著有楮園集半軒集學言稿通意宜資墓銘舉
例唐律詩選共若干卷

鳳陽府學訓導韓公忠傳　李濂

韓公忠字景賢祥符人上世居趙州之韓村祖某仕元爲儒學提舉至正兵亂徙河南通許之棟城洪武元年始貢祥符公生未滿晬喪父時兄甫六歲門祚幾墜賴母姚守節不嫁迎外姑黃相依撫育二孤克底成立云公志行峻潔成童時晨興赴學出聖門拾金以仗一持回白母曰待尊者至與之少頃里人高氏號於路曰新婦歸寧遺失金鳳釵一疇其拾者公應聲還之鄉閭高其行弱冠受尚書於郡博陳彥衡得其西義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明年會試下第卒

業成均納交海內名士問學益克甲辰　文皇上賓　仁宗臨御改元洪熙勑國子監祭酒楊簡太學諸生學行醇正長於撰述者十人聽用六館會舉七十人人三試彝倫堂公皆在首選乃奉旨同進士劉謙等持節江南諸郡參修　文廟實錄逾年嗣奉　宣廟特旨就便采輯　仁宗昭皇帝實錄一併進呈事竣還朝史館嘉之宣德庚戌會試公名在乙榜授湖廣襄陽縣儒學訓導迎養母挽于官邸公何母卒扶柩還服闋改鳳陽府儒學訓導矩範嚴峻士習一變久之有退休志乃上疏乞歸得致仕時年五十有五而翰林院修撰吉水劉公儼爲文贈之稱其文章可以範世風節可以表俗君子以爲無愧云公之歸也行篋蕭然惟圖書筆硯而已敝廬二間不蔽風雨乃教授於鄉以自給扁其座曰硯田志無它也河南巡撫都御史慈谿王公來聞公名禮聘爲子師辭不往郡大夫敦請爲郡志總裁儀幣及其門峻卻之其介特如此公博極羣籍尤長於詩平生累千百篇皆冲淡典實無雕刻綺靡之習自名知恥藥安貧守道怡然終日年九十神清體健鐙下能作細書而湖南淮西兩以文武士咸德慕義問遺不絕忠信之行人皆稱之無間言

論曰余夙聞先生高風數訪其子孫求事實久弗得也頗以爲憾比者鄉進士陸生東持烟薰殘帙一束至云得之一圬者問其姓名竟先生之後裔也展讀之乃韓氏族譜暨松江太守黃平衡夫爲公作畫像記陽武訓導陳頎永之爲公作贊二子皆名士紀載頗得其實因撮其大端而爲之傳嗚呼今公之子孫衰弱垂絕幸猶有一圬者能藏是煙薰殘帙而不至湮沒也

浙江一
布政使
梁棨　陳煒
端宏　李贄
陳仁　王尚絅
張芹　留志淑
參政
林瑜　劉安
周旭鑑　張穆
廣西一 非本人目錄
陸容　楊奇
陸簫
參議
徐瑤　符觀
按察使
王良　周志新
陳璇　楊瑄
王之猷　張文
副使
張和　閻成　閻睿
高貫　李熙
曹時中 兄泰附　王英
閻溥
僉事
王濂　劉宜正
劉永直　蔡楫
鄭建　和維
皇甫涍
知事
廣西二 朱之人一四目錄
張之象
山陰張汝霖 全校
吳興茅元儀 全校
錢塘徐象橚刊行

日錄終

浙江一

正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梁公墓志銘

正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秦和梁公享年七十卒於位公名黎字叔車別號松軒而梁實秦和右族世以詩書禮義是務子孫或顯或隱代有其人公自幼承家學之慈端重不凡有相者見之指公謂其祖曰貴不可言宜善撫之與兄果業舉子兄弟互爲師友業殊有進應秋試元弟

肯捷公專中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未幾陞員外郎時尚書瑤源性嚴殺人莫敢近獨公遇獄有疑者能與之辯不歸於至當不已若緩稱冤在獄二十五年經十三司不能決部特委公公取成案閱其所犯坐減死出是公名大著陞廣西按察司副使兩考陞廣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一日他所洞蠻入柳州界刼掠人民男女官軍追及之以所掠男女悉殺之以要功公知之謂其首帥曰今後官軍但得被掠男女一人生者准功一級自是男女得生者莫計其數田州上官舉鑑兄弟二相讐殺經年不解時都御史馬公鎮守其地謂公曰此事非公往論欲其二家帖服不能公遂行既至曉以大義泊中朝廷之大法二人即扣首曰不敢不奉教即帖然服公還二家各以黃白金其數不貲爲謝公悉却之曰得爾兄弟和氣如初尊奉朝廷即是我受惠也及一文土官梗化公與巡按御史侯曾階行處治侯以風紀律之其徒擁衆咆哮不服公起叱之退徐徐以禮法曉之衆皆扣首曰唯公之教是遵不敢更犯遂天憲侯曰公何以得其心如此殆若昔人所謂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者邪又兩考陞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公至不動聲色惟廉惟謹以幸之卒致貪廉薄敦利興害除俾一方老幼仰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迨述職　上賜宴禮部及賜襲衣既歸公以廣西與浙江所歷任歲月迴理九載赴史部併陳年已七十乞致仕部以公年雖七十精力未衰以　聞上命復職至官感疾而卒高祖才可曾祖彥卿祖不移別號畦樂多才多學鄉里恒尊稱之曰畦樂先生父用之別號泊菴累官翰林侍講春坊贊善其平生著作有泊菴集行於世公之爲政蓋多本之學問寬不失縱仁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贈工部尚書陳公
煒墓志銘　彭　韶

成化甲辰八月十六日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陳公以疾卒於官公陳姓諱煒字文曜號毗菴福州閩縣人先世衣冠文物著於閩具載考翰林侍讀綱齋先生墓志綱齋元配林夫人無子繼林安人以宣德庚戌八月十七日生公資稟秀朗聰悟過人甫十歲失怙知力學年十八舉正統丁卯鄉薦景泰甲戌會試中甲榜以疾未廷對奔嫡母喪歸嫡母惟一女嫁巳久公盡出母所遺衣物付之曰慰吾母於地下天順

庚辰始赴廷對賜進士例遣歸待次至臨清覆舟溺子女不行寓教山東如御史高唐劉魁董皆出門下未幾取回京明年選理刑又明年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錦衣衛有都指揮自　英廟時得幸連起大獄陷無辜公與同官疏其奸利謫戍嶺表中外快之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臣黨立廢后事調遠州公草疏請復其官以旌直臣不報尋差巡按蘇松常鎮四郡歲連歉荒甚承命有司發廩十萬以賑諸潤卒過造舟預以月糧錢質於富室充費而日無升斗之食公為會其月日平其子本約歲有七月糧悉以還士

卒上海民婦與私夫逃其父慙謀殺丐女衣以婦衣沉之江月餘形變則誣婦翁因姦殺其女婦翁無以自明引伏公疑令人蹤跡之果得之蕪湖巨室於是坐婦父以死移北直隸提調學校公嚴章程勤課試而歸重名檢學官黜者餘三十人士子沐者餘四千人復以生員舊例充吏適中不學士子計特奏寢之成化庚寅陞江西按察司副使福清商十三人見殺於石城民欲貴而燬其尸久不得主名公廉知為潛氏所捕至伏法藩司因盜越獄罪獄卒以故縱者二十七人公以一盜逃而死典守二十餘人法太峻減

論以徒甲午陞本司按察使不事刑而風棱自著上杭富商林春追擊王氏等歸家至番陽湖同舟人夜投十餘人於水而取其貨王氏喑水不沒浮三十里得出訴於公乃戒遷吏物色之至撫州掩捕焉贓盡獲盜無一人免者臨川人陳季宏搆民王華一為單縣捕之急華一潛殺繼父白文質誣季宏因捕殿死獄數年不決公疑之詢知文質有幼婦吳氏逮之至具得華一殺文質狀季宏得不死歲嘗旱甚公禱有雨既而有芝生後堂柱衆以為瑞公曰此歲豐人和之兆於我何有哉吏部連薦為浙江廣東左布政使

皆不果而公又丁母安人憂去官既葬闢祠堂定祭
祖立家規且期齊心模以淑子姪杜門不出有終焉
之志適江急缺使吏部亟以公補之公不得已至官
持已愈嚴吸史愈峻而治獄愈力吏民益畏愛之朱
子語類久不傳不憚勞費爲板行於世吏部復以湖
廣左布政使薦又不果明年乃陞江西右布政使公
不以正官自逸猶隨牒分守於外弋陽樂平二邑有
洫田弋陽民輒潰之彼此鬬
訟積不相能公躬服其地見陂可溉田萬餘畝而爲
弋陽患纔二十而一遂屬二邑民論之俾樂平民仍

陂水行溉而倍償弋陽患水之田并貸其徭賦民皆
樂從新昌民陳守訓者力貧耕讀爲書良善之家四
字旌焉蓋凡賦政之餘有可以勸善懲惡興學下士
者無所不用其心其風操之厲不減於持憲日也兩
廣總督都御史乏人廷議推公雖俞旨未下士大夫
咸色喜已而有浙江左布政使之擢而公不及見矣
公爲人志高行卓一於正而不苟靜重整服有澄不
清撓不濁器度義所激則勇爲之至人情世務極其
纖悉能知人邪正考其人終身不爽妙翰墨善吟咏
片言隻字爲人寶惜聚書且鞫老手披口誦非有事

浙江左布政端宏傳　郡志

端宏字仲仁號垣齋當塗人景泰癸酉領鄉薦登王
順丁丑進士庚辰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捕通州東
昌等處德威兼濟所至盜息民安歷巡按雲南河南
廣西咸有風裁洛洞蠻僚寇邊時征討官軍僅撫定
其酋首而其下猶有肆剽敓以厲民者總帥輒以地
方寧靖上聞公劾其妄復下令選將練兵豐食設險
以爲攻守久遠之計由是諸蠻望風附義陞陝西按
察司副使歸省涉江中流颶風大作幾覆舟人皆錯
愕公泰然曰吾生平未嘗行一不義今反已何愧俄

而風果息丁內外艱改官兩浙陞山東按察使浙江
左布政使浙人聞公還鼓舞歡動如市乃益篤忠良
修職業人咸樂其長厚丁未謝事非公事足跡不至
公門乙卯卒於家子文輝文暉文用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君贊墓表

楊一清

正德壬申夏四月六日通奉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李君惟誠卒于家其弟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惟正具事狀請予表其墓君諱贊惟
誠其字別號平軒出唐西平忠武王後裔忠武生憲
嶺南節度使節度生浙爲袁州刺史因家宜春南唐
時再徙吉水其傳至于子敏國初始徙蕪湖家焉君
之曾大父也大父隱不仕父爲諸暨縣學訓導俱以
君貴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君爲仲子

少頴脫儕輩長遊邑庠與惟正並有聲江東成化庚
子鄉試同辰會試入奉廷對賜二甲進士兄弟齊名
人以爲美談丙午授吏部文選主事弘治元轉考
功員外郎爲太宰王端毅公所器重以母淑人喪歸
服闋改兵部武選員外郎進車駕郎中順天民地多
併入勢家而牧馬獨以丁口計民坐是困大司馬馬
端肅公疏君理其事君勾稽有法盡復民業中間補
截調停曲中機宜民至于今便之久之改武選庚申
詔大臣各舉其屬可任方面者馬公以君薦送擢陝
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嘗攝司篆提調鄉闈清理戎牒

務持大體不屑爲煩苛三載考績遷浙江右布政使
非轉左浙俗侈靡君敎之敦本實崇儉惕歲饑躬歷
郡邑勸逋負發倉廩栝問存恤所全活甚多屬逋瑾
專橫籍故錢都御史家君憐其非辜語輒泣下所以
調護之者無遺力瑾聞而銜之或風以自免計君不
聽會吏部擬君遷太僕卿瑾勒令致仕杭之老稚遮
道泣留不得至留其一履以志思君性寬簡與人處
洞見肺肝不爲逆億或已負亦不之較其爲政稱是
未嘗沽赫赫之名夫則有遺愛焉詩文清遒峭恆類
其爲人草書道勁得蘇長公筆意既解官歸日與故

舊賓客倘徉采石山水間每飲輒醉醉則賦詩更相
觴詠盡興而返若是者凡三年年六十卒

陳公子居諱仁自號三渠居錦墩揖壺山爲勝一時
舉從第進士成化戊戌庶吉士邦瑞公始之丁未公
繼之已未今憲副邦器又繼之初公在諸生與陳大
參寒月倆二陳寒月性敏公矯惰爲勤資深而輔之
博爲任提學所獨賞果發解首賓寒月名第二中進士
爲戶部主事採輯實錄東廣督軍餉淮南兩以郎中
吳宜人憂讀禮廬次引渠鑿池與鄉族同其利再爲
主事爲員外郎郎中畢力問學作古文詞自潤而圓

計明習不腐不漏不啃嘿自容隨俗養交取巧化大
係大章奏多出其手閭里災公疏重修省闢異端抑
奔競禁奢侈振士風牧人心端教化正風俗禮部災
疏早朝勤政審決章奏訓養東宮進君子退小人節
齋醮嚴備邊又疏雪冤獄紓忠憤罷江南織造復御
史彭程官給事中林廷玉補外勿遣又疏致仕布政
使林同蔣雲漢方守知府潘琴宜優異妖僧領占竹
貢緣內降宜勿取陝西守臣進古玉又疏其僞且謂
果泰璽亦亡國廢物宜毀勿留皆關切時諱朝紳爲
動容　孝廟多所嘉納今　上初同徒韓公文倡仗

閫請誅雙閘鼓怒逆壁中之力文致公公諛落三官并落韓公以去公同知鈞州再知汝州轉南京兵部員外郎掌武學方是時政如東濕諸司易守爲全身遠害之計公委而任之以無失故常璟誅起浙江提學按察副使權量精審公案手自披閲不付吏積勞成損轉爲其藩參政疾已作尋起尋復陞之哭内氏畢不宜人又復疏乞休致吏部錄賢勞擬進其藩右布政使致仕命下公卒已踰月正德甲戌三月十七日也壽六十一所著三渠稿天津志行於時

浙江右布政使王公尚絅傳略　朱睦㮮

王尚絅字錦夫鄠縣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兵部職方司主事明年罹父憂正德三年調吏部稽勳四年陞驗封員外郎尋遷稽勳郎中尚絅在郎署藻鑒清明臧否人物賢者即毀不得而奪其美不肖者即毀不得而奪其惡不得而益其能其大有裨於銓衡也類此七年出補山西布政司左參政尚絅以大母李母聶俱垂老不能迎養乃引疾還十三年以原官調四川尚絅封還部檄不起安處衡門以明退素俯視囂世一塵不眷時乘驢出遊扈澗蒼山或及莫暮而返或數日乃歸於天地萬物之表而莫之與競也尚絅歸十有七年其知而薦者累二十餘疏嘉靖初　上搜訪遺逸復除陝西左參政尚絅不得已而往再遷浙江右布政使逾年卒於官年五十四有集十二卷刻於家尚絅既卒撫按乃建祠於蒼山之麓以祀之

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張公芹墓志銘　羅洪先

正德初韓忠定率部院大臣伏闕請誅近閹八黨當是時　武皇帝將行遊幸補臣有卹於閹者密泄之竟敗計不四年而閹瑾之禍徧天下及瑾誅輔臣又將論功於子南京監察御史張公聞之上疏曰李某者顧命大臣當與　陛下同休戚者也方劉瑾亂政既不能防微杜漸又不能力與之爭顧降禮屈辱且爲草制語極褒美遂使驕橫恣肆荼毒天下其罪已不可贖乃冒他人功受恩賞他日何以見　先帝哉竟

士授福州推官以薦召爲御史旧知微州府宸濠反言者過計恐脇公家取道于徽請改杭州公方誓死守要害斬賊間諜命下乃去已而當道因徽人之思復遣還郡又謂宜於杭自徽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進布政司右參政終右布政在官餘二十年所至皆有可述初爲福州習吏事嘗奉檄訊縣尉獄尉貪而貶於清戎御史御史右之不爲聽按閩者數論薦之及爲御史論補臣禍且不測會都御史林公俊亦自蜀上疏論時事俱得俞旨於是益感激自效當

屬草未嘗一遜人其抹竇明諫馳馬兩事尤爲人所誦竇明刑科給事中也常以言下獄公論抹有言曰言官天子耳目也善遇之人人思奮而蹇諤之風起不善遇之則人人畏避而循默之風成自古治亂興廢之驗莫不由此頃歲賊瑾陰懷異志挫辱言官寘之極典以箝制人使不敢發其奸惡卒之禍亂相尋幾危社稷可懼也今瑾誅矣然羣盜未平灾異迭見雖夙夜憂皇敃求言猶恐不及奈何復有此舉動哉其言懇切宛致明竟以是得釋　武皇帝好禁中馳馬射獵嘗墜馬病諫者數人重得罪公聞之謂同列曰彼不以諫名且爾吾何所委乎遂切諫曰孟子

公爲諸生博學有時名弘治戊午來鄉試壬戌第進

言從獻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狂心
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且備不虞猶
懼有患奈何乘危冒險輕萬乘之尊乎況　皇嗣未
誕萬一不諱如宗廟社稷何疏上罰止削俸自此兩
疏入人愈重之自巡按鳳陽補徽郡能以簡朴爲政
比改杭適　武皇帝南巡使符絡繹在道道必出杭
諸郡縣皆坐困而公無假借杭民又稱便自如杭徽
人泣送如父母已而復徽徽喜其來杭病其去及爲
憲副杭私喜猶夫徽徽之慕加於昔也公在海道倭

人爭貢寧波城下誤傷居民事旋定公且去爲衆政

擢右轄當道責其失策竟坐罷公性至孝善事繼母
廖在杭屢乞終養不許及去官垂老矣閭廖恕卽長
眠閫外不命之起不敢起處家居紀泛交無公府之謁泉枹蔬食儉以終其身又
嘗考靖難諸君逸事人爲之傳於乎昔之佩而直者
出於性成亦有所慕乎公生正統內戌其月某日沒
嘉靖辛丑七月某日年七十有六沒之明年徽人都
御史汪公玄錫追慕之致祠而碑其墓提學憲副蘇
公佑檄有司歲時禮于鄉賢祠中

方伯留公以嘉靖壬辰秋八月卒公諱志淑字克全
別號卿山其先由浙入閩居永春始祖從効值五季
亂以忠勇爲衆心所推漳泉二州之民咸趨附焉宋
興舉二州內屬遂命節鎮清源封鄂國公六傳而至
留正事光宗以相業著封秦國公謚忠宣忠宣徙晉
江其伯兄奉祠事于永春是爲公小宗之祖也無何
亦徙主居晉自宋亡元版迄於我　朝留氏功臣地
宅墳墓獨冠於泉七傳至公自大父諱孟遜大父諱

見父諱芳舉鄉貢通判南雄考績雅退不復出公十
六遊蔡虛齋之門一見稱其遠器十八卜舉以儒士
領弘治戊午鄉薦壬戌舉禮部會試奔母黃氏喪歸
服闋登乙丑進士授溫州府推官小心精白綜核吏
事三年以異政聞召爲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錄
囚幾內平反甚衆以才望推守杭州至則詰姦理枉
厚本節浮作士氣均糧役平物直禁和買杭人翕然
稱良焉先是杭當要衝王人使客絡繹交道有司濫
取曲承以希延譽鎮守織船中官相繼漁獵數十爪
牙旁午入郡如虎狼公一切裁正或寘之法鎮守恚

欲乘相見倨挫之公簡執不爲屈已卯代鎮爲卑奠
道濠黨也至自江西帑勢翕赫擁從牙士五百餘人
肆行殘賊人人自危公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
監司陰制之未幾眞果構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
千餘家公恐其因衆以爲亂閉門不出止傳報諸衙
門入毋救火餘數日果與濠通變眞將發應淚臺察
監司召公定計先提民兵伏眞門外監司以常禮見
出公入眞怒曰知府以我反乎公應曰席中役從太
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目左右出報監司既入即自
上堂執眞手與語當自白之狀衆共諒遣所不精之

人以釋衆疑眞舍亦不得已呼其衆出出則民兵盡
執而笞之獄俄與眞人祝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
此將何爲也眞不能答乃羈留之踰月上得奏狀繫
眞入京伏誅其脅從知慮動合概宜類此時淡變
方起人情洶洶以爲必取水道及南京　武廟親率
師討之憲臣以徽爲喫喉地行在供億胥此焉辦乃
便宜表公知徽州報至仰出象簡咨藏餘八千金人
始知公眞清白吏也杭民老幼攀留塞道有垂涕者
至徽止預按鴈丁夫餘悉如故公私晏然徽俗尚氣
節訟案滿累午公剖析如流獄訟衰息凡公咨美餘

悉出徵逋穀備賑或新學校及諸祭器節孝諸坊時去
杭踰年人思公白當道復之徵人則請留之臺察以
聞竟從杭請徵人之送公也猶杭人馬未幾遷湖廣
按察司副使尋轉布政司參政到處芟鋤迎解銅盤
猺洞賊起公捕之光廉蔑土民爲癘匿若干人凡報
賊者輒弗令返縣是消息不通乃令各村富民集兵
以待麾指運用莫測分道直迫賊壘而猶不知月餘
外給不繼賊始困公又使人善諭之遂降乃下令官
兵任取金帛籍餘資于官者數萬功既上僅受次賞

會大饑多方講求事宜置斂散法極貧賑米次賑錢
次轉貸節役蠲稅民多賴焉屬有腴田數百頃水決
爲陂塘歲比不登公白臺察出所藏銅盤洞金以資
費度勢而疏導之爲斜堤植柳以遏水勢不二年田
有秋丙戌以親老疏乞歸不報既而父訃至夕閤明
發抵家哭踊骨立服闋轉浙江按察使風聲凜如未
幾又聞大父訃承重奔喪服闋壬辰春正月報補江
西按察使逾月轉浙江右布政使數日疾作且篤遺
書子弟曰吾四弟僅一女不可使無後以吾三子元
徽繼之書畢遂殂是爲壬辰八月二十有八日也年
五十有二公平居天性和易舉動開豁事繼母胡克

孝與其弟志及志憲怡然友愛凡先人所遺悉以推
與志及挈其子元復輩扶柩江西藩臬諸司賻奠數
百金悉辭不受督學潘君陸文燮之蓋足增化者之
光云

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林公瑜墓志銘

楊士奇

前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林公諱瑜字子潤漳之龍
溪人其先由晉拒遠將軍晉安郡王祿之後而居泉
之龍溪世業儒宋慶元中有諱起東者始徙龍岩再
世至鳳公之高祖也曾祖詔承直郎龍岩縣丞祖宜
慶元以明經爲南靖縣學教諭自出貲作先聖廟不
以勤衆考德元季寇亂有保禦功分省承制授長泰
縣簿復授百夫長皆以母老辭娶黃氏生五子其五

公也自少有志於學洪武中爲太學生居太學五年
擢五軍斷事中司稽禮又六年陞右斷事公居官以
忠愛爲本於議獄多所平反數月陞江西按察司僉
事授奉議大夫陞奉政大夫行部過贛有姪殺其伯
母者獄已具公聽其辭而加察焉實豪民索逋不得
擊殺之而以賄移于其姪竟坐豪民而釋其姪安福
有強盜數十人郡縣連歲捕不獲給事中及三司奉
詔發兵捕之而不急捕盜更聽姦民悉取民之富者
誣以匿盜非法拷掠備極楚毒富民不能勝傾重賂
乃得釋既又及平民盜以是遂逸去而平民不問貧
富悉囚矣奉詔者既以罪去而公代盜悉得而民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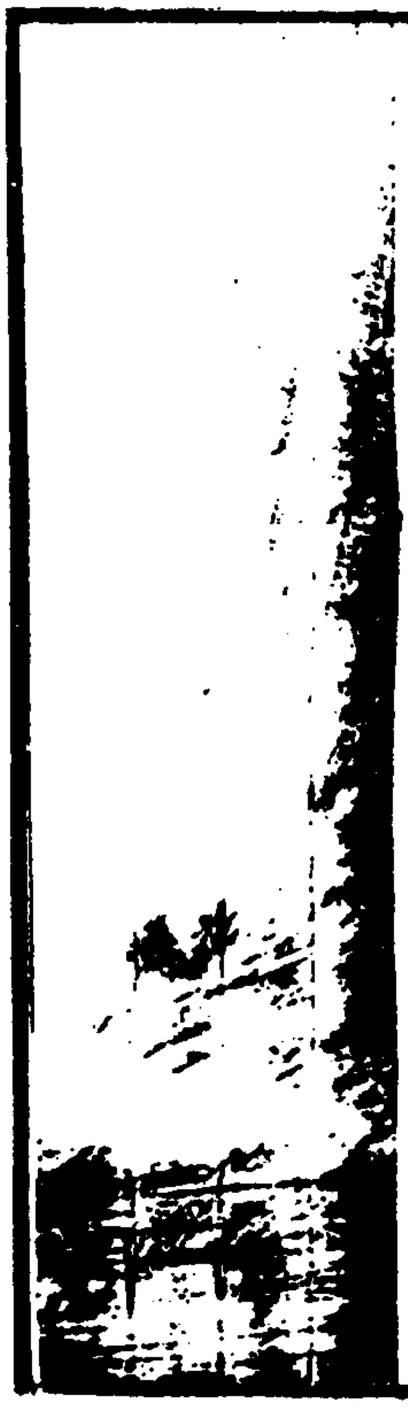
不知者公和厚樂易待物以誠用法持平恕臨政務寬簡所至禮賢下士考閱諸生而獎勸之歷三考以最陞本司副使授中順大夫流民聚長沙爲完與衾接境朝廷命豐城侯總湖廣江西兵擊捕之總兵檄公招撫脅從者多歸焉渠魁既得餘黨復叛公復往撫之遂以無事嘗督造戰衣一百萬期三月完如期而集又從工部尚書宋公採宮殿材于蜀而公分往馬湖極險之地事集而民不病蓋公于使人必酌其力體其勞而善撫之初自蜀歸有重獄二六餘人疑未決公立直之又三考當去於是居江西二十餘年

矣前所未有民耆老三百餘人遮馬首羅拜曰公厚德被我民久矣民何以能忘公今決去不留其何以慰民之思也相挽公足出一履競取之公乃得拍馬馳去以最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浙江素繁劇時布政使以下員皆缺公至獨任早夜躬勤不少懈踰年吏舍夜火延燬公署及文書事閘并逮公詣秋官公輒引服不自辯未奏以疾卒永樂二十一年正月訃聞公在官二十年祝入益厚而自處泊然不加布素時平居教子嘗深汪信民菜根之言曰立身之要也諸子日務於學則謂之日學以明善立身而達時用文章非所急也公聞爲詩文未嘗存稿治官法祝亦斥去家居有後山之勝而仕于外未嘗忘也輒以自號云

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劉公安傳　潘塤

劉公安字志康從高祖母姓乃姓高其先泗州人六世祖仕宋爲宿州安撫使　聖朝混一之初祖再八從居山陽因家焉父楚善公幼警敏過人父曰他日顯劉氏者必此子也九歲喪父母鞠偉舉止端重嘗撫松椒嘆曰有親而不得養與夫有子而不能顯揚者同一不孝因肆力於學入郡庠爲弟子員累舉不第貢入太學宣德癸丑擢知南宮縣愼於操守勤於撫字教民以樹藝聯士子以進修置義倉義塚貧有養死有歸北方賢有司莫能或之先也甲

寅夏境內旱蝗率吏民禱三日乃雨蝗亦頓絕是歲鄰邑皆饑惟南宮大熟明年鄰邑復蝗獨不入境又大熟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會之曾恭頌聲播遠運時有賊張普祚等號白蓮會河北騷動　朝廷索之急公捕其黨仲伍等檢其家得簿書錄妖者姓名吏欲送府窮治之曰不可亟火之全活者幾萬人邑南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頹一碑且仆公一日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石甚巨非數百人弗能起告於神曰神如有靈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露足碑且起立公以銀觚



忽動以兵關其豪黠者把握官府短長以張勢射利吏稍與齟齬即羣起媒蘖以法祝職去者棲踵廷臣謂非公莫能治乃以屬公公亦喜以盤錯自見迎者待界上公已潛入邑中盡得諸豪主名乘其不測以一日獨坐庭中召諸曹與定約束豪來謁者猶用故術說公公叱左右縛詣獄當以死惡竄殷栗公猶嚴備之夜寢輒四五徙未數月紀綱設張衆知公不可動相戒勿犯自是力行政教且爬梳其逸蠹山海寇出設方略剿除殆盡故廟學毀于兵師生處草屋數椽撤而新之奏減軍需及風傷田禾度遺稅不能償於是賦平徭均逃移復業者十七八以民飲苦鹹面病也乃鑿山引泉入市以便民汲前義士林和嘗創產千畝爲縣北利涉橋久廢不葺往來濟以舟遇漲多覆公輒復之疏支渠去堙塞民利沃饒其西鄉山多虎公率丁壯捕之不獲過一祠因與神約厥明虎不獲且焚祠是夜夢神告虎所在如其言往虎皆就戮歲甲寅大旱公禱之越一日大雨穡苗復甦是歲民間麥秀五穗桑生駢枝又有雙

芝及一乳三子之祥邑大夫士因給四異圖以紀其盛既數年黃巖稱易治頑民感化者或圖公像以奉於家鄉境事不能直者往往赴公愬藩臬以最聞時三楊先生在柄地急於用賢請于　上陞公台州府通判階承德郎仍掌黃巖縣事賜璽書有廉潔公勤撫綏良善芟刈豪強兆民安業之褒公奉勑益感奮於郡事多所贊決正統甲子台守以事罷閩郡軍民上章願補公　上特從民請進階中順大夫公蒞政一如在黃巖時而崇禮敎飭信令正已勵下興學舉賢尤注意焉無幾五邑民格心歸化爭訟滅息盜去

入他境歲已巳處州山寇葉宗留倡亂朝廷命將剿之有勑公督義兵往贊其謀公既行台民皇皇失所特屢疏請還公治郡公督部屬閱丁壯備器械躬親訓練復據括蒼之險奏置巡檢司增兵防禦于時鄰郡皆騷動獨台晏然郡民歌之是歲嘉禾生郡廡一莖兩穗有三合穎者明年景泰庚午監察御史程昊上公治狀特陞浙江布政司右參政階亞中大夫仍掌府事時公年幾七十矣亟欲抗疏乞休念初拜寵命不敢遽言其私黽勉政務用圖報稱一旦謁文廟還方蒞事遽然而逝公爲人短軀豐顙秀目疎髯氣

岸高邁性度倜儻所立不肯居古人下存心制行矢不敢欺居家以孝友聞從子處州守棋請暨教諭防皆賴其教以成入史局時卬與賢士大夫遊尚書王直都御史顧佐學士解縉曾棨庶子周述脩撰李時勉檢討陳璲諸先生交最深前台守李性嘗與公互訐事白性被黜徙邊家屬留郡公置舊怨屢加存問將歸爲治行李人益賢公入仕四十年不以家累隨食飲被服與寒畯公其卒也裹無餘貲父老爲治殮具郡人無貴賤老弱莫不悼恒其賢者哭奠盡哀檄行編素送者數千人今三十餘年矣台人頌公無異

辭相率詣當道捐俸立祠以祀云

論曰余悼叔世不知守令之於民重也年資所及遞以屬之不問其堪與否也問有能其官者又驟遷數易奪民所好而不知鄙於是州縣之治益以不古民日舜本日播其誰念之公生國家盛時　天子明聖勵精圖治而三楊在位以舉賢愛民爲第一義故公自京朝官用薦補黃巖爲倅爲守爲藩臣褒遷屢矣然卒不去其舊治民既安公而公亦習其民治行隱然與渤海潁川相頡頏豈非古今之一快哉又嘗聞之洪武問有蓍林心月者年八十餘寓黃巖之西橋

公諱穆字敬之姓張氏世昆山人也曾祖道昇祖文裕父禮母何氏公之先世居吳淞之橫塘自公兄弟四人皆才而仕者三賢何氏始徙居邑婁上公兄弟世居吳淞之橫塘自公之父人長稚以父命從農業資公等學公年十九中宣德乙卯鄉試正統己未與兄和並登進士會試公名在第二廷試兄名首二甲由是公兄弟文學名隱然動京師傳海內矣兄以疾先告歸養公擢工部營繕屯田二司主事繼丁內外艱門人來學者衆公授以經儿得指教者爲文有法後皆登科甲爲名宦間類編先

進遷文以僖十三年服闋改刑部主事公明于法律行之以敬恕議克允而剖決無留滯寃之疑陽得白者多君子稱其平故尚書侍郎咸與曹郎禮待之考滿陞署員外郎公雖專刑獄而經學爲衆所推舉同考景泰甲戌會試公閱卷尚理致畧詞華若錄金琢玉必務精良既撤棘而收名定價于公者皆青雲器也六年陞郎中階奉政大夫誥贈公考如其官母妻封宜人天順改元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陛辭英宗御文華殿論公等毋吐剛茹柔毋倚偏縱奸有所富興罷即以疏聞仍賜寶楮若干綵以行公感　上

知遇矢心秉政汰去貪墨維持公廉戢強遂善一道肅清其兼理學政士類甄陶悉就軌範行鄉魯嘗至泰山凌絕頂覽日觀經梁父探秦漢唐宋封禪之迹既而訪孫明復石守道之裔孫流落者復其家歲給衣食增廣儒學若伯夷閔子孔北海張文忠狄仁傑祠墓傾圮蕪廢命有司以時修葺爲刻石表志莊平儒學官纂修縣誌收華歆爲人物公以春秋討亂賊必深絕其黨歆黨漢賊不可以訓惟馬周行事可紀加罪儒學官斥歆而進周蓋于名教尤眷眷也怵糧儲于遼左悉除去宿弊兵食足而邊警有備戰則登

碉石臨右塞望海天萬里以鄉部壯懷發諸賦詠寓懷君戀闕之意歷職山東滿三考成化改元吏部考最例得正三品以俟闕久二年八月請　上命權陞一資三年陞浙江右參政清理軍務先是奏者言軍貧補伍久無明文勾補者恐述陞署員外郎公雖專刑獄而經學爲衆所推舉同考景泰甲戌會試公閱卷尚理致畧詞華若錄金琢玉必務精良既撤棘而收名定價于公者皆青雲器也六年陞郎中階奉政大夫誥贈公考如其官母妻封宜人天順改元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陛辭英宗御文華殿論公等毋吐剛茹柔毋倚偏縱奸有所富興罷即以疏聞仍賜寶楮若干綵以行公感　上

曹南李公秉稔知公山東之政欲薦公都臺時大理
卿王槩誄代李位令給事中蕭彥章劾李不職事彥
章槩之堉也公舊與前威寧伯王越同僚嘗賦詩譏
其奔走權門越銜公甚陰諭于李文達公謂公欲泰
易其堉衍聖公文達弗察也故南京刑部尚書劉公
亦言于葉文莊公曰敬之好直不掩人瑕疪至品量
篇翰亦然故公竟以直致謗文達公與國政公在李
尚書奏中即解官歸幾無以爲生故吏門生知公素
廉介而能貧相與奉金爲壽始葺先人敝廬買田淞
江之濱而老焉與鄉曲諸紳爲會居閑處寂觀書

自適非有疾與赴宴會手不釋卷公厚于倫理先業
以讓其兄仲兄卒官憲副事寡嫂以禮季弟仲爲濮
州判官亦卒恤其孤申甫卿勉于學後進有文而制
行之美者必加接引延譽於人人公既歸齊魯之士
入官及卒業胄監領鄉薦者凡經吳郡必至崑拜公
床下博學無所不窺爲文典雅詩清新婉麗有唐諸
才子風一時以業來請者履相接也所著勿齋集二
十卷藏于家

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陸公容墓碑 吳寬

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先世居閩徐氏至公始復未生
其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其首曰當生貴子已而得公
弱歲領敏駕學游鄉校不專治舉子業日取諸經子
史程誦不輟同輩謂非所急曰聊以抵諸君戲耳獨
與故翰林修撰張亨父太常少卿陸鼎儀友善三人
俱以文行聞於鄉而公尤爲莱文莊公所知天順三
年中應天府鄉試成化二年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
驗封司主事丁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司擢武庫司
員外郎再擢職方司郎中丁內艱服除改武選司遂

陞右參政致仕卒年五十九公在兵部勤於公事邊
報或急奏疏日三四上動輒數千言皆出公手而慮
遠持正士論歸之西域賈胡進獅子至陝西嘉峪關
奏乞大臣率軍士往迎公言于尚書外夷以奇獻進
朝廷既不能却若復往迎之寧不貽笑天下後世耶
議上遂已又安南累歲侵擾隣邦有欲加兵者公言
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
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其事亦已錦衣百戶
韋瑛凶悍附勢得罪謫宣府謀再用指良民爲妖言
冀以爲功公言于尚書具疏請下法司鞫之瑛竟坐

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獲釋京師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慰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衰都指揮昌佐求爲金齒騰衝參將公執不可俄中貴入召公至內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爲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將誰執佐計竟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爲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官必積功始得彼何人而欲亂法耶舉者市恩專擅尤宜置之于法以爲後戒疏凡再上言甚切直　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犯者必罪著爲令他所建白若

論馬政四事論儲養台輔敎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又八事及在浙江益究民隱振作士風行縣至桐廬日暮發漁家兄弟殺於渭丐者夫婦事人傳以爲神既乃條列浙中便宜十事悉見施行間因公務入京又論漕渠利病語斥權貴有人所不敢言者蓋公少卽有志天下如兵刑水利之類有所得輒手書之冊後多見於用云公事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嘗夜醉歸母不樂自是飲必半杯不敢至醉其居喪三年不入室人未嘗見其嘻笑泊家嚴肅動容凝

浙江右參政楊公奇墓表　王華

公名奇字秀夫別號寒泉父能由鄉進士任東昌知府母宜人牛氏公穎敏絕人十歲能文有老成語長老稱爲奇童弱冠名起諸生間成化庚子中鄉舉高第主司批其文曰筆力可扛龍門百斛鼎錄以爲式明年辛丑連得進士授戶部河南司主事簡使搞軍於獨石督鹽於長蘆受劾於京場選婚於圻內廉公平簡後先一軌弘治改元上格國安民疏甚剴切未幾奉勑處置居庸紫荊諸關軍餉公復上疏極言足食足兵之法在端本澄源而滅冗除蠹理不可緩語

侯貴近識者韙之癸丑進四川司員外郎連有淮揚地與公同事許公素器公於是益重焉事竣還朝有白金文綺之賜以才任劇調雲南司是司兼順天奸悍者倣窺不敢犯尋以薦擢守嘉與改夔州夔在四川僻民鮮公爲書論之俾敦孝友尚經義延問父老民所苦與所利卽罷行之新廟學之制月朔視學進弟子問業有師道焉人士感慕其諸境宇官署支

頹完毀百廢具興民飲江水遠汲爲艱公議鑿井出郡門數尺卽得美泉民以公姓目之屬大寧縣鹽井在萬山中距邑治三十里道阻於險小舟入溪夏漲則往往漂死民多饑斃公鑿山爲道得任負往來民甚便之夔吏多盜篆移屬以圖賄公置簿籍付諸邑俾驗而行宿弊遂息在任五年人士感慕至爲公作生祠貌公而尸祝之擢兩浙鹽運使剔弊講利績效方懋前太宰馬公以浙事簡未足盡公改兩淮公以浙治治之升鹽賦五十餘萬司治舊在揚城東淺隘艱守公乃崇墉固藏益防卒好無虞焉明年擢參浙政

將有施設而乃止是知公者重惜之以正德丁卯十一月七日卒爲春秋五十有四

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陸公墓志銘周用

公諱鰲字鎮卿一字騰霄姓陸氏蘇之吳江人考祥介而好義累贈中憲大夫浙江温州府知府母龐氏累封大恭人公少從中憲役於京師遭家坎壈世業日湮弘治初中憲卒公侍太恭人以居稍長就學中弘治乙卯順天鄉試正成第進士授湖廣荆州府推官蔗勤明允人以不冤知府雅不善覩同僚頷擯信愛公事必相可否然後行會給事中御史使楚傚公閱錢穀施州施州民雜夷猺不可責以法久矣公曰茲非有官者之事乎即日以往剖絕宿弊猶日治其

滯訟比去軍民咸以爲此公於我有恩繼府事一年几無留牘歲當慮囚即市曹白巡按御史爲之停刑者六人具得申雪累以上官命決疑獄諸郡三年陞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百步洪省夫役錢築石隄以便引船凡幾千丈正德初逆瑾方專横政特苛黷同年給事中按事淮安府事訖而返道及於徐自經于舟中知府誣公知其由以自解公徐曰事固不可以僞爲也不爲辯事聞驗之卒無實會御史缺改福建道監察御史督京師東路盜賊明年巡山海關遂劾巡撫都御史之不職者因疏籌邊三事悉見采納繼

陳六事不報巡按河南鎮守太監王某公至戒其下日陸御史來矣既至奏宣武等衛屯田爲勢家所壞者六千餘頃給諸貧軍歲增糧四萬石正德六年以來北方流賊所在蠭起有司得所脅從輒坐以死而犯者益衆公盡釋之仍令官府勿聽以他事相攻訐者於是人情大安奏釋各府滯獄百數人辯死刑之誣者六十人監河南鄉試河南稱近科得人以是年爲盛明年擢知温州府始至民多訟公曰所以致訟者由求簡訟之速爾大長民者一切不問民則何以輸其情乃爰夜聽斷不爲懶甚月覩始至船損訟牒

什六七闢辯者稍稍就田畝吏傚首受成無所緣以爲姦乃廣學舍爲諸生講解程課試其高下彬彬成材台處寧紹歲饑流亡集府之境内爲給粥仰以活者無慮千數抵省鄉飲祭祀公事外諸無名冗費民困大紓温州瀕海阻山絕商販荒政廢不講公令願贖罪以救者聽三年救且盈八萬豪民徐姓專持有司短長民以爲害前官莫敢問公召寘之法民間生女輒不舉公嚴設禁論婚姻第各稱其家俗以一變焚府城三千丈覆以石省歲所費不貲又剏通衢臨鴈池以息火患其餘事事規畫莫不

長久可行御史每行郡至溫一宿輒起曰溫州殆無所事在溫州六年陞浙江布政司右參政督糧儲是時浙之東西素稱公之政不煩而集初布政司以金銀厰處四府歲凶議減盤石衛糧價輸之溫州府庫有比其出納也或謂官府操其贏軍中以爲信至是風聞言官論其事公方行縣即日歸吳江巡按御史數使人趣還公歎曰鴻飛冥弋人何慕焉竟不可彊公早孤鞠旅於京師奮志學問一時所與交游皆以文章知名往往先後登顯仕故公起家郎署至方面人稱資於師友者爲多性坦易不立崖岸復慷慨

重節義敗歷中外二十年足迹不一及權門其爲推官時有李都御史論戍邊路出荊州時禁方嚴公與無一面就逆旅慰籍備至遺之僕二十金以行其在河南奏祠正德間死事上蔡知縣霍恩等五人溫州江心寺故有宋文山祠歲久而圮葺而擴之居常每以中憲不及祿養爲恨事太恭人曲盡孝敬居喪以禮與其配畢恭人相待如賓白首無間言諸子業經學櫬懼敎以忠孝勤儉自浙中歸始治世業不事侈靡亦不爲矯飾自號釣雪散人約諸士大夫爲會作堂曰半閒扁榻所曰晶齋以見素志家居纔十五年

浙江布政司參議徐君瑤墓志銘　嚴嵩

君姓徐氏諱瑤信其字也十歲能屬文倪文僖公一見奇之謂其叔祖助教公曰徐氏有子矣受叔父僉憲公訓學益進弘治庚戌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攝監收倉粟能革諸弊給賞遼東官軍被檄輿疾不以勘辭授知華容縣屬歲歉寬禁緩責勞徠賑卹全活甚衆縣有黃洋渡雨漲時至冒其旁田溢爲巨浸君問知其弊乃發卒築隄延數百丈仍歲大熟民則歌呼曰德我者徐公乎由是相與名曰徐公隄云均編籍之役置平糴倉治狀稱最入爲南京戶部主事

改工部分司儀眞丁母憂服除補南京刑部陞員外郎郎中君治職勤敏奮欲有爲操寔任法里中舊故請謁拒閉強明自信者也然擢貳浙藩未幾輒告罷嗚呼遇合興廢不可違於命蓋久矣況持獨恃難合之見以居羣觀儕輩之地雖慎履矜行猶難之世宵謂君爲同列所中傷或置慙愠其間豈知命之謂哉君去官家居益貧然不以屑意時集名流彈棊賦詩嘐衍竟日未卒數日猶然忽告君被疾遽歿遠近歎息咨閔焉其卒之日嘉靖三年四月某日也距生景泰庚午年七十有五徐氏蘇人入國初爲江寧人君

公少刻厲讀書寄食城北浮屠足不踰戶閱數年學藝大進以禮經占弘治乙酉江西鄉試明年舉進士南省第五人選知溧陽縣法古爲政諭民重禮敦俗督勞農田濬築陂渠瀦洩以時旱潦有備鉏止豪右屢察疑獄脫數人於死徭役編審有法吏不得爲姦修學舍祠名宦鄉賢立貞女廟作義阡遷葬八十餘塚溧人鐫石頌焉陞高州同知丁父憂服除補辰州改作黔江溆浦二學以乘山川之秀召吏民子弟親爲講說誘勸以文藝學者日起正德己巳擢爲廣西

按察僉事分巡左江會藍賊構亂一日謀報賊衆分攻平南貴桂三邑公即督兵馳至平南江伺賊半渡擊之斫其渠魁中流泮沒不計其數自始發兵及後若干卷選唐宋元國朝近體詩歐蘇文選醫家纂要地理集奇諸書藏于家公諱觀字衍觀學者稱爲活溪先生娶符氏世家新喻之金田祖諱剛考諱勃皆鄉里長者以公故贈溧陽知縣公生正統甲子享年八十有五

恤不能劾世飭厨傳將迎所至有聲蹟而貴勢多不合以此淹久無助處之裕如也公不苟取予在溧陽於廨後得古藏銀悉易穀以賑貧民居家盈縮無所問家人時以匱告徐曰若等自經理之可矣杜門十有八年足跡不一至城府提學使者請主白鹿書院亦以疾辭朔望謁先祠坐堂上率家衆道古今孝友節義定規約數十事俾世守之公於書無所不覩自經史子集至於天文星曆地理醫卜罔不研究手自鈔錄垂老不輟其於學大有得也所著有活溪存稿若干卷選唐宋元國朝近體詩歐蘇文選醫家纂要

地理集奇諸書藏于家公諱觀字衍觀學者稱爲活溪先生娶符氏世家新喻之金田祖諱剛考諱勃皆鄉里長者以公故贈溧陽知縣公生正統甲子享年八十有五

浙江提刑按察使王良傳　忠節錄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中坐問燕閹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郡王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壬午間靖難師克誓以必死慟哭不已會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狥爲衆劫去良乃集諸司印凡九攜歸私第嗟嘆者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僕良食抱其子欵欵如厠置子池傍自投池死良久往覓之子創閭池畔頃之屍浮起良殯殮畢即刎薪於戶寫遺囑

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以宗祀爲托或日托諸沐商遂舉火抱印閉室同赴火死事聞　文皇曰死自其分朝廷印信良擅毀不得無罪詔徙其家于邊已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出沒台人陳琬私謚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沽禁正德間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東水鑑亭爲祠祀良

周志新傳

周志新字日新南海人　文皇帝嘗呼爲周新因改爲而以志新爲字洪武己卯舉于鄉銓仕大理寺評事每有疑獄一言而白壬午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人因稱爲冷面寒鐵公京師中或怖小兒輒曰冷面寒鐵公來皆匿去永樂元年巡按福建奏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相頡頏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過門或遇請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隸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稍不從即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

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毋得凌辱遇　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于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抬司毋與　上悉從之二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稀處種田監候詳擬往復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發極田如此則下無淹滯之患上不負寬恤之恩　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其收贖燕民大悅三年九

月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有旨改浙江有寃民淹繫閒知喜曰冷面寒鐵公來魯無憂矣至即洗其寃放之自是異政日著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寃魂訴我矣發之得婦人屍人稱爲神明一巨商遠回米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覆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摟之者竊聽先往取之

矣遂併治之有訴爭雨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乙咨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于是甲就縛正其罪其燭奸類此境中有虎害爲文告於城隍神須臾得虎格殺之初往浙道上蜿蜒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屍惟小木布印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鞫之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于賊也人皆服之其除暴類此會夏秋淶窪田盡沒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糧米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槩催徵民日逃亡奏乞遣官

覆驗　上即命戶部覈實蠲免嘗巡屬縣微服觸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迓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邑吏聞風股栗莫敢恣肆錢塘知縣葉宗行號廉能嘗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澤魚腊一束其家所寄也柚少許以出明日召飲出示葉葉益砥礪號錢塘一葉清後卒于任爲文往祭哭之甚哀其旌別淑慝類此察家一日餽以鷄炙懸于室後有遺者指示之新未顯時其妻治女紅以給及同官內燕荆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各相慚恧更爲澹素嘗是時周憲使之名震

天下澤及無告民自不寃雖三尺童子皆頌其美焉初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往浙緝事多作威福受吏賕新時進須知如京師遇諸涿州捕繫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乃更誣奏新　上怒令馳馬逮新承綱意者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猶抗聲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　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柰何罪臣臣死且不憾　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他日顧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廣東　上嘆曰廣東乃有此好人耶枉殺之矣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新既不辭其妻獨

挈遺衣及書數卷歸廣東貧居如洗都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嘗語人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新無子景泰初其妻卒于家浙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葬云論曰嗚呼新之死于紀綱也可哀也哉持身之廉臨政之明辨寃澤物之仁與夫持風裁臨患難之直而不撓可謂剛且大者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歟同里彭森傳其行曰公發奸擿伏有廣漢風而朱有鐵面御史公似過之擬人于其倫矣又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　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紅立日中呵之問

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城隍爲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撫然嗚呼豈其然乎

亦鄭伯有魏元徵之比乎近世劉球毛吉爲奸益所殺嘗附魂于人傳者亦著其說夫何疑于新平要與子相友善問謂子曰某性褊迫終不若吾弟之雍容寬裕喜怒不形他日遠到吾必不若也嗣後公果膺叙遷陞雲南按察僉事一日鎮守雲南都督沐公訪于吏部公讀書善談論於人不輕許可于因詢方面中當其意者凡幾人公曰無如憲僉陳其人于復詰之曰何以知其爲人公曰陳未嘗倚法以凌人

浙江按察使陳公璇傳

昔人之論士必曰先器識而後文藝是知士於器識文藝皆不可無其曰先器識而後文藝者豈不以器識爲本文藝爲末乎抑豈不以得文藝器識兼備之士之爲美乎觀今浙江按察使鳳陽陳公之所存可不謂之器識文藝之士乎公名璇字　其先江陰宦族洪武中以祖某資產甲於編戶徙實鳳陽子孫遂爲鳳陽人兄弟十人皆俊偉傑特公天資尤穎異甫冠充郡庠弟子員蚤夜孜孜篤志於學不煩師資而日進之業倍人嘗與同輩曰吾輩爲學當思不止

於取科可也苟惟圖此以進身而不思其遠者大者豈足以報朝廷之作養乎迨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棄乎風裁不察察而明不汲汲而昭知者以爲得風憲體時從兄耘字德耕亦爲御史其學問不在公下與子相友善問謂子曰某性褊迫終不若吾弟之雍容寬裕喜怒不形他日遠到吾必不若也嗣後公果膺叙遷陞雲南按察僉事一日鎮守雲南都督沐公訪于吏部公讀書善談論於人不輕許可于因詢方面中當其意者凡幾人公曰無如憲僉陳其人于復詰之曰何以知其爲人公曰陳未嘗倚法以凌人

亦未嘗廢法以貸人吾以是知之迨陞浙江憲使浙
江地大事繁爲憲使者百責所萃每難其人公自下
車凜冰玉之操不動聲色於所設施間不容髮覔不
縱猛不殘欲究其見於行事者殆不可以偪數方面
肅清俾浙人無問遠邇靡不向風而懷德咸曰良憲
使良憲使已逮書考都憲者謂公少擊搏風公曰法
貴禁人不犯不從禁而從禁於法某亦何嘗少貸邪卒
以公言達大體旣旋軫值考察者於公頗不協公卽
日啓行赴闕聽進止而浙之軍民咸動容蹙頗如失
父母者不啻數千人填衢塞巷率懇懇以挽留之至

焉不能前公不得已姑暫駐於城之宗陽宮一宿黎
明取間道而去孰意其耆老李恒等覩公又先抵京
陳公之政蹟近臣亦以得民心爲言由是　朝廷仍
令公還視事且公於進退喜慍尤無幾微見顏面故
議者謂公之量試非沾沾小智之比又如此也惟公
平生內貞外和學修行篤故於臨政雍容自若不衒
不矜其心惟在於正人心厚風俗爲要於是自始至
終一以德意臨人不鈎距以求情不玩弄以壞法稍
服則游心經史寄興詞翰以適其所適而已噫器識
既備文藝亦修非公其人而何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楊公瑄墓志銘　楊守陳
天順初　英廟復辟時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公印馬
于畿內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
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
職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彗孛連見
祥亨二凶日益張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
者亨與祥合謀上諸疊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
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御史周斌與公輩且
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俾然　天意入先諸莫能
回悉下錦衣衛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

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
戍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
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始從減死者戍戍者貶
貶者復而公就戍過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
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論戍廣西之南丹居
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今　上嗣
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改陝西道尋陞浙江按察副
使居父憂起復舊治巡海後陞按察使卒于官自古
亂臣逆黨必先湔刑重法以箝羣衆之口而僞服其
心俾莫敢不從然後得逞其志此二凶所以必欲寘

公死也既而公幸生全二凶卒誅滅而公乃復于位豈非天哉公姓楊諱瑄字廷獻南昌豐城縣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居南昌之武寧傳十有五葉至公曾祖回仲猶王姓國初徙豐城占籍始訛爲楊益方言王楊無異音故也公祖名高不仕父子榮以鄉舉累官閩府左長史母周氏公以甲戌進士爲御史僅兩朞二凶之禍再起爲御史歲餘遂副憲于浙杭州衛指揮陳鼎父子肆凶惡海寧民管篤沈琦工詆誣皆莫敢誰何公悉窮之法屬府造上供紙歲若干萬工估價每番銀

一兩公計量纖悉減十之九歲省銀若干萬兩民德之其巡海道以軍官多放戍卒嚴禁之立五日一操點之法以邊餉太觚而屢空爲革勢豪攬糧之弊奏增一通判專理以武臣多不學爲葬學延師教其子弟凡城隍墩堠解署廨艦甲兵皆以次繕葺之無遺力加定海之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鄞衛所之東外海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以與邑居以與民利而海隄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鉅諸患尤大非公莫能爲也在杭州以按察司甲陛逼塞廼撤舊牢改創數百楹等鉅偉麗閎其前衙廓

然四達以西湖舊深廣能泄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堙過半奏請浚深之如舊於湧金門北開水門放湖流入城河出清湖閘抵海寧黃灣以泄十六萬頃田復於畏吾寺前後建三橋以通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泥以濬深可久不堙功雖未就慮則深遠矣公巡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處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

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其爲按察使以寬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參錯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肇風俗南半載而病痊巫窠案往問尚與論築海塘之法浚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成化戊戌七月初日卒年纔五十有四耳公疏奏有志節喜建功業而才足以勝之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然賦命不永而止此惜哉余修史至天順間二凶事爲之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正統之末社稷非　景帝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殫勞者皆可謂社稷臣也二凶于是時亦受恩不貲貴富極矣

而忠勞茂如逮景泰末誠所謂惠愍無親者矣天下非　英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幷髦魚肉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爲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要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圖改玉之兆也於是勢焰炙天孰敢一睚眦之而公露章顯斥瀕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讜之臣矣曾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陟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薰猪之辨而已哉嗚呼使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釁而其貴寵延及于來胤未已公非以忠讜著則雖有他表見豈能若今之焯焯後世決

不可泯如此哉是亦足爲鴻世人臣之監矣

浙江按察使王公之獻墓志銘　馮琦

公諱之獻字爾嘉其先琊琊人自始祖貴徙居新城遂爲新城人貴生伍伍生教授麟麟生太僕公重光當　世宗時建三殿太僕公督木於黔由入谿洞崎嶇迫阨間卒於事　天子憫其勞賜祭贈官有加焉太僕公娶劉太淑人生公兄弟六人長封左方伯之翰次司農卿之垣次員外郎之輔次郡守之城次郎公少於公者貢生之棟公生偉姿儀神情開美見者器重之庚午舉於鄉丁丑舉進士授平陽司理至即覆伏獄辨誣獄釋其以微眚煅煉成獄者八不敢干

以私有椎將某受取狼籍懼公奉金幣爲壽以眚公公正色發其贓狀致之法於是郡中廩廩惴公奏最擢禮曹郎有蜀藩爲假印文以請封衆莫辨公熟視日厭證之故牘果然於是條上藩封議十二著爲令

天子念鳳陽湯沐邑江淮咽喉重地值大侵民羣起嘯聚爲盜擢公爲觀察副使備兵潁州公議賑議施粥議平糴皆有法民於是相戒不爲盜而獨戮其渠魁數十人江以北爲患莫如河築隄疏壅歲靡費度支水衡錢數十萬自河決范口嗇雙溝泠泗城祖陵幾成巨浸河使者更舉以屬公公遍歷水濱望

形勢從上遊緩縣湍使得潔洞而下不至淜溃爲隄
患功成　天子賜帑金紀錄晉浙江參政將行父老
相率泣轅下願得再借王公當事者特疏請得借公
公乃復蒞領已而太淑人訃至即日就道民既不能
長有公則相率尸祝之蓋公歸而二年乙未長子象
恒舉進士公起守河北河北濟源接太行連王屋盜
藪也加以採榷令下人情洶洶有異心公以三部無
兵卒有變何以支乃留宣薊班軍之半以衛河北益
募民間健士鋭卒五千人而河北始有兵脩屯田之
侵沒者餉兵而河北兵始有餉冬無雪春無雨河北

之民朋公爲條行十二事歲不爲災公入賀　天子
念治江北功擢觀察使鎮維揚是時貂璫之使四出
公至力與璫爭減稅之半璫實銜公故以稅貲貯外
署而索防兵曰如有失官任之公與之數十卒而窗
授卒指卒竟不爲璫用璫竟罷之興化民金勝等生
稅事迕璫璫怒令某驛丞逮勝等公禁丞勿與即又
怒欲逮丞公又不與丞是時稅使勢張甚郡國守令
監司就吏訊者數矣於是人人爲公危而璫卒憚公
不敢發蓋公爲人居常惆悵不事粉飾其所至惟質
政政務便民至節義所關則奮不顧身有烈丈夫之

官太僕公卒有公在側綱紀其喪無遺憾公卒山居
諸君在側亦綱紀其喪無遺憾世稱王氏世家非以
緩紐其爲臣忠爲子孝蓋若弓冶云

按察副使張君和傳　劉昌

君諱和字節之蘇之崑山人也少好學年十七爲詩歌有奇名宣德十七年乙卯君年二十四與弟穆同應進士舉之南京時少保郴陽鄺忠愍公爲京尹有惡君於公者公大怒乃召諸應舉者歷驗之君故有目疾與書所云合公乃言曰吾已得爲奸利者然將置之法邪將械送於其鄉使終身不得舉耶蘇人有膝墮者直前謂公曰公尹京兆公有爲人孰敢爲奸利事顧毀人者多忌惡者之所爲公不宜竟而即治之不亦中彼人之秘計乎公曰爾言亦是但吾不可

以中止吾其試之乃悉出諸應舉者而留君與所謂增廣生數十人命題以試君文先成公讀君文良久曰文體略似西江汝當是冒籍者君曰問吾祖以來家崑山不聞冒籍嘗從西江人學耳西江人者謂翰林尹先生鳳岐也又讀良久乃謂君曰汝姑去吾當有以處子矣君既入場屋而其舅氏湖廣參政沈公諱慶時爲水部郎中俟君出即與俱過虞衡主事吉水錢公諱仕儉君出即與俱過虞衡主事吉水錢公諱仕儉君出即與俱過虞衡主事吉水錢公諱仕儉

侍郎私問君君曰宗伯爲禮部之首欲訓其子而使和自往耶魏公曰我當以告胡公胡公擇日語君成禮而君始往未幾稔疾還蘇蘇之人從者益衆君益以道義自高推所餘於文辭對客展紙仲筆頃刻千百言沛如也事涉財利則辭眉走若將浼焉有衆將者禮致聶先生大年學爲詩與之來蘇君慕聶先生名過其寓衆將置君上座而處聶先生于下君曰吾爲聶先生來非爲衆將來衆將學詩於聶先生則先生爲師而處之下此何爲者衆將方設供具燕君君拂衣去不省又嘗與衆議趙公會于故少保陳倍敏

公家趙多議人得失君正色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一坐聳然景泰庚午君年三十九主考江西鄉試揭而後入所取士多知名二年辛未君年四十以疾乎至京時太子太師王文端公在吏部人猶以君目言者文端公曰張和　天子不鄙而賜進士出身人乃不能容耶是年夏拜南京刑部山東司主事至官清謹儉約持禮法甚堅雖至親舊與貴豪人不可奪部有讞決申奏必君評定而後行公退閉戶高坐忽有來謁者君款之方捉若硯而其人一及所私君瞋目直視口嚙若硯碎水淋漓

襟袖間其人驚駭戰汗奔出君由是謝絕人獨嘗走請大理寺正王宗吉焚香彈基縱論古今大略磊磊出胸臆無所顧忌聞人有一善歸必筆記之宗吉間詣君君與飲酒賦詩至夜分始罷如是爲常六年乙亥君年四十四朝廷修宋元通鑑綱目君以大臣薦驛召入館時多主陳子涇通鑑要言胡粹中續綱目而參訂於李壽劉時舉陳仲徹朱右張美和梁寅劉剡所著書與宋遼金元本史及宋宰輔編年錄元經世文典羽儀以建隆八年大書宋統而分註列國之年子涇以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書正統侍郎劉文介公深是羽儀議於子涇陳橋自立之文乃欲倣劉剡書衆立而君私議曰朱子書郭威自立則已爲宋祖陳橋張本恐子涇之書爲是胡粹中續綱目於至元十一年遽大書元統君則詹然曰宋海上未亡元烏得有統粹中又於編中當一歲之月書太白晝見君曰春秋謹嚴綱目法春秋也宜書是歲太白晝見太子太傅淮南高公開館中於子涇粹中書有所更定不喜既見君稱曰此良是居無何爲天順元年丁丑君四十六有言修綱目無益君乃以舊官遷南京然業心厭事惟手不釋書人求有所稱說者固

拒之至一字不與是年以主事進署浙江司員外郎明年實授又明年以員外郎進署陝西司郎中五年辛巳君年五十朝廷復置提學官君又以大臣薦拜浙江按察司副使使乘傳以往君別於所遊一人面慘慘有異色言故提學受賂事察察不止君揖以還爲臥不食者一日乃指心歎曰吾已廢一日又有厚薄手大小而足長短其所至美而無醜者此心也有如人之言尚得爲人類乎獨宗吉自慶爲君置金帶持爲君壽曰君官以文顯吾屬之華也君至浙泉諸生訓論就其賢否之尤者而敘黜之其條約之詳可

旦夕收効浮濤江遊海入山甚勞弗暇息有故吏于君者自京來問嘗謁君君與語稍久吏出則誇于人有愚生者信吏可使就吏酌謀事吏許諾他日吏謁君君不庶有他吏既去坐至公堂試士外詢詢言吏故君固不知巡按官使人於君凡三往迹而君罷試以謁官告以故君大怒徧索郡中得吏治以決杖遣愚生而事以白八年甲申君年五十三再至金華還得疾既甚猶點校呂東萊大事記不輟然自惟不可起舟至崑山抵家而卒弟穆字敬之亦由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爲山東按察副使

劉昌曰士幸甚無名無名則無爭無爭斯亦免矣其甚不幸以文名以文而名則爭者日起而毀謗至安在其能成名也君少即爲忌惡者所爭屢不得志及既伸於　天子之廷又以疾抑則名者非惟人爭之雖鬼神且爭之耶至被召修史名大振然未久即去去乃遺棄文事益自治其身心恬不較於人而人今稱能文者必曰張君掩之而愈夥棄之而復孚終得以俊然裒其所有而惠諸人當是時非無爭者君能讓之而爭者不能爭也爭則毀無爭則立吾今而後知張君之立於名而成於文是以傳張君

公諱文其字存簡張氏世爲泰州巨家然未有顯者至公曾祖德林祖仲信益以善聞父願始舉于鄉終贈宜人繼許氏封太宜人公生有至性在童丱如老成初助教公典教山陰公侍行適遭成宜人喪哀毀不食蓋絕而復甦助教公難之遣從學一時名士之門公亦自奮力學久之還爲州學生屢試弗第有識者曰是不當小成者天順己卯舉南畿鄉試第一人尋遭助教公喪悉用朱氏禮一鄉化之成化丙戌遂與予同登進士第泰州入　國朝預甲科自公始筮仕刑部江西司主事壬辰進員外郎癸巳吏部奏擬

公山西提學按察僉事甲午復擬山東皆不果是歲進郎中公在刑曹最久有所讞必本於公恕他司獄有未具者多移鞫于公既讞無後言丙申以日食星變詔選使十三人錄繫囚于天下公分地畿內平反誅死者百十有六人雪徒流以下千有四百人其辨馬平兒事尤愜人意平兒報父讐殺人抵罪公上言君父之讐臣子所必報反覆數百言讀者感動畿內人有繪其像而祀之者丁酉大水歲侵復有詔選使

五人賑恤之公分地兗州規措勸分不遺餘力又上疏請分府庫餘資以慰倒懸語益痛切蓋活饑民五十二萬人復流移一萬七千口婚嫁男女之貧者五千三百人釋大辟囚二十餘人他如通貨財修祀典申掩骼埋胔之令皆自公發之己亥陞湖江按察司副使有醝商李成誣販鹽者爲盜轉引至十九人初訊者以贓實多疫死獄中存者僅六人公覆訊疑之審詰得其情六人者幸不死一省稱快餘平反者尚多在湖踰年大率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蓋未竟其所施而以家艱歸矣得年五十有七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成神道碑　丘濬

天下承平日久變起倉卒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禦有能奮身其間以爲民蔽繼之以死卒能作吏民之氣以收遏絕之效其功顧豈小哉當宣德正統之盛大江以南民不識兵也久矣歲戊辰劉寇起于閩既而括寇相挺以起猝然竊發如風盛火猛延燎于枯草燥荻之場無有障蔽限隔之者當是時郡縣密邇于寇者其民蓋岌岌然矣一時官吏罔知所措往往驚畏走避雖以朝命將領亦皆觀望以爲進退無有立一定之計決必然之策者而浙江按察副使陶公

者獨能以身嬰賊鋒而死之嗚呼豈非毅然大丈夫哉公始以易中廣西鄉試第四人以親老願仕遠方得交趾某縣典史改鳳山縣時黃忠宣公兼掌藩臬司事知公有學行俾掌諒江府教授事秩滿陞按察司檢校丁內艱起復改山東憲司未幾按察使虞公信以有守有爲堪任風憲薦公起至京師試如所舉擢大理寺右寺評事尋用戶部尚書劉中敷薦超拜浙江按察司僉事會倭寇犯邊公以計礮之　朝廷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是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議曰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矣陶

僉憲有謀略非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阨也公至蘭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儆備又於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太岩諸寨以扼其要害屢用計略擒賊黨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一邑晏然而鄰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詗知又復遠遁撫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中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請往往往則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諫胡等環聽竦動感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朝廷嘉公績陞本司按察副

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尤號桀黠胥僞以名降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得二殺使者不受招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殺得二黨前後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者又三千人得二僅餘四十人深遁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矣同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公計不得行賊勢復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諜所以備禦之者至南數日賊至矣武義無城惟木柵其中兵民無幾而賊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避其鋒者公曰衆誓不與此賊俱生既而賊大至公麾兵極力與戰

白卯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
衆回望見火起遂大潰公竟死之時景泰元年五月
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浙人聞之如喪其親
感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相率言于憲司塑公
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巳田以爲經久計事聞朝廷遣
官諭祭詰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官其子嗇新會
縣丞公諱成字孔思梧之鬱林州人予惟自南方有
事以來死事之臣爲國家所旌者僅四人其三人
者皆出吾嶺南子叨官太史表忠義以翼世敎其職

也嗚呼風霜別草木之性禍患顯忠臣之節自古死
封疆之臣多見於季世勘攘之秋而此數公者獨能
於四方無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試之使狃安
久豢之士夫知所感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成
安集之功而公於衆人中又獨爲之帥先其功蓋莫
大焉是宜表著之以爲世勸所謂三人者永豐知縣
鄧公顯死于閩寇慶遠同知葉公禎廣東憲副毛公
吉二人皆死于廣寇顯與禎皆廣東人吉則浙人也
其死義與公同於法得牽聯書

浙江按察司副使進階亞中大夫閻公賡墓志銘

陸深

公諱賡字汝思別號三樂道人世居祁之貪善里曾
祖孝先祖棟咸隱於農父靜菴贈文林郎永清縣知
縣母呂氏贈孺人公生而臞靜菴委曲撫之每令於
羣兒嬉戲公惟旁睨而已少從餘姚毛世達授孝經

即了大義初靜菴明法律簽仕爲通倉副使稍遷上
海縣稅務大使故公從來上海遂學於校官盧先生
不踰年而通禮經貫穿百家諮如也時上海令會盧
於學宮試之謂靜菴曰子嗣國器也汝官雖薄吳越

州民願借以爲守縣人急往爭之訟於撫臺都御史洪公曰是當作風憲官耳非郡縣能留也滿一考進階文林郎例得推恩贈及父母已而擬召當去永清民遮留不可得至欲建生祠公堅卻乃止瀕行遣一使奉勑巡視海道海接東南諸夷設宻臣爲備自逸履掛縣門從民願也正德辛未流賊至郊賊首齊彥明者公舊抵禁也感公德繫馬數匹於門望堂泣拜而去時巡撫毅齋李公寄詩云強暴思恩恩自繫馬市民懷德願留靴蓋紀實云既入朝試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北城正德初元事務紛更公直言無忌有侃風奉勑查盤甘肅諸鎮谷糧糧多虧折官皆窩妻

子債之有引經者公華燒攬之人禁兌給之弊設法取盈釋淹滯之官凡六十葦舊例官軍馬驼所司責其人貧者至典妻賣馬以應因循成俗公命屯地每頃出銀一錢以給買馬仍照與妻之禁嘗經祈連葬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比曉雪滿地公詢諸左右曰山徑冰滑非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將軍廟蓋神助云公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冰若櫚梁瓜果狀采歸以爲公所感云竣復命疏邊務數條　上皆嘉納諸日讀書不輟視世務漠如也辛卯冬忽嬰疾疾既革從容談笑然無言諸子請後事曷以勸儉耕讀福善禍淫之道賦詩一章端坐而逝寔壬辰正月初四日也距其生天順辛巳享年七十有二公性敦直官遊二十年以清白自持家居衣食濟薄宅舍僅蔽風雨人無少長賢愚皆誠心禮接凡族人親友貧不能婚娶者輒出貲濟之友人王佑卒官於廣昌尹柩還家貧子幼得公而葬其仁厚類若此性少飲酒善吟咏有晉郊集若干卷

浙江按察司副使高君實墓志銘　邵寶

正德辛未予在戶部奉命兼僉都御史視漕舟于北河時高君以郎中從明年壬申君擢浙江按察副使又五年丙子君考績京師歸道得疾至丹陽南數里孚君諱賢曾唯其字別號恕齋系出齊公子高後世居濟南之歷城初祖宋銀青光祿大夫逸民屭歸而南至江陰留箸焉七傳至江陰州教授雲卿支屬寢衍鄉稱其居曰高巷又三傳入國朝曰升之者當兵亂後再乞門戶於君爲高祖曾祖彦恒祖鵬運有孝行父某號希菴績學未舉以君貴累贈戶部員外郎

母邵氏累封大宜人君生氣色英偉與羣兒嬉獨被編檔爲統領狀見者異之弱冠入縣庠與兄舜穆脩舉乙卯鄉試已未得進士壽以省母告歸辛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治三沽諸歸多所興革其大者釐正蕭碭豐沛歲役夫修昭陽湖隄匯泉以濟清涸又修沽頭南北隄爲橫流蔽民田獲利流移復歸往來怙勢者聞風斂戢隱然爲河渠重者三年乙丑改刑部廣東司實分治禁衛君取舍重輕惟法民用不冤丙寅奉命錄囚江北諸部進署郎中時姦瑾炳方熾君共職不阿有百戶張福者訟而抗往怨之瑾瑾下

君詔獄既而邀重賄將復之君謝不應遂謫知遼州君因俗爲政歸之禮法若修復廢墜往往有出常格者庚午瑾誅遷戶部廣西司員外郎民攀泣留履以詔恩加贈封典辛未進浙江司署郎中是秋流賊焚掠運舟君時從子以才敏爲諸同事所推事在部牘君之遷副使也流賊方南擾江陰而江西賊且奔突浙境君過家卽之官會巡視都御史陶公初至君遮衛嚴道首劫衆將李某失機按察使缺君署篆數月憲度貞肅同官有以門禁故至大詬者君不爲變旣而其人以他事逮下詔獄詞連及君卒不果遂中監

某在市舶雅敬重君比遷鎮守意屬心薦而君顧殊之於是請託之弊不戒而忌峯廉黠貪各得其情傳吏上君狀旣考最進階日且超擢而君不可起矣君英敏方毅孝友夙成臨利害不惑敏遜好學仕而益勤在沽頭遵州日有程課且進諸生而講肄之其在戶部爲尚書孫公侍郎喬公所知凡大題奏必屬君以藁君徙置義田頗力不足乃始以百畝而自爲計大略謂斗石之粟十之助可十人猶愈求豐而久挨也痛希菴不逮養焚黃之日仗塚悲慟久之事卻太宜人所夕以歎舜穆官江西嘗以法忤勢家時其入

覲圖搆黜之或告君使爲行賂祈遷君不聽見執政力辨不辟會舜穆以靖寇進右僉議致仕歸君喜曰事白矣比還浙遇所搆者峻絕之曰吾不能匿兄怨與見也弟贊以鄉貢知崇安而卒

守饒甫遷今官而遂已矣嗚呼君得氣之貞會命之厄人將奈何哉君諱熙師文其字也先世蘇人入國朝始爲上元人父昊浙江布政司左參議母王氏繼母趙氏俱恭人君清夷簡重才行修美孝於親友于兄弟交友以胸臆初仕爲將樂令不以少而鉥既起守饒不以廢而倦意所注錯準古條格去官之日玩無奇石器無精瓌君子曰廉爲御史居臺持之剛執憲行法親戚無敢請謁居家時杜門息交雖公卿布

訪僧一往謝而已居欽虹橋鄭明亦況其貧氣而善藏也嘉靖時師文稿生天順乙酉生三十一年登弘治丙辰進士第今

嘉靖三載甲申夏四月十日浙江按察司副使李君師文按部于定海暴卒踰旬訃至南京余往哭於其家仰天呼曰國之貞臣也命止此乎初李君爲御史當正德初太監劉瑾等始亂國紀君抗章請誅犯衆怒矯詔繫錦衣獄廷撲三十罷歸俾肉盡銷不死瑾猶銜之踰年復逋舊賦得君名文致微過詔於南京廷撲五十囊橐而出人謂死矣已而膚附骨生竟活意其有神相乎瑾伏誅廢者畢起君獨以先擊刺貴要多抑不得用家居一十六年今

浙江按察司副使曹公時中傳　見奉
附　錢福

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姓曹氏初名節惡其雄於漢
官者請於朝以字行曰時中題其居定菴學者因尊
稱之曰定菴先生先生清曜飄逸洒洒然有出塵離
俗之態行則鶴步止則鷹停掩映於碧梧翠竹之間
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士與人言温温然恒恐人不得
盡其情雖負販輿隸與之接亦惟恭惟誠至有怍戾
傲狠者遇之不覺自失平居無疾言遽色涵容淵泓
不立崖岸若無所別白者至於析義理臨事機則若
擿之於髮綜之於絲雖密而不亂其於出處進退辭

受取予及可否天下事校義利是非處則斧斷壁立
確乎其不可拔也若急人之難問不義事及有不可
人意處或強弱曲直不得其平者不問利害力可及
否即思欲赴之有古俠士風烈又與其爲人也若不
類然其學無不通而要以詩律名一時爲詩者皆宗
之先生亦樂然無拒故恒以足掩其餘能其餘力尤
工書自晉唐以上名家皆能辨別眞僞而以意會之
懷素宋克則其所愛而得之多者也每片紙隻字得
之爲人所珍惜晚年益精小楷雖手簡寥寥亦不苟
或問之則誦歐陽忠公之言曰自少所喜事多矣中
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有不
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
爲之不倦往往可以消日人皆服其言初拜刑部主
事或疑吏事非其所長先生益勤益慎聲騋起遷員
外郎勑封及其父久之用薦者遷浙江按察司僉事
不激不隨執法以待人之犯者廉介聲益著以家艱
歸廬墓薛山產瑞芝人知其孝感再之浙鄉人以其
地近而俗同以爲幸其所知者懼其前所憎愛賞罰
者具在以爲難浙之人曰是再來生我也先生皆不
以爲意未幾以繼艱去補雲南或以爲遠方雜夷不

可以法律稍弛平素廉介無礙也先生曰彼自遠吾
道不遠且彼非中國人何以用中國吏治耶吾知奉
吾中國法而已之官不以家累隨吏於雲南及其土
人皆驚曰吾向來未嘗見此二原王公初起爲冢宰
曰若皆某者可置之遐遠耶轉浙副使時嘗專海道
武弁以賄賂爲恒曰歲例先生曰吾奉勑讀律皆不
知有此賦也非例也請自我始拒之威令大行朝野
方有重望而先生脫然乞致仕留不可得人亦不知
其何爲今將十年矣於古禮始得致仕給之人且高
之咸笑曰吾松稱多顯宦溺而不止遺而歸者不論

目前可數者尚七八人或年及或位滿或苦疾或富而顧家或憂彼之未立或覩望上下未能盡如其意而所進亦未能遂其所期也先生家不增於其未仕時進當無所不至仕之論善地者莫加焉且子姓之賢冠於一郡精神愈完固年甫餘六十其果何所爲而歸哉先生曰吾有采蕈舟不能忘吾烏得爲無爲歸則與兄種菊數畦歌陶靖節詩觴酌其下醉則或效其體爲詩人不能別外與諸從昆弟懽忻皆如少壯時其至少者時信才俊過先生抑之曰當就規矩果薦於鄉名太學其爲詩亦與先生俱行於時從子

寔徵錄　卷之八十四

也福歸猶獲從西潭侍先生遊諸山而有倡和焉今之同福游先生門者鶴坡王良佐雲巢沈淮而下若干人分題咏歌爲先生壽而福懼無以進乎此摘所見者爲小傳若先生有爲而出無爲而止清不苟名和不溷俗介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知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輕售則福所終身願學焉而未能者已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曹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遂以字行名時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

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麓產有瑞芝時人皆以爲孝感服除後補浙江累官副使與當事者議相左即拂衣歸年甫餘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採蕈舟不能忘爾扳宅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悍生怒先生魁岸以堊書先生名於牛後向其僮而肆詈欲以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若齒煩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先生每月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先生出時令人頓入踣上之

先生不手曰若休矣候吾僮來既而從者至命取火婚之日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解耳生媿而止貴公子某者挾妓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先生門先生使人召而榜以楚撻教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淫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責公子自是不敢復出折節爲恭矣先生初以定名菴既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山窟則別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既高守道彌篤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以自代不報年八十時作壽藏於玉屏之丘每日殺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復於初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終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統戶良久人以爲仙去兄名泰舉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惇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之遊則棄楊然矣公怒甚往訟於比部郎郎追笞至痛榜之妓怨反誣公以是罷不能不似　英廟復位有白公冤者而公名偶同　景皇帝年號又　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公者誣焉　上聞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至京緹騎疾馳入郡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節踰

貲賂焉已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則泣而語之故曰子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諸司隸栲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獻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日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於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語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浙江提學副使王公墓志銘　王紹元

先生生而穎秀不凡髫年就塾文籍倦不知息十五角藝場屋勃有聲稱弘治甲子中江西鄉試正德辛未登進士第觀政禮部時山東盜起徧十幾甸之間而大帥玩寇老師底寧無策先生憂之即上疏歷陳平賊機宜大要專責將領申飭軍法信賞必罰務期平蕩詞意峭直忤旨然亦陰嘉其敢言獲免罪謫明年授刑部四川司主事獄鞫詳明平反乎允九年甲戌乾清宮災下詔求言先生以　武皇春秋鼎盛

皇嗣未生天下人心無所繫屬乃請擇宗室之親賢年少者一人育之宮中俟皇子生然後封以親藩廣道之國如宋仁宗朝故事疏上留中不出明年乙亥以疾乞南歸十二年丁丑病痊起復補本部湖廣司官如舊是時　武皇方興敗游駐近郊旬日弗返先生憮然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旦出而暮不歸則子徬徨不敢寧處若父出淹旬子不知其所向心以妣曾宜人衰病力辭不赴王辰宜人卒一如桁軒公之喪自是家居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入城府雖反裘勸導剴切忠直人皆壯之時冢宰遂庵楊公閣故舊在當路者亦無尺書相訊有壯方特究聖賢之業爲先生名欲援入吏部使相知者論急今往見之先生不從事隨寢比年錄囚直諒持法甚嚴權幸如江彬

者亦不得干撓十三年戊寅陞本部浙江司員外郎是年五月兄清崖公以疾卒于宮家屬未偕惟先生在侍躬親湯藥經理喪事心力殫瘁有庾衰之風焉且念公與櫬萬里外不忍付之僮僕疏請護歸歸見栢軒公暨曾宜人垂老載白臘然在堂季弟鄉進士芹又卒遂絕意仕進家居七年而聲聞籍甚嘉靖甲申以薦者交至特命吏部取用擢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南部舊以伶人給使太常天文之屬各有供億先生悉罷之釐僉踰清混濁官庶一新又以祠部所職祀事爲先乃疏三事曰舉祀典以崇道學曰正祀

典以昭世戒曰備祀典以表忠賢語具類纂中五年丙戌聞栢軒公病亟遂疏終養不待報而歸踰年栢軒公疾革先生哀毀幾滅性六年冬詔許內閣部院大臣各舉文學堪任翰林備顧問者時大司寇胡公世寧特舉先生尋陞浙江提學副使就家起之先生以妣曾宜人衰病力辭不赴王辰宜人卒一如栢軒公之喪自是家居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入城府雖故舊在當路者亦無尺書相訊有壯方特究聖賢之業爲君子之儒遺榮養素淡如也戊丁一以言者交章力薦得特旨且撤有司勸上道先生竟臥不出所著

有講學錄大儒心學錄大儒文抄忠義錄仕範景行萃編之禮經要宋名臣補遺七大家文選古今諫議集疏王氏族譜嚴慈終慕錄行于世

浙江按察司副使閻公溥墓志銘　許宗魯

公諱溥初字克周後更字公文其初公之祖方伯於浙公實生焉晚乃從其父官京師四歲而孤方伯公歸居長安城中而故與平人也成童有異質方伯公愛出諸孫右謂當繩其武弱冠學成受知於學使虎谷王先生弘治辛酉爲西安府學生正德丁卯以尚書中鄉試嘉靖癸未登進士乙酉授刑部河南司主事已丑晉雲南司員外郎是冬再晉河南司郎中辛卯陞直隸保定府知府甲午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明年乙未被論罷歸公初舉於鄉年才二十又四後屢

困南宮復值家替方其居太學時閣人劉瑾竊弄政權公爲同邑人或勸爲速化計公厲色揮謝退益淬礪講學授徒處貧而樂後卒取上第語人曰是以成吾先祖之意也其在比部研精律例鞫訊不苟原情附律不苛不縱人稱平焉是時光祿崔卿子忿殺鄰婦其子故宰相甥也時宰曲爲請釋公謝不往見迫之見公復謝曰僕與相公均有法守光祿子罪抵死相公欲生之宰相易法大亂道也僕守死不敢易嗣有富室袁氏姻聯鉅璫事下法曹朝貴半爲請託且賂滿鉅萬公竟置於法時朝論翕然歸之謂爲眞法

吏其守保定郡爲右輔路當八衝兵衛雜粮錢穀獄訟應接不暇盜賊蜂起豪右戚畹武斷漁獵凡人有不堪者公處之裕如若其抵徐某之罪而撲奪之害革發魏東之姦而府庾之弊蠲蠹唐水之泛而沮沒之患熄程邊運之役而轉輸之勞均嚴課試之方而科第之才盛獎廉勤之吏而郡邑之政修慎鄉飲之選而禮讓之風醇表飾孝之門而習俗之隳振古所謂循良公蓋庶幾也癸巳秋大同搆變朝命宗伯黃公戡撫黃請於上遴公以與俱公乃揚威布澤持法行權元惡就刑反側向化公績爲多既乃晉副浙臺公

視事適臺員闕乃兼攝數事浙人素欽其譽吏懷懾不自存民則熙熙自慰也先時臺中申飭宽慶率由舊章謂郡牧臺史先時接見有制凡庭參止長揖不屈膝今亟屏不自振矣令下復故一時列郡觀望可否公曰是何疑哉臺史郡牧均人臣也寧慶具在余惟祝融以遇越分媚人吾恥爲之徑揖不顧臺史揚加奚善陰排於同列羣議煽湧變而未揚乃鬨其去郡據據絲髮交閒攻擊鈴衙軒輊擬議居閒而自樹者顧多賞罰公乃擲不校浩然賦歸一切仕進棄不置念買田葺廬讀書敎子彈某賦詩飲酒自放漠然於世不相關也卒之日鄉評士論皆惜其閎擴之才而尚其長厚之風云按閻氏之先爲京兆萬年人至唐右相立本葬興平馬嵬坡始家其地元季避亂入蜀國初諱昌者始復業昌生遵道遵道生贈順天府尹秉直秉直生通以人材授南京刑部司獄贈順天府尹通生鐸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府尹出守衢州仕終浙江右布政使鐸生舜廕補太學生授鴻臚寺序班贈刑部河南司主事

浙江按察司僉事王府君濂墓銘　宋　濂

濠梁王佐其先府君之殁越六年矣今　工部主事杜君環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爲之愴然而悲蓋當　皇上飛龍淮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旁招俊乂濂時應聘而起擢典倫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勛業自砥礪薦紳之士多刮目禮之濂雖不泛與人交聞君崇論宏議亦未嘗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媿歎以爲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迨濂再入禁林府君已作土中人載感疇昔銘欲不作可乎按狀府君諱濂字習古濠州定遠人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定遠今酤

愛敞爲書佐未幾補吏尉司轉霍丘縣以積勞陞安豐府史達官知其能辟爲河南行省理問掾未命而終府君嗜讀書知彝倫大義習爲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爲定遠縣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今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垂亡豪傑並起府君拊髀歎曰事急矣保宗族以拯黎民可也乃走潁亳說其軍帥曰民罹虐政不得已起爲亂矣當思有以靖之虔劉人以逞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不可乎帥聞其言以爲才交薦之樞萬夫長五轉至工部尚書且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衛千戶所鎮撫府君軀幹昂聳而容貌淵澤恂恂儒者也或共

其論請輒不目吐氣指方畫圖衮衮數千言不休臨
大事之際神采愈緊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復面折不
少恕性又慈惠凡貸泉布者不納息不問遇凍餒者
如身受其病思輒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行務以不
殺爲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
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
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媿嗚呼爲士者內行修於家
外行有以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

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公宜正墓志銘　胡廣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爲時所
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
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期盡誠佩首發御
史大夫陳寧奸深爲　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
清流關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
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閒關之句　上覽之曰有安不
忘危之意賜金二十兩綵段二端未幾拜浙江提刑
按察僉事決積歲滯獄六百餘起有牽於文罔者平
反尤多民以無冤咸嗟服之此其卓然有聲稱者竟

爲陳所銜傳致其死時在洪武六年得年四十有九
公諱宜正季道其字其先沛人唐末白沛官袁五季
之亂由袁徙吉居永豐漸溪曾祖諱某恒山縣令父諱奇相元至治癸
授新淦縣丞祖諱某恒山縣令父諱奇相元至治癸
亥領鄉薦爲東湖書院山長吉安路儒學正撫州路
儒學教授母張氏公居幼穎敏過諸兄八歲隨父居
東湖讀書聲琅琅問於外宣客往來應對閑習人多
譽之九歲喪母哭泣逾哀十三喪父居喪毀瘠不勝
始事鄉先生劉惠心繼從山泉解先生二先生咸異
之時郡守開堂試公年十八就試中高等後採綺二

既而持所學試于有司再不利有得其文讀之曰如此而見擯斥命也季道冥屏公曰吾學未至耳非有司病吾元季天下釋騷其友梁某爲福建招討託致其母扶持兵革間出艱難致其母子相見拜公曰微公其孰能致吾母終身不敢忘德嘗與姻戚居迎旅忽得疾公視爲調藥侍既死公抱之而哭解衣葬之所遺金悉以歸其子兄弟四人長皆先沒惟仲兄存公迎至家養之比其沒葬祭皆盡其情子三人長曰忠次曰昂幼曰肅字子欽子欽登永樂二年甲科爲名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其文學爲儕輩所推

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公丞直傳　黃佐

劉丞直字宗弼江西贛縣人幼穎悟博通羣籍吐詞成詩卓犖如宿構者年弱冠始治經聞泰和王以道明周易遂辭家從之遊者數年編讀其所藏書學益臻而文益雄遂擢進士第入國朝被薦召見　高皇帝與語奇其才識即除國子博士吳元年太學初設堂上官乃拜司業贊襄祭酒許存仁立規條以束諸生時在列者多貴游子弟目不知書丞直每切切誘掖奬勵以是盡知大義一時學者莫不敬業樂羣多蹄顯仕每朝　上呼諸生試其所業有通悟者召丞

直褒賞之丞直爲人剛正每面折人過存仁方將予告歸祭先墓丞直謂曰　主上天與人歸公爲儒臣宜竢登極不宜遽去存仁不聽洪武初存仁果得罪始悔不從丞直之言已酉浙江部使者缺人丞直侍朝　上召使前面諭持憲事宜拜浙江道按察司僉事時方谷珍初降人情洶洶丞直按部懲其尤梗法者一道肅清先是丞直與劉秩熊鼎朱夢炎皆出江西以文學知名當世氣誼相許會朝廷方修典禮丞直及秩輩皆與焉書既進擢秩知崇明州臺憲之徒相與構陷之送坐論死丞直行部過秩子靜於途厚

遺之靜時年十三適　上遣使巡問四方靜制劄走六百里以被誣狀訴於馬前使者憐其幼以狀聞上物臺臣申勘其事於是改授秩以他官而坐誣者罪丞直之力也其曲盡友道類此時承元亂後國法嚴重丞直按浙三年遂以疾乞歸從之家在谿同山陽自稱谿同雪樵學士宋濂爲之作賦王以道嘗爲丞直言其避兵荊沅至洞庭之君山遇異人長髯碧瞳授以龍虎金碧丹經受而行之忘氣日愈冲也丞直得其書以爲異端不之信也既隱居多疾乃用其方術導引吐納宿疾皆瘳竟以壽終有雪樵詩集傳於世

浙江按察司僉事蔡惇傳

蔡惇治縣人舉孝廉爲嘉興縣知縣初至官出滯囚二百餘人勘率富民納逋糧四十八萬有奇縣多亡賴惇於縣廨置善惡二牌民有善志之有過惡弗率教令亦志之由是民感媿省趨善而去惡擢監察御史董伐材于江西屢疏民疾苦以聞陞浙江僉事正已率下而寬猛適中以永樂二十一年卒人多思之

公姓鄭氏名建字弘中淡泊其別號也閩之福唐人自幼敦重樸雅誦書日記二千餘言及長從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公英學公以其天姿穎悟不凡師資而器異之經明蔡氏書業昌衆子業學成膺鄉薦秋闈一掉鞅而捷明年上春官登進士第載蒙簡拔爲庶吉士請書翰林一日　上御文華殿召試諸翥孔明可與興禮案論考居第一賞鈔一百錠仍命讀書期以大成未幾言忤當道黜爲廣之南雄通判既抵任知郡民避徭役逃窳者居多公即與郡守集議按察司僉事公除奸剔弊較昔尤詳有奸民不得逞者乃構辭以危公公致被逮者再人皆惜之賴朝廷

之明即令復任既還公乃以老且病辭獲拜命允以致其仕云公平生篤忠孝寡迎合氷蘗冏守所至不以家累隨去官之日行李蕭然昔先正有言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勿求同俗而求同理公實有焉抑公豈不得爲一代豪傑之士哉今其歸矣括蒼之士民有好義而知公者請傳其事以爲去思于故撫其實書

躬振甲胄率民兵與賊抗者數目所首五百餘級龍泉以平叅將尚書石公璞復委公除其餘孽公直抵其巢察其情皆良民不過被宬勢挾而烏合之者悉論之以歸農得其被虜男婦二千餘口以還其家益亦由公平昔有信有惠及民而致然也值公秩滿將有述職之行鎮守太監尚書暨巡撫御史統藩臬二司列奏留之陞同知復奏公有平寇功又陞食三品俸廷議銀塲非得人以綱紀其事則不可改公浙江按察司僉事公除奸剔弊較昔尤詳有奸民不得逞者乃構辭以危公公致被逮者再人皆惜之賴朝廷

浙江按察司僉事大父和公維傳

孫學正和春撰

大父諱維宇振綱其先山西陵川人考琦嘗爲河陰訓導因占籍河陰大父仕浙江按察司僉事八年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致仕寓大梁三十餘年卒葬夷門先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刑部主事五年天順初藩臬吏多弗稱　上簡廷臣得我大父等十四人召至便殿　上親諭遣賜宴人寶鈔千貫以行大父之赴浙也自謂職無所不當劾或難之曰吾受諸帝所他尚足郵邪是時藩臬吏多私養馬卒雖妻妾巾櫛稍

來按過原故數喜來來數兒屏几涓潔又見衣至敝上覽奏大悅遂按諸不法者坐之由是構隙卒爲諸人所讒誣會有憂事歸遂免前是浙販鬆民有值劫者亡其刀獨鞅在權貴者遂誣機戶姜曾等劫曰用鬆劫鬆每顧殊無左驗大父力爭不聽出召販者問曰若鬆何驗曰囊上印廣昌郡字於是密遣遍索邑至海寧捕快人揮上隱隱有字也執訊之具服問刀所在曰在新宮橋下取驗之實販者所亡刀權貴人大慙怒又嘗江行聞哭聲蓋寡婦兒爲人所賚賣立



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淳墓志銘　文徵明

僉事皇甫君子安既解浙臬還長洲未及赴調而夫人卒摧毀得疾甫三月亦卒嗚呼傷哉君舉壬辰進士官禮部以文學爲當道所知會　東宮肇建遂用爲春坊司直論者以爲得人而餘人意忌顧已媒孽其間未幾補外自是浮沉外寮者累年再起再憤卒毓髓以沒嗚呼自古文學之士往往不得志於時其修聲擅名固造物者所忌然而一時秉銓之人不得不受其咎也君諱淳字子安裔出宋戴公以字爲氏世望安定趙宋時有爲提刑者扈高宗南渡居吳城

孔聖里世爲長洲人十六世祖斌死張士誠之難斌一再傳逋君之曾大父也大父信以文學起家爲太學生未仕而卒父諱錄丙辰進士仕終順慶知府母夫人黃氏生君兄弟四人君其仲也黃夫人夢人授巨鼎而生韶秀異常能言即解誦書占對敏給異於常人稍長績學綴文遂有名世之志及選入郡學爲諸生益事博綜兄弟自相師友揚搉探討務求抵極據詞發藻迥出輩流未數年相繼舉於鄉而君與二弟遂收甲科聲名文學之盛三吳之士鮮其儷者而君不以自異益思振植操廉服勤惘然自守不與時流逐人亦莫敢與抑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尋改禮部精膳司再改儀制進員外郎陞主客司郎中主客職藩夷朝貢凡館舘勞來與凡貢篚之屬往來之儀皆主客領之故時書司总緩稽留使人經歲傳食供億浩穰君奏報以時不踰旬浹靡密上下掛度維宜祝曩時損費什伍朶頤內屬歲有賞賚發自內帑故多穢溢君以共捍邊有功非他濫恩比言於主者俾精擇以給被賜者莫不懽感以去車駕南巡諸夷留京師慮有窺伺悉屏之徼外時稱其遠識君自虞衡至主客凡歷四署所在職辦以上當

大臣所簡擇春坊之擢蓋緣於此　車駕之行君先已註籍扈從會改官不果行駕次承天按籍推賞而君不在有司乘間劾君失事而實非也坐是左遷廣平府通判踰年召爲南京刑部主事未任丁父憂服闋還朝復補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尋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分蒞浙東所蒞天台寧紹諸郡民忮而狡譬詖喜訐最爲煩劇君所至徵彷綜核周審適伏若神而裁決敏利案無留牘恤隱崇賢納之仁軌甫三月而宿蠹爲清管內振肅以其暇逸覽觀山川發爲篇詠委蛇張弛文治燦然譽聞方達而南遷考察罷推

視一時實俊以爲黜陟近時乃有既從官而徵其舊
事者因得以其私意中傷之然非顯惡大慝亦不敢
公肆詆毀君初輔嘗未及上再任亦無幾時竟以勝
任推擢曾未數月而以不職論黜嗚呼羣耳目何可
塗也君沉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當其意終日相
對默無一語居官任事砥礪操切不肯脂韋取容既
多忤物又稍稍與時睽異故愛之者雖深而卒不能
勝夫疾之者之衆也雅性閒靖幕玄晏先生所爲自
號少玄子作續高士傳以著志居嘗問學之外他無
所事羣經子使莫不貫綜而酷喜左氏著春秋書法

紀原選唐文粹爲文必古人爲師自兩漢而下咸有
所擇見諸論撰居然合作詩尤沉蔚偉麗早歲規倣
初唐旋入魏晉晚益玄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之
奧而及之惜乎未見其止也所作有皇甫少玄集若
干卷

浙江按察司知事張公之象墓志銘　莫如忠

吾郡有張玄超先生者脫落塵埃林紳裙誦義之日久
矣其歿也無識不識莫不相與歆歎悼痛有典刑之
思焉而公之孫孝廉君懼世德浸湮泰狀來請銘按
狀公諱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別號王屋先世有鐵
一者自嚴陵徙上海之龍華里家焉由鐵一而下七
世爲餘姚令杰八世爲萊州府同知及公大父湖廣
布政司參議嘗九世爲公考順天府通判文洲公鳴
謙及從父博野令鳴岐淵源名閥箬兒蟬聯鬱然盛
矣而公少負穎異父文洲公及母李宜人絕憐之謂

元張氏者必公也而公固曠覽不羣於一切世榮意
殊易之而竟諸生及卒業國子屢試弗第乃慨然嘆
曰命也夫天遂不與張子能終窘張子不朽業不以
勢而彰者乎自是下帷發憤專力治古務博總羣籍
囊括百氏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斯
誠信矣迫其潛神積思久而神詣時發之詩若文其
詩彌雅冲澹興寄寥遠有魏晉風其文閎深奥衍出
入東西京不作晚近語及若緩頰盱衡攷據前聞剖
析疑義難當世宿學皆自以爲不如單辭片楮傳之
好事無不視若拱璧爭臨爲奇此公平生建豎之較

耆者而以訴弛困遊稍從祿仕爲浙之潘蘇非其好
也當是時諸監司大吏率視倅公折節扣下不欲煩
以簿書而公亦因得時乘休暇幅巾竹杖駕一船嘯
歌武林山水諸台勝區以吏隱自命無何會御史某
者任前駁爲發虐使公公不可遂以歲丁卯飄然投
劾歸歸而閉門却掃空常祭懸殊突之而則必謁其
平生以竟所掇著或縱橫籍几案間分日稱計至不
能布席對客啖然功荆跋坐而已晚歲卜築秀林山
麓其地多怪石危泉烟扉月檄叢竹茂林因公而勝
者公自是益屏跡城市有司以賓飲強之縱一往即

謝卻不再所著書有剪綵翔鴻聽鶯避暑題橋猗蘭
擊轅佩劍林棲隱仙秀林新草諸集所輯有詩學指
南韻苑連珠韻學統宗楚語楚林楚翼賦林七
萃太史史例史記發微新舊註鹽鐵論唐雅同文類
聚詩紀類林等編輯不勝紀其所交與盡寫內賢豪
若先輩金陵顧中丞華玉吳中蔡翰林九逵文翰林
微仲王太學毅吉塔皆公所嚴事而金陵許太常仲貽
吾鄉徐泰化伯臣何翰林元朗何祠部叔皎董太學
子元朱太學邦憲吳與華憲副順甫濟南馮憲副汝
諠東甌歐工部楨伯黎秘書惟敬皆以雄文高調坻

笼一時無不抵掎公爲文警者四明豐翰林存禮天
才豪宕意少許可誦公詩擊節稱善久之武林方憲
副思道遊遊近公太學廬舍未明闔語異之及晏温識
面已然定交古歙許相公維楨聞公名時其入都造
焉公未起直巾其楣前一見語合握手如平生其爲
諸名流所雅慕如此公素貌侵偃若不勝衣而提
身處家動遵古訓嘗憤流俗語附反傳咸意著叩頭
爲賦以見志又憤後儒捕詩者多謬古而師今爲談
藝篇以規之居常評隲臧否眦耿耿不阿曾不少假脣
吻從暴豪之徒而遇士臭味偶同即虛懷延譽不置

里中有不平事慷慨扶義直之不得則或終夜咄咄
忘寐族人以貧故有窩其友豪家者傾橐訟于官必
歸之乃已何翰林遺孤反噬於黠奴出身援之卒置
奴於理所知董子元以才不祿爵臨之哭失聲聞
者感悼此又公篤於交誼之大端也先是巡撫陳公
我泮廉公行誼爲白其無安而傲有司以學行俱優
扁其門巡按邢公行部至松高其義牧存之里巷爲
置買山錢若干比辛之前一年上汴頗令君議修邑
誌而難其人禮聘公公時已寢疾而令君意益虔公
乃力疾往再閱月而書成共紀載博雅義例精詳一

時日之實錄而公自是亦不起若有待以畢志云公
卒之歲爲萬曆丁亥正月朔距生正德丁卯十二月
年八十有一噫夫公以宏才博雅望重一時其於稍
自抑貶以諧世好爺必後人而曾不能微再命築建
石畫於當世及弱冠掾郡要之白首而又不能一奏
公車之牘來掌故之求志誠悼矣然當舉世方務夸
矜勢能之衆而獨以鴻文鉅藻大放厥辭爲藝林望
今與覩然棲尺組發塵冠而遊者一得相當即公考
妣所稱能亢其宗以錫羨來裔者於取數爲孰多當
有能辨之者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四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目錄

浙江二

知府

郭彦仁　王宗顯
呂文燧　王堪
謝袞　趙登
徐孔奇　馮敏
劉謙　李信圭
胡濬　蕭鼐
文林　呂夔

南大吉　陳讓
郁山　沈愷
岑用賓　韓邦憲
方揚
同知
劉邦采　區益
黃鈗
通判
湯世賢
推官

目錄　畢
孫樓　知縣
何昌　鄭行簡
陳榮　徐獻忠
吳成器　教授
胡翰　教諭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目錄　二　嘉山館
聶大年　訓導
戴冠　萬吉
葉宗行　張俊
隋昇　葉祿
戴晫　黃瑛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標　梓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五

浙江二

知府

嚴州府知府郭彥仁傳

郭彥仁無爲人少讀書有勇略尤長於吏事歸附太祖以忠謹被知遇事多委任李文忠用兵浙西命彥仁往爲參謀多所裨益歲戊戌三月文忠以克嚴州功陞帳前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守嚴州命彥仁克本司督事時胡大海亦以平嚴州陞院判文忠與之有隙四月　上批示彥仁曰自龍鳳三年調汝

專掌征行兵案今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軍中調和士卒其間中正甚厚吾託汝於軍中正使晝夜無憂家眷不必多慮時遣人齎送糧薪雖今將士英勇實賴賢豪謀佑勇者心勝大事速成彼事一節正謂保指揮我之親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聞二人不和且保指揮我之身也胡院判即我心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汝必於我男處丁寧說知將胡院判以赤心待之節制以守之使我所圖之易成彥仁懇道　上意將領和懌所向成功汝忠待彥仁禮甚隆凡攻守機略悉預裁畫嘗提帥

擊冠有功賜銀幣壬戌二月金華苗將蔣英等作亂
殺守臣叅政胡大海文忠卽遣彦仁率兵討之彦仁
兼程而進至蘭谿英等懼夜半遁去彦仁遂入金華
撫其民時處州苗將李佑之等亦殺守將耿再成文
忠復調彦仁領兵屯縉雲以遏其侵軼後援新城取
杭州平浙西皆預有勞績授嚴州府知府

王宗顯傳

王宗顯和州烏江人少業儒博涉經史元季避亂僑
居嚴州歲戊戌三月越國公胡大海克嚴州得宗顯
知其爲儒者禮遇之及大海克蘭谿進攻婺州不克
回蘭谿築城守之留宗顯于幕下是年終 太祖親
征婺至蘭谿大海以宗顯見 上曰爾與我同鄉里
正濟所用命宗顯潛至婺城察聽事體委託甚審宗
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察得城中守將各
自爲心回以告 上甚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
及攻婺城首敗處州叅政石抹宜孫所遣援兵次日
攻城不下樞密院同僉胥安府與守將帖木烈思不
和果如宗顯所察夜遣都事李相繼城詣 上請降開東門
納兵如約入城遂克之置分省等衙門改婺州爲寧
越府以宗顯知寧越府事于是宗顯開郡學延儒士
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
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
忻悅

嘉興知府呂君文燧墓碑　宋濂

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爲盜轉掠而東陷永康婺諸縣繹騷弗寧永康太平里大族呂君文燧散家財數千萬與弟文煒合謀募里壯強子弟得三千人將之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邑斬獲甚衆呂氏之聲聞東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聽讒殺其弟卒不敢怒而爲之盡力大臣義之承制表其門而復其家婺之巨室細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功呂氏是時永康有呂氏隱若巨鎮焉　今上皇帝既克婺君族人率兵甲以君名詣轅門降　上大喜特立永康縣以

君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君以事留杭未返命其弟文烜攝之君還復名爲庸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權知處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更授嘉興知府松江民作亂襲嘉興君覘知之走使者告李曹公文忠賊始據城曹公兵即至遂就擒諸將欲屠城君爭曰據城者賊也城中民何罪釋不屠民德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冶鑄閩婆國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有疾卒于驛舍年五十四君有德於鄉人聞其卒皆哭泣相弔喪歸者倪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千人有司以君嘗署名公牘例籍其家　上特詔歸之曰吾知呂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殁於使事可念也時呂氏家逮繫縣獄鄉人亦多用事者聽讒殺其弟卒其家乃皆舉手相賀君子由是知君之德及人者深也君字用明文燧其名初君之大父嘗修上世所立義田以食族人置學以教子姪至君踵其志卒成之君爲人如懦夫至其奮發於義不顧利害必達乃止

寧波知府王公璡傳

王璡字器之山東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每夜四鼓升堂秉燭讀書聲聞於外或即詣學課諸生諸生必三鼓赴學無間泮池舊惟一石梁乃捐俸增建左右二梁以崇偉觀遇驟雨必躬詣學巡倉視其漏濕輒用屐灰識而葺之毀三皇及諸淫祠或以殃譴爲戒璡曰如其有靈宜降割我躬不汝累也政教兼舉德化大行五邑俗爲之變自奉儉約

一日饌用魚肉璡大怒謂撤而瘞之人稱埋羹太守時武職橫暴璡痛抑之洪武壬午靖難兵起璡造船欲航海勤王軍衛以恣故縛詣請罪之賴恩宥釋還鄉璡之去任也行李蕭然父老追臨堅卻不受寧波民至今稱之

浙江處州府知府謝衮傳

謝子衮名衮以字行江西新淦縣人始以才薦授浙江青田縣知縣有惠政歲滿民奏留之特陞處州府知府居官廉謹篤意撫小民興學校初郡多虎及旱蝗爲災子衮禱于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亦遁去營有盜入庫竊官鈔即投檄城隍神盜方閱所竊于室忽疾風入室倦墮市中守藏者適遇之識其印誌遂獲盜正其罪民嚮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衮前俛首有訴者遣人問得實捐俸贖牛還其主小校吳米近山谷時鳩衆出爲民患已數歲矣朝廷聞知發官

軍二千勦之處人大恐子衮適至力請止軍城中毋出而自以計擒捕之送京師兵不勞而民以安予衮性簡靜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永樂二十二年卒同時有陳永年者與子衮同邑里由戶科給事中爲福建惠安知縣廉謹自持邑有蝗蝝傷稼一夕可數十畝永年仰天嘆曰政乖致異令之咎也民何辜俄有羣鳥蔽日而下啄食之蝗遂殄歲以大稔改處州遂昌知縣有善政在官二年卒

湖州府知府趙公登傳　李濂

趙公登字從善河南祥符人性鯁直言不苟發永樂癸未鄉舉明年甲申登進士第拜禮科給事中乙酉以言事謫四川忠州判官在任十餘年洊事公廉多惠政稍遷雲南安寧州知州宣德改元丙午超遷浙江湖州府知府其操益勵吏民畏服時　宣廟軫念邦本慮元元或阨于饑詔天下郡國修舉國初義倉之制以備凶歉公奉揚德意各區里之長及鄉之耆民聚于庭諄切勸諭而里中富羨之家聞公言莫不感奮願出穀輸之官不浹旬輒得穀數萬石倉廩弗

能容公鳩工庀材增構若干楹乃選公正者民泊殿貲淳良之夫嚴慎守護兼知出納之數申明戒飭委曲詳密大要以絕私無擾爲本於是里社細民皆歡忭鼓舞仰戴朝廷生成之恩而永鼎黃文簡公淮實記其事安吉有費氏者豪橫武斷奪人子女田園縣官莫能制公諭被害者訟之乃列其罪狀以聞竟遷徙其家而人口田產悉還之民郡中由是肅然太宰不行久矣坐是民愈困瘁而良吏鮮聞於世有由然哉

論曰嘉靖癸未余自四明移官晉陽舟過吳興風暴

嚴州府知府馮君敏墓志銘　王直

嚴州府知府徐孔奇江西豐城人由進士擢刑部主事未幾改北京行部又調行在刑部以清愼公平著稱陞嚴州府知府布衣疏食如未第時而愛民如子惟恐傷之建利去弊風夜惟勤屬官之不能者教之不善者諭之速改未嘗輒加之罪有君子長者之風焉馮吏民戴之殆若慈母宣德八年春來朝以寒疾卒於京師

紹興知府馮君敏墓志銘　王直

宣宗皇帝在位之九年勵精圖治最重郡守之選有缺則詔大臣三品以上舉賢而任之於是馮君自禮部員外郎出知紹興君儀觀偉然才氣英邁壯志亦欲自立於世到郡適大旱君曰民病豈有大於此者即躬走羣祀到禱篤精竭神冀有以慰民望逾月以疾卒初民知君之愛已矣亦莫不愛戴君而竟未及有爲此其可惜也馮氏家武昌蓋益宋太子少師贈司徒謚文簡公京之裔廣西路同知艮卿威順王參謀昇之贈禮部主事伯淳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元末昇

之避亂居永豐之秋田以卒伯淳幼孤鞠於劉氏因冒其姓君貴得封贈其親始復姓馮初伯淳以通星曆被徵來京師君在侍予時濫官翰林以鄉校故數過伯淳已奇君而君方從丁季恒受易永樂辛卯領鄉薦明年壬辰禮部會試予專考易卷而君中教官選予自恨失之然君亦不肯就請卒業太學乙未春太宗皇帝親策士予備員讀卷殿廬得君所對策而次第爲君遂成進士奉命賑河南饑民措置有法人無華死者權行在兵部武選主事以親老求往南京理武臣勳籍以便養遂以父喪歸服闋來朝會大

舉北伐擇能臣督軍資後期者斬君當往大名而給事中與期促君廷辯之詞理俱勝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是其言命更之事如期而集改禮部儀制主事丁內艱起復職如故尚書毗陵胡公最愛君奏以爲員外郎宣德癸丑少保黃公與予奉命考禮部會試士君蒞事其間朝夕勤甚然以故舊欲予少撓以徇人庶幾遠怨予雖不用然知其老於世故非予所及也其在儀制久於禮文之事無不知時有建議欲武人子弟皆就學君曰是使知忠孝之道也力贊胡公請行之又欲輯今所制禮請頒中外未遂而有給

與之命以君之才使得永年亦將何所不至哉而止於四十六君初名智安　仁宗以敏少傅西昌楊公字之曰欽訓欲其祗念不忘也今宸翰尚存而欽訓不可作矣嗚呼惜哉

劉公謙字自牧其先由北平徙居祥符曾祖彥和祖士弘在勝國時俱隱德不仕父源素稱長厚嘗行道見一婦捧盥槃覆水于街遺金鍛二弗顧而去源拾而還之後以公貴贈行在山西道監察御史公生於洪武巳巳自幼舉止疑重異羣兒祖母于甚鍾愛之疾革命源於榻前指謙語之曰此兒器質不凡它日必光大吾門汝宜及時擇師敎之語畢而瞑是時公甫十歲父奉遺命惟謹年十七遣補郡學生勑書攻苦永樂甲午領鄉薦辛丑登進士第奉勑給餉關陝

暨諭祭秦邸事竣還朝適洪熙改元乙巳復奉命風陽諸郡纂修　文廟實錄宣德改元丙午授陝西醴泉縣知縣以廉惠稱丁未父歿守制還辛亥服闋被薦擢行在山西道御史兩以其績考于部臺俱上最時浙東平陽銀冶往往爲人竊發互相讐殺封域弗靖朝議推風力御史按之公被薦往至則撫窮民禁奸宄其患遂息且其地與金鄉磐石等三衛隣居民素被陵轢莫敢誰何公以法繩之不少貸境內肅然又壤接閩括健訟成風獄事蝟興公聽斷明允風亦漸革乙卯冬温州守何公文淵入爲少司寇適　英

廟嗣位改元正統丙辰春二月詔若曰朕祇承祖訓率循舊章敬天愛民罔敢少忘軫念民艱責在郡守務求得人期臻至治在京堂上官其各舉所知以聞於是少司冦文淵特薦御史謙爲温州守代已制曰可是歲冬公抵温州廉惠如在醴泉時嘗語人曰守與令雖官階小大不同皆職民牧赫赫爲威民不近也察察爲明民罔容也平易近民守令之道也人以爲名言丁巳夏旱甚公率僚屬齋沐禱于龍湫免冠跣行五步一拜暮抵神祠禱畢俄陰雲四興大雨如注歲大熟一時名勝如大學士黃公淮狀元周公旋

暇嘗爲赤城賦宿能仁寺偶會永嘉一耆宿張燈夜話耆宿爲余言其故太守廣昌何公文淵祥符劉公謙二公之宜民也余因細叩之耆宿曰何冢宰之知温州也在宜德五年庚戌實左都御史太康顧公佐劉薦在任僅五年乙卯五月浙江左布政使閩中黃公澤以何治行聞于朝　宣廟暘罔望書褒奬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未下而禮部尚書毘陵胡忠安公濙薦何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　英廟嗣位改元正統命何舉賢自代何蹙言於朝曰求賢知温州無如御史劉謙者蓋勤嘗監銀冶於温之

平陽既廉且才何親見其行事故特薦之朝議翕然稱愜厥後劉知温九年政蹟卓異知人之明何公有焉嵩渚于曰古之人有舉賢自代者如蕭何之於曹參丙吉之於杜延年于定國呂蒙之於陸遜周瑜之於魯肅王旦之於寇準咸樹立助名不負所舉何冢宰之於劉自牧亦何忝乎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識治體者苟能修明　先朝舉賢自代之制請而行之必將有不忍奇寶橫棄於道側者矣

考功主事蚤卒

論曰正德辛巳余編録東海上而合溫其隣壤也公

處州太守李君信圭墓表　王直

李氏世居泰和南岡里其遠祖益唐西平忠武王之裔元栢與路同知英叔英叔于皆春皆春子南安推官如春如春生伯昂則君之高曾祖考也伯昂娶胡氏而君爲第三子在元李氏以貲富爲大家經亂盡失之君幼從父學雖貧而器宇偉然英敏出儕輩既長學日益進連不得志於有司洪熙初以賢良授清河縣知縣清河縣小而當衝要官船傀運赴北京者日相銜役夫動以千計前之爲縣者皆能辦言於朝得沭陽五百人爲助然去家遠窘於衣食至是君請以清河

人代之而令彼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皆便焉官船主者每以役夫善逃爲名收其衣資掩有之役夫有寒餓死者君命各爲牌書其目納於主者收放以牌爲驗害乃免清河民好乘夜縱火或發塚以逞忿君爲教戒之詞十三條俾各里書於大牌篤實者掌之每朔望警訓焉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爲丕變宣德中歲旱民鄭食飛蝗蔽天君禱于城隍神而蝗不入境滿九年用禮部章侍郎薦陞知靳州有湖田數百頃淮安衛卒奪其利民代輸稅者六十

年君爲奏之詔蠲實以還民民有因饑攘人一牛殺食之事覺御史以爲強盜一家應死者八人君曰以八人償一牛可矜也言之　上亦爲減死者六人得免死黔守衛卒有姬泰者自福建還挾重貲爲同舟所害過縣以病死告冀得公文以自掩飾君疑不予使人廉得實發其姦舟人皆伏法清河在兩京間東南之人所必由道死而不葬者何限君憫之鄉民有應役于官而需次者日遣十數人給米一升俾收遺骸爲三大塚葬之縣民有事不遣卒追呼但與爲期皆自赴有爭訟者以理諭之令退省以俟命多感服而罷治清河

凡九年視民如子淮水屢漲淮民絕粒君亦屢請于上官願及時賑濟若俟奏報民殆盡淮民賴其惠歲饑民無以輸稅而官府急催科淮南北之人皆鬻兒女以應君又言之上官當緩催科急賑濟以固邦本淮民兒女皆得完於是皆愛君如父母丙寅詔舉賢爲郡守刑部尚書山陽金公以君薦命知處州使者持符至清河俾即上道一邑之民無少長愚良皆流涕願留而不可時處州亢旱君至而雨民大悅進耆老問風俗禁民間生女不舉有喪不葬而焚棄者擇城北閒地數十畝爲義塚葬遺骸凡無葬地者皆許

葬其中民大化服方詢察利病次第罷行之而疾作
矣以正統丁卯五月八日終于官舍年六十三蓋在
郡僅踰月而已凡諸同僚及郡之士民感君之德而
服其教哭之皆哀謂非君之不幸乃郡人之不幸也
君事親孝當貧時授徒以資養甘旨不以進不先嘗
父卒葬祭必以禮而事毋尤篤嘗迎至清河縣就養
忽得風疾君每出臨政戒妻子謹護視歸則躬侍左
右進湯藥夜臥榻前承候起居踰年不少懈毋性嚴
多躁怒怒則益恭衣冠跪以聽至竟日達旦怒解乃
已兄弟相友愛平居惇睦無間言

公名濬字源淵其先浙之江山人至曾祖始遷今江
右之鈐山子孫遂以鈐山爲定居焉曾祖祖父皆有
隱德居于鄉君年十三膺推擇爲邑庠弟子員性頴
敏刻志于學甫冠中江西鄉薦明年赴會闈名在乙
榜例授校官以年少辭願卒業太學侯再科未幾登
第二甲進士出身蒙授主事自刑部而禮部自禮部
而工部凡歷三部所歷皆卓卓有聲至拜　勑命旌
之贈封及其父母妻室天順改元膺近臣薦陞今知
府惟杭爲浙之劇郡人多難之而君之爲也則從容

不迫若固有之於庶務之來必審其緩急之其重輕
不爲威惕不爲勢疚惟主之以公行之以恕在必期
其有濟而已不半載政有事輯民安之效由是賢能
之譽溢于遠邇若閩郡之民罔不舉手加額愛之猶
父母仰之猶神明焉久之躬行屬邑以察民之利病
時值久旱行次新城見其田疇乏水灌溉者彌望君
乃登山盤桓周視得其五里之外有水可引爲濟特
限於陸地不能致耳君曰地必有主特台其主諭以
引水之由民咸歡然曰府公欲地開渠以濟吾民吾
民其何敢吝其地不爲府公開渠以濟吾民乎君卽

名民欲其利者於地開渠田遂得水禾稼以蘇是歲致田大熟民感其惠名其渠曰胡公渠及次富陽其田乏水亦猶新城君相其地上可引山泉下可引江水乃名民致牌一所而時其蓄泄於旱不至于乾於澇不至于溢於農殊便民亦感其惠名其牌曰胡公牌至若新城有唐許遠忠臣之廟錢唐有唐刺史白居易宋知州蘇軾處士林逋三賢之祠其祠廟歲久傾圮君聞之曰是有關於風化者吾之責也即出已俸爲倡率僚友及好義之士佽助修建至于一新以聳士民之瞻仰郡有老吏宿蠹武斷鄉曲者悉禽猥

而草薙之以除其爲民之害於是聲徹　上聞嘗連職于朝蒙　錫宴體部至有織金襲衣寶鈔之賜以寵異之焉

溫州府知府蕭公鼎墓表　周洪謨

君諱鼎字伯鉉潮州海陽人曾祖諱名祖諱苗考諱永俱獨善弗試母許氏伯鉉爲人清慎有節義閨門嚴肅志崇儉素不尚浮侈自幼頴敏入泮宮治四代書銳意績學凡官府勢利之門足跡不一至鄉居距溪澗遠募工鑿井衆皆賴焉自奉雖薄而族黨親友有急則賙之無少吝歲庚午領鄉薦來會試途遇有攜妻傭車赴京者其夫倏驛遍文至而車行疾追不及遂相失在後者數日其妻少美伯鉉防禦之甚嚴同行者無敢凌及抵京夫始追至妻泣訴曰微大人

妾身幾失所且死矣其夫感德執贄懇謝不受甲申登彭教榜進士授工部主事往道化理鐵冶所素弊甚多額課常欠又有青爲害伯鉉盡祛其弊處負課遂克且有羨餘其恠亦息三載秩滿改戶部主事出理德州軍儲慎蓄積嚴出納德人多其能久之陞員外郎往督江西福建供應之未完者所至餽贈秋毫不受兩藩諸名勝皆重之不數日事竣而還吏部薦知浙江溫州府事治溫歲餘疾作懇乞歸就醫藩憲大夫留之不得乃爲達諸吏部始得歸暨至家終於正寢得年五十有六溫人哀之於乎伯鉉粹德君

子也其所守足以厲人俗其所蘊足以理邦政而天不假之年可悼也已其同邑戶部主事陳軒舊僚山東僉事劉寅慨失良友乃爲求予文以表其墓

溫州府知府文林傳

文林字宗儒湖廣衡山人直隸長洲縣籍成化壬辰進士授永嘉知縣法度顯明强右拘攣值市舶太監兄弟踞張爲民患以計擒禁之卒虔死而風峭峻峭不與世波人多忌之後改博平益挺直自將澤脫塵網其縣齋題詠有官貧自覺身無累謀拙從教俗取憎之句蓋自道其實云政成擢南京太僕寺丞滁地崔山水歐陽文忠遺蹟所在多題詠與李東陽吳寬莊昶諸公寄僧倡和幾百餘律東陽有夢中頗色見猶眞并德有餘才供世劇等句所以期待者不小時

草場多被豪强侵占具呈兵部清查畝數給耕種課租以助買馬支用又因寺政廢弛南京大小教場把總劉鐸黑亮等將印烙馬匹虧欠累催不行送印并鳳陽等府同知等官翟總等抗拒不服故違事例俱奏送法司并巡按提問於是各府州縣咸奉約束會服憂致疾棄官歸田　特詔督辟陞溫州府知府至則平市價程徭賦使貧漁斷割羣息咸植又明敏風生照微幽暗元旦有人被殺死者其家赴愬乃禱之于神夢隱三雞被風翻巢隕地之訊執迷服衆稱爲神明未幾名物士民多哀詠之林學術優明精星極數多所自得詩學陶韋不嘵刻假味有文溫州集

杭州府知府呂公墓表　崔銑

弘治辛酉予遊太學廣人梁宗烈與子善宗烈亟稱永豐呂祖邦曰明爽有氣節能效唐人爲詩已而子諫呂君又得其經學共研究精密會意註外經義簡明發越無他長語時　孝廟有道之朝卿大夫怙恩耽寵耄不知退清議鄙之呂君作落葉詩寓風刺曰千山落處偏於曉一片飛來即是秋又曰天南天北堪容汝莫送多情出御溝都士傳誦壬戌春試整巷公掄之作魁吳文定廾其次卷魯文恪鐸也君名第九入對策賜第二甲進士八月授南虞衡主事分司

眞州釐梦削冗因以抹荒貧民皆受分司顧役錢負債留歲月壯士負屈而死富人給獄而貧而造誣之兒得志矣如呂君者邦之良民之主所須如水火而訟久未白予時承乏太史未嘗不含憤疾言於當路者而亦末之何嗟乎可恨哉

仁侍才願使各司獨於君加禮御史他日告予曰呂君不但氣不降而乃無隙偵之甫八月以憂歸丁丑起赴銓將以君守寧國有仇家其讎健險而所告事又糾棼織練踰年乃白君築室山水之間遂不求仕已卯年四十八而卒嗟乎古之司刑者兩造俱至王訊即施或懲惡或白寃不踰時而定示民以中吉也後世首鼠之徒持兩解之說淹留歲月壯士負屈而死富人給獄而貧而造誣之兒得志矣如呂君者邦之良民之主所須如水火而訟久未白予時承乏太史未嘗不含憤疾言於當路者而亦末之何嗟乎可恨哉

紹興府知府南大吉傳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歷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紹興府知府爲人幼頴敏知學稍長治禮兼通易初以古文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探討日逵爲輦轂所推擇部中章奏事嘗條保定釐革便宜四事及除京營士冒支糧弊十庫官以惡金充賚典大吉折以法即懼而易之在部所涖有聲章疏復逆得體上下賴焉守紹興時政修廢舉墜造晦翁稽山書院萃猺邑髦士教之成者什九紹興科目由此更盛死因多官不能決者一鞫即得其情

屬吏有被誣停官者特爲洗雪盡力陂塘備旱涝運河爲勢家所侵疏而復之郡有越人大盜數爲權要所庇悉筆死有學士侵王右軍謝太傅故地悉割歸其主竟由是罷歸紹興士民聿涕若失父母歸構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出其門者多位至方岳文行名世與人和而有容當官任事則毅然有執且性孝友居喪執禮弟逢吉姪軒皆所教成立云所著有瑞泉集紹興志渭南縣志

杭州府知府陳公讓傳

陳公讓字德光別號雲軒先世蘇之嘉定人曾祖大一洪武初戍于淮遂爲大河衛人公天分高器宇英邁剛正不阿疾惡太甚蚤歲遊山陽縣學由鄉舉登進士拜寶坻令民俗健訟公聽斷明決羣惡竊視皆遁去卒擒首惡寘之法一縣帖然歲凶勸富民出穀賑貸及歲稔如約給還咸服其威信陞尹宛平縣都人倚勢包攬糧差積年殃民牢不可破乃均定賦役公收糧稅權貴請託一切不行擢知杭州府息囂訟均賦役抑驕侈敦薄俗境內大治時海勢漸內徙逼

海寧城郭俄者詘犀象莫能治乃請去城一里許開支河發內堤延袤十里以寬制猛不與海爭利海果至堤而止上下神其議鑒海寧人立生祠以祀省城奸人多托權勢家避匿糧差悉查覈歸正無敢怙終者大理卿夏時正居家挾老奴持上下官短長彊占孤山三賢堂并祀田民田力奪還官給主覆銜之誣奏勘官朱守孚不察其爲清白吏望厚賂欲妄加參論人心不平有二三義民潛欲出金賂之公聞之曰吾本爲利民而今反不利不可竟被參奏落職都御史楊繼宗上章論救不報闔郡吏民冤號攀戀不忍

其去貧居二十年杜門不出一介不取予一刺不入公門會赦復官病卒年六十八卒之日室如懸磬親友治其喪事三十年後太僕卿仁和邵銳言于浙省巡察祀于名宦祠過淮言于撫鎮應祀鄉賢祠而時已祀矣可見天下之公也

太守郁公山傳

王　健

太守郁公者淞華亭人也名山字子靜號水軒五世祖華五勝國時治家縣治東偏後子孫世守稱縣前郁氏云華五生原二　高皇帝定天下原二躬受戶由占籍原二生駿駿生敏敏世有隱操而敏寬仁尤著里人目爲郁佛子敏生桂桂號雲樓卽公考以公貴贈承德郎工部主事配李氏封太安人公自爲童子時厚重不好嬉戲始受書於鄉先生戴汝高所日誦數千百言稍長卽能屬文有思致工部公奇之試補邑學生名稱已翹然諸生上矣然公志用世不屑章

句之學業寤寐良臣景行前哲嘗見世士大夫或詭隨以就功名慷慨歎曰嗟乎丈夫生值明時幸有官守之寄要當施教立政有以自表見顧可碌碌爲天下笑哉聞者已知其不凡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辛巳登進士第出宰龍泉龍泉故山縣習不嗜學公至首選教其子弟子弟感奮乃咸斌斌嚮風矣民或匿須公稅累糧甲賠賊公籍其名下令曰亟改而過自納不自納者罪無貸民懼爭自納糧甲始寧有周馬良者獷獪之徒也因縣介閩越間工盜礦捕之急卽狐潛鼠伏遂啸聞朝沒夕出歲以爲常閩部使屢檄

浙部使未獲且憂爲亂公以片紙招出之竟伏於法
廣州縣時最稱龍泉縣治二部使因共疏薦吏部議
才堪調繁例調知臨海縣比行龍泉民惜其去老弱
相率趨而送臨海又幸其來亦相率趨而迎公在臨
海彰善懲惡興利除害如治龍泉鄉大夫有改吏曹
者衆意公待之必有加禮或使人聞之禮如常衆噗
服不敢復奸以私台州時又最稱臨海縣治竟任遷
工部主事民攀留不得因留其帳未幾移司抽分浙
江是司歲多羨額吏因緣爲奸公始創立簿籍以府
幕一人者監收收畢日寓庫印是奸無所容用著

爲式復命陞員外郎繼陞郎中改刑部久之出守溫
州命下所善朝士馳說曰溫城故號樂土乃今事多
掣肘而君又不諳世調此所謂持方枘納圜鑿者也
願君辭毋行公曰不然吾聞盤根錯節利器斯見坦
途安道跋足能行吾將以此自卜矣而使吾辭其難
後來繼吾者又辭其難則溫寧當卒無守哉遂趣行
下車與所屬五縣爲約十條曰清淹禁曰革積年曰
禁科買曰止供席曰正出納曰免罰贖曰別善惡曰
禁淹育曰時嫁娶曰禁浮屠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是
時元輔張公難歸　天子鄉用之意未衰而張公又
生貴甚自部使以下望風爭趨俛眉承睫不可形容
公獨處之以禮不爲少屈張公於郡城建勅賜寶綸
樓因大治第宅小民供役日以千數富者率編使督
工勞苦倦極嗷嗷無所呼天公既委曲斟酌歸於節
省民稍稍賴以安而張公又求廣基地强市買不已
公駕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于孫公今移易幾何
家匝垣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且公居
朝宵喜構伊傅周召之爲相獨奈何所以處寮者顧
出簡何李沆下也張公恕作色公不顧而出地亦迄
不再廣或謂張相國旦暮被召復在日月之際君勤

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爲相提有如他日相國整君
得無少非計耶公笑而曰夫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
分即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
視郗子靜豈驅赤子徼浮榮者哉而公雖面折張公
然既退即絕口不出一言嘗與同列晏坐有一二素
附張公者阿公意故數詆訾其短爲嬉笑具公正色
曰君何不存大體効兄女子暗中反脣而又過當吾
睹此公天性峭直心無城府山川猶可以爲善其遂
犯盛滿之戒滅挹損之風沉溺昏迷不自鏡見正緣
人承奉之故耳假設吾儕能共持直道相左右者亦

未必至此也言者愧焉初部使徵受風言又自害公將疏劾之既而廉知其政乃大悔悟因更以才賢薦矣公治溫二年以疫疾暴卒年五十有六卒之日五邑士民驚號悲泣如喪父母比櫬發葬送者塞道有老叟十餘輩自山野來人齎盂飯匹帛跪拜而曰郁父郁父吾屬方幸活濡德澤何遽然棄我化去也乃莫且天沸下淫淫而退其爲人追愛如此故迄今父老有談及公者輒嘻吁太息不能已云公風範端凝志節堅定人始望之若不可近久信其長者咸願托交驩平生歷宦途第思報國其視功名之際若浮煙

流埃不足控揣尚書久卷黃公嘗稱曰遇人以誠是非毀譽惟其公無而從背毀又曰知守而愛人信今之廉惠吏也侍郎省齋陳公曰見道分明獨行不懼凡所當爲者利害死生以之故能不疚於利不惕於勢後二公以是著於碑誌篤論君子皆以爲然公槻歸之明年葬於祖墓蟠龍塘西原是年溫士人請於督學先生奉入名宦祠而淞亦奉入鄉賢祠　鶴泉

生王健曰夫自敦龐之世遠偷薄之俗勝士大夫立身行已譬猶流波之趨下靡得而障防云余讀漢匡側之書至所謂勇猛剛強戒於太仁愛溫良戒於無斷竊嘆人生易偏之弊久之則曰不猶愈於今所見哉順逆之勢一異蝯奮之態遽分郡邑之吏委巷微末肆意風行炎門煊赫迎卉草偃益已併其偏者亡之尚安望其全乎揆所由從彼其中懷機詐速化以求濟其欲也夫郁公者忠信誠慤不爲誕美庶飾其所主本者視於人遠矣故能恬於勢利無有貴繫隨心應物時措皆宜觀其臨民之際專務德化筆朴鮮施似於行以柔道至其不加禮吏曹不屈志元輔堅持奉公之節力挽易頹之風何其壯也斯謂知柔

招寶山重建寧波府知府鳳峰沈公愷祠碑

張時徹

招寶山故有太守雲間沈公祠云以兵興毀已而夷忠殄滅海宇寧晏氓黎報功乃祠胡令公乃祠譚海道公逾數年乃今都督劉公顯用鄉之縉紳先生及長老諸生議復祠沈公祠既成少司馬范公欽窓副錢公嶧別駕包子大魁參軍包子大中郡縣學諸生盧子叔麟李子賢沈子明臣十數輩儼然造焉丐余文碑之謂余嘗主復祠議且知公治狀甚悉余雖不文所以復祠之議不可不使之章白于世故不讓而

爲之碑曰余於沈公之守寧也有餘思焉其去寧垂二十餘稔諠歌於五邑者猶一日茲詎可以倖徼乎其祠於寧者三登皆報當時覆露之德也惟茲寶山之祠則尤不可已何則昔霍氏之謀漢也嘗其事未發時有茂陵徐生上書言之宜少抑制帝不以爲然後其勢漸過其謀漸著然後力起而誅之乃大封拜其告奸者而前所上書茂陵生不與焉故人有爲諺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其時邊氓蓋亦有闌出入者公方爲厲禁犯者輒置重法無遺誅矣適武人有欲立功邊徼者以虛聲鼓上聽當途柄兵之人亦皆好爲生事輒議兵勦焉公獨憂形于色上議沮之其略曰海上之患方以番舶爲甚然其所欲不過與地方人負販貿易務違禁網物取息幣耳自愷蒞事以來問死刑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輯矣然通番非盡從夷之人番貨非即殺人之物通番下海雖在不原各有定律要亦未應盡誅也今欲不問所從來槩名曰賊遽爾兵之恐非所以協議安衆也夫六

月行師兵家所忌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海上舶止六七遽興大衆即發軍衛巡司義勇漁舶盡民以逞萬一無良竊發嘯聚山谷又不知何以應之況海舶非我敵明甚我衛所哨軍要皆貪生畏死之人綿力薄材不諳戰鬬矧未倭夷之變不聞遺一卒往歲倭夷且至徵兵應調逗留不進諸號爲統領率皆立馬股慄後出死力調度幸爾散去且軍衛世受國家豢養顧不能奮一旦之力有事率委之義勇漁舶夫義勇乃市井之徒漁船皆網罟之輩平日既無祿于官又無忠信之結一旦驅之死地其能不舍舟而走者

幾希且海船利于水戰步騎利于陸陣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譬之飛蜂有毒來則攘之入其窠而擾之無乃甚辛螫之禍乎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橫行爲令之計合無明示憲諭道之禍福遣之出境上也其次莫若督行衙倭把總出海官兵于關津要隘之地嚴爲防守不得登岸地方奸販之徒不得下海則糧盡計窮自然遠去如有探知來歷陽爲防禦陰與交結故縱者依律法之則愼重而威不褻令行而下不擾矣愷職司民社恐平民無故緣兵以死萬一差跌則損國之威示人以怯彼將肆然無忌厲階自此

長矣愷不敏不敢不冒死言之其官軍果有能出奇定晝不費府錢不擾郡民生擒于海獨立偉功此又不當以常格論者議上當事者不聽遂出師衆果大潰海道公僅以身免其後番舶主如王直陳四盼許二輩輒露乃坐乘舟直入定海關要索酒米牛豕諸物貨而有司一不應輒大誶不已益不三四年而東南之禍起矣使當時用公議不輕出兵以挑之惟一意修內治彼必畏讋不敢動豈能盡知我虛實肆然無忌如入無人境耶乃今祠胡令公矣祠譚海道矣益焦爛之功靡弗酬也而曲突徙薪之策公實有焉

茂陵衍生之實可後乎禮曰先王之制祀也法施于人則祀之若沈公者謂法施于人者非耶祠在譚公之後而胡祠又後數十武祠之費寔出劉將軍別駕方公葉以親篆定邑與有力焉定尹魏君尚大適至共落成之系之詩曰寘山崔巍殿大邦海隅之東厥扶桑洪濤春天白日黃巨鰲負極虹爲梁飛甍雲蓋三公堂前譚後胡公中央公來刺閩二紀強德星聿耀流耿光海氛昔起自微芒我公炳幾灼先防黑風黯倏吹挽槍武人微功弧矢張公乃奮筆贊言昌上議不聽尸橫殭東南血染山河長　天子赫怒胡譚

揚波寧海定烟銷狼公言得用無死亡公言不用罹禍殃追公祠公獻蒸嘗願公鴻名與大荒皇明之祚永無疆千秋萬禩貢越裳公祠安在海決決三公驎龍共翱翔

紹興府知府岑用賓傳　順德縣志

岑用賓者葛峴人也字允穆父萬字體一進士官河南右布政使所至以清謹稱用賓父雖方岳謙約若家人子成進士推官衡州毋喪服除補池州景王歸葬供張辦給事南京戶科綰六印多所論奏崇經筵賜典籍議從祀擇師儒舉遺逸其大者嘗劾福建督撫汪道昆曰道昆監軍閩中爲軍窘辱遮留兩日夜所以得脫者臣不忍言之也今晉都御史督治之如以羊牧狼外見輕忽內生疑畏兵符　上之所賜以指揮命衆也移軍不奉而行委於婢子家人失火遂

致焚燬海寇吳平踪蹤我邊疆係累我民人虔劉我官校虜我卒五百斷趾遣歸恥辱我道昆一策不施徒置酒烏石山平遠臺與客爲長夜之飲袒露跣架比并歌兒羞汗印紱所徵東陽戰士材官隊長悉從背得羽書交馳孰能窺左足而先應哉闡葦淫貪不宜久握兵柄爲國患害道昆坐免大學士高拱儅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內或迫偪猜忌降慶初爲給事中魏時亮所劾而御史齊康又劾大學士徐階　上皆不問用賓乃奏言兩人日侍左右心孰邪正行孰臧否量孰廣狹豈能遁逃又正幼之日高拱文章雄俊筆畫卓詭臣豈敢誣弟其剛愎自用苛刻立威無纖介愛利之風意忘文深決非端人小則秩民大則誤國雖曾授經臣子常分何足稱伐乞令致仕以杜厲階拱亦全進退之節不聽用賓居諫垣三年據法以彈其所貶退皆應令惟汪道昆有文爲海內操觚之士所歸拱柄臣死生榮辱在其呼吸莫敢有犯之者用賓不縮朒故直聲籍甚亦以此出守云其治紹興持大體不苛細爲條教使木鐸以徇務在以德化民入覲謫丞陝之宜川猶尚以前過也至踰月卒業夢熊時言邊事謫丞郤陽經紀其喪友人太倉王世貞哀其遺文梓之初用賓嚴事南海曾應珪應珪嘗戒之曰材美易折玉美易缺子不能從子而翔翔子亦思免於難後用賓赴謫乃嘆曰昔慚柳下今愧應珪應珪內朗風節特峻故沉冥以混世益

衢州府知府韓公郡憲墓志銘　趙鐩

郡守湖南韓公涖衢三載忽以萬曆三年六月二十日告終五邑士民哀痛如喪父母兩臺暨藩臬諸司咸咨嗟如喪子弟鐩於公有師弟之雅往哭之慟其弟上舍邦本君以墓銘請余不忍辭也公諱邦憲字子成別號湖南先世河南人宋南渡時有諱四六者来家溧水之鳳皇山後析其地屬高淳遂爲高淳人高祖愷曾祖億潛德不仕祖烈贈知府父諱叔陽別號鳳橋仕終湖廣按察司副使娶恭人黃氏而生公自少以奇童稱嘉靖壬子余督學南畿一見其文即

許以決科時齡甫十二後中戊午鄉試次年登進士時相國者欲引入館選公雅有遠見堅不赴授工部屯田司主事適大內工興夙夜事事不聽中貴請囑所節省甚多暇日與同僚瞿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沉潛玩索而於國朝典章制度考究尤精大爲尚書古和雷公所稱許甲子轉虞衡員外乙丑因念二親心動得告歸省未幾鳳橋公黃恭人相繼卒公居喪哀戚曲盡孝道而於鳳橋公所置義田義倉尤纘述不怠時給諫鄧公楚望謫高淳行丈田均糧法大率多本公議其兩臺所均官田之重稅減湖田之賠糧

思善者方太守宇也思善既成進士起家陝州歷南京戶部尚書郎坐譜以隨州左徙廷議辛直思善不旬月而貳秀州會浙軍民譟部中擢杭州太守思善官太守矣系以字不以官重思善也新都故多顯者千乘如林自文公起紫陽五百年而有思善志在千里中道而瘏假之以年睥乎其後重思善重新都也始思善力明經勞且嘔血病甚封大夫戒勿勞自惟生人之不齊者三顧所立何如爾立則其人也死也猶生也否則其人朽矣有生何爲夙夜僉益學學病

良已及其自丞而守也徇二郡而勞有加遍嘔血如初不得告幸而予告旋即首丘語有之士先志官先事思善務焉事半而齋志以終惜也初贈宜人黃有身隣媼夢龍降于庭而舉思善始學書數則以莊憚其師居則憚同羣出入則憚諸少師仰父黨過思善必正容故以幼清見奇稍長默默衆目思善安得紹慕老生思善益莊擇地而履遍喪王父母幼而盡哀既居母喪哀踰于王父母其中骨立外飲泣以安封大夫既婚猶侍寢牀下命歸子舍挾日而夕二三既貢亦如之禁之不可封大夫就罷都舍僅四壁以居乃就思善言仕則人人僥矣問而官則大夫也而胡獨貧思善拊身而對曰揚寧患貧天祚吾家厚矣自旬月而貳秀州會浙軍民譟部中擢杭州太守思善官太守矣系以字不以官重思善也新都故多顯者千乘如林自文公起紫陽五百年而有思善志在千里中道而瘏假之以年睥乎其後重思善重新都也始思善力明經勞且嘔血病甚封大夫戒勿勞自惟生人之不齊者三顧所立何如爾立則其人也死也猶生也否則其人朽矣有生何爲夙夜僉益學學病足戚二昆伯兄棄余余之身則兄之身也所不毋視寡于覩孤有如此木尸聞而旺乃瞑終身不食其言

忠弟廉死宛陵廉亾後哀之甚既而亾忠子時敏拊心而惜自傷天乎不欲卒吾爲德則皆易地如贏博樹墓而爲之銘思善守官冽秋毫若塗炭出舍不持一器俸入不浮一錢再居州皆入覲則稱貸以共資斧陝五十緡隨三十緡益居陝二年猶取諸俸餘以往隨僅六月故四倍之自陝入朝余遣役夫爲御鴻臚駕斜外臣朱履者二思善與焉斜者持州大夫綦履而青何朱也卒下吏議當罰金益州人以貲郎祿鴻臚故不得請于思善銜之甚陰主之思善業已察共出置不辯及居南部則方子及與俱會大察方跡

同舍王郎幸思善一言而解王郎藉江陵張甚則自其鄉沒公田若干頃私據之佯言爲社田賑諸不給抵思善爲文修其事爲之彌縫思善辭以不問大以爲望遂上書誣坐思善卽出庫金思善卽主語連子及則又以流言譏執政鄰疾以要必行三人竝從量移思善以隨州出矣諸郎靳思善君肉若骨若血君牙旋報均矣思善謝曰非揚無良不及此子及之謂何子及笑曰脫不相及則流爲不及君驩然而別浙滑卒餐諸糧戶不發則譯監者亦敢誰何率以糧戶委滑卒思善往監得故狀宣言縣官歲漕用卒法如

各以肩相授受終日而卽畢問伍無譁軍吏睊睊無所發故以秕入激大農大農詰之則囂而懟秕由糧戶主由郡丞某等其無如第羣坐肺石以待命既而部使者滑大夫發軍吏奸狀而東人德思善力爭之無何事解思善由由然任臧端居自如失得不入於心故無憎喜及杭州力疾視事獻歲失囚或言守寬或言守病民間懼守將自殺及皆爲守危思善聞之引而罪已寬則吾心也誠不自知其過寬病將不支第不得謝屬既而罪人皆得郡中益誦長者之言以德觀思善者皆曰孝弟人也忠鯁人也之人也之德也其殆可與立者與嗟乎思善已矣陝州則分陝地也名伯甘棠在焉比年吏治弛而公費故厲法故削籍亾而田故不治賦故不均道衝而介命故罷民貲窳而訟故煩農故情倉廩虛而歲故無備干捄廢而民故無良思善入境自裁冗費百金以示之廉繩大猾以示之法履畝均田經界則壤以示之核式厨傳格驛騷以示之共違農時而訟者加之罪示之力本而修和積穀若常平示之有備令出舉行惟盜爲患患禦掠則立保甲以譏聚斂於是先之以明作繼之以勵精本之以慈良持之以惇大民事舉矣形家圭測學官水法不利積二十年所資興治焉馬乃引渠水通泮池益鑿山濬流不憚征發以興大役會歲惡則出粟以鳩工工不名而來民不賑而給庶民饗其澤庶士承其流境內皆言伯則甘棠庶則甘澤功等爾則又以士未知學則校之室以樂其羣士未知師則尸祝先正先生以樹其表士未知誦法先王則簡遺書以授其業士未知經術則爲之期會而躬課之以程其

能居三年士斐然嚮風且以三物起矣比治隨猶治陝也獨其城瀕隣金穴而生戎心登陴何恃居隨僅五十日趣城隨完城而行民不知役秀州故連澤藪而嘉禾守禦之衆盟矣丞立名首事者詰其由即不謹備非常鄰豪蔣伯良爲戎首納結諸巨室應援捷于率然即深求之負固城社丞以他事名之郡數其罪鑿伯良郷中帖然居民戶相慶也故事丞以詰盜並受民訓思善亟屏之此非吾職故事有所捕獲率以賦噬子錢家乃悉名諸家豬踐史比月遍以一人所嚮必有功矣此其始發也當路而駕不亦滅汲乎待命即獲者當追入第奉命而索其譬市中大便丞哉歎乎思善已矣昔思善治經藝屏陳言其曹率勤請絜爲令嘗津行赴菊郡中夜數十艘逆舟思善據

席而叱曰盜乎吾秀州丞方使君也艘皆羅拜請護行前塗或不利使君我等且以一艘先驅爾比還報皆辟易乃解使君思善手呼之曰來前曹皆吾隣國赤子也歸矣亟易業爲良有如異日者坐吾庭則吾有三尺在今而後第受吾戒毋怙終羣唯唯而應曰使君得天百神保矣我等幸得聞使君氏庶無獲罪于天藉第令瞰無死所矣今而後願受羣不逞之戒毋夜行思善以七校故多材服則進諸生與之講業其間或抱高義即未及門而愈急之嘗署嘉善則以其邑當下流亟爲之堤以捍水患其後經野之令下則郡丞董七邑之成丞出舍周行辱食而露宿五月而畢會嘉善之籍後至乃復徼丞勤事有加五日而畢病矣頃省會之變或以爲張民而弛軍閒者效尤在朝廷毋于缺塵于是人人憎服退而稱神君以功觀思善者則曰治陝能陝治隨能隨治秀州能秀州所嚮必有功矣此其始發也當路而駕不亦滅汲乎哉歎乎思善已矣昔思善治經藝屏陳言其曹率勤說以爲雷同思善弗屑也曰既灌而往芻狗安陳游

衍則舍黃山出王則舍靈谷人知其登高望遠踞石漱流傺傺乎遊也不知其爲默存爲見獨獨觀貽曠之原即校簡成一家言一稟于心得及居郎著編誦六籍百家言道德則師心言文辭則師古文法秦漢古詩法魏晉近體法唐要以論道之騞然中桑林之舞於留都說焦弱侯於浙說宋以德袁儀卿顧思善之言必有槩于中益金口而木舌者也凡諸眇論具在伯子時化譜中大都默成者什三冥契者什九言言旨矣嗟乎思善已矣豈其言與之俱朽哉思善內直外方率以嚴嚴取重疇之三德其將疇歸乃今則

其進取則高明矣則其退藏則沉潛矣則其中立則一歸乎正直浸假而畢其餘力寧詎知其所稅駕乎所部大司馬張公雅重思善請紓之旁郡幸其平而畢用之嚴太宰先世籍秀州籍籍聞思善謂守固病其賜告而待之家外臣得休沐以歸自思善始思善春秋四十有四病革正衣冠而終君子曰人亦有言士固有志夫士尚矣聖亦宜然孔子七十而從心則志學爲之本立者立此者也顏氏如有所立其三十之年乎不惑則有定矣知天命則靜而安矣耳順則不慮而得矣從欲而不踰矩則自得而逢原至至終

終莫非志也思善之明志庶幾乎彊立不反者邪其語伯子過化存神則不踰之矩也窮神繼志其惟後之人乎

師泉劉先生邦采傳

師泉劉先生邦采字君亮兩峰先生從弟也自少英特不羣初爲邑諸生即厭場屋子業銳然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峰先生及弟姪九人超越中謁陽明王公稱弟子王公與語稱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旣穎敏而行益卓峻丁外艱蔬水廬墓哀誠篤至服闋不復應試而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憲使趙公淵檄下邑曰劉某行修義端宜勸起赴試邑令勑之出不可而趙公責邑令益急固强之出官爲具舟屬丞偕之行至南昌

先生欲以布衣往見丞降禮單詞請具衣巾曰不關憲使且罪我乃不得已具衣巾往及門遙望趙公未下廉卻步不進趙公亟起延之先生以棘闈故事令諸生脫巾露體而入非待士禮某不願入也於是延按御史儲公良材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檢察比揭榜先生得中式儲公批其卷曰江右人望云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正學迪士多所興起以薦得內名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自陽明王公倡道東南學者承襲口脗浸失其眞先生有憂之乃極言痛斥以揣摩爲玆悟恣縱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

王時槐

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者之非先生以心之體曰主宰貫知止以造於惟一心之用曰流行貫見過以極於惟精是謂博約竝進敬義不孤性命兼修之學如車輪鳥翼不可偏廢後學能領會者益鮮睨乃著易緫二篇詞旨淵與實發其所自得將以俟諸百世云與諸同志聚講於復古復眞青原五雲楚越之間皇皇孜引弗倦先生思苦而造微諸生叩請能以一語開其宿錮令人豁然有省聶貞襄公嘗言師泉力大而說辯排闥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有撄其鋒人以爲善狀先生者比屬疾知不可起諸

生環榻前猶論學不輟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際先生疾時若有所遇頗涉奇秘而不言及將殮體更溫久之乃已亦其養盛而氣完之一驗云年八十有六遺命諸子毋得乞銘文及請祠初陽明公爲南鴻臚吉郡士未有及門者惟先生從子曉最先受學歸以語先生至老共學不衰先生常稱爲嘉穀之種云以鄉舉官新寧令

區叔謙傳

區益字叔謙高明人少頴異淹貫羣籍舉嘉靖庚子鄉試授都昌知縣有善政以忤使者改泰順是時島夷竊閩浙南下車而賊五千突至泰順在萬山中不虞海寇無備人人惴恐以爲無泰順矣益納城外居民而焚其廬舍益藏甘令資冠率士卒乘緒樓禦雉堞布渠答蘭石日夜擊刁斗自衛募壯士數百乘間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是時夷有所向已無堅城徵泰順創之東甌幾治上功幕府無千金不最止遷慶遠府同知是時 朝廷憂島夷甚越常法出高爵以待有功奈何千金失士哉益至慶遠有古

田之役得之如一敵國會奔喪服除補温州士民喜曰是向挫島夷泰順公也無何又以忤當路賦芝田歸文多不録益性孝友居喪骨立忌日必哭兄弟蚤喪撫諸孤猶子也四仕郡邑皆有惠政直道而行輒不合民亦輒祠之生平好左氏兩漢文杜詩嘗述亦有阮溪草堂集子大樞大相大倫皆與計偕有詩名家學也

淄士藻

字仕東甌遊瑞安仙巖梅雨潭有扁揭前同知區益

名知爲故泰順尹也然無識其遺事若今詢之乃高
明人宇叔謙始令都昌以忤部使者改泰順時島夷
犯閩浙泰順在萬山中不虞海寇無備甫下車而賊
五千突至人人惴恐以爲無泰順矣益納城外居民
而焚其廬舍蓋滅毋令資寇率士卒乘城繕樓櫓雉
堞布槥答簡石日夜擊刁斗自衛募壯士數百乘間
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上功幕府無千金
不最止遷慶遠府同知會奔喪起補溫州士民喜曰
是何挫島夷泰順公也無何以忤當道歸予按島夷
犯溫州時同知黃公釧死于兵郡人王僉事東華倡

義旅死于戰皆被邮典其事猶傳而獨不傳區公令
泰順事豈以泰順之微也而不足功耶錄之爲溫州
備一故實焉

同知溫州府事贈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
議黃公釧墓志銘　王世貞

嗚呼此贈右參議黃公葬其衣冠所也　肅皇帝時
倭難起浙無所不蹂躪而溫最甚其受害地黃公之來
丞其郡三年矣而始聞難則日夜以其職繕城郭清
戎伍修戰艦溫之吏民德公而詠稱之曰府君文武
才也吾溫庶幾不魚肉虜哉而黃公有憂色曰賊就
就吾溫奈何以烏合衆當之則又慷慨自矢曰丈夫
即死死職耳且吾髮種種生詘幾而愛之吾腹有丹
者寸在益嘗書其語相聞以識云而又三年倭大舉

犯溫兵使者檄公出逆之人或謂公嬰城易堅耳毋
輕嘗大敵公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
速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
軍分而三公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穉子一軍
軍疊石一軍軍鐵場以爲公後公出誓其衆且觴之
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
醉而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
乃竟前薄於賊公奮繁弱而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
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爲二一從上流
掩疊石一從下流掩鐵場其帥皆棄其軍以走賊合

而尾公之軍腹背受敵遂大潰公力戰久之短兵接
顧麾下稍稍盡有挽公以跳者公刎斷其指曰去之
此吾殉節地也賊枝戟前得公坐公榕樹下而脅之
降公叱曰世有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公蹶大
夫子我千金公媿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而
曹膚狗旦暮磔裂死何以金爲賊怒裸公而寸斬之
公焉不絕口時嘉靖之丙辰四月二日也距其生庚
午得年四十有七事聞　天子爲震悼特趙贈今官
録一子太學生下有司建專祠春秋祭世世勿絕而
學使者又以名宦祭於學宮之傍嗚呼此可以觀君

臣矣公諱鈏字珍夫世爲長溪人王父伯鈞有子三
其季紹紹有子四其季爲公祖母林母李世世稱孀
以節顯而公六歲則已孤嶄然見頭角矢稍長善屬
文下筆數千言不休過目即成誦補邑庠弟子故潘
大司馬以學使者試而奇之舉鄉薦下第入成均今
少師徐公以祭酒試而復奇之兩公互相推曰黃生
國士吾不能抗顏也然其上公車輒報罷最後謁選
以高第丞溫州先後凡六歲云自公之爲邑弟子時
時抵掌顧同舍生丈夫一日立玉陛前扶腎腸與人
主爭萬世大計安能局促效轅下駒爲其同舍生圄
豪之然竊已疑其行而公於進退取予析義至秋毫
日毋以纖自恕也故其丞溫州先後六歲而車門絕
爸苴迫其殁不能具道路裝公之殁也其婦林宜人
行賻屍已靡不獲與其嗣子文燁具衣冠招魂葬於
邑之沿江里白沙丘又十五年文燁來判吾州事以
政行卓異稱居有間贊其鄉人郭御史文週之狀而
謂余志銘余伏讀竊有慨焉今夫士居平誦說倫義
多識往行其於死生至辨晳也卒天下不幸有變士
最宜能死然往往介胄多死戰而搢紳大夫僅死守
此豈尸帷帳籌策爲不任鞍馬矢石耶百雉之堞一

旦爲人越而府藏稱失守即不死賊當死法等也國
家無文吏臨陳責乃黃公可不死矣而死豈不烈烈
男子哉　明興西北世受兵其歲報罷死者介胄也
倭難作而東南之薦紳大夫有死戰者固黃公風之
哉是宜銘
銘曰衣冠何歸歸於閩之野睨何施施於溫之游魂
何之帝命胙女以東南之土土分木分廟貌肅分死
而不死分無子有子分噫

承直郎湖州府通判湯君世賢墓表　劉麟

嗟乎騏驥已厄于鹽車之下又奪其飼秣焉欲足未馳而收其骨伯樂後死傷如之何幸有水南太史今韓幹也未為不遇吾年家湯子右卿訓庭豪特官惟郡佐今也哀憤窮屈以死得無類乎右卿用與時乖子何敢知其負奇邁往子亦何敢不知初擢湖州府通判避逅吳門因承乃祖廷尉年兄里居之適爰及宅兆之祥語意頗洽麟心計右卿必以判職為難凡一再接竟無一語及此惟懇懇商訂陽峰閣學之文將條分類萃以傳曰某近業多得於此又出李何詩

敘稿以贈曰某吟詠之資亦有得于此明日會飲于藩泉總其凡而升于部使部使者又臨歷躬親覈實然後達之銓曹銓曹交據互求點陟乃行今右卿方以才能布昭上下聲稱籍籍奄忽至此名位若曰度外身亦由之溘然年纔四十有四得禍之日行道銜悲以若人有此多奇何也或缺其一則世業以蕪缺其三則必無其四廷尉高門才俊種種必審所尚吾知免夫假令右卿居官守職如位而止顧安有今或謂款段賢于駑驥豈理也哉予讀家器予舟所自為狀能述其遭讒去位之變至于諸奇則略而不言夷考其故右卿敷政湖南予舟卒業澄江雖嘗一至數月而庶政悉舉儲計惟克固圄惟空優老勸賢綽有

曰而返厥考之奇恐未能具見予故表而著之右卿名世賢別號楚東其遷除本末以及于姓姻戚之詳已具木南張太史志中茲不復贅

吳興司理百川孫公樓墓志銘　瞿汝稷

公諱樓字子虛別號百川其先于元大德時諱君奭者任平江錄事司主司因家海虞主司子千二公生封刑部郎諱文敬封刑部郎生刑部郎諱紀刑部郎生封工部主事諱艾號西川初以素封著聲雍容好賓長者之車恒轂擊戶外既以子貴獲封封工部主事生工部主事諱舟工部主事生庠生諱一元娶繆生公庠生蚤世益公生甫五齡也而執喪如成人及就傅機穎卓絕逮十齡以母事黃冠家言于眞武御世日齋居屏飲食操觚爲皇鑒辯以寓諷詞辯甚見

者擧師一日而譽騰里中里中兒凡以經稅名者率溟涬而弟之既長執經于郤公伯如未幾遂與角立歲丙午督學使關西楊先生掄材稱海內第一得公文以首邑髦士是秋舉于南畿既七試禮闈輒不得雋其在已未分試某寔公丙午同舉士使客密示意謂一第不難爲故人地恭謝曰孫生乃藉故人第耶堅絕之始人知公惟以文藻至是則咸以行誼推矣逮戊辰以久隱長約無已時就除吳興司理爲治平而不苛第問法何如不事文深弟折以哀敬不爲鈎距上下咸安之歷攝諸邑纂皆以愷悌名而于鬼慝

之有奧援莫可誰何者則務鉏剪不貸寄署郡事有瑨邊里豪爲苻荏暴客之斃其里子女有稗齒而靡久者率爲所漁欲鞅兇者必薦重資稟援甚固人之憚之猶猾倫之憑陵林峻谷公廉得其罪狀朝逮而夕成讞立格殺之其疾惡又如此時李于鱗先生王元美先生後先爲浙臬司雅重公學敦賞譽公于是兩浙監司無不爭相推轂而同列有爲上官子椒者適其人與計偕事以蜚語中公顧物譽方隆不能深中而議量移公方攝歸實篆聞卽命棹歸未幾移漢

中公曰吾直可駕吳興何蹟苟直靡容寧貸漢中吾不能再辱將尊潘輿太夫人是娛耳親故强起不可時歲辛未也及壬午而太夫人卒公猶孺子慕涉癸未未免喪而以疾卒益歸而侍養者十年也公明敏無伍喜訳諧抵掌而談川湧聲應皆出人意表聞者莫不懣然心服學無不窺于音律少擅仲容之識歙酒雖不能鯨吸牛飲而善與酒人歡接放浪觴俎間即起曼倩于九京頡頏伯仲耳乃其佗傜廓落之辰而嚴杜故人之私援其視以不義博一第若强之帶死蛇而喙腐鼠惟以幸不及已爲快其節槩又何峻挺矜白也漢中之移尚可復留而戀戀太夫人致养

知縣何昌傳

何昌者黃連人也字克昌　國初法峻人莫肯爲郡縣學生有與其父怨者則籍其兄爲縣學生衆長者爲請不能免昌奮曰朝廷建學育才能者登庸貴矣何免爲遂代兄爲南海縣學生舉鄉試知麗水縣甫三月以內艱去服除補宣平宣平故麗水分也道出麗水之民爭迎焉其爲政寬厚無擾邑方草創乃修學宮置祭器繕公署樹坊表庶務具興役之以義民亦爲盡力邑有劇盜毒痛閭閻浙諸郡縣兵不能制昌設方略禽之霪雨水溢溪

民居先賑後聞請減歲銀一千餘兩九載致仕卒孫宏謩

知縣葉宗行傳

葉宗行華亭人宋太學生李之後讀書尚氣節永樂中東吳大水松江尤甚蓋黃浦下流壅塞水無所歸宗行上書請棄其故道濬范家浜引浦水以歸于海示近海民無私作壩以遏其流　上善其言命從夏尚書原吉來治之水患果息原吉還　朝薦其才擢知錢塘縣錢塘劇邑民困於徭賦宗行爲定役法俾民自占甲乙書于冊循次而呼之役遂以均詞訟亦簡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告訴宗行諭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爲汝驗之蛇返入

竹筒中盤下發之得死鼠乃斃主人利其財殺之埋此遂伏誅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覘之一死人挂于柁展下有石乃里中人殺而沈之者亦伏誅縣故多虎暴宗行爲文祭之虎遂斂迹　仁宗在東宮聞其治行戒所司不行擅自凌辱按察使周新風采嚴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搆少許而去明日名以食曰此君子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爲時呼爲錢塘一葉清會朝廷大

進士知上虞縣事鄭公汝敬行狀　鄭騰海

公諱汝敬字行簡姓鄭氏以字行居歙西貞白里公生而秀異夙知向學里舉克縣庠弟子員攻書綴文日出人表尤善爲詞說明白委曲以達聖賢立言之旨部使者至有司輒引之進講無不愜服嘉獎然屢赴秋闈弗利入太學年甫二十有九時胡公儼爲大司成一見奇之教之問學大進公退謂人曰吾得胡先生講明所學僅三月爾雖讀書三年弗及也未幾連舉永樂乙未進士第觀政秋曹適吏部掄選天下俊銓官先後倒施物論不平公曰進賢不能以公其

如天下士何遂以疏聞詔從其議吏部滋不悅然朝廷由是知公名命往督陝右糧儲公性嚴毅所過有司督責無少貸多忌之者遂中以罪坐役北京公平居與兄迪簡弟懋簡極友愛至是皆傾貲赴難先後死逆旅聞者悲之縉紳多爲詩歌以道其事者役滿除知順天府永清縣事永清爲畿內大邑號叢脞公治之有方不煩勞而事以次理嘗有中貴人臨縣索賂甚急公不爲動遂紿入見縲紲之欲置之死士民遮留解還公即以狀聞入罪會　仁廟嗣位赦免無何公得代去　朝廷適有六役工部復命公監焉問有大臣得罪而服役者前官置之公曰此非所以存　天怒也請役之乃已既又謂工不宜久興勞民非便上言息其役調紲興府上虞縣先是爲令者適以貪冗去民素知公名皆踴躍歡迓載道公亦樂民之向方也爲之抑豪右勸晨桑賑饑貸治輿梁棧道而大興其學宮官無愆期之需獄無留滯之訟居二年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崇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嘉賞公嘗問紲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肯爲但其人氣大爾公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氣故充塞宇宙

可無氣而爲人乎守不能荅既而考浙江七十二縣今有以百錢鯉令者否令置公爲第一凡別邑有疑訟不決者多付公理之公亦悉心民隱不遺餘力然同僚猜忌日甚先是邑有耆儒曰柳南仲賢而有文公雅敬之閔其貧贈以綿絮南仲捐介亦不欲直受令君惠以錢百文棄詩爲謝公辭錢受詩而同僚卒以是誣之議者不覆將左遷公曰是尚可以仕乎且母夫人年高無以爲養遂自解職歸上虞人請留不得相與擁泣而去其居家也首粟祠堂朔望奠祭一用朱子禮日坐太夫人堂上莪水盡歡訓諸孫讀書以無墜先人之業暇

日幅巾長裾逍遥泉石間或引觴賦詠世事一切不以介意閣老陳公循尚書徐公琦孫公原貞適政畢公昌知府張公嚴累復起之力辭不出天順己卯卒享年七十有五嗚乎吾歙古稱多士然未有第進士者至公始以麟經取第人莫不以遠大期之公亦自奮迅思有以自効君子謂公使當風紀之任必能繩愆糾繆以輔　上德揚清激濁以振士風可以踵桓鮑趙唐之風而不泰然卒坐窮以死是雖公之不幸亦士之不幸也謹狀其實如右焉

德清令張君俊墓碣銘

張氏之先句容人君曾大父文忠貴富甲一鄉大父日宣有文學行誼爲教官於滁遂家滁州後又徙江浦故今爲江浦人父克遜隱德弗耀配徐氏有賢行君其第四子也諱俊字俊民自幼聰敏好學弱冠爲縣庠生讀書作文名出侪輩上會朝廷脩永樂大典徵羣儒集館閣君以能書與焉書成入太學擢爲左軍都督府都事剛毅嫉惡不可以勢撓都督薛祿有嬖吏王羅者母喪匿不發而歌呼飲酒自如君曰違天逆理莫有甚於此具以聞羅由是得罪然君亦不

爲有勢者所容未幾誣以事謫保安十年恬然自處未嘗有幾微不足意久之祿以功封陽武侯總兵鎮北邊人皆疑將構君曰羅獲罪於天天道所不容何公國之大臣豈以私嬖離天乎吾無患也既而薛公乃遣人邀君計事語皆合意即薦置幕府將奏用之適詔下求賢御史李驥薦君授德清知縣德清縣大人衆君一見士民皆忭訖其姓名人謂君聰察若不敢欺縣積逋稅累數萬凡十餘年不能足君設方略不朞年皆辦完當是時使者假公事行縣以苛酷取財民不勝其擾令以下聞風多避匿而擾愈甚

君聞其且至曰民恃我以安我先避匿民將何恃獨治事如故使者亦聞其名不復肆縣人賴以安皆德君潛憲大臣亦每稱君以勵諸邑令德清民富而不喜學君知富民子姪朝宗質願秀敏欲遣入縣庠其家夜懷金賂君求免君曰吾欲得人教之以備朝廷任使豈假此求賂乎聖人在天吾不如是也卒以補學官弟子民有訐三者嘗陰伺官府動靜爲姦利恣暴橫昔爲縣者不敢校君廉得其實奏之流徙遠方一邑稱快君輕財重義急人之急有貧不自振者雖倒囊與之不少靳故人李東素廉介欲爲子侃娶婦

而無貲君即以女妻侃且戒女孝敬盡婦道其於諸子尤篤意教之不使佚游慢戲擇名師使學畫出理政事夕歸課其學業以爲常正統丙辰罷歸優游自適詳至禮俗日振凡御史歲巡問不旌禮之嘗上御史吳公一貫時政十二事曰愛民力正風俗崇節義戒侈靡惠良善屏豪惡旌人材厚彝倫懼刑罰長仁愛謹出納清固圄益推已效之績達諸人人吳公薦之銓司將擢華要忌者以飛語中公遂去位乃買田南郭篤跡養恬終身不言仕進事殆今老且卒矣嗚

呼民失父母久矣有良如公而卒莫大施天固靳王
澤於斯人邪何其不幸也公諱榮字仲仁其先括蒼
人粘祖朴元湖州路通判二世祖德一元中書省丞
高祖尹嘉國初贈奉天觀察使曾祖道成湖廣左布
政使祖某以閭右實京師始爲上元人公生而顖異
器幹偉岸爲諸生即有令聞中成化甲午鄉試拜斯
職孝友恭信孚于内外卒年七十有四

青田昇傳

邵寶

青田諱昇字文振別號雪菴無錫人由縣學諸生升
大學選青田知縣居若干年致其事歸鄉士大夫稱
之曰青田君自爲諸生耿介不妄言笑於辭受雖小
不苟論事是非人賢否執所見不少狗人故或迂之
或固之而識者謂其有古人風青田居萬山中與福
建接壤閒更葉寇民貧以猾號稱難治君治若甚易
蓋得昔人羣吏奴僕百姓妻子之意君初至民有周
姓者與磐石衛軍某訟五年矣君聽之數語遂服出
而哭曰厲公卑至豈有是久獄哉已八都地報銀礦

發監司臨焉議歲以貢有術者謂山木潤秀所産必
廣公直前曰吾聞金能尅木信若人言金氣盛矣木
何得秀潤如此監司猶未信同官勸君從之君曰如
吾民何申辯數四必寢乃已鎮守中貴歲以礦一至
其邑所費不貲君於饋不缺禮而已至其他費歲率
省昔之半由是民安其業君乃勸學興賢旌舉節孝
禮文亦彬彬焉先是知縣金川謝某有善政民嘗以
君竝論君屢請老輒留于民適朝京師故得遂請民
聞之欲追留之而君至家矣於是既爲立碑復建祠
祠之及沒衆設祭哭於祠所著有雪菴集二泉邵寶

氏曰仲尼告子張忠信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青田爲浙東巖邑而屬君爲之道愛在民去而思之沒而弗之君不能解于心庶幾乎是者不然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君歸未及年人尤嘉其恬退於是青田之名益著予按察兩浙適青田諸生以史事見詢君遺蹟蓋無問吾鄉評云

嘉靖己巳秋八月三日吳興寓公前奉化令長谷徐子狷館舍春秋七十有七吳郡王世貞行部吳興稍爲經紀其喪而志之按狀君諱獻忠字伯臣其先世右判御藥院者從宋南渡至華亭家焉七傳而爲君父配某孺人實生君君神識茂暢性操弁介自其髫齔時雅已慕竹素之事矣稍長屬時義即傾其作者補博士弟子試諸生間褒然爲舉首久之薦應天凡六上禮部不利君既不獲逞於時義乃益務爲掺猱

葬官外家之語逸壁斷戟摩削凹昏旦農圃醫卜支離覆逆音聲人伎往往精探其所緐造雖專門名家無以難之而其爲詩自建安以下至大曆鮮有不窺薄神情玅傳獨在江左與貞嶽之際而已文主爾雅不離象質賦頌碑誌取財東京然至於論說興華利害物情時趣有味乎言之也華亭故推陸文裕先生博精於古視君爲丈人行其揚抗風雅上下今昔耳語滕坐忘其爲吾汝也君去禮部爲吏部選人當得縣令人或謂君少遲之一令何足涸徐先生爲君謝曰令易及民耳且也一第亦何足涸徐先生竟得浙之奉化以去奉化夷嶼而城虵廸襍居民俗陋而好

訟君不爲斤斤三尺濕東之節用平稅蠲役防水務有以祛席其長老稍推羨田學官爲齋粥費與禮揖遇彬如也君所爲植培務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上移牒條教飾儒而不必緣吏以故良士大夫草莽之臣類能誦說之他不盡爾也甫二歲入計道彭城有監司者以一籠笑授君致之京君徉爲不悟抵京以一籠笑報亡何君坐殿罷矣前君爲諸生固已精堪輿家言而會父府君歿執君手曰吾三世不益丁得無於葬有所恨哉是而責也君拜受教則日夜偕所厚爲堪輿者相地數百里內獲吳興之福

山而葬焉君又愛其山水清遠土風醇嘉既罷則斤置墓田有搆丙舍爲終老計不竟稱華亭人矣五柳雙桐偃蹇板門疎櫺淨几奇書古文間以金石三代之器葛巾羽氅徜徉其間客至則留小飲不聽去春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單舸漁童樵青於苕霅嵐壑間不復可蹤跡也故司空劉公蔣公司馬顧公諸大老爲耆英之會於峴首迫欲得君以重斯社君不峻拒一再往後了不復戀君燕閒之晷肆於九經作春秋稽傳錄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分節受鑰伯陽以破玄扃作參同契玄步心測璞算神啓作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筮三江水利玫徇知郡將龔酬山靈作吳興掌故集探始中歷有攷極正變作樂府原唐詩品朱邑既老不忘桐鄉作四明半政錄其襍著詩文又數十卷行於世君雖道在不朽跡猶方內而博探外典遐想冲舉每自謂刀圭投咽羽翰立張投金示報揖洪崖浮丘於玉京之上葛稚川陶隱居而下所不論也竟以訪道不諧邑邑成疾委蛻之際神識了然豈所謂大道隔塵報身斯驗者耶君孝友天至內行淳備性不能畫而貌其吏部府君遺像如生某孺人病革欲有語不得君跽請曰母以仲季產未立

耶趣推已所授遺之且割窀中之半而後喜可知也呼仲季來微而兄我不安死矣君娶陸氏別室呂氏生四子爲文幹文核文果文檯女六孫男某葬九霞山之陽去其父墓若干里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不佞竊用二陶處士故事誌其大者而疑之諡曰貞憲先生且爲銘曰　而始乎華亭而令乎四明而終乎吳興清曰守節博聞多能曰憲且貞請以易而名庶幾爲寓公爲鄉先生

介庵葉侯祠墓表　方豪

始豪爲書生時則聞宥縣有葉丞者民號爲葉一側而甚愛之豪竊疑焉以爲唯公可以鎮民而一側者公之反也民曷愛焉既而予縣闕令天官以葉侯補之或曰是丞常山者卽常山之愛可知闕化也豪復疑焉以爲丞未有顓政使有他德稍久豈卽爲侯令非丞也一側而百慫微矣比侯至門廡肅然儐謁無所容公退則荷畚時蔬編竹爲器親身農圃之事每食竿市鼓殺唯園蔬一味至於待客亦然豪嘗以公事至其室以王瓜青橘介所携槓柳穅爲一器而饗

之時有啖其苦節勸之少豐者略不爲動嗚呼此非一側于清苦而不變者乎先是學官明倫堂灾前令程倫爲之甚壯尋又灾侯至卽欲爲之或說之曰未有惠澤于民而輒役之民其謂何侯曰夫明倫堂者敎化之出也敎化者治之原也豈它役倫必爲亾疑矣遂役民以爲且親董之壯逾于昔而費定省焉嗚呼此非一側于與敎化而不可轉者乎民有負山爲險結族爲彊者鄉里患之官府亦置而不究養惡愈滋侯厭其不法事必痛繩之仇讎焉計得行吾何愧況未必行乎告侯曰去惡分也縱其計得行吾何愧況未必行乎

人者我先人重子之文敢以墓表請豪愧文之負侯而足以知侯也故不辭而爲之表表其著于開化者撮其實例其餘衛侯名祿字文科號介庵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生祠碑　徐渭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内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鬬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犯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嘆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呼嗟婉孌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

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箝傈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讎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鄉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性植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伊昔孝娥墜笄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沉伏下僚僵然長歎則然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衢州府學教授胡公翰墓志銘　吳沉

金華文獻邦異時碩儒魁彦踵武迭興或以道德鳴或以文章顯或以氣節著聲稱當時名載簡册若乃接前修之緒爲後來之倡則長山先生胡公其人也先生諱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在宋有諱漢者以學行聞於鄉號南岡處士先生曾大父也大父諱伯起父諱英仕元爲太平路總管府照磨兼架閣事蒞政有績先生幼聰岸甫七歲志氣即與羣兒異一日於道中拾錢若干緡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夫人何氏夫人奇之益督以學既長侍架閣君宦遊蘭

溪從禮部吳公學公一見即期以遠器繼從吳先生於莆陽陳覽經史靡所不究又登文懿許公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願與交復以所著文進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二公稱之不容口翰掞張公於文少許可見先生之文無異辭也是時文治方興輦轂之下英俊雲集先生游焉見其人而誦其文者莫不稱歎有勸之仕輒謝之遂過廣川弔董生詣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闕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已遭時多虞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大明開天　皇上駐兵金陵招羅

賢才遣使聘先生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
從容進曰金華民素儒不習軍旅藉以爲兵徒費糜
粟耳　上卽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乙卯奉旨纂脩
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丞相等傳凡若
干卷賜白金文綺以歸素嗜山水晚歲愛北山泉石
佳勝十居三洞之上竹林之源幅巾短杖徜徉終日
或乘興入城府訪故舊則留連數日先生生元丁未
十一月卒洪武十四年正月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春
秋集義有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出先生集

嘉興府教授贈南京刑部尚書戴公晫神道碑

李東陽

戴氏自晉侍郎濟始遷江南唐兵馬使護居婺源後
有士先者舉進士知錢塘縣徙浮梁至于今居焉曾
祖德誠元麻姑寨巡檢祖璿洪武初有司徵不就考
嗣安鄉稱長者以子昇貴累贈陝西布政司右參議
復以珊贈刑部尚書母徐氏封太恭人累贈夫人公
諱晫士儀其字少承家學博覽强記詞翰頡出永樂
庚子舉湖廣鄉貢有司錄其文甲辰舉禮部乙科授
順德府學訓導當兵後人不知書公教未幾士知向
學調嘉興府公病文勝先行檢重經術故士多實才
而公亦以績最進德清縣教諭一新學政士不舉凡
十科自是舉者不絕父喪服闋改慈谿縣士恨得公
晚化其教者亦多有之秩滿歸省母母適病卒服再
闋擢教授再蒞嘉興學者益衆有富民數輩遺養子
入學公不可民賂按察官彊公公執愈確坐是忤意
竟以他事去歸營西澗休休谷隅傲其間人莫之測
也初號訥庵至是號退叟著西澗集及浮梁縣志若
干卷公夙負才行慷慨有大志事親孝謹昆弟交睦
從子瑞早孤撫教之後舉進士爲吏部郎中有名應

舉時道見一士病臥風雨中瀕死扶入寓邸療治之
久而甦謝曰我郴州高信也既揭榜信名第一其重
義輕施多類此官以身教意識所到輒抗言高論不
嫌越職杭湖諸府漕倉去河遠奏徙之嘉興吏胥時
被繩乘馬觀海諸衛進表賊多不如制皆奏禁之建
陽知縣張光啓僞稱其先世從文天祥起兵寘入舊
史亦奏削其板嘉興民坐豪當籍都御史咨公公素
嫉其人願以爲罪不至此力解之有提學官以喪去
朝議將起復執政者語及公曰是風化所繫恐無以
示諸生事遂寢人亦以是難之

大年聶氏世爲撫州臨川人父同文洪武中取進士
爲翰林侍書尋改中書舍人壬午六月 太宗皇帝
至京師時盛暑以迎鑾渴死大年於父卒後五月乃
生母胡孺人撫育之天資明爽穎悟絕人比長喜讀
書日誦數千言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不讀尤篤
意古人及晉唐人詩書法歐陽率更趙松雪皆臻其
妙由是名動縉紳間用薦起爲仁和訓導藩憲大臣
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而大年之文章

孝母之心歡焉六年母卒奉柩歸葬哀感行路鄉邑
耆老列言母賢行足以勵風俗而子又克孝如此詔
旌表其門閭服闋分教常州府學滿九載陞仁和教
諭仁和之人得大年復大喜敬愛逾往時大年乃言
於有司修學校嚴學規訓勵彌切諸生日加親慕教
用有成登第彌衆賓興之歲諸藩省請典文衡者聘
幣交走其門而多以後至不能得爲憾大年所至多
得士人服其公凡所經歷處遇佳山水及古人遺跡
必見諸賦詠聯爲大卷藏於家景泰六年秋朝廷有

史事徵詣翰林將用之而大年以疾告退就醫粲凡與善者數往來問候冀速愈而勢日殆大年知不能起呼子章取紙筆書曰吾上負朝廷之恩下負平生之志爾兄弟尚勉學爲士人擲筆而逝益景泰丙子二月二日也觀其所書如此則其抱負可知也予初識大年於金谿王先生所又得其所作小瀛洲水竹居賦觀其詞翰而重其爲人直可謂奇偉非常之士也常思振起之使效用當時以其學行必有以名世傳後及被召來京師心竊爲喜思與之久處不厭而大年病予亦以老疾絕人事往還心雖相親而迹則

疎矣大年病甚遣門生李昂持簡來言身後事蓋欲予銘其墓予聞而哀之不三日而大年卒矣於乎豈忍銘吾友哉大年生於洪武壬午十二月初三日及其卒也年五十有五有詩文四十卷多可傳者

敕諭黃先生祓祠堂記

周瑛

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既去而人思之不置又從而尸祝之吁此可以觀德矣予忝知蜀藩政事因巡歷下邑見廣元縣有敕諭黃先生祠竊欣慕焉先生莊黃氏名祓字聲叔同子興化府莆田縣人先生兄龍官戶部主事兄子綸官順德府教授今孫顯登進士第爲戶部主事先生講學家庭兄弟叔姪自相師友宣德中以明經薦授本府仙遊縣學訓導丁內外艱更無錫麗水青田三縣學訓導天順中以教有成績陞廣元縣儒學教諭廣元爲蜀北鄙軍士荷戈而

立編氓鮮少學久廢師生倚席不講先生來以義倡率廣元人士廣元人士翕然趨之乃相與修學舍建文廟塑聖賢像每日衣冠坐堂上呼諸生使前授以經書背誦覆講如法其教舉子業務識體裁不剽竊陳腐如所謂活套爲者諸生苦貧無資以爲學先生曰汝第爲學吾當思以給汝乃察其貧甚者解衣推食以授之諸生至爲泣下其或恃財怙勢不循軌度則嚴呵之呵之不從施以撻楚務從善乃止故廣元入樂從先生之教而畏先生之嚴明及其久也而心安之皆曰先生眞愛我者先生既歸諸生指其所修

廟學曰此先生之遺緒也兄所改課程曰此先生之遺澤也是其可忘乃仰學宮之旁立祠肖像以祀先生吁此豈可以力致哉蓋先生學問淵懿勇於爲義而加以至誠故能感人若是其深且久也予所謂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思之尸祝之而可以觀德者先生是已然先生行義不但施於廣元而已嘗聞在仙遊時知縣王舜以白金二百兩寄先生所雖愛妾莫之知也舜病死先生呼其子來授之人服先生之義在麗水時浙寇張甚衆以先生有材略推以捍賊先生部署既定乃論以忠義衆感激效死鼓之而進賊奔

北境土以平人服先生之勇其入蜀時與僉事董公應軫同時濟江董公船覆呼近岸諸小舟莫肯前先生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取囊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而渡董公獲免人服先生之仁且知處事之變凡此予聞諸先生之孫顒而熟焉者先生之祠在故學宮之內近學遷而祠毀參議喬公延儀分守川北道命重立之未已也瑛既備書先生教廣元事復以其平生行義類書之使廣元人并刻于室中他日讀者必有感慕興起願爲先生之所爲者矣是爲記

戴先生冠傳

戴先生者蘇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穎異篤學過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曆律與夫稗官小說莫不貫總而摭溯剔剝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爲文必以古人爲師汪洋澄湛奮迅陵轢而議論高遠務出人意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爲程文亦奇雋不爲關鍵束縛一時舉聞籍籍起諸生間同時諸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爲經義類多熟爛骫骳之言先生既聰明强解又高朗自喜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以故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莫有能

遏之者舜賓與人必擬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可得也而八試皆絀弘治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歲貢禮部者數百人羣數百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入試內廷復褒然出數百人上然例止得學官嘗嘗道者惜之勅令卒業太學以需他用而先生不能待矣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在官以其學教授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益以其間隙肆志於學學益宏肆考論著述不少怠廢初先生爲諸生時紹興有爲御史督學南畿者以文學自負先生見其文有所指摘或違於御史銜之欲論黜先生不果及官紹

興御史者罷官家居邊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死其家誣執先生遂歸先生雅志當世自其小時即上書有司請逐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撫巡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名見輒款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歎知先生非經生也及先生至京公已爲吏部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當今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爲國家首務又勸公不棄遐言不恃已見勿以嘗挫櫻奪志其言寡誇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爲患有韓恭議者從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剏利害興廢及今以古人爲師讀書觀古人忠孝大節輒揭之壁間自恐不如平生自禮義廉恥大界限至於拱揖進趨冠

履飲食之節畫線而蹈始終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誚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撥衣蹴足箕踞跛倚之小過未嘗一加乎身其事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儀節深心款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常父暴病一夕卒痛不及藥哭輒殞絕病厄然骨立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喪父時以是病齘至沒齒齘竟不愈也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病則共被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敎諸子覽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諸子烝烝雅勤規行矩步孝謹一如公不衰其門化之柿嫩雍睦自

桐廬學訓導蔣公吉傳　唐順之

宜與萬氏相傳徙自鳳陽始徙者曰勝三傳至雄雄兄弟六人皆强力殖産結豪傑而萬氏始大於邑中雄生政政有弟盛爲九江推官以學行推高一時而萬氏於是爲文獻家政生璵璵生公公諱吉字克脩爲人方嚴剛峻可望而知其爲莊士自少從盛學盛爲人亦方嚴公心效慕之盛亦喜公類己公爲學以爲非有廉隅墻壁不能自植立於是斂束筋骨刻意以古人爲師讀書觀古人忠孝大節輒揭之壁間自恐不如平生自禮義廉恥大界限至於拱揖進趨冠

姻族朋友出入公家者不問有諍語嘻嘻之聲其諸子弟不聞有挑達宕佚華矜之習邑人爭相高之以比於漢石氏而以公比萬石君公面目清冷對人少寒暄語若落落寡情然人久與之處眞意溢出外有邊幅而内朴無城府至其情所甚鍾處宗族姻戚間恩禮款曲即素婉孌多兒女子情者不能及也其自奉泊然衣未嘗問新敝食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無圖書古器伎藝之玩賓至時一奕而已然亦未嘗溺意求工也居家手不識握算計帳之具口不問錢穀宇之其家子弟且冠必爲之行古冠禮及婚葬祭率準家禮從事不爲苟簡在學中凡八試于有司皆

不第而提學林公有孚肅公鳴鳳以德行雄士冕首公以風諸生公自少讀經史守儒先成說甚謹於儒先中尤篤信晦翁氏然至疑難處輒掩卷自思及有所得多出儒先論斷之外文字尚理致不爲華言然諸儒生心服公之行故不以文名在學中獨與潘君松爲厚交潘君疎爽坦易而公堅苦縝密兩人操行不同而各以所長相取至白首無間嘉靖丙申余始識公于宜興公因遣二子從余游數過余相與議論有合有不合而卒歸于相得也益公尊經傳甚篤而守格式甚謹然而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

易以爲東晉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脫落格式而易以爲宕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因其似而疑其眞余既與公交久之乃稍稍於經傳格式之外有所陳述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操機柄爲說公聞而相與辯析亦久之然公察余非敢不尊經傳非敢不謹格式者是以因其跡而諒乎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爲異而意其言之或不妄也先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于王陽明子得聞致良知之說歸而以語公力從吏之公以其說異朱子不肯信道通沒十餘年既與余相得則慨然謂其所善門人

王華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固多與道通所述相合然固未嘗背于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嗚呼以公之堅志勵行虚心從善使其早歲有聞且將由忠信而好學不知其何所止正使晚年所遇不至如余之迂騖而得一豪傑之士其感乎契合洒然氷解又不知何如此余所以愧公之知也然公之所自立者其亦足以見于世矣居久之以貢爲桐廬訓導桐廬地磽陋儒生溺於習俗雖刀瑣瑣鮮志操公夙夜勤課爲之深明義利界限時時舉釣臺故事激發之日若輩非子陵鄉人耶諸生一時爲之爽爽心動時節或有饋遺却弗受間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者提學漥君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厲俗近得其實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遣書必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士和以翰林吉士出爲禮部主事公聞之喜以其能不干進如教指也在桐廬二年而歸歸六年而病卒病且亟余往候之氣已微矣猶披衣端坐作拱揖狀謂余曰吾語言若顛倒者余曰須靜以養之公曰正爲平日不能養也是卒之前十日也卒時爲嘉靖甲辰七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三公蚤年剛方自立晚而

氣象和易對人煦煦自桐廬歸後輩益樂親之其行已類狷而意甚廣居常有志天下事自爲諸生地方利害休戚亹亹爲上官陳說既老無所施用然猶不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見鬚眉爲天下賀或問進一縮朒黨蕩者則蹙然改容當食爲之廢箸每得忠諫章疏雖老必手錄卒之前一月既已病半起坐間猶類聚平生所錄洪手讀之其强于好善至老益篤其桐廬歸第一郡訪余相與講論益以文邀余訪其墓公志其墓妻氏封安人子三人士亨吏部員外郎士和益部主事士孝縣學生士和益部主事孝謹一如公者也

江西一
布政使
何源　吳潤
周晟　秦夔
祁順　陳策
邢珣　徐璉
顧夢圭
參政　徐中行　周之屏
段正　趙士賢
參議
董朴　項經
錢洋　陶大年
僉太素　趙諴
黃宏　王庭
按察使
童冀　周軫
周廷用　謝汝儀
副使
周憲　周延徵　李倩
許建　唐鯨
李重　薛甲
葛廷舉　沈鍾
吳源　金貴亨
汪一忠　陸州
僉事
馮本清　陳瓘
楊太榮　黃仲昭
陳琛　汪應軫
蘇志仁　趙汴
金陵黃應登　仝校
吳興芧元儀
錢塘徐象摶　梓行

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六

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何源傳　實錄

何源一名德源字幼澄吳江人洪武間領鄉薦授保德州學正陞德州知州歲旱鄰治多蝗不入源境陞梧州知府梧有水患民多流亡衆議具奏賑之德源曰若俟奏報民皆死矣乃首捐已俸次募義民出粟賑給民多賴之又悉毀境內淫祠以註誤謫交趾英國公張輔舉署交州學事多所造就士之以貢選至方嶽者十餘人後召爲吏部考功員外郎出爲鄭府長史復改吏部文選郎中正統間擢江西右

布政致仕源爲人溫雅歷事五朝文章政事見稱一時卒年八十六

江西左布政使吳潤傳　實錄

江西布政使吳潤字汝德常州府武進縣人補縣學生永樂初揩書起脩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歷建昌姚安廣信三府知府四雲南按察使土官普覺謀變潤先事詠之事聞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外艱解任江西民上章請奪情詔起復還左布政使景泰初以孫遜饑賓例致仕家居十餘年天順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九潤寬厚長者處已待物一以誠信在江西十有二年民愛如父母至今江西人論方伯必以潤爲首稱云

江西左布政使周公成墓志銘　丘濬

公諱晟字德明安陽人也曾祖廷元隱居不仕妣吳氏祖澄封監察御史贈鴻臚卿妣楊氏封孺人贈恭人考顒鴻臚寺卿妣宋氏封恭人兄弟六人公居長曰昇義官曰昱鄉貢解元曰昺宣德己酉九月　始生之曰景附馬都尉公生於宣德己酉九月　始生之夕其祖夢一儒生趨而揖之而公生祖曰是孫他日必以儒興吾家既能言即頴敏如成人九歲隨鴻臚公教授河間從學四明趙先生政授以尚書蔡氏傳過目即成誦下筆爲文章即有理趣歸補郡庠生甫

一歲即領河南鄉薦時年十九也甲戌登進士第觀政刑部拜廣西清吏司主事又三年奉　璽書審南畿重囚天順中推永平知府尋以部使者薦賜　詰無異在任七年陞湖廣右參政歲辛卯丁鴻臚公憂門閭改參山東政乙未就陞按察使於山東丁酉晉江西左布政使在太學時年最少雅有高志所友者皆天下賢豪尤與莆中嚴宗源建陽丁元凱厚孚亦

辱交爲朝夕相與講明道義毅然有用天下之志及登進士觀政刑部時大司冦尚嚴毅屬官少當其意獨公所分囚訊悉未嘗有所反異其所爲欲辭往往得事情合律意用是大爲所稱重具疏留公爲本部主事前後有所平反全活者甚衆然未嘗出法外以邀譽出守永平政尚寬大尤留心民事問屬邑有不種二麥者親爲勸諭之民始得享夏收之利民間子女有貧過時而不婚娶者諭富戶安有才等出財帛資之一時婚配殆盡公出自刑曹於治獄尤其所長郡中積年冤滯一一爲之伸理民有水清鏡平之謠及參湖藩所至刺舉惟當凡利民事不擇劇易視其力所及而爲之改山東其所施爲略如在湖藩時暨長憲臺發摘奸伏幾無所容然嚴而不苛論者以

爲得憲體其施爲大畧有如此者公幼侍鴻臚公教河間繼而入太學鴻臚公仁厚長者非禮勿履公得於庭訓爲多事母親極其孝愛在山東時嘗迎養於藩府未幾都尉君迎歸京師及公長憲臺適都尉君有持節冊封之便道經舊境乃奉太夫人舟行至齊河公出舟次迎之憲臺建怡萱亭以奉之公於諸弟極相友愛有習經學者公服輒爲之講解指授而於都尉君又加意每向人言此弟天性至孝而器識不凡他日當遠到時猶未遑尚也人服其先見居鴻臚公憂既免喪都尉君以事使山西道過家兄弟六人

者共被褒於先坐瑞芝堂分韻賦詩集以成帙嗚呼
若公者其人品家世德性才調今世豈有哉公生于
歲巳酉至是卒年五十有一

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秦公夔墓志銘

倪岳

公諱夔字廷韶姓秦氏別號中齋宋淮陽先生少游
之裔先生之子湜僦常州乃有籍于常遂爲無錫人
曾祖諱彦和諱季昇者公祖也封兵部主事進武昌
知府諱景暘者公父配殷封安人贈恭人者公母也
公生數歲以穎敏稱武昌遣從楚府伴讀余李樞游
卒業于東平知州劉超遠之門領天順巳卯京闈鄉
薦登庚辰進士明年拜南京兵部武庫主事進職方
員外郎再轉武庫郎中成化壬辰出爲武昌知府以

內艱去服闋轉江西之建昌乙巳擢副建右參政丁
未進江西右布政使遂以疾致仕公始仕勤勵弗懈
有志事功其在武庫即奏革隸卒之冗者以杜請託
迄今民受其惠其在武昌施大政繁且落泉所落事
悉擘肘公至首除奸惡植良善課農積穀創養濟院
定均徭法一意愛民如恐不及巡撫都御史繁昌吳
公永新劉公前後至皆禮重公仍下其均徭役法於
列郡行之嘗祀神至江滸見一婦及棲投沙中氣將
絕頃之少甦扣之則曰妾杭人柳氏隨夫商於外爲
盜劫殺將污妾拒不從因投于此公即收置屏處舉

跡得盜實之法歸婦于其家優人李昆寫長沙見陸
民女美而多貲乃百計求得之其族兄來赴秋試具
懇於公公按正其罪女還陸氏由是巡撫巡按及藩
臬之長交章疏公治行爲湖南第一旌擢將行而公
以憂去先是郡中百需皆取辦諸市久不酬直民用
怨咨公閱帑藏之以賊罰名者爲緡若干兩即散給
市民歡動閭巷或曰公且去宜私其餘公怒斥之悉
籍其數置故處乃歸民至攀轅不忍捨有役均訟平
之謠其在建昌民尤健訟公治之如武昌始皆懾服
廣昌有何姓者與令有隙他民將訟令令疑之乃陰

令人首何罪惡密捕得之論以極典何族訴于公公
疑焉詢之人曰寃也乃建首者詰之曰爾胡得厚誣
平人吾固知非爾心也第以情言之否且得罪其人
流涕吐實何遂免死吉水彭伍二大姓相奏詰建者
百餘人歲久不決寇臬以屬公擇曠地人相距數丈
則立一木繫之使不得相耳語乃次第鞫之語或矛
盾輒加考掠不旬月盡得其情獄成民伏辜聞者快
焉其治瑞州獄亦然自幼嗜學於書無所不讀爲文
下筆累數百言泯滔無滯詩清麗有唐人風書法趙
松雪景仰先哲所至考求遺跡脩舉廢墜如武昌新

張乖厓祠葺黃鶴樓建昌復李泰伯曾南豐祠皆措
置有法役弗及民遇山川佳勝處登臨懷古形之賦
詠尤多性剛直善善惡惡無所苟故平生所交游必
清介有文之士待寮友一以信義處鄉黨遇族姻和
而有禮平居簡約未嘗輕涉公府以殷恭人沒弗及
奉舍斂毎言及輒慟事武昌敬愛備至在金陵建昌
皆迎就養及致政歸尚無恙乃作五峰草堂天全亭
於九龍山下建隆壽堂於所居日與二弟旦奠奉武
昌游衍其間武昌喜談詩好登山臨水爲樂毎遇勝

日必延致騷人墨客親奉杖屨以從鄉人榮之如是
者數年及卒公哀毀踰節疾復作瀕殆乃執二弟手
索筆爲書惟以弗克躬襄大事爲恨言不及他卒以
弘治乙卯十二月距生宣德癸丑五月得年六十有
三所著中齋集若干卷藏于家

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祁公順墓志銘

通奉大夫江西布政使祁公卒于位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南昌張元禎其同年而契厚者遵朱子塗禮爲誌諸墓公諱順字致和號達菴又號巽川居士其先宋徽青光祿大夫某由南雄徙今東莞之璨涌曾祖以泰祖振宗考秉剛以公貴贈戶部員外郎妣盧氏以公貴封太宜人公生宣德甲寅年十七領鄉薦天順庚辰進士在首甲以姓名皆近　上諱移寘二甲第二壬午拜兵部主事東守山海關代歸轉戶部

預考會試累遷員外郎郎中成化乙未建儲恭詔使朝鮮未幾陞江西左參政甫三載進右布政使命未下以歲幣註誤左遷貴州石阡知府壬子丁母憂服闋陞山西右參政乙卯進福建右布政使尋轉江西左布政使守山海廉聲聿著使朝鮮詔至其主故郊迎不拜公諭以禮即拜中官偕行者貿易素以萬計悉屏之而女樂之奈金皇帝之覩皆靡卻不受　天子嘉焉在石阡盡心職務綏蠻夷習以禮教自國初來始有擢科登進士者前道數以治行薦憂閩士民不得留則競解公帶以誌去思再任江西政持大體庭無

私謁惠澤甚博公帑不濫動一錢卒之日贏可私之金數千而妻子至不足於食廷論舉都御史者再由無內援皆不果公問學該博而要歸於身心平居未嘗妄笑語去冠幘狹黠者憚不遑居官不辭勞瘁恐恐於吾君吾民之有負其著作有巽川集使東稿冷

江西左布政使陳公策神道碑　邵寶

公諱策字嘉言別號蓉湖世爲無錫人曾祖壽益祖友文皆斂德市隱父野葵翁璲慷慨直諒好讀史傳有古烈士風以公貴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子五人公其仲也幼有異質讀書驟進以布衣應試翁卒後長兄榮有宿負讓居室於公公爲代償不足復益之人曰義哉而難其貧則應之曰吾不能筆耕矣乎於是請業脩贄者日衆以所入供其母王太宜人弘治己酉領鄉薦癸丑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擢知江西饒州府越四年調浙江嚴州擢福建

左參政超擢江西左布政使凡在官若干年公爲主事監通州倉有中貴撓法抗言不避繼監徐州倉法更振肅爲郎中時三邊弗靖軍費浩繁公以敏練承檄往江浙廣東三大藩督其逋訪寶豐凶及侵盜主名爲施通融之法不其月而足又處其網解如法蓋凡若干萬皆濟邊之陝西告急朝命侍郎顧公往備兵食公從焉顧公與公咨議相可否比至長安執其要而御之不數日芻糧漸積將士爭氣厲乃北走不敢渡河於是聞太宜人之喪而還逆璡以徵肯逮公未幾事白公至饒州姚源洞寇與官軍相持五年矣公廉得其情新其約束罷行唯便縱溢槩者若干人乃單騎入寇巢諭以逆順禍福降之後公朝正去郡洞寇復作朝廷方發兵南下公適還先驅入犂壁山嘗而居夜忽大驚士皆甲而譁公臥不起頃之稍定連戰數日寇敗散去公以洞僻且遠奏請置萬年縣自是不復叛政暇脩郡志志外有搜訪名勝爲詩咏之凡若干首內翰陸先生深見之曰此非古觀風遺意乎公之調也蓋以桃源復叛追咎撫故抑其功然德在郡民其行也舉王梅溪陟變故事斷虹橋遮留

道也令巖封之其所爲政務持大體不屑細瑣處今燬公首降之遂攜焉以臨汀漳汀漳氣奪榜到之日先降者爭出見公因撫而諭之曰吾欲返閭田宅親戚爾顧欲內餽鵂鶹乎衆皆稽首曰公推赤心人腹非昔御我詐者比此固我命盡日也敢以死請公皆還之汀漳撥堵如故省城軍士有因前政給糧聆蜚而譖如叛狀者逮官里居者三人出而沮之未信曰

必得陳恭政楊文公虞一及側未即給也惟以利啗其
稟而浪之渠魁既得餘悉弗問省城無恙公以民苦
急徵軍衆卓支亂是之由于是疏請歲罰餘銀九萬
兩爲軍餉之備論功僧加俸一級遂還江西布政使
左公至宸濠雖就檻車而地方未寧公既浜羣黨之
逸者乃警城墉籍府庫惟謹復以猾弊特甚請給銀
數十萬兩賑其餘民已卯廢科士有滯才之嘆請壬
午倍額取之藩府諸祀壇無主請屬之布政司凡三
疏皆見施行鼎建鼓樓於司之東改宸濠所建賜春
書院爲貢院

聖母北上舟經九江公往迎之所需無問者及壬午
揚塵事舉自顧衰憊乃馳奏曰臣備員方岳行年六
十復值衰疾失今不去妨賢之罪曷能逃之疏上吏
部請從致仕之例公既得命浩然南歸終日默坐家
人侍側唯見風旛蕭然而已公在部在郡凡三被賞
貲必感嘆曰吾何以報上德其監徐而還憫兄之二
子貧各爲之室與產平居推誠任眞不立崖岸及當
大事剛鯁周密動中機會雅好吟咏李文正吳文定
儲文懿諸公皆盛奬之而程文尤長閩江二省試所
刻文公皆與筆削焉所著有藁若干卷

江西左布政邢公珣墓志銘　嚴嵩

邢氏其先河間人有諱弼者徙家嘗塗湖陽寔始祖
也曾祖諱震祖諱純皆不仕考諱愚贈南京刑部主
事公諱珣字子用始舉進士南京戶部主事改刑部
員外郎郎中復改戶部忤逆瑾梃職爲民瑾敗復起
除工部前後皆職署名稱蔚起擢知贛州府事壞
接閩廣嶺嶠險絕多盜有劇盜滿總等公推誠諭撫
之寧衆來降授以廬舍給牛種俾居而耕之豐其犒
賜俾盜起乃籍以禦盜脩古鄉社約大新學宮飭周
元公趙清獻之祠文教聿興焉正德丁丑南安龍川

羣盜雲擾據橫水岡左溪諸峒時調楚兵來征公爲
設方略督士衆悉擒平之已卯逆濠遣使奉重貲誘
滿總兵爲助滿執使者言于公曰吾固練兵集糗
待之爾輩云何皆頓首願自効時都御史王公守仁
知府伍公文定起義吉安公即日部兵來會文檄樹
鎮時徵諸郡兵尚未至公曰賊雖出城虞我師掩其
後迺留不前今須馳檄南昌諸兵入城縱殺公
難攻矣乃即扼兵三日夜抵南昌諸兵入城縱殺公
白王公出令禁之軍乃定濠至安慶聞城破復還屯
黃石渡柜我師時伍公兵爲前哨始交鋒失利公急

皇馳援親執旗麾兵進剿其渠帥追斬數十人賊勢稍却諸兵對江而陣時南風甚疾公遥望賊在下流舟相尾曰是不可用赤壁策乎即絚荐灌油挈小舟薄之炬舉風迫烟焰蔽天賊亂溺死相枕籍濠遂成擒事聞詔即陞公江西右參政時城新破民物創痍又潯水爲災二三巨璫屯兵久駐貪暴加慘公捄循經畫勞甚今　上登極首議賞格言者謂公等縱部兵殺掠太多議久不決公亦屢疏乞休乃詔陞公左布政使致仕公歸口不言功有問者亦不荅杜門玩

經史自樂脩家譜買田置義倉以濟族人之貧先墓久湮者二日不解甲者四日獲賊級一千二十八名顆王公疏公功與伍那戴手加額江主以事方戰公不食者二日不解甲者四日獲賊級一千二十八名顆王公疏公功與伍那戴其左公與戴出其右賊衆奔散濠就擒飢還萬人舉爲第一逾年僅晉左參無何敏政之命下矣夫賞以酬功也靖歸候缺又逾年而致政之命下矣夫賞不加而廢奪焉何哉亂之師王公倡之公實贊之賞不加而廢奪焉何哉功立而忌生事定而謗騰也於是王公爵伯矣以白公等功酬者再伍沙大中丞矣請以已位讓公蓋二公所共力而稔知者冢宰霍公宗伯黃公咸奏功賞不酬　上命王牲史館核之以實聞皆不報公之功自是益章灼矣公諱璉字宗獻別號玉峰世武邑人

江西左布政使徐公璉墓志銘

正德中宸濠構逆刃刼守臣稱兵趣留都以窺神器大中丞陽明王公首倡義師袁守徐公聞變謁王公于吉郡誓擊亂者歸聚得兵五千人從下豫章破之遂與王公計驛濠濠攻皖城不下謀知豫章破即返施遇兵黃家渡時濠兵甚衆我師寡王公爲衝鋒破敵官同吉守伍虔守邢臨守戴合勢夾攻濠潰退奔十餘里濠懸重賞勵將士盡發九江南康兵以益師我師殊死戰濠大潰王公通督伍爲火攻邢擊其左公與戴出其右賊衆奔散濠就擒飢還萬人舉

高祖漢臣曾祖伯能祖敬皆不仕父浩以公貴封戶部主事母趙氏封太安人公自幼仁厚頴異以古賢哲自期領弘治乙卯鄉薦已未登進士授民部管京庫監臨濟稅總理逵東儲時所蒞有能名出守嚴三月丁外艱歸復補袁再至杜宿窩摧奸植善以訓民義慎武備嚴簡閱以訓民勇以故變起倉卒屢能立功着謀之素也退居善自韜晦絕口不言功日吟泳爲樂文典綿詩調高古不作濃艷語所着有玉峰集十五卷五言詩五卷選唐三體詩三卷編摹書纂要一百九十六卷享年七十有七

江西右布政使顧公夢圭志　歸有光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爲號高祖諱良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御史馬湖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焉高陵呂仲木吉

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皆見推重嘗與呂公泛舟滹溪公亦忻然自以爲得焉擢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賜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鶯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遍者三年再採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刷賦黃山秀蓋起於珠池也蚤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頻罹饑荒彫瘁尤甚勞役不止將

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敕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
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爲此驚人事耶下部覆
不復奏而二郡卒貢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諸議勦山
西儻空其地填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爲比公力
言儻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噬而土兵厭傜山之
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
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
遷江西左參議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
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論高才生文汴人稱之
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　天子嘉之安陸

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宗室惟親王
朝行在所公栴詔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視常加敬戢
焉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閩多邊山峻嶺公觸冒炎
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
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歛然無迹兵去復出
公至訊得所匿盡楠之其冬復有浙賊自東嶺入松
溪劫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乎大
率閩人以爲衆衆賊以故縱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
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
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　命旨公入閩待命無所撓

而高御史刻深州縣官被按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
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貶
公爲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閭戶讀書絕無他好
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
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閱薄之命莫不歎息
謂公不植家勢以升也然以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
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
河權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
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牧以強年解組優
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爲不可

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
少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

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徐公中行墓碑

王世貞

徐公諱中行字子輿徐所受姓具韓愈所造偃王廟碑中其系鳳陽人也洪武中進五公者涉江南之長興遂爲長興人進五生享六享六生農隱有子五人而最少者爲封刑部公某刑部公以儒行顯閭黨間要許安人有子三人而最少者爲公公生頴警十數歲即能爲舉子業旁及古文辭十六試於邑邑令黃公光昇大奇之謂是兒國器也尋游邑庠爲諸生十何舉鄉薦遂進游南太學益爲古文辭公白晳美姿

容眉目如畫能飲酒工諧笑所周旋亡非賢豪長者以故籍籍公車間凡十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公既以文辭有聲實而尚書爲顧公應祥其外舅行也甚賞異之間謂曰郎所業足自名必欲舍而趣古者則毋若他曹郎李攀龍又謂不佞世貞雖少亦其次也公自是交懽吾兩人而同年中若梁有譽宗臣吳國倫咸來相劘切公遂取舊草悉焚之而自是詩非開元而上文非東西京而上毋述矣而會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嚴論死猶在繫公時時橐饘食之間一入相慰語慷慨欷噓泣數行下楊君謂公毋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我而與若讐也公不顧而太宰李公默雅能知公文擬入內閣司兩制不果給事御史缺擬以曹郎徙公名在第三復不果而公念父母老上疏乞南曹便養報聞會決江北辟便道歸省尋遷員外郎事竣還　朝轉貴州司郎中時楊君已得死喪歸公解橐而追賻之相嚴廼伺諸嘗賻楊君者而太宰復中蜚語下法曹當公讞公稍麗輕辟詔不許公恒自念太宰知我我以法報且不可而乃不穫以法報我之自謂何然相嚴則益不懌公矣尋使論江南獄大小悉以情所全活以數百計

事未竣出知汀州府公至而廣寇蕭五擁萬衆猝來冦郭外男女爭避入城城者圖之有相踏籍死者公亟戒勿闔而身坐闉前引絙別塗俾男循左女循右入第令遠斥堠而已諸縣令各受公教備兵登陴賊不能破行圍指揮董玳壘係累男女數百公以一旅解之盡欵其俘歸公竟賊且走走必踩高吳道俾武平令徐甫宰伏兵徼破之擒其酋尋推功徐令不自居公又竟山海冦無已時而三圖當要衝議城之以一通判控治得報可自是冦益解散汀一切治而公入計甫畢而丁封刑部公憂治喪以毀瘠聞其楠汝

寧府其治如汀時伊王負　上寵創築城垣及諸不法事甚夥公當往會勘人竊危公是不易折也公緩頰數語利害王悚聽立毀垣及省諸不法大滑中通判何君以法何君義不受逮雜經死血猶跼橫自若公爲捕致於李汝人快之公雨治郡悉能平其賦且格宅橫賦而其治本經術稍傳比以禮節在汀祠故死事指揮王月將故孝子丘文岐子在岐築天中臺別立何仲默祠暇則行學宮課授弟子文誼旌賞其卓然者當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後察格不當復察而相嚴尚在政察及公當左遷士民擁車遮道觴公

且哭且絮語淚日不得發始公簒東郭河善崩築隄障之未就而聞報曰吾不敢以不終事也隄成而後辭事其以汀守覲垂發泣謂巡臬曰守嘗欲城右郭會以喪聞乃止服除補湖廣巡武昌武昌首道也衆積委充宇公精心剖之立洗陳氏之冤柯彩鳳者負湖爲盜舟載公掩而斃之獄按其積粟藏鐵以販饑人所活殆萬計江南北窘於渡公爲立值責渡子毋橫索有溺者官具棺瘞之溺而不報則以罪其人黃鶴樓燬公計以廢殿材新之而闕梁棟尋江漲大木隨水而下者數株以樹樓良稱楚人異之積資爲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寒暑毋問行部出則用什伍法繩

士入則緩帶延儒生講說秘文彬彬矣以賀萬壽行悉留其攜書數千卷寘公庫遷福建按察副使遂爲其省布叅政有黠而蠹於食者凡七十家公廉得之以輕重受譴自是軍食足母困出納逾年進按察使公三治其省政益習歲時讞決寢平而城西有積水百頃一山踞之公乃捐俸入劀亭榭勝處沿堤植桃李輕橈徐進與寮從引觴賦詩閭人指謂使君何必減山荆湘哉監省試所得多名士錄文有傳者入覲畢還江西右布政使右使於務簡往往高臥而公獨以精勤稱尋遷左布政使司領郡至十餘所綰三王

國子侯而下祿食供億以千萬計而它所請質平平綵最頃刻百端造請臺使寘筵館餉無虛日公談笑應之咸歎服以爲神而實中耗矣一日宗室有閥者交發其陰事公思以保全之不得忽眩不能語舁歸臥正寢中夜卒其家若右使張公輩跣而救公弗及也中丞劉公行視公貧弗能喪乃與張公謀捐帑金治美材殮之而余弟世懋方分部南康驚而奔以一日夜至力爲經紀其道路費始得歸公之喪歸也諸王子侯與其寮若屬及郡之薦紳大夫縞而几哭其吏士巷哭其耆嫗孺擁而野哭道所經守令師生士

弗祀也公之客及交游滿天下聞者亡弗嗚咽悲詫曰公柰何死公且無子而曰公可以死矣即無子有子矣蓋謂其德就名樹也公孝友敦睦寬然長者其舌有臧而無否輕財好施不爲孥藏汎愛親仁久而彌篤所莊事李攀龍蓋不敢以友進者終身矣吾嘗若宗臣梁有譽蚤死李攀龍高簡少延納國倫與世貞不耐母口語而世貞性復脫踈即操觚者思甘心焉而於公靡間言以故得醍醐稱一曰國老和而甘且善劑也公於詩格高而調逸近體宏麗悲壯讀之神聳文趣步古昔所立卓爾有青蘿館集續集若

干卷天曰山堂前集若干卷卒以萬曆戊寅十月庚生正德丁丑得年六十有二

江西左布政使司左參政段公正墓表

張元禎

君諱正字以中號介菴家世出山西澤州祖奉宣德間始籍錦衣居京師考姚常氏宦歷由進士令元城　召拜監察御史河南江西兩奉巡按之命遷浙江按察司副使尋坐累謫柳州同知繼丁二艱改汝寧進擢荆州知府舉河南右參政未報旋陞江西左參政元城劇邑訟繁甫至即罪其尤日勤聽斷獄無留滯邑歲有水患憂之走視地形多方疏塞至忘寢夜竟賴以安秀藩奢封侍從多橫索獨至元城戢不得

逞唯其罪不事文致以故所至吏民懷嘉聲勃蔚汝寧江西聞其再來多滙酒相慶巡撫藩憲上其治行章前後亡慮數十都憲三原王公恕素慎許可至稱為一道福星操行生平嚴於自律寡言笑基酒無所好服食無重帛無兼品清勤廉介夷險始終一致自入仕來先廬久敝無一椽一瓦初卒以賀

壽無不讀恒以通儒自期致少暇即卷不去手為文兼而肆七歲賦鸚鵡已有奇句由京學生領易經第二人鄉薦明年即進士高第宦歷推所得以興學力為爭於守得損三四或伏闕訟不平乞歸判者若出一詞荆州在遼藩封內宗屬多撓法道路以目憤不顧疏奏卒幽松滋三將軍於中都而達安長楊兩郡諸將軍中尉俱制官祿郡境遂寧吉興岐雍四府第肇建費不浮而告成速贊襄功居多再臨江西時嶺北九江多盜南昌湖西多訟分屬剸治芟弭易於破竹而大利害興除尤力撫州有糧長厲民甚立破其家迫賦至數萬廣信苦夫役繁以寺觀稅多有餘積者籍使出傭直民少甦凡舉行多類是蓋君精吏事能斷薄書率躬自檢察姦黠無所售治惡雖不貸

取士荆州素號天荒致入仕者亦衆監試江西兩掌試卷於湖藩得人於文字中甚盛所著有介菴集三十卷宦遊紀十卷栢臺公按十五卷諸程日記三卷生正統辛酉某月卒弘治戊午八月牟五十有八

江西布政司左參政趙士賢墓志銘

李東陽

嗚呼孟希于禮部所舉士又奉　詔授業翰林見其性行醇謹文采内蘊不外飾心愛重之及登諫垣橫罹廢斥惜之不少置起佐藩省陷賊中比脫難遂構疾以死又爲之慘然以悲曰孟希固止是哉孟希諱士賢孟希其字荆之石首人也舉成化癸卯鄉試其舉進士在弘治癸丑被簡爲翰林庶吉士初爲戶科給事中丁母劉孺人喪服闋改授兵科累遷都給事中前後所上疏如廣　聖德躬儉德省賦稅厲士風

及選帥練兵令勳戚子弟入國學禁道流爲太常正官皆切治體有都御史子冒功乞陞者劾沮之出使蜀楚遼諸府不受餽遺發大同邊儲力去姦弊倉官待支多老且死者曲爲區處俾生還鄉邑後遇諸塗皆泣送不忍去道瓌竊攻不悅于都御史雍泰撫實薦泰者孟希與少師馬恭敎公太子太保東山劉公輩俱落職爲民瓌敗乃復起爲江西布政司左參政時羣盜方熾按行郡邑夜宿新塗賊突出山澤間孟希爲所擁義不往諭以禍福賊羅拜曰我輩安敢犯公惟藉以自庇耳且擁且行至會昌賊所過殺戮孟

希顏止之曰若等與彼皆吾民也汝欲殺吾民寧殺
我耳賊爲少戢江西人類能言之會官兵四集孟希
乃得出歸藩司病瘧旬再浹而卒是爲正德辛未九
月二日距其生天順庚辰正月九日年止五十二

參政董朴遺事　耿恭簡集

董大參公朴公大父曰應軫解元官僉憲文夫子七
舉聯科第有並時爲南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公少
舉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其父
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柰何苦之曷不令牧耶
公聞之憤亏工書一牧子牧牛置座右益奮勵堅苦
力學比長而發慧卒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參公
中年家居時按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當主監
臨欲中公子先時緘書起居公密封所擬秋試經旨
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亦績學負

俶材者後科遇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是爲士發跡
三泉公參江藩時三泉公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官
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凡年
大侵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髂幾千計矣公側
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
工費穀若干斛皆貸于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
因遣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爲者閒然行之
更勿以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其書尚存
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鄰翁橫罹盜
誣爲郡捕而過其門晚泣訴于公曰公素習我善良

望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干公府也其人泣而去
已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憶汝昔年新築室余曾
詩以賀汝尚在否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作
別字也其人執詩以見郡守守覽公詩即瞿然曰而
非良善董公昔以一字假汝耶遂釋之其見重于時
若此公晚歲豫爲宅兆製挽歌中有平生師魯叟死
不憚闔羅之句三泉公嗣謁選令蜀西充已丑歲以
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背
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
所買田數畝爲所累甚謹識之嗣陞蓬州守官十數

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耳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
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望大人矣
第念大人年高罰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
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間請於公曰往者兒請
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栢也
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栢耶公笑爾曰吾玆載有栢子
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其所種栢子遠
而蔽蔭大矣余聞劉端簡曾師事三泉公其清節亦
有自也哉　余聞長老述損齋公成進士後以差過
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

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項公經行狀

公諱經字誠之姓項氏上世故洛陽人也宏度者公九世祖也宋室中亂避地嘉興遂家焉宏度生儀甫儀甫生伯通伯通生達卿達卿生永原永原生邦邦生衡世有令德而生子忠忠舉進士爲刑部主事土木之變以主事從　英皇帝北狩歸而進郎中屢遷兵部尚書有大功于西邊還定荆襄卒諡襄毅襄毅性剛果任慾身犯難者數矣乃卒全功保守數餘胤嗣卒之日詔祿其子若孫爲千戶世世弗絕云襄毅配鮑夫人生二子公長也次曰綬公生而哲靈八歲

即善記誦少長即善文辭比弱冠以蔭入太學遂就試太學太學諸生又皆推服公爲太學生者四年而當成化辛卯是年舉順天鄉試凡爲舉人者十七年而當成化丁未舉進士明年授南京福建道御史奉命簡閱內庫內庫者豪貴所瀦也公既至循故實稽錄羨餘內庫無敢冒利者比又視南城南城人無敢夜聚按汛表江表寧凡上章論利害者十一皆宛曲盡事體不務皦皦名故人亦莫可知也已爲御史者又七年而陞太平府知府至則嘆曰嗟乎太平建康南屏也左右淮雄據三面實惟國家肢肱郡然太平民貧矣不寬不可於是身拊循之凡流亡來歸者亟計彭中丞禮那御史鳳交薦于朝而襄毅公逝乃奔喪回太平民罷者充道枳不行公泣而諭之乃稍稍引去而公兼程馳回悲殞號極凡六日而後食飲人弗強之弗索也服闋赴銓部移治臨江臨與袁筠諸郡接壤也土寇出沒其間前有司率玩惕弗敢動民無休居公至憫然曰夫臨江與太平異也寇弗擊民弗寧乃立捕諸豪賊百八十人拔之一郡肅然時戶夜扃矣逾年臨江大饑米石千錢有司方請賑公曰民饑甚矣必請而賑是舍口以待斃也賑而弗請罪

在太守太守寧以一身活數萬人于是發府庫金數千建和糴之法民賴以存者無算而監司督賦方急公入諍曰化理民命爲重民憊矣以杖驅之是束羊加石而沉之淵直速死耳民盡死賦從何出太守死不奉命監司怒繼而歲太稔民感德報稱賦纔纔然入恐後矣卒爲諸郡先監司悅時中官瑾用事權擅天下吏多賂中官瑾者其有司以上賂各有等公獨弗賂中官瑾怒或以告公公答曰人各有志也彼烏怒卽怒吾命耳卒弗賂也然心知禍之及已尋乃移治汀州公曰禍止是吾幸矣廼日之汀州臨江民

留之猶太平也已治汀州者期月政盡舉迺卒檄公致仕汀州民留之又猶臨江也已公即夜遁去時公弟綬爲千戶者進指揮矣而又從征廣右有功於是矯詔縛綬編戍遼陽居無何中官瑾誅諸賂者皆敗臺諫薦公抗直可大用公曰吾乃今可休矣夫人處世若飄風耳吾寧千里爲吏俯仰人作強壯態吾孰若林皐自怡也乃自號怡菴翁具疏請老　上允之授江西右參政蓋致仕者又十年而當　今上登極壬午又七年大禘書成俱推恩天下詔兩進階至中奉大夫云公生于景泰壬申卒嘉靖己丑年七十有

江西布政使司左參政贈光祿寺卿錢公洋墓志銘

文徵明

嗚呼自倭夷爲三吳患者數年鹵掠燒刼多所殺傷兵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濱海帶湖惟禍尤慘雲江錢公以江西參政居憂邑中謂邑宰王公缺曰冠既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也乃日與商略爲備禦計練兵飾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冠猝至城下仰與乘墀禦悉衆急擊連斬數冠乃遁去又明日冠自上湖北下直指讓港公謂王公曰此可邀而擊也部

領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衆掩至公麾下鳥獸散衆寡不敵公自被數鎗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是乙卯五月二十有四日也事聞　天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其子部錦衣百戶遣官諭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在備弛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或不發一矢而公非有官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發摧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誠義烈也哉公諱洋字鳴敎別號雲江齋出武肅王鏐南渡時徙居常熟高祖叔平仕宣德時稽勳主事曾祖景儀祖希直父封刑部郎中贈

某母宜人楮氏公生而凝重少無童習及長敏利好學爲文麗則而理弱冠選隸學官里胥以高譬推長鄉賦或言學官造士例復其身不在科謫之列公曰陝去京數千里必以事廢遂舉甲午應天鄉試乙未舉進士筮仕閩之侯官改浙之慈溪召入爲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順慶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進今官未赴以艱歸卒年六十有二嗚呼傷哉公脩政蹔紀敏於剸裁試官材之奏改慈溪慈溪浙省劇邑靡薄易動公厥設

邑侯官拊循道利民安其政展錯維勤庶務畢舉上自將而誕章敷化一如侯官檮伏省徵兼以慎慈在比部尤稱職辨有權貴囑公實所仇於大辟公曰附勢而殺人仁者不爲也卒讞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爲虜中姦細傳致抵死本兵不爲異公察其非辜特爲執奏同官謂具獄不宜翻異恐得罪不測公曰知其冤而不爲白何用法爲奏上數人者皆得不死公析律詳明心存仁恕每多平反如此順慶僻遠郡大而繁公久更民牧請練法情推其緒餘以達於庶政興學養士專務德化居數年俗以丕厚顧城圮且褰念欲脩復而重於動衆乃號召屬邑饑民厚直而

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陶公大年墓志銘

　　陳所蘊

公姓陶氏名大年字長卿浙會稽人也會稽之陶由天台徙天台徙自潯陽潯陽著者曰太尉長沙公侃而其先實系出帝堯後蓋以國爲氏或謂虞惠爲周陶正以官爲世云會稽祖宗陽公宗陽能望氣今陶氏聚族而居曰陶家堰其自擇地也五傳爲公高祖松菊公壽六傳爲公曾祖實齋公愷咸以公從祖莊敏公諸貴贈兵部右侍郎公祖葛峯公講主金溪簿父百湖公師齊以公貴封吉安守封公娶沈恭人實

生公公生而穎異十六爲諸生二十八舉於鄉明年卒丑射策登第是時貴谿夏文愍公當國文愍父與莊敏爲同年又習公有聲禮闈也欲羅致之會選庶常士令門下所善客蘇某說曰相君開東閤以延賢人濡足平津邸者戶屨常滿居恒推轂其意常在子大夫子大夫幸少留意一脩剌造門秘書郎直掖之耳且子大夫亦知相君尊人與君家司馬故同籍乎公遜辭謝曰家司馬幸得徼靈於相君尊人且又長者居其間望履幕下小子幸甚雖然請俟異日容退仰天笑曰男子生而墮地公子以定彼安能陶鑄我

且既籍名而奏太常何官不可爲何必秘書郎吾終不能仰人鼻息希遇合自是絕足不及貴溪門貫溪慨之再踰年始授南京兵部主事主事職督武學諸生公爲條具科指一如督學使者功令月朔十五試騎射制策第其甲乙而賞罰之諸生人人感奮久之遷駕部郎駕部職船馬政權船黃頭郎最重緜十年一踐更必閱左富厚者充之先是郎欲遠嫌怨一切委衛萬戶若輩招權遍賂富厚家多行金錢免貧者顧挂緜籍爭告紛然公投袂起曰果爾一衛尉足夫何用駕部郎爲遂入署戒關者閽外扉勿得通謁躬

自按籍覈其資產酌劑而登下之是年歲更稍平諸軍士感被堵圃都故有買馬戶供三大營騎士用兼緜兵埋及守備巨璫勳貴故事所市馬至必以次傳閱胥吏輩橫索錢不得則駁不中選所領軍人復藉口馬羸弱百計窘之公廉得狀則曰我不能使民無出馬而不能與衆爲政爲奏記大司馬白罷兵垣守備閱視自駕部一驗肥瘠外即給領騎又檄管操把總同閱以杜軍人口歲省馬戶所費若干緡至今者爲令已而出守吉安吉安江右劇郡號難治公以廉靜鎮之大得民和然於法未嘗有所縱舍庫盜劉某

主與援暴里中先守莫敢莅何公至則嚴督賊曹掾
覓補得之復窮治主者名士者爲某子甲巨室也或
謂公是夫百足之蟲扶者衆矣公不聽竟置重典有
貴妾子倚勢睚眦殺人者斷其股棄之死者家上變
告貴人書求寬假者紛於蝟毛公一鞫卽首服竟論
如法都中悚然遂用治郡異等遷山東副使視海上
師是時山東盜賊紛起青州楊施仁者大猾也鼓衆
倡亂應者至千人公捜方略擒治之解散其黨與事
聞陞俸一級會島夷犯闕省督府請增憲臣一人巡
察海道且推舉故所善閩居副使茅某以閩部議憲

臣當增不當擬人以請格其人不用用公公至闕寃
已薄福寧城督府與公約閩地廣袤請得畫地而守
公乃請當福寧福寧方在重圍中一日夜馳至其地
爲壁畫戰守具相持累月傑知有備乃引去面闕
連江連江邑小城庫幾爲所陷者數矣公復檄閩浙
兵大破之斬首至七十餘級生得夷酋六人賊勢大
沮已而督府易公守漳泉自以其身駐福興福士遂
不守非公所轄也督府既欲委公自解脫遂沒公前
後功不敘直以福興失守歸公罪疏聞有旨奪官一
封公驪絕口不問戶外事郡大夫邑令以讀法禮禮
公自一再赴後未嘗數數越二年封公被疾公晝夜

臥起抱持至請以身代竟不起公貌素甦然自是頓
毀瘠與弟河濱公素友愛無間既卜葬堪輿家有後
言謂域兆有偏利益嘗公以問南家冀規厚利公曰
吾知安吾親而已非徼福也卽如君言既有當其利
者矣卒葬其地聞者韙之公端方正直慎取予寡言
笑自幼至老恒處於不爭之地然人亦不敢干以私
故饒酒德燕居則務絕杯酌惟對賓始浮白引滿酣
暢而後罷不問生產作業亦未嘗啻一妪妾與辛太
淑人白首相莊無間言子一卽比部君允光南京刑
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所著有讀史日抄竹屏偶錄見
聞瑣錄宦轍私記遠記諸書藏於家

參議茹太素傳

澤州志

茹太素洪武初由舉人除監察御史陞四川僉事改
刑部主事因災異以五事上言其多至萬餘字將罪
之因察其言可行遂著建言格式累官刑部侍郎都
察院都御史以事摘翰林院檢討尋陞戶部尚書抗
直不屈屢瀕於罪　太祖悉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
酒曰金杯同汝飲臼刀不相饒太素叩首曰臣一心
思報國不避帝心焦
上惻然者久之尋以張易行移事逮降御史出爲江
西參議

江西布政司左參議趙證墓碣　張元禎

公諱證字子安號真齋世家涇陽正統甲子鄉舉第一人景泰辛未進士觀政戶部尋拜主事南京陞員外郎母服闋轉兵部未幾有江西之擢方公之觀政也兵儲告乏特勅往督之至則飛章劾少司徒及中貴人專恣罪不少貸及爲主事徽州積有逋租官嚴刑莫能徵公往諭以禮法民立輸無敢後者在江西守法奉公行郡縣不憚寒暑險途未嘗敢以私謁其行著於居官如此性甚孝友母太安人王氏訃聞號痛幾絕廬墓側淡食草寢者七八載且夕哭奠哀如初喪然嘗有慈烏飛繞其傍不去盜既得其家貲後因感悟悉歸之且皆改行焉有司以聞詔旌異之曰員外郎趙證孝行之門兄弟以父母俱棄圖分異公泣止之不能則盡讓以貲産已無分毫取從兄子二人貧賤四十年無室皆得公以有子孫歲荐饑鄉多婚葬失時者公竭力濟之無慮四五十人封治母墓側荒塚亦十七八所其行著於家鄉如此生永樂十年十月辛卯化六年九月壽五十有八祖父仲良樂善好義不妄取予人一錢父秉才贈公官主事強力多智略人敬憚之無敢犯蓋公毅然之操流聞中外

贈太常少卿江西布政司左參議黃公宏墓志銘

景暘

正德己卯六月十四日宸濠反江西布政司左參議黃公宏墓志銘
黃公死於難逆濠之將反也先一日賀生辰置宴撫按藩臬諸司官次日伏甲宮中伺衆官入謝遂殺都御史孫公燧兵備副使許公逵而脅四諸官黃公城緊入獄忿恚不食而死時年五十矣逆濠心重公加棺斂焉嗚呼可謂忠矣初公起家進士爲萬安知縣以投煩著調泰和徵入爲戶部主事居無幾何乞便養改南京刑部主事戶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出爲江

西布政司左參議會瘡賊作亂　上命都御史王公守仁征之王公檄公監軍督饟紀功有功捷聞詔加俸一等賊閔廿四等既降復恃逆濠勢剽掠九江上下莫敢誰何公毅然發兵捕之獲其輜重以歸逆濠久蓄異志士夫相對常以爲憂公獨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之官唯有死而已至是卒以遂志公作官始終於江西惠流威暢一死尤爲得正士人不忘今祀於南贛者曰三公祠祀於省城者曰旌忠祠而　朝廷追念死事贈爲太常少卿云公諱宏字德裕號友蘭白哲豐下勿有至性篤孝友棄施予居

官不爲矯激之行而律已甚廉先世爲浙之鄞縣人洪武中有諱子良者從戍于京隸羽林右衛改隸孝陵衛常往來應天之六合因家焉公子二人長紹文縣學士次紹武公既死紹文聞訃赴難比至難解求得棺委頓方甦以棺出僞命亟易去扶歸人多其

先生莊王諱庭字直夫其先浙之金華人宋南渡徙居長洲之陽城村故人稱之曰陽湖先生高祖俊卿善生產作業田連數百頃國初歲大侵嘗獻粟百石以備賑　帝嘉之祿其子孫曾祖用行祖珉父顒世有明德頤處州府學訓導以先生貴贈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母俞氏封太安人先生生不凡數歲如老成人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年舉進士授許州守許之郊有殺人者匿不獲又劇賊鞫未服先生皆以一

言析之得其情人以爲神許人不知學先生設規條親自訓迪今多舉進士者後改國子博士裹糧就學者往往有之教化入人譽命上建戊子當大比　世宗命主山西鄉試京官主試自茲始而先生獨稱得人陞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初先生拜許州爲親故求改南官不得至是始得就養蓋先生意也尋轉刑部郎陞福建僉事備兵建寧寧有礦賊夏崇嘯聚千人殺及府佐都司官不能制先生密捕其黨一人解縛叩之得其故約曰能執崇來當貸爾死其人許諾不數日果詣崇出遊伏兵擒之掠死其人貸如約名

震一時尋乞終養數年復補汀漳兵備先聲所至盜賊懾服有席帽山洞負險出劫先生頒正朔及布疋以禮賜之洞人皆北面叩首願斬不法者後數日果持二戢來獻諸郡肅清陞江西布政司參議所轄九江南康直大旱先生禱於山川曝烈日中數日得疾藥弗效乃上疏乞歸　上許之勑曰王庭准致仕病痊之日有司具奏錄用外官致仕未聞有得此者蓋二旨也歸時行李蕭然所餘惟蘭數本而已家居圖書四壁几坐終日與至則爲歌詩與二三知已商確古今公門非鄉飲禮宴不輕入先生名重上司多

信其言親友有罪甚至持千金求援者先生皆峻拒之趙巡院厚善以罪人田百畝遺先生亦不受及地方利病或人有大冤抑則仗義言之不以小嫌自避吳令曹公清介絕俗偶觸大吏將罷之先生力辯得解而不使曹知也先生初館于鄉時尚未娶主人出獨留一女在家語先生曰先生守外吾女守內吾無慮矣先生默念曰柳下惠可學乎嗣主人行卽買舟歸劉遺師事先生其祖尚書公見先生儀居以千金別業延之意卽以遺先生也居無何公沒先生卽歸其家先生之高潔蓋自未第時已有定守矣初處州

居致仕先生年甫十七雖甚貧不失甘旨雖假館在外不廢定省其孝如此生於弘治戊申閏正月二十一日卒于隆慶辛未六月十有八日享年八十有四

于敏臣好古力學以篤孝稱薦授翰林院博士

江西按察使童寅傳　實錄

江西按察使童寅字以敬湖廣隨州人永樂二年進士初授監察御史巡按直隸蘇松等府及雲南按事遼東皆嚴風裁陞交阯按察使母喪服除改江西按察使寅廉介能勤雖病必出視事存心寬恕仁明致公獄無冤滯宣德九年八月卒吏民哀悼無間言喪歸其鄉家無餘財妻子不免饑寒云

江西按察使周公軫墓志銘　林　俊

公諱軫字公載世爲清江上廊周氏周故裕家自晉
山處士樂施與傳累葉以基有來慶家官知府主事
御史郡未文學布政使者數人公嗣祖則川不祿父
諱越亦不克年祖妣鄭妣王皆樹婦節鄭被有旌典
公植立孤笃中起鄉薦入國學以學行爲司成所特
知名重六館取會魁第進士爲户部主事得所想像
吃不可攀及被延接直訥鮮文而刓型老格樸根懇
性靜範情儉訓俗於古而近之矣庇民經國運若無
奇而弊隱以夫成化乙巳元日京師星隕有聲公上

言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内臣以干朝政正朝廷以正
百官罷進書以順養聖躬親儒臣以論道經邦重科
道以糾劾官邪杜僥倖以振作士氣量進鮮以差擬
船隻同時言者多取忤左官公獨以質厚受容猶留
滯滿秩始進郎中時西北通饑延及荆蜀而南濟之
無其策公合羣僚白之長疏借藩府奏乞場蕩憁民
取一年間有陳辨公執之堅纂修　憲宗實錄以文
學被選采輯在户部者以進京師大水南京大風雷
詔詢時政闕失時侍郎劉公璋視篤收采羣議公言
天子藏笥於民皇亦有庄顧示以小非稱室與民酉

亦宜華菅庄如例畝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解部以
進劉公以爲然疏入留中公有山東運使之擢鹺鹵
易滿與漖公循源塞孔定爲格歲旱奏蠲其半寧海
場鹵縮奏損其引增永利場足之政成譽起賢能之
薦屢上進階與詰贈其祖若父皆大中大夫山東運
使公方以老成負物望而年已踰六兩致其仕不報
會致仕加職例行再請始進嘉議大夫江西按察使
今　上嗣位又進中奉大夫在林下者十有七年嗚
呼化局日新淳源愈異吾又幸夫璞之未剖木之未
災于壯巷及識焉

江西按察使周公廷用傳　孫宜

孫子曰莘容古章華墟也山嶽雄峙川湖襟帶談者率以爲楚之鉅焉自邑東馳者衆謂東山東山之秀廼又甲等一邑前代勿論已開國迄今名紳碩弁冠冕鄉土景頌夷夏若檄翁忠宣者流大抵咸東山產自東北行數十百里則其勢愈雄巍壁峭嶂疊嶺嵯阜仰軋日月旁剌雲漢晻東山益上下幾之於是有佛人生焉曰八厓公八厓者山之特也而公世居其地因稱八厓云公姓周氏名廷用字子賢父樂山翁公之孕也樂山翁方吏慈利夢幢蓋儀從冉冉自天

陰直入其廡明日而公生樂山翁以告其令令曰此貴徵也翁於是棄役歸乃公長而聰異夙達岡由師授年十八始讀書猝又家貧爲諸生也諸生率卑易晻之曰周氏子窮而鹵即免矣潸中倖耳几有酒食聲妓之會輒屏避公不欲近而公顧個儻靡較過酒食聲妓直入坐上坐高論濶談旁若無諸生者諸生愈益畢易晻之會有請公文者謂諸生曰若無輕周氏子其才可得燕自戚非其敵也於是諸生亦求公文頌之乃稍稍徹重瞼公居無何中鄉試正德辛未舉進士出爲宣城令宣城者壯縣也公爲之迎刃破節排錯解棼芟強抑豪廢有遺缺又日從事文學詞翰爲山川亭閣之遊不三年入爲陝西道監察御史按貴州夷獠帖息寇屏附文學詞翰愈益加進會公疏詆銓部當事者怒公思有以扼之未一考竟陟公浙江按察僉事以去人或爲公不平而公則坦然日此何足以困我也廼益自砥礪聲績日起當事者無以何也進公福建右參議與見素林公論詩文於壺山之陽林公大奇之爲文以贈未幾又進四川按察副使是時蜀亂芒部撫鎮者委公討之芒居深僻窮絕境有司罕至其地蓋數十百年矣公月險闢阻

宣德布惠綏懷勦撲咸有機要遂平芒部之亂又擢試科舉士率精實無繆卽公所期許者鮮不立取高第列華要於是蜀有編脩楊名給事中王翺等焉然公終不自耀其能征芒部也同事很隨者閒得美遷而公頗三載於蜀居久之始擢爲江西按察使江俗故刁強弗馴其縉紳大夫罷居例日請託受賕累家富厚公爲按察也每痛抑其弊几縉紳大夫以書問至者令二吏於驛事公拆之請謁皆廢不行而其居四川嚴亦若此於是毀譏交集咸欲推刃公會三載入覲銓部都御史汪鋐首摘公黜之尚書王公瓊

者知公謂汪曰此故有名之象陳何可黜也汪卽曰不黜此人他日得志將盡殺天下士吾與公苟存亦無噍類矣王公故嘗以剛謫其復起也蓋不能不稍依違計卒無以留公於是縉紳相語曰周某性高傲忤人也今黜必且疏直究乃相率詣慰公勉之行公日天下大矣假令黜廷用輩數百千人亦能容耳於是卒歸歸而爲石磯八厓之社其文復益大進明年鼎靖甲午公徵病不數日遽卒年五十三孫子曰世盖有眞豪傑者非八厓公哉夫公東山之布衣也前無師承之助後無引汲之階總角寒素又非有萬卷之世政足樹紀言足以經國焉足以食一時茲非有特拔靡群之資陰厚儁得之才其能然哉夫豪傑之士天既生之矣卽俾之鷹揚嶽立雷動風駭掀揭宇宙照耀日月矣不可邪而顧窒抑阻撓位不德稱行與世乖使人顦顇叩帝莫或伸達嗚乎天生之天扼之乎抑闡茸齷齪者者其得志亙久而孤鶱卓邁者造物固有所難容而鬼神亦或忌之乎

異焉予讀其古賦樂府及五七言詩亦庶幾秦漢魏晉李杜之間矣故曰八厓子於文章蓋中興吾邑可不謂特立豪傑哉公旣已違世獨化而海內識者未嘗不誦愛其所作稱八厓八厓以此卜之百世之下必有聞矣夫不於位於其文不於其年於其垂範斯又非天道昭昭未泯者邪八厓子固可以久哉八厓

江西按察使謝公汝儀墓志銘　葉應驄

公諱汝儀字國正別號果菴系出晉康樂宋時有仕知觀諱安時者始遷於鄞遂世爲鄞人入國朝諱矩字元規者有至行鄉人稱曰孝義先生善詩有自適集行於世是爲公高祖孝義生喇號養素翁養素生獻配周生贈監察御史直齋公諱表公之父也甫三歲周茹苦鞠育克有成立娶封大孺人張氏生公及汝誠汝立周猶爲之撫教及公貴顯有司奏旌其門御史公姿貌魁傑性嚴重豁達涉佩書史嘗病文文山以道生佛生名其子可知其爲人公自幼不弄爲

學潛篤深造以易亞魁癸酉鄉薦連登唐皐榜進士令餘干時寇漆稔惡畢貞擅權地方驛騷公周旋其間盡心竭力民恃以不甚困邑號多訟公明慎果決未三年斷獄甚寡磁窑茶箬出於饒內臣督之往往求索無厭且凌辱其有司公處置得宜不使動其顏色禁梨園湢樂一日上官臨縣將取海鹽童爲戲公不應當道重之有洛陽年少雖老吏不如戰國子奇非庸才可列之推方銳意興革爲久安大治之規以御史公之喪去任士民爲立碑以志去思服闋擢江西道監察御史首疏白安慶指揮崔文進賢令劉源

清之功劾外戚陳萬年中官王堂時春及孫黨何明之罪人爲凜凜印馬於北直隸山東河南力振舊法剗時弊不肯少徇以自欺其心雖時輩或以爲過然純臣志士亦自知之巡按廣西寢思恩之謀折岑猛之變大功數十上疏乞寬議禮諸臣請誅巨璫谷大用等皆人所不敢言者鄉試監臨綜理周密得人爲盛擢僉嶺東兵憲擒大盜曾蛇仔改福建設防海四策擒大盜李良武禮高士蔡烈表文山誅炅浚之績及陳布衣周翠渠道學立祠置田陞憲副巡海奏設詔安縣安邊館立墩臺蓄番兵爲萬全之謀海道以

清視篆臬司辨陳大淵等二十四人究獄巡察廣公上其狀遂遷雲南參政尋遷江西按察使時祖母且卒萬里之外歸及九十迂道省之半月而祖母病且卒萬里之外歸及視終若天使之然者苦節之報純孝之感人以爲美談公承重哀毀苫土中致濕疾疾不愈以嘉靖內申二月二日卒年四十有八公疑厚謹重不爲戲言褒步與久處不見其厲聲遽色篤於孝友念祖母之貞自弱冠慘慘有顯揚之志卒能成之推是心凡有節不獲伸者力爲扶振之如於宓友楊鎬母是已宦所必迎以養惟巡察限於宦滇閫限於地故累疏乞休

祖母強之然後往凡御史公有所欲爲先意承志所以嫁其妹豐於女所以愛其弟厚於子敬其從叔父如其父於凡宗族親戚之賢者必與其進少不循理法則愀然不樂諄覆戒諭之其貧者舍已而濟之曾不顧吝名分相關之際雖甚疎遠未嘗以貴顯失其禮尺寸居官必思盡職不以利害寵辱動其心兩廣軍功屢爲忌者所蔽會不較計爲之愈力仕宦二十年所至興學建書院餙公宇新文場修水防築城浚溆無不極壯固而故居蕭然會不注心目交游寒士往往藉公以給而公以不得已之貴稱貸於人久而弗償既沒其人自焚其券義動之也於此可以觀公立身有道矣所著詩温厚有雋味惡爲鉤棘艱深語所上封事皆自誠心流出期於感動人主以救時利國非徒勉強塞責矯激以徼名具載果庵集凡若干卷可傳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寔行實　李夢陽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收之戰亦死時寻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潰其墻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徇其子幹前收君中鎗也然猶力戰竟墮崖死敗兵先舁其屍田營翌日諭賊求君

屍賊裸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諸山賊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檄君勦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軍奉新討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鷄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壅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諜者言賊饑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它兵實觀望不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乎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弘治六年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德改元復其官

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濵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乃今死以此君爲主事也檢獄政日涖視獄中人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甲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請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賈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大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于兵者也誠遂央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大命故京房

奉　勅往勘立爲剖斷時謂平允事竣大司寇毘陵白公烏程閔公咸雅重之凡獄經訊讞不復詰方留侯內陟時逆璫勢方熾公剛直不阿欲外補以避之正德丁卯擢守永平平盧古雄鎮民俗勁悍公以嚴治發奸摘伏植弱鋤強政令一新包民張英田常戍諸途事久未白公蕪得其情悉捕而罷于法時中監權使逾左者絡繹于境謂郡有賢守焉莫敢需擾民賴以安且修孤竹廟建昌黎祠以崇祀典於是有德良之稱已已以巡察陳公薦移守寧國宣寧亦古巨鎮民俗囂靡公治如永平而加詳焉谷民瘼祛吏

江西按察司副使惠公隆墓志銘　江曉

公諱隆字從道北屏其號也公幼失怙恃賴繼母撫育稍長卽有亢宗志博極經史尤潛心于易學　憲廟初以厥兄祥世業琴徵拜鴻臚寺丞公奉繼母携幼弟鸞從兄于任師友講習學日以裕弘治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時文僖靳公閱其卷曰氣昌詞偉奇才也用寘亞魁遂登進士第乙卯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分治禁衛公勵精法律剖斷如流獄無冤滯已未進廣西司員外郎壬戌進陝西司郎中不蔽要囚益欽且慎時山陝宗室與縣令搆訟累歲不決公

弊別淑慝嚴徵賦清訟獄庶政畢舉宜城有金堡圍洪水爲災民多鄭食則發廩給粥以賑之所活幾數萬民用懷之爲建生祠旌德有劇盜繹騷民心震恐則簡銳卒厚賞犒不旬日而就擒民有寧宇且拜謝玄暉詩樹文天祥石記表章諸先賢義烈祠宇以厲風化於是有去思之頌庚午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江西民俗競訟公素諳法律一訊而決故署學政釐水利寇度貞肅時宸濠逆謀未露而脅權附勢定繁有徒不懾不竦悉繩以法罔貸桃源巨盜猖厥巡撫中丞王公知公才略以兵委焉公運籌制勝擒厥酋而

顯義之民用教寧於是有保障之譽公歷官中外幾二十年所至以治績顯時有公輔望辛未甫踰強仕即以止足爲戒忽催誣構遂解組歸家居事繼母以孝敬處昆季以友恭卑迪子姓以義方督僮僕以藝殖且營別墅于所居東游芧亭花樹極幽雅之趣凡親友過從款洽無厭以私干則峻拒之故自謝政以至垂老足不履公門口不談世務暇則與樂聞吳公葦洛社之遺矩繪圖祥詩以傳至年七十有三卒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公夢陽墓志銘　崔銑

弘治中空同子與愜蔣文之習慨然奮復古之志自唐而後無師焉已汝南何景明友而應之空同子之雄厚仲默之逸健學者宗爲宗匠又咸激勵風節敢言直諫安於冗散鄙忽驟貴空同子方雅簡默稍餒蕪稜仲默恬淡温遜不露才美云空同子諱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梁甫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户部主事再遷至郎中才敏氣雄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爲文會酬倡講評遂成風致嘗監三關招商用法嚴格勢人之求被搆下獄尋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官

李生能法　皇祖爲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墜人姜達亦申理瑾乃賢空同子既釋繫又欽用之選部空同子托以痼疾康子爲力請得免辛未瑾誅起爲江西副使提學勅許舉聞重事空同子振學涖士外大有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非其衆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閒住要辭曰臨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廣之臣責遏空同耶寧庶人方畜異圖減刼謀內省臬受制知空同不可撼陽下之及庶人叛滅省言空同子亦疑於黨附者當又將陷以法司寃見素公不可止空同子

以成化壬辰十二月十七日生嘉靖己丑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子一枝舉進士由主事左官州同知空同子家世自有譜所著詩文集若干卷空同子八篇

九江兵備副使周公廷徵傳

周廷徵字公賢弘治己酉舉人除臨淮教諭起復改安福徵補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陝西時安化王寘鐇反廷徵斷以先發後聞之義即調榆林鎮副總兵進時源等兵分布要害仍授揚英以計爲書容達仇鉞卒以此擒之并首惡何錦等械送　京師而　朝廷遣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統兵始至張愧其功不由已乃追還寘鐇別自報捷而又盡奪寧夏將士功以與諸侍貴紀功給事中郗夔懼而自盡寧夏幾至再變賴廷徵威信素孚大爲撫定而直白其功於

朝矣內云臣不知他日繼郗夔之死者何人而今日握劉瑾之權者尚在郗夔蓋以死自誓而劉瑾則指永也尋陞九江兵備副使會流賊劉六等欲浮江窺南京廷徵至晝夜籌畫檄令一新賊覘知有備遂折而回掠六合通泰等處而廷徵以勞瘁過當疽發於項卒

江西副使贈按察使李情傳　朱睦㮮

李情字宗善河南靈寶人也弘治六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不避寵戚擢湖廣按察僉事改山西風裁益著逆瑾摘其失諭驛丞瑾誅復僉事陞江西副使正德八年情以兵備守萬年初賊黨胡念二等陽從撫實懷異志雖設縣分司以羈縻之而賊視官司若無所有吏胥又多賊黨以故司府動息必聞是年八月提督軍務總兵李銳卒于師念二等乘夜縱火焚燒公私廨宇殆盡遂殺情及饒州府照磨馬驄吏卒死者甚多　上聞震怒命右都督劉暉代鋐帥所

部兵勦之明年盜平情贈江西按察使錄子一人爲國子生驄尉氏人以公役至萬年故遇難云

贈左副都御史諡忠節江西按察司副使許公遷墓志銘　呂柟

予嘗謂天下之事奸巧者釀其禍忠貞者嬰其敗自古及今其軌一揆則尋於忠節許公之死未嘗不痛懷而流涕也當正德丙寅之間佞倖譎邪竊柄納賄辭臣半與交通蒙蔽　武宗於是寧藩宸濠私窺其陳下結桃源華林諸賊以據有其財上賂要龍鉅權諸門以陰附其勢畔服神器四海共憤而不敢言是時公方憲副江西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果於爲暴若特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

不到者爲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諸公皆固拒之踰年戊寅宸濠滋橫迫脅撫鎮保薦賢孝逆跡已露臺諫論劾詔差都尉郎中官往問且宣諭宸濠惕懼乃六月十三其生日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具幣入賀因大饗之明日諸官入謝宸濠逐反國言曰　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孫公曰願出旨以示然素忌公威名又特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副使惟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逵耶公曰汝能殺

我　天子還能報汝特先後間耳遂令人執公暨孫公以出公顧孫公曰逵嘗昔之言正爲有今日耳遂俱遇害於惠民門外時盛暑尸不臭蠅蚋不近數日而容猶如生秋七月提督軍務餘姚王公伯安克復省城其部下知縣王冕及一巡檢生得宸濠於鄱陽湖以獻王公於是省城內外人皆素服哭奠於公柩哀如父母王公命有司祠祀之又疏奏其忠烈今上即位論功定賞贈公左副都御史謚忠節遣官諭祭安葬且命有司建祠其鄉蔭其一子場爲錦衣衛正千戶嗚呼若使公職司內庭必能計黜權臣制宸

濠於未然不然即剪盜策行豈惟可寢其反下而數萬生靈之命上而　九重南巡之禍首可免也嗚呼此予於公之死所以嘆息痛恨而流涕者也初都諫張元慎曰許汝登自江西寄予文山詩一帙外有題封而內無簡書以漢卿觀之寧即其殆爲變乎汝登其殆爲文山乎未幾果然然則公之志蓋已豫具乎公年二十六與予同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樂陵縣令即能令行境內幸未春劇賊劉七齊彥名颺起蔵甸焚屠城邑艱戮長吏公先築濬城隍貧富差工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外商逭其簷仍開墻實

追戰於楊二左一鼓坐剿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鳳凰敗舟乃滅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嗚呼劉齊之寇其勢已大非宸濠之孰初起可比而樂陵知縣武定僉事其官又小於江西副使者也乃公能成功於前而不能保身於後者何哉職有專不專人心有同不同也嗚呼若使公官在　內廷而有專職將天下可無事矣乃獨使公殺其身以成仁傷哉公諱逵字汝登河南汝寧固始人幼風骨秀異不妄啼哭及八歲就外傅即能誦詩習禮如老成人然則忠節之事蓋其性之所受學之所得乎司業郭价夫曰公之

死忠乃其素定非臨難倉卒而委之無可柰何者果
哉又曰國無忠義曰胤公之死可謂
國之光而臣之防矣公死難時年纔三十六子三人
長卽瑒次統次縱皆學生瑒好學而有器識旣葬公
號泣六年而後就蔭及授錦衣謂予曰吾父如此死
而瑒今乃冠帶哭不能仰視予亦爲之墮淚曰公其
有後哉

江西提學副使唐公錦行狀

嘉靖甲寅四月十有二日龍江先生以避倭去其鄉
卒於善亭之石湖塘距其生成化乙未十二月年八
十先生姓唐諱錦字士綱其生爲晉陽靈石人洪武
初會大父某監稅於松江之上海因家焉大父容軒
府君以長子中丞公瑜先任知衢州府封如其官其
次諱某娶趙氏生先生先生先以中丞廕授金山衛指揮
使後以先生仕贈刑部主事母封太安人先生少以
文章爲長老所重弘治乙卯以經學魁南畿明年登
甲科以時名推修大明會典因親疾謁告歸侍養七

年太安人嚴遣之始復赴部諸領修纂成授京朝官
先生耻援例止以常資除知大名之東明縣治以
河決頻圮披棘負薪隨宜區畫折防一新建言者以
河患不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漕
運四巡撫議謂賈河淤爲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
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
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間有害無他廣四巡
撫籍其議以閘役遂寢其治守已執法一以安民爲
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郡諸公咸遣子受學因
修大名府志十卷正德丁卯監司以學優才敏敭舉

民安上其最陞授兵科給事中奉勅清理廣東鹽法時中官劉瑾方肆貪殘諸所差委一失其望即中以奇禍先生查覈積逋百餘家先生將白之其領兵官畏罪先期諸之謂擒賊多出萬銃非先生功竟以法其餘悉與蠲除方是時復命者先謁瑾先生既不隨衆又無所饋遺大忤其意然偵之無可訊也乃坐以逾歷不週止擬公罪又遇革免乃於法外謫判深州僅兩月瑾以逆誅轉陞南繕部主事方修　孝陵中官倚敕欲開橫賚一裁之以法視舊額省其半尚書孫公以是薦之敕使清理蘆洲大洗宿弊壬申陞刑部員外郎丁艱郡邑重其清素以折奠遺之悉謝

去服闋陞本部河南司郎中諸淹禁過十年未結者蕭其可矜力奏出之竟任內無一滯獄司寇張公每以戒諸司丙子應召湖湘多所原貸遂薦陞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江西士大夫重清議甚稱之巳卯丁月逆濠誕辰次一日變遂發二司官被械儀衛司後復移禁東廨兩偽千戶二十枚守之以濠行守稍懈計約火甲奪門出因集城中民激以大義得捕守城內官杜茂偽千戶朱貞輩四十二人奪其鎖鑰一城晏如時汀贛巡撫王公守仁領兵駐豐城馳請入城巳許其首功其所部奉新民兵率往年招撫姚源遺

冠輒乘亂夜掠燒蕩五十餘家先生將白之其領兵官畏罪先期諸之謂擒賊多出萬銃非先生功竟以地方失守落職丁亥冤核江西功罪始白其事獲賜章服致仕丙申子嗇任內閣中書舍人推封中憲大夫先生平生學務要領不事邊幅爲文莊重典則性復至孝有古人之行事同産三兄有禮年垂八十神氣清朗聰明不衰尤以仁厚立心樂易可就高年令德坐鎮雅俗爲薦紳所慕郡邑利病往往就問之待宗黨尤有恩扶衰拯難出自素心平生樹立以清謹垂法子孫有不如其意者輒愀然不樂卒之日神理不亂危坐而逝所著有龍江夢餘錄壺範諸書文集若干卷上海自創建來先生始修爲成志若干卷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公重墓志銘　侯論

嗚呼是爲憲副遠菴李先生墓先生諱重字元任又別號邢江其先楊州江都人國初有諱信者以軍功授楊州衛指揮使壽以事奪職後從戎隸南京金吾後衛籍因家焉祖敬父全以先生貴贈戶部主事毋趙太安人夜夢五色豸覺而生公公生五歲居隣學舍旦出嬉戲其中聞学舍子弟所誦論語孝經中語夕歸盡成誦稍長卽刻勵爲學能堪人所難既從少宰儲文懿遊學大進以應天學生領弘治壬子鄉薦至正德辛未與弟同舉進士同拜官戶部主事時大

司徒爲九峰孫公擬試天下郡縣存積粮儲疏獨頭先生敷陳精覈鑿鑿可行雅敬先生焉河南山東流賊猖獗朝廷命將出師先生分理軍餉有功賊平有錦綺銀牌之賜明年奉璽書督賦兩浙端本振法風采自持澄抉弊源人不敢易時鎮守劉璟所侵官帑至二十萬計密欲重有所遺以緘口先生正色曰典其遺我孰若爲民償所負以足國璟知不可犯盡以所侵輸官自是人皆曰鎮守且不敢爾何況我輩故兩浙宿負當先生時所徵完百二十餘萬爲前後之所希有事竣轉本司員外郎進郎中旋擢守德安德

安部民會有告藩郡校豪橫不法者先生直其民悉寘如法不少貸以是坐深攜者再事白後擢爲河南布政司經歷司經歷量移南陽府同知凡若干年用大臣薦復起家工部郎中巡視河道陞守九江至九江未兩月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持憲愈厲先生性故落落以阿順上官風旨爲恥坐與上官不協事聞方擬調用會明年壬辰考察上官與先生不協者當其事竟擬先生老致仕云先生在官者二十年未嘗一日律已以恕亦未嘗一日假人以法非其義者雖千金之貴不以爲子孫累其唾而不受於懷也不嘗毫

毛與糞土義之所當爲者雖匹夫匹婦之冤毅然以身任之也王公貴人有所不避去德安而之河南之日士民哭送出境迎其主生祀於名宦祠中久而民猶有感泣者語在大理常君商臣去思記中曾以南陽同知攝郡事爲民興除不異眞守民以李青天稱之焦員外希程者所爲作青天公傳也平生所辦寃獄在在有聞南康有立廟廬山歲時祀以報公者至今猶有口碑存焉可謂能保民矣藩王至貴也朝廷親親之恩至重也先生自分七尺之軀以庇其民自非　天子仁聖優容豈罪止於謫謚先生可謂遇主

矣尚書廉公以中丞巡撫見先生於德安知其事欲調先生以長沙固辭乃已其以經歷署睢州也中丞王公董狩疏薦爲異材丁亥元日風霾之變大學士楊公一清奏言宜錄用守正被謫之臣吏部首以公名請及其歸老之後中丞易公賚猶以田野遺德盲之朝則先生不爲不見知當世之士君子矣然世之人竟不能容先生先生竟能歸於耳目筋力未衰之時何也使先生稍貶其道於憸副之時雖不至失官然不足以見先生使當時當路大臣遇先生于德安河

應天已丑舉南宮觀政禮部時河間李尚書試諸進士以時正論公狥冠其卷遂籍有景譽會選臺諫輒

授兵科給事中蓋異數云公遂四上封章以匡違拂而其末攻排異端尤力時方士邵元節以左道得幸親爲肺附與貴溪夏相國表裏爲奸怒公之齮齕之也甚其黨饒秀劾公競進佞諛銓部諭湖廣布政司照磨當是時公以所學驗諸行事有未盡合益取象山陽明遺書而參伍之合異爲同反博于約充然有得也壬辰陞浙江寧波府通判此兩職皆蓋世所稱散曹也公事不避難歷試輒效而詰奸忘艮尤爲孳孳人曰世恒病遠吏簿遷任使罔功食祿奉上不當如是耶乙未陞保定府同知丙申陞四川叙瀘兵備

江西副使薛次公甲傳　張時徹

薛次公者名甲字應登號長齋江陰人也厥考曰洋休公章憲負不羈之才有輕世之志倚馬命詞藻麗溢發其於榮名拾芥不啻也而早捐仕籍杭跡烟霞希仲長之業志若王符之潛夫意興所屬輒輕數千里而赴之無留難者公受過庭之訓方在稚孺已了解古文詞矣已又屬志作聖之方日等繹聊翁之學動以爲準因以畏名齋比造青紳云嘉靖壬午舉於應天已丑舉南宮觀政禮部時河間李尚書試諸進士以時正論公狥冠其卷遂籍有景譽會選臺諫輒

僉事其地固戎壘之所都也猺噬他繁闖無虛日
命吏率以喪委之公曰是不有政乎發蓄睦題非
吾民者乃興利除害寢兵息爭解棠撤累世之譬靖
永播方萌之患詼者多焉庚子酉江西按察司贛州
兵備副使大張法紀振刷宿倫誅葉廷春之負固拓
羊角水之堡城而民知有遵自矣他如清屯糧之隱
蔽却鹽稅之羨餘立小學以教新民議閘糴以儆部
伍峻防后畫凜凜一本之保障不徒炫飾且暴已也
時分宜嚴相方貪寵用事而其子世蕃干紀亂政燄
熏日月公治與之降諮作奸犯科者率藉嚴氏爲城

社而公直行一意罔所顧忌苞苴問遺又絕不與通
由是大忤嚴氏而欲甘心焉會大弊群吏風言官拾
遘罷免知者駭焉曰嗟哉秉國之鈞獨柰何求多於
善人乎公語其子曰物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吾骫骳
之性不能適俗若冒進不止必有殺身之禍今得正
首丘幸矣幸矣公既歸不自給乃與家人計口授田
自食其力樹藝隄防曲盡方畧所穫率倍他農治田
之外一無他營家居不入城府縣官蒞任始一修謁
有以公事來咨則吐其衷應之曰庶幾小補於邑里
耳辛亥以後倭寇陸梁恭于內地公請築杨舍之城

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理皆可以爲易簡而非遺棄物理自討便至之謂也其他與
同志辯難生徒授受不下數千萬言備載各集今其
傳者有曰易象大旨曰四書口義曰心傳書院講義

日心學淵源錄曰龔文類稿曰龔文類稿續集海內
聞人若鄒東郭氏歐南野氏胡栢泉氏羅念菴氏唐
荆川氏林東城氏蕭鶴皐氏錢緒山氏王龍溪氏何
吉陽氏萬履庵氏管南屏氏朱近齋氏林艾陵氏趙
廷陵氏皆公所與遊講明斯道者也論曰天下將治
而人尚行天下將亂而人尚言今之談道者其尚言
乎尚行乎余不能一一知之矣若薛次公者仕不跻
操履不隨俗推講說之緒言爲制行之準的謂之尚
行非耶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余故表著其事使
後之論世者有所考云

江西副使葛公廷章墓志銘　許　穀

襄余謁竿文部嘗知柳泉公比視學江右公適擢憲
副繼至遂得爲同官乃東西接舍出入並輿講德議
政各吐膂肺盖由由焉若平生交也今年夏公遘疾
非奇痾忽不救余行部歸拊棺臨痛哀不能禁嗚呼
仕路投交非可指數特艮知鮮遇耳乃今既遇輒又
以函折夭閼不使永好豈不傷哉按狀公諱廷章姓
葛氏字朝憲別號柳泉其先句容人也國初封肅王
於蘭州公七世祖某隨侍遂爲蘭州人公少負奇穎
潛心墳索年十三即游藝泮學卓有雋名長之逸氣

浚駕時哲視功名蘧唾手耳乃三十餘不第公曰豈
時命謬抑操習非耶於是益肆力窮討靡間昕夕有
昔賢下帷鑄硯之勇嘉靖丁酉中陝西鄉試戊戌連
舉進士觀禮部政旋授行人奉詔列藩守法惟謹忠
勤清亮名盖稹然起也辛丑選戶科給事中敷奏詳
核規讜明讜其彈劾務持大體不喜攻訐巡察內庖
裁革冗靡尤多甲辰鳳陽缺守銓部以京輔劇郡又
中都皇裒重地非公不可乃疏題使往比至郡歲適
大侵群盜蜂起衆方議撲滅之衙公曰此良民也特
奪於饑寒耳不如論之便遂懸榜境內曲示禍福群

盜各警悟引去境内始安於是計口多寡發粟賑貸
饑民多所全活其子女散鬻者往往捐俸收贖率衆
聚如初蒞任三載訓農勸學興滯剖壅百廢具舉號
稱良牧又嘗疏帑庫羨積千朝數至累萬盡解民部
大助邊餉公蓋畧無所點云丁未陞江西按察司副
使分道南昌南昌簿牒填委訟獄詭健公防範既精
剖決尤愼奸欺内息請謁外屏以故疑讞競白平反
無冤頃刻之間洪都改視然文非深刻政皆簡重人
莫不畏而愛之既抱疾僶牀猶批駁如素卒正襟危
坐順命而化嗚呼若公者豈不謂處國如家死而後

已者耶公稟性沉毅守已端恪孝弟成于閨庭仁卹
達于姻黨且爲政不苟律下孔嚴入仕十年所在以
公清得譽長者見思加以方面廣賴徽時雲立咸謂
其有台鼎之相乃大用未階中道而殞天之予奪焉
可窺哉公生于弘治甲子卒于嘉　戊申得年四十

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沈公墓志銘

康泰和

公名鑒字大新少好學工屬文每試輒冠多士領戊
子鄉薦登乙未進士拜興化府推官興化繁庶甲閩
中刑獄諸務簿填委豪強依憑城社未易窮詰吏
民仰視側睨公爲之加素所熟細析毫毛精中膏肓
兩造至前情輒披露公既善燭人微隱又惻怛恩款
不以得情爲喜故不鈎摘而刑自清不峻厲而姦自
戢間攝莆篆適歲饑公爲開廩發粟勸借平糴以濟
之催科急甚公力白當道權宜從緩需補秋成海堤

輸稅使自取三籍書之及上計郎以是籍上不更籍公至數月額稅僅十之二當事者素知公賢以歲額不及爲公慮密勸稍益之公曰什一法也法可易乎率不益商賈服公應明至惟恐後稅反浮于額人益以是重公甲辰遷都水員外郎督兵部職方郎中奉詔選士稱旨尋調武選郎中是時武職嘗考課尚書南塘宋公以爲非公不可請于朝故有是命公矢心精慎藻鑑明清軍政肅然一時稱得人云丁未擢典化府公舊治也吏民素諳公政教奉法循理不勞而治僅四月以憂去服闋補知延平府公下車詢民疾

苦屬精政理躬節儉以甦坊里均羨縮以舒驛傳祛冗蠹以清筦庫置徼軍以修火政至若革舟稅蠲楮贖惜民力慎軍儲不可殫述語在遺愛碑中而尤加意學校表厲名教課諸生以業躬督勸之獎飭髦俊後皆成大名並所素課豫識士也剡薦交上擢公江西按察司副使奉勑兵備饒州至則嚴飭衛所懲怠勞勤咸有成法俄而疾作公上疏固求解職待命久之未下時江中劇盜數出殘剽掠爲民害公不敢以疾固緩國憂募集精勇親授方畧盡擒獲之淮府奏訐長巷過例還民復勒民私自貿之爭久之不決公

謂既革則不當入之府已賣則不當歸之民宜准律官收其利以給府婚嫁喪葬費而民間無名之賦賴以省其經畧周詳推此可知也未幾公卒民相與呼號涕泣赴公之喪曰公盡瘁急吾人之病而公憊以病捐吏民耶閩人亦千里赴之喪還自縉紳大夫及閭閻田野咸走哭盡哀閩人列公治行得請當道祀公名宦而嘉人亦相率上公總行於監司祀公鄉賢鄉評之衆人無異辭去後之思沒有餘泣斯亦可以徵公之德也已公內行脩飭于天性尤篤事親順志承顏孝養備至居喪哀毀踰禮孝感鄉閭伯兄早世

教姪使成立姊貧不能給迎歸養之待宗黨姻戚蕭雍而和扶持周卹委曲脩盡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敎之間非貌爲惇洽而情不至者也居常不以賢知先人然與公遊者莫不敬讓之與人交溫溫若恐不富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揚其美人皆樂其長厚至於利誘勢怵則屹然不可動也典郡時所行諸善政郡郡莫不師效爲之然不言而信不嚴而成事咸泰功而名寔惠則惟公能之他卿莫曉公以何道致然公又閎舒自信非挾數聳智如世所謂能者亦其坦率眞摯誠款動物有以得人之力人人之深也

呼若公者雖使所稱循吏古儁行君子亦何以加焉

江西按察司副使吳公源墓志銘　茅瓚

公諱源字宗乾別號龍江其勿自汴從宋南渡家錢塘上世憲德弗仕至曾大父士寧始以其少子誠貴贈右副都御史生子謙授徵仕郎謙生潛松江府同知潛生公公生而茂異既長內奉松江公教外與其兩叔父參政公玭御史公瑞相摩切學遂大成弱冠補郡諸生以文高當廩會同舍生年老輒讓之惟益務讀書如故每學使者臨校藝往往置高等嘉靖戊子　上命選朝士有文學者出典省試而長洲陸浚明無錫華德啓兩公者實司浙得公文奇之以禮經

第二人薦戊戌中會試式及廷對下筆數千言　上覽之賞其切直賜進士二甲第三人授工部虞衡歲收諸所輸緻若軍伏當事者惡其濫惡輒鹵漬而刀碎之輸者大困及公以膏硃印識緻兩端以火烙印識軍伏濫惡者不得行而民免於困荊州例推稅當事者易以垢壞公受命往權滿歲卒以無稱尋進屯田司員外郎會太廟役興江淮運木者多後期不至上復以公往劾慢吏詔械遠有司靡恐事遂集然勢家亦以此忌公迨還公遂得廣西參事閱歲有追叙公勞者稍改江西其廣西時兵部尚書惠安張公寘

總督其地負才望寮吏少當其意者及見公獨折節下之入參謀畫出董師旅多以屬公時屬郡劇寇掠人妻以邀厚賞官兵不能制公用間擒之并滅其黨及從江西行部至南安方解轡即按治知府某不法事某即日解印綬過去贛故所招新民互格殺會有以反告幕府議以兵往公謂化猶新民故事耳激之則易以滋亂不如遣閒諜榮之幕府善其策果如所料民得免於兵還福建布政司參議福道里固遠阻京師令歲出其所徵易輕齎市諸物以輸而所市物利害相去或倍蓰管輸者偶值其害即破家不足償

役益遠不赴公至三分其率爲上中下以極利燕極害者中則自爲一等無所燕輸者趨便而役益集久之會御史某以清軍至福機公厚聚賂以貽所趙附公却之改遷江西按察司副使舊僚在福者或勸公遜謝以釋其恨公益却之乃竟以是被擯而公方厭仕進冀以老歸卒亦果如公志而公仕江西職兵務其處置尤備今鄱陽湖中令沿境遞護客舟使盜不得劫即偶得劫勒其地使羅獲不獲則罪之盜遂衰息亦其一事也公爲人謙厚簡慎孝友惠慈貞亮明允故於家於鄉於官靡不以德稱至於窮研博極稽

考作述則又爲當世學者之所宗云晚闢龍江書院老其中鄉大夫士造請無虛日學宮憲老郡侯鄉飲得屈致上賓以爲重迨其歿諸生爭走請列祀鄉賢而督學范公亟下其議令所司報行噫可以徵德矣

公名賁亨字汝白清明醇夷剛介端重得於天禀自
少卽知爲學絕去外慕不以富貴利達動心台境僻
山海風氣完固與他州郡不類自國朝來踵有名人
其氣節視古夷齊逢干之流先生生其地故亦以名
行節操自砥一日偕其同郡友應公大猷遊南雍遇
海寧許杞山爲同舍生論學洛然大悟乃知向之所
學者名檢爾自嘆曰是豈名檢足盡乎朝夕過從以
講論谷卽爲事杞山者許公相卿也以學行著於浙

中先生既知學問大指於是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
動止作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
則一時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
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
細過必錄諸儒論學方要有緒以求至夫聖人之地
蓋踐履既篤德性堅定矣而先生之心不自以爲足
也及留曹謁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
覆潛玩若有會於心爲一夕夢明道伊川二先生在
坐先生詣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而
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効大迫反入於銳

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眞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爲
學一以明道爲宗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意涵養體
認勿忘勿助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遇順應不
倚色相不加襯貼眞趣日融內外合一矜持者裕莊
敬者舒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
洒然氷解凍釋處不覺已侵入之矣教人而必先之
端已範物由身以達諸言其所建立章程施置規模
大抵主於崇禮敦悖俗尚端蒙養不爲彌文末務而
推明先賢之道以繼前哲表章儒先之言以淑後人
意惻如也在楊舉行四禮脩釋奠儀新樂舞斥大隄

之胥祀賢祠者黜無行士之貪緣援例者在貴陽未
久而遐阪丕變在閩發明晦菴之學本之延平豫章
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其始人士習溺舊聞尚未
之信先生旣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復記其說
於書院之碑刻五先生之行述語錄載於道南錄中
由是閩士始知晦菴之學師承之所自也明道嘗以
敬而無失發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龜山之教亦
令驗道心於未發厥後豫章延平晦菴盡一相授迭
衍以光又因羅李二先生之從祀配於朝曰李侗宋
儒朱熹之師也侗學于羅從彥從彥學于楊時時學

于程頤嘗送時南歸爲人言曰吾道南矣顥豈輕許可者而歟以此稱時所傳于顥而以授從彦者即濂洛諸儒所以維孔孟之統者也又曰五先生氣象稱述於門人弟子者如明道之表裏洞徹莫見瑕疵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嵁然而飲人以和如豫章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如延平之氷壺秋月瑩徹無瑕如晦庵之心廣體胖洞澈瑩無查滓特爲表章參驗考證源流統緒灼有明徵又擇其志向尤異士子聚之養正書院相與推明洛閩徵旨在江右優選屬郡志行之士群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

第明瀘溪過化之由宪鷺洲同異之旨所以開發成就之者極其懇切士人多所嚮風而惜其不久也其他居刑曹會泉憲本人倫天性以斷獄不專專爲吏豪民之虐民敗宗者則痛裁以吏法一不少貸也先生天性至孝自筮仕至休致未嘗離二親側事繼母陳安人極其誠敬年五十丁陳安人憂執喪愈謹三年不入私室弔客待以疏饌殫瘁不用浮屠傳家以忠孝勤儉教家以冠婚喪祭表祖先迷失之墓立宗人會祀之祠置祭田嚴祀事修譜牒纂世德率子姪謁家廟遇祭祀雖嚴冬甚寒必浴齋戒至老不異處暗室如公廷對妻孥如賓客薄田數十畝僮給傾粥皆先世所遺而未嘗輕受人一介之餽衣服冠裳心遵古制起居食息具有常度雖造次顛沛未嘗少變於平時也雖可怒可愕未嘗少萌於形色也居鄉非大禮足跡不入公門而於民間利病先哲道脉孜孜盡心如辛丑海湖之變言于郡縣所全活者以萬數晚歲尤喜讀易因書其所自得爲學易記其於大學中庸亦有成書至論晦庵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則皆近世儒者之所未及於本朝諸儒歌推尊白沙以爲合於聖學爲之

擇其要語以示學者若先生者可謂道德之完人儒林之先覺者也有學易記學書記道南錄大學中庸議象山白沙要語台學源流之集臨海縣志皆傳於世先生生於成化癸卯距所卒之年月日享年八十六臨終戒子弟嚴終事一如家禮無一語他及子四人立愛衡州府知府立敬福建提學副使弼羅李從祀于朝雖未報厶而君子以爲能繼先生之志立 倘南京武選郎中

副使汪忠愍公一忠傳

汪公一忠字正权歙潛川人也其先唐封越國公者家績溪至宋权敎徙歙明與曰彦仁次珍以行誼著里中次珍子存道娶方氏是生正权存道封文林郎知交多四方知名士以故博物洽聞通當世之務薦人加封冝人皆以正权貴存道家自大父賈子孫修業而息之積累贏利日有所起乃存道思以儒起家投正权古人書讀之學卒亡倦有篤行之志蓋自爲諸生時已哀然稱筆士矣已而入爲博士弟子所游中蹇滯榻水溢決河堤害民甚 上命正权治之至則水乃大溢乃緒完故堤增甲倍薄財役用節人不

告勞三十七年戊午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海寇起吳越閩廣間且暮且及正权議練土着兵備之會廣賊劫掠部中遂議出兵或謂我兵怯令賊益張至不可撲今正权慨然曰賊烏合耳我兵怯令賊益張至不可撲今欲衆自固計得矣如民何吾不忍乃督兵戰賊覘知兵少不習戰以其衆至不可支中軍請左次正权斥之曰食國之祿而不死其難豈忠臣乎乃躬自格鬬矢中二賊一賊前復援刀斬之以死遂遇害妻孥人程氏聞正权死自投於井家人援之出不食者數日或曰夫喪不待非禮也乃強聽食喪歸六日不食以

死事聞　詔贈公光祿寺卿謚忠愍蔭子居敬爲錦衣衛百戶程氏贈淑人並賜祭葬立祠夫正叔以忠義死誠知所處矣宜人感慨不食赴死如歸雖古烈丈夫何以加哉知正叔刑于之化素矣子居敬居功屏棄居朝皆讀父書世其家

九江兵備副使陸公州傳

陸州字汝行海寧人嘉靖甲辰進士爲人貌侵弱不能勝衣至遇事剛斷敢爲即責育不可奪管以南昌校官典湖廣鄉試故事校官處簾內乃品題之權御史多屬之簾外州既默默不自得比定解領諸校官與御史俱坐至公堂州偶抽中式二人卷閱之頗紕繆州起袖二卷憤之以詣御史御史不能對即爲轉易二卷同校者懍懍咸服其持正已遷刑部郎出守常德會鼎建　三殿湖北木運孔棘部木使某者頗乘勢爲奸利民間騷然州至爲調停差撥以陰折其

非一時屬路賴以按堵先是蒙瀼瞽請鄖西濱江地租而併稅艫筏之泊埠者久之中官愈益橫索或闌及經行艫筏商人苦之州廉知非例下令禁治之中官惴惴憚州自是相戒欲跡郡受沅靖五溪諸水故築土堤扞之春夏水暴土蝕則兩崖之間不辨牛馬州請易土以石募民貲蠲帑金爲長堤百五十步高四仞廣半之湫至始不爲災縣官以賦則淆混徵欲無蠲良民或倍輸之稅乃強黠者終身負責漫不裁省州戒民毋入城納稅第官循環二籍鈐發里甲歲令沿戶按額取之而納戶得以所納期限稅目自註

於籍月終更互考成之完負悉有稽覈公賦大辦常俗不習爲商蔵亡論豐歉殺一入亟圖貿商金以償官逋不且賣售富家因而爭時趨利故左右數從吏縣官願留穀防饑便毋令販而出境州嘆曰此豈爲居積豪地乎民無金無賦無商無金柰何坐自窘東耶遂下令曰敢有以遏糴爲言者置諸法自是商民得通易有無驩然稱便州治郡三年不爲恒嫺可異之政惟務約已愛民他如均傳費奨士類厘販恤每事必爲之區畫期於奉法循理而已後以考績行壽

擢九江兵備副使民生祀州于城北又一二年丁内艱卒於家訃聞郡中父老率子弟朝夕慟哭祠下如喪考妣云

江西按察司僉事馮公本清墓表

李東陽

浙之餘姚有僉事馮公者諱本清宋樞密使京之後曾祖通義祖彦誠考伯恭皆隱于鄉公生于洪武元年少學春秋游縣學膺貢爲閩子生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在壬午之歲蓋三十五年也永樂甲申奉　文皇帝勑同錦衣衛刑科官撫蘇松常三府長洲有猺猺聚至數百人督兵擒之同事者欲槩論大辟公不可奏誅其首惡十餘餘差爲五等皆得不死上海行臺有淫祠爲尊前御史輒避不居公入而毀之妖遂

息徙如按臧吏振士風善政尤著再巡四川北庸亦如之都御史顧公佐重許可凡臺議疏奏俾閱而後行庚寅扈從北狩歸辛卯考績擢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漳泉諸府蕪理海道庭無留案惟死獄必審平反甚衆府歲輸畜貨百萬而非其産公請半折鈔以蘇民力建寧大水溺者爭附槎木漈川而下公聯百艘爲浮梁截流拯之活數千百人會天變陳時政甚見嘉納時遘賦繁重廷簡方面官分道徵之公得太平諸府以民貧不忍督迫善爲撫諭民感激爲之稱貸以輸僅踰月而畢事宣德丁未改江西巡饒信諸

府與御史俞謙錄囚灾仁方莅事忽得風疾端坐而逝俞督官屬治棺斂歸其喪葬焉年六十矣其爲人孝謹廉直不苟爲趨避久且不變嘗自號曰介卷人亦以是稱之

江西按察司僉事陳先生墓表　王偉

先生姓陳氏諱璉字廷嘉台州臨海人也先生生有異稟自少有志聖賢之學比長益深造詣永樂戊子浙江鄉試已丑會試名皆在第一時　車駕巡狩北京待對憲門與蕭公時中華倡和有橋門聽雨詩辛卯廷試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未幾坐郎中鄧信士繫獄遘剔疾弟琛入侍因感疾卒先生哀之爲未嘗歸慈於廬久之事白授檢討須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參攷漢唐以來儒先之說折衷之而一以濂洛諸儒爲準書成以疾乞歸就醫杜門却掃者十五

年方嶽大臣咸禮於其廬郡守程侯賢周侯旭鑑尤敬事之民有歐某者以貧故誤犯罹於法程欲寘重辟賴先生之言得減死周用法尤嚴頊罷弗率者多杖殺之民懼求悛改周猶欲察其既往先生曰改行從善此在小人所難而猶有不免恐絕其自新之路頊然求一言爲決士大夫不幸無過而幸不見棄於先生蓋雖投閑置散而能以善成其俗正統丙辰禮部聘同考會試竣事乞歸就養改鷹起之陞廣西按察僉事教提督學政纔五閱月嶺南數千里風化一新丁艱諭公哀毀骨立

廬于墓側服除改江西士類素景其風爭自陪
灌以求見録學宫舊有文昌祠悉命撤之滿三載悉
乞休致既拭家益謝絶人事惟以成就後學爲務前
及門者多去爲聞人顯官推其平日所得於師者以
用於時以不畔於道大率其爲教以躬行爲本不徒
在於文詞之末也先生博通經史爲文章典則爲詩
亦雅澹無綺麗語所著有集若干卷行于世先生家
素貧而事母極甘脆母每樂其養以壽考終而先生亦
年踰七十矣晚年家益貧然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
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頃富而後行

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知縣孫振望嘗往見先生顧
其廬敝欲爲葺治且請令庖人繼肉先生皆峻郤之
惟以毀溝祠除宿弊數事爲言曰使一邑安則瑣也
今上登極詔進階朝列大夫
明年成化改元正月癸酉先生卒春秋八十有二

僉憲楊君太榮傳

程敏政

君楊氏諱太榮字崇仁其先居湖廣麻城至君高大
父德言元季爲統軍萬戶有事于蜀都會大
父文興父弘道仕爲邑之訓術通諸家負識鑒嘗幼
異君曰此子當不凡遣入學爲生徒而勗之君果禎
出流輩業精行成思亢其宗以天順丁丑舉進士鄭
都邑陋僻國朝舉進士自君始君爲人剛直而宅心
恕每思爲有用之學故遇事可不可即勇持之未始
以人言自沮也筮大理評事所讞獄必反覆參驗得
其平而後已時廬陵王恭毅公長大理慎許可更官

扇十餘人獨才君可大用值有詔大臣各舉所知者
公即以君名上升江西按察僉事江西民譁訟繁君
治之不勞而辦嘗行部九江寧縣盜倅起攻陷郡邑
殺將文衆相顧愕眙計無所從出君不動曰是惡能
爲徐投策甲士躬督之與格大蹙其衆舍其首羅萬
珪及黨與三十人未幾盜復起九江君馳往掩捕之
禽其首舒原一及黨與七十人南昌豐城爲萬珪餘
孽所苦君戒指揮王鏞密捕獲之凡五十二人自是
所部怡然無敢倡亂者南昌有權貴人被盜其壻誣
訛家數十人君察其狀盡釋之衆危君發不顧曰

某不能以民命附勢也久之真盜出危者皆愧君建昌豪民楊洪三武斷鄉曲以盜誣朱槐等二十八人死且半君辨其誣而寘豪于法闔邑稱快九江衛百戶田春與怨捕指揮李貴不相能貴知御史金忠素刻嗾盜引春春不勝掠掠誣伏君獨疑之以白御史石王王視案曰成矣時多憚金無敢爭者君即日上其事事下立雪春等十七人問者壯之君既以洗冤澤物爲已任不能復與人爭媕婀遂大忤權貴人以成化甲午致仕去去之日吏民數千人乞還君當道者方謀所以處之而君有決志不留矣君歸蜀鄉人莫

不高其節然君亦不能恝然忘世凡鄉人孤弱而爲奸媒理直而爲暴令所錮者君必爲言上司曰某也橫其言一出于公上司亦敬聽之冤者得不死而橫者歛迹君事親孝一第後即有父喪哀毀盡禮家饒于貲而喜施賑窮濟涉揮所有不吝君在江西貴溪高都憲上達嘗贈之文稱曰偉丈夫其歸也南昌張太史廷祥大書其行卷曰林下一翁而序之兩公亦近世聞人其言殆可徵也　論曰世率以爲刑官少仁故多不利其身與其後者是大不然刑所以輔世之治而濟夫仁者非以示厲也彼冤者釋而

于友未軒黃先生以正德三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家公出唐御史滔之後勝國時有髙學教授曰大有者公之髙祖有封工部主事曰文圭者公之曾祖　太宗朝有曰壽生者以翰林檢討爲纂修五經四書官公之祖也考子鼎爲東鹿縣知縣公諱潛仲昭字以字行未軒其別號晚更號退常居士世家莆之東里公以天順丁丑補郡庠弟子員已卯舉鄉試第六成化丙戌舉進士第二甲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丁亥

拜編修尋外調爲湘潭知縣又復內移爲南京大理評事歲癸巳陞寺副弘治庚戌江西按察僉事總學政歲丙辰致仕歲乙丑詔進階朝列大夫公十五六時即篤志古學爲編修甫三月與同官今大司成章德懋檢討莊孔暘同以燬疏忤　旨一時士大夫有三君子之稱先殿元羅應魁亦以修譔言事謫于是又有翰林四諫之號公謫湘潭時給事中毛弘等直公等公與德懋又同得前大理之　命寺之直堂守門隸卒率皆取其直而逸其人上下相安以爲故常公謂義不當得竟不取評事納薪者倒二人同官者援例擬增一人以　上請公與德懋曰吾二人在罪謫方省愆之不暇敢議是哉不署名今不署名他日得之亦不敢受也時有臺官縱子弟不法論者曲庇之公不許有富民兄弟相訟其家器物多干法當沒入官富民賡交游論者亦曲庇之且陰私善公者公請公亦不許戶曹屬吏有爲監倉大僚所傭陋者公曰罪下官以媚大吏吾不爲也亦不許又有數人同爲強盜不得他財物惟得一婦人去相與汙辱之後覺粥之論者坐首惡一人大辟餘以未得財從末減公謂人與財孰重既得其家一婦人且辱之且粥之公其

之謂未得財可乎亦不許凡所不許者皆反覆辯駁務盡其情所司亦多是公卒歸於正由是平反號多而忌公者亦衆矣三載秩滿請歸省既歸半載之間怡愉膝下束鹿公與鄭孺人甚安之還官僅半載是爲歲乙未丁內艱其年十一月繼以外艱公之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殆數日其哭泣也恒夜以繼旦人至不忍聞四年之間不離苫塊食惟蔬菓酒不入唇成化己亥服闋赴京遂引疾乞歸或勸之留公曰吾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祿以爲養今養已不遂吾復何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既歸築室下皐山

中課耕植木讀書爲文唯日不足暇則與田夫野老徜徉談笑得羙蔭則共酌不惟忘其貴且忘其貧鄉黨間以關節求者公甚拒之久則胥相信不復至矣一日廣東提學缺太學生簡進等乞起公不報弘治改元御史江洪以公與徐恕孔暘皆宿學當召用上許之至是公家貧者十有七年矣三原王端毅公恕爲吏部奉　詔起公令所司以禮敦促歲庚戌至京公參謁吏部報入端毅公及門迎之以賓禮揖讓升堂相向再拜縉紳兩商之既而端毅公注公充纂修　廼廣實錄官以涖其事

僚以宿忌竟沮之遂有江西提學之　命公之爲教也務先行檢而文藝後責爲慮諸生於唐虞三代之事有未知也於是有通鑑前編之刻慮諸生於朱子綱目之指有未知也於是有綱目書法之刻又以君子立身莫先於禮於是定冠昏喪祭之儀刑布以示後學至於考校之嚴取舍之公則不待言矣歲乙卯仍疏乞歸慮不得報繼以二疏得請之頃喜動顏色郡邑師生以禮爲餞公一無所受既抵家尋脩舉如故閭之八閩通志延平興化郡武南平縣志暨　孝宗皇帝實錄事目皆出公手公盡精於校閱契勘未

曾以勞言用是精力亦盡於此矣公聰明敏逵凝重純篤平生刻苦爲學書無所不讀務究道德性命之原不爲口耳章句之習作爲文章典重渾厚亦無艱深聱磔之語雖剛方然不至絶物雖台宏然畛域甚明無譎語無情容身若不勝衣至於辨論古今商確政務則又犁然執議勇不可奪辭受取與嚴而真實苟爲非道一介無取其英英邁往之氣自其壯年已高視無前矣是以振策長驅略不顧忌雖觸逆鱗墜深淵未嘗少動其心及其晚年操執愈定惟義是視豈復知有路谷機穽在吾後先當前卻哉是以其進

也非苟祿其退也非避事孰得而輕重之哉公生宣德乙卯距今戊辰得年七十有四

按察司僉事陳紫峰先生琛傳　王慎中

嗚呼士散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猶其心膂專一經以自業范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純尺之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儒末生相尋以敝自棄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頗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峰陳先生猶後自以其意爲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

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之心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爲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苟能爲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檻人所同視而先生獨遠矣時放於山磵水涯漁樵相問或寅緣對之趣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爲話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絶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睹其面爲快注意傾下先生拆簡相報或報以一緣

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
崇劣禮數隆汙爲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
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
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
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爲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
得情爲戶部謹於利邊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
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
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
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裕與
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爲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

爲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
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
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
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
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
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爲海內巨工張公尤
號爲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趨
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組豔於世迭起迭仆
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爲　時絕出然林
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爲多憂而恨道之

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先生之書其
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
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繹名一門粥粥
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塲屋者設爲如是
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庶幾所謂不
枝葉於道而全其眞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
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當有以求
先生也與

江西提學僉事汪公應軫墓志銘　諸大綬

公諱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也生有異禀風格秀朗弱冠補郡庠生慨然以范希文自期取學齋廩餼周宗黨之餘寡無告者丙子領鄉薦丁丑會試第二人改庶吉士讀中秘書不入權貴門大學士毛公紀采時譽欲一見之終不往已卯　武廟將南巡公抗言陛下有南巡之意臣民徬徨莫有固志倘不即收成命竟欲出狩將至於禍生不虞有不可以言悉者疏入留中不報復與同館舒公芬等七人上疏懇留有

旨跪門廷扶瀕死舘事竣擬公戶科給事中在讀例詔外補出知泗州泗爲祖陵崇地役煩而土瘠民惰弗知農桑公至首勸之耕買桑而植之募桑婦教之蠶事至於今猶知飼蚕繅桑之業皆公之賜也　武宗南巡鄱卒馳報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公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泒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賛集而駕不果至將柰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汹喪公麾從人迷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欸戢不敢

議不合即上疏請遵典禮崇正統以安人心公既言桂公萼同官南部方講大禮雅知公名欲倚以爲助改南以便迎養從之比至留都永嘉張公孚敬安仁居諫垣一歲中遷上三十餘疏公念親老乞侍奏乞息刑部尚書林公俊以執法忤旨去位公上疏請留期而倉卒措辦科泒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賛集而駕不果至將柰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汹喪公麾從人迷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欸戢不敢

孝慈太后發引不當由正門至是復有此疏以此幾獲罪而張桂並大用出爲江西僉事執法甚嚴不爲貴勢撓乃其存心平恕還死囚惻怛哀矜多所平反然屢介不能徇人會與巡撫忤疏乞致仕未報抵家築小亭扁曰巢逾旬按江西御史徐公岱疏公文行名于天下忠孝尤爲著聞居官氣節時望攸歸久之臺諫交章謂不宜寘公閑散朝廷復以原官勑公視學江西既蒞事其條教一本躬行諸士皆信向之今大學士徐公繼其後用公科條無改焉居無何開封

號泣執喪如禮服闋臺諫相繼論薦朝廷將起公命未下而卒鄉人議白於當道奉公主於鄉賢祠祀之學者私謚爲清愍先生郡侯南大吉知公清而貧一日饗豪民石天祿將論死令其求公東則從末減石氏以千金丐命公斥絕不許南侯擬築禹廟山麓墻延袤十里民皆驚愕公致書于侯曰論禹平成之功以一方財力爲陵不以爲泰若推其心茅茨土堦而盡力溝洫豈忍以民山雲爲周垣乎侯聞言而止長沙太守季本著公傳謂公立心願學范文正而又頗慕善美文章師韓退之詩師杜于美誠慈師司馬君實

豪邁師邵堯夫峭直師包希仁廉潔師晏平叔寒誇師陳瑩中孝養師尹彥明閑恬師林君復其飲酒怡黃亦慕陶淵明而師之蓋取法于古而成其自好不污者也遠近以爲確論嗚呼若公者非世之所謂完人耶所著青湖集若干卷

江西按察僉事蘇君志仁墓志銘

林大春

君諱志仁字道先姓蘇氏其先閩之同安人宋名臣頌之裔也頌後有爲徽猷閣待制者生子某主簿海陽因家于邑之魯聰山下復卜徙居焉故今世爲海陽人高祖諱金瑾曾祖諱經祖諱沂父名恩繹封承德郎吏部考功主事配許氏封爲安人安人以正德丙子七月生君君生而氣宇清瑩顙敏絶倫幼從羣兒遊里社中或有以社鬼爲言者衆兒皆驚散去君屹不動或怪問故對曰鬼之於幽猶人之於明也

何畏乎稍長好讀禮承德公使授之禮日記數萬言間疏諸儒傳註之失宿學皆自謂不及太守策其文置異等薦補博士弟子自是君名聞郡中矣嘉靖丁酉以禮經舉鄉試累再舉甲辰進士初君既舉鄉試謂人曰漢儒以經學名家而漢亦因之取士故儒者各執其師說以售於時胡朝廷有大災異大變置輒詔列侯問得失儒者往往依遣詔指傳會經義曰此蓋某氏經云然余竊感焉夫聖人作經其指本相通而文或互見彼徒以一經行世何怪乎其說之謬也退乃更學毛詩諸經凡七年詩成舉進士云進士物除得推官池州池州本江南大郡多豪家而推官職司理吏故純任法以搏擊爲能而君獨持之以寬民有赴愬上官所者皆爭蒲伏乞幸下君及見君從容爲言聚訟不義狀聚爲感泣多罷去者即不悛訊得其情猶反覆勸諭不遽峻民於法未幾郡郡寧國大守缺寇臣檄君假守治之君至一以治池民者治寧而休養有加時有僞爲楚王世子遊者所至如王乘傳東至寧君不與見也使人言於王曰法王者非君命無出境大夫不越鄉而交今大王世子不厭風露而辱臨敝邑敝邑下吏竊守封疆義不敢幸見世

子願大王急召世子王報曰此非寡人子也因擒僞爲楚王世子者裝兵送楚江東南大安後君避新守遷池尋以憲臣薦徵入爲吏部稽勳主事居一年調驗封明年調考功文選再調考功又明年調文選君既再入考功文選位皆次員外郎郎中遇有遷除考察君從郎中視草尚書所多所論薦及保全善類甚衆士有去住得所若意君從中贊之亟往候君君謝不見也是時君在署久同舍惟楚人李封司與君並鼠稱蘇李會文選缺員外郎衆謂非蘇子必李生也至疏上乃同舍郎補也君聞之歎曰選乎是尚未可

以去耶因移疾自勃歸未上尚書使彊起之不起尚書以此銜君而李封司者復敷敷升堂語語侵尚書尚書大怒遂劾李奉職無狀辭連君下內閣調旨少傅徐公讓曰郎屬無大罪顧論事尚書前辭過訐其劾僇示削可耳尚書恚曰同官互糾不得削俸何乃人世以道義名德望于鄉里再傳生聰寔公之高大父聰生謙謙生璧至璧而業始大璧生四子公父一逢翁璧其季也仕爲直隸河間府知事以公貴封大理寺評事公賦稟卓異敎厚頴敏弱時偉然有大人志一日侍一逢翁謁李文安公大器異之曰是必

大而宗者一逢翁勤于敎子延陸必海內鉅儒公稍研六籍博覽諸史洽聞强識含咀道腴屬文舉筆便成宛若宿構十五爲州庠生即居第一後每試輒雋目爲東吳才子督學御史蕭公取列郡異倫之士考之魁解得公及揚州王斗松江沈愷三人曰某爲書第一某爲禮第一某爲春秋第一後悉如其言郡守切公招選郡中諸文學揚搉藝文潤飾吏事公首與焉當是時公榮名籍甚愈自謙退恭雅略無浮靡矜誇之習人以遠大期之辛卯領應天鄉薦第一試文一出海內爭傳誦模倣焉蓋公生當正德嘉靖間天

江西按察司僉事趙公汴行狀

黃姬水

隆慶四年庚午七月十有三日震洋趙公卒公諱汴字伯京震洋其別號也趙氏之先自七世祖子安勝國時始家吳之常熟後置太倉州割隸其地遂爲州人世以道義名德望于鄉里再傳生聰寔公之高大父聰生謙謙生璧至璧而業始大璧生四子公父一逢翁璧其季也仕爲直隸河間府知事以公貴封大理寺評事公賦稟卓異敎厚頴敏弱時偉然有大人志一日侍一逢翁謁李文安公大器異之曰是必

大而宗者一逢翁勤于敎子延陸必海內鉅儒公精研六籍博覽諸史洽聞强識含咀道腴屬文舉筆便成宛若宿構十五爲州庠生即居第一後每試輒雋目爲東吳才子督學御史蕭公取列郡異倫之士考之魁解得公及揚州王斗松江沈愷三人曰某爲書第一某爲禮第一某爲春秋第一後悉如其言郡守切公招選郡中諸文學揚搉藝文潤飾吏事公首與焉當是時公榮名籍甚愈自謙退恭雅略無浮靡矜誇之習人以遠大期之辛卯領應天鄉薦第一試文一出海內爭傳誦模倣焉蓋公生當正德嘉靖間天

下文運方興德行道藝之科廢而專尚文辭公單思極詣一時雕鏤藻繢之功粹然莫尚自是日衍日馳不可復加公實有以開之此公始發解都人士瞻望稱嘆傳言今秋解元已老不謂更少蓋公馳名早故也戊戌舉進士授浙之蘭溪令蘭爲八省通津使舫輻輳公調度有方費約用給隆興滯暑展體靡懈或出應賓客雖湯浴後猶不解巾帶庭無滯訟案無稽牘蔑弊剔蠹百弛咸振縣治火繼以大水公經畫賑恤民忘其災時瀕石唐公楓山章公爲邑尊官間有僚託公一不假借人不敢干以私發奸擿伏境內肅

如也興學校藝甄拔髦俊皆徵魏科躋顯仕自是文學博士始彬彬矣監司行部得公廉幹狀稱爲良吏薦書交上銓部行擢擬注臺諫給舍部有素銜公者排阻之投南京大理寺評事公啓書折獄哀矜自持有所讞議廷中稱平民以不冤癸卯　九廟成覃恩貶封由是一蹉翁始受章服之榮焉歷右寺正寺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掌屯田水利兼理倉糧兵備公以一蹉翁年老欲乞閒就養翁不可乃就道居任閱月逾軺涖楚藩王聞公重名執禮候謁盡恭長戍衲士方荷戟負鈕喁喁望賈父之來而公已承一蹉卵今　上皇帝馭極語天下方面官五品以上得一進秩公以例復原職加朝列大夫已巳秋卒公平生不慕虛譽不爲矯激可喜之行與人外和易而內

殺人皆愛而憚之處族黨鄉舊未嘗有煦煦之態逃
事輒赴其急人感服不忘自少敏學無間晷刻弱冠
始室即晨興佔俾多在鷄鳴前一老嫗執燭辨明而
出夜分而入晝日不踐戶閾曹夫人嬪公半載未識
其面及登第四方生徒雲集闔舍講授其中橫經籍
書鈎纂不輟特不勤著述間爲酬應文字輒駢儷精
絶常曰今世拈筆爲文詞率多白士欲籍聲譽以取
世資若官成名立何復勞心蟲篆與之較短長耶有
詩文簡稿及駁稿藏于笥公精通醫技下及農圃卜
筮陰陽諸書靡不覽究獨不解神仙事既得疾始延
方士求導引長生之術俄篇蕊笈窮搜極討矣公三
仕一介不苟取及居鄉不肯廢著蓄財以與時逐雅
農畝所入歲以輸官而無羨餘常曰今世仕者率多
漁獵於人以自封殖吾惟世業田宅是營而已若稱
貸以取贏市肆以要倍吾不爲也夫苞苴之防慮掊
民財也鷄豚之戒恐牟民利也而殘賊之歌于小雅
若正今日矣公獨在官則著食水之操在家則有拔
葵之仁亦難能哉公抱蘊雖弘服辰則繇然宰邑樹
鳴琴之績評廷流泣筆之恩若使假之以位其猷爲
又何如也骫骳弗究所施何哉孚拔戟空披一時
興拓落之歎衡門無改百祺亟清白之聲今有位峻
上台名齊北斗轉眼身損名顏爲世觀笑者視公所
得孰多哉

江西二

知府

葉宗茂
楊任
葉祇
李繼
張弼
陸廣
顧璚
康徵錄　卷八十七目錄　一
王瓚
蘇緝
宋以方
祁勅
徐瀛
陸化淳
同知
王佐
張璉
通判

推官
知州
知縣
俞貞木
鄧顯
范琛
湯建衡
康徵錄　卷八十七目錄　二
縣丞
李恭懿
教授
黃勳
教諭
陳雅言
訓導
金固
唐欽堯
目終

黃尚質
劉脩已
張彥方
吳源深
仇相
張時宜
陳賢
劉子欽

郎敏
翟溥福
王昇
金潤
李良
周彥
鄧應仁
朱諫
曾璵
康河
張敏
蔣玘
施奎

目錄終
徽錄　卷八十七目錄
三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乘標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七

江西

知府

序故葉太守宗茂事　朱升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爲之賦詩而其里之老友朱升爲之序序曰宗茂葉廉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蓼自幼具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寖卿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蓼訪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

兵旋至睦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補能後四年江南開省或薦之起家知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既而鎮戍官適前從統鄉兵者于是上下相安得其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擢矣使說蜀說所長也既而不遣使督造戰船事集使守饒饒境接婺源民靡其孚戍將與之不協不久罷去謫濡須二年讀書治藝不戚戚或又摘其所督造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城築所賦葺仍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提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終嗚呼宗茂而止于斯耶宗茂風神秀徹言笑姻好讀書

吏不數過成誦爲人北方解說無不喻者隆師親友好賓客急人貧難有國士風作詩有思致多所論述洎洎不厭倦一時欲有爲于世者往往以器略待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爲謙退推讓以苟悅人視已之善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已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譽毀以此楊子雲曰世亂則賢聖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氓困于供億仕則困于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田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

三四十年不亂卒其經業名進士也展其政事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斂華而實爲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邪始宗茂從子游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既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念其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予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絕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矣吾與仲謙何時而已邪

饒州府知府郎敏傳

郎敏河南濟源人洪武七年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監察御史九年七月以能陞饒州府知府敏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之稟復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故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辨其誣詔遂釋諸大家誅妄

袁州府知府楊任傳　忠節錄

楊任浙江嘉興人母章氏初生任有胡僧過之聞啼聲歎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刑僇耳任性至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去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舉事泄任與子澄俱被拿至京磔于市任子禮坐死籍產族誅凡九十三人任姻屬金莊章范諸姓發戍遼者又百餘家云

南康知府翟溥福傳　黃佐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簽仕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爲政一以恩禮爲本民甚戴之縣治近九華山山麓多虎爲民患齋沐爲文檄告山神曰民陛虎患令之過也禍于吾民寧禍于令身二日即殲巨虎一境賴寧邑人勒石紀之移知新淦田里廣而政冗訟繁能推誠布公教民禮讓秩滿陞刑部主事用法平恕進本部員外郎尚書魏源薦其有牧民材出爲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情抶疾苦省刑罰禁橫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揜取富室穀

粟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論以強盜悉寘重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闔郡服其明封壞瀕湖舟楫苦風濤無栖泊所遂捐俸築石隄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後共立廟祀于隄上政暇遊廬山見白鹿洞書院遺址經元兵火蕩爲瓦礫喟然興嘆以爲政本在是乃捐俸率郡邑之尚義者重鼎建之延致仕何博士典教福盡杖而遣之闔郡服其明封壞瀕湖舟楫苦風濤無栖泊所遂捐俸築石隄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後共立廟祀于隄上政暇遊廬山見白鹿洞書院遺址經元兵火蕩爲瓦礫喟然興嘆以爲政本在是乃捐俸率郡邑之尚義者重鼎建之延致仕何博士爲師簡民間俊秀子弟受業其中會朔望親臨爲生徒講解老稚觀聽動以百計自是郡民皆知慕學考績赴部以老疾辭侍郎趙新嘗巡撫江西知其爲人甚詳屬聲曰翟溥福江西第一郡守也豈宜遠退悉

乞累日始得謝事別郡之日父老以其清貧爭持百
金餞送涛福力辭不受皆挽舟涕泣不忍舍四置帶
立廟祠焉又配饗于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
李渤宋濂溪晦菴也後幷祀賢守號六老堂年六十
六即投老歸杜門却掃惟觀書教子孫講誦而已足
跡不到公府口不言有司政令居官三十餘年俸祿
盡損以營公務故家居田宅絕無所增平生廉謹剛
介始終一節庭逕蕭然清貧自甘年七十一卒論曰
儒生福文墨而忽公務俗吏事溺書而急操切迂且
蔑之過也書則瑣瑣條貫於風化閉所裨迂則惘玩

覩望而下緣爲奸夫條貫之稽而風化之道弊端莫
究而奸利緣起此守令所以難其人而民受苦也秉
公廉則不惑任禮教則不迂若翟涛福爲最驗諸厥施信
哉

江西饒州府知府葉公祇慕志銘　王直

公葉氏諱祇字周道更字履道蓋楚沈諸梁之後以
所食采爲氏居南陽至晉有諱儉者爲桁蒼太守因
家焉其後又徙上虞高祖萬曾祖明祖某父良玉皆
不仕公天性明粹喜讀書早喪母童氏又喪其父皆
能以禮居喪不惑於流俗嘗受學鄭陳文昭樵李鮑
仲孚二先生皆元故臣博學有文章嘉公篤志爲之
傾囷底裏由是學行大進洪武庚戌公以明經取進
士第得定襄縣丞兵荒之餘民未安業公勤於撫字

流亡來歸乙卯坐累謫涼州公處之泰然曰吾無愧
於心足矣日杜門爲學有詩寄子曰不須詢遠道窮
達信乾坤更號坦齋又號尋樂作賦以見志士大夫
謫居者皆宗之守將西寧侯宋晟亦延致家塾爲之
師已卯求賢陝西按察副使羅某臨江知府劉鵬上
廣知縣李惟忠皆薦其學宜任史事遂起爲翰林編
脩又有言其堪任風憲者復陞廣西按察僉事用法
平恕獄無冤滯吏畏而民愛之嘗兼綰三道印出按
郡至遷江會洞獠數出沒爲害吏民洶洶欲遁夫且
以無備諷公請少避公曰我去汝縣官必遁民何恃
以安即命料丁壯立保伍寇來併力禦之彼豈不畏

死即頃之報益急公下令如故不爲動寇亦卒不取至永樂初以吏事被逮籍其家惟薄田弊廬故書數篋而已事白還之仍命與史事成改考功郎中公進退人才品第高下小大各適其用尚書蹇公一以藻鑑任之他不涸以事會脩永樂大典徵天下名儒命公爲副總裁稽經考史無不愜當仁宗皇帝在東宮緝熙聖學擇儒臣侍講論公預焉其言干上者必堯舜周孔之道非是不以陳爲郎中九年俾食四品祿職加故公重聽誤以爲授他職上親濡翰授之至今寶焉久之公引年求去不許乃自言於吏部曰砥

老矣猶叨祿在朝人將謂何上若不棄願得一小郡牧民庶報效萬一吏部以聞即拜饒州知府公先教化後刑罰興利去害摧姦植柔民無愚良不愛之如子水旱爲災憂若已出每齋沐致禱必獲有年人以爲德之應郡故有礦窟銅冶而丁調不減他郡公爲力言於布政司得減四之一時方營造工之受役者當給糧贍其家布政司下饒州於遠輸內留八萬石給之公謂非戶部意不可衆譁然利其便請必從公終不許未幾部符下他已入倉者皆反之民便遠輸勞費彌甚衆乃服公明決皆拜謝布政司亦自愧其所行凡再述職京師皆以恤民隱革弊政去汙吏爲急然謂饒之風俗厚其民易化有訟者必以理論不付胥民知公之愛已也多悔悟而罷有婦代前夫于訟蓋欲資其後夫公揣知其故窮詰之以母子不忍爲詞公曰爾不忍悖其父而從人耶婦慚伏遂去由是無理者不敢至其庭訟簡刑清民歸德焉戶口增至萬三千士之取科第者加數倍於昔公年益高而燭理益明遇事亦若無足爲者嘗賦詩以自適卒丑八月有疾作書戒子孫以睦宗族和姻重義輕利毋聽議於後世尤以不能報國恩爲慊是月廿一日

卒於郡厝之正寢距其生元至正壬午三月初六日享年八十郡人無賢愚貴賤皆罷哭之哀平生爲文甚多號坦齋集今所存者南行藁退朝藁芝山藁經進藁及經筵講義

江西撫州府知府王公昇事略

王昇永樂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　朝廷詔天下壯邑擇有才望者爲之授江西安福令扶善抑惡以民瘼爲已憂甫七月境内順治以舊官代還邑民涕泣攀轅塞道改湖廣羅田令蒞任三載百務具興今黄郡誌以廉吏書歷大理評事左寺正鞫讞解繇上元考論鑑號安晚翁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姚姚氏贈淑人世有令德慶鍾于公生而器識頴敏甫岩齔父母教之詩書應口成誦年十二從安晚翁遊華陽洞索紙賦詩人以神童目之尋選充郡

庠弟子員鋭志經學正統戊午登應天府鄉解搢紳長者多忘年樂與之游春閨卒業胄監授司務兵部以宏才雅操爲大司馬王公驥徐公琦鄭公埜于公謙所器重凡軍國大計公多與聞所言屢中事機諸公益奇之有言赤斤蒙古地産異物可資軍用者議欲取行之公言昔有小校顧誠者因凍倒掌獻其技遣用於邊主將失卹誠亡命佗虜使彼知此以誨夷秋貽患非細柰何啓其端也事遂寢已已春公見北虜瓦剌勢熾潛謂于公曰閩冠跳梁茂七入足慮可慮者瓦剌也秋必入冠宜預防之無既而見鄭公鼻準隆

起知其弗祥時內閣諸公亦謂公曰天下事某未盡知君宜有以告我公感知已爲之盡言多見采用其時尚寶丞夏公瑄主事王公偉咸負用世才慎許可獨深契公毎談國計至竟夕忘寐是秋虜也先犯邊車駕將親征公白鄺公虜不足煩　聖躬公嘗一言鄺公憮然曰事急矣柰何爾爲我白王冢宰胡宗伯二公公往言之遂率諸司聯章上陳不報未幾將臣失律　駕留虜庭京師戒嚴公卿相向而泣公白于公曰大丈夫臨危授命正在今日豈徒自經瀋瀆耶當奬率忠義之士養銳詰兵堅壁清野以待之

使彼進不得攻退無所掠不數日當遁去矣于公攸然公曰　祖宗以天地之心御四夷虜脩背德寧有藥毒可禦侮耶不果行于公問守衛　大明門欲青堅木刀爲杖如何公曰刀劍用金利器也今用不利之器守衛可乎于公即奏閱武庫取　國初兵器用之自是軍容復振明秋虜服罪奉　駕還京群臣出迎或疑虜有變趨趕不敢進者公曰主憂臣危臣子於君父所在可畏變耶遂出迎拜時謂于公有翊衛功實不知公贊襄居多公不自伐也未幾罹公知南安府公往蜎心郡事凡興學勸農省刑薄賦養老尊賢以至樹蓄溝洫之務靡不脩舉先是境多虎害公檄城隍神俄一虎自投檻中牽虎屏迹不踰年境內大治民愛之如父母九載秩滿當遷民無老稚咸遮道攀轅留之吏部考最將膺鴻漸之用時公季子紳仕刑科都給事中屢摭忠讜納說犯顏日被　龍顧公嘆曰仕宦貴知止足吾有子行吾志矣吾其歸乎輒懇乞致事時春秋方六十有一聞者咸高其風後給事陞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再轉刑部右侍郎公兩受

誥封中議大夫贊治尹及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既而侍郎爲公構保節堂蒲石軒洞天清賞及永貞別墅歲時偕鄉大夫棒觴上壽以爲慶鄉人榮之自是海內致政諸君子如大司馬王公玄咸邀公入耆英會繪圖廣歌輝映今古蓋慕公父子之賢也無何侍郎公卒孫麒壽舉鄉貢進士孝養備至公日與賓從娛樂忘其身之在老境也弘治癸丑春一夕公就寢鄰火將延公屋家人奔欲移公公止勿怖但指心顧天火亦尋滅久之公疾作一日起坐賦詩如常俄整衾裯而卒時七月二十于日也享年八十有

九公天性孝慈爲鄉人取式胸次高朗澄徹端居一念可對神明其視得喪榮辱若寒暑代謝於前而心不少動待人有誠喜接引士類雖高年猶清談疊疊不倦興至輒鼓琴賦詩嘗製伊尹操以況其志時或寓筆山水問天機所到咫尺萬里人皆寶之涉獵六籍子史傍及天官地志兵法聲律醫卜之學靡不究而通之所著靜虛稿外稿南山十秀集凡若干卷文章沖澹雅則有古作者風尤遂於易嘗畫圖爲解及著心學探微十二卷推明造化人事之迹鉤玄闡祕殆有功於康節邵子云

童軒撰

吉安守李君繼墓表

陳循

君諱繼字孟承姓李氏蘇之吳縣人其先本姓潘氏爲吳江人君之曾祖宜嘗冒李姓至今因之父茂實母吳氏徙居吳縣今遂爲吳縣人君生後儒異於常兒稍長被選補郡學弟子員即砥礪問學恥與不如已者伍學博士莫不器重之宣德四年即以書領薦京闈明年會試禮部名在副榜授福建建陽縣儒學訓導教人學有造詣諸生賴之以成就者恒倍他館且負才氣上官接見之者咸以遠大期之君亦未嘗少自晝也正統三年河南禮聘同考鄉試藩憲服其

識鑑精敏以官建陽歲滿超遷國子獎掖賢能賑恤困匱表然出其倫輩公卿貴人無不知其名者余每奉制有事于廟學見君翛然在儒師中心恒識之會詔多官各舉所知以補郡守余遂以君名應　命下擢吉安府知府時閩洌寇起屠劫其鄉聲聞遠邇吉安無藉貧民乘之攘奪巨室之粟者邑不下數百人更數日不戢相扇而起有莫知所至矣君適下車不暇上請即督兵擒獲其首事者十餘輩皆撲殺暴示九邑閭之帖然安輯而復除察平日惡聲著聞其勢終不可遏者如吉水劉蘭秀萬安郭効輩數人悉置

之法由是毫奸斂跡無復有肆惡者人以爲得古人刑亂國用重典之意儻人有以此爲其罪訟於朝者余復爲陳其故得以辯釋還官未及一年脩舉廢墜作興學校賑恤饑貧民方蒙其益弟之惠而以母喪去官士民皆欲乞留而不可得於乎君其吾邦之賢大夫孰討去而竟不可起而余爲之表其墓耶生洪武庚辰九月没以景泰五年五月年五十有五君性軒豁而志有爲使其得志有永將如神駿之驟長坂殆無復顧夷險而莫之能禦矣惜乎天賦之才而齎其壽詎可使其見於設施有足尚者之不白於身後也哉故爲之書而立於墓上之石

江西南安府知府張公弼墓銘　謝鐸

成化丁未夏六月十有三日南安守華亭張君汝弼以疾卒于家其子寧海令弘宜將以是歲冬葬君祖塋之次以狀來請銘于予始予天順初與吾友今亞卿黃君世顯故方伯陳君士賢僉憲林君一中識君於禮部蓋三十年于茲矣慨念疇昔一代交游稱豪傑士若諸君者固落落可數予駑下病且不死既銘吾一中又銘士賢而尚忍復銘君也哉君諱弼姓張氏汝弼其字也其先汴人八世祖稱斗山先生者宋南渡始居松江之華亭父熊應以睦族稱號村居子

用君貴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君少頴異過人既壯以詩經領景泰癸酉鄉薦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以言事忤宰相去國君作詩慷慨送之未幾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久遂有南安之命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谿亡命嘯聚爲民患者衆君下車悉捕滅之尋慮民之貧而勞役弗息也亟請諸當道者俾均節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橋梁道路之利因亦以時興焉既又毀淫詞百數十區爲社學凡先哲之嘗蒞茲土者若張九齡李綱劉元城諸公皆特爲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則既祠而又別立吟風弄月臺以深致

景仰蓋於教化風俗之大者其悒悒又如此初君之
外補也人咸惜之謂君者蓋留以羽儀明廷藻繪一
代太平之治君固不滿淮陽而卒有成績至是始謝
病歸歸之日民蓋相與立生祠焉方三年天竟不
慭遺以卒年六十有三而已惜哉所著有鶴城天趣
清和慶雲諸稿凡若干卷號東海翁又有東海手稿
若干卷行于時蓋君千筆也君以靈識異稟充之學
問老且不倦詩與文成一家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爲
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君獨悼尚
行履慨然以風節自將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往往必

以理勝故彭都憲鳳儀嘗論其天分人品學問政事
有如此者而君亦嘗爲予戲評其所能曰人故以書
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爲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其他
則非吾所敢知也恒相與一笑而罷噫昔人稱趙孟
頫爲書畫所掩莫克盡知其文章與經濟之學然
則君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有感于斯乎

瑞州府知府李公良碑　徐禎卿

李大夫諱良字堯臣爲人魁彥豪而孝弱冠遭
母喪擗踊五內血上嘔逆病遂抱病終身焉少好學
純皇帝時舉進士第除南京刑部主事尋擢員外郎
郎中治獄不設詐善窮人情明廉簡易民以不冤大
司冠重可之凡諸曹疑牒輒移決焉牒就李大夫決
無不人人當意願死者歲甲辰擢知瑞州府州民故
輕訟好飾奸李大夫既長法令刑理又善窮人情決
獄不宿於是郡治清而豪敎屏迹矣丙午歲饑民大
儀李大夫善爲長短補貸之法以救之全活甚重民

有掘地得大窖中錢若干緡走隸欲私李大夫李大
夫曰此天以活吾民耳召父老會而散之民大悦其
政體約而安惠而不費務爲宏博不要近聲古稱不
煩庶其近之矣李大夫讀書善推指故弱冠即爲弟
子師及爲郎時退省中輒爲學者講說循循不倦其
守郡益表學官繕垣宇進諸生必親爲問難宣暢疑
滯析若解觸諸生皆自以爲莫及也母喪去官尋遭
父憂泣血毀性竟以疾終年五十有六任重道遠惜
乎其未究也李大夫之先本是縣眞如鎮人也考綱
封郎中母鄒繼朱並爲太宜人娶徐氏亦爲宜人子

二人縉憲憲貴加贈考中憲大夫姚恭人李人夫生有爵死有贈可謂高朗令終也已所著歌詩記叙若干卷藏于家

南康府知府陸君廣墓志銘　邵寶

南康知府陸君士弘得請致仕之三年弘治乙丑詔進階亞中大夫又七年孝未以疾卒初君有南康之擢也予視學江西以白鹿洞書院爲朱子遺蹟圖惟新之顧學田歲入民逋吏縁勤我稽閱君來則喜謂諸生曰郡得賢守吾事將有托乎既而聞君病且致仕則又相顧以歎比予東歸得一再見辛未北上君病少間力而餞予湖上蓋不數月而君計至矣年五十有八嗚呼惜哉君諱廣陸其氏士弘其字別號新齋世居無錫梅李村君祖安字永寧永樂中仕

至臨清縣丞清謹有惠政於是子姓日繁析而城居臨清生民表配趙氏有子二人君其仲也民表以君貨贈承德郎戶部主事趙贈安人君年二十一舉鄉試乙未卒業南雍王文肅公重其器屢稱於人已亥丁父憂弘治庚戌登進士第觀戶部政以例歸省辛亥還部夢不利於母將告歸適公幹江南因省焉居月餘母暴病卒人謂之孝感甲寅成衫葺禮或賻之過君謝曰喪具惟稱凡基事雖細必躬諸子請代君曰此固所自盡也乙卯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尋監太倉出納夙夜共職計及竹木蒲秸率不入於凶盜又

疏請輸賈待用無棄無閥而人便之丁巳監兌于小灘戊午考三載還奉父母贈敕告于墓已未巡督畿右請倉蓋所莊地凡千餘里內鎮外邊武衛參錯官吏士卒及防秋戍役若干萬人皆受給于君君公平周慮畢精殫計而持之以恒事無遺奸論者才之以泳爲道中議開分司寫家人焉以便巡歷或謂君曰苟便於事代者安猶吾安也且代矣何庸是爲君曰苟便於事代者安猶吾安也卒成之會中官黃順辭退莊田　上以賜藩邸寵侵于民司徒簡往覈者或舉君君毅然請行立爲疆之民則大悅先是畿內諸倉有飼馬薄久腐且棄或抵

數給軍往往生怨君既酌給更立輪賈法平糴直給有備無壞且省道里費以備荒賑疏上行之庚申再考稱陞廣東司員外郎總監太倉出納於同事有紀綱焉時京城米石銀三錢而山西輸者不啻倍費君請令有司輸賈如畿倉故法壬戌陞湖廣司郎中每裁覈章奏惟民情國計先後重輕不敢苟徇是歲南京守缺吏部上君名比命下皆稱得人君行出潞河知己家居數年簡出偵交人鮮于以私每鄉大夫社飲雖甚歡卻而深長之思輒形于言既醉則朕坐待醒非夜就枕平居度步擇言審視詳聽几筵書策各有常置蓋自諸生至歸自官不愆于素云

周廷案彦墓志銘　彭韶

百年來吾郡鄉試士獨正統丁卯陳冢宰一科登第最衆猶宋劉著作之榜然明年戊辰廷對所得尤多魁傑聲名之士內而保傅外而牧守森布天下人仰敬之若故饒守周公廷案其名下士之一也公諱彦美幸姿有才諳曉暢世務初授戶部主事已已之變郊有戎壘公提千卒分主給衛犯難冒險能以智自全虜去監收京儲景泰初遣勞軍于西蜀歸復差通州等處儹收芻茭公在京通出內嚴明風窯窒穴軍民德之天順改元　英宗皇帝復位大行恤陟命吏

部擇郎官御史有望實者爲牧守得公等十有四人宜入便殿面論以治道賞寶楮賜宴而遣之凡此皆前所未有異數也公拜知温州府涖東之俗習尚華侈巨室好事開衙以立聲勢吏胥缺輸貨于官以補之高下有價士惰廢業累舉乏人而前馬走善設間符同規囚繫以氣相勝積歲月不得出公到官正已率下内外有截申嚴禮制暇日課士而辟吏用所長事務叢沓一見輒有斬斫剸割得宜訟獄小大刻期興決多不越三日五日諸爲奸利相戒遁迹敝政一切改紀焉郡地邊海堋江沙漲在處不清而稅不覈

業民以病告公按量得實爲更正之貧戶始復生意他如學社輿梁之類屬有司當行者無不完繕郡以大治屬邑父老咸嘆賢父母以爲創見府學湧生泉以公直其藏匿逆黨之寃繪象于家祠之巡按御史閻鼐上疏旌公異政將再書考丁父封主事公憂服除改知饒州府爬搔糾摘將以抑強扶弱而公性豪整廉隅外見不能爲諛細謹態巡視九卿莅事不飾公恥之遂致官政而歸成化六年庚寅秋也於是太夫人尚氏尚無恙公樂養之暇撰載德堂以奉晨昏寶菁堂以榮詰勑旁列勤友齋禮賓所博古軒以備文會燕遊之適岡溶忝政陸公孟昭爲立歸樂坊於其第十三年丁酉以疾卒年五十七

江西贛州府知府循公墓碑　吳寬

公諱瞻字德明世居吳中爲著姓曾祖祐祖榮皆不仕父琮永樂甲辰進士稱疾不仕教授鄉里以易師終身後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余氏贈孺人公少孤而貧篤志問學刻苦特甚宣德壬子中應天府鄉試正統丙辰登進士第選爲翰林庶吉士凡四年授行人秩將滿用大臣薦擢福建道監察御史久之陞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俄爲姦民誣奏事既白尋調知贛州居官五年以老乞歸年八十五而終實弘治乙卯年月一日也公爲御史最有才名管理山東兩運司鹽法宿弊頓革商人便之踰年再出巡山東適值饑歲或建議犯徒罪以下者贖米宜加於舊公言今米價騰踴民方不堪使乘急多取是益困之也當如舊便饑民奪富家粟吏擬以強盜律公言荒政緩刑殺人者宜以減死論一時全活甚衆至於吏或不職則自布政使以下輒劾退之不少假借時太保王公文掌都察院事以公得寬體移文御史凡出巡者皆當以公爲法歲滿吏民奏留一年　天子特從之及自閩臬調贛人頗爲公下平而公至則方博詢民隱專以安輯爲事屬縣有長河洞洞俾強悍不時

出汲劫莽屢招論之而勢益熾公以爲是不示之以誠吾民終爲魚肉而已偕守臣上疏言所以勦絕事宜朝廷用其策兵至則勿糙只具士卒用命捷奏蒙賜金織文衣一襲寶鈔二千貫以旌其勞公有治才遇事裁決從容不動聲氣事無難易無弗辦者贛故多訟民莫能欺若豪滑吏胥皆斂手以服人至於今稱之既致仕躬治家政益有條理而節儉簡靜人莫能及雖老猶善談論每舉一事纖纖然始末不遺往以居官之法爲後生輩道之皆可持而行也蓋公自入官以來凡六十年而家居乎之康強自適福履加厚有子倏慶再登甲科以司空屬考最復蒙恩進階人以爲公榮

南安守鄧公應仁墓表　湛若水

正德戊辰秋七月二十三日南安郡守鄧公容巷先生卒于家越二十六年甲午其門人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揭先生善行之表表者爲表于墓石若夫世系具于家譜細行載于誌狀吾無表焉爾或曰請聞先生所謂表表者若水謂曰世詎見所謂善人如先生者哉沉默雅飭喜怒不形言色不厲雖其學力涵養則然然而原得於天者不可誣也於惟先生之大善有七焉曰欽曰孝曰恭曰惠曰威曰廉曰儉是故賴悟天發德器夙成弱門壁經人奇大器遂名邑庠既冠解幸卯非敏乎克敬于封君秋窓員外亦克敬于母劬繼母胡無間于二宜人居家雍睦無間言于外内非孝乎爰舉進士奉使孔林執事有恪不怠君命非恭乎出宰東流載補蒲城圖難爲易德化是敦勸農興學遐不作人六事咸舉當道交推及守南安下詢民瘼能行利害如已忻戚非惠乎鄰境盜興殲及南安身率民兵以守以攻卒梟惡首以奠安民非威乎郡俗健訟以義論遣歸者數千厥有疑獄一訊立斷民以信從期勿犯公不可謂不出也陟于南京戶禮二部邪禮圖計咸稱其職不可謂不敏也大庾嶺南番貨攸經例十抽一軍餉是供湛若水商賈頌焉非廉乎綸素自奉口不擇嗜體不擇華居官三十載宴如貧儒曰以遺後非廉而能儉乎惟先生具茲七懿百善咸臻是以方歸而民遮道入覲既去而民肖像以祠故曰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是故表其表表者而出之以昭來裔先生諱應仁字于榮

瑞州府知府贈左參政鄺公璠墓表　　費宏

公以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家明年公子鄉貢士濤滌汴疏公知瑞時討寇之功以贈請大司馬叙功載參賞格謂有遺報焉　天子追贈公爲江西布政使司左參政於是公從子編脩灝備述公行來徵予表其墓上之石按狀公諱璠字廷瑞別號阿陵姓鄺氏其先世爲廣東高要人大父諱福始徙任丘父諱觀政丞海鹽母尹封大宜人孕公時夢異人以犢角馬蹄喙身牛尾書其門覺而公生自幼以穎

異聞弱冠學於莆陽陳秉善淹貫羣籍弘治壬子中順天鄉試明年登進士出知吳縣下車即有能名中使道吳知公不可犯例給外一無所索或目貴戚來勢張甚發其奸弁餘黨擬配朱氏子以販漆富謀殺弟母曲庇之官數易弗得其情御史以屬公夜夢所殺來想語含糊莫辨似謂其嫂氏兄子害之公曰是必渝其舌矣明日使人扶其口驗之果然獄遂成御史神之邑五萬戶其貧富公輒知之及定役參之里甲不數日而竣亡以不均愬者閒門富室沈甲規避重差詐爲懇狀俾創庭下公曰若顧欲欺我若

鄉嘗紏綺而嬉於市謂我不能記乎遂僅懼自占上戶蓋公嘗一見之遂不忘其聰明識事類如此在吳八年奏蠲洞庭荒山之稅六千三百石梁西成之渡疏普安歸涇之壅皆便於民闢學宮建社學公庾塘塘祠宇其鉅麗皆加于故以忤權貴僅轉徽州府同知吳士民數千伐石紀其遺愛暨至徽今大司馬彭公方典郡一見莫逆凝牒輒移決焉武弁之獄恃貴多數年不決及公至乃決那俗送葬與馬咸辦白喪家貧者痛焉寧綏葬至有三喪弗克舉者公以禮刻期諭戒踰月葬者萬計壬戌進表入京故事率挾當

輸之稅利其羨爲道里費凡數百金公卻之道聞海鹽憂歸終喪改金華俗囂訟公嘗署篆郡庭閒然中人家以厚嫁破產故女多不育公嚴論之屬縣蘭溪民居櫛比素弗戒于火乃拓其衢率五門瀦水一晝自是不復延燒邑人因命曰鄺公街正德丁卯以太宜人憂歸終喪改河南初河南有督驛傳馬價于吳者鄰盜窺其百金易以磚槓封如故誤其所主且逾歲公驗諸鄰竈有取磚故隙與所易合盜遂服郵于河南故河南聞公翕然仰之嘗署篆事辨治如金華辛未擢守瑞時盜魁陳福一等寨華林擁衆來犯公

親擐甲冑登譙樓禦之矢雨下殪三十餘人賊縱火且逼樓公顧天風反賊乃退追數十里多所擒獲總制都御史陳金奇之上其功嗣是築城浚隍爲固守計又于治東之阜建明遠樓演武亭以時訓練嚴賞罰勁卒日多壬申六月李衆薄華林分令僚屬營于治嶺于遮城于南北嶺檄鄉人隨城地分戍適蕆賊謀斬以狥仍焚近山之聚賊大懼乃分寨瑪瑙山仙女嶺公復攻圍之擒斬無算禽一等窮蹙率妻孥降公即遣降者攻其餘孽而陳于其後鼓行而前遣大捷蓋大小百餘戰公危死至再僕勤竟死之時饒

之姚源盜方熾提督都御史俞諫又檄公往剿公提兵夜入三十里賊謀知之曰瑞兵至矣相戒勿動旦日悉衆來犯公揮兵奮擊斬首數百叅將桂勇與公連營亦厭公之神速暨還瑞盜復百人挾異術撼衆公殲之御史以聞　武宗降温旨獎賚面錦江春見漲輒沒兩崖廬舍公賡得其故以市河爲豪強所侵悉力浚之潦患遂絕學宮燬于賊完舊新創鍾秀進賢昭文三樓拓倉址建官廨庠舍又建筠陽書院延經師以課諸生敝獄舍數十楹囚免庾死置點吏及好民于理焉筆之風少衰乙亥秋北上亡賴子

汪凰等乘間縱橫公旋悉磔于市逋濠以親藩胙削郡縣屬邑新昌劉氏以富聞濠利其財遣校尉持僞券責償公密令抗而毆之一無所得乃譟而之公恕焉公曰彼敢抗親藩何有於郡吏邛其固靖民者華林幸輯而敢激彼使變乎濠聞患甚欲致公以洩其怒公峻絕不爲所動又喻象賢者以非罪忤濠捕急連及姻友破數十家公庇之獲免濠知竭不得逞乃嗾當道罷公公曰吾活瑞百萬生靈功成身退抑復何愧當臥視此輩敗矣瑞民聞公去倣偟若失父母乃建祠肖像事之里居數年猶問遺不絕公精

于吏事而每以儒緣飾彬彬可觀晚歸亦唯以觴詠自適建阿陵書院日課羣從三子森然秀發所就未可量耆猶有未食之報云性孝友終其身與兄弟相愛不衰仕宦幾三十年未嘗厚自封殖與人交洞見肝膈而言議爽邁風格出塵爲政主於愛民終於廉儆義所不可甘英時忤不阿狥爲自全計故雖爲逢黨所中而君子則深惜之春秋僅六十有四

吉安府知府朱先生諫行狀　王健

湯南朱先生諱諫字君佐湯南其自號也其先世宋嘉定間徙自閩居温樂清之瑤川里遂爲樂清人七世祖復翁以學行著稱我　高皇帝之定鼎金陵也詔訪山林隱逸士有司以復翁名聞然復翁業已鏟跡終身屢辭召不赴於是詔就其家授朝列大夫亦異數云六世祖嵩仕爲山東兖州府同知高祖某皆以先生貴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侯氏封太宜人以天順壬午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先生先生生而顙異有志氣不羣

羣兒嬉戲七歲能作課義有叔祖曰美者端士也教家嚴而有法先生奉教惟謹十二業舉子成章太守三山項公見而奇之因試補郡學弟子員名翅然起矣十七應鄉試凡五試不第而愈自奮勵嘗讀書郡城西禪寺終日閉門誦習約友數人若爲文字會嘗盛寒暑不廢也弘治乙卯舉鄉試明年丙辰登進士第授知歙縣其治勵抑豪彊植立孱弱縣有人誘富民子而殺諸山谷中跡甚秘富人訟于縣久之莫能得也先生沐浴默禱于神神夜見夢翌日如夢捕得之縣稱神君幸巷彭公守徽目其行事嘆曰朱令殆

天才吾弗及也時直隸縣最稱劇縣治丁員外公憂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江西縣又最稱豐城縣治御史上其治績屢擬臺諫之選竟不果乃以勞積久次稍遷知武定州在州以事忤權貴人亟白逮瑾瑾怒將中以奇禍間者莫不爲先生危先生視事自若曰禍之有無數也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遷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再遷郎中正德癸酉贛州境有賊棱出爲民患朝議憂之士大夫或相謂曰非朱武選莫可守贛者於是部舉知贛州府事先生蒞任十餘日

即舉兵壓賊境歷黃竹盤龍胡孫段子嶺諸寨襄鞅惟明甲卒惟馭廉其勤惰以時賞罰下令曰能捕賊者即與以所得賊貨官無取人懷利競赴敵旬日殲渠魁數十俘其黨數千百先生度賊窮蹙遣諭之曰第降不汝戮也賊棄戈矛以首觸地流血曰公誠幸而丐我餘息者不敢復有異志矣因散置於安遠龍南諸處給之牛糧賊感激遂爲良民民居無何部議更才賢例移知吉安府吉安江西巨鎮素號難治又豪惡數家者投倚逆濠爲虎狼境中前後二千石皆憚濠置不敢問先生既至憤然曰守何爲者而能坐視

鼠輩橫如此也且王府何與矣悉械繫之治如法濠
怒思有以中素服其威名忍未發然是時濠叛謀寖
成先生計卒難告變則儲帥募兵浚湟脩垣人莫測
其故會丁太宜人憂歸歸二歲而濠果叛御史中丞
陽明王公既稔知先生至是謀討濠曰吉朱守之所
預備者也舍是安所圖功乎乃趨吉發兵俄義兵四
集濠就擒陽明嘗移書歸功先生類順曰宗室負恩
古今大惡不幸而吾慮中朝廷方流涕行誅敢以爲
功耶服除自以仕途寡諧即決志謝事結廬鷹山臨

眺廣宇徘徊茂林脩竹然有塵外之懷焉時年五十有
四子弟或進曰竊聞大人所歷仕地民謳歌思德諸
縉紳識與不識又咸想見光采世未忘大人也大人
何忘世哉先生笑而不荅然間遇達官貴人過從輒
復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聖君賢相之業相與諏講
言及海內多難則又未嘗不慷慨太息也凡優游林
下者二十有六年嘉靖辛丑初夏病作諸子煮藥以
進輒揮去之曰吾以儒生致位四品此豈非命乎古
人有言命乃在天何謂藥也越兩月以六月十三日
卒享年八十先生孝友純至處三黨悉有恩意與人
交不立崖岸人無賢不肖見者樂其易與或以事質

立斷可否雖素違忤者不爲異性不嗜酒宴賓客必
盡歡自奉儉約服食器具不擇鮮美至少有餘積輒
施以利人嘗見芳林嶺峻嶮人苦負挽即於海濱平
衍處甃路餘三十里所居東山外有渡當鄣台甌括
之衝水駛而深庚子冬溺死餘五十人躬往撈痊其
屍命季弟清江令誥造巨舟移渡山內行者便之諸
如二事類者甚衆矣蓋其天性固然非若末世有所
矯而爲者其爲詩歌興趣所到對客揮毫略不經意
而文人墨子經目腑臏肝腎或反不及雖以是擅名

藝林非其所尚居常究心經典方其在豐城也虛齋
蔡公督學江西與論諸經及河圖洛書之旨至夜分
握其手曰吾始見君製作謂爲詩家繼見政事謂爲
能吏乃今而知理學中人也其爲世儒所推許如此
晚年造詣益深凡前人有疑未解者必爲參互以求
證徵詞與義多所發明所著有學庸圖說李白詩註
宋史辯疑詩評馬山江心二志生平氣壯神完迨老
垂髮至地雙目明秀步履便捷每客至奕棊放歌遍
宵不倦故今有語不假吐納導引而得養生之道者
必歸於先生云

建昌府知府蘇君錫基忘銘　邵寶

君諱錫蘇其氏介福其字別號槐軒世爲山東濮州人父珦貢入太學授蘐嘉縣學訓導以君貴封監察御史母鄭氏封孺人君幼頴敏甫十歲見古人詩詞豪壯者一二讀輒成誦對客歌之有激昂振迅之意既而侍監察公于蘐嘉時吳御史天弘爲邑師課試諸生必召君偕見君所作嘆賞不置成化丙午君與其兄銓歸楠州學生銓有疾君日夕侍湯藥以進伺意所嚮而寬慰之銓沒君哀痛幾絶於是嫂田氏少二孤方襁褓君撫之慈田忘其寡焉居數年監察公

休官家居君求靜地卒業弘治乙卯領鄉薦已未登進士第授直隸太湖政積弛君初至振以嚴肅再基而濟以寬其自勵清勤始卒不變四年廵按上君治狀召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奉命按視山海等邊關倉儲廐馬稽閱惟謹蓋所至著風裁焉正德已巳有議革廵撫官者於是君方以才力稱于臺乃有江南之命蓋其權實視廵撫君毅然當之惟民惟國不顧權勢厥既廵行蘇松諸郡見其賦繁而弊滋也乃立調區之法嚴加耗之令宿奸震懾人困稍蘇或以弊告君曰矯枉必過直吾嘗聞諸古人凡吾所舉蓋以濟

時也他日將不更有濟之者乎問者說服未幾以母憂歸既終喪復任擢知建昌府君素耆剛明聲民望而畏之君曰守令同體建昌之民即太湖之民也至郡詢諸民曰利施之日害罷之不疑不沮事用和輯郡中民居櫛比先是屢火君求古人火政爲備甚悉其他備禦事多類是撫廵藩臬稱良守焉在官九閱月而病又三月卒年四十六

江西建昌府知府少岷曾公輿墓志銘

張佳胤

武宗朝吾蜀數君子者起咸尚文章氣節而江陽少岷曾公其一也余爲童子時聽學士長老誦說公名德如隔世人嘉靖丁巳走江陽爲先府君乞墓銘於楊用脩先生始奉公几杖公亦接引後進談學術經濟灑灑有致公殁後二十八年而公之子某考功君持狀以誌銘請豈以余受公一日之知耶余客江陽時聞公父某以公貴受　封遂稱封公其人倜儻卓義數急人之難嘗拾遺金於道必伺亡金者授之能

詩文著有乾峯稿乾峰在合江縣去郡可二百里面遙縣西有安樂山千巖萬壑競秀爭流中爲洞爲臺爲峰爲盤爲嶺爲泉爲峽爲城爲室即山經地紀所不能臚列封公則樂之遂卜居終老而少岷公舉癸丑公生奇頰殊凡兒稍長即以正學自任十四歲補諸士弟子每試輒高等郡侯爲築別業於鳳儀山以居之公益肆力於古今之學尤精書法得帖意時咸茂兵憲王某者聞公名欲召置西塾督學蘇某曰曾生非可檄往也宜禮聘之公應聘往因登大岷青城諸山西眺滇氏東眺汶瀆胸中吞其八九而歎曰大岷之外可稱配林孰與吾家安樂曰相從几席間也遂易安樂爲少岷山因自號云正德丁卯舉省試第五人明年成進士授戶部江西司主事時逆瑾爲政綳紳趨者如市公不惟無所投刺問有言觸之會瑾執不附已者晚午門外而公幾不免尋榷稅清源以廉明稱後轉員外郎中條上大司徒八事曰華皇庄裁冗貲禁濫支減廐馬清鹽法停鈔法明徵納禁使用鬻門稅重漕政大司徒稱善而卒不能行其言丙子知府建昌公益脩循良之業上劑益藩下悉民隱立

社學建書院羣弟子而考德問業盱水之上洋洋如也郡有兩芙蓉山多淫祠妖術橫行公廉得其首付諸理毀淫祠以祀伍大夫李盱江岳武穆郡俗遂變其他發閻人王政胡濬三詐僞正豪民梁　教十九殺人罪暴妖術連世勳父子屍伸雪良民羅增寃抑然皆非公之大者惟是寧庶人謀不軌要脅諸司莫敢不爲壽以求免公自持如常會省城變起公遣健卒間道走上變又自帥兵兼程詣軍門陳擒勦七策王文成采之合兵火攻又慮九江南康業已從逆不分道擊之則援兵爲梗文成檄公取南康斬賊首謝天一等四百八十餘級又自王家渡同廣信守周朝

佐斬獲賊三百三十餘級釋脅從者八十五人寧庶
人遂擒當公勤王時與母鄭恭人永訣誓與賊不共
天卒能成社稷功王文成亦啟公勞烈而竟不錄先
是寧庶人脅賄苑園屋廬多爲豪所侵中丞鄭某者
檄公一無所徇盡返之盱郡有巨室欲齮齕麻姑山
公裁以法又上叛逆疏內有省內奸邪顯附陰結諸
藩此忌與怨交集咸爲蜚語中公不免矣然盱人至
今尸而祝之益信天理人心未泯如此公以庚辰垂
橐歸移居江陽郡城購茅齋數楹藏書數萬卷日坐
其中手一編以著述自快中丞劉公大謨御史金公

深交薦公可大用不起著有聖學會通河圖洛書解
春王正月考歷代史評論心學論樂律論數學論氣
化皆發自契悟無所勦襲其要歸於精實歲旱課耕
靜觀兩陽之故雩禱之節又著召和錄脩川東志脩
核有體爲文高峻嶷達一本六經行乎意之所止而
不沾沾蹈古人語所與交者如王伯安何仲默鄭繼
之呂仲木皆當世偉人也楊用脩白首戍滇欲歸蜀
爲首丘計乃不歸新都而卜宅江陽以就公相與賡
酬甚盛然公意在經學思成一家言以詔來者其於
題詠剏記則隨意小赫號成章草畢亦隨散逸今存

瑞州府知府宋公以方傳　張邦奇

公諱以方字義卿州號西溪先本廬陵人七世祖諱賢可者仕元沅州路通判因家黔陽之安江子繼祖入國朝隸尺籍徙靖州衛生仕良是爲高祖曾祖文勝祖誠皆不仕父玥贈戶部主事母周封太安人娶馮封安人公年十三補州庠弟子員十七領湖廣鄉薦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授南京戶部河南司主事至司攝篆閱後湖圖籍尋權新河稅立法釐弊有冒禁者置之法時逆瑾用事怙勢求脫部侍郎欲貰之對曰寧免官歸敢廢法乎諸瑾銜之以他事檢補罘緑

一吏持檄授曰帝命汝守靖州應曰吾鄉土也涉嫌請辭吏去復來曰非命汝作靖州守命汝靖州作城隍也寤不可解者二十年至是閱郡沿革志乃始知爲靖州而城隍之說幻不可曉占者謂瑞無城池蓋帝使汝爲創之以保障茲土也然瑞自華林兵燹後民疲法弛教隳士逸公蚤作夜思勵心圖理明刑飭政之暇每臨學官進諸生講論擇年少質茂者爲延師而教之多所成就是時寧庶人宸濠已弗靖誘引華林逋寇匿之西山夜肆劫掠公每捕之抵於法既濠得反狀恐一旦有變郡無城可恃乃以贖金萬餘

兩創甃之崇廣完容儲粟數千石度可爲戰守計瑞始設民兵僅千人乃復益以募兵三千人日爲訓練以及可使申嚴保伍之法以潛奪竊發之魁凡濠有事於瑞而厲民者一切峻拒之先是濠以非法中人當道檄南昌推官會按其事公爲平反按者數諷以禍福斥曰吾肯殺人以媚人邪益見忤於濠十四年九年請改官南都以便養不允時戶部以邊儲告急尚書思料理須得人特奉勅清查兩畿積逋十一年可已乃行郡之父老遮道留曰寧藩固將以是陷公柰何舍我去乎曰　君命也安敢不往封疆之臣死於封疆吾之自許久矣遂拂衣而往至中途召屬瑞州府瑞古靖也公始下第嘗泊舟鄱陽湖口夜夢

吏乎書云云與之若訣焉比至省時六月十三日也
遂下南昌獄明日濠突稱兵反兵入南昌破獄執之
飛檄隨行呵令從反應曰吾有死爾制之益固舟至
鄱陽湖望康郎山曰吾得死所矣遂奮罵投水而死
年四十四或曰城隍之夢至是破矣其孤崇學崇簡
聞難奔赴沿江號血求遺骸不得乃斂衣冠齒髮以
歸瑞人胡參議謂公忠烈不可以無表見請於巡按
浙江御史唐鳳儀上其事行江西覈實已而舟師來
者言死事甚悉而瑞之郡縣兩學諸生復相繼以爲
言湖廣分守參議王公特立木主送附鶴山魏了翁

祠瑞亦奉祠名宦之列嘉靖五年崇學等具疏叩
閽下禮官明年巡撫湖廣都御史黃公亦移文江西
會題而巡撫都御史陳公特爲上章請録遺忠吏部
侍郎孟公光祿寺卿仍蔭子入監讀書賜
祠額立祠江西歲時致祭典至靖州知州丘君慨以
忠節大義當風鄉閉於是脊地立祠於鶴山之陽嗚
呼忠孝天命也若宋公之事克廸帝命徵夢於彭蠡
移守廣西内徙贛州病歸而卒年止五十有五子楹
楠孫承吉論曰仰故有周之都邑古文獻之所萃也
其山川炳靈代育間人哉在史録彬彬盛矣肆及
我明康氏特鍾其美司空震發歷世丕承内翰涎一

贛州守康君河傳

康君名河字德清家於武功居渭水之濱因號渭川
居士少質秀發長嗣家學與其從兄倜撰海兄員外
浩皆以科第後先興起君治詩能得詩人旨與發爲
詞章婉麗温厚正則平達衡聽者感徵華化風被爲
多論者謂其得詩教焉故以之御吏則司儲司祝以
及典郡培本抑末通商裕賦植善布惠才賢之稱播
於郡署著於郡國顯奕宏肆鴻出流等古云不器君
居之無忝焉然性爽介與人不苟合方其居業與同
業者評第文翰銓秩人物時出奇見以折人務奪其

氣乃已比其入官乃益殫才効職不畏難不辭勞不
避嫌不規利故由之馳聲亦以之賈怨然其心則自
負無悔也至其解仕而歸脫棄塵俗放情丘壑期反
天眞一切世務翛屏無遺奄然歸盡略無嬰繫謂非
明哲鮮克如此於乎賢哉君中嘉靖壬午鄉試癸未
進士歷官戶部主事晉員外郎再晉郎中出守兗州
移守廣西内徙贛州病歸而卒年止五十有五子楹
楠孫承吉論曰仰故有周之都邑古文獻之所萃也
其山川炳靈代育間人哉在史録彬彬盛矣肆及
我明康氏特鍾其美司空震發歷世丕承内翰涎一

地官嗣光太守纂映海内家聲靡有甲於康者而文藻節行並嚮前脩示型末學既偉且煥矣乃皆振迅未幾沈鬱旋至人邪已邪時邪勢邪益不可究竟矣

志曰君子惟世之榮久近之謂耳夫是則吾於滹川君也何憾焉請贅曰滹川湯湯世澤流長有美少康白眉秀良誕鏞厥祥用宥於王筴于曹郎典於大邦不極其光斂而歸藏龍蛇其行屈伸孔炤楹煌煌維休無疆

公諱敕字惟允別號棠野廣之東莞人南宋有鎮青光祿大夫者始遷自南雄六傳至高祖以泰高年被徵不仕曾祖振宗鄉稱長者娶李氏祖秉剛有行累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考順爲時名臣累官江西左布政使贈通奉大夫前母鍾氏贈宜人母廖氏封大夫人公五齡通論語諸書十有二爲詩文有奇語十有五而春秋業成踰冠領魁薦于鄉即藏脩不出慕濂溪延平爲之贊師其心學充養日粹後進多從之遊久之逆瑾誅乃北上正德丁丑再試登第賜進

士出身例得歸省庚辰始赴銓拜刑部貴州司主事會季兄政上春官沒于途即移疾護其喪歸家居慎脩督學魏公校至邑臨訪與語稱重之因謂師生宜以爲式甲申詣京復除刑部福建司主事七月伏閤評禮得罪蔭釋尋晉階承德郎馳恩父母及妻其於庶獄詳讞明允廷尉稱平三載以績最聞丁亥晉本部雲南司署員外郎迭署諸司印受知尚書胡公寧委以章奏六月晉本部四川司署郎中平反公恕都民謂之祁佛爺嘗辨曹恕王良倪獄知爲岳民張雄所誣立出之公餘益績學名其齋曰新作箴以自警

戊子鄉試初簡廷臣學行者主各省文柄公受命往
廣西考校比入發皆名士而錄文亦甚馴雅事竣取
道歸省有司致贐一無所受晤總制陽明王公于廣
與論窮神知化大旨王公稱服語人曰祁正郎深於
養者也抵家無何即拜饒州之命單車往視事少保
桂公萼素重公適桂家居然未嘗敢私謁時方習鷹
鸇聲爲能而公雍容裁斷讞獄輒得其情出無辜者
百餘人民驩呼以爲神明自是舞文吏無所售其奸
而訟日簡會水旱鳥飢躬檢踏以聞得蠲常賦民賴
全活甚衆乃嚴儲水法脩預備倉葦排門夫役令下

民皆稱便復增築鄱陽白馬隄浮梁胡白渠皆不擾
而事集嘗議鑿井濟囚暍忽泉湧東廡下士民謂公
德所致名之曰應德泉而歌詠之暇則臨學與諸生
談道置簿以楊善紀過恒獎其勤而嗣其乏凡廟器
射圖脩飾完備弦歌俎豆蕭然改觀每月旦令父老
集于社學訓戒子弟置沒官田以爲館穀貲校治下
其法于諸郡縣俾踵行之義士閔穆劉聰葉賢仕暨
張李二節婦皆見旌奏增祀鄉賢于學官又別祀于
其鄉社皆前此所未及舉者其表正風俗此類也淮
府官校豪橫稍加裁抑即詣謝求自新首相姻家有

爲訓導者謀補教諭員缺沮以大義嘗道報可輿論
快之公棄舊有可私入者如吏員新參臨商稅船及
存留耗糧歲不下數千金盡皆釐革其正課又多類
此部使者考核治行爲列郡稱首疏于朝饒人歌之
曰有影黃堂月無痕碧水秋至有私祠于家者時有
命燒造郊壇磁磚限毋過七十日或獻計謂以土爲
胚胎之以磁庶可易成公恐擾然就道凡餽者悉卻之
之卒不能就及逮赴詔獄怡然就道凡餽者悉卻之
士民遮泣不忍別形諸歌頌其卷曰一磁不持云及
抵　京師法司以公賢能議罪從輕　上覽奏遂詔

貴州黃州縣典史公殊不以夷險介意南還渡楊子
江盜至舟人惶駭公端坐自如盜驚歎而去壬辰九
月行次袁州感疾歸就醫疾亟猶冠幘力止家人禱
穰臨終惟以太夫人爲念而已距其生成化辛丑十
有一月二十一日壽五十有三聞者莫不傷邦哲云
亡惜其用之不究也公天資端重事父母孝謹與朋
友和易有終揆人無貴賤親疎一於誠慤周恤患難
如恐不及嘗躬治瞿典史德瑞余同知昌期喪同官
厄主事英中坐罪當死每周旋營棺外祖廖公無繼
嗣爲之立後仍于祭田二十畝尤潛心義聖之學嘗

自詡曰士君子秉不失此心而已進退榮辱有命存焉故居恒永業自持未嘗有分外之積晚雅降謫亦未嘗色憂許者謂通奉府君左遷貴州石阡守後方伯公之謫貴酷似而遽止於是嗚呼其命也夫

建昌府知府張公紘墓志銘　方鵬

嘉靖壬辰建昌府知府張公遞職事竣南還便道過家以疾卒寔九月十一日也年六十有四明年癸巳有司舉祀鄉賢祠公姓張氏諱紘字文儀別號約齋曾大父璲大父翰父忱贈南京工部員外郎母黃贈宜人公以庠生領弘治辛酉鄉薦登正德戊辰進士知桐鄉縣又知高唐州進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陞禮部祠祭郎中以疾在告改工部屯田司俱在南京擢知虔州府調嚴州卽杭章致仕用薦起知建昌府此其履歷也公少孤貧嘗躬耕以自給然講讀不廢值

歲大疫一月遭七喪營葬皆不越禮待其弟與弟之子曲有恩意開門授徒多所造就今陸司成子淵則入室者也其在桐鄉以清簡爲治民甚宜之部使者上其治行徵召至京尋復外補其在高唐適流賊蹂躪州境公於城外設重門建敵臺阻以深塹繚以長堤與民守之賊不敢犯蝗復告災下令捕蝗若干易米如其數民爭趨之歲則大稔已乃興學校表貞烈捨穹發之金斥羨流之妄尤構人口及守處州守以清簡爲治民又宜之去之日攀臥千人及守建昌蔣府鼎立大獄蝟興調度有方民

順弗擾雖政有繁簡任有久近然所至稱循吏焉此其脩於家用於世者也竊嘗評公心跡篤寔而朴茂恭儉而清苦閒然若愚退然若虛其外易與耳然其中執守堅定不爲利搖勢奪者則人或莫之知也宜銘以昭之銘曰剛而壯頎悻悻自好柔則繞指亦侮之召孰如張公懿德雅操確然其心隤然其貌外若無忤中不可撓行已蒞官率由是道有我者祠在鄉之按俎豆其間寔補風敎我懷伊人胡不大耄琢辭墓門爲來者告

徐臨江顯墓志銘

吳鼎

君諱顯姓徐氏初字希道後更子淳別號龍山云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克敬附籍仁和於是更爲仁和人祖誠考聰以君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母潘氏安人君生弘治八年八月丁卯幼學胡氏春秋穎敏絕人屬文弘肆下筆輒千餘言年十八爲郡學生明年丱角應試才名已籍甚矣正德十一年舉鄉試高等十五年會試中式明年辛巳今上初策士賜進士出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職理京畿訟獄號繁劇難治君既明察強力有執守日

孜孜究心法家言踰年大閑習所書獄辭老吏不如也同舍郎有疑獄多就問君君咸爲代剖無不如其意所欲出諸郎咸自以爲弗及由是練達刑名之譽奕奕播留都間而顧恥以刀筆自居折節講學慨然慕程明道朱晦菴之爲人君素倜儻不羈高論時出人意表至是一變頓爲沉默簡重意氣雍容如也嘉靖五年進本司員外郎尋轉貴州司郎中就署內建澄心亭暇輒靜脩于中七年聞承德君計去職起復除刑部陝西司當是時蘭溪唐公爲少宰延訪天下奇士士多推敭徐君者唐公就見君驟問責難於君

何以謂之難對曰君所謂可而有否者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者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矣而老生常談堯舜之道爲難奚其難唐公悅以君任大用薦爲儀制司郎中蓋殊調也皇上方嚮意稽古禮文之事札下春官無虛日君咸爲草創其儀無遺謬者預賜敬一箴大禮集議大學衍義諸書屬天下歲貢生候部至二百人君爲建白廳其附試京府以廣旁求路蓋禮部歲貢生預鄉試始此君亢厲守高公卿以下干請一切不行要在絕私交行已志專心上報而已以嚴見憚不得久居內官館作鄰志記文獻祠旗纛脩武備皆井井規畫利當時而法後人赫然良二千石矣而達官貴人取道臨江泊舟去府治且三十里君雅意不游聲譽非大事弗出郭要人情託輒拒之曰寧負權臣不負吾民又郡中貴彊之家抵禁瘝纏以法不少貸治郡幾五載不遷考績行過家居兩月一疾遽卒時嘉靖十五年辛卯年四十二矣悲夫君少時善飲酒承德君誡之絕口不飲及鹿鳴舉鄉薦猶以未奉父命爲辭承德

君嘗患怔忡疾君事之湯藥消息曲當其意不解衣半歲父沒而養母太安人躬備甘毳家事必稟進止廉祿貨財悉委於三弟頤頰而傾橐助詡輸資爲太學生其內行脩謹如此

大中大夫蔣公坎墓表　王升

余童時輒聞姚江蔣大夫公名比稍長偕公仲子祠部業成均誼好日密始得諗公履歷既而舉於鄉與君同舉禮闈又同聞公行事益詳而誼好之敦彌篤非他世講家比也一日祠部君持公行述暨少宗伯孫公狀徵余表其墓公諱坎字養孚號澄江蔣之先以周封國爲氏苗裔繁殖歷漢唐多顯人著于宋者夫而之奇拜亞相並稱名臣九傳曰彥祥元至正間登賢科授紹興路判官遷中憲大夫紹興府知府公七世祖也公諱栻以子貴封兵部職方司主事母劉氏贈安人以正德丁卯十一月十七日生公于太平里登嘉靖戊戌進士授兵部武庫司主事丁內艱改除職方司轉員外郎尋晉車駕司郎中遷知江西瑞安府遭外艱起補臨江府其初爲主事提督武學不徒取具課程親授諸生輯紿指畫方略如小諸掌出其門者多著武功如孫都督其最也　大一殿工興大司馬遴公董其役公殺諸冗占役月支弊中人怒計欲中公公覺之豫發其奸獲免工竣冢宰銀幣後補職方逾三年報政令勑漁石唐公中丞白川周公皆注上考二公一時名臣最慎許可以是知公之器不凡矣其爲駕部故事使客給關支率由車駕司公銳意節省任怨不恤無所徇假請符者往往不悅先是中官以厥冒支銜公王是以裁符故中官愈不能堪遂詭挾若逮公者意公聞逮懼遁奚縮朒即辱侮公脇取符耳公則挺身往將爲扣閽狀奄輩計沮皆散走或更爲好言解之其矯矯風節類如此總督曾石塘公建議復河套詔廷議之廷臣多顧忌相視莫敢先發公獨上書十七事鑿鑿皆據胡大計切中機宜雖寢不行而朝論韙之出守瑞州瑞俗好訟訐難治公剛明剸割若烹小鮮有部

下巨猾熊騰峰者把挾官府屢中以危法上高黃令性朴而踈任僅三月以贓罷免公閱招辭知黃爲熊中乃召其邑父老譏之交口冤黃遂全黃而誅熊瑞人義口稱明詞補臨江瑞皆左右地俗習相沿公以治瑞者治之政聲大起歲亢旱禱雨雨輒應或夢得刼殺耕牛計擒得盜屏迹郡有蕭灘驛衝甚時分宜權熏灼天下子姓往來相屬雲焱鑾軼傳騷弗堪前守率厚款遇公獨御以常憲不少假蓋與裁中官符若出一轍而此爲尤難然公高有聲望而兩臺交薦者多以此而竟觸忤當路媒蘗罷官以去其子勤

能舉進士爲主客司副郎所謂儀部君與余同年者也尋蒙恩復公職致仕再晉中憲大夫復例進階太中大夫卒於隆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閱世六十有四配黃氏封安人嗟乎以公之風猷志節即屬以天下大事當必有卓自別樹接軌古名卿者而竟不究厥施歟不復起夜光按劍合抱蒙擯自古嘆之然即其見于爲郎爲郡者若此已足爲世之坿炳軟熟者風矣矧有賢子繩其武而光大之則天道惠吉終非僧祝復何憾哉復何憾哉

虞州守湛源陸公化淳傳　瞿汝稷

始余於昭武解組乞歸在庚子春踰年而湛源陸公亦自黎乞歸兩人出處既同而尚簡率不事靡文復同所居又相去不數武故日夕過從甚洽迨壬寅秋末予出守辰陽公旋亦起守虞州當予之赴公庀儀于舟祖予公少予三歲質稟素壯精神躍如胡遽遠爾淪逝耶君弟孝廉滌源狀公走札屬予傳公交契如予又何敢辭公諱化淳字君復王父西江公父贈中憲吳山公代以儒名皆能詩公生方眸百江公抱於坐忽心動出戶未涉庭而梁仆又誤觸涕釜胸腹糜爛見內腑又三歲而痘當島夷內訌時吳山公攜公就醫操舟艋繞出夷舟公竟夕不啼故夷不覺得逸出此三者皆鄰死不死人以是交奇公比就塾慧甚受書輒能達大旨於是吳山公每就師席必剔以往教之制義屬草悉能破的辭氣煥發年十三試於縣令以其稚齡異之及見其制義則悚然稱奇遂拔爲第一戊辰補博士弟子員吳山公謂曰先世以一經相承撫祖若父所未撫在汝其勉之公益感奮佔儕恒至夜分過寒月兩足恒僵不能動藉扶掖乃得就寢終歲同友朋寢處外館非伏臘不歸歸則呈所

業於吳山公爲之愉怡動容癸酉以試高等晉廩自是屢試無弗首者丙子學使者楮公掄公第二吳中俊髦治毛氏詩者咸敏袂推先壬午學使者李公掄公第一直指使田公試決科亦第一是秋詔省典試乃歸德沈相公得公卷喜曰此必脩潔之士超然埃塗表者也業擬首解額會同事稍見異遂爲葩經第一壬辰舉進士射策列二甲十九例授部郎思亟見陳太恭人引疾歸省踰年始就除得水部郎公治濟上諸泉諸泉當漕渠淺則由鎮口奔注入漕漕仰泉給當漕渠溢則汜溢反涌入鎮口旁決不下時累歲

適當其溢諸水櫃水壑所以備洩者多爲豪右所侵甚至鞠爲藤葑諸治泉夫皆供它調發公計河之盈縮不可期一值其縮則運艘何藉而北達具議於總河安邑楊公亟是之令行如議公昕夕乘舸櫂周視決壅導流不惜腑胝引纔批根不憚發石諸泉畢理丙申工竣而徐呂以下多患漕梗濟上轉輸如故楊公大器公且議久任會已有代者遂寢在濟三載民間牒訴一不納曰非吾職也諸關夫苦於中官虐使公悉詳爲條教啓閉送迎皆有恒度約四關而出吾廋者吾治之如吾教若不以聞吾而私謁掾人者吾

調停甚悉上不扞令下不橫征兩臺聞而交是之俾列郡皆以娶爲準公又詔各邑無礦乃有守礦兵是開採之囿也悉議罷得省餉千時方議勾義烏逃卒公謂此輩始貪衣食而蟻聚既畏鋒鏑而鼠竄若心詠求是絕逃者之生還又驅居者而流亡也力持而罷勾初海州張公朝瑞守娶刱崇正書院祀宋何文定王文憲元金文安許文懿明章文懿五公且置田以供諸生張公去祠蕪而田廢公力爲繕復鍊九學之俊躬爲校養娶士之舉于鄉者往甚酌是秋得雋七人皆院中士遠近翕然嘖嘖直指永城李公尤器

公壽昌巨猾訐其尹黎時中直指屬公理廉其實具
讞尹事立白未幾復有烏傷令事起令固循舫直指
臨發甚賞讞擬置薦列後突中蜚語因詢之於公公
力爲解不入公因求解職曰外物可輕良吏不可誣
直指因復詳求其實令事得寢顧不知蜚語起由司
理也總憲李公悉察隱曲深惡之當計吏司理遂檄
職公謂吾弟直令庸知由吾僚不去人且烏傷我即
移書于弟孝廉趣脩三徑而疏乞骸骨當塗內自納
言銓部外自兩臺監司無不爲留而公竟翛然歸里
予時過公所居竹樹蕭蕭曲池環舍小橋跨池過橋

而南則田疇綺錯溪山聯帶從容笑歌頗得濠濮間
想初贈中憲公雅好卉木頗其間曰花谿小隱承先
志也至是更稍締構復爲樓以遠眺望引渠以羅芙
渠公恒謝客手一編於其中于世益遠閽經時月不
一至城市與親知睽隔過溪山間人多指詫此非金
華守耶何不輿而徒也癸卯夏中丞蔑鹿曹公侍御
烏公交剡薦歲丙午乃有虔州之命公蹙額不欲行
親故強之忽以田廬之半授其伯子伯符仲子兆登
孝廉曰兒方弱齡當勉之讀書耳胡委之以此公曰
吾恐豬子不察吾意妄謂仕宦可多得吾授此冀杜

其妄念俾不得不就儉約耳既而孝廉秋試登薦書
公謂造物忌滿復欲引疾會虔監司遣役促行甚篤
乃勉就道瀕行以一絨授周恭人曰須有急乃召叔
氏同啓視至十月而寇虔虔爲南粤襟喉開府駐焉
軍民錯居商旅雜遝擁傳而往來者交武於道時屬
計歲府屬留府者僅一椎倅而直指行部諸務
殆午公應之秩如也諸治理大率如婺而益嚴肅閒
察主藏藏之虛籍以三萬計蓋開府兩道一切軍需
歲供皆資於虔出納既廣而諸材官特起率飾故稱
意要監司請發者不可指數奸詭乘以自潤遂積逋

至此公悉發其奸監司阻之不可則令調停之公命
凡賦祿俸者賦半其半以償逋逋領畢始全賦諸乾
沒惟監守不爲原餘疾輸所負則醳不問於是不兩
月輸藏者萬金公益務爲潔廉爬搔宿垢無遺且詳
條其事上之著爲款令云虔諸屯穀率輸糠秕而支
必責良典倉者恒蕩產公議令一府佐董其事每屯
所輸必令該屯官同典倉者封識建廳支之期即支
其所輸諸屯遂不敢過求且減存積寬坐耗倉役始
獲安既而有一倅欲移他錢穀支屯軍者公謂屯軍
支屯糧法也疇可別貸不許倅媕婀衆軍譟於庭公

不爲撓卒支以所輸如公議于是錢穀井井胥吏莫能上下其手虔兩橋商稅向以供軍需至是撥閣欲駐虔以籠其利開府李公不可閣乃苛求解稅者公謂閣曰稅額定於上人豈解稅者力所能加請勿爲望腹計弟以情告當爲劑量庶有濟耳因酌其額內兩臺所征遂盡一商不苦越俊虔稅有四郵每閱季則歸贏於府公悉藉以貯於郵既而水西郵告困直指議濟而無由公遂以所藉贏濟民無加賦而郵不至缺事公復請由南安而下諸郵悉從水毋陸則挽傳者得順流之益主傳者損任負之勞竟得請上下

皆便焉當塗廉公治狀益賢之凡事莫不倚決公旋當考績中暑雨遂病徧移文乞歸當塗方重公乞彌懇留亦彌懇先是兩關之稅司榷者請公同眡榷衙再請公再辭司榷者因洗手隘事羨金四千有奇咸積于庫數以徵言動公不應至是請於寢次公曰吾無藉於是左右曰不爲諸郎君地乎公搖手不答他有所諮曰吾生平無不了事復發書召孝廉飲次井如平日遂泊然逝比孝廉至左右出一箚發而視之中第一札其區畫子女及喪葬諸事纖悉畢具考廉歷二孤扶公櫬歸其寨如洗虔八巷哭傾城既抵

舍孝廉請所遺罔恭人札視則與虔邸者無毫末異蓋寘諸前期者云公孝友天植事繼母陳恭人綦敬綦愛如恭人出恭人視之亦如已出當蠖屈時訓悉以問經脩脡佐贈中憲公詩酒歡請躬授孝廉每謂私成於公比預鄉薦則僦居城東具輕舟治游具畢備侍贈中憲公劉覽山水間當花鳥之盛風月之佳欣賞未嘗罷也及奉荊賻差歸入里傷中憲公之不及見涕泗不能勝一切服御不事華侈歲癸未製一冠入虔猶冠之衆以左於時嗤然羣笑公若弗聞也者所授諸子室廬皆在孝廉時所營刱後罔恭人嘗

請稍廣之公曰居既廣則凡資生者皆當稱是且一子阢然三子不容異同是吾爲馬牛無已時也自壬辰釋褐建丁未蓋十八年未嘗益一椽閑家井井勤劬罔懈所至邸中林柚聲與杵擣鼓柝聲丙夜恒相應至篤於宗戚友朋鄉曲凡可致其厚者靡不自殫公初至濟上桂林大司空舒公以河水及寢園鑄職復檄子翰編弘志之喪哀迫罔措公爲之治殯具求美槥一切極周司空哭謂三十年薦拔門生故吏不及陸公傾蓋交比公敏於虔司李麻城熊公殯公如公之殯舒人以爲天道云公以西江公而下皆能詩

自爲諸生則不廢吟咏然緣情匠心恥事剽劵爲文操筆澎湃翔出指陳事情如在目睫亦不刻繒以求工

王佐字汝學瓊州臨高人少受業於立澤翁冠正統丁卯以禮經魁鄉薦游太學爲祭酒吳節司業閻禹錫所稱許監試每擢爲首延譽于內閣李賢冀其大用後試南省五策條答無遺本房欲寘魁選爲忌者所黜成化初授高州府同知時都御史韓雍用兵兩廣佐獻策平戎用之動中肯綮雍奇其才甲午改邵武以文章飾政事持身廉而不徼事上恭而不阿屬泰寧盜發時衆事章懋適分巡至郡檄佐行縣召集里老密切訪問賊中動靜若其可招則選其里老之

有識幹者往諭之除首惡不宥其餘脅從者悉聽自新若不可招則亦令其各陳勦捕方略以報佐至縣周詢衆論皆以爲賊勢方張若遽攻之則其黨必固結以拒戰而其勢遂成不若乘其衆心未固誘其來降者以殺其勢則可不攻而自潰矣佐遂遣人招論降其脅從者數十人賊果散去懋同寮聞之有欲邀功希賞者言於部使者謂懋儒者不知兵恐不能濟事願自行勦之部使者信其言遂調將樂所官軍俾率以行至則賊已平矣乃械繫佐所招降者凱還獻功悉戮之懋恥與爭而佐亦絕口不言惟與人頌其

靖亂安民之績終亦無由白於上也滿九載去改
同知臨江府致仕臨江與人又頌其公平正大博學
工吟詠以賢能著稱云佐所至廉操遺愛始終如一
日惟質直任職不能隨時俯仰故低徊二郡二十餘
年一官不徙衆皆惜之平生雅淡惟耽書史自少至
老手未釋卷雖眠膳猶使家人讀而聽之提學新喻
胡榮稱其博學多識精思力踐見道精審故其詩辭
和平温厚文氣光明正大當比唐宋諸大家識者以
爲確論所著有雞肋集經籍目略原教編庚申錄瑣
臺外紀其經進御則有珠崖錄世稱其文行年八十

五卒

南安府同知施奎墓志銘　項忠

公諱奎字漢章別號竹坡嘉興府秀水縣人系春秋
臨濮侯施之常裔始祖廷直從宋高宗南渡任臨安
司理參軍因家於杭二世祖千之始遷秀水高祖彦
銘曾祖仲賢見元綱不振俱隱德弗仕入國朝永樂
初祖達因子文振貴封大理寺右評事父鐸字文振
永樂中任河南彰德知府公生自幼克岐克嶷嶄然
見頭角建長人物豐偉鄉人謂施彰德有子矣十歲
入府學充增廣生聰明頴悟不煩教督維時嘉興知
府齊公政見而異之獨加奬勵常以詩文難之勢以

紙筆屢訓曰汝父爲知府汝當振家聲無忝前父可
也公雖幼益務學勉進三塲文字已而補廩日夜研
精書史與夫百家諸藝淹貫精熟議論證據古今出
人踔勵風發常屈其座人丁卯以書經領浙之鄉榜
明年春試不偶入太學景泰辛未試中乙榜任廬州
府陸安州學正到任後風夜盡心奬勸訓誘而陸安
學者始知自勵實興科不乏人自公去後數年繼公
者不能勤於誨其學者亦玩愒苟且鮮有成効則學
之興廢謂不繫于人可乎天順已卯典山東文衡有
介鯁吾驛丞遺公白金冀僥倖場屋公辭之亦不與

以太湖加宿城通知此

人言但保此心無媿耳潘泉諸公見公於去取雅重推許建回州本州缺官委公署州事公持廉秉公一以愛民爲本暮月而民愛戴如父母使得一郡一邑而理民之穫被其惠豈少也哉學正九年秋滿赴天官適朝廷簡老成碩德者輔導藩府遂陞遼府右長史公恪恭不怠輔導有方每進對輒引經且以漢東平王爲說王深嘉重之先是本府軍校多不律暴豪橫軍民被其荼毒多厭苦之公卽嚴號令正法律察其首惡爲民盡者痛治之自是奸頑斂跡無敢犯者荆州有郡王十將軍中尉儀賓與夫郡縣學所軍民官僚致仕監生生員作傳以備史錄且曰古之貳守南安赴部調用親王念以老成舊臣不忍其去上章保留其略曰自長史施奎到任以來公勤廉謹輔導有方乞免改除庶幾左右得人不報遂拜南安之命實成化改元之二年也國朝建官有正有副正者總其綱之人倣文原籍問公安否以圖稍慰之若是耶凡公副者輔其政如殿繁政務則佐貳分理之正官總督之廉綱紀不素同知之職同其守也事皆得以專行其位不爲不重也公爲人重厚仁愛多恕持身廉謹滉政公勤甫下車不浹旬首詢耆老訪民綏急次第而行寬猛適宜刑威不用專尚德化不踰年人吏咸

諸王以至儀賓見公之賢待以殊禮歲癸未以註誤

八九十以上者不啻數百人連名狀告彼處府縣移文來浙問安狀又稱公持身廉謹滉政公勤華弊除奸愛民若子等語懇希回示以慰黎庶其得人心如此非其德之盛仁之至安能去任數年之後令所滉之人倣文原籍問公安否以圖稍慰之若是耶凡公之遞職赴京舟車道理諸費並各自備一毫不取於民其廉謹多類此非其義雖一介不妄取非其人雖富貴不與交天性孝友恒念祿不逮養言及父母輒涕淚交頤兄瑨歿遺諸孤公撫育一如己出公退之暇課子姪誦詩讀書澹如也說者以爲居官得民雖

漢寇恂之守河内張忠定之守西蜀亦不是過其視
世之傲然民上前呼後擁終日醉飽以嬉視民之疾
痛疴癢如秦越不相關甚則爛其髓刻其骨而不知
止使民疾如仇讎焉嘗載道相去又不萬萬乎吁又
安得如公數百輩普列州郡以利濟也歟或問公何
以在處獨得人心如此夫惟其心術之正不爲利所
誘學術之正不爲咸所怵也且又處鄉里遇人不問
貴賤少長甲躬悅色懇篤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揖
垂首幾欲至膝若忘其家世貴倨是以人無怨尤兼
以心地坦夷物無牴忤人謂公忠厚長者揆古無讓

于今無愧矣告老之後優游林下幾十餘年結社吟
咏因舊白號環居值竹周迄益以蓮彈琴圍棋焚香晏
坐雖白公之香山裴公之綠野豈過是歟平生無玷
不忝彰德府君清白傳家之遺可謂孝子也纂脩實
録在處所司必脩入國史子鄉之士崇入鄉賢祠公
論推古如公人祭鄉先生於社無忝也

贛州府同知張璩墓志銘　邵寶

君諱璩字孔圭自號慎菴姓張氏其先河北人在中
唐有曰文昭者徙中州至宋南渡時有諱晟者以直
秘書扈從遂家建安之南村晟以上世有顯仕元末
有諱信者以避寇遷浦城縣南信子子榮生永永沉
遂偉特博通書史國初有司兩以隱逸應詔皆不就
其卒也楊文敏公銘焉子四人長善舉永樂辛丑進
士歷官監察御史其季晃娶于某生君君幼警敏應
選公命監察公教之十有一年游邑庠即問聖賢行
已之要于師師異而禮之弱冠應鄉試年二十七貢

而升諸禮部卒業南雍成化庚子舉應天高第屢不
利禮部丁未試吏部簡授江西贛州府推官時汀韶
寇大侵贛境因以飢疫民死徙殆盡君持檄走諸邑
治其溝城存徠周卹以全其人瑞金石城二縣故無
城城自君始當是時君力爲規勒且屢請發帑於上
語甚切至蓋活者數萬人既又重逃復之興權婚嫁
之宜申掩埋之令稽古荒政而加敏惠焉其治刑尤
加意疑獄它郡獄未具者亦多移涖於君有俠民金
伸誣告死罪轉引二十餘人獄死者過半君得其情
亟白于録囚使者釋其未死者七人君在官前後平

反死刑四十餘人雪流以下者不可勝紀九載秋滿會韓缺同知遂以擢君君職清戎清戎某御史方以苛察繩下虐及無辜君抗言無隱見忤帝顏於位退不徇愈乎即曰吾不能殃民以奉人而靦顏既而嘆移疾請致其事疏發三日遂行於是君苦煩熱舟行至盧陵病病七日不起弘治已未七月也君性孝友以祿不逮父養母曾氏甚謹與諸兄處愛不忘規白奉約而急於用人外重内剛不以佞奪而理梦脩堅衆以為難君裕如也嘗集古格言為世訓一卷所著詩文有慎菴小稿六卷錦江雜咏四卷藏于家

江西撫州府通判施堯臣行狀　梅純

君姓施氏諱曰堯臣希舜其字也先世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東南巨族徙實京師遂占籍上元縣歷二世至君父諱靖府君始以儒業起家領景泰癸酉鄉薦累官至翰林院待詔方其領薦君適以是年三月十四日生生甫數歲聞長者誦書史即能強記比成童已善屬文一時僚友莫不嘖嘖歎羨弱冠學日加進待詔公知其足以繼已志也心悅之會君母林氏以疾終公益厭於仕進遂乞休歸南京俾充京庠生未幾果中成化丁酉鄉試明年戊戌會試下第留太

學卒業一時南都赴試者不下四十餘人惟陳君言及君與純最少李君用文雖稍長然發身武學故予四人凡出入應酬皆不得與諸人伍見即羣聚每辱之予與李陳每不能堪君獨受之略不與較甚至有見其可欺肆出惡言以欺之者君亦直受之後其人南歸乏道里費乃降氣求貸於君君亦不念舊怨而輒與之衆以是服其量而挾長之態弁予三人亦不之及矣自是又四試竟不如志以親老欲資祿養乃赴天官卿選弘治壬子除浙江金華府通判遂奉親之任君於時外嚴職守内謹供養歲餘政益通養益

豐名益隆以充而東南上下咸知有施通判矣時金華八縣其尹皆發身進士例以三載取陞風紀前此郡佐而下皆曲爲優容以徵倖於他日君至則正色其間不以利害萌念慮諸尹亦皆愛服不敢挾以驕慢郡有徐毛頭者嘗嘯聚徒衆作亂連郡爲之侵擾君以計捕之悉寘於法一方遂平部使者咸奇之每有大事輒以屬君監察御史吳公一貫爲人通敏自高巡按所至官吏鮮當其意獨於君每奬其才而許其守戊午以脩乾清宮所部下浙江諸郡取材僉以收解事大而難其人藩臬重僚乃舉君以往於是十

有餘郡之材皆領於君君往返僅數月事既無廢而民亦無擾其勤事類如此然初未嘗爲之窘滯金華當山水之窟方盛暑時濕熱烝逼簿書盈几案庭待處分者常數十百人君皆一一爲之盡心發遣胥史環侍皆不能堪而君裕如也暇則命閽丁卽郡隙地雜植花木構茅爲亭以朝夕奉親之歡或時吟哦其間舒寫懷抱蓋其平日所養者深所見者定故遇事之繁自不能擾也初君解材北上待詔公亦暫還南都俄以疫疾遂終於家君於途聞訃號痛欲絕卽日易輕衰徑歸居喪三年哀毀逾禮服除改瑞州越數

月繼母吳氏卒再歸居喪又三年改撫州時撫已有判佐郡事君則增設專理糧儲尋有例凡諸司之職悉罷增設所司乃復起君銓部改選或因勸曰君椒任數月則滿九載當進秩大夫金緋之榮將自茲始矣盍遄往勿疑也君曰吾以書生三佐大郡叨祿已深若更覬覦分外豈知止之道且一子呱呱在襁萬一得遠郡誰其撫之遂中途引疾納其公移於官以歸時正德丁卯之九月也君既歸則置別業於先世墓側以便祭掃時四川參政吳公彥華方以權奸所陷梏職家居買田爲業適與君鄰每聚談農桑外各

不及他事逾年權姦者伏誅吳公復起任浙江布政時謂公道既明將次第及君不謂一疾弗起竟以辛未六月終年五十有九君平生爲人易直無鉤距造文亦明快醇雅嘗歎近日文人自以生長南服歷官內翰乃故爲艱辭以眩世使人三讀猶不能以句一時好名少年翕然宗之然徐詳其意皆俚俗較利與害之說於世教何補哉某不敢效也識者以君爲知言

承直郎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尚質墓志銘

滄園集

公姓黃氏諱尚質字宗商別號龍岡先世廣東惠州府和平縣人國初徙閩右實金陵而黃氏始爲南京人自余髫年出入里閈時共推爲賢者有三人焉其一人曰禮部尚書郎李公維明其一人曰余兄靈川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鄉辟雍而屈相去僅數百武學問游處七一日不同其篤朋友敦行誼攻文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嘉靖戊午公與維明竝舉於鄉壬戌公以選人謁銓已

維明成進士留京師余兄亦拜官嶺南乃稍稍散去而公捐館舍益至是維明伯賢之逝久矣余未嘗不默耆舊之凋謝而爲鄉國之典刑惜也公爲人眞樸而廉謹秋毫之端不以自緇故所至居必見信去而人思之於勿州則精穀賢否勤於程課教有常矩士知嚮方甲子校文關中得令御史大夫溫公置之第一人倫之鑒上下嶠之至若攝巴州綿城守劇盜引去一郡得完監司使者咸器其能於成均則臨以貴槩直道有立旁多獷悍教條必行介性所至觸禍亾悔於峽江則流移來歸宛抑盡霣還忠臣之後於厥裔卻漁父之金於暮夜即授檄歸久矣而士民載德猶以時問訊於家大氏公所黜沫者在單赤以下而人所齮齕者在均敵以上故再罹讒毀弗充顯融此無異縣近世善宦者率厚結黨援巧相引納而公孤立行其壹意或外自藩僚虛聲火實而公孜孜勤恤民隱不爲空文或顧利冒恥恬不知止而公稍不如意輒毅然引退益南都士風往往有然者而公其尤也裴一朝士語余曰君鄉人當未諳作宦譜邪余應曰吾鄉獨諳作人譜耳聞者笑以爲然嗟乎賢富去來如反覆手世之挈挈枉義以覬幸於偶得者亦豈能長有之哉公即見謂爲迂闊不足以趣時合變而所全者大矣他復何憾善乎維明之論公也坎坷蓼更一真無改而余兄伯賢則謂其入汗泥而不滓燦火而不然直以方之良玉都人士至今傳之以爲篤論云生正德庚辰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丁酉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高大父諱玄保曾大父諱勛大父諱子隆三世隱德弗耀父銳湖廣郴陽縣

學教論以公貴封脩職佐郎南京國子監博士有文
行言家教者宗之妣李氏配徐氏丈夫子三應登應
仕應升登等將以已亥年正月初三日葬公大南鄉
花樹山之原而屬予志且銘曰
志者具矣茲次其大者銘曰公事行見於邑
於利靡緇以著其惠於權靡徇以篤其義我德則良
孰曰非遂航衮其楫車不授綏有命自天斯又曷悲
緇緇後人尚演厥施

文林郎贛州府推官石樓林君墓志銘

羅洪先

嘉靖丙午余訪唐子應德于毘陵屏居僧舍一夕唐
以衣冠之士來其形臞然其容翼然其氣溫然而視
營然類有道者問之曰石樓林君也余於是始知其
姓名明日復語與之飯君觴不濡齒匕不及盂其意
時時乃在余兩人兩人更互有言且錯出君一無
所逆猶恐不爲之俱盡也已而報客至逡逡起避意
其倦且休矣客出戶則已遣人俟于外問可納謁否
當是時載妻孥赴贛州推官天且暑舟人告速不聽

如是者三日而後去余於是又得其爲人而與之定
交余旣返林以是秋檄南昌往來同江必至余舍自
慎行務學居官使民以至讀書文辭之事靡所不問
其後聞諸吏人云嘗代君作余啓事字稍誤可增改
者必易牘更書令盡善乃已他文移皆然已疑其用
心過勤移書言之又半載絕不聞耗一日君之從子
兆恩至問之曰君死矣來請銘余於是爲之流涕悲
傷又且有遺恨於君也始君以嘉靖甲午舉鄉試登
戊戌進士爲寧波推官未幾聞父侍郎公訃去繼以
翀淑人憂至是始補贛州其爲寧波也以侍郎公嘗

守是郡歸請所以治獄者而後行郡人素已奇君比至恂恂然不敢以喜怒加人當斷獄務求所以生之者旬日不得不即斷則相與驚曰固吾侯之子乎何其肖吾侯也侯人入貢道故出郡中率爭市以鬬當鬬時持矛戟攘却官司無敢誰何然獨畏君廉君出市侯即釋鬬以寘贛當江廣之衝重商大賈之所往來異時爲鬬征以濟軍而守者輒無廉譽君以當代固辭不受已而檄攝興國其猾胥善巧伺以愚令至是故進敝器以嘗君與少怒即得詐爲機利君覺之不一問左右請易器君曰於余甚宜由是猾胥搖手

相戒未幾信豐大水當道撤賚帑往賑之君懼民急食聞命即行是時水初退地卑者猶在沮如中君冒滂暑乘肩輿泥行沿村塢計口給授夜則會數而哀分之率不得寢几生活數千人而身病矣君雖病不見辭色當道不之察顧益壯其才取煩劇難辦事坐之君憊甚猶時時作手牘令吏人代爲詰難聽遣家人泣諫則曰吾身猶食祿而可後事乎竟以痢卒于官年纔三十有八卒之日囊無餘金篋中止古書數十卷自提督大府而下莫不往弔郡守林君功懋爲之棺殮賻贈乃得歸悲夫使其少延以交余兩人者而取友于千古復以治兩郡者推之天下豈不爲千古一快哉柰之何竟不自卹以死也君之天性孝友去寧波時以哀毀致疾醫者誤藥幾不起喪柳淑人踰年而伯兄夭君益悲不自勝坐是体常羸絕不類壯夫嘗七歲時已能爲詩稍長好讀史遷爲古文辭人多傳之已而鄉試不利歎曰吾不能乘時自奮何以空文爲於是更爲時文即又出脩輩上其後聞侍郎公與陽明王先生往來議論則益闖闖有鄉慕意雖長於宦遊能絕紛華侈靡之好居家徒步敝蓋遇者不知爲侍郎子也攝郡事重建安湖書院聚

諸生課業其中時爲誦說書院者故祀周程與陽明先生者也余嘗求友于世欲得質美而力足以任重者與之共學而恒不多遇及遇君可謂有美質而擅完力矣乃又不足於其年豈其固有限之不能自免者歟悲夫悲夫林世居莆之赤柱巷出唐端州刺史韋公之後曾祖訓導彌宣祖垠皆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侍郎公名富嘗以兵部兼都察院出鎮兩廣爲時名臣妣淑人張氏繼翁氏柳氏君柳所出也名萬潮字養晦別號石樓後以侍郎公葬石門山復號石門山人而君之墓亦在其山上公生正德庚午卒嘉靖丁未

吉安府推官櫟亭劉君修已墓表　羅洪先

世言儒術不切吏治以爲爲吏將以整齊奸僞畢願執則也處上下之間則情不兩得承偷慢之後則舉不獨起故必有違心之行借色之言揣摩柔曼操切武健之說工而吏治多端矣儒者薄功能拘繩墨循善人之事子惠休息此隆古之訓非以責之叔季也自斯言出而吏相譸幻民之得被膏澤者日益鮮今觀於櫟亭劉君豈盡然哉君名修已字以敬汝寧新蔡人也舉丁未進士爲吉安府推官君爲人簡素伉直於辭貌無所修設每郡會邊邊俯揖如儒生遲則

當首拱立若不甚解事者當道厭其所爲將予殿課郡守靳君學顏力挽乃免間謂君曰忠信篤敬四字吾平生學而未能汝第勉之無憂齟齬也君既感激受教而郡故健訟君明習法令日夕手撰獄辭不他寄耳目或當道有所輕重第唯唯比上獄必中情法不火狥當道或不見聽露徵指即留旬月不上俟其自解否則從容懇款言故不火見顏色久之當道莫不目竦敬之且多其才督委檢括往來郡邑無虛日其後俾署吉水吉水在臨吉間號繁衝異時攝令新故交承莫知緩急吏多索故牘難詞相嘗以窺能否

而陰把其弊君至吏抱文書嘗君涉目指曰某事已竟某事未竟吾不召而持此何爲也吏計沮相戒不敢面紿邑以無事每受賦役率因俗安便不盡更異豪右怙拒者遣人論意必聽乃已無何朝廷以邊劇遣使索遞旁邑受牒倅辦民多庾死君召是歲掌賦者期日入賦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不可負今未旬日畢如期無一人受鞭笞者乃逆計積歲久逋曰此非貧瘠弗勝寔綱解主寄之欺隱也夫綱解主寄者皆市猾耳老胥悍卒爲之後先以行其詞攬貧瘠安所逃責哉既入其橐復舞智以文亂而上不之察苟

不踪跡而漸治之逋不可償也君之事集力省大抵類是然務爲韜晦不火自暴著每聽訟據案嘿坐徐折以片言或摘單詞相詰莫不愧服情既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始者以君明而火斷久之多悔悟去不復追逮其敦行教化如此邑遠驛三十里嘗調民傳食名曰小日其後驛遷而調不止或競侈媚爲私覿君曰是不可以已乎盡罷之與士人交迄終歲未嘗以一蔬爲敬懷謁入者服其風旨噤不能發君爲推官三年強半居吉水其在郡一言無所假借至爲吉水即三尺童子可以牽衣告語君亦時時降色撫慰

之故吉水之民率視其來去爲喜慍聞新令且至無問其人賢否莫不慶額君感疾留郡輒慫其避事無何聞君卒人人擯是揮涕即深山婦孺亦嘆息嗟駭不啻喪其家之長老與其親戚也是日會巡撫都御史吳君鵁叅政魏君一恭僉事顏君嘉會行郡素廉其治行各爲文哀之而郡中臨其喪至失聲君父价早夭獨奉其母張以養俸入既薄而又自食于外比卒家無遺金知府陶君大年爲棺衾以殮紀其喪乃得歸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言不可僞也且志合於上者動察友之猜慮周於民者觝吏卒之望

利穴室則滯訟寡而井市清開說廢則無告伸而士人怨故有獻頌於堂階而交懽於門屏者此雖擅才智知取與未可苛禁而甘誘也君今已矣媚之不足以徼恩薄之不足以搆俾舉知之矣然無貴賤尊卑遠近新故痛惜不置此曷故耶人之死也在骨肉則痛惜之在道路則畏避之在仇讐則幸喜之以痛惜之情責之道路不能也故凡死而哀之者必有至愛於其生愛人者人恒愛之是道路亦骨肉也嗚呼死即等耳柰何不爲可痛惜而爲所幸喜者哉吾故始爲君悲而復悲君不多見也自余所見君之前楚有



危君獄閒有陳君士儀其官同而事亦相類陳以淡而危喜任事其卒也人亦痛之然予獨不釋於君者其所志誠足取矣君嘗爲余言當動怒時力遏之而不能止每懼乘怒失言於人害將不細余觀於世求不惑於吏治者甚鮮如君言者又加難矣使假之年而克其所志以行之天下豈有不效哉然遽止也是可悲也雖然吾獨以悲君也哉書其事鐫之墓石使過而覽者相與傳之君生正德乙亥卒嘉靖辛亥年三十有七云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國初爲州前泰和知州顧
侯光遠墓志銘　梁潛
泰和始爲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
國朝初相繼爲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
光遠也二侯皆一時豪士顧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高
宗南渡始徙而南居姑蘇之嘉定元末有知侯之材
者辟爲掾京口及　太祖高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
款侯預有力其間遂從　高皇帝入金陵監大軍倉
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饋運明
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時方甲辰年也招附懷來劇

華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稚至
號泣于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卽吳侯也吳
侯以民好訟告于侯侯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之
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雨集侯乃自爲書榜聯紙長
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
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
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詞訟而
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爲疏理非誠負冤願悔
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
敢舞文以病民境有虎適其時禁民私蓄兵民無所

措訴于侯侯爲草檄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
以丁祖母憂赴　閔陛辭　命留翰林院同議編大
明律律成上進復　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
服喪嘉定未幾起復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
吳王府副相留京師以他事詿誤方逮繫間得疾飲
水病結胸而卒臨卒爲詩壁間以慨道其平生有自
髮歸朝之歎聞者悲之侯性澹泊不尚侈靡所居屛
宇室無長物惟藝蔬數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
至于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在廣之日別廉吏均
轉輸浚城隍撫馴士馬安戢逋逃號令既明而賞罰
必信遠邇翕然及聞其歿爭欲爲祠立石以頌其德
者屬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
賦詩氣豪才贍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晩自號蘆境
翁詩數卷題曰蘆境吟槀云於乎侯當草昧之初能
卓然諗知天命舉附　聖主以自樹立可謂壯偉矣
而用未臻其極功業不究于當時獨其善政在民者
民不忘也

承事郎都昌令俞先生貞木墓志銘

王瑽

先生初名禎後更貞木字有立姓俞氏世家于吳高祖諱伯成宋承信郎某處提幹官曾祖正國以上含貢補進士祖諱琰元温州路儒學錄學者稱石澗先生有易說數十卷行於世父諱仲温平江路醫學錄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年十五篤志問學欲力追古人而及之既冠未有室人或勸之娶先生以學業未成謝弗聽永嘉陳公麟以易經擅聲浙東西來寓吳中先生從之游多所開悟後陳公中進士甲科出

宰明之慈谿先生復負笈從之卒業時元季四方兵起明瀕海爲郡尤多嘯聚之徒先生辭歸杜門不出研考程朱氏之說直將上探羲文之秘與居閒十餘年視天下榮利泊如也　大明混一區宇先生始以薦者言起家授韶州府樂昌縣令秩七品階承事郎尋丁艱廉府君憂服闋調選天官改南康所都昌縣令縣故有周元公朱文公祠先生下車拜謁覩其宇頹圮弗稱乃捐俸金爲倡大脩治之因以禮教其民翛然從宛化未幾政舉惠行有古靈先生在仙居之風郡將上其績於　朝丁母夫人憂民到于今慺

樂平知縣張彥方傳　忠節錄

張彥方江西龍泉人建文初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於其縣境高洲接戰十數衆寡不敵爲賊所執罵不絕聲而死時正統戊辰事聞　朝命贈公光祿寺少卿給布六十端米三十石後又用言者特賜謚恭毅命有司祠于鄉郡及所治公諱顒字伯昂韶之樂昌人也樂昌之鄧自漢以來爲著姓累世通顯三公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奉命使湖湘勞軍士不受私餽時稱其廉事竣回授永豐知縣縣當閩浙之交時鄧

茂七反於閩葉宗留嘯于浙江以西相扇不靖永豐尤切近之公至集丁壯備器械塞蹊徑據要害晝夜會僚吏父老講求所以爲備禦之具者甚悉時亦有所擒獲賊自是相戒不敢犯縣境公於是脩政事課農桑理寃滯招流亡毀淫祠及奏減重稅又以其暇日進諸生講經史習禮容用是民大和洽境內清肅鄰境之民咸以不得公爲歉爭赴上司告欲惜公邑人父老亦恐公遂爲他邑所奪也亦相率留焉江西布政使吳潤等三士章薦之不報坂後爲巡撫侍郎楊寧僉都御史張楷交章論薦爲江西按察僉事命

未下而公死矣是時年若干公貌不踰中人而慷慨有志節仡仡然自立不肯詭隨於書無所不讀而不爲枝葉浮華之習旁通星命術數之學所言亦或奇中臨事明決操守潔白其在永豐藩臬有所難處事雖非公所治亦以檄代理鄰藩聞甚名亦或有所借委焉嘗莅事建之浦城脫當沒入者三十餘家又屢處州坑治免銀課者若干兩其人皆報以重貲公皆固拒不受其所爲卓卓如此類者甚多噫有德而不及大施有才而不克盡用使公得高位膺重任所行豈不止此哉雖然與公同時者後公十數年往往致

身通顯歷歷中外其間樹功業隆譽望者固多有之然因之而播其惡于衆遺穢後世者亦或不能無矣求如公無所愧死得其所流芳史冊廟食百祀者蓋僅有者也以少爲貴公之所得多矣公死之日雷雨大作賊大懼置公屍歸高洲巡檢司署中明日邑人始舁歸棺殮于邑之城隍廟

霞白吳先生源深傳

湛若水

霞白先生姓吳氏增城人其先延陵季子之後自號霞白先生霞白者何愛梅雪之潔清以自寓也人皆謂是不浮也哉噴薄污俗而玉雪自清以不溝洫其身故亦謂之曰霞白先生云有生三十九年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從目不取苟視少遊邑庠諸生或出鄙語則揜耳不聽諸生皆笑之嘗讀書一室有女侍嬉於傍怒曰奴何得侮我即白其夫人出之乃已及壯由進士尹弋陽凡六載而政成未及滿秩用保舉遷饒州府同知卒于饒其御史所嘗保公者陳公選

其人也陳公選者時有直聲後來爲布政廣東劾中貴人輦轂鼓鼙於道者也先生而家饒富治弋時折節自律朝夕飯粟一瓢羹一蔬擇不取適民有饑水土物者謝而不受從者苦之私曰久從官人無益吾不如歸先生治弋恥隨俗吏役役以簿書期會而古循良自劾始至日與諸生講學習射而助其不給者寧陋宮室以與民寬力立義倉以廩其無告者十萬石挺身摧中貴人之威而息其暴斂裁無經之賦以爲典常曰寧我受責毋寧使民受其辜嘗從其僕問弋之俗因謂婦人何髻僕訝曰主官弋六年今問髻

詐我也公曰吾殊不覺耳安有爲民父母窺其子女乎或曰先生何人也其古之遺直歟又曰先生故廉惠人也先生爲弋陽六年弋陽之民歌之者以百數御史滕泉聞而達之　天子天子例褒之封及其親其去之饒而民思之比死而民祠焉夫歌之者衆則公而浮於下上則其愛也博既去且死而民思而祠焉則其入人也深非其所謂惠歟其卒于饒也太守發篋視之嘆曰人不信源深廉今不足於斂嗟乎源深不知古之廉者何如耳伍益之云公嘗語從子時慎曰兒謂我何如人夫太匠不斧試大器不小庸凡

我之所以爲此者非吾之所謂上焉者也吾之所謂上焉者而何足以知之矣山飲流抱道而居養高憑虛造物爲徒世貴不足賤而有餘吾不知其不可也

先生名會源深其字既卒而食于弋者士祠於奎星樓民祠於縣治其在邑之鄉賢祠者與崔李參焉

甘泉子論曰余嘗觀古之賢俊人皆出於神聖之後稷契本帝嚳仲尼本弗父何正考父今觀公之先世可信也夫以六載不知弋陽之善卓然有孟嘉之風矣及觀其語從子以其志豈功名之流富貴足道耶

吾嘗謂公吾鄉清獻匹像然位望之極而公事業不究於高年故往往不見信尚爲於人可少也

范光祿諱琛字廷獻號東山宣城人高祖惠任德興二州同知祖珩福父晟母施氏光祿狀貌魁梧髮目炯炯性剛直負氣不能爲洪忍事少游郡學有文聲宿學老儒多所推重督學御史浮梁戴公少許可得光祿試卷大器之成化丁酉中應天鄉薦屢試春官不偶弘治癸丑謁選天官得江西清江令以母憂去服闋改令端金居數月閩廣賊作夜半殺門卒攻城突入時瑞民洶洶竄伏左右有強光祿急去者光祿

怒髮上指挺然曰吾去土誰與守吾主平欲丈夫其行而學兒女子以自免於節義謂何遂從民兵數十人迎敵殺賊二十人有奇相持至翌日賊少却薄暮光祿力屈爲賊所得挾至宋卒舍所問庫藏所有光祿不爲屈詈不絕口賊憤遂遇害時乙丑歲正月二日也守臣上其狀天子哀之贈光祿寺少卿賜葬祭命有司立石麟其子爲國子生光祿家居喜賑卹貧乏爲閭里所德治清平賦興學厲臼疑獄金俗尚行賄公禁之無敢奸者歿之年若干史臣評曰予讀武宗實録乙丑之冬臨江瑞州新淦永新諸郡被寇多

矣而守令非無其人以身徇民者周副使憲范知縣二人耳琛小臣也而能相節炳炳可尚也已使之當塗分閫緩急其可倚若夫菁莪之化琛奚負焉而景風之思志士將無所與乎

饒陽縣知縣仇公相傳

仇相山東淄川人正德八年知饒陽未浹旬即履鄉社訊民疾苦覈貧富差等登諸籍凡徵發按籍而行靡不適均由是復業者李能等百有餘户民有訟者兩辭造庭任彼此竟其說有可以理論者委曲言之皆釋然間有望廬而返者憲司暨府凡有滯獄必檄相平之訟者俛首擊節嘆服境内有鼠竊者繫逮良久相按之罪抵元惡餘皆釋之迄無冤囚丁丑歲大饑督民揪蓼採薇煎鹽易粟且時加賑濟全活尤多一日公出途有李姓者數輩赤體丐食下車泣之曰

子之不德也命鋪户鬻已廩以救之間有疫癘死者給板作爲棺槨命纂裡掩之野無暴骨貧男成立不能自娶量勸民資助緡幣多所完聚縣南有滹沱與河北有滋河發源五臺放囘山會接唐沙二河二谷口通灌一處頻年衝決壞田不知紀極相度其堤宜捍禦之害由是息又於堤口上下植柳二萬餘株根抵播土不崩迄今無虞九載秩滿去邑人立去思碑於縣

文林郎知新城縣事懷南湯君建衡墓誌銘

萬士和

士有負奇倜儻胸中磊隗浇之不平則疾聲叫號以鳴之無繇介避忌軟熟狀若懷南湯君者其明快剛果可想也君初名鄞字以山改名建衡字平仲田辛卯舉人授建昌新城尹棄職歸卒君之先由軍功起至父南園翁聘始業儒應舉九試不偶娶吳氏生二子長郛次郎君也君少聰慧甫五歲就塾章句日誦數百言弱冠忿家業墮落發憤曰吾父厄於場屋吾不以是業樹立顯庸者非夫也晝夜誦讀至忘寢食

未幾補弟子員初習尚書至辛卯歲時制重春秋君復改習春秋七月而得舉人服其敏君為人孝友雖其素性剛直自遂至家庭彖順婉孌更如懦夫事父母惟其所欲不忍傷比歿每遇服食所嗜樂者輒嗚咽泣涕其兄郛病亟時執君手訣曰以二孤累汝郛卒號痛嘔血既葬一名其郛謂曰吾墓上欲崩窘而慟旦日趨往視之果然其一氣感通者亦異甚矣郛室卒君保養二孤提携訓誨娶妻分產恩踰已出二孤迄有成立故二孤之喪君一如其父鄉人稱之從弟有節者流落他境君力求之以歸為置室家鄰後再破產君輒給之如初君伏義豪宕有所激焉以衆御之百折不挫對人談吐辨如懸河不問達官顯老必盡其言乃已君復好臧否人物面斥人過人改之即釋然或議其性過於剛言過於直然明白洞達絕無睚眦隱伏之私里中有渠兇常欺南園翁君誓必報厥後渠兇死其妻慮君之報也以美產祈免君斥之曰兇人死衆憤舒矣吾受其產不效尤乎遂謝絕之建昌之邑新城號凋敝異時為令者苦於繁劇怯懦畏懼君才力有餘當機決事恢恢乎迎刃而解然為政識大體不責瑣細節縮公費視百姓事若已家

事休戚相關網條畢舉民咸便之未幾閩廣寇猖獗自庚申至壬戌三年之間肝汝境內處處皆盜其初犯新城也屯德勝關新城之民久不見兵革守備王址死焉君度勢不敵則整衣冠坐堂堂啖飯賊疑有伏引去君乃修垣鑿塹周城覆屋教民戰守創為千里勝火鈎鎗等利器又相城東要害處建環勝堂日居其中校武辛酉春賊犯城南門君令城上兵誘射六人殪賊始却是秋賊踩宜黃等處遂入邑境據梓村君以恩信拊循士卒夜遣人以砲石驚其營邑以無恐最後閩賊破建寧者詗知新城無援將掩我不備

君謀知其情乃捐俸犒士士爲感泣時有建議請援兵者君却之俄而賊至攻小南門又攻南門君遣兵載火筏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君諭令人密布鐵蒺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城南平政橋張旗執鎗翼而前我兵以狼先投之賊什奪其旗城上鼓譟助之賊不得利乃宵遁諸處賊聞之悉遁君雖不胥韜晷而臨機應變出其新意輒中窾竅有問君以不請兵之故君曰請之未必至不至則衆解體矣間者乃服先是君以報冤公文不及申府守大嘯之構隙於巡按御史君已有去志及冤

平具申乞歸巡撫栢泉胡公方薦君子　朝不許君在告會巡按差官至君不出見差官疑君慢已不悅君去志乃決庫中有迎接　景府及黃冊秘銀君封識之一無所私卽日就道百姓攀轅如失父母新之士夫思君前後功次作爲詩歌刻成一帙名制勝安民錄傳于世君素長于詩歸家杜門吟詠自適不半歲得胸膈疾漸至不治方君彌留時適江右撫臺因之鼓聲猶隱隱然在耳也嗚呼此可以瞑矣

恭懿先生歿余守官不得赴手足爲訣既殯讀舒太守所爲誌言先生家世行履甚備先生愛門下士惟余門下士知先生者亦惟余每退食則記憶先生言行皆誌所不載者不可不傳先生上榮別業東郭外層岡翠栢油然若雲先生讀書其中人稱爲栢山先生云先生上世俱隱據負郭膏腴相繼以貲粟自雄給然未有以經學起家者先生生而質靈明自少寡言笑簡重類大人長者遇圖籍輒手之不成誦不休稍壯治周易余邑夙號文獻取科第者多以四經顯

而易學未行時有老生趙某者方以易教授國中弟子先生師事之老生故俗儒有私録經解不知傳何物學究日夜扃鐍笥中如寶諸生非厚利不得視先生一日竊觀之掩口笑曰此物可覆瓿且不能厚主司一眄何云說義皇耶乃究意窗學務在目得聖賢之旨一切糟粕筌蹄僅資涉獵非所嗜也先生學既充粹文日益有名每試必高等竟困於有司先生一無慍色嘉靖戊申貢入太學文學裒然冠四方之士餘姚李司成大器之應順天鄉試又下第竟謁選授江西奉新縣縣丞先生不喜操切務以德揖循其民

奉新人狡悍見先生仁廉諸所供應夫馬故慢命以累先生先生捐俸爲之不足則倒橐中物以此先生官愈貧也後罷政歸日掃榻讀書內外子弟橫經問難洋洋乎巴水之上先生好深沉之思平居不言人過不妄取與而惡惡甚嚴人無敢犯且絕跡公府先生常對弟子談舉業甚精故門人多高弟者至讀書不求章句亦未嘗輕與人言余自滇督學歸里中數月每暇造先廬嘗謂余曰易學久晦坊肆中所售者尤可憎厭與諸子弟言又非舉業所宜因問余曰六十四卦始於何時余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

辭取諸渙等卦則三童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上古已然矣又曰伏羲八卦非盡取於河圖觀繫辭言仰觀象於天諸句及天生神物諸句亦自可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坎耶此大道之玄老易所同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爲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儒始分經傳故朱人余珖集說不爲無見若使易無序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錯何狀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一意無盡云者從前推後原如

云者由後迴前又曰讀乾之彖見文王事殷之心余每聽先生言輒聳然悟以爲今之儒者莫之先也嗟乎先生官不滿百石宦囊僅十餘金瀟然物表潛心至理先生信有道人也余既幸同列倣古議謚事謚先生爲恭懿再舉先生平日言行所未播人耳目者使史氏採焉若先生家世及子姓男女語在誌中論曰先生食天之報是耶非耶始先生窮經好修不能博一第或矣已而領一丞功德甚著卒不得陟明焉或又甚矣然先生嘉言善行垂憲罔極巴川之士人人能道之先生可以不

朽矣諺曰援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無求於天下後世而名與天壤俱由是言之天道於先生豈無意哉

教授龍山黃君勳傳　霍韜

龍山君姓黃氏諱勳字守勳揭陽人也初祖避元亂隱藍田山中號曰藍隱龍山君之考諱鑑號雲崖寔生龍山君龍山君之生也幼而敏學志聖賢嘗曰爲學非領其要體其實徒章句詞藻爲事去道遠矣龍山君平居無戲言惰色盛夏獨處必正衣冠涉長途端謹若步堂室展卷肅端如伍聖賢　純皇帝之十九年癸卯龍山君生二十八年矣領鄉薦中丁未乙榜授江西新淦教諭龍山君曰脩己教人一也遂以擾士風扶正學爲己任日與生徒講誦贊幣絕却弗

苟受生徒貧而勤者分膳周給或疑龍山君矯也問曰君若大用竟能始終爾耶龍山君曰學以地殊志以時改言語與心術異德之賊也道有顯晦大小耶既六載遷柳郡教授龍山君恥士習卑諂欲以氣節勵俗見郡守長揖而已守督過不爲動居歲餘乞歸守悔謝龍山君龍山君語諸士曰士苟賤縛利祿由學不明耳竟歸居揭陽之龍山終身焉龍山君嘗手書恭默憂勤中正六言訓其子一道曰終身佩服可已一道字唯夫舉嘉靖辛巳進士由戶部郎中擢守與化時嘉靖甲午歲也明年乙未考劾天下官員南京科道交章劾唯夫唯夫落職時唯夫治郡僅八閱月輿論憤憤不平曰唯夫黜驟也問閩布政使徐乾曰唯夫爲那如何徐曰閩省第一守也問閩按察使屠僑亦曰唯夫者閩第一守也乃詘黜也先是林方齋文俊爲會試考官唯夫者方齋取士也唯夫於方齋稱舉主厚密焉唯夫守與化寔方齋薦既而方齋族弟殺人坐罪死祈恩唯夫曰曲人命之獄媚事舉主吾不能由是犴唯夫坐黜科道反其誣詞曰唯夫受林金巨千脫死囚獄然林獄實不脫或曰方齋不詆唯夫方齋族弟荷校在獄祈脫死不得脫曰

貴守復任吾死已乃以金行反間賄閩吏黜者辦事南部騰流言曰黃守賦黃守賦云且以林獄誣曰亦受林金云言官當考劾年例耳流言求官員短長得片語即忻忻動色曰是實跡是實跡告之僚僚亦忻忻曰得實跡得實跡遂載劾牘人曰科道交劾公也已不知猾胥翁張弄言官喉吾太史氏曰龍山君仕不屈身教新淦日上官覈脩贓官委千金不稽焉龍山君督事木屑不給私燎人稱介潔歸田曰足不躡官衙唯夫守與化通錢法救旱災遏暴強息奸盜城池學校橋梁之脩有數十不能舉者唯夫叱指問俱

底績築桿海堤尤爲興化永利葬暴骸露棺無算數
枯骨之澤闔郡沾被君子謂龍山君有子又曰可謂
世肖云

建昌教授東山張公時宜墓志銘

李元陽

公諱時宜字仲衡東山其別號也先世浙之寧波人宣德間諱洪者爲鶴慶節推貧不能歸占籍劍川之上和村買田以業農後有諱文信者爲諸生文信生勉舉弘治戊午鄉試授黔江令德誼爲人所稱記楊孺人有淑行生五子公其季也公幼頴敏善屬文嘉靖壬辰督學使選之升入太學時監臣博士閱其文深嘉歎羨惜其不遇一解及部試　延試皆列名上等得除四川崇慶州學正尋遷貴州程蕃府教授公

以師儒自重以講學明道爲業諸生有志率從者盡
革其舊習而不能者亦勉強不敢後督學使道林蒋
公不輕許可獨於公再三嗟賞每向人言曰他日入
聖賢之域必斯人也在職數年拳拳以古道教士行
冠禮以化椎髻倡學田以贍貧士人多從之公爲人
方正不阿鄉飲司正席與主並太守欲抑之公曰此
坐於教職何榮著在令甲不可移也竟不能奪監司
諸公見其法古初謂其迂既而有成皆翕然敬而愛
之撫臺培巷劉公侍御方崖趙公交章薦之于　朝
會丁內艱去任不果擢用丙午補江西建昌教授郡

本文獻士多馴雅淹職未幾從學者日至公益厥職勉脩職業多士觀感爲之丕變數月之內駸駸乎有鄒魯之風矣郡人近溪羅公汝芳倡明道學與公周旋日不足而繼之以夜每同遊丹霞麻姑諸山討論忘歸嘯歌自得望之悠然如神仙中人每登講席同寅咸聽雖盛暑不敢揮扇有不覺揮扇者莊然自失扇忽墜地竟不敢拾其爲僚友敬憚如此父老雕眉皓首或不遠百里執幣携子孫欲一識面其爲人景慕如此一日自思家在萬里年踰六秩遂致其事而歸諸生留程無問老少皆哭失聲有追送五六百里

者其感人如此比歸故山舊宅蕩没乃擇里于鶴之孝廉村深衣大帶環堵蕭然而一家男女皆習白沙陳先生之歌洋洋平聲滿里閭過者起敬滇之有歌自公而始道逢鄉中老少諭以兄弟忠信俗爲之化有不然者其父兄必訴于公公召而諭之其人慚服有誤犯者悔曰切莫問于張先生夷民爲盜公挺身往諭之盜臥弓于地稽首謝而去嗚呼君子哉予與公山齋同宿園館同居善則相勉過則相規今春得公書欲來相訪予方懸榻以待久而不至無何而公訃至矣嗚呼痛哉其子元吉昨歲中鄉試念親老不

赴禮闈今得事屬纊可謂孝子不匱矣公以弘治某年月日生萬曆丁丑五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七十有六所著有灌園子東山語録東山詩草詩教等集行于世

陳雅言先生墓志銘　胡廣

先生姓陳氏字雅言以字行其先有曰大朗者宋初
縣瑞州銀坑來仕廬陵因家永豐五世祖諱俊建德
府僉書判官高祖諱辛建寧府觀察推官曾祖應沐
信州司戶參軍祖可權號月庭博學好義嘗割已田
數百畝創書院于邑西聚羣書教宗族鄉黨邑以聞
于朝賜額曰陽豐田曰義田就以可權爲山長考立
本與元路學正生五子先生倫次居中生故元延祐
戊午幼聰敏異常年十三可權常開戶校書先生偶
至其傍可權隨手抽架上書令誦聲琅然無一字齟

齬數過即能背誦稍長授詩於傳翠微授書於徐江
東二公見其穎異咸加歎賞初學科舉業既成遂肆
力於古學經史子籍靡不蒐究一夕夢人授以竹簡
分九藥囑之由是文思大進前輩多所推讓元末有
以茂材薦辭弗就乃著潛夫檄作閔已寒松二賦以
見志雖居亂離不廢著述已而喪父槍攘中斂葬必
盡禮　國朝初平江西郡縣設官修舉廢墜永豐首
起先生典教縣學屬草創戶口土田失實供需百出
縣官無處置先生爲規畫公私始便建廟學成祭器
先生計度招致賢俊以就教育後皆成材收其族子

之孤寒者撫教之有貧而好學者衣食之其父母妻
子相繼而殁無以葬又具棺衾爲葬之前後葬不能
舉者凡九喪民有負官租三年者督逋甚急貧無以
輸一女鬻之先生爲出所逋租還其女所爲類如此
郡守屢舉薦輒以母老辭母年九十四乃終寢苦枕
塊三年哀毀喪明服闋目愈草便宜十五事欲上未
行而疾作自是竟不起洪武乙丑卒享年六十有八

南康縣學教諭陳公賢傳略

陳賢字廷傑洪武年應明經叅政觀之弟賢通胡氏春秋洪武間辟郡學訓導慨然以師道自任其於綱常倫紀身心性命之際每爲諸生反復言之諸生有過必正色譙訶不少貸士肅然憚焉滿陞清淮教諭歷湖口南康先是三邑文教弗振賢至輒新聖宇葺廟祀以身率先日昧爽即衣冠坐堂上召諸生講論道藝至晏忘倦又作困學箴以勵諸生於是髦俊茎茎競奮矣兩典閩廣文衡往往稱得人未幾初徵賢與諸儒編輯永樂大典嘗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

感賦　上奇其才賢在局先後凡八年館閣諸儒莫不雅重時閩士修撰王褒檢討蘇伯厚王偁典籍高迓禮王恭助教鄭定皆一時文學之選賢與之齊名皆燕集桃林分韻賦詩爲當世所慕賢禔躬嚴翼雖甚寒暑必肅衣冠對妻子如賓友學者稱爲古道先生　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鄉子今敢以狥君耶已而有論劾建　詔不忠忘親不孝者衆爲賢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　旨置不問江右藩臬交薦賢于　朝有以才堪大用舉有以燮理陰陽舉而是時　朝廷以學職爲重竟更四學舊四十年不調洪熙改元學官皆入覲衆謂先生老矣盍以休代賢曰吾幸未溘死而得覲　新君安敢言老事竢乞致仕將陛辭而疾作或勸姑勿入賢曰臣子敢自安而廢禮乎乃力疾趨朝仆籍班行中其從御史王衍屈伸共掖出之疾遂劇臨沒謂所親曰勿以我爲迂得正而斃吾無憾矣賢能推財周急婚喪其內外之孤寒者有邑子客京邸暴病暗不能言第數朐其橐以屬賢賢檢視橐中裝且百金憫之曰得無念此乎錙銖弗致而家者吾責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常出

江浒見一人病舉爲同舟者所棄乃舁歸學舍予之飲食戒家人謹視之爲移書扁表久不報及其死飲而瘞之其行義多此類湖人省賢像于學至今俎豆之楊文貞士奇爲表其墓稱其士行可質鬼神蓋實錄云

雪崖金先生固傳　楊士奇

雪崖先生臨江新淦人姓金氏諱固字守正雪崖其號也家世業儒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成誦稍長出就外傅日誦數百言繹文求義通其大要習聲律課詩援筆立就未嘗經意而語皆不凡時已屹然有巨志刻厲學問母憂其過勤夜讀輒止之則嘗潛置火密室夜深閉戸默記日親良師友講說既冠兼通書詩春秋及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遂究心於易是時安成劉雲章吉水夏道存兩先生皆以治易爲學者所宗先生往質所業兩先生皆忘年與之交蓋其

爲學自四書五經及子史諸家無不博通精究有所疑必先求諸心然後歷考古說而折衷焉由是所自得多矣至于天文地志律曆器物數度之詳亦無不用心焉雖祈寒盛暑及兵亂窳避山谷艱危困阨之際手未嘗釋卷名其藏修之居曰正心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而忘學也其學以孔氏爲宗漢以下曰周程朱張吾師也洪武中郡太守胜爲學訓導先生嘗慨師道不振學者日趍於簡陋歪是毅然自任嚴約束諸生而身率先之於道德性命之旨正心誠意之方爲之開諭反覆詳明至常戒以敦本務實學正

行侍側先生手書四十字詩一章示幼孜書遺命數事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翊日自題其神主付諸生使授幼孜晚沐浴更衣端坐至夜二鼓卒春秋五十有七所著詩文有渭湘稿若干卷藏於家幼孜學舉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右諭德永樂十年先生用子貴　詔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云贊曰　余與幼孜同官嘗讀先生之遺文淳厚古雅藹然有德者之言又讀張美和敘刻先生行事一本道德仁義之意余未嘗不徘徊向慕有高山仰止之心焉至其門人學者余往往遇之能道

其師之教而考其持身蒞政皆足以發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惜乎先生之教僅於一郡而已也乃若其屬纊之際明於幾先從容紳然非篤學所至哉士苟用志於內以致夫誠明靜一之功則自然必至之理矣其待以他求乎

江西臨江府儒學新淦縣訓導容菴劉公子欽墓表

錢習禮

景泰甲午十有八日寻友劉公子欽以疾卒於家明年乙亥正月八日其子本裕公於金牛臺先塋之次既求郡守張侯珣爲銘以納諸壙中復奉事狀踵門訃予文以表於墓上狀稱劉氏先世本沛人唐末有諱崇者仕於袁州刺史樂其風土因家焉後自袁徙吉之永豐瀔上又自瀔上徙吉水之長海故今爲吉水人公諱敬以字行曾祖考學翁仕元爲恒山知縣祖考奇登至治癸亥進士考季道國朝以薦起爲起

居注遷浙江按察僉事廉介有聲母曾氏昆弟三天皆傳家學公獨資稟超邁志於用世自少喈學研覃經傳領頷不少休落筆爲文動有思致儕輩推服郡守朱仲智聞其名舉補郡學生月試季考以及上官合試郡士第其文名往往出人右大見奬異聲稱出等夷益刻苦自勵永樂癸未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甲申禮部會試第一廷試登曾棨榜進士第一時所取四百七十三人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公在選中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肄讀中秘書以增益其學食於大官月給膏燭費蒸

閒之頃上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厲而
期待之者甚至朝野之人竦然謂上作新人才以大
興文治士君子曠世奇遇交口歆豔不置公與同升
之士人人感奮夙夜淬勵以圖報稱時母夫人在堂
無恙迎至祿養于京鄉人榮之母歿奉柩歸襄大事
執喪盡禮服除入翰林預脩永樂大典上慎刑辟以
重情民命乃簡授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折獄多所
平反被其理者自以不冤亡何坐累謫戍廣西南丹
囷阨中處之裕如無幾微隕獲之態人用高之仁宗
皇帝嗣位命廷臣凡經術之士謫居戍伍者舉任

教官槩時爲翰林學士以公應詔起爲臨江新淦縣
學訓導教有師法生徒多所造就歷聘福建湖廣應
天鄉試去取精當物論帖然無譁歲滿力請致仕以
歸卜居於郡城之西命其燕休之堂曰密菴又因以
爲別號遠近學者聞之款門而問業者麇至公之教
人因其材質以訓迪之始終無怠意人故樂受其教
若工部尚書文襄周公忱翰林侍講學士周敏太常
寺卿鄭雍言國子助教羅伯初廣西按察僉事劉長
吾皆出其門其他名薦書職教事者不可遽數常時
足跡未嘗入公府惟于政體及表賢勵俗即入言之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永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主簿又曰世君之考垿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

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士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遘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瘉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荅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倏然既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過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祖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宦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客儗以金君此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即還言于大吏權假卻廬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遶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

然君疑之即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遁運出薪溝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糟糧以銀糶貿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款兵被詔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爲諸生見君所爭李紹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歎息

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即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倩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遣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嶽嶽爲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圖象山草廬邵巷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計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爲易説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